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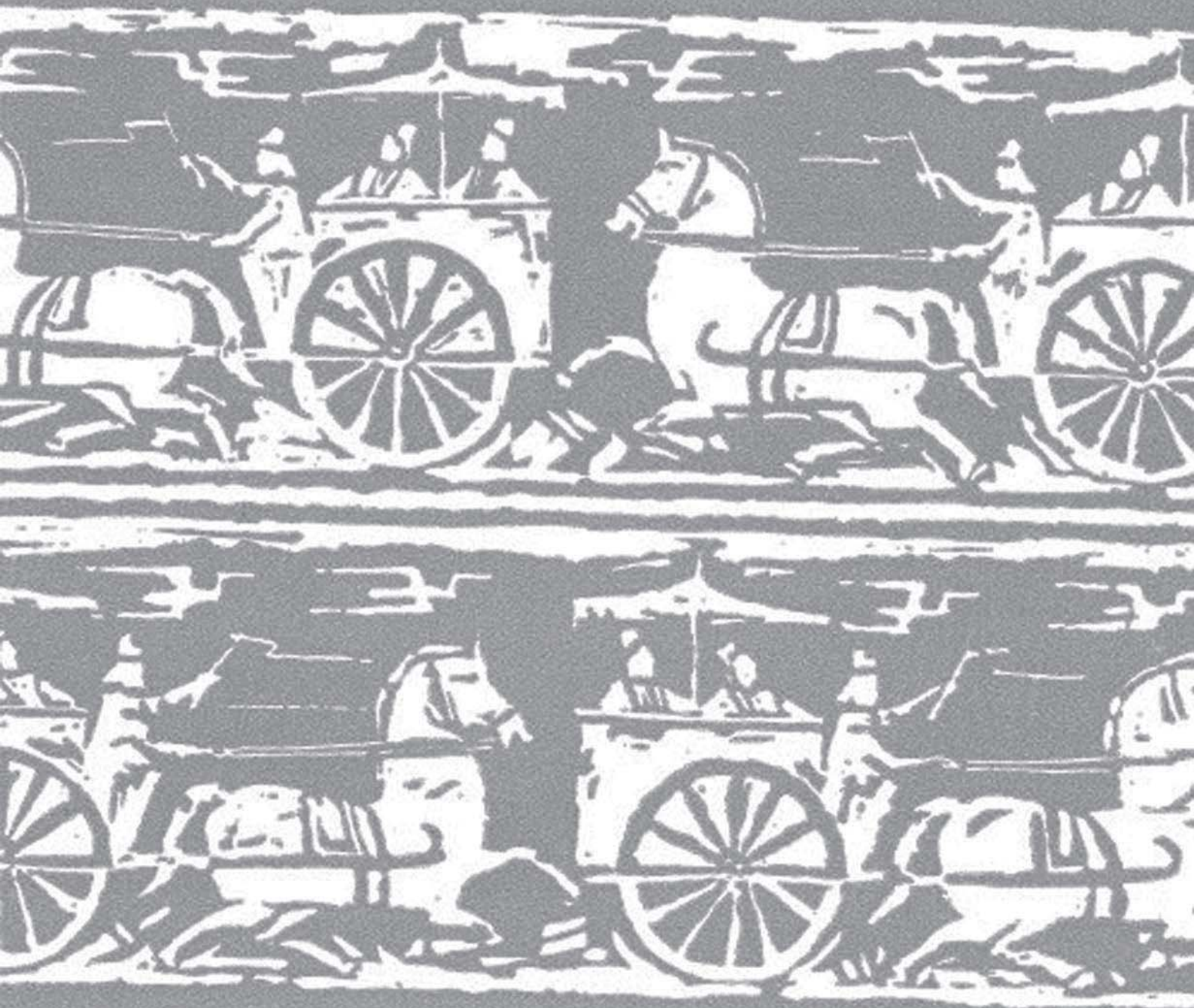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illegible]
书号 K29[illegible]
S7[illegible] 5:17

资治通鉴全译

第十七册

卷二百四十一至二百五十四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己亥起（公元819年）
唐僖宗中和二年壬寅止（公元882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　起屠维大渊献二月，尽重光赤奋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

1 二月，李听袭海州，克东海、朐山、怀仁等县[1]。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2]。

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益惧且怨。

都知兵马使刘悟[3]，正臣之孙也[4]，师道使之将兵万余人屯阳谷以拒官军。悟务为宽惠，使士卒人人自便，军中号曰刘父。及田弘正渡河，悟军无备，战又数败。或谓师道曰："刘悟不修军法，专收众心，恐有他志，宜早图之。"师

道召悟计事，欲杀之。或谏曰："今官军四合，悟无逆状，用一人言杀之，诸将谁肯为用！是自脱其爪牙也。"师道留悟旬日，复遣之，厚赠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还营，阴为之备。师道以悟将兵在外，署悟子从谏门下别奏[9]。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游戏，颇得其阴谋，密疏以白父。

又有谓师道者曰："刘悟终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师道潜遣二使赍贴授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斩悟首献之，勒暹权领行营。时悟方据高丘张幕置酒，去营二三里。二使至营，密以贴授暹。暹素与悟善，阳与使者谋曰："悟自使府还，颇为备，不可匆匆，暹请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问将士[10]，兼有赐物，请都头速归，同受传语。'如此，则彼不疑，乃可图也。"使者然之。暹怀帖走诣悟，屏人示之。悟潜遣人先执二使，杀之。

时已向暮，悟按辔徐行还营，坐帐下，严兵自卫。召诸将，厉色谓之曰："悟与公等不顾死亡以抗官军，诚无负于司空。今司空信谗言，来取悟首。悟死，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诛者独司空一人，今军势日蹙，吾曹何为随之族灭！欲与诸公卷旗束甲，还入郓州，奉行天子之命，但徒免危亡，富贵可图也。诸公以为何如？"兵马使赵垂棘立于众首，良久，对曰："事果济否？"悟应声骂曰："汝与司空合谋邪！"立斩之。遍问其次，有迟疑未言者，悉斩之，并斩军中素为众所恶者，凡三十余，尸于帐前。余皆股栗，曰："惟都头命，愿尽死！"

乃令士卒曰："入郓，人赏钱百缗，惟不得近军帑。其

使宅及逆党家财，任自掠取；有仇者报之。”使士皆饱食执兵，夜半听鼓三声绝即行，人衔枚，马缚口，遇行人，执留之，人无知者。距城数里，天未明，悟驻军，使听城上柝声绝，使十人前行，宣言“刘都头奉帖追入城[17]。”门者请俟写简白使，十人拔刃拟之，皆窜匿；悟引大军继至，城中噪哗动地。比至，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18]，寻纵火斧其门而入。牙中兵不过数百，始犹有发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于地。

悟勒兵升听事[19]，使捕索师道。师道与二子伏厕床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门外隙地，使人谓曰：“悟奉密诏送司空归阙[20]，然司空亦何颜复见天子！”师道犹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为幸！”寻皆斩之。自卯至午，悟乃命两都虞候巡坊市[21]，禁掠者，即时皆定。大集兵民于毬场，亲乘马巡绕，慰安之。斩赞师道逆谋者二十余家，文武将吏且惧且喜。悟见李公度[22]，执手歔欷；出贾直言于狱[23]，置之幕府。

悟之自阳谷还兵趋郓也，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功成之日，皆归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进据已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悟函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24]。

弘正初得师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识之[25]。澄熟视其面，长号陨绝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尘垢，复恸哭。弘正为之改容，义而不责。

【注释】

①东海、朐山、怀仁：均为海州属县。东海，在今江苏灌云县北。朐山，在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怀仁，在今江苏赣榆县西。

②承县：在今山东枣庄市南。

③都知兵马使：唐节度使幕府的属官，掌领军作战的武将，简称都头。

④正臣：原名刘客奴，武陟人，曾任平原游弈使。后因参加讨伐安禄山的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被授任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

⑤门下别奏：胡三省注：使厕员牙门下，俟别奏补官。据《唐六典》云：凡诸军镇大使，三品以上，可置别奏十人，副使八人，总管六人。

⑥司空：指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十一月，加李师道检校司空衔。

⑦人衔枚：枚，古代行军时防止士卒喧哗的用具，状如箸，衔在口中。

⑧追：犹召。刘禹锡《问大钧赋序》："是岁腊月，诏追。"意为有诏命召回。又《通鉴》顺宗永贞元年："壬申，追忠州别驾陆贽……赴京师。"胡注："追，犹召也。"

⑨牙城：胡注：凡大城称罗城，小城称子城。又有第二重城以卫节度使居宅，叫牙城。

⑩听事：即厅堂，官府办公之地。听之繁作"厅"，通厅。

⑪归阙：回到朝廷。阙，宫阙，代指朝廷。

⑫都虞候：节度使幕府属官，为侍从警卫一类之武官。

⑬李公度：为李师道属吏，屡劝师道归顺朝廷，不听，并囚禁之。

⑭贾直言：李师道的幕僚，多次力谏李师道，因而触怒师道，被囚禁。

⑮淄青等句：淄青等十二州，自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李正己为节度使以来，历李纳、李师古，至李师道，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割据其地凡五十五年，至此方平定。

⑯夏侯澄：曾任李师道部下都知兵马使，上年末，为官军所擒。

【译文】

唐纪五十七　起己亥（公元819年）二月，止辛丑（公元821年）六月，共二年五个月。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己亥,公元819年)

1 二月,李听袭击海州,占领了东海、朐山、怀仁等县。李愬在沂州打败平卢兵,攻克丞县。

李师道听说官军渐渐逼近,分派民众修治郓州城防和守备工事,连妇人也被征派,民众更加惧怕,也更怨恨。

都知兵马使刘悟,是刘正臣之孙,李师道命他带领兵士万余人驻扎在阳谷以抵抗官军。刘悟尽量采取宽惠的措施,使士卒都比较自由,军中称他为"刘父"。等到田弘正军渡过黄河,刘悟的军队尚未做好防守准备,几次交战均被打败。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不整顿军队的法纪,只知收买人心,恐怕有其他意图,应当早些处置他才是。"李师道召刘悟来讨论军事,想借机杀了他。有人劝阻他说:"今官军四面包围过来,刘悟没有叛逆行为,听信一个人的话就把他杀死,其他将领谁肯再为你卖力!是你自己使你的将领疏远你。"李师道留刘悟住了十天,又打发他回营去,并且赠给他很多金帛财物,以使他安心。刘悟知道李师道的图谋,回到军营,暗地里作了防备。李师道以刘悟将兵在外,不放心,就任命刘悟的儿子刘从谏为门下别奏。刘从谏和李师道手下的奴仆们时常在一起玩耍,得知李师道的阴谋,秘密地写信告诉了父亲。

又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始终是一个祸患,不如趁早杀了他。"初八,李师道暗地派遣两名使者带着文帖送给行营兵马副使张暹,命令他杀死刘悟并献上首级,令张暹暂时兼任行营长官。当时刘悟正在一个离营地二三里的高丘上设置帐幕,举行酒宴。两名使者到军营,秘密地将文帖交给张暹。张暹素来和刘悟很要好,假意与使者商量说:"刘悟从节度使府回来后,多有防备,不可急忙行事,让我先去告诉他,说'司空派人慰问将士,并有赏赐物品,请都头马上回去,共同听取传达上司的话语。'这样做,他不致怀疑,就可以照办了。"使者同意这样做。张暹带着文帖跑到刘悟那里,避开旁人把文帖给刘悟看。刘悟于是暗地派人先把两名使者抓起来,随

即杀掉。

当时已是傍晚，刘悟骑马缓缓回军营，坐在帐下，设置森严的警卫，召集诸将，严厉地对他们说："刘悟与你们不顾死亡的危险以抵抗官军，实在没有对不起司空的地方。现在司空听信谗言，来取我的头。刘悟死，其次就轮到你们了。再说天子所要诛杀的只司空一人，现在军事形势一天天危急，我们为什么要跟随着送死灭族！我想与你们挥旗整装，武装回袭郓州，奉行天子的命令，不仅可避免危亡，还可以得到富贵。你们认为这样好不好？"兵马使赵垂棘站在众人前头，沉默了一会，回答说："事情能成功吗？"刘悟应声骂道："你与司空合谋是不是！"马上杀了他。遍问其余的人，一些迟疑没有表态的，都被杀，并杀了那些在军队中向来为群众所讨厌的人，一共三十多个，把尸体摆在军帐前。其余的人吓得两腿发抖，说："听从都头的命令，愿尽死力！"

于是命令士卒说："进入郓城，每人赏钱一百串，只是不得接近军需仓库，节度使的住宅和叛逆者的家财，随各人掠取；有仇人的可以报仇。"命令士兵吃饱饭带上武器，半夜听到三声鼓音后就出发，士兵口衔着枚，战马缚着嘴，遇上过路的人，就扣留起来，没有人知道部队的行动。离郓州城数里，天尚未明，刘悟停止了进军，先派人打听到城上巡夜的梆声停了，就派十人打前站，宣称"刘都头奉文帖召入城。"守门的人请等候写条子报告节度使，十人抽出刀比划着要杀人的样子，守门人都逃走了；刘悟带领大军接着到来，城里鼓噪喧哗之声震动天地。大军到达时，子城已大开，只有牙城有人防守抵抗，不久放火劈开城门攻进去了。牙城中守兵不过数百人，开始还有射箭的，一会儿知道力量太小不是对手，都放下了武器。

刘悟带兵到厅堂上，派人搜捕李师道。李师道和他的两个儿子躲在床边，被搜出来，刘悟命令捆在牙门外空地上，派人对他说："刘悟奉密诏送司空回朝廷，然而司空又有什么脸面见天子呢！"师

道还希望有一条生路，他的儿子李弘方抬头说："事情已到了这一步，只希望快点死！"不久都被杀。从早晨到中午，刘悟派了两个都虞候巡视街坊市场，禁止抢掠，随即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毬场召开了兵民大会，刘悟亲自乘马巡绕，慰问安抚他们。把二十多家赞助李师道谋反的人都杀了，文武将吏既惧怕，又高兴。刘悟会见李公度，握手抽噎；从狱中放出了贾直言，安置他在幕府任职。

刘悟在从阳谷回兵袭郓州的时候，暗地派人把行动计划告诉田弘正："事情成功了，就举烽烟相告；万一城中有备攻不下，希望公引兵相助。功成的时候，皆归功于公，刘悟那敢独占。"并且要田弘正进据自己的营地。弘正见烽烟，知已得郓州，派人前去祝贺。刘悟把李师道父子三个头用盒子盛着派人送至田弘正营，弘正大喜，用露布的形式向朝廷报捷。淄、青等十二州都平定了。

田弘正刚收到李师道的头，怀疑它不是真的，叫夏侯澄来认识。夏侯澄仔细看其脸面，放声痛哭以致气绝了好一会，他抱着那个头，舔去眼中尘垢，又痛哭起来。田弘正被感动而改变了面容，认为他很讲情义而不责备他。

2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6]。己巳，李师道首函至。自广德以来[7]，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全是不遵朝廷约束。

上命杨於陵分李师道地，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近，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8]，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

对悟以初讨李师道诏云："部将有能杀师道以众降者，师道官爵悉以与之。"意谓尽得十二州之地，遂补署文武将佐，更易州县长吏；谓其下曰："军府之政，一切循旧。自今但与诸公抱子弄孙，夫复何忧！"

上欲移悟他镇，恐悟不受代，复须用兵，密诏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诣悟，托言修好，实观其所为。悟多力，好手搏[1]，得郓州三日，则教军中壮士手搏，与魏博使者庭观之[5]，自摇肩攘臂，离坐以助其势。弘正闻之，笑曰："是闻除改[6]，登即行矣，何能为哉！"庚午，以悟为义成节度使[7]。悟闻制下，手足失坠[8]；明日，遂行。弘正已将数道，比至城西二里，与悟相见于客亭，即受旌节[9]，驰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昕、贾直言以自随[10]。

悟素与李文会善，既得郓州，使召之，未至。闻将移镇，昕、存谋曰："文会佞人，败乱淄青一道，灭李司空之族，万人所共仇也！不乘此际诛之，田相公全，务施宽大，将何以雪三齐之愤怨乎[11]！"乃诈为悟帖，遣使即文会所至，取其首以来。使者遇文会于丰齐驿[12]，斩之。比还，悟及昕、存已去，无所复命矣。文会二子，一亡去，一死于狱，家赀悉为人所掠，田宅没官。

诏以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13]。

癸酉，加田弘正检校司徒、同平章事[14]。

先是，李师道将败数月，闻风动鸟飞，皆疑有变，禁郓人亲识宴聚及道路偶语，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郓，悉除苛禁，纵人游乐，寒食七昼夜不禁行人[15]。或谏曰："郓人久为

寇敌，今虽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备。”弘正曰：“今为暴者既除，宜施以宽惠，若复为严察，是以桀易桀也[19]，庸何愈焉[17]！”

先是，贼数遣人入关，截陵戟[18]，焚仓场，流矢飞书[19]，以震骇京师，汩挠官军。有司督察甚严，潼关吏卒发人囊箧以索之，然终不能绝。及田弘正入郓，阅李师道簿书[20]，有赏杀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赏潼关、蒲津吏卒案[21]，乃知易者皆吏卒受赂于贼，容其奸也。

裴度纂述蔡、郓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内印出付史官[22]。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

三月，戊子，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注释】

①杨於(wū 乌)陵：字达夫，弘农人，汉太尉杨震的后嗣。历官刺史、侍郎、节度使等。　宣抚使：唐朝中后期所置，乃临时派往有灾情或战乱的地方，巡视抚慰，任毕即回朝廷。

②广德：唐代宗年号，公元763～764年共二年。

③道：本为依山川形势划分处于州县之上的监察机关，后乃发展成为地方一级政权单位，成为道、州、县三级制。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以后增加到四十余道。

④手搏：徒手搏击，搏斗方式之一。

⑤魏博：方镇名，设节度使，统辖魏、贝、博、相、澶、卫六州，治魏州(今河

北大名县)。

⑥除改:改授新官职。古代授官称除。

⑦义成:方镇名,设节度使,统辖滑、郑、濮三州,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

⑧手足失措:即手足无措之意,形容其惊慌时的形态。

⑨旌节:旗旌和符节。唐代中后期节度使权力很大,朝廷给双旌双节,旌以专赏,节以专罚。

⑩辟:聘请。 李存、郭昕(hū 户):二人原来都是李师道幕府成员,为师道所囚禁。 师道败,获释。

⑪十齐:此指李师道所统辖的淄、青等十二州之地。因其地原为齐国所有,秦末,项羽分齐为三国,故称十齐。

⑫丰齐驿:在今山东历城县西南丰齐镇。

⑬戎州:唐州名,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市。

⑭检校司徒:在唐代,凡带"检校"二字的官,称检校官,表示只有其职称,而不在该部门任实职,也称散官。

⑮寒食句:意为田弘正给郓人以宽大,在寒食节期间,民众活动不受限制。寒食节在清明前一日或前二日,恰当弘正入郓时期。

⑯桀:夏朝的末代君主,以暴虐著称。

⑰庸何愈:好在那里。庸何,那里。愈,好、胜过。

⑱截陵戟:指割陵园和官府。陵,陵园宫殿。戟,戟门,指显贵之家。

⑲流矢:放暗箭。 飞书:投寄匿名信。

⑳簿书:官署收藏的文件档案等材料。

㉑潼关:关隘名,在今陕西潼关东北黄河南岸。 蒲津:即蒲津关,又名临晋关,在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黄河傍。二关均是东方进入长安的要冲之地。

㉒内印:在禁中盖上皇帝的大印。

【译文】

2 十四日,田弘正报捷的奏疏送到。十七日,任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慰使。二十一日,装着李师道头的盒子送到了。自从代宗广德年间以来,将近六十年,藩镇专横跋扈黄河南北一十余州,他们自己任命官吏,不向朝廷交纳赋税,到现在才回到朝廷的管辖

中来。

皇帝命令杨於陵分划李师道原来统辖的地盘，於陵按照地图，就土地的远近，计算兵马的多少，审核仓库的盈亏，分为三道，使各方面都比较平均：以郓、曹、濮三州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五州为一道，兖、海、沂、密四州为一道；皇帝同意了这种划分。

刘悟根据当初讨伐李师道的诏书说："部将中有谁能杀死李师道并率领其兵众投降朝廷，李师道所任官爵就都给予他。"以为可以全部得到十二州的领地，于是补充任命了一批文武官吏，调换了一些州县的长官；并向其部下说："军政府的政策措施，一切照过去的办。从现在起只管和大家抱子弄孙享清福，还忧虑什么呢！"

皇帝想把刘悟调到别镇去，怕他不接受更代，以致又要打仗，就秘密叫田弘正去观察刘悟的情况。弘正经常派使者到刘悟那里去，借口搞好关系，实际上是观察他的所作所为。刘悟力气大，喜欢徒手搏斗，得到郓州才三天，就训练军队中的壮士进行徒手搏斗，他和魏博镇使者在庭前观看，自己也摇肩举臂，有时还离开坐位去为他们助威。田弘正听到这种情况，笑着说："他听到改授别官，马上就会启行，还能做其他什么啊！"二十二日，以刘悟为义成军节度使。刘悟听到皇帝调职的命令，一时手足无措，第二天，就出发上任。田弘正已经带领几道的兵马，和他并行到城西二里处，与刘悟在客亭相见，刘悟接受了旌旗符节以后，就往滑州进发，同时聘请李公度、李存、郭帊、贾直言跟随自己赴任。

刘悟素来与李文会友好，既得郓州，派人去请他来，尚未到达。听说刘悟要调到别镇去，郭帊、李存商量说："李文会是个奸巧之徒，他败乱了淄青一道，使李司空遭灭族，是大家共同仇恨的人！不乘这个时候杀掉他，田相公到来之后，只讲宽大政策，拿什么来洗雪三齐地方的愤怒呢！"于是假造刘悟的文帖，派人到李文会所在的地方，杀了他取其头来回话。使者在丰齐驿遇到了文会，把他杀了。等使者回到郓州，刘悟和郭帊、李存已经离开了那里，回报的地

方都没有了。文会的两个儿子，一个逃走了，一个死在监狱中，家财都被人抢走，田地房屋被官府没收。

皇帝命令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

二十五日，加田弘正检校司徒、同平章事。

前些时，李师道将要失败的前数月，听到风动鸟飞，大家都疑惑是否将发生变乱，李师道乃禁止郓州人亲朋友好聚会及在路上会面说话，违令者要受处罚。田弘正进驻郓州后，把苛刻的禁令都废除了，让人们尽情游乐，寒食节期间七天七夜不禁止行人往来。有人劝谏说："郓州人长久与朝廷为敌，现在虽平定了，人心尚未安定，不可不防备。"田弘正说："现在暴虐的人已经除掉了，应当用宽惠的政策对待群众，要是再采取严厉的措施，便是用暴君换暴君，又好在那里呢！"

先前，反叛者屡次派人入关，抢劫陵园和官府，焚烧仓库货场，放暗箭及投寄匿名信，用这些活动来使京师震骇，以阻挠朝廷出兵平定叛乱。有关机关追查很严格，守潼关的官吏甚至要打开过往行人的口袋箱子进行搜查，就是这样也不能杜绝祸患。等到田弘正入郓州，阅看李师道的官署文书档案材料，其中记载有奖赏杀武元衡凶手王士元等和奖赏潼关、蒲津关吏卒的事件，这才知道过去关吏士卒从叛贼那里得到贿赂，因而容许他们干坏事。

裴度编纂了蔡州、郓州用兵以来宪宗忧国勤政的机谋事略，乘侍宴时献给他，请求让内侍盖上大印交给史馆的官员。皇帝说："这样，好像是出于我的意图，我不想这么干。"未答应。

三月初十，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十一日，以义成军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兼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3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1]"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2],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之权,自作威福。易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3],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夏,四月,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4],并令刺史领之。自至德以来[5],节度使权重,所统诸州各置镇兵,以大将主之,暴横为患,故重胤论之。其后河北诸镇,惟横海最为顺命,由重胤处之得宜故也。

4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6]

5 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镈之党阴挤之[7]。丙子,诏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皇甫镈专以掊克取媚,人无敢言者,独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镈自诉于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将报怨邪!"镈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从父弟也。

6 史馆修撰李翺上言[8],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9];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10],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易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以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

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注释】

①横海：即横海军，又名沧景，后改名义昌军，辖沧、景、德三州，治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沧州曾名棣州，故横海所辖也称德、棣、景。 乌重胤，原为潞州牙将，屡立军功。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代郑权为横海军节度使。

②旅拒：共同抗拒。旅，众。

③举牒：发出文牒。牒，书札、文件等之称。

④支郡：唐代方镇所属之州郡，称支州、支郡。由于节度使、都团练使等派兵驻守于支州支郡，因此刺史往往无兵权。

⑤至德：肃宗李亨年号，公元756～757年共二年。

⑥程异：京兆长安人，精于吏职，尤善理财。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九月，由盐铁转运使擢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此卒。

⑦皇甫镈（bó 博）：安定朝那人。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与程异同日拜相。镈素无公望，以善理财为宪宗所倚重。穆宗即位，贬官。

⑧史馆修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置史馆于门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国史。 李翱（áo 熬）：字翱之，陇西成纪人。唐代哲学家、文学家。翱为韩愈的学生，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官至节度使。

⑨纳布帛句：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杨炎议，改租庸调为两税法，税额以钱数为准。故李翱认为是督钱而不是纳布帛。

⑩待制官：唐集贤殿书院有待制官，翰林院有翰林待诏，均为文士以备顾问之官。

【译文】

3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河朔藩镇所以能够共同抗拒朝廷命令达六十多年的原因，就在于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将刺史、县令的权力夺去，擅自作威作福。过去要是使刺史都能行使其职权，那么虽然有奸雄如安禄山、史思明，却一定不能凭藉一州之地反叛朝廷。臣所领辖的德、棣、景三州，已发公文，把刺史职权都还给他们，

属于各州的州兵都仍归刺史统领。”夏，四月十九日，皇帝下令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经略使等所统支郡兵马，都归刺史来统领。自从肃宗至德年间以来，节度使权力大，所统各州都设镇兵，由大将来统领，暴虐专横，成为祸患，所以乌重胤对此进行评论和改革。从此以后黄河以北各镇，只有横海镇最为服从朝廷命令，这是由于乌重胤处置得宜的缘故。

4 二十四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死。

5 裴度担任宰相时，知道该说的事没有不说的，皇甫镈那一派人就暗地排挤他。二十九日，命令裴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官衔，担任河东镇节度使。

皇甫镈专门用苛刻的手段掠取财物来讨好皇帝，人们没有敢说话的，只有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指责他。皇甫镈自向皇帝进行辩解，皇帝说：“你由于武儒衡上疏告了状，将要对他进行报复吗？”皇甫镈于是不敢说话了。武儒衡是武元衡的堂弟。

6 史馆修撰李翺向皇帝上奏疏，认为：“平定祸乱，靠武功；使国家长治久安，靠礼乐教化等德政。今皇帝既然用武功平定了海内，要是立即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时的制度；任用忠良正直的臣子而不猜疑，屏弃奸邪狡诈的臣子而不与他们接近；改变征税办法，不只计钱而应收布帛实物；禁止额外献纳，放宽对百姓交纳租赋的时限；增强边疆兵力，以防止外族的侵盗；多去访问备顾问的待制官，以沟通上下关系，了解民情；这六个方面，是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国家的长治久安就靠它。皇帝既然难的都已经做到了，为什么容易的不去做呢！凭着皇帝天生的才智，如若不被身边那些逢迎阿谀之辞所迷惑，任用骨鲠之臣、正直之士，和他们一起推行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不要花很大的力量就可以取得成功。假如不这么作，为臣的恐怕在大功之后，贪图安逸的欲望就容易滋生。那些向皇帝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下既已太平，皇帝可以高枕无忧自享安乐了’，要是这样，那么国家长治久安就难以实现了！”

7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编鞫之[1]；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询之[2]，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

8 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始入朝[3]，上待之甚厚。弘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9 己丑，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赦天下。

10 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吏，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4]；每詈将卒，辄曰："反虏"；又盛夏役士卒营府舍，督责峻急；将卒愤怨。

辛卯，役卒王弁与其徒四人浴于沂水，密谋作乱，曰："今服役触罪亦死[5]，奋命立事亦死，死于立事，不犹愈乎！明日，常侍与监军、副使有宴，军将皆在告[6]，直兵多休息，吾属乘此际出其不意取之，可以万全。"四人皆以为然，约事成推弁为留后[7]。

壬辰，遂方宴饮，日过中，弁等五人突入，于直房前取弓刀，径前射副使张敦实，杀之。遂与监军狼狈起走，弁执遂，数之以盛暑兴役，用刑刻暴，立斩之。传声勿惊监军，弁即自称留后，升厅号令，与监军抗礼，召集将吏参贺，众

莫敢不从。监军具以状闻。

11 甲午，韩弘又献绢二十五万匹，绝三万匹[8]，银器二百七十；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

12 丁酉，以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9]。楚与皇甫缚同年进士，故缚引以为相。

13 朝廷闻沂州军乱，甲辰，以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

14 韩弘累表请留京师，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10]，兼中书令。癸丑，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弘靖，宰相子[11]，少有令闻，立朝简默；河东、宣武阙帅，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镇之。弘靖承王锷聚敛之余[12]，韩弘严猛之后，两镇喜其廉谨宽大，故上下安之。

15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注释】

①内：通纳，谓交给、转致的意思。

②物色：人的形貌。

③宣武：方镇名。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置，统辖汴、宋、濮、颍、曹、陈六州，治所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市)。

④杖：唐制，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讯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又半。

⑤死：此死字和下文的死字，是指犯死罪的意思。

⑥在告：是说休假在家。古称休假为告。

⑦留后：官名。唐代中后期未正式授予旌节而行使节度使职务者，称节度

使留后。割据称雄的藩镇，常以子侄为留后。叛军将士往往自立为留后。

⑧缔(shī施)：粗绸。

⑨河阳：方镇名，称河阳三城节度使，领孟州、怀州、卫州，治孟州(今河南孟县西)。

⑩守司徒：凡初授官，有试用意思的称守。一般试守一段时期即转正。司徒为三公之一，在唐代乃虚衔，一般无实际职掌，不常设。

⑪宰相子：张弘靖的父亲张延赏，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任尚书左仆射，二年正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同年七月卒，年六十□。

⑫王锷：字昆吾，太原人。历节度使官二十余年，元和中为河东节度使，驻太原。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卒，年七十六。

【译文】

7 秋，七月初□，田弘正押送杀害武元衡的凶手王士元等十六人到京师，皇帝命令送交京兆府和御史台一一审问；都诚恳认罪。京兆尹崔元略审问他们武元衡的形体面貌，各人说的多不一样。元略追问原因，犯人回答说："恒、郓两镇同谋派刺客杀元衡，而王元等迟到了，听说恒州人已行刺成功，就假说是自己的功劳，好同话受赏赐。现在我们考虑所犯罪是一样的，终究免不了一死，所以就承认了杀武元衡之罪。"皇上也不想再来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把王士元等都杀了。

8 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第一次朝见天子，皇上待他很优厚。韩弘献上马二千匹，绢五千匹，杂缯三万匹，金银器一千件，而汴州的仓库和马厩里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食二百万斛。

9 十二日，群臣给皇帝献上尊敬的名号是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大赦天下。

10 兖、海、沂、密四州观察使王遂，本来是管钱谷的小官吏出身，性情狭隘急躁，无远见。当时军府刚刚建立，人情未安，而王遂只知用严厉残酷的手段进行治理，他用的刑杖比一般的刑杖大得多；每

每责骂将卒，动不动称"反虏"；又在盛夏的日子里驱使士卒修造府舍，监督催促十分严厉紧急；将士吏卒都很愤怨。

十五日，服役的兵士王弁和他们的徒弟四人在沂水洗澡，密谋作乱。王弁说："现在服劳役得罪上司是犯死罪，拼着命去建立事业也是犯死罪，为建立事业而犯死罪，不是还好一些吗！明天，观察使和监军、副使有宴会，军中将吏都在休假，值勤的卫兵多半在休息，我们乘这个机会夺取军政大权，是完全可靠的。"四人都认为分析得对，约定事情成功后推举王弁为节度使留后。

十六日，王遂正在宴会上饮酒，刚过中午，王弁等五个人突然冲进来，在值班室夺取弓箭刀枪，径直向前射副使张敦实，把他杀了。王遂与监军狼狈逃走，王弁抓住王遂，数落他在盛暑天大兴土木，刑罚刻毒残暴，立即杀了他。传话不要惊骇了监军，王弁自称做了留后，升坐于厅堂上发布号令，与监军分庭抗礼，召集将吏要他们参见并祝贺，众人没有敢不听从的。监军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朝廷。

11 十八日，韩弘又献上绢二十五万匹，绝三万匹，银器二百五十件；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一万缗。自从对淮西镇用兵以来，度支使、盐铁使和四方官员争着进献财物，叫作"助军"；叛逆者平定后又进奉，叫作"贺礼"；以后又进奉，叫作"助赏"；皇上加尊号又进奉，也叫作"贺礼"。

12 二十一日，任命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与皇甫缙是同年考中进士的，所以皇甫缙推荐他为宰相。

13 朝廷听到沂州军中发生叛乱，二十八日，任命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四州观察使。

14 韩弘多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八月初二，任命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初七，任命吏部尚书张弘靖同平章事，担任宣武镇节度使。弘靖是宰相张延赏的儿子，年少时就有好名声，在朝廷中简朴不多言；河东、宣武两镇缺统帅，朝廷认为他的地位威望素来就很高，十

是派他去镇守。弘靖的前任河东王锷专事聚敛，宣武韩弘法治严猛，两镇欢迎弘靖廉谨宽大，所以上下相安无事。

15 十二日，田弘正回到朝廷，皇上待他很优厚。

16 戊辰，陈许节度使郗士美薨[1]，以库部员外郎李渤为吊祭使[2]。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阆乡县旧三千户[3]，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偿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执政见而恶之[4]，渤遂谢病[5]，归东都。

17 癸酉，吐蕃寇庆州，营于方渠[6]。

18 朝廷议兴兵讨王弁，恐青、郓相扇继变，乃除弁开州刺史[7]，遣中使赐以告身[8]。中使给之曰："开州计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后宜速发。"弁即日发沂州，导从尚百余人，入徐州境，所在减之，其众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9]，乘驴入关。九月，戊寅，腰斩东市。

先是，王分郓兵以隶三镇，及王遂死，朝廷以为师道余党凶态未除，命曹华引棣州兵赴镇以讨之。沂州将士迎候者，华皆以好言抚之，使先入城，慰安其余，众皆不疑。华视事三日，大飨将士，伏甲士千人于幕下，乃集众而谕之曰："天子以郓人有迁徙之劳，特加优给，宜令郓人处左，沂人处右。"既定，令沂人皆出，闭阖门，谓郓人曰："王

常侍以天子之命为帅于此，将士何得辄害之！”语未毕，伏者出，围而死之，死者千二百人，无一得脱者。门屏间赤雾高丈余，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书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09]。彼列国也，孔子犹深贬之，恶其诱讨也，况为太子而诱匹夫乎！

王遂以聚敛之才，殿新造之邦[10]，用苛虐致乱。王弁庸夫，乘衅窃发，苟沂帅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乎！且作乱者五人耳，乃使曹华设诈，屠千余人，不亦滥乎！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将帅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眄眄[11]，如寇仇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惟先发者为雄耳，祸乱何时而弭哉！

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12]。

19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节度使如故[13]。弘正三表请留，上不许。弘正常恐一旦物故[14]，魏人犹以故事继袭，故兄弟子侄皆仕诸朝，上皆擢居显列，朱紫盈庭[15]，时人荣之。

20 乙巳，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16]：“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

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

【注释】

①陈许：即忠武军，管许、陈、蔡三州，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市），故称陈许。郗士美，字和夫，高平金乡人。历官观察使、节度使等职。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五月，迁忠武节度使，八月，卒于任。

②库部员外郎：唐代兵部属司有库部，掌军械、仪仗等事。有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

③阌（wén 文）乡县：旧县名，今已并入河南灵宝县。阌，俗作“闵”、“閺”。

④执政：执掌政事的人。此指当时的宰相皇甫镈。

⑤谢病：借口有病而辞官引退。

⑥方渠：在今甘肃环县南方渠镇。

⑦除：任命。　开州：属山南西道，领县三，治盛山，（今四川开县）。

⑧告身：委任官吏的文凭。

⑨杻（chǒu 丑）械：手铐脚镣。

⑩楚子虔事：见《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一年记事。楚子虔在申，召蔡灵侯，伏甲而飨蔡侯，醉而执杀之。

⑪殿：镇守。　新造之邦：李师道败，分其所辖地为三道。王遂由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升任沂、海、兖、密道观察使。

⑫睨睨（xì 系）：怒视貌。《三国志·魏志·许褚传》：“褚裸目睨之，超不敢动。”

⑬敦：信守、爱好。

⑭魏博：方镇名，管魏、贝、博、相、澶、卫六州，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南）。

⑮物故：死亡。

⑯朱紫盈庭：唐代三品以上官服用紫色，五品以上用朱色，故以朱紫代指高级官员。

⑰崔群：字敦诗，清河武城人，山东著姓。十九岁登进士第。元和初，召为翰林学士，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户部侍郎等。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七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为皇甫镈所构害，出为地方官。大和六

年(公元832年)卒。年六十一。

【译文】

16 二十二日,陈许节度使郗士美去世,任命库部员外郎李渤为吊祭使。李渤回朝上奏说:"臣经过渭南,听说长源乡原有四百户人家,现在只有百余户了,阌乡县原有三千户,现在只有一千户了,其他州县情况都差不多。追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把逃亡户的赋税分摊给了邻居,以致迫使大家都逃走,这都是那些聚敛的臣子剥削小民向上级献媚,只知尽量搜刮,不考虑后果。请求发下诏令,杜绝因摊派而引起民众逃亡的弊病;只把逃户所有的财产偿还欠税,不够的部分请求免除。估计不到几年,人们都会回来务农了。"当政的人见李渤的奏疏很讨厌,渤就借口有病辞去官职,回东都去了。

17 二十七日,吐蕃侵扰庆州,在方渠扎营。

18 朝廷讨论起兵征讨王弁,恐怕青、郓等州相互煽动又起变乱,于是任命王弁为开州刺史,派中使赐给他委任状。中使欺骗他说:"开州估计已有人在路上迎接了,留后应该赶快出发。"王弁当天就从沂州出发,导引和随从的尚有一百多人,进入徐州地界,人员渐减,有些已逃走。于是他被套上脚镣手铐,用驴子载着进入关中。九月初三,王弁在东市被腰斩。

前些时,把郓镇兵分为三部分属三镇统领,等到王遂被杀,朝廷认为李师道余党凶恶的态度并未改变,命令曹华带领棣州兵赶去讨伐他们。沂州将士迎候的,曹华都用好话安慰他们,叫他们先入城,以安慰其他的兵众,大家都未产生疑心。曹华上任的第三天,大张宴席招待将士,埋伏甲士千人在幕下,召集军众并告谕他们说:"天子认为郓人有迁徙的辛劳,特别加以优待,应当使郓人在左边,沂人在右边。"定位以后,叫沂人都出去,关上门,对郓人说:"王常侍奉天子的命令在这里任统帅,将士们那能随便杀害他!"话还未讲完,埋伏的甲士都跑出来,围住郓人并把他们杀死,共杀死一

千二百人，没有一个逃脱的。门屏中间赤色雾气一丈多高，很久才消散。

臣司马光以为：《春秋》中记载楚子虔把蔡侯般诱到申以后杀了他。那是列国的事，孔子还深深贬斥它，讨厌这种欺骗的手法，何况是天子而去诱骗平民呢！

王遂凭着他会搜刮钱财的本领，镇守新成立的地方政府，由于苛刻暴虐而引起变乱。王弁是个平庸之人，乘机会起事，假若沂州统帅选得好，杀掉王弁等和杀死猪狗一样的容易，何必要用天子的诏书为诱饵呢！况且作乱的只有五个人，而使曹华设诈，屠杀千余人，不是太过分了吗！然而从今以后谁不猜疑他们的将帅，将帅又如何去领导他的士卒！上下互相仇恨，好像敌人一样聚在一起，只要有机会就互相吞噬，先动手的就成为霸主，祸乱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啊！

真是可惜！宪宗平定叛乱，几乎达到了天下太平，他的完美的大业最后未能完成，是由于只追求眼前的功利而不注重长远的信用的缘故。

19 二十九日，任命田弘正兼侍中，魏博节度使照旧担任。弘正三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皇帝没有答应。弘正经常担心一旦死后，魏镇人还会沿引故事推举他的亲属继任节度使，所以他让兄弟子侄都在朝廷做官，皇帝把他们都安排在显要的职位上，穿红戴紫的高官出自一家的很多，当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很光荣的。

20 三十日，皇帝问宰相："玄宗时代的政事，先得治理得很好，后来就乱了，是什么原因呢？"崔群回答说："玄宗任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为宰相，国家就治理得很好，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国家就乱。所以用人的得失，关系是很重大的。一般人都认为天宝十四年是安禄山反叛为乱的开始，臣独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免张九龄的宰相，专任李林甫，是由治到乱的分水岭。愿陛下以开元初作榜样，用天宝末为鉴戒，这就是国家的最大

幸福!"皇甫镈对崔群的话深深地记恨在心。

21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贼杨清陷都护府[1],杀都护李象古及妻子、官属、部曲千余人[2]。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贪纵苛刻失众心。清世为蛮酋,象古召为牙将[3],清郁郁不得志。象古命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4],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还,袭府城,陷之。

初,蛮贼黄少卿,自贞元以来数反复[5],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旻欲徼幸立功[6],争请讨之;上从之。岭南节度使孔戡屡谏曰[7]:"此禽兽耳,但可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上不听,大发江、湖兵会容、桂二管入讨[8],士卒被瘴疠[9],死者不可胜计。安南乘之,遂杀都护。行立、旻竟无功,二管凋弊,惟戡所部晏然。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赦杨清,以为琼州刺史。

22是岁,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10],党项亦发兵助之[11]。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灵武牙将史奉敬言于朔方节度使杜叔良[12],请兵三千,赍三十日粮,深入吐蕃以解盐州之围。叔良以二千五百人与之。奉敬行旬日,无声问[13],朔方人以为俱没矣。无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惊,溃去。奉敬奋击,大破,不可胜计[14]。奉敬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玼皆以勇著名于边[15],吐蕃惮之。

23 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16]。皇甫镈、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17]；服其药，日加躁渴。

起居舍人裴潾上言[18]，以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19]，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能胜也[20]。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贬潾江陵令。

【注释】

①容管：岭南西道经略使之一，管辖容、辩等十州，治容州（今广西容县）。

都护府：此指安南都护，原称交州总管府，管交、峰等十州，治交州（今越南河内）。

②李象古：唐宗室，由衡州刺史迁安南都护。

③牙将：偏裨之将，即低级军官。

④黄洞蛮：为西原蛮之一支，因其首领为黄姓，居黄橙洞，故称黄洞蛮，居广西西南部。

⑤贞元：德宗年号之一，公元785～804年，共计二十年。

⑥桂管观察使：岭南西道观察使之一，领桂、昭、蒙等十五州，治桂州（今广西桂林市）。

⑦岭南节度使：又称岭南东道节度使，领广、韶、循等十八州，治广州。

孔戡（kuī 葵）：字君严，冀州人。进士出身，元和初，任谏议大夫、十二年（公元817年），继崔咏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

⑧江、湖兵：指江南西道和湖南观察使所属的军队。

⑨瘴疠：我国南方温热地方流行的疟疾等传染病。

⑩盐州：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

⑪党项：唐代西境的少数民族，是羌族的一部，故又称党项羌。

⑫朔方：边镇名。辖盐、夏等十州，治灵州(今宁夏灵武南)。

⑬声问：音讯、消息。

⑭不可胜计：语句有省略。是斩获很多，难以计算的意思。

⑮凤翔：边镇名。设节度使，治凤翔府，统凤翔、陇州。　泾原，边镇名。设节度使，治泾州，统泾、原、渭、武四州。

⑯浙东观察使：官名。浙东即浙江东道，管越、衢、婺、温、台、明六州，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

⑰待诏翰林：唐翰林院有待诏所，置待诏若干人，分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等类，以备皇帝顾问。

⑱起居舍人：门下省属官，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

⑲飨：通享。

⑳五藏：藏，通脏，五脏，指心、肝、脾、肺、肾。

【译文】

21冬，十月十七日，容管观察使报告说安南贼杨清攻陷都护府，杀了都护李象古和妻子、官属、部下士卒一千多人。李象古是李道古的兄长，由于贪污放纵苛刻而失去了民心。杨清世代都是蛮族的首领，李象古召他来担任牙将，杨清郁郁不得志。象古命令他带领三千兵去征讨黄洞蛮人，杨清利用人们对李象古的怨恨和愤怒，带兵在夜间返回，偷袭都护府城，把城攻下了。

当初，蛮族人黄少卿自贞元年间以来多次投顺、反叛，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旻想徼幸立功，争相请求去讨伐他；皇帝答应了。岭南节度使孔戣多次上谏说："这些蛮人同禽兽一般，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关系，不必和他们评论是非。"皇帝不听，大量征发江西、湖南兵士会合容、桂二管兵进行征讨，士卒多染上瘴疠恶疾，

死了很多的人。安南叛将乘这样一个机会，于是杀了都护。裴行立、阳旻最终一点战功也没有，反而使二管地区人穷财尽，民生凋弊，只有孔戣所统辖的地方平安无事。

二十一日，任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赦免了杨清的罪，任命他为琼州刺史。

22 这一年，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带领十五万兵众围盐州，党项也发兵帮助他们。盐州刺史李文悦竭力抵抗防守，经过二十七天，吐蕃未能攻下盐州。灵武牙将史奉敬向朔方节度使杜叔良说，请求他给三千兵，带三十天的粮食，深入到吐蕃去解救盐州之围。叔良给了他二千五百人。奉敬走了十多天，一点音讯也没有，朔方人以为都被吐蕃消灭了。不久，奉敬从另外一条路出现在吐蕃的后面，吐蕃大惊，溃败而走。奉敬奋勇追击，大破吐蕃军，杀死和俘虏的吐蕃兵，不计其数。奉敬与凤翔将领野诗良辅、泾原将领郝玼都由于勇敢在边境非常著名，吐蕃很惧怕他们。

23 柳泌到台州，驱使官民都去采药，经过一年多，没有采到什么，柳泌因而惧怕，全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逮捕了他们并送到京师。皇甫镈、李道古保护柳泌，皇帝又让他任待诏翰林官；吃了他的药，皇帝一天比一天暴躁焦渴。

起居舍人裴潾上奏，认为："除去为害天下的人，就能享受天下之利，和天下的人同乐，就能享受天下之福，从黄帝到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在位时间既久，寿命又长，都是由于这个道理所致。从去年以来，各地多推荐方士，转辗互相引进，人数就越来越多。假使天下真有神仙，他们一定深藏在山野僻静处，最怕别人知道。凡是在权贵之门伺候，用大话来炫耀自己的奇技以使别人感到惊异的，都是些行为不正专门谋利之徒，怎么可以信他们的话而吃他们的药呢！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早晚常常吃的东西；况且金石之类的药物酷烈有毒，又加以用火炼了，不是人的五脏所能承受的。古时候君主饮药，臣子先尝，让献药的人先自己吃一年，那么真假就可以分别

得很清楚了。"皇帝很生气,十一月二十五日,贬裴潾为江陵令。

24 初,郡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增"孝德"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圣则孝在其中矣。"镈谮群于上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1]。"上怒。时镈给边军赐与,多不时得,又所给多陈败,不可服用,军士怨怒,流言欲为乱。李光颜忧惧[2],欲自杀;遣人诉于上,上不信。京师恟惧[3],群具以中外人情上闻。镈密言于上曰:"边赐皆如旧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将以卖直[4],归怨于上也。"上以为然。十二月,乙卯,以群为湖南观察使[5],于是中外切齿于镈矣。

25 中书舍人武儒衡,有气节,好直言,上器之,顾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謇才行[6]。癸亥,擢兼謇左拾遗内供奉[7]。兼謇,仁杰之族曾孙也。楚自草制辞,盛言"天后窃位,奸臣擅权,赖仁杰保佑中宗,克复明辟[8]。"儒衡泣诉于上,且言:"臣曾祖平[9],在天后朝,辞荣终老。"上由是薄楚之为人。

【注释】

①惜:吝惜,不愿意。

②李光颜:本河曲部落稽阿跌族,勇健善骑射。历刺史、节度使等职。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西蕃入寇,移授邠宁节度使,驻邠州。

③惮惧：恐惧。

④卖直：炫耀自己正直。

⑤湖南观察使：官名。治潭州，管潭、衡、郴、连、道、永、邵等七州。

⑥节度推官：即节度使所属的推官，或称从事，掌刑狱等事。诸州、府亦置此职。

⑦左拾遗内供奉：左拾遗属门下省官，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带内供奉，说明不是左拾遗正职。

⑧克复明辟：恢复贤明君主的权位。指武则天死，李氏又登上皇位。

⑨曾祖平一：据《旧唐书·武儒衡传》，平一应为儒衡之祖父。"曾"字衍。平一为武则天堂侄，博学，工文辞。武后时畏祸不敢与事，隐居嵩山修浮图法，屡诏不应。

【译文】

24 前些时，群臣讨论皇帝尊号，皇甫镈想增加"孝德"二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说："有圣字就包括孝的内容了。"皇甫镈在皇帝面前毁谤崔群道："崔群吝惜把'孝德'二字加于陛下。"皇帝很恼怒。当时皇甫镈发给边军的赏赐，多数不能按时送到，又发给的多半是陈旧腐败的东西，不能服用，军士怨怒，流传出要作乱的话。李光颜对此很忧惧，想自杀；派人向皇帝诉苦，皇帝不相信如此。京师方面也很恐惧，崔群把朝廷和地方上的群众动态具体地报告给皇帝。皇甫镈秘密地对皇上说："边军的赏赐都是照老规矩办的，而人情忽然这样不安的原因，是由于崔群从中鼓动，拿这来炫耀自己的正直，让大家埋怨皇帝。"皇帝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十二月十一日，贬崔群为湖南观察使，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痛恨皇甫镈了。

25 中书舍人武儒衡，有气节，喜欢讲直话，皇帝很器重他，对待他很优厚，人们都说不久将要作宰相。令狐楚很忌妒他，想方设法阻止他入相，于是推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謩才行。十九日，提升狄兼謩为左拾遗内供奉。狄兼謩就是狄仁杰的族曾孙。令狐楚

亲自起草任命书，夸张地说“天后窃取皇帝位置，奸臣掌握国家大权，全靠狄仁杰保佑中宗，才能恢复皇位。”武儒衡向皇帝哭诉，并说：“臣祖平一，在天后在位时，辞去了官职养老在家。”皇帝于是很鄙薄令狐楚的人品。

十五年

1 春，正月，沂、海、兖、密观察使曹华请徙理兖州[1]；许之。

2 义成节度使刘悟入朝。

3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2]，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3]，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4]。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中尉梁守谦和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5]，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6]，左、右金吾人十五缗[7]。

闰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极殿东序。是日，召翰林学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对于思政殿[8]。放，戎之弟[9]；公著，苏州人；皆太子侍读也。上未听

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参预机密，上欲以为相，二人固辞。

4 丁未，辍西宫朝临，集群臣于月华门外[108]。贬皇甫镈为崖州司户[109]；市井皆相贺。

5 上议命相，令狐楚荐御史中丞萧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俛与皇甫镈皆同年进士，上欲诛镈，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

壬子，杖杀柳泌及僧大通，白余方士皆流岭表；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循州司马[110]。

6 癸丑，以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著为给事中[111]。

7 乙卯，尊郭贵妃为皇太后。

8 丁卯，上与群臣皆释服从吉[112]。

9 二月，丁丑，上御丹凤门楼，赦天下。事毕，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之。丁亥，上幸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

庚寅，监察御史杨虞卿上疏，以为："陛下宜延对群臣，周遍顾问，惠以气色，使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赵知微亦上疏谏上游畋无节[113]。上虽不能用，亦不罪也。

10 壬辰，废邕管，命容管经略使阳旻兼领之。

11 安南都护桂仲武至安南，杨清拒境不纳。清用刑惨虐，其党离心；仲武遣人说其酋豪，数月间，降者相继，得兵七千余人。朝廷以仲武为逗遛，甲午，以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乙未，以太仆卿杜式方为桂管观察使。丙申，贬仲武为安州刺史[114]。

12 丹王逾薨[115]。

13 吐蕃寇灵武。

14 宪宗之未，回鹘遣合达干来求昏尤切⑱；宪宗许之。三月，癸卯朔，遣合达干归国。

15 上见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书迹，爱之。辛酉，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⑲。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默改容，知其以笔谏也。公权，公绰之弟也。

【注释】

①徙理兖州：是说将观察使治所从沂州迁到兖州。兖州治今山东兖州市。

②左军中尉：为禁军首领之一，即掌神策军的大将军。吐突承璀：宦官。宪宗时期，掌管禁军，权力很大。谋立澧王恽为太子，未成；穆宗即位，被杀。

③司农卿：为唐代九寺之一的司农寺长官，从三品上，掌国家仓储百官吏禄等事。

④暴崩：突然死亡。宪宗是为宦官所杀，还是服食金丹中毒而死，已弄不清楚了。

⑤太子：即穆宗李恒，宪宗第三子。生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至即位时，已二十六岁了。

⑥六军：据胡三省注，此当指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等六军。威远：为另一支禁军。

⑦左、右金吾：即左、右金吾卫，掌宫中及京城巡警，车驾启从。

⑧驾部员外部：驾部为兵部下属部曹之一，掌国家舆辇、车乘、传驿、厩牧等事，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

⑨戎：即薛戎，字元夫，河中宝鼎人。曾权领泉州刺史职。以不附会权势，获罪，为杜佑解救，乃免。

⑩月华门：宫门名。唐东内、西内均有月华门。穆宗活动，多在西内，此月华门似为西内之月华门。

⑪崖州司户：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司户，为州刺史所属官，即户曹，掌

民户、祠祀诸事。

⑫循州：隋置，唐因之，治所在今广东惠州市东北。　司马：是州刺史之下，次于别驾、长史的官吏。

⑬给事中：唐门下省置给事中四员，正五品上，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

⑭释服：脱去为宪宗亡故所穿之丧服。

⑮游畋：游戏畋猎，犹嬉游作乐等事。

⑯安州：据新旧《唐书·地理志》所载，穆宗时无安州，而安南都护所辖，有万安州，治今海南万宁，或即其地。

⑰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改封丹王。

⑱回鹘句：回鹘自咸安公主殁后，屡以款请继前好，久未答应。宪宗末年，求婚尤切，乃许之。昏，通"婚"。

⑲翰林侍书学士：翰林院学士，为皇帝任顾问，其待诏名目甚多，有书奕，即侍书学士之属。

【译文】

十五年（庚子，公元820年）

1 春，正月，沂、海、兖、密四州观察使曹华请求把治所从沂州迁到兖州；朝廷答应了。

2 义成节度使刘悟入京朝见天子。

3 当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划立澧王李恽为太子，皇帝不允许。等到皇帝病重时，承璀的谋划还未停止；太子听到这件事很担忧，秘密派人去向司农卿郭钊问对策，郭钊说："殿下只管尽心孝谨以等待形势的发展，不要顾虑其他的事。"郭钊是太子的舅父。

皇帝服食金丹以后，时常暴躁发脾气，左右的宦官往往获罪，有被处死的，人人自危；二十七日，皇帝突然死于中和殿。当时人都说是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他们的党羽忌讳这件事，不敢讨伐凶手，只说是丹药毒性发作而死，外面的人弄不明白这件事。

中尉梁守谦与其他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了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赏赐左、右神策军士每人五十

串钱，六军、威远军士每人三十串钱，左、右金吾卫军士每人十五串钱。

闰正月初三，穆宗在太极殿东序即皇帝位。这天，召见翰林学士段文昌等和兵部郎中薛放、兵部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在思政殿回话。薛放，是薛戎的弟弟；丁公著，苏州人；二人都是太子的侍读。皇帝还没有听政时，薛放、丁公著常在禁中侍奉他，参加机密大事的筹划，皇帝想任命他们为宰相，二人坚决推辞了。

4 初四，停止向西宫宪宗的灵堂吊丧，召集群臣在月华门外会见。把皇甫镈贬为崖州司户；市民们都为此而庆贺。

5 皇帝提出任命宰相的事，令狐楚推荐御史中丞萧俛；初八，任命萧俛和段文昌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萧俛和皇甫镈都是同年中的进士，皇帝想杀掉皇甫镈，萧俛和宦官从中救他，所以免于一死。

初九，用杖刑处死了柳泌和僧大通，其余的方士都流放去岭南；把左金吾将军李道古贬为循州司马。

6 初十，任命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著为给事中。

7 十二日，尊郭贵妃为皇太后。

8 二十四日，皇帝与群臣都脱去丧服穿上吉服。

9 二月初五，皇帝登上丹凤门楼，宣布大赦天下。事完以后，在门内大设各种杂耍戏乐让大家观看。十五日，皇帝到左神策军观看搏斗杂戏。

十八日，监察御史杨虞卿上疏，认为："陛下应当接见群臣并和他们谈话，广泛地征求意见，给他们和善的态度，使臣下进忠言如追求财利一样，讨论政事如听说冤屈一样，这样做而达不到天下太平，那是没有的事。"衡山人赵知微也上疏劝谏皇帝游乐畋猎要有节制。皇帝虽不能照办，也不处罚他们。

10 二十日，撤销邕管，命令容管经略使阳旻兼领原邕管之事。

11 安南都护桂仲武到安南，杨清在边境拒绝接纳他上任。杨清

用刑惨虐，他的党徒都和他离心离德；桂仲武派人去说服那些小头目，几个月时间，归降的人一个接一个，得到降兵七千多人。朝廷认为桂仲武逗留不进，二十二日，任命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二十三日，任命太仆卿杜式方为桂管观察使。二十四日，贬桂仲武为安州刺史。

12 丹王李逾死。

13 吐蕃侵扰灵武。

14 宪宗末年，回鹘派合达干来求婚，态度很殷切；宪宗答应了。十月初一，打发合达干回国。

15 皇帝看到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书法手迹，很喜爱。十九日，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皇帝问柳公权："你的书法为什么这样好？"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思，心思端正笔就端正。"皇帝默默地改变了面容，知道柳公权是借用写字进行劝谏。柳公权，是柳公绰的弟弟。

16 辛未，安南将士开城纳桂仲武，执杨清，斩之。裴行立至海门而卒[1]；复以仲武为安南都护。

17 吐蕃寇盐州。

18 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2]，与监军崔潭峻善。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余篇。上问"稹安在？"对曰："今为散郎[3]。"夏，五月，庚戌，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4]；朝论鄙之。会同僚食瓜于阁下[5]，有青蝇集其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气自若。

19 庚申，葬神圣章武孝皇帝于景陵[16]；庙号宪宗。

20 六月，以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召对别殿。上曰："朕升储副[17]，知卿为羽翼。"对曰："先帝之意，久属圣明，臣何力之有！"

21 太后居兴庆宫，每朔望，上帅百官诣宫上寿。上性侈，所以奉养太后尤为华靡。

22 秋，七月，乙巳，以郓、曹、濮节度为天平军。

2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为山陵使[18]，部吏盗官物，又不给工人佣直，收其钱十五万缗为羡余献之[19]，怨诉盈路，丁卯，罢为宣、歙、池观察使[20]。

24 八月，癸巳，发神策兵二千浚鱼藻池[21]。

25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22]。

26 己亥，再贬令狐楚衡州刺史[23]。

27 上甫过公除[24]，即事游畋声色，赐与无节。九月，欲以重阳大宴，拾遗李珏帅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25]、园陵尚新，虽陛下就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著三年之制，犹服心丧[26]。遵同轨之会始离京[27]，告远夷之使未复命[28]。遏密弛禁[29]，盖为齐人；合乐后庭，事将未可。"上不听。

28 戊午，加邠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节度使李愬并同平章事[30]。

29 冬，十月，王承宗薨[31]，其下秘不发丧，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诸将欲取帅于属内诸州。参谋崔燧以承宗祖母凉国夫人命，告谕诸将及亲兵，立承宗之弟观察支使承元。

承元时年二十，将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诸将固请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监军，有事当与之议。"及监军至，亦劝之。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摄军务，承元请尽节以遵忠烈之志[29]，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承元乃视事于都将听事，令左右不得谓己为留后，委事于参佐，密表请朝廷除帅。

庚辰，监军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权知留后，并以承元表闻。

【注释】

①海门：在今广西博白县东南。

②膳部员外郎：礼部所属部曹中、有膳部、置郎中、员外郎各一人，主国家的祭器、牲豆、酒膳等事。　主曹：唐代府州诸曹官中、有主曹、掌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

③散郎：唐代称郎中为正郎，员外郎为散郎。

④祠部郎中：礼部所属部曹之一。　知制诰：掌草拟皇帝制敕诏令等事。本为中书舍人任此职，今以元稹任之，特别恩宠的意思。

⑤阁下：此指中书省之凤阁。后中书省又有紫微阁，亦为治事场所。

⑥景陵：在今陕西蒲城县金粟山。

⑦储副：犹储君，一般指皇太子。

⑧山陵使：主持修筑皇帝陵墓的官员。

⑨羡余：本指正赋之外的杂税收入，唐地方官作"羡余"献给朝廷，此指克扣工人工资，作"羡余"献给皇帝。

⑩宣、歙、池观察使：简称宣州观察使，治宣州（今安徽宣城）。

⑪鱼藻池：即鱼藻宫内的池苑，属东内禁苑之一。

⑫崔植：字公修，为宰相崔祐甫之侄。元和中为给事中，迁御史中丞，至此入相。

⑬衡州：治衡阳。领县六：衡阳、常宁、攸县、茶陵、耒阳、衡山。

⑭公除：帝王或朝廷大官，因公事而除去丧服的称公除。唐制皇帝服丧二十七日。

⑮元朔未改：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死，穆宗继位，仍用元和年号，故称元朔未改。

⑯心丧：父母死，按礼制应服三年之丧，今虽因公除而不在形式上服丧了，内心仍应如服丧一样，称心丧。

⑰同轨：同一国家各地之人。

⑱未复命：尚未从边远地区回来。

⑲遏密弛禁：开放禁止举行音乐娱乐之令。

⑳武宁节度使：驻徐州、管徐、泗、濠、宿四州。李愬：陇右临洮人，以父荫起家，历刺史、太子詹事等。后以讨蔡州吴元济有大功，授检校左仆射、武宁军节度使等，至此兼使相。

㉑王承宗：其先为奚丹怒皆部落。祖王武俊、父王士真，均先后任成德军节度使，至承宗亦袭其任，为有割据一方之藩镇。

㉒忠烈之志：谓其祖父王武俊忠于朝廷的意愿。王武俊谥忠烈。

【译文】

16　二十九日，安南将士开城接纳桂仲武，把杨清抓了起来，杀掉。裴行立到达海门镇死了；朝廷再次任命桂仲武为安南都护。

17 吐蕃侵扰盐州。

18 先时，膳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和监军崔潭峻很友好。皇帝在东宫时，听到宫人朗诵元稹的诗歌就喜欢这个人；等到做了皇帝，潭峻回到朝廷，向他献上元稹的诗歌一百多篇。皇帝问"元稹在什么地方？"潭峻回答说："现在是散郎。"夏，五月初九，任命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中都鄙薄元稹的为人。恰遇同事们在省阁中吃瓜，有青蝇飞集在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用扇子驱赶青蝇并说："刚才从那里飞来的，一下就聚集在这里了！"同事都变了脸色，儒衡和平时一样若无其事。

19 十九日，将神圣章武孝皇帝葬在景陵；庙号宪宗。

20 六月，任命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在别殿召见了他。皇帝说："朕升为皇太子，知道你尽了羽翼之力。"崔群回答说："先帝的意思，早就定了是陛下，臣没有出什么力！"

21 太后居兴庆宫，每月的初一、十五，皇帝带领百官到宫中祝贺问安。皇帝喜欢奢侈，所以奉养太后更是华丽奢靡。

22 秋，七月初五，将郓、曹、濮节度命名为天平军。

2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由于任山陵使，部吏盗窃公家的东西，又不给工人工资，将聚敛的十五万串钱作为羡余献给皇帝，路上到处是埋怨哭诉的人，二十七日，罢免令狐楚相位，改任宣、歙、池观察使。

24 八月二十四日，派遣二千名神策兵去疏浚鱼藻池。

25 二十九日，任命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6 三十日，再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

27 皇帝刚刚过了公除日，就从事游玩、打猎、声色等活动，赏赐没有节制。九月，想在重阳节举行大宴会，拾遗李珏带领他的同事上疏说："臣下认为年号还没有改，先帝陵墓尚是新的，虽然陛下顺应天下人要求，按期除去了丧服；而《礼经》上规定三年的丧期，在内心上还应记得。全国参加葬礼的人才离开京师，派到边远四夷的告哀使还没有回来复命。开放娱乐活动是为了全国百姓，在皇宫后庭奏乐，这事是不应当的。"皇帝不听。

28 十九日，加授邠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节度使李愬为同平章事。

29 冬，十月，王承宗死；他的部下保守秘密不发表丧事消息，王承宗的儿子知感、知信都在朝廷中，王承宗的将领想在所属的州内找出统帅。参谋崔燧根据王承宗祖母凉国夫人的命令，告谕诸将和亲兵，立王承宗的弟弟观察支使王承元为统帅。

王承元当时二十岁，将士拜见他，王承元不接受，边哭边回拜；诸将坚决不停地请求，王承元说："天子派遣中使监军，有关大事应

当和他商议。”等到监军来后，也劝王承元接受继任的事。王承元说：“诸公未忘记先人的恩德，不认为承元年少，想要我暂时主持军务，承元请求尽忠于国以遵从忠烈公的志愿，诸公肯依从我吗！”众人答应了。王承元于是在都将大厅上开始办公，命令左右之人不得称自己为留后，把政事交给参军和僚佐去办，秘密上表请求朝廷任命统帅。

十一日，监军报告说王承宗病危，他的弟弟王承元暂时担任留后，并且把王承元的奏表也呈给了皇帝。

30 党项复引吐蕃寇泾州[1]，连营五十里。

31 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诣镇州宣慰[2]。

32 壬午，群臣入阁[3]。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胡寇压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舆所在[4]。又晨夕与倡优狎暱[5]，赐与过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内藏有余，愿陛下爱之，万一四方有事，不复使有司重敛百姓。”时久无阁中论事者，上始甚讶之[6]，谓宰相曰：“此辈何人？”对曰：“谏官。”上乃使人慰劳之，曰：“当依卿言。”宰相皆贺，然实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7]

33 上尝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对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以来[8]，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优杂子女[9]，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愿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34 癸未，泾州奏吐蕃进营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9]，将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救之[10]；赐将士装钱二万缗。以郯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11]，充答吐蕃请和好使。

初，秘书少监田洎入吐蕃为吊祭使[12]，吐蕃请与唐盟于长武城下[13]，洎恐吐蕃留之不得还，唯阿而已[14]。既而吐蕃为党项所引入寇，因以为辞曰："田洎许我将兵赴盟。"于是贬洎郴州司户[15]。

35 成德军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又以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

36 渭州刺史郝玼数出兵袭吐蕃营，所杀甚众。李光颜发邠宁兵救泾州。邠宁兵以神策受赏厚，皆愠曰："人给五十缗而不识战斗者，彼何人邪！常额衣资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汹汹不可止。光颜亲为开陈大义以谕之，言与涕俱，然后军士感悦而行。将至泾州，吐蕃惧而退。丙戌，罢神策行营。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16]；辛卯，盐州奏吐蕃营于乌、白池[17]，寻亦皆退。

【注释】

①泾州：原为安定郡，领县五，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

②镇州：即原来的恒州，为避穆宗李恒讳，本年改名镇州。该地为成德军节度使驻地。

③入阁：唐故事，天子在前殿见群臣，称常参。皇帝因故不能去前殿，群臣经阁门而到便殿朝参，称入阁。

④乘舆：天子所乘之车。此代指天子。

⑤倡优：歌舞杂技艺人。

⑥讶：惊疑貌。

⑦珣瑀：即郑珣瑜，字元伯，郑州荥泽人。历官州刺史、谏议大夫、吏部侍郎等。德宗贞元末入相。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七月罢。

⑧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742~755年，共十四年。

⑨优杂子女：《乐记》作"媛杂子女"，犹言舞戏之时，状如猕猴间杂，男女无别。

⑩梁守谦：宦官，任内常侍，掌禁军。外出则任监军。

⑪八镇：左、右神策军分屯近畿八处，称八镇兵，即长武、兴平、好畤、普润、邠阳、良原、定平、奉天。

⑫太府少卿：唐制，太府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卿与少卿，主要职责是掌国家财货。

⑬告祭使：据胡注考证，当时宪宗死，穆宗刚即位，派田洞去吐蕃是为告哀使，而不是告祭使。

⑭长武城：隋所筑。唐置兵在此戍守，后升为县。此地在今陕西长武县西北。

⑮唯阿：犹唯唯，顺应而不表示可否，与唯唯诺诺意同。《老子》："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⑯郴州：隋为桂阳郡，领县五，治郴县(今湖南郴州市)

⑰雅州：属西川节度使所辖，治今四川雅安县西

⑱乌、门池：盐州所管四池，在其北的为乌池和门池。该地在今陕西定边县。

【译文】

30 党项又引导吐蕃侵扰泾州，驻营连接达五十里。

31 十二日，派起居舍人柏耆到镇州去表达朝廷慰问之意。

32 十三日，群臣到便殿去朝见皇帝，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

向皇帝说："陛下饮宴娱乐过多，畋猎游玩没有节制。现在胡寇逼近边境，忽然有紧急报告，不知道皇帝在那里。又早晚都和歌伎杂耍艺人在一起，赏赐过于优厚。金银绸帛都是民脂民膏，没有功劳的人不能给予。虽然宫内库藏还很多，希望陛下珍惜它，万一四方发生变故，不再要有司向老百姓征敛就可以应付。"当时很久没有在阁中议论政事了，皇帝开始感到很惊讶，向宰相说："这些是什么人？"宰相回答说："谏官。"皇帝就派人慰劳他们，并说："应当照你们说的去作。"宰相都向皇帝表示祝贺，然而实际上皇帝并未接受。郑覃，是郑珣瑜的儿子。

33 皇帝曾向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外面的人多举行宴乐，这是社会稳定人民安泰的表现，是很值得高兴的。"丁公著回答说："这不是好事，恐怕慢慢要劳皇帝操心。"皇帝说："为什么？"回答说："自从天宝年间以来，公卿大夫争着游玩饮宴，日夜沉醉酣饮之中，倡优男女混杂在一起，不知羞耻。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什么工作都会停顿，陛下能不为之担忧吗！希望稍稍加以禁止，那就是天下的幸福。"

34 十四日，泾州报告说吐蕃推进营地离州城只三十里了，告急求救；任命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带领四千兵，并征发八镇的全部人马去救援；赏赐将士治装钱二万串。任命郯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当答吐蕃请和好使。

前时，秘书少监田洎到吐蕃去为告哀使，吐蕃请求和唐朝在长武城下签订盟约，田洎怕吐蕃扣留他不能回朝，就唯唯诺诺应付过去了。接着吐蕃为党项引导侵扰边境，并拿其作借口，说是："田洎答应我带领军队来参加盟会。"于是把田洎贬为郴州司户。

35 成德军这时才上奏说王承宗已死。十六日，迁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又任命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

36 渭州刺史郝玼多次出兵袭击吐蕃营，杀伤敌兵很多。李光颜派出邠宁兵去救援泾州。邠宁兵认为神策兵得到的赏赐多，都恼怒地说："每人赏给五十串钱而不知道打仗的，那是些什么人！按常规应给的衣服资粮都领不到而在前线和敌人搏斗的，这又是些什么人！"吵闹不停。李光颜亲自用大道理去劝说他们，声泪俱下，然后军士才受到激励，情绪稳定地出发了。快到泾州，吐蕃感到惧怕就撤退了。十七日，撤了神策军行营。

西川节度使报告说吐蕃侵扰雅州；二十二日，盐州报告说吐蕃在乌、白池扎营，不久也都退走了。

37 十一月，癸卯，谏议大夫郑覃诣镇州宣慰[1]，赐钱一百万缗以赏将士。王承元既请朝命[2]，诸将及邻道争以故事劝之；承元皆不听。及移镇义成，将士喧哗不受命，承元与柏耆召诸将以诏旨谕之，诸将号哭不从。承元出家财以散之，择其有劳者擢之，谓曰："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违天子之诏，其罪大矣。昔李师道之未败也，朝廷尝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固留之；其后杀师道者亦诸将也。诸将勿使承元为师道，则幸矣。"因涕泣不自胜，且拜之。十将李寂等十余人固留承元[3]；承元斩以徇[4]，军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将吏或以镇州器用财货行，承元悉命留之。

38 上将幸华清宫[5]，戊午，宰相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6]，三上表切谏，且言："如此，臣辈当扈从[7]。"求面对，皆不听。谏官伏门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复道出

城，幸华清宫，独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六军使帅禁兵千余人扈从，晡时还宫[8]。

39 十二月，己巳朔，盐州奏：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40 庚辰，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

41 癸未，容管奏破黄少卿万余众，拔营栅三十六。时少卿久未平，国子祭酒韩愈上言[9]："臣去年贬岭外[10]，熟知黄家贼事。其贼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遂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11]。近者征讨本起裴行立、阳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弱，争献谋计。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二万余人，倘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经此凋弊，杀伤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自南讨已来[12]，贼徒亦甚伤损，察其情理，厌苦必深[13]。贼所处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若因改元大庆[14]，赦其罪戾，遣使宣谕，必望风降伏。仍为选择有威信者为经略使，苟处置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注释】

①诣镇州宣慰：王月已派柏耆前往宣慰，今又派郑覃前往，因为该州方镇，长期为王氏割据称雄，今要易帅，易引起变乱的缘故。

②朝命：请求朝廷任命节度使，表示服从朝廷安排。

③十将：严衍《资治通鉴补》改为"牙将"，似为顺。

④徇：示众。表示坚决服从朝廷命令。

⑤华清宫：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骊山下。

⑥两省供奉官：指中书、门下两省的左右常侍、拾遗、补阙、起居郎、舍人等。

⑦扈从：随从、侍从。

⑧晡(bū通)：申时，即下午三点至五点时。

⑨国子祭酒：为国子监的长官，从三品，掌国家儒学教育政策及管理等事。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我国著名文学家。此时从袁州刺史任上调回，任国子祭酒。

⑩去年贬岭外：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20年)正月，韩愈奏上谏迎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

⑪不能为事：意思是成不了大事，对国家没有大的威胁。

⑫南讨：指上年十月，以容管、桂管为主，并发江南两道和湖南兵，大举进讨事。

⑬厌苦：厌恶愁苦，不愿打仗的意思。

⑭改元大庆：宪宗去世，穆宗即位，因为未逾年，还是用宪宗年号，当时已十二月，不久就要改用穆宗年号，故称改元大庆。

【译文】

37 十一月初五，派遣谏议大夫郑覃到镇州去表达慰问。赏赐将士们一百万串钱。王承元已经请求朝廷任命元帅，诸将和邻道争着用过去的事例劝阻他不要那样做；王承元一概不听。等到朝廷命令他改任义成军节度使时，将士吵闹着不接受命令。王承元和相国召集诸将把皇帝的诏旨告诉他们，诸将号哭着不服从。王承元把家中的财产拿出来散发给他们，选择有功劳的人加以提拔，并对他们说："诸公由于先人的关系，不想承元离开这里，这种意愿是很好的。然而使得承元违抗天子的诏命，那罪就很大了。过去李师道在

未破败的时候，朝廷曾赦免了他的罪，师道想离开郓州，诸将坚决要留住他；后来师道的被杀就是诸将的责任了。诸将不要使承元和师道一样，那就很幸运了。”因而流泪不止，非常悲伤，并且向诸将下拜。牙将李寂等十多人还坚持要挽留王承元，王承元杀了他们示众，军中才稳定下来；初九，王承元赶往滑州上任。将吏们有的把镇州的用具财物等带走的，王承元命令都要留下来。

38 皇帝打算到华清宫去，二十日，宰相带领中书、门下两省供奉官到延英门，三次上表恳切地劝阻，并且说：“这样作，臣下们应当跟随去。”请求当面对话，皇帝都不听。谏官们伏在延英门下，到傍晚才回家。二十一日，天还未亮，皇帝从复道出城去华清宫，只有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六军使带领禁兵千余人跟随，下午四五点钟才回宫。

39 十二月初一，盐州奏报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40 十二日，西川奏报南诏二万人从边界进来，请求讨伐吐蕃。

41 十五日，容管奏报打败黄少卿一万多人，攻占营栅三十六处。当时黄少卿久未平定，国子祭酒韩愈上奏说：“臣去年贬到岭外，熟悉黄家贼的底细。他们没有城郭可以居住，依靠山岩险要的地方自守，自己称自己为洞主，平常都是各自去经营生计，有危急时才聚居在一起团结自卫。近来因为邕管经略使大多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既不能用德惠去安抚他们，又不能用武力去制服他们，只知侵扰、欺凌、奴役、束缚，引起他们的怨恨；他们因而就攻劫州县，侵暴平民，或报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最后他们是不能有什么作为的。近来的征讨本来起因于裴行立、阳旻，这两个人原来就没有深谋远虑，用意只在立功得到赏赐。也是因为看到贼人未聚集的时候，以为势单力弱，争相提出征服他们的办法。自从发兵征讨以来，已经两年，前后奏报杀死俘获总共不少于二万余人，倘若都不假，

敌人已经接近全部消灭了。至今贼人还是和从前一样，足以证明下面是欺骗了朝廷。邕、容两管所属的地方，经过这次战争的摧残，因杀伤或疾疫而死，已是十室九空，照这样下去，臣恐怕岭南一道没有安宁的时候。自从对南方用兵以来，贼人也受到很大的损伤，观察他们的情况，一定也深深地对战争感到厌恶和愁苦。贼人居住的地方很荒僻，假如把他们都杀了，把土地都占领了，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要是借着改年号举行庆祝这个时机，赦免他们的罪过，派遣使者去告谕他们，他们一定会听到风声就投降。再为他们选择有威信的经略使，假若处置得宜，自然永远不会再有侵扰叛乱的事情发生了。"皇帝没能采纳韩愈的意见。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上

长庆元年

1 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1]；赦天下，改元。河北诸道各令均定两税[2]。

2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俛，介洁疾恶[3]，为相，重惜官职，少所引拔。西川节度使王播大修贡奉[4]，且以赂结宦官，求为相，段文昌复左右之[5]；诏征播诣京师。俛屡于延英力争，言："播纤邪[6]，物论沸腾，不可以污台司[7]。"上不听，俛遂辞位。己未，播至京师。壬戌，俛罢为右仆射。俛固辞仆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书。

3 卢龙节度使刘总既杀其父兄[8]，心常自疑，数见父兄为祟；常于府舍饭僧数百[9]，使昼夜为佛事，每视事退则处其

中，或处他室，则惊悸不敢寐。晚年，恐惧尤甚；亦见河南、北皆从化，己卯，奏乞弃官为僧；仍乞赐钱百万缗以赏将士。

4 上面谕西川节度使王播令归镇，播累表乞留京师。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为刑部尚书，充盐铁转运使[10]。元颖，淹之六世孙也[11]。

5 回鹘保义可汗卒。

6 三月，癸丑，以刘总兼侍中，充天平节度使；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

7 乙卯，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12]。

丁巳，诏刘总兄弟子侄皆除官，大将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给复一年[13]，军士赐钱一百万缗。

8 戊午，立皇弟憬为鄜王，悦为琼王，惇为沔王，怿为婺王，愔为茂王，怡为光王，协为淄王，愉为衢王，惋为澶王；皇子湛为景王，涵为江王，湊为漳王，溶为安王，瀍为颍王。

9 刘总奏恳乞为僧，且以其私第为佛寺；诏赐总名大觉，寺名报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节钺、侍中告身并赐之，惟其所择。

诏未至，总已削发为僧，将士欲遮留之，总杀其唱帅者十余人[14]，夜，以印节授留后张玭[15]，遁去；及明，军中始知之。玭奏总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16]。

10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17]，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18]，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19]；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

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20]。"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复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21]，宗闵剑州刺史[22]，汝士开江令[23]。

或劝徽奏文昌、绅属书，上必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余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取而焚之，时人多之。绅，敬玄之曾孙[24]；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注释】

①圜丘：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因是圆形的高坛，故称。

②两税：唐代税制原为租庸调法，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采用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原河北诸道割据的藩镇，不向朝廷交税，至此表示愿输赋税，于是令其均定两税。

③介洁：耿介廉洁。

④西川节度使：又称"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成都，统领彭、蜀等二十七州。

⑤左右之：赞助辅佐他。

⑥纤邪：吝啬奸邪。

⑦台司：古代有三台三司之官，职位均相当于宰相，故用台司代指宰相。

⑧卢龙节度使：因其为幽州节度使所兼，后乃包括幽州，同为一人统领。治幽州（今北京市西南）。刘总父刘济，原任节度使，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济出兵讨王承宗，总乘济在病中，乃毒杀他，并杀兄刘绲，遂夺其节度使。

⑨饭僧：养着僧人。

⑩盐铁转运使：唐代所置临时性理财之官，掌收运盐铁之税，为重要的官职之一。

⑪淹：杜淹，字执礼，京兆杜陵人，是唐初名相杜如晦的叔父。太宗，贞观初由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参议朝政，即任宰相。

⑫瀛莫观察使：官名。治瀛州（今河北河间县）领瀛、莫二州。

⑬复一年：免除一年的赋税。

⑭唱帅：倡导帅领，即领头的意思。

⑮张叱（qī起）：任判官。为刘总岳父张皋弟，曾与总共谋杀总的父兄。

⑯定州：治今河北定县。

⑰讥切：嘲笑讽刺。

⑱贡举：通过国家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参加考试的有生徒，有贡生，故称贡举。

⑲进士：唐制，凡试于礼部者皆称进士，应试者称为举进士，考试合格者称为成进士。

⑳关节：唐人谓相属请的意思。犹现在所说的拉关系、走后门。

㉑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

㉒剑州：治今四川剑阁县。

㉓开江：治今四川开县，亦为开州治所。

㉔敬玄：李敬玄，亳州谯人。贞观末，为高宗侍读。后入相，监修国史，永淳初卒。

【译文】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上

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年）

1 春，正月初四，皇帝到圜丘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庆。命令河北各道各自把两税的税额定下来。

2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俛，耿直廉洁，痛恨坏人坏事，任宰相时，对官位看得重，很少提拔人。西川节度使王播向朝廷贡奉很多财物，又用贿赂交结宦官，请求任宰相，段文昌又从中帮助他；皇帝下诏叫他到京师来。萧俛多次在延英殿极力阻止，并说："王播吝啬奸巧，社会议论他的人很多，不能让他玷污了宰相的职位。"皇帝不听，萧俛就辞职。二十二日，王播到达京师。二十五日，萧俛被降职为右仆射。萧俛坚决辞右仆射，二月初六，改为吏部尚书。

3 卢龙节度使刘总自把父兄杀了，心中常常疑惧不安，多次看到变为鬼神的父兄作怪；他常在府中养着几百名僧人，叫他们白天黑夜都念经祀佛，刘总公事办完了就与和尚们混在一起，要是到别的房间去，就会惊恐不敢睡觉。晚年，更加惊恐不安。他又看到大河南北都已归顺朝廷，十二日，上奏请求放弃官位去做和尚；仍请求赐钱百万串用来赏给将士。

4 皇帝当面告诉西川节度使王播要他回镇，播多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恰遇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求辞去相位，初五，令文昌带着同平章事官衔，充任西川节度使；任命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任命王播为刑部尚书，充当盐铁转运使。杜元颖是杜淹的六世孙。

5 回鹘保义可汗死。

6 二月十七日，任命刘总兼侍中，担任天平节度使；任命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

7 十九日，任命暂代京兆尹职务的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

二十一日，皇帝诏令刘总的兄弟子侄都授予官职，大将僚佐也应提升官位，给百姓免除一年的赋税，赏赐给军士一百万串钱。

8 二十二日，立皇帝的弟弟李憬为鄜王，李悦为琼王，李悍为沔王，李恽为婺王，李倍为茂王，李怡为光王，李协为淄王，李惕为衢王，李惋为澶王；立皇帝的儿子李湛为景王，李涵为江王，李凑为漳王，李溶为安王，李潏为颍王。

9 刘总上奏恳切请求为僧，并且把他的私人住宅作为佛寺；皇帝下诏赐刘总佛名大觉，寺名报恩，派遣中使把紫色的僧衣和天平军的符节斧钺、侍中的任命书都给他，听随他自己选择。

诏书尚未送到，刘总已经剃去头发做和尚，将士想阻止他，刘总把那些为首的十多人杀了，到夜晚，把大印和符节交给留后张玭，逃走了；等到天亮，军队中才知道此事。张玭上奏说不知刘总在什么地方；二十七日，他死在定州地界。

10 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由于中书舍人李宗闵曾在对策时讥笑讽刺他的父亲，李德裕很憎恨他。李宗闵又和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升官位产生矛盾。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自写信把投考进士的亲友嘱托给钱徽；等到发榜，文昌、绅所属托的人都落选了，考取进士的人，郑朗是郑覃的弟弟；裴譔是裴度的儿子；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杨汝士的弟弟。

段文昌向皇帝说："今年礼部很不公平，所录取的进士都是些无本领的公卿子弟，是通过拉关系取得的。"皇帝就此事问学士们，李德裕、元稹、李绅都说："段文昌说的是实话。"皇帝就命令中书舍人王起等举行复试。夏，四月十一日，皇帝下诏免去郑朗等十人的进士资格，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

有人劝钱徽把段文昌、李绅写的嘱托信交上去，皇帝看了以后一定会领悟其中的关系，钱徽说："只要问心无愧，得失都一样，为什么要把别人的私信交出，这难道是读书人应当做的吗！"把信拿来烧了，当时人都赞美他这种作法。李绅是李敬玄的曾孙；王起是王播的弟弟。从这时候起李德裕、李宗闵各分党派，互相倾轧，将近四十年之久。

11 丙戌，册回鹘嗣君为登啰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12 五月，丙申朔，回鹘遣都督、宰相等五百余人来逆公主。

13 壬子，盐铁使王播奏：约榷茶额，每百钱加税五十[1]。右拾遗李珏等上疏，以为："榷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2]，今天下无虞，所宜宽横敛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时当得息肩[3]！"不从。

14 丙辰，建王恪薨。

15 癸亥，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闻唐与回鹘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4]；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戊寅，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5]，万骑出安西[6]，拒吐蕃以迎公主。"

16 初，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7]，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故举之。士玫，则总妻族之亲也。

总又尽择麾下伉健难制者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师[8]，乞加奖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委去。克融，滔之孙也。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灵、夏二州，以土改须之，自余皆统于弘靖。朱克融等久羁旅京师，至假贷衣食[5]，日诣中书求官，植、元颖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辈归本军驱使，克融辈皆愤怨。

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骄贵，肩舆于万众之中[6]，燕人讶之。弘靖庄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决事，宾客将吏罕得闻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书雍辈多年少轻薄之士[7]，嗜酒豪纵，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皆燕人所不习也。诏以钱百万缗赐将士，弘靖留其二十万缗充军府杂用，雍辈复裁刻军士粮赐，绳之以法，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注释】

①每百钱加税五十：《穆宗本纪》作："加茶榷，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文意较清楚。

②贞元：德宗年号，公元785～804年，共二十年。

③息肩：卸去肩上的重担。此指减轻赋税负担。

④青塞堡：地名。在盐州境内。

⑤北庭：唐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⑥安西：唐置安西都护府，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

⑦高：薛嵩，绛州万泉人，为薛仁贵之孙。嵩善骑射，不知书。安史乱时，曾为史思明将。后降于唐，任节度使。

⑧朱克融：为朱滔之孙。滔兄泚，在德宗兴元初，在长安曾自称大秦皇帝，

立湄为皇太弟。克融在刘总部下为将，后曾任节度使。

⑨假匄(gài 盖)：借贷乞讨。匄，同丐，乞求。

⑩肩舆：用人力扛抬的代步工具，即今之轿子。

⑪判官：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等幕府的中级官员，由节度使等自己选用，虽非朝廷委任之正官，但权力不小。

【译文】

11 二十日，册封回鹘嗢君为登啰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12 五月初一，回鹘派遣都督、宰相等五百多人来迎接公主。

13 十七日，盐铁使王播上奏：规定收茶税的数额，在原来每百钱的税额上再增加五十文。右拾遗李珏等上疏，认为："抽茶税起于近年贞元时国家动乱的需要，现在国家安定了，应当放宽征税，减少收税名目，这样反而增加收税，老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喘一口气！"朝廷不依从。

14 二十一日，建王李恪死。

15 二十八日，把太和长公主嫁给回鹘可汗。公主是皇帝的妹妹。吐蕃听到唐朝和回鹘通婚，六月初七，侵扰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把他们打退了。十四日，回鹘上奏说："用一万骑兵从北庭开出，一万骑兵从安西开出，防备吐蕃的进攻以迎接公主。"

16 前些时，刘总奏请把他所统属的地方分为三道："把幽、涿、莫三州为一道，请任命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四州为一道，请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二州为一道，请任命暂兼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张弘靖在河东任职的时候，由于施政宽大简易，很得民心，刘总和他辖地相邻，听到他的风度名望，认为燕人很久以来就凶暴不逊，所以推荐张弘靖代替自己以安辑燕人。薛平是薛嵩的儿子，了解河朔地方的风俗，对国家很忠诚，所以推荐他。卢士玫是刘总妻

子的亲戚。

刘总又把他部下那些傲慢强健、难以控制的人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全部挑选出来送往京师，请求加以奖赏提拔，使燕人有羡慕朝廷禄位的意愿。又献上征马一万五千匹，然后剃去头发当和尚去了。朱克融是朱滔的孙子。

当时皇帝正贪图饮宴，不关心国家大事，崔植、杜元颖[illegible]长远打算，不知安危大体，只想到崇重张弘靖，仅割瀛、莫二州，由卢士玫统领，其余都归张弘靖统辖。朱克融等人长期在京师逗留，以至穿衣吃饭都要向别人借贷，时常去中书省请求授官的事，作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又不关心他们。等到任命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强令朱克融等人回到本军去服役，朱克融等人都非常愤怨。

先前，河北节度使都是不顾寒暑，和兵士们同甘共苦。等到张弘靖到任，摆出雍容骄贵的态度，坐着轿子到人群中去，燕人都感到惊讶。张弘靖庄严沉默显示出自尊自大，十多天才出来办理一次政事，宾客将吏很少听到他的讲话，平时不交流感情，政事多半交给幕僚去处理。而他所任用的判官韦雍等人多半年少轻薄，既好饮酒，又放荡不受约束，进进出出都要大量使唤人，有时晚上回来烛火满街都是，这些都是为燕人所看不惯的。朝廷诏令赐给将士一百万串钱，张弘靖从中扣留了二十万串作为军府的杂用，韦雍等又裁减克扣军士粮饷和赏赐，稍有不满就用法令制裁他们，还多次用"反虏"的字眼责骂吏卒，向军士说："今天下太平，你们能拉开两石弓，比不上认识一个'丁'字！"由于这样，军中人人既怨恨，又愤怒。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　起重光赤奋若七月，尽玄黓摄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

长庆元年

1 秋，七月，甲辰，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曳下，欲于街中杖之。河朔军士不贯受杖[1]，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军虞候系治之。是夕，士卒连营呼噪作乱，将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货财、妇女，囚弘靖于蓟门馆[2]，杀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押牙张抱元[3]。明日，军士稍稍自悔，悉诣馆谢弘靖[4]，请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不应，军士乃相谓曰："相公无言[5]，是不赦吾曹。军中岂可一日无帅！"乃相与迎旧将朱泚，奉以为

留后。洄，克融之父也，时以疾废卧家，自辞老病，请使克融为之；众从之。众以判官张彻长者[6]，不杀。彻骂曰："汝何敢反，行且族灭！"众共杀之。

2 壬子，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3 甲寅，幽州监军奏军乱；丁巳，贬张弘靖为宾客、分司[7]；己未，再贬吉州刺史[8]。庚申，以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强，奏请"且授克融节钺，徐图之。"乃复以悟为昭义节度使。

4 辛酉，太和公主发长安。

5 初，田弘正受诏镇成德，自以久与镇人战，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从赴镇，因留以自卫，奏请度支供其粮赐[9]。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倰[10]，性刚褊，无远虑，以为魏、镇各自有兵，恐开事例，不肯给。弘正四上表，不报；不得已，遣魏兵归。倰，沔之孙也[11]。

弘正厚于骨肉，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12]，相属于道；河北将士颇不平。诏以钱百万缗赐成德军，度支辇运不时至，军士益不悦。

都兵马使王庭凑[13]，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性果悍阴狡，潜谋作乱，每抉其细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发。及魏兵去，壬戌夜，庭凑结牙兵噪于府署，杀弘正及僚佐、元从将吏并家属三百余人。庭凑自称留后，逼监军宋惟澄奏求节钺。八月，癸巳[14]，惟澄以闻，朝廷震骇。崔倰于崔植为再从兄，故时人莫敢言其罪。

初，朝廷易置魏、镇帅臣，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上言，以为非便，又诣宰相深陈利害；及镇州乱，上赐元卿白玉带。辛未，以元卿为泾原节度使。

瀛莫将士家属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潜引朱克融兵入城[109]，刺史吴晖不知所在。

癸酉，王庭凑遣人杀冀州刺史王进岌[110]，分兵据其州。

魏博节度使李愬闻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将士曰："魏人所以得通圣化，至今安宁富乐者，田公之力也。今镇人不道，辄敢害之，是轻魏以为无人也。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报之？"众皆恸哭。深州刺史牛元翼[111]，成德良将也，愬使以宝剑、玉带遗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之平蔡州[112]，今以授公，努力翦庭凑。"元翼以剑、带徇于军，报曰："愿尽死！"愬将出兵，会疾作，不果。元翼，赵州人也。

乙亥，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令乘驿之镇。布固辞不获，与妻子宾客诀曰："吾不还矣！"悉屏去旌节导从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发徒跣，号哭而入，居于垩室；月俸千缗，一无所取，卖旧产，得钱十余万缗，皆以颁士卒，旧将老者兄事之。

丙子，瀛州军乱，执观察使卢士玫及监军僚佐送幽州，囚于客馆。

王庭凑遣其将王立攻深州，不克。

丁丑，诏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诸军各出兵临成德之境，若王庭凑执迷不复，宜即进讨。成德大将王俭

等五人谋杀王庭凑，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

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历泽潞、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谕以军期。造，大雅之五世孙也[9]。己丑，以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

癸巳，王庭凑引幽州兵围深州。

【注释】

①贯：通"惯"，习惯的意思。

②蓟门馆：幽州的驿馆，也称客馆，即接待来往差官的机关。

③押牙：亦作"押衙"，主领牙兵中负责仪仗侍卫等的首领。

④谢弘靖：向张弘靖承认罪过。谢，自我承认罪过之称。简称谢罪。

⑤相公：张弘靖是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衔任节度使的，即是说带有宰相官衔，故人称相公，也称使相。

⑥长者：对严谨宽厚之人的美称。张彻时为范阳府监察御史，为人比较廉正，故作乱军人称他为长者。

⑦宾客、分司：宾客，即指太子宾客，正三品，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分司，即分司东都。唐代以洛阳为东都，分设在洛阳的中央官员，称分司东都。

⑧吉州：属江南西道，治今江西吉安市。

⑨度支：是户部的重要部门之一，掌管全国财赋的收入多少，支出如何分配等财政安排。

⑩判度支崔倰(ling 凌)：判，高官兼任低职之称。崔倰以正四品下之户部侍郎兼从五品上之度支郎中，故称判。崔倰，字德长，京兆长安人。其先自博陵迁关中，世为著姓。倰历官刺史、侍郎、节度使等。

⑪沔：崔沔，倰祖父，武则天朝，应制举，对策第一。历中书舍人、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为开元初名臣。

⑫辇：本为人拉的车。此指用车子运货物。

⑬王庭凑：其先为回鹘人。王庭凑曾祖五哥之，王武俊收养为子，故改姓王。

⑭癸巳：严衍《通鉴补》改为"己巳"。因癸巳为八月三十日，王庭凑七月二十八日已起兵，不会一个月以后才报告朝廷。又在癸巳以前，已历叙征讨王庭凑等活动，故以作"己巳"为顺。

⑮莫州：原属幽州节度使所辖，治今河北任丘县北鄚州。

⑯冀州：为镇州节度使所辖，治今河北冀县。

⑰深州：为镇州节度使所辖，治今河北深县西南。

⑱平蔡州：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李愬攻下蔡州，俘吴元济，吴氏三世据蔡州共三十二年，方得平定。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

⑲大雅：温大雅，字彦弘，并州祁人。隋朝时任长安尉。高祖李渊起兵，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主草檄文。历官黄门侍郎、礼部尚书等。著有《大唐创业起居注》。

【译文】

唐纪五十八　起辛丑(公元821年)七月，止壬寅(公元822年)，共一年六个月。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

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年)

1秋，七月初十，韦雍外出，遇到小将领骑马冲撞了他的前头的随从，韦雍命令把小将领从马上拉下来，想就在街道中用杖打他一顿。河朔军士不习惯受杖刑，不服从。韦雍把这事报告张弘靖，张弘靖命令军虞候把那人抓起来治罪。当晚，各营地卒士呼叫作乱，将校已不能控制。他们冲入节度使府中，抢掠张弘靖的财物、妇女，把张弘靖囚禁在蓟门馆，杀死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押牙张抱元。第二天，军士稍微有点后悔，都到蓟门馆去向张弘靖认罪，请求改正错误来服侍他，请求了三次，张弘靖都未答话，军士们于是互相说："相公不说话，就是不肯赦免我们的罪。军中那能一天没有统帅！"于是共同去接旧将朱泚，推举他为留后。朱泚是朱克融的父亲，当时因为生病，在家卧床养病。他以年老有

病拒绝了军士的请求，要他们请朱克融担任这个职务，大家同意了。军众认为判官张彻是一个宽厚谨慎的人，没有杀他。张彻骂道："你们怎敢造反，要遭灭族之灾的！"大家把他杀了。

2 十八日，群臣上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大赦天下。

3 二十日，幽州监军报告军士作乱；二十三日，贬张弘靖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十五日，再贬吉州刺史。二十六日，任命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节度使。刘悟认为朱克融势力正强大，上奏请求"暂时任命他为节度使，慢慢再来惩治他。"于是又以刘悟为昭义节度使。

4 二十七日，太和公主从长安出发往回鹘。

5 前些时，田弘正被任命为成德军节度使。他自己觉得过去长久与镇州人作战，有杀死他们父兄的仇隙，于是带了二千魏博镇士兵跟随到镇州去，把他们留下来作侍卫，奏请度支供应他们粮饷和赏赐。户部侍郎兼度支崔倰，性情刚直褊狭，没有远见，认为魏州和镇州各自都有兵众，怕开先例，不肯发给粮饷。弘正四次上表，没有回音；不得已，只好把魏博镇士兵打发回去。崔倰是崔沔的孙子。

田弘正对自己的骨肉之亲很优厚，兄弟子侄在两都的有数十人，争着过奢侈的生活，每天用费大约要二十万钱，田弘正从魏、镇二镇运财货供应亲戚的车子，在路上络绎不绝，河北将士很反感。皇帝命令拿一百万串钱赐给成德军，度支没有及时运到，军士更加不高兴。

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本来是回鹘阿布思的后裔，性情果敢、强悍、阴险、狡猾，暗地谋划作乱，每每利用一些小事用来激怒士兵，由于魏博镇士兵还在，不敢行动。等到魏博镇士兵离开了，二十八日晚上，王庭凑纠集牙兵在节度使府鼓噪，杀死田弘正和幕僚佐吏、随从将吏并家属三百多人。王庭凑自己号称留后，逼迫监军宋惟澄上奏求做节度使。八月初六，宋惟澄上报这件事，朝廷受到震动和惊骇。崔倰是崔植的同族兄弟，所以当时人们不敢说崔倰的坏

话。

原先，朝廷调换魏州、镇州的节度使，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上奏，认为不合适，又到宰相那里陈述利害关系；等到镇州军叛乱，皇帝赏赐元卿白玉带。初八，任命元卿为泾原节度使。

瀛莫将士家属多半住在幽州，初九，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暗地引导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吴晖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初十，王庭凑派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岌，分派军队占领其地。

魏博节度使李愬听到田弘正被杀害，穿着丧服对将士说："魏州人能接受朝廷教化，至今安宁富乐的原因，是田公尽了力。现在镇州人不遵法度，随意杀害他，是看不起魏镇，认为没有能人。诸君受田公的恩惠，应当如何报答他呢？"大家都痛哭失声。深州刺史牛元翼，是成德军的良将，李愬派人把宝剑、玉带赠给他，说："从前我的先辈用这柄剑立了大功，我又用它平定了蔡州吴元济，现在赠给你，希望努力翦灭王庭凑。"朱元翼把宝剑和玉带在军中展示，回报李愬说："愿尽死力！"李愬将要出兵，恰巧疾病发作，未能如愿。牛元翼是赵州人。

十二日，皇帝起用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命令他乘驿站车马赴任。田布坚决推辞都不允许，只得与妻子宾客告别说："我回不来了！"他旌旗符节和随从都不带就出发了，离魏州还有二十里，他披头散发赤着脚，号哭进入魏州城。他居住在居丧才用的白色粉刷的房子里；一千串钱的月俸，一点也未动用，卖掉旧有的产业，得钱十多万串，都用来分给士卒；对旧将中年纪大的，如兄长般对待。

十三日，瀛州军作乱，观察使卢士玫和监军僚佐都被抓起来送去幽州，囚禁在客馆中。

王庭凑派属将王立攻深州，未攻下。

十四日，诏令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诸军各出兵到成德军所辖的边境去，要是王庭凑执迷不悟，应当随即进行征讨。成德

军大将王俭等五人谋划杀掉王庭凑，事机泄露，和部下兵士三千人都被杀。

十六日，任命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

二十四日，任命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任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并到泽潞、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各道去，告诉他们进军的日期。温造是温大雅的五世孙。二十六日，任命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

三十日，王庭凑带领幽州兵围深州。

6 九月，乙巳，相州军乱[1]，杀刺史邢濛。

7 吐蕃遣其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2]。

8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涞水、遂城、满城[3]。

9 自定两税以来，钱日重，物日轻，民所输二倍其初，诏百官议革其弊。户部尚书杨於陵以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4]，所宜流散，不应蓄聚。今税百姓钱藏之公府；又，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入百万，今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又积于商贾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如此，则钱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轻！今宜使天下输税课者皆用谷、帛[5]，广铸钱而禁滞积及出塞者，则钱日滋矣。"朝廷从之，始令两税皆输布、丝、纩；独盐、酒课用钱。

10 冬，十月，丙寅，以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

侍郎、同平章事，使职如故[6]。播为相，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11 以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以善事权幸得进；时幽、镇兵势方盛，诸道兵未敢进，上欲功速成，宦官荐叔良，以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以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

12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讷罗盟于城西[7]；遣刘元鼎与讷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

13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节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为之，上闻智兴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以是宠之。

14 丁丑，裴度自将兵出承天军故关以讨王庭凑[8]。

15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9]。

16 戊寅，王庭凑遣兵寇蔚州[10]。

17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济败幽州兵于白石岭，杀千余人[11]。

18 庚辰，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奏败成德兵于饶阳[12]。

19 辛巳，魏博节度使田布将全军三万人讨王庭凑，屯于南宫之南[13]，拔其二栅。

【注释】

①相州：属魏博节度使领辖，治今河南安阳市南。

②大理卿：即大理寺卿，从三品，掌国家刑狱等事。

③易州：属义武军节度使，治今河北易县。 涞水：治今河北涞水县。 遂城：治今河北徐水县西北。 满城：治今河北满城县北。涞水、遂城、满城，均为

易州所属县。

④贸迁有无：通过买卖使有无相济。贸，买卖。

⑤皆用谷、帛：按两税法规定，纳税是以钱计算的，农民交实物，也按官价折成钱。物价降了，税钱不变，农民就要吃亏。杨於陵因此提出纳税皆用谷帛的建议。

⑥使职：指盐铁转运使的职务。王播虽升为宰相，仍兼盐铁转运使。

⑦论纳罗：检《吐蕃传》，亦作"论讷罗"。"纳"应作"讷"。

⑧承天军故关：即今山西河北交界处之娘子关。唐乾元初置承天军，治所在娘子关。

⑨蔚(yù 预)州：属大同军防御使所领，治今山西灵丘县。

⑩蔚州：上文已说朱克融寇蔚州，此又言王庭凑也寇蔚州，蔚州当时并非军事要冲，似不应二人同攻一地。据章钰校勘，他本多作"贝州"。

⑪白石岭：在今河北涞源县南。

⑫饶阳：为深州属县，治今河北饶阳县。

⑬南宫：治今河北南宫县西北，当时属冀州所领县。

【译文】

6 九月十二日，相州军作乱，杀死刺史邢濛。

7 吐蕃派他的礼部尚书论讷罗来请求签定盟约。十七日，任命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

8 十九日，朱克融焚烧抢掠易州、涞水、遂城、满城等地。

9 自从制定实施两税法以来，钱币一天天贵重，实物价格一天天轻贱，人民缴纳的赋税是当初的三倍。皇帝诏令百官讨论如何改革这种弊病。户部尚书杨於陵认为："钱是用来交换百货的，在买卖过程中使有无相通，它应当流通分散，不应蓄聚起来不使用。现在百姓交纳的税钱藏在国家仓库里；另外，开元年间国家铸钱七十多炉，每年收进来百万。现在才十多炉，每年收进来十五万，又聚积在富商大贾家里和流散到四方外族手中。还有，大历年间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诸道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现在一

概用钱。这样一来，钱那能不贵重，货物那能不轻贱！今天应当使天下都用谷、帛纳赋税，增加铸钱的数量而禁止储积和流出边关，那么钱就会一天天多起来了。"朝廷采纳了杨於陵的意见，开始命令两税都交纳布、丝、纩；只有盐、酒税还是交钱。

10 冬，十月初二，任命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转运使的职仍旧兼任。王播任宰相，只知奉承逢迎，对于国家安危大事没有听他议论过。

11 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由于善于事奉权贵宠幸而得到重用；当时幽州和镇州兵力正强大，诸道征讨兵不敢向前进攻，皇帝想很快就取得成功，宦官推荐杜叔良，于是任命他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任命牛元翼为成德军节度使。

12 初十，命令宰相和大臣共十七人与吐蕃论讷罗在城西会盟；派遣刘元鼎与讷罗去吐蕃，也与吐蕃宰相以下诸官会盟。

13 十二日，任命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节度副使。以前，副使都由文职官员担任，皇帝听说王智兴有勇有谋，想让他到河北任职，所以就用这样的职位表示宠爱他。

14 十四日，裴度亲自带兵从承天军故关出发讨伐王庭凑。

15 朱克融派兵侵扰蔚州。

16 十五日，王庭凑派兵侵扰贝州。

17 十六日，易州刺史柳公济在白石岭打败幽州兵，杀死一千多人。

18 十七日，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奏报在饶阳打败成德兵。

19 十八日，魏博节度使田布带领全军三万人讨伐王庭凑，驻扎在南宫县以南，攻占两个营栅。

20 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1]，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度乃上表极陈其朋比奸蠹之状[2]，以为："逆竖搆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何者？为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与诸将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觉寤制断无以驱除。今文武百寮[3]，中外万品，有心者无不愤忿，有口者无不咨嗟，直以奖用方深，不敢抵触，恐事未行而祸已及，不为国计，且为身谋。臣自兵兴以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4]，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臣素与佞幸亦无仇嫌，正以臣前请乘传诣阙，面陈军事，奸臣最所畏惮，恐臣发其过，百计止臣。臣又请与诸军齐进，随便攻讨，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碍，逗遛日时；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陛下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议，彼不受责，臣当伏辜[5]。"表三上，上虽不悦，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简为弓箭库使[6]，稹为工部侍郎。稹虽解翰林，恩遇如故。

【注释】

①知枢密：掌枢密院职事。唐代宗时置枢密使，由宦官担任，掌承受表奏。

②朋比奸蠹:狼狈为奸的意思。朋比,依附勾结。

③百寮:犹百官。寮,通"僚",官的意思。

④参差(cēn cī):不整齐,不一致。

⑤伏辜:认罪。

⑥弓箭库使:掌内库弓箭,由宦官任其职。

【译文】

20翰林学士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结交很深,求当宰相,于是为皇帝所欢喜,事事都征求他的意见。元稹对裴度本来无怨隙,只是由于裴度是先达,威望高,怕他再立大功而受到重用,妨碍自己取得高位,所以裴度上奏的军事谋略,元稹多和弘简从中加以阻挠破坏。裴度于是上表极力陈述他们狼狈为奸的状态,以为:"叛逆者作乱,震惊山东;奸臣结成党,败坏国家政事。陛下要想扫平幽、镇两镇的叛乱,首先就应当肃清朝廷内的奸臣。为什么这么说?造成的祸患有大小,谋议的国事就有先后。河朔叛逆的贼徒,只在山东一方作乱;禁闱中的奸臣,必然要使天下都大乱;可见河朔祸患小,禁闱祸患大。小的祸患臣与诸将一定能平定,大的祸患除非陛下明白决断是不能驱除的。现在文武百官,中外各类人物,有心对朝廷尽忠的没有不愤怒的,能说话的没有不叹息的,只是由于朝廷正在奖赏信用这些奸臣,才不敢抵触他们,担心检举的事尚未开始而祸患已经临头,不为国家打算,暂且为自己谋划而已。臣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所陈章疏,讲的内容都是重要迫切的事,收到的书函诏令,内容却很不一致,承蒙陛下重托,责任不轻,遭奸臣抑制贬损的事件不少。臣向来与这些奸臣没有什么仇隙猜嫌,只是由于臣前时请求乘驿传回朝,向皇帝面陈军事情况,奸臣最惧怕这件事,恐怕臣揭发他们的罪过,千方百计阻止臣回来。臣又请与诸军齐举进攻,随机攻讨叛乱,奸臣担心臣或许能取得成功,想方设法加以阻碍,拖延时间;进退都受到牵制,意见都遭受塞隔。只想使臣失去依靠,让

臣一无所成，而天下治乱，山东胜负，什么都可不管了。为臣事奉君主，竟然达到如此地步！假如朝廷中奸臣都消除了，那么河朔叛逆不讨伐也会平定，假如朝廷中奸臣依然存在，那么叛贼即使平定了也没有好处。陛下倘若不信臣的话，请求把臣的表章拿出来，交给百官讨论，如果奸臣不受到责备，臣当即伏罪。"奏表三次呈上，皇帝虽然不高兴，由于裴度是大臣，不能阻止，二十日，改任魏弘简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元稹虽然解除翰林职务，恩宠待遇还和过去一样。

21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1]，宦官受其赂，为之请，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请诛之[2]。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对曰："彼不才者，无过温衣饱食以足妻子，安足虑！本设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过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从之。

22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将全军救深州[3]，诸军倚重胤独当幽、镇东南，重胤宿将，知贼未可破，按兵观衅[4]。上怒，以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徙重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5]。

23 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败吐蕃二千骑于大石山下[6]。

24 十一月，辛酉，淄青节度使薛平奏突将马廷鉴作乱[7]，伏诛。时幽、镇兵攻棣州[8]，平遣大将李叔佐将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馈稍薄，军士怨怒，宵溃，推廷鉴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余人，径逼青州[9]。城中兵少，不敌，平悉发府库及家财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战，大破之，斩廷鉴，其党死者数千人。

25 横海节度使杜叔良将诸道兵与镇人战，遇敌辄北[14]；镇人知其无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监军谢良通奏叔良大败于博野[15]，失亡七千余人。叔良脱身还营，丧其旌节。

26 丁丑，义武节度使陈楚奏败朱克融兵于望都及北平[16]，斩获万余人。

27 戊寅，以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节度使[17]，代杜叔良。

28 自宪宗征伐四方，国用已虚，上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执政乃议："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张弘靖，罪有重轻，请赦克融，专讨庭凑。"上从之。乙酉，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18]。

29 戊子，义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二栅[19]，斩获千余人。

【注释】

①宿州：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置，治今安徽宿县南。

②御史中丞：为御史台的长官，职位仅次于御史大夫，正四品上，掌国家监察大权。牛僧孺，字思黯，隋名臣牛弘的后代，历官监察御史、学士、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长庆二年(公元823年)入相。牛僧孺与李德裕一向不睦，各为朋党，乃形成"牛李之争"。

③横海：又名沧景，贞元二年(公元787年)置，治今河北沧县。后又改名义昌军、辖沧、景、德三州。

④观衅：观察寻找进攻的机会。衅，缝隙，裂痕。此处作机会、时机讲。

⑤山南西道：领梁、凤、兴等十六州，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

⑥大石山：当在今内蒙河套以南，具体地点不详。

⑦马廷鉴(yín 银):《河南记》作"马士端",《旧唐书传》作"马狼儿"。本书从《实录》。 突将,他书作"牙将"。

⑧棣州:隋唐时本州废置无常。治今山东惠民县东南,与德、沧二州接壤。

⑨青州:为淄青节度使驻地,治今山东益都县。

⑩辄北:即奔,谓不战而败逃。

⑪博野:为瀛州所属县,治今河北蠡县。

⑫望都:属定州所领,治今河北望都。北平,属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义武节度使驻定州,领易、祁二州。

⑬凤翔节度使:官名。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

⑭平卢节度使:"平卢"当作"卢龙"。平卢军即淄青节度使。朱克融据幽州,为卢龙节度使留后,故所授当为卢龙无疑。

⑮清源:在今河北任丘县西南,当时为莫州任丘所属地。

【译文】

21 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脏枉法犯了死罪,宦官接受了他的贿赂,为他在皇帝面前说情,御史中丞牛僧孺坚决请求杀掉他。皇帝说:"李直臣有才干,杀了可惜!"牛僧孺回答说:"那些没有才干的人,不过追求衣食温饱和养活妻子,对他们不用担心!设置法令的本意,就是用来对付有才干的人的。安禄山、朱泚都是才干超过一般人,而法令又控制不了的人。"皇帝依从了牛僧孺的意见。

22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带领全军援救深州,诸军倚靠重胤独当幽州、镇州东南方面,重胤是老将,了解敌人不能一下攻破,于是按兵不动等待进攻的机会。皇帝大怒,任命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调迁乌重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23 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报在大石山下打败吐蕃骑兵三千人。

24 十一月二十八日,淄青节度使薛平奏称突将马廷鉴作乱,已被处决。当时幽州和镇州兵进攻棣州,薛平派大将李叔佐带兵去救援。刺史王稷供应粮饷稍微少一点,军士怨怒,在晚上溃逃了,推选马廷鉴为主将,边走边收揽溃兵达七千多人,径直逼近青州。青州

城兵少，不能抵挡，薛平把府库的钱财和家中的钱财都拿出来招募战士，得精兵二千人，迎战马廷鉴，大破叛军，杀死了马廷鉴，马的党徒死的有数千人。

25 横海节度使杜叔良率领诸道兵马与镇州人作战，遇到敌人就逃跑；镇州人知道他怕死，常常先进攻他。十二月初八，监军谢良通奏报杜叔良在博野被打得大败，损失七千多人。杜叔良逃脱回军营，把旌旗符节都丢了。

26 十五日，义武节度使陈楚奏报在望都和北平打败了朱克融的军队，杀死和俘掳的共一万多人。

27 十六日，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节度使，以取代杜叔良。

28 自从宪宗征伐四方以来，国家财政已经空虚，皇帝即位以后，赏赐左右和宿卫诸军又不节制，等到幽州和镇州用兵很久不能结束，国库完全空竭，看形势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当权的大臣于是商议："王庭凑杀了田弘正而朱克融保全了张弘靖，他们犯的罪重轻有不同，请赦免朱克融的罪，专门讨伐王庭凑。"皇帝依从了。二十三日，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29 二十六日，义武节度使奏报攻破莫州清源等三个敌人的营栅，杀死和俘虏一千多人。

二　年

1 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1]。先是，弓高守备甚严，有中使夜至[2]，守将不内[3]，旦，乃得入，中使大诟怒。贼谍知之，他日，伪遣人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将遽内之；贼众随之，遂陷弓高。又围下博[4]。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以

为："自幽、镇逆命，朝廷征诸道兵，计十七八万，八面攻围，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饥穷日急。盖由节将太众，其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5]；既无惩劝，以至迁延，若不改张[6]，必无所望。请令李光颜将诸道劲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解深、邢重围[7]，与元翼合势。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西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夷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必未及诛夷，自生变故。又请诏光颜选诸道兵精锐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唯虚费衣粮，兼恐挠败军阵故也。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仇[8]，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闻魏博一军，屡经优赏[9]，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若两道止共留兵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今事宜日急，其间变故远不可知。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军，百端敛率，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惨[10]。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己亥，度支馈沧州粮车六百乘，至下博，尽为成德军

所掠。时诸军匮乏，供军院所运衣粮[10]，往往不得至院，在涂为诸军邀夺，其悬军深入者[11]，皆冻馁无所得。

初，田布从其父弘正在魏，善视牙将史宪诚，屡称荐，至右职；及为节度使，遂寄以腹心，以为先锋兵马使，军中精锐，悉以委之。宪诚之先，奚人也[12]，世为魏将；魏与幽、镇本相表里，及幽、镇叛，魏人固摇心。布以魏兵讨镇，军于南宫，上屡遣中使督战，而将士骄惰，无斗志，又属大雪，度支馈运不继。布发六州租赋以供军[13]，将士不悦，曰："故事，军出境，皆给朝廷。今尚书刮六州肌肉以奉军，是尚书瘠己肥国，六州之人何罪乎！"宪诚阴蓄异志，因众心不悦，离间鼓扇之[14]。会有诏分魏博军与李光颜，使救深州，庚子，布军大溃，多归宪诚；布独与中军八千人还魏，壬寅，至魏州。

癸卯，布复召诸将议出兵，诸将益偃蹇[15]，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16]，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则不能也！"布无如之何，叹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遗表具其状，略曰："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敢忘即死。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翼，不然者，忠臣义士皆为河朔居害矣！"奉表号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启父灵，抽刀而言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遂刺心而死。宪诚闻布已死，乃谕其众，遵河北故事。众悦，拥宪诚还魏，奉为留后。戊申，魏州奏布自杀。己酉，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喜得旄钺[17]，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幽、镇连结。

【注释】

①弓高：沧州所属县，治今河北东光县西北。弓高当时为通往深州的运粮要道。

②中使：朝廷宫禁中派出的由宦官担任的使者。

③内：入。谓自外而入。不内，不让进入。

④下博：冀州所属县，治今河北深县东。

⑤败衄(nǜ 恧)：战败，挫折。

⑥改张：犹更张，如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之。意即改变作法。

⑦深、邢重围：据胡注云，"深邢"当作"深州"。邢州当时未被围困。

⑧报父仇：田弘正为王庭凑所杀，故令其子田布领兵攻王庭凑。

⑨屡经优赏：田弘正帅魏博军参加平蔡州、平郓州两次战役，均得到朝廷优厚的犒赏。

⑩无憀(liáo 僚)：无所依赖。

⑪供军院：当时在行营设供军院，为北供军院；度支由南供军院运衣粮以给之。

⑫悬军：深入敌境的孤军。

⑬奚：隋唐时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先为匈奴之别种，后居乌桓山，称乌桓。北魏时称库真奚。隋唐时称奚。

⑭六州：即魏博节度使所辖之六州，魏、贝、博、相、澶、卫。

⑮鼓扇：犹鼓风扇火。魏州军心已不稳，加以扇动，乃成祸患。

⑯倨蹇：傲慢的样子。

⑰河朔旧事：指黄河以北诸方镇的节度使，或者父死子继，或者推其枭将担任，而不受朝廷约束。

⑱旄钺：旄旌和节钺，代指节度使的职务。

【译文】

二年(壬寅，公元 822 年)

1 春，正月初五，幽州兵攻占弓高。本来弓高守备很严密，有朝廷中使晚上到达，守将不让进城，早晨，才允许进城，中使发怒大骂。敌人的间谍知道了这件事，另外一天，派人假装中使，晚上到城下，

守将连忙让他进城;众多的贼兵跟在后面,把弓高攻下了。同时又包围了下博。中书舍人白居易上奏,认为:"自从幽州和镇州反叛朝廷以来,朝廷征发各道的兵士,共计有十七八万人,四面围攻,已经超过半年,王师没有取得成功,贼人的势力还是很强大。弓高已经被占领,运粮的道路也堵塞了,下博和深州,饥饿和穷困一天比一天厉害。原因大概是由于节度使将领太多,他们不能齐心协力,没有人肯带头进攻,互相观望。另外,朝廷赏罚,近日也没有切实执行,未立功的人有的已升了官,已经打了败仗的人没有听到治罪;既然没有惩罚和奖励,必然带来拖延观望,假若不改变这种状态,一定不会有胜利的希望。请令李光颜带领诸道精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道速进,打通弓高运粮的道路,解救深州的围困,与牛元翼的兵力汇合。命令裴度带领太原全部军队以招讨使的名义,从西面逼近镇州,看到有机会就发动进攻。要是遇到好的机会,就命令共同歼灭敌人,要是打了胜仗,敌人已穷途末路了,也允许他们接受敌人投降。这样,用夹攻分散敌人的兵力,用招降动摇敌人的军心,一定会在还没有消灭敌人的时候,敌人内部就会发生变故。又请诏令李光颜挑选诸道兵中精锐的人留下来,其余不能用的都打发回本道去,自守土地和疆域。因为兵多而不精良,不仅白白浪费衣服粮饷,还恐怕败坏军阵。现在既然只留下东西两位将帅,请各派都监一人就可以了,其他各道监军,暂时都可以不用。这样,就能士众齐心,军令统一,一定能取得成功。再有,朝廷本用田布,使报杀父之仇,现在他带领全部军队出界,由度支供给粮饷,几个月以来,全不进行征讨,不是田布本来就想这样,也是有原因的。听说魏博镇这支军队,屡次得到朝廷重赏,兵士骄傲将领富有,不肯听从指挥。况且这支军队一个月的费用,需要钱二十八万串,要是驻扎久一些,怎么供应得起?这就尤其应当下命令让他们早些撤退回本镇去。假若东西两道只共留兵六万人,所需的费用不太多,既然容易支持,自然可以充分满足。现在事机很紧急,中间的变故很难预先知道。

假若兵数不抽调，军费不减少，粮食既然不足，兵众怎么能安心！在不安心的情况下，什么事做不出来！何况有关部门由于供应军队的紧迫任务，千方百计聚敛搜刮，不许他们那样作就会无法支付军费，尽量让他们去作，那么人心就会动摇。从古以来国家安危都联系在这件事上，请求皇帝明察深思。”奏疏呈上去了，皇帝没有看。

初七，度支运往沧州的粮车六百辆，行到下博地方，都被成德军抢走了。当时诸军都缺乏粮饷，供军院运送的衣粮，往往到不了供军院，在路上就被那些军队拦路抢走了，那些孤军深入敌人边境的，都困得不到衣粮而挨冻受饿。

起初，田布跟随他父亲田弘正在魏博，对牙将史宪诚很好，多次称赞推荐他，使他升到高位；等到田布担任节度使，于是作为心腹之人对待，任命他为先锋兵马使，军队中的精锐部队，都交给他领导。史宪诚的祖先，是奚族人，世代为魏搏将领；魏博和幽、镇二州本来是互相依从，互为表里的，到幽、镇二州反叛，魏州人也已动摇了。田布统帅魏州兵讨伐镇州，在南宫驻扎，皇帝多次派遣中使督战，然而将士骄惰，没有斗志，又加上下大雪，度支不能按时送来粮饷。田布征发所领六州的租赋用来供应军队，将士不高兴，说：“按照过去的事例，军队出州境，都由朝廷供给军饷，现在尚书搜刮六州的民脂民膏用来供奉军队，虽然尚书损了自己肥了国家，但六州的人民为什么要受这种痛苦呢！”宪诚暗地里有反叛的打算，利用众将兵的不悦心情，从中离间鼓动他们。恰遇到有诏令分派魏博军归李光颜指挥，使救深州，初八，田布军大乱溃散，多数投归史宪诚；田布单独和中军八千人转向魏州，初十，到达魏州。

十一日，田布再次召集诸将议论出兵的事，诸将更加傲慢，说：“尚书如能按照河朔旧章行事，那么死生如何都为你尽力，若要再去打镇州，那是不能够的。”田布拿他们没有办法，叹着气说：“功业完不成了！”当天，写好遗表具体说明一切情况，大略是说：“臣观察众人的心意，最终是要背叛国家的；臣既然没有功劳，怎敢忘记立

即殉职。唯愿陛下赶快去救援李光颜、牛元翼，不然的话，忠臣义士都被河朔屠杀了！”他捧着遗表大哭，跪着交给幕僚李石，于是入内在父亲的灵位前禀告，抽出佩刀说：“上以向君父谢罪，下以向三军表明心迹。”就自杀身亡了。史宪诚听说田布已死，于是告谕他的部下，按照河北的旧章行事。军众很高兴，簇拥着史宪诚回到魏州，推举他为留后。十六日，魏州宣布田布自杀。十七日，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虽然高兴地得到节度使官职，表面上遵奉朝廷法令，然而在内部实际上和幽州、镇州连结在一起。

2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1]。日简，本成德牙将也。壬子，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2]。

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三面救之，皆以乏粮不能进，虽李光颜亦闭壁自守而已。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3]。深州围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军中将士官爵皆复其旧；以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4]。

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5]，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又，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阵，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懦者

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以；不度可否[6]，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7]，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

崔植、杜元颖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

朱克融既得旌节，乃出张弘靖及卢士玫。

丙寅，以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8]，以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傅良弼为沂州刺史[9]，以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忻州刺史[10]。良弼、寰所戍在幽、镇之间，朱克融、王庭凑互加诱胁，良弼、寰不从，各以其众坚壁，贼竟不能取，故赏之。

3 丙子，赐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为李全略。

4 辛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罢为刑部尚书，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5 癸未，加李光颜横海节度、沧景观察使，其忠武、深州行营节度如故。以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11]。时朝廷以光颜悬军深入，馈运难通，故割沧景以隶之。

王庭凑虽受旌节，不解深州之围。丙戌，以知制诰东阳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权知留后，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镇。裴度亦与幽、镇书，责以大义；朱克融即解

围去，王庭凑虽引兵少退，犹守之不去。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劝上雪庭凑而罢兵。丁亥，以度为司空、东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谏官争上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⑫。"上乃命度入朝，然后赴东都。

以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初，听为羽林将军⑬，有良马，上为太子，遣左右讽求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献。及河东缺帅，上曰："李听不与联马，是必可任。"遂用之。

【注释】

①德州：为横海节度使所辖，治今山东陵县。

②归州：为荆南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湖北秭归县。

③勺：古代计量单位，十撮为一抄，十抄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此处极言其少，不一定指具体量数。

④兵部侍郎：仅次于尚书的兵部长官，正四品下，掌国家六品以下武官的选授、考课及军令、军籍等事。

⑤落籍：失去军籍。因按朝廷规定，军队每年每百人中，要去掉八人，故有不少军人落籍。

⑥不度(duó 铎)：不考虑。

⑦道路如织：在道路上来往的人，如穿梭织布一样，络绎不绝。

⑧山南东道：领襄、复、均等八州，治襄州(今湖北襄樊市)。

⑨乐寿镇：地名。乐寿治今河北献县，当时属瀛州所辖。

⑩博野：瀛州所属县，治今河北蠡县。忻州：治今山西忻州市，为河东节度使所领州。

⑪德棣节度使：德州原属横海节度使所领，棣州为沧州之一部分，今分出而另置节度使管辖。原横海节度使只领沧、景二州。

⑫散地：闲散的职位。

⑬羽林将军：唐设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三人，从三品。掌统北衙禁兵，督摄左右厢飞骑仪仗。

【译文】

2 十八日，任命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王日简，本是成德军的牙将。二十日，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

王庭凑把牛元翼包围在深州，官军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去救援他，都因为缺乏军粮不能前进，就是李光颜也关闭壁垒自守而已。军士自己去打柴割草，每天发给的粮食不过一点陈米。深州被围困更加紧急，朝廷不得已，在二月初二，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军中将士官爵都照旧恢复；任命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

皇帝初即位的时候，两河地区大体平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经太平，应当逐渐减少兵员，请求秘密诏令全国，军镇驻扎军队的地方，每年在一百人中限定要有八人或逃或死除去军籍。"皇帝当时正沉湎于饮宴，不把国家的大事放在心上，就批准了萧、段的奏折。军士被除名的人很多，都聚集在山寨水泽当强盗；等到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声召唤，那些逃亡的兵卒都集中到他们那里去了。下诏令征发诸道兵去讨伐，诸道兵既少，又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同时，诸节度使处既有监军，那些分设偏军的地方也置中使监督作战，主将不能独自发号施令，打了小胜仗就赶快乘驿马报捷，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失败了就威胁逼迫主将，把罪责都推给他；又把军队中勇敢的士兵全部挑选出来用以自卫，只派遣那些懦弱胆小的人去作战，所以每次作战多半遭到失败。另外，凡是派兵打仗，一举一动都要由宫禁中指示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以；又不考虑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只晓得催促迅速作战。中使在路上往来如穿梭织布一样络绎不绝，驿站的马匹供应不上，就抢行人的马来满足需要，使得人们都不敢在驿路上行走。所以虽调用诸道十五万人马，有裴度这样有威望的老臣，乌重胤、李光颜这样当时的名将，征

讨幽州、镇州一万多军队，驻扎攻守超过了一年，结果还是未取得胜利，弄得人财两空。

崔植、杜元颖为宰相，都是平庸之人，没有远见。史宪诚既逼使田布自杀，朝廷又没有力量讨伐他，就连同朱克融、王庭凑一起任命他们为节度使。这样再度丢了河朔地方，一直到唐朝灭亡，没有能够再收复。

朱克融既然得到节度使，于是就释放了张弘靖和卢士玫。

初四，任命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人傅良弼为沂州刺史，任命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忻州刺史。傅良弼和李寰所戍守的地方处在幽州和镇州的中间，朱克融、王庭凑互相引诱、威胁他们，傅良弼和李寰都不理，各自带领部下坚壁防守，敌人最终也没能攻下来，所以朝廷奖赏他们。

3 十四日，赐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为李全略。

4 十九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降职，改任刑部尚书，任命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5 二十一日，加李光颜为横海节度使兼沧景观察使，他原任忠武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节度使还照旧担任。改任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当时朝廷认为李光颜孤军深入，难得运送军粮，所以把沧、景二州划归他领属。

王庭凑虽然得到旌节，仍不解除对深州的包围。二十四日，任命知制诰东阳人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暂时担任留后，仍旧派遣中使去深州催促牛元翼上任。裴度也给幽州和镇州写信，向他们晓以大义；朱克融当即撤了包围走了，王庭凑虽带兵稍稍退后了一点，还是驻守在那里不离开。

元稹怨恨裴度，想解除他的兵权，所以劝皇帝赦免王庭凑的罪而结束战争。二十五日，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平章事仍旧持名。谏官争着向皇帝说："现在还没有罢兵，裴度有将相才具，不应当把他摆在闲散的地方。"皇帝于是令裴度先来朝廷，然后再去东

都上任。

任命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原先，李听为羽林军将军，有良马，皇帝当时还是太子，派左右的人暗示想要那匹马，李听由于担任亲军总领的关系，不敢把马献给太子。等到河东需要继任元帅，皇帝说："李听不把马给我，从这件事看来，一定是可以信任的。"就重用他。

6 昭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辱节度使刘悟[1]，数众辱之，又纵其下乱法。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2]，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其军上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曰："公所为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军中安知无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无笑公于地下乎！"悟遂谢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7 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诏："神策六军使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由历、功绩[3]，牒送中书，量加奖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官。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4]。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8 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将军中精兵三千讨幽、镇，节度使崔群忌之，奏请即用智兴为节度使，不则召诣阙[5]，除以他官。事未报，智兴亦自疑；会有诏赦王庭凑，诸道皆罢兵，智兴引兵先期入境。群惧，遣使迎劳，且使军士释甲而

入;智兴不从。乙巳,引兵直进,徐人开门待之[16],智兴杀不同己者十余人,乃入府牙,见群及监军,拜伏曰:"军众之情,不可如何!"为群及判官、从吏具人马及治装[17],皆素所办也,遣兵卫从群,至埇桥而返[18]。遂掠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中者[19],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

9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凑检校工部尚书。上闻其解深州之围,故褒之,然庭凑之兵实犹在深州城下。

韩愈既行,众皆危之;诏愈至境更观事势,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往。至镇,庭凑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馆,甲士罗于庭。庭凑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曹所为,非庭凑心。"愈厉声曰:"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节钺,不知尚书乃不能与健儿语邪!"甲士前曰:"先太师为国击走朱滔[20],血衣犹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汝曹尚能记先太师则善矣。夫逆顺之为祸福岂远邪!自禄山、思明以来,至元济、师道,其子孙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归朝廷[21],子孙虽在孩提,皆为美官;王承元以此军归朝廷,弱冠为节度使[22];刘悟、李祐,今皆为节度使;汝曹亦闻之乎!"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谓愈曰:"侍郎来,欲使庭凑何为?"愈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者不少[23],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耳!尚书何为围之不置?"庭凑曰:"即当出之。"因与愈宴,礼而归之。未几,牛元翼将十骑突围出,深州大将臧平等举城降,庭凑责其久坚守,杀平等将吏百八十余人。

【注释】

①陵铄(lì历):欺压。

②磁州:为昭义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北磁县。

③南牙常参武官:指十六卫的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等人。 由历:得官之由和历任官职。

④朝籍:列入了朝廷官员的名册。唐朝藩镇可自聘僚属。向朝廷推荐的人,即升入朝籍,列入国家正式官员。

⑤不:同"否"。

⑥徐人:武宁军节度使驻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故称徐人。

⑦治装:收拾行装。

⑧埇桥:又名符离桥、永济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唐时控陀汴水航运要冲,为车船汇集之地。此处置有盐铁院。宿州治所也设于此。

⑨汴中:汴河之中,仍指埇桥。是说进奉船在埇桥汴河者。

⑩先太师:指王武俊。王庭凑的曾祖父为武俊的养子。而王武俊在平定朱滔中有功,死后赠太师。故世称先太师。

⑪田令公:田弘正曾兼中书令职,故称令公。他久任魏博节度使,后调他任成德军节度使,故称他把魏博交回给朝廷了。

⑫弱冠:古称男子二十岁时为弱冠。王承元二十岁担任节度使。

⑬神策六军:指北衙禁军的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和左右神策军。在唐代后期,中央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神策六军,其中又以左右神策军势力最大。

【译文】

6 昭义军监军刘承偕依仗有拥立皇帝的功劳,欺压节度使刘悟,多次当众凌辱他,又放纵他的下属违抗法令。还暗地里和磁州刺史张汶阴谋捆押刘悟送往京城,让张汶取代他为节度使;刘悟发觉了这个阴谋,暗地鼓动军士作乱,杀了张汶。又包围刘承偕,想杀掉他。幕僚贾直言进来,责备刘悟,说:"公这样作,想效法李师道司空吗!在这些将卒中怎么知道会没有和你一样的人呢,假使李师道尚有感知,能不在地下笑你吗!"刘悟就向贾直言谢罪,把刘承偕救出

来,囚禁在府舍内。

7 过去,皇帝在东宫,听到天下人对宪宗出兵打仗很厌恶,很苦恼,所以即位以后,尽量对将士兵卒采取优惠宽缓政策以求得暂时的安定。三月初一,下诏令:"神策六军使和南牙常参武官,将得官的原因、经历、功绩具体写出来,送到中书省,酌量加以奖赏和提拔。其他各道的大将长久在职和有功绩的,都奏报上来,给予升迁官职。当前天下的各军,各交付本道按照旧的数额为准审定,不得随便减省。"于是富商大贾和差役小吏争相贿赂藩镇,填写补列将的名册而向朝廷推荐,随即升为朝官的名籍。这种推荐人员的奏章堆积很多,士大夫都愤懑叹息。

8 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带领军中三千精兵参加讨伐幽、镇二州的叛乱,节度使崔群妒忌他,奏请朝廷就任命王智兴为节度使,否则召他到京城去,另外安排官职。朝廷没有回答,王智兴也产生了猜疑;恰遇有诏旨赦免王庭凑,各道都收兵,王智兴带领军队早于预定日期就进入州境。崔群很恐惧,派人迎接慰劳,并且要军士脱去铠甲进城;王智兴不依从。十四日,带兵径直前进,徐州人开城门等待他,王智兴杀了不拥护自己的十多人,于是进入节度使府的衙门,进见崔群和监军,跪着说:"军众要这么作,我也没有办法!"他为崔群和判官、随从官吏准备的人马和行装,都预先就办好了,派兵士护卫崔群,到埇桥就返回来。在埇桥,他掠取了盐铁院的钱、绸帛以及 诸道行驶在汴河中船只上进奉的财物。商人旅客的财物,也都被抢去了三分之二。

9 十五日,加给朱克融、王庭凑检校工部尚书官衔。皇帝听到他们解除了对深州的包围,所以就褒奖他们,然而王庭凑的军队实际上还在深州城下。

韩愈已经出发,众人都认为他有危险;朝廷诏令他到边境上再观察形势,不要马上进去。韩愈说:"停止而不立刻进去,是君主的仁慈;不畏死而随即进入,是臣子应当做到的。"于是就去了。到达

镇州，王庭凑使军士抽出刀，箭扣在弓弦上来迎接他，到客馆，穿着铠甲的士兵罗列在庭院中。王庭凑说："这样纷纷扰扰的原因，是这些士兵要这么作，不是我王庭凑的心意。"韩愈厉声说："天子认为尚书有将帅材具，所以委任你为节度使，不知道尚书与士兵们说话都不行！"有甲士上前说："先太师为国家打败朱滔，染血的衣服还留着，这支军队对朝廷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竟然把我们当贼！"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这很好。由叛逆而转为顺从，因祸而转为福的事例难道很远吗！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到吴元济、李师道，他们的子孙有现在还在做官的吗！田令公把魏博的政权交还朝廷，子孙那怕是小孩，都得到美官；王承元把成德这支军队交给朝廷调配，二十岁就当上了节度使；刘悟、李祐现在都是节度使；你们也听说了吧！"王庭凑怕军众听了韩愈的话思想动摇，挥手叫他们离开；对韩愈说："侍郎到这里来，想叫我做些什么？"韩愈说："神策军等六军中的将领和牛元翼一样的人还很多，但是朝廷从大体考虑，不能抛弃他！尚书为什么围着他不放弃？"王庭凑说："马上放他出来。"随即设宴招待韩愈，用客礼让他回朝。不久，牛元翼带领十位骑士突围出来了。深州大将臧平等弃城投降了，王庭凑责备臧平等长久坚守不屈，杀了臧平等将吏一百八十多人。

10戊申，裴度至长安，见上，谢讨贼无功。先是，上诏刘悟送刘承偕诣京师，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上问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悟在行营与臣书，具论其事。时有中使赵弘亮在军中，持悟书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尝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对曰："悟武臣，不知事体。然今

事状籍籍如此[1]，臣等面论，陛下犹不能决，况悟当日单辞[2]，岂能动圣听哉！”上曰：“前事勿论，直言此时如何处置？”对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非独悟也。”上俛首良久[3]，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今兹囚絷，太后尚未知之，况杀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与王播等奏请：“流承偕于远州，必得出。”上从之。后月余，悟乃释承偕。

11 李光颜所将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西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己酉，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4]；许之。

12 壬子，以裴度为淮南节度使[5]，余如故。

13 加刘悟检校司徒，余如故。自是悟浸骄，欲效河北三镇[6]，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逊。

14 裴度之讨幽、镇也，回鹘请以兵从；朝议以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鹘遣其臣李义节将三千人已至丰州北[7]，却之，不从；诏发缯帛七万匹以赐之，甲寅，始还。

15 王智兴遣轻兵二千袭濠州[8]；丙辰，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寿州[9]。

16 言事者皆谓裴度不宜外出，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辅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镇淮南，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

17 李寰帅其众三千出博野，王庭凑遣兵追之；寰与战，杀三百余人，庭凑兵乃还，余众二千犹固守博野。

18 朝廷以新罢兵，力不能讨徐州，己未，以王智兴为武宁节度使⑩。

19 复以德棣节度使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

20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1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为神策都知兵马使⑪。

【注释】

①籍籍：犹纷纷。指有众多的传说，人言纷纷的样子。

②单辞：一人之言，一面之辞。

③俛（俯）：同"俯"。

④许州：忠武军节度使治所，其地在今河南许昌市。忠武军辖许、陈、蔡三州。李光颜原任忠武军节度使。

⑤淮南节度使：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领扬、楚、滁、和、舒、寿、庐等州。因其地位重要，节度使常以亲王领之，裴度重臣，乃有此任。

⑥河北三镇：指魏博、成德、幽州三镇。当时魏博之史宪诚，成德之王庭湊，幽州之朱克融均为自任之节度使，虽得到朝廷承认，但行为自恣，不受国家约束。

⑦丰州：为关内道所属州，治所在九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黄河北岸）。

⑧濠州：为武宁军所属州，治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西。

⑨寿州：为淮南节度使所领，治今安徽寿县。

⑩武宁节度使：官名。治所在徐州，领徐、泗、濠、宿四州。

⑪神策都知兵马使：神策军中领兵作战的武将，地位较高，是禁军中重要的职位。

【译文】

10 十七日，裴度到长安，拜见皇帝，为讨贼没有成功而谢罪。前时，皇帝诏令刘悟把刘承偕送回京师，刘悟借口军事形势问题，没有按时间要求执行诏命。皇帝问裴度："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裴

度回答说："刘承偕在昭义军时，骄横放纵不遵守法度，臣都了解，刘悟在行营给臣的信中，详尽叙述了那些事。当时有中使赵弘亮在军队中，把刘悟的信拿去了，说是'要亲自向皇帝报告'，不知他报告没有？"皇帝说："朕一点不知道，再说刘悟是大臣，为何不自己亲自上奏！"裴度回答说："刘悟是武臣，不懂得办事情。然而现在这件事情这么议论纷纷，臣等当面陈述，陛下还是不能做出决断，何况刘悟当时是一面之词，难道能打动皇帝吗！"皇帝说："过去的不谈了，只说当前如何处理？"回答说："陛下要想使天下民心归附，只要发下半张纸的诏书，具体陈述刘承偕骄横放纵的罪恶，命令刘悟召集将士将他杀掉，那么藩镇大臣，谁不想为陛下出死力！岂止是刘悟一个人。"皇帝低头沉默了好一会，说："朕不可惜刘承偕，然而太后把他收为养子，现在囚禁了他，还不敢让太后知道，更何况是把他杀了！你再想其他办法吧。"裴度于是和王播等奏请："把刘承偕流放到僻远的州县去，一定能够被刘悟放出来。"皇帝依从了。过了一个多月，刘悟把刘承偕释放了。

11 李光颜统领的军队听说要留在沧景镇，都大喊大叫向西边逃跑，李光颜制止不了他们，因而惊慌惧怕病倒了。十八日，送上坚决辞去横海节度使职务的奏表，请求回到许州去；朝廷答应了。

12 二十一日，任命裴度为淮南节度使，其余的官职仍旧不变。

13 加授刘悟检校司徒官衔，其他官职照旧。从这时起，刘悟逐渐骄傲起来，想仿效河北三镇一样，招集那些不满现实和不得志的人，送给朝廷的章表大多不谦逊了。

14 裴度在征讨幽州和镇州叛乱的时候，回鹘请求派兵相助；经朝廷讨论以后认为不妥当，于是派中使去阻止派兵。回鹘派他的大臣李义节带领三个人已经到达丰州北面，要他们退回去，他们不愿意；皇帝命令赏赐他们缯帛七万匹，二十三日，他们才回去。

15 王智兴派遣轻装士兵二千人袭击濠州；二十五日，刺史侯弘度放弃守城投奔寿州。

16 担任向皇帝进谏的言官都说裴度不应当离开朝廷去作地方官，皇帝自己也很看重他。二十七日，下令留裴度在朝廷辅政；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仍旧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

17 李寰率领他的部队三千人离开博野，王庭凑派兵追击他；李寰与他们作战，杀死三百多人，王庭凑的追兵只好退回。李寰留下的二千人还固守在博野。

18 朝廷由于刚刚结束战争，还没有力量讨伐徐州，二十八日，任命王智兴为武宁节度使。

19 又任命德棣节度使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

20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21 十四日，任命傅良弼、李寰为神策军的都知兵马使。

22 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言："官自粜盐[1]，可以获利一倍。"又请："令所由将盐就村粜易[2]。"又乞："令宰相领盐铁使。"又请："以粜盐多少为刺史、县令殿最[3]。"又乞："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4]，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又："行此策后，富商大贾或行财贿，邀截喧诉，其为首者所在杖杀，连状人皆杖脊。"诏百官议其可否。

兵部侍郎韩愈上言，以为："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粜盐[5]，多用杂物贸易。盐商则无物不取，或赊贷徐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铺自粜，非得见钱，必不敢受。如此，贫者无从得盐，自然坐失常课，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将盐家至而户粜，必索百姓供应，骚扰极多。

又，刺史、县令职在分忧[6]，岂可惟以盐利多少为之升黜，不复考其理行[7]！又，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户给盐，依时征价，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

中书舍人韦处厚议，以为：“宰相处论道之地，杂以榷务[8]，实非所宜。窦参、皇甫镈皆以钱谷为相[9]，名利难兼，卒蹈祸败。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诉，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寝。

平叔又奏征远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10]：“度支征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余缗[11]，当州今岁旱灾，田损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负！”诏悉免之。

23 邕州人不乐属容管[12]，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状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经略使严公素闻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罗阳县归蛮酋黄少度[13]。五月，壬寅，元宗将兵百人并州印奔黄洞。

24 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进[14]，言于元稹，请“遣客王昭、于友明间说贼党，使出元翼。仍赂兵、吏部令史伪出告身二十通[15]，令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其谋，乃告裴度，云方为稹结客刺度，度隐而不发。赏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诏左仆射韩皋等鞫之。

25 戊午，幽州节度使朱克融进马万匹，羊十万口，而表云先请其直充犒赏。

26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无验。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罢相；度为右仆射，稹为同州刺史⑯；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7 党项寇灵州、渭北，掠官马。

28 谏官上言："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与于方为邪谋，责之太轻。"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长春宫使⑰。

29 吐蕃寇灵武。

30 庚辰，盐州奏党项都督拔跋万诚请降⑱。

31 壬午，吐蕃寇盐州。

32 戊子，复置邕管经略使。

【注释】

①粜(tiào 跳)盐：卖盐。

②所由：此指掌管官物的小吏。另外唐人称府县官亦叫所由官。

③殿最：古代考核官吏政绩或军功时，以上等为最，下等为殿。

④据口团保：依据实在户口，互相出具担保证明，这样才能预先领到政府的盐。

⑤见钱：见，同"现"。现有的钱。

⑥职在分忧：主要职责，在为君主减少忧民之心。

⑦理行：即"治行"。唐为避高宗李治讳，改"治"为"理"。

⑧嵯(cuó 嵯)务：卖盐收税等任务。嵯，盐。

⑨窦参：字时中，德宗贞元五年(公元 789 年)，由御史中丞升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由于特权贪利，赐死于骠州。 皇甫镈：宪宗末，任宰相兼判度支，专以聚敛媚上。穆宗即位，贬死于边。

⑩江州：属江南西道所领，治今江西九江市。

⑪贞元二年：为公元 786 年，至本年(公元 822 年)为三十七年，因此下文说是"征三十六年前逋负"。

⑫属容管：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 820 年)，废邕管，其地划归容管经略使

兼领之。

⑬罗阳县：当在西原，属羁縻县，在今广西大新县西北。

⑭和王：名李绮，顺宗第十一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封。

⑮赂兵、吏部：为取得假告身，武官告身需兵部出，文官告身需吏部出，故需贿赂二部令史办此事。

⑯同州：属关内道，治今陕西大荔县。

⑰长春宫使：同州刺史一般同时兼领同州防御长春宫使。元稹初亦兼此职，今削去。

⑱拔跋万诚：当作"拓跋万诚"。在党项诸部落中，以拓跋氏最强。

【译文】

22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奏说："由官府直接卖盐，可以得到加倍的利益。"又请求："叫所由官把盐拿到村里去发卖。"又请求："命令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的官职。"又请求："把卖盐多少作为考核刺史、县令政绩的根据。"又请求："核实并要求各地实在户口，依据户口互相出具担保证明，由政府给予一年的盐，然后叫他们按四季交纳盐价款。"又要求："实行这一政策以后，富商大贾有用财物进行贿赂，拦路喧闹告状的，为首的人就地用杖打死，连名告状的人都要受杖脊背的刑罚。"下诏令百官讨论这一政策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后部侍郎韩愈向皇帝进言，认为："城郊以外，用现钱买盐的人很少，他们多用杂物来交换盐。盐商在交易中什么东西都收，有的还可以赊贷，以后慢慢归还盐款，用这种办法作补充，两方面都得到好处。现在要官吏坐在店铺内卖盐，不是现钱的话，一定不敢接受。这样，贫穷的人得不到盐，自然平常的盐税也会收不到，那里还会有加倍的利益！要是又使官吏把盐拿到各家各户去卖，必定又要向老百姓任意索取，骚扰一定是很多的。再说，刺史、县令的主要职责在于办好民事以减少皇帝忧民之心，怎能只用得到盐利的多少来决定他们的升降，不再考核他们治民的政绩！另外，贫穷人家盐

吃得很少，有的甚至一个月也不吃盐，假若按每户都给盐，按时来征收盐款，官吏怕收不齐盐款而得罪，一定会用严厉的刑罚，臣恐怕这样一来到处都不会安宁，这是不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书舍人韦处厚认为：“宰相的职位是议论国家大政的，夹杂着管理盐的买卖的职务，实在不相宜。窦参、皇甫镈都是兼管钱谷的宰相，名和利不能并有，最后都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又想用严刑重法禁止人民说话、告状，强迫人民去做难以做到的事，这种事一定做不好；禁止人民不去触犯那种人民必定会触犯的法律，这种法律一定不能执行。”这件事就作罢了。

张平叔又奏请征收好些年前拖欠的赋税。江州刺史李渤上奏说：“度支征收本州贞元二年逃亡户所欠税钱四千多串，本州今年遭旱灾，田禾十亩中有九亩受灾，陛下为什么在大旱灾的年份中催征三十六年前的欠税！”于是皇帝下诏令赋税都免收。

23 邕州人不愿意划归容管领属，刺史李元宗把官吏们的奏状交给御史，请转奏朝廷。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听到这件事，派遣官吏去审查李元宗擅自把罗阳县归还蛮酋黄少度一事。五月十二日，李元宗带领一百兵士连同州印投奔黄洞去了。

24 王庭凑在围困牛元翼的时候，和王的师傅于方想通过献奇异的计策求得升官，对元稹说，请“派说客王昭、于友明私下游说贼党，放出牛元翼。再贿赂兵部和吏部的令史，假造告身二十张，叫王昭他们根据情况赏赐给对方。”元稹都答应了。有个叫李赏的，知道了这个计谋，就告诉裴度。说是于方为元稹勾结刺客要杀裴度，裴度隐匿了这件事而没有揭发。李赏又到左神策军那里报告这件事。二十七日，诏令左仆射韩皋等审理这件事。

25 二十八日，幽州节度使朱克融进献一万匹马，十万头羊，但是在奏表中说请求先给价钱以便作犒赏之用。

26 三司审理于方谋刺裴度一事，都没有证据。六月初五，裴度和元稹都罢了宰相，裴度为右仆射，元稹为同州刺史。任命兵部尚书

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27 党项侵扰灵州、渭北，抢掠官马。

28 谏官向皇帝说："裴度无罪，不应当罢免宰相。元稹和于方为奸邪之事，谴责他太轻了。"皇帝不得已，十三日，免去元稹长春宫使的兼职。

29 吐蕃侵扰灵武。

30 二十一日，盐州奏报党项都督拓跋万诚请求投降。

31 二十三日，吐蕃侵扰盐州。

32 二十九日，又设置邕管经略使一职。

33 初，张弘靖为宣武节度使，屡赏以悦军士，府库虚竭。李愿继之，性奢侈，赏劳既薄于弘靖时，又峻威刑，军士不悦。愿以其妻弟窦瑗典宿直兵，瑗骄贪；军中恶之。牙将李臣则等作乱，秋，七月，壬辰夜，即帐中斩瑗头，因大呼，府中响应。愿与一子逾城奔郑州。乱兵杀其妻，推都押牙李齐为留后[①]。

34 丙申，宋王结薨[②]。

35 戊戌，宣武监军奏军乱。庚子，李齐自奏已权知留后。

乙巳，诏三省官与宰相议汴州事[③]，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齐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杜元颖、张平叔争之曰："奈何惜数尺之节，不爱一方之死乎！"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各上奏[④]，请别命帅。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遣中使诣三州宣慰。逢吉因请："以将军征齐入朝，以

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6]，素宽厚得众心。脱齐旅拒，则命徐、许两军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6]，充必得入矣。”上皆从之。

丙午，贬李愿为随州刺史[7]，以韩充为宣武节度使兼义成节度使。征李齐为右金吾将军，齐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斩其使者，齐遣兵二千攻之，陷宁陵、襄邑[8]。宋州有三城，贼已陷其南城，承简保北二城，与贼十余战。癸丑，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将兵二万五千讨李齐，屯尉氏[9]。兖海节度使曹华闻齐作乱，不俟诏，即发兵讨之。齐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适至城下，丙辰，华逆击，破之。丁巳，李光颜败宣武兵于尉氏，斩获二千余人。

36 八月，辛酉，大理卿刘元鼎自吐蕃还。

37 甲子，韩充入汴境，军于千塔[10]。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与高承简共破宣武兵，斩首千余级，余众遁去。壬申，韩充败宣武兵于郭桥[11]，斩首千余级，进军万胜[12]。

初，李齐既为留后，以都知兵马使李质为腹心；及齐除将军，不奉诏，质屡谏不听。会齐疽发于首，遣李臣则等将兵拒李光颜于尉氏。既而官军四集，兵屡败，齐疾甚，悉以军事属李质，卧于家。丙子，质与监军姚文寿擒齐，杀之；诈为齐谍，追臣则等，至，皆斩之；执齐四子送京师。

韩充未至，质权知军务，时牙兵三千人，日给酒食，物力不能支。质曰：“若韩公始至而罢之，则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即命罢给而后迎充。丁丑，充入汴。

癸未，以韩充专为宣武节度使，以曹华为义成节度

使，高承简为兖、海、沂、密节度使，加李光颜兼侍中，以李质为右金吾将军。

韩充即视事，人心粗定，乃密籍军中为恶者千余人⑬，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斩。"于是军政大治。

【注释】

①都押牙李齐(jiè 介)：都押牙，节度使属下武官，地位次于都知兵马使。

②宋王结：本名滋，顺宗第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封。

③三省官：指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从拾遗、补缺、舍人、丞、郎等以上官员。

④宋、亳、颍：三州皆属宣武节度领辖，李齐据汴州叛，此三州不受他节制。

⑤弘：指韩弘，颍川人。自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任宣武军节度使，至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去职，在镇共二十年。

⑥徐、许两军：指徐州的武宁军，许州的忠武军。　滑军：指滑州的义成军。

⑦随州：属山南东道所领，治今湖北随州市。

⑧宁陵：宋州属县，治今河南宁陵县。　襄邑：宋州属县，治今河南睢县。

⑨尉氏：汴州属县，治今河南尉氏。

⑩千塔：在今河南封丘县境。

⑪郭桥：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

⑫万胜：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北。

⑬密籍：秘密名册，犹今之黑名单。

【译文】

33 从前，张弘靖担任宣武节度使的时候，屡次奖赏军士以取得他们的欢心，府库的钱财都用完了。李愿接任以后，性奢侈，奖赏既比张弘靖任职时少，又用严刑峻法对待他们，军士们很不高兴。李

愿任用他的妻弟窦瑗主管宿卫当值的军队，窦瑗骄傲贪财，军队中的人都讨厌他。牙将李臣则等作乱，秋，七月初四晚上，就在军帐中杀了窦瑗，接着大声呼叫，府中都响应他们。李愿和他的一个儿子跑出城投奔郑州。乱兵杀了李愿的妻子，推举都押牙李齐为留后。

34 初八，宋王李结死。

35 初十，宣武军监军奏报本军作乱。十二日，李齐自己上奏称已暂时担任留后。

十七日，下诏令三省官和宰相一起商议汴州反叛事，都认为应当照河北成例，授予李齐节钺。李逢吉说："河北那种作法，实在是不得已。现在要是连汴州也放弃，那么江、淮以南的地方都不在国家控制之内了。"杜元颖、张平叔争论道："为什么要爱惜数尺长的符节，而不怜悯一个地方人民的死难呢！"商议还没结果，恰遇宋、亳、颍三州刺史各上奏本，请朝廷不要承认李齐，另外任命节度使。皇帝大喜，认为李逢吉的意见是对的，随即派中使到三州去表示宣劳和慰问。李逢吉接着请求："用提升为将军的名义命令李齐到朝廷来，任命义成节度使韩充为宣武节度使。韩充是韩弘的弟弟，向来由于宽容厚道为群众所敬重。假若李齐他们拒不接受命令，就要徐州和许州两支军队从左右两个方面向他进攻，而滑州军队从北面向他压过来，这样韩充一定能进入汴州。"皇帝都答应了。

十八日，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任命韩充为宣武节度使兼义成节度使。征召李齐担任右金吾将军，李齐不接受诏命。宋州刺史高承简杀了李齐派去的使者，李齐派了二千兵去攻打他，占领了宁陵、襄邑两县。宋州有三座城池，敌人已攻占了南城，高承简保卫着北边两座城，与敌人打了十多仗。二十五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带领二万五千军队讨伐李齐，驻所在尉氏县。兖海节度使曹华听说李齐作乱，没有等皇帝下诏令，就发兵讨伐他。李齐派遣三千人攻打宋州，刚到城下，二十八日，曹华迎击，打败了他们。二十九日，李光颜在尉氏大败宣武兵，斩首和俘掳的共二千多人。

36 八月初三，大理寺卿刘元鼎从吐蕃回朝。

37 初六，韩充进入汴州境内，在千塔驻扎。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和高承简共同打败了宣武军的部队，杀了一千多敌人，其余的逃走了。十四日，韩充在郭桥打败了宣武兵，杀了一千多人，军队进到万胜。

原先，李齐既担任了留后，把都知兵马使李质当作心腹之人对待；等到李齐被任命为将军，不接受诏令，李质多次劝他都不听。恰巧李齐头上长疽，派遣李臣则等带兵在尉氏抵抗李光颜。接着官军从四面包围过来，军队又多次打败仗，李齐的病加重了，把作战之事都交给李质负责，自己躺在家里。十八日，李质和监军姚文寿抓住李齐，把他杀了；又假称是李齐的文牒，追李臣则等回来，一到达，都杀掉；又把李齐的四个儿子抓起来，送去京师。

在韩充还未抵达汴州时，李质暂时主管军队事务，当时府衙中有兵三千人，每天供应他们酒食，物资方面维护不下来。李质说："要是韩公一到就撤消酒食供应，那么是很不得人心的！不要把这个弊病留给我们的统帅。"当即命令撤消酒食供给而后迎接韩充。十九日，韩充进入汴州。

二十五日，命韩充只担任宣武节度使，调曹华为义成节度使，高承简继曹华为兖、海、沂、密节度使，加李光颜兼侍中，任命李质为右金吾将军。

韩充已经上任，人心大体已安定，于是秘密登记军中作坏事的一千多人，一天早上，连同他们的父母妻子一起驱逐出境，说："有敢稍稍在境内逗留的，斩。"于是军政大治。

38 九月，戊子朔，浙西观察使京兆宴易直奏大将王国清作乱[1]，伏诛。初，易直闻汴州乱而惧，欲散金帛以赏军士，

或曰："赏之无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国清作乱；易直讨擒之，并杀其党二百余人。

39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锷余赀[2]，家富厚；横海节度使李景略利其财[3]，丙申，密教军士杀稷，屠其家，纳其女为妾，以军乱闻。

40 朝廷之讨李齐也，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魏博[4]，史宪诚表请授齐旌节，又于黎阳筑马头[5]，为渡河之势，见文恪，辞礼倨慢；及闻齐死，辞礼顿恭，曰："宪诚，胡人，譬如狗，虽被捶击，终不离主耳。"

41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华清宫。辛未，上自复道幸华清宫，遂畋于骊山，即日还宫。太后数日乃返。

42 丙子，集王缃薨[6]。

43 庚辰，上与宦者击毬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宰相屡乞入见，不报。裴度三上疏请立太子，且请入见。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7]，悉去左右卫官，独宦者十余人侍侧，人情稍安。李逢吉进言："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裴度请速下诏，副天下望。既而两省官亦继有请立太子者。癸巳，诏立景王湛为皇太子。上疾浸瘳[8]。

44 是岁，初行《宣明历》。[9]

【注释】

①浙西观察使：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领润、苏、常、杭、湖等州。或设节度使。

②父锷余赀：王稷父王锷，出身营将，累官至岭南节度使。在任获利甚厚，

成为巨富。王锷死，王稷承继家财，赴德州上任时，带着大宗财物随行，以致被害。

③李景略：当作"李全略"。本年二月，以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并赐姓名"李全略"。

④司门郎中：为刑部司门的主管官，从五品上，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的有关事项。

⑤黎阳：即黎阳津，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古黄河北岸。唐代属卫州黎阳县。马头：即今之码头，停靠船舶的设施。

⑥集王缅：顺宗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封。

⑦大绳床：又名胡床、交床，即今之躺椅，可坐可躺，其床可收可放。穆宗因患风痹之症，不能行走，只能用躺椅抬着见群臣。

⑧浸瘳(chōu 抽)：病逐渐全愈。瘳，病愈。

⑨宣明历：穆宗即位，认为经过几个帝王，就应改进历法，于是诏令司历官改撰历法，定新历为《宣明历》。

【译文】

38 九月初一，浙西观察使京兆人窦易直奏大将王国清作乱，已被杀死。原先，窦易直听说汴州军士作乱，因而恐惧，想散发金钱布帛奖赏军士，有人对他说："没有名义的赏赐，恐怕更加引起军士猜疑。"于是作罢。然而外面已有人知道了这回事，所以引起王国清作乱；窦易直平定了作乱的人，杀了王国清和他的同党二百多人。

39 德州刺史王稷，继承了他父亲王锷留下的大宗财产，家里非常富有；横海节度使李全略贪图他的财产，初九，秘密教军士杀了王稷，屠了他的全家，把他的女儿收为妾，向朝廷报告说军士发生变乱。

40 朝廷在讨伐李齐的时候，派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到魏博军进行宣劳慰问，史宪诚上表请求授给李齐旌节，又在黎阳修建码头，作出要派兵渡过黄河以支援李齐的态势，见到韦文恪，说话、礼节之中表现很傲慢；等到听说李齐被杀，说话、礼节马上恭敬得多，并

说："宪诚是朝人，好比狗一样，虽被主人鞭打，终究是不会离开主人的。"

41 冬，十一月十四日，皇太后到华清宫。十五日，皇帝从复道到华清宫，就在骊山进行打猎活动，当天回到宫中。太后停了几天才回宫。

42 二十日，集王李缅死。

43 二十四日，皇帝和宦官在宫中打毬，有宦官从马上掉下来，皇帝受到惊吓，因而得了一种风病，不能行走，从此人们听不到皇帝的生活情况的消息了；宰相多次请求进宫见皇帝，都没有答复。裴度三次上疏请求立太子，并且请求入宫见皇帝。十二月初五，皇帝在紫宸殿接见群臣，坐在大绳床上，左右卫官一个也不用。只有十多个宦官在旁边侍候，大家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下来。李逢吉向皇帝说："景王已经长大了，请立为太子。"裴度请求迅速下诏令，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接着两省的官员也继续有人请求立太子的。初七，下诏立景王李湛为皇太子。皇帝的病渐渐好起来。

44 这一年，开始用《宣明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三

唐纪五十九 起昭阳单阏，尽著雍涒滩，凡六年。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下

长庆三年

1 春，正月，癸未，赐两军中尉以下钱[1]。二月，辛卯，赐统军、军使等绵彩、银器各有差[2]。

2 户部侍郎牛僧孺[3]，素为上所厚。初，韩弘之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为其父谋[4]，以财结中外。及公武卒，弘继薨，稚孙绍宗嗣，主藏奴与吏讼于御史府。上怜之，尽取弘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5]，多纳弘货，独朱句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缪知人[6]！"三月，壬戌，以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3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陆州獠攻掠州县[7]。

4 丙申，赐宣徽院供奉官钱[8]，紫衣者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各有差。

5 初，翼城人郑注[9]，眇小，目下视，而巧谐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10]。尝以药术干徐州牙将，牙将悦之，荐于节度使李愬。愬饵其药颇验，遂有宠，署为牙推[11]，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以众情白愬，请去之，愬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12]，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不得已见之，坐语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明日，谓愬曰："郑生诚如公言。"自是又有宠于守澄，权势益张，愬署为巡官，列于宾席。注既用事，恐牙将荐己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谮之于愬，愬杀之。及守澄入知枢密，挈注以西[13]，为立居宅，赡给之；遂荐于上，上亦厚遇之。

自上有疾，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与之谋议，语必通夕，关通赂遗，人莫能窥其迹。始则有微贱巧宦之士，或因以求进，数年之后，达官车马满其门矣。工部尚书郑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赡，因注通于守澄以求节镇；己酉，以权为岭南节度使[14]。

6 五月，壬申，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15]。

公绰过邓县⑯，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⑰，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7 丙子，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⑱，以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8 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⑲；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⑳，何可犯也！"

9 秋，七月，癸亥，岭南奏黄洞蛮寇邕州，破左江镇㉑。丙寅，邕州奏黄洞蛮破钦州千金镇㉒，刺史杨屿奔石南栅。

【注释】

①两军中尉：德宗贞元中，在左右神策军特置护军中尉，以中官担任，时号两军中尉。当时中尉权倾天下，人主废立，皆出其手。

②绵彩：据胡三省考证，当作"锦彩"。

③牛僧孺：字思黯，隋牛弘之后裔。贞元进士，至此时任宰辅。为"牛李党争"中牛派首领。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卒，年六十九。

④右骁卫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将军，从三品，掌宫禁宿卫。

⑤主权：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吏。

⑥缪(miù 谬)：通"谬"。错误，差错。

⑦陆州：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置，治乌雷县(今广西钦州市东南)。

⑧宣徽院：唐中世以后所置，以宦官掌其职，主宫中琐细之事。遇大朝贺及圣节上寿，则宣徽使宣答。

⑨翼城：绛州所属县，在今山西翼城县。

⑩羁：同"羇"。指寄居作客，飘泊在外。

⑪牙推：节度使府中属吏，位在节度推官之下。

⑫将军：监军王守澄等中官，多加诸卫将军之号，谓之内将军，故李愬称他为将军。

⑬挈(qiè 怯)：带领。

⑭岭南节度使：官名。治广州，管广、韶、循等十八州。

⑮山南东道节度使：官名。治襄州(今湖北襄樊市)，管襄、复等八州。

⑯邓县：即邓城县，属襄州，在今湖北襄樊市。

⑰舞文：玩弄文字技巧，以歪曲法律条文，谋取私利。常称"舞文弄墨"。

⑱晋、慈二州：晋州治今山西临汾，慈州治今山西吉县。二州原来均属河东节度使所辖。

⑲京兆尹：西都长安之行政长官，从三品。掌宣德化，岁巡属县，观风俗，录囚，恤鳏寡。

⑳烧佛骨：元和十四年(公元 819 年)，韩愈上表切谏迎佛骨，请求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㉑左江镇：邕州宣化县(今广西南宁市)有左江、右江二镇，以左、右江在此汇合得名。

㉒千金镇：在今广西钦州市西南。

【译文】

唐纪五十九　起癸卯(公元 823 年)，止戊申(公元 828 年)，共六年。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下

长庆三年(癸卯，公元 823 年)

1 春，正月二十七日，赏赐钱给神策军左右中尉以下的官员。二月初六，赏赐统军、军使等官员锦彩、银器等物，按品级给予。

2 户部侍郎牛僧孺，一向为皇帝所厚待。前些时，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为他父亲谋划，用钱财交结中外有权势的官吏。等到公武死时，其父韩弘也接着死去，幼小的孙子韩绍宗继承其家业，主管财产的家奴与官吏向御史府起诉韩家行贿。皇帝怜惜韩家境况，把韩弘家的财产帐簿都拿来亲自查看，凡是朝廷内外掌权的官吏，多数接受了韩弘的财货，只有一处用红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一千万钱，不收。"皇帝大喜，把这给左右的侍从

看，并说："果然如此，我没有看错人！"三月初七，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当时牛僧孺与李德裕都有入朝任宰相的希望，李德裕调出任浙西观察使，八年没有升迁，他以为是李逢吉排挤自己，引荐牛僧孺为宰相。由于这样，牛李两派的结怨，日益加深。

3 夏，四月初十，安南奏报陆州的獠人攻打抢掠州县。

4 十二日，赏赐宣徽院供奉官钱，服紫衣品级的一百二十串，以下直到承旨，按等级给予。

5 起初，翼城人郑注，个子矮小，眼睛习惯往下看，而且奸巧喜谄媚，善于揣摩人意，以行医为名，游于四方，寄食旅途，非常贫困。曾用医药技术谒见徐州节度使府牙将，牙将喜欢他，把他推荐给节度使李愬。李愬吃了他的药颇有效验，于是宠爱他，任命为牙推。郑注渐渐干预军政，任意作威作福，军府中的人厌恶他。监军王守澄把大家不满的情况告诉李愬，请求把郑注辞掉，李愬说："郑注虽这样，然而是一个有奇才的人，将军与他谈话试试看，若是没有什么用，辞掉他也不迟。"于是叫郑注前去谒见王守澄。王守澄开始不愿接见，后不得已接见了他，坐下谈话不久，王守澄大喜，请他到中堂，促膝谈笑，遗憾见面太迟了。第二天，告诉李愬说："郑先生的确是如你所说的那样一个人。"从这时起，郑注又为王守澄所宠爱，权势更大，李愬任命他为巡官，列在宾客的席位之中。郑注既已受到重用，担心推荐自己的牙将泄露自己的身世，秘密以其他罪过向李愬诬陷他。李愬把牙将杀掉了。等到王守澄到朝廷任枢密使，把郑注也带去了，为他建立居宅，供给衣食，于是把他推荐给皇帝，皇帝对他也很优厚。

自从皇帝得病，王守澄独掌国家大权，势力超过朝廷内外任何人；郑注日夜和他来往，商量谋划，谈话通宵达旦，他们通关节，行贿赂，一般人看不到他们干坏事的痕迹。开始时有些微贱钻营之士，借助他以求进取，过了数年以后，达官贵人的车马挤满他的门

前。工部尚书郑权，家里姬妾很多，俸禄少不能赡养，通过郑注向王守澄请求担任节度使；二十五日，任命郑权为岭南节度使。

6 五月十八日，任命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督察邓县时，该县有二吏，一个犯有贪赃罪，一个犯有舞文罪，大家认为公绰一定会杀掉犯贪赃罪的人。公绰判决说："贪赃的官吏犯法，有法令在；奸巧的官吏搅乱法，法令乃消亡。"最后把舞文弄法的人杀了。

7 二十二日，把晋、慈二州成立保义军，任命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8 六月初六，任命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下里互相说："他是佛骨都想烧的人，怎么敢触犯！"

9 秋，七月十一日，岭南奏报，黄洞蛮侵扰邕州，攻破左江镇。十四日，邕州奏报，黄洞蛮攻破钦州千金镇，刺史杨屿奔往石南砦。

10 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祐。丰祐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1]。

11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黄洞蛮。

12 丙申，上自复道幸兴庆宫，至通化门楼[2]，投绢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滥赐皆此类，不可悉纪。

13 癸卯，以左仆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恶度，右补阙张又新等附逢吉，竞流谤毁伤度，竟出之。又新，荐之子也[3]。

14 九月，丙辰，加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平章事。

15 李逢吉为相，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惟翰林

学士李绅每承顾问，常排抑之，拟状至内庭，绅多所臧否④；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远也。会御史中丞缺，逢吉荐绅清直，宜居风宪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对官⑤，不疑而可之。会绅与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争台参及他职事⑥，文移往来，辞语不逊；逢吉奏二人不协，冬，十月，丙戌，以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⑦。

16 己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7 辛卯，安南奏黄洞蛮为寇。

18 韩愈、李绅入谢，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慰。壬辰，复以愈为吏部侍郎，绅为户部侍郎。

【注释】

①不与父连名：南诏习俗，父子必连名。如凤迦异之子名异牟寻，异牟寻之子名寻阁劝等。至丰祐，不遵其俗，不与父连名。

②通化门：为唐京城东面城门之一，自大明宫有复道通往，可入兴庆宫。

③荐之子：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西南）人。代宗大历中，任史馆修撰。德宗时，多次出使吐蕃、回鹘，官至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等职。又新为荐长子。

④臧否（pǐ 痞）：品评、褒贬。此处专指贬抑而言。

⑤次对官：谓次宰相之后而得奏对于皇帝之前。李绅原任翰林学士，为备顾问。今迁御史中丞，亦可参与奏对。

⑥台参：参谒御史台长官。按旧制，京兆尹新上任，均要到御史台参见长官。韩愈新任京兆尹，因兼御史大夫，乃不台参；而李绅任御史中丞，认为韩愈应台参，引起争论。

⑦江西观察使：官名全称是江南西道观察使，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管洪、饶、吉等八州。

【译文】

10 南诏劝利死，国人要求立他的弟弟丰祐继位。丰祐勇敢，善于领导群众，开始仰慕中国，不采用取名时与父亲名连一字的旧习惯。

11 八月十一日，邕管上奏打败了黄洞蛮。

12 十四日，皇帝从复道去兴庆宫，到达通化门城楼时，投下二百匹绢，布施山僧。皇帝的随意而不受限制的赏赐，都是这样，不能都一一记载下来。

13 二十一日，改任左仆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憎恨裴度，右补阙张又新等人依附李逢吉，争相制造流言，诽谤毁伤裴度，终于把他排挤出朝廷。张又新是张荐的儿子。

14 九月初五，加给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平章事官衔。

15 李逢吉任宰相，勾结担任枢密使的宦官王守澄，权势压倒了朝廷内外所有官员。只有翰林学士李绅每次接受皇帝咨询时，常常排抑他，草拟的文书送到宫内，李绅常常给以评论，指出好与坏；李逢吉觉得李绅是一个祸患，但皇帝对李绅很宠爱，李逢吉不敢立刻疏远他。恰好遇到御史中丞缺人，李逢吉推荐李绅清廉正直，应当担任掌管风纪法度的官职；皇帝认为御史中丞也是次对官，就毫不怀疑地答应了。正值李绅和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韩愈争论台参和其他职事，双方文件往来，辞语尖刻；李逢吉就上奏章，说二人不和协。冬，十月初五，改任韩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16 初八，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7 初十，安南奏报黄洞蛮侵扰边地。

18 韩愈、李绅入宫辞谢，皇帝要他们各自叙述不和之事，于是彻底了解了其中的底细。十一日，又改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四 年

1 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会[1]。

2 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疢作[2]。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3]，'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臣生长蓬艾，麋鹿与游[4]，无所邀求，但粗知忠义，欲裨万一耳！"上其善其言，使求之，不获。

3 丁卯，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4 庚午，上疾复作；壬申，大渐，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5]，太后曰："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6]。太后兄太常卿钊闻有是议，密上戒曰："苟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庆，钟于吾兄。"是夕，上崩于寝殿。癸酉，以李逢吉摄冢宰[7]。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极东序[8]。

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沾邮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

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5 自戊寅至庚辰，上赐宦官服色及锦彩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

6 初，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愈忌之。绅族子虞颇以文学知名，自言不乐仕进，隐居华阳川[9]。及从父耆为左拾遗，虞与耆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书诮之，且以语于众人。虞深怨之，乃诣逢吉，悉以绅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逢吉益怒，使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从子前河阳掌书记仲言等伺求绅短，扬之于士大夫间；且言：“绅潜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辄指为朋党，白之于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及敬宗即位，逢吉与其党快绅失势，又恐上复用之，日夜谋议，思所以害绅者。楚州刺史苏遇谓逢吉之党曰[10]：“主上初听政，必开延英，有次对官，惟此可防。”其党以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听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为储贰，臣备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11]。”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继上章言之。上时年十六，疑未信。会逢吉亦有奏，言：“绅不利于上，请加贬谪。”上犹再三复问，然后从之。二月，癸未，贬绅为端州司马[12]。逢吉仍帅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13]，逢吉方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14]，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15]，惮之。右拾遗内供奉吴思独不贺，逢吉怒，以思为吐蕃告哀使。丙戌，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

史[16]，蒋防为汀州刺史[17]。严，寿州人，与防皆绅所引也。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封还敕书；人为之惧，曰："于给事为庞、蒋直冤，犯宰相怒，诚所难也！"及奏下，乃言贬之太轻。逢吉由是奖之。

张又新等犹忌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朝臣莫敢言，独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疏[18]，指述："绅为逢吉之党所谗，人情叹骇。绅蒙先朝奖用，借使有罪，犹宜容假，以成三年无改之孝[19]，况无罪乎！"于是上稍开霁，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文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后有言者，不复听矣。

【注释】

①含元殿：为唐大明宫的正殿，唐高宗以后，国家大典多在此殿举行。穆宗即位四年，方至此正殿举行大朝会。

②疾疢(chèn 趁)：疾病。又热病称疢。

③孙思邈：隋唐之际我国杰出的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一生辞官隐居，以行医为业。所编《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的各科医学成就。

④麋(mí 迷)鹿：鹿类的一种，俗称四不像，原产我国，是一种稀有的珍贵兽类。

⑤郭太后：为郭子仪的孙女，母为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宪宗时，立为贵妃，为穆宗生母。穆宗即位，册为皇太后。敬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文宗、武宗时，以郭后乃祖母之尊，奉之益隆。宣帝立，郭后为其母，恩礼有加。郭后历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世不多见。

⑥制书：皇帝命令的一种，凡行大赏罚，授大官爵，改革旧政，宽赦降虏，都用制书。

⑦冢宰：大宰，即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之职。

⑧敬宗：名湛，穆宗长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生。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即位时，年十六。　太极东序：即西内太极宫中太极殿的东厢。

⑨华阳川：在今河南灵宝县南。

⑩楚州：淮南道所属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

⑪深王：名悰，宪宗第四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进封深王。

⑫端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肇庆市。　司马：地位次于刺史、别驾、长史的州官。

⑬中书：即中书省，宰相议政之所。

⑭端溪之事：指李绅被贬去端州任司马事。

⑮辟易：受惊后退状。

⑯信州：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割饶州的弋阳、衢州的玉山，建、抚二州各三乡，置信州。治今江西上饶市。

⑰汀州：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治今福建长汀县。

⑱翰林侍读学士：唐之翰林学士，为皇帝备顾问之官，无定职，以得选为荣。名称有侍读、侍讲等，或为兼职，品级随他官而定。

⑲三年无改之孝：简缩《论语·学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一语而来，意思是要善于继承父志。

【译文】

四年（甲辰，公元824年）

1 春，正月初一，皇帝第一次到含元殿举行大朝会。

2 起初，柳泌等被杀以后，方士们渐渐通过皇帝左右的人员得到进用，皇帝服食他们的金石药物。处士张皋上疏，认为："思虑不要过度，血气就和畅，纵欲疾病就会发生。药物是用来治病的，没有病不应当吃药。从前大医学家孙思邈说过：'药力是偏向某个方面的，乱服药的人，内脏气血不得和平，即使有病用药，还要特别慎重。'平民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相信方士的胡言乱语，服食他们的药物得病，这是陛下都知道的，怎能又照旧走这条路！现在朝野

的人们都私下纷纷议论，但怕得罪皇帝，没有人敢向你说实话。臣生长草野荒郊，与麋鹿同游，没有什么奢求，但略知忠义，想对国家有万分之一补益就满足了！"皇帝认为张皋说得好，派人找他，没有找到。

3 十七日，岭南奏报黄洞蛮侵扰钦州，杀戮将吏。

4 二十日，皇帝的旧病复发；二十二日，病危，命太子监国，处理政事。宦官想请郭太后出来掌管国政，太后回答说："从前武后主国政，几乎使国家灭亡。我家世代以忠义传家，不是武氏那一类人。太子虽年少，只要得到贤能宰相辅佐，你们这些人不要干预朝政，用不着担心国家不安定！从古以来难道有女子为天下君主而能使国家治理得如唐虞时代吗！"随即把制书拿来撕碎了。太后兄太常卿郭钊听到有要太后称制的言论，秘密给太后写信说："假如真正答应了宦官的请求，臣请预先就带领诸子交出官爵回老家去。"太后流着泪说："祖先的福庆，集中表现在哥哥身上。"当晚，皇帝在寝殿上去世。二十三日，任命李逢吉为冢宰。二十六日，敬宗在太极殿东厢正式即皇帝位。

从前，穆宗即位，对神策军士每人赐钱五十千，宰相商议，认为太多难以继续，于是下诏令说："担任宿卫是很辛苦的，实在应当给以优厚的赏赐，由于近来连年干旱歉收，宫中府库空虚，边兵尚未给衣，布施的恩惠希望公平一些。神策军士每人赏赐绢十匹，钱十千。京畿内各镇又减少五千。仍然从内库取出绫二百万匹交给度支，用来作边军春衣之用。"当时人认为这件事办得好。

5 从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皇帝赏赐给宦官的服饰和锦彩、金银很多，有的今日赐绿色服，明日赐红色服。

6 前时，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更加忌恨他。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学而出名，自己说不喜欢当官，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肴担任了左拾遗时，李虞就写信给李肴，请求推荐，信被误送李绅手里；李绅写信责备李虞，并且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李虞深深怨

恨李绅，于是跑到李逢吉那里，详细把李绅平日秘密议论李逢吉的话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愈益愤怒，指使李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窥伺搜求李绅的短处，在士大夫之间张扬；并且说："李绅在暗地侦察士大夫有在一起议论的，就指为朋党，报告皇帝。"由于这样，士大夫多忌恨他。

等到敬宗即位，李逢吉和他的同党为李绅失去依靠的势力而高兴，又怕皇帝再用他，日夜商量谋划陷害李绅的办法。楚州刺史苏遇向李逢吉的党羽说："主上初听政，必定打开延英殿，召见次对官问话，只有这一着可以防止皇帝复用李绅。"李逢吉的党羽认为是可行。马士向李逢吉说："事情很紧迫了，若是等到皇帝听政，后悔都来不及了！"李逢吉于是叫王守澄向皇帝说："陛下能当储君的原因，臣都知道，都是李逢吉出力助成的。至如杜元颖、李绅他们，都想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接着上奏章说这件事。皇帝当时十六岁，有怀疑，未相信。遇到李逢吉也有奏章，说："李绅对陛下不利，请求加以贬谪。"皇帝虽然再三反复查问，最后还是听从了李逢吉的话。二月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李逢吉因而带领百官上表道贺，退朝以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祝贺，当时李逢吉正与张又新在里面谈话，守门的人不让入内；过了好一会，张又新擦着汗出来，向百官互相拜揖说："端溪这件事，又新不敢多谦让。"众人为之惊愕而不觉后退，都有点怕他。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去道贺，李逢吉很生气，就让他去作赴吐蕃的告哀使。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与蒋防都是李绅所引荐的。给事中于敖，向来与庞严友好，把皇帝的敕书封好退回；人们都为他担心，并说："于给事为庞、蒋申冤，不怕触犯宰相发怒，真是难得！"等到奏章发下来，于敖又是说贬得太轻了。李逢吉因此奖励了于敖。

张又新等人还是忌恨李绅，每日上书说，处置李绅太轻了，皇帝于是答应对李绅重加贬斥；朝臣都不敢说话，只有翰林侍读学士

韦处厚上疏，陈述说："李绅为李逢吉一党的人所谗害，人们都叹息惊骇。李绅承蒙先朝奖赏信用，即使有罪，还应该宽容，以实现三年不改变父亲成规的孝道，何况没有罪呢！"于是皇帝开始有所明白，又逢翻阅禁中文书，有穆宗封存的一箱文书，打开之后，看到有裴度、杜元颖、李绅请求立今皇帝为太子的奏疏，皇帝感叹不已，于是把别人所上毁谤李绅的奏疏全部烧了，虽然没有立即把李绅召回来，但以后再有说李绅坏话的，就听不进去了。

7 己亥，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8 乙巳，尊上母王妃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1]。

9 丁未，上幸中和殿击毬，自是数游宴、击毬、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

10 三月，壬子，赦天下；诸道常贡之外，毋得进奉。

11 甲寅，上始对宰相于延英殿[2]。

12 初，牛元翼在襄阳[3]，数赂王庭凑以请其家，庭凑不与；闻元翼薨，甲子，尽杀之。

13 上视朝每晏，戊辰，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谏议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论坐晚，今晨愈甚，请出阁待罪于金吾仗[4]。"既坐班退，左拾遗刘栖楚独留，进言曰："宪宗及先帝皆长君，四方犹多叛乱。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5]；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

撝[6]，见血不已，响闻阁外。李逢吉宣曰："刘栖楚休叩头，俟进止[7]！"栖楚捧首而起，更论宦官事，上连挥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请继以死。"牛僧孺宣曰："听奏知，门外俟进止！"栖楚乃出，待罪于金吾仗，于是宰相赞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归。寻擢栖楚为起居舍人[8]，仍赐绯。栖楚辞疾不拜，归东都。

14 庚午，赐内教坊钱万缗[9]，以备行幸。

15 夏，四月，甲午，淮南节度使王播罢盐铁转运使。

16 乙未，以布衣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洿、布衣李虞、刘坚为拾遗[10]。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恶逢吉者，目之有八关、十六子[11]。

17 卜者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善，玄明谓韶曰："我为子卜，当升殿坐，与我共食。今主上昼夜毬猎，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也。"韶以为然，乃与玄明谋结染工无赖者百余人，丙申，匿兵于紫草车，载以入银台门[12]，伺夜作乱。未达所诣，有疑其重载而诘之者，韶急，即杀诘者，与其徒易服挥兵，大呼趣禁庭。

上时在清思殿击毬，诸宦者见之，惊骇，急入闭门，走白上；盗寻斩关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至是，上狼狈欲幸右军，左右曰："右军远，恐遇盗，不若幸左军近[13]。"上从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上忧二太后隔绝，存

亮复以五百骑迎二太后至军。

张韶升清思殿，坐御榻，与苏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惊曰："事止此邪！"韶惧而走。会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至，合击之，杀韶、玄明及其党，死者狼藉。逮夜始定，余党犹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获之。

时宫门皆闭，上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恟骇[14]。丁酉，上还宫，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贺，来者不过数十人。盗所历诸门，监门宦者三十五人法当死；己亥，诏并杖之，仍不改职任。壬寅，厚赏两军立功将士。

【注释】

①越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浙江绍兴市。

②始对：第一次奏对，即问话和回答问题。

③牛元翼句：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元翼从深州突围出，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④金吾仗：设仪仗以卫宫殿之处。宣政殿前有金吾左、右仗。

⑤宵衣：天未明穿衣，表示勤于政事，常与宵衣旰食连用。

⑥龙墀(chí池)：御座前阶台。

⑦进止：言所奏之事，采纳与否，听候皇帝最后决定。

⑧起居舍人：门下省属官，与起居郎分在皇帝左右，掌起居注，记录天子的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

⑨内教坊：教坊是掌女乐的官署。唐置内教坊，即在禁中由宦官掌领。

⑩评事：大理寺属官，从八品下，掌出使推核。　污(wū污)：此为人名。

⑪八关、十六子：张又新等八人，掌握关要之任，故称八关。而另有附属于他们的八人，乃合称十六子。

⑫银台门：为东内大明宫宫门，分为左、右银台门。张韶等人所进入的是左银台门。

⑬左军近：神策军分左右二军，左军屯东内苑，在左银台门东北角驻扎。

故与乱军及敬宗所居清思殿距离最近。

⑭恇(kuāng 匡)骇:惊慌、害怕。

【译文】

7 十九日,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8 二十五日,尊皇帝母亲王妃为皇太后,太后是越州人。

9 二十七日,皇帝到中和殿击毬,从这以后多次游宴、击毬、奏乐,赏赐宦官、乐人财物,多得记也记不完了。

10 三月初三,大赦天下;诸道常规贡品以外,不需再进奉财物。

11 初五,皇帝第一次在延英殿召见宰相问话和回答问题。

12 从前,牛元翼镇襄阳时,多次送财物给王庭凑,请求释放他的家属,王庭凑不答应;听说牛元翼去世,十五日,王庭凑把他的家属全部杀死了。

13 皇帝上朝常常很晚,十九日,太阳很高了尚未坐朝,百官在紫宸门外排列着,等久了,年老有病的人有的都要跌倒了。谏议大夫李渤向宰相说:"昨日上疏讲到坐朝太晚,今天早晨更晚了,请出阁后在金吾仗再次向皇帝进谏。"坐朝退班以后,左拾遗刘栖楚一个人留下来,向皇帝进谏说:"宪宗和先帝穆宗都是年长的君主,四方还发生不少叛乱事件,陛下年纪很轻,继承皇位的开始,应当辛勤地把国家治理好;然而贪睡好色,很晚才起床。先帝的棺椁还停在那里,就日夜奏乐,好的名声没有,坏的名声却传播很远。臣恐怕皇帝福禄不会长久,请让我死在玉阶之前为没有尽到谏官的职责谢罪。"于是用额头叩御座前台阶,血流不止,叩头声阁门外都听到。李逢吉宣布旨意说:"刘栖楚不要叩头了,等候皇帝的处分!"刘栖楚捧着头站起来,又讲宦官的有关事情,皇帝连连挥手叫他出去。刘栖楚说:"不采纳我的意见,请让我就死在这里。"牛僧孺宣布旨意说:"你上奏的话,皇帝已经知道了,在门外等着皇帝的处置!"刘栖楚就出来了,但还在金吾仗等待再谏。于是宰相都赞成刘栖楚的

话。皇帝命令中使到金吾仗,连同李渤一起安慰他,叫他回家。不久,提升刘栖楚为起居舍人,还赐给他红色的袍服。刘栖楚借口有病不接受新的官职,回到东都洛阳。

14 二十一日,赏赐内教坊一万串钱,准备将来皇帝去那里时方便一些。

15 夏,四月十五日,免去淮南节度使王播的盐铁转运使职务。

16 十六日,任命布衣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洿、布衣李虞、刘坚为拾遗。当时李逢吉当权,他所亲近的人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跟从依附他们的人,当时憎恨李逢吉的人,称他们为八关、十六子。

17 从事占卜业的苏玄明与在染坊作事的张韶交情好,玄明向张韶说:"我为你占卜过,你会到金殿上坐皇位,和我一起进食。现在皇帝日夜只知击毬、打猎,很多时候都不住在皇宫中,夺他的皇位是可以考虑的。"张韶认为对,于是和苏玄明商量,勾结染坊中无生活依靠的一百多人,十七日,把兵器藏在紫草车中,从银台门进入皇宫,等晚上发起叛乱。还没有达到目的地,有怀疑他们的车子装载着重物而盘问他们,张韶很着急,就把盘问的人杀了,与他的同伙换了衣服举着武器,大声呼唤着直向宫禁中跑去。

皇帝当时在清思殿击毬,那些宦官看见举事的人,既震惊又骇异,急忙入内关上门,跑去告诉皇帝;叛乱者们不久冲破宫门进到里面。原先右神策军中尉梁守谦为皇帝所宠爱,每每两军比赛武艺,皇帝常常偏袒右军。这次,皇帝狼狈之中欲到右军中去,左右的侍从说:"右军隔得远,怕在途中遇上叛乱的人,不如到左军去路近。"皇帝依从了。左神策军中尉河中府人马存亮听说皇帝到来,忙跑出来迎接,捧着皇帝的脚直哭,亲自背着皇帝到军营中,派遣大将康艺全带领骑卒入宫讨贼。皇帝担心与两位太后分开了,马存亮又派五百名骑兵迎接两位太后到军中来。

张韶登上清思殿,坐在御榻上,与苏玄明共同吃饭,说:"果然

和你说的一样！”玄明惊奇地说：“事情就到此结束！”张韶感到惧怕而逃走了。遇到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带的兵马到了，合兵攻打叛军，杀死了张韶、苏玄明和他们的党徒，死的人到处都是。到晚上才安定下来，残余的党徒还分散躲藏在禁苑中，第二天，都被抓起来了。

当时宫门都关闭了，皇帝住在左军中，中外不知皇帝在什么地方，人们都惊慌不安。十八日，皇帝回宫，宰相带领百官到延英门祝贺，只有数十人参加。叛乱者所经过那些宫门，守门的宦官三十五人依法应当处死；二十日，诏令都只受杖罚，仍旧叫他们官复原职。二十二日，给神策军左右两军立功将士以优厚的赏赐。

18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同平章事。上问相于李逢吉，逢吉列上当时大臣有资望者，程为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李程谏，请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1]，上即从之。

19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为鄜坊节度使[2]。

20 上闻王庭凑屠牛元翼家，叹宰辅非才，使凶贼纵暴。翰林学士韦处厚因上疏言：“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若置之岩廊[3]，委其参决，河北、山东必禀朝算。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冯唐所以谓汉文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于事不效，于国

无劳，则置之散寮[4]，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厉，将进者不敢苟求。臣与逢吉素无私嫌，尝为裴度无辜贬官。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群议耳。"上见度奏状无平章事，以问处厚。处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状。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劝上加礼于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21 张韶之乱，马存亮功为多，存亮不自矜，委权求出；秋，七月，以存亮为淮南监军使。

22 夏绥节度使李祐入为左金吾大将军[5]，壬申，进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祐违敕进奉，请论如法，诏释之。祐谓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济[6]，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23 八月，丁卯(应为丁丑)朔，安南奏黄蛮入寇。

24 龙州刺史尉迟锐上言[7]："牛心山素称神异[8]，有掘断处，请加补塞。"从之。役数万人于绝险之地，东川为之疲弊。

25 九月，丁未，波斯李苏沙献沈香亭子材[9]。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上虽怒，亦优容之。汉，道明之六世孙也[10]。

26 冬，十月，戊戌，翰林学士韦处厚谏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损寿，臣是时不死谏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岁，臣安敢畏死而不谏乎！"上感其言，赐锦彩百匹、银器四。

27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黄蛮与环王合兵攻陷陆州[11]，杀刺史葛维。

28 庚申，葬睿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庙号穆宗。

29 王播以钱十万缗赂王守澄，求复领利权[12]。十二月，癸未，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请并延英论其奸邪。上问："前廷争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刘栖楚谏议大夫。景让，憬之曾孙[13]；廷老，河中人也。

30 十二月，庚寅，加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

31 乙未，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上生日，请于泗州置戒坛[14]，度僧尼以资福；许之。自元和以来，敕禁此弊，智兴欲聚货，首请置之，于是四方辐凑，江、淮尤甚，智兴家赀由此累巨万。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钤制，至降诞日方停[15]，计两浙、福建当失六十万丁。"奏至，即日罢之。

32 是岁，回鹘崇德可汗卒，弟曷萨特勒立。

【注释】

①山陵：帝王的陵墓。此指穆宗待修的坟墓。

②鄜(fū)坊节度使：属关内道，治鄜州(今陕西富县)。

③岩廊：本为高峻的廊，后用以称庙堂和朝廷。

④散察：担任闲散的官职。察，官。同官称察。今通作僚。

⑤夏绥节度使：辖夏、绥等州，治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李祐：原为蔡州牙将，事吴元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为李愬所擒。以平吴元济功，历官至节度使等。

⑥夜半入蔡州：李祐既归李愬，攻吴元济时，李愬命李祐、李忠义领突骑三千为前锋，半夜登城，内外城皆破，围吴元济于牙城，终擒之。

⑦龙州：为剑南道所属州，治龙州(今四川江油)。

⑧牛心山：在江油县北。据《牛心山灵异记》云："武氏革命，凿断山脉。明皇幸蜀，有老人苏坦奏曰：'牛心山，国之祖墓，今日蒙尘之祸，乃则天掘凿所

致。'明皇即命修填如旧。"

⑨沈香:香木,古林邑国所产,土人断其木,放置多年,木腐而心节独存,置水中则沈,故名。

⑩道明:李道明,唐宗室,高祖从父兄子,其兄李道玄死,诏袭封为淮阳王。

⑪黄蛮:即黄洞蛮。　环王:即环州蛮王。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弘节开拓生蛮,置环州,以环国为名。治正平(今广西环江县西北)。

⑫领利权:指担任盐铁转运使。本年四月,王播被免去了兼任盐铁转运使之职。

⑬惩(chéng 成):李惩,太原文水人。玄宗开元初,任咸阳尉,历官至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安禄山攻陷东都,李惩留守不去,为安禄山所杀。

⑭戒坛:僧尼受戒之处　佛教规定,凡愿为僧尼的人,到戒坛受戒以后,才能成为真正僧尼,可以享受免征徭役。

⑮降诞:出生,生日。敬宗是六月九日生日,王智兴在头年十二月就奏请为生日设戒坛度僧尼,以获取大量钱财,故李德裕奏请制止这件事。

【译文】

18 五月初七,任命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同平章事。皇帝问李逢吉谁适合任宰相,李逢吉把当时大臣中有资望的人列举出来,以李程为首,所以就任他为相。皇帝喜欢修治宫室,想营建一所别殿,规模很大,李程进谏,请求把准备了的木材石料拿去修穆宗的陵墓,皇帝立即依从了。

19 六月初一,任命左神策军大将军康艺全为鄜坊节度使。

20 皇帝听说王庭凑屠杀了牛元翼全家,感叹宰相辅臣无才能,致使凶贼残暴放纵。翰林学士韦处厚因而上疏说:"裴度在全国功勋是很高的,声誉已传播到国外四夷,要是把他安置在朝廷中,把参谋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交给他,河北、山东等地方的割据势力一定会遵从朝廷的指意办事。管仲说过:'人只听个别人的话就是愚昧,众多的人说的话都听取就会聪明。'治乱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别

的方法，顺乎人心国家就能治理好，违反了人心，国家就会发生动乱。承陛下在吃饭时叹息，遗憾没有萧何、曹参辅政，现在有裴度尚且不能留在朝廷中，这就是冯唐所说的汉文帝虽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用的原因。任用宰相时，应当交给他工作，信任他，亲近他，尊重他，对于工作未办好，对国家没有贡献的，就要撤换他，安置到闲散的位子上去，或贬黜到边远的州郡去，这样，那么正在任职的人，不敢不自我勉励，将要来任职的也不敢苟且妄求了。臣与李逢吉向来没有个人恩怨，曾被裴度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贬了官。现在所陈述的，在上是用以报答圣明的皇帝，在下是转达了大家意见而已。”皇帝见裴度奏状上无平章事官衔，就向韦处厚。韦处厚详细讲了李逢吉如何排挤裴度的情况。皇帝听了说：“为何做到这个地步！”李程也劝皇帝对裴度加以礼遇。十八日，加给裴度同平章事官衔。

21 平定张韶的叛乱，马存亮功劳最大，马存亮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愿意交出兵权到地方任职；秋，七月，任命马存亮为淮南监军使。

22 夏绥节度使李祐调到京城任左金吾大将军，二十五日，进献马一百五十匹；皇帝拒绝了。二十七日，侍御史温造在阁内上奉弹劾李祐违反敕令，进奉马匹，请求按照法令治罪，诏令免予追究。李祐对旁人说：“我夜半攻入蔡州城捉拿吴元济，一点也不惧怕，今天温御史使我的胆都被吓掉了！”

23 八月初一，安南奏报黄洞蛮侵扰边境。

24 龙州刺史尉迟锐上奏说：“牛心山向来以神异著称，有被挖掘断了的地方，请求加以填补充塞。”皇帝依从了。在危险的地方使数万人服劳役，东川地方为了这件事弄得疲弊不堪。

25 九月初二，波斯李苏沙进献做沈香亭子的材料。左拾遗李汉上奏说：“这和瑶台、琼室有什么不同呢？”皇帝虽然不高兴，也宽容了他。李汉是李道明的第六代孙。

26 冬，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学士韦处厚劝谏皇帝宴游说：“先帝

由于酒色引起疾病以致缩短了寿命，臣当时不拼死进谏的原因，是因为陛下已经有十五岁了。现在皇子才一岁，臣那里敢因怕死而不进谏呢！”皇帝为他的话所感动，赏赐他锦彩一百匹，银器四件。

27 十一月十三日，安南都护奏报，黄洞蛮和环王联合出兵攻陷了陆州，刺史葛维被杀。

28 十五日，将睿圣文惠孝皇帝安葬在光陵；庙号穆宗。

29 王播用十万串钱贿赂王守澄，请求仍旧兼任盐铁转运使。十二月初九，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请开延英殿讨论他的奸邪事迹。皇帝问道：“前廷争的事王播不是就在其中吗？”当天，任命刘栖楚为谏议大夫。李景让是李憕的曾孙；薛廷老是河中府人。

30 十二月十六日，加给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

31 二十一日，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为祝贺皇帝的生日，请求在泗州设置戒坛，接受僧尼受戒以求福祐；皇帝答应了。自从元和年间以来，曾下命令禁止这种弊端，王智兴想聚敛财产，为首请求设置戒坛，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来，江、淮一带来的人更多，王智兴的家财由于这件事积累到很多万贯。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假若不加控制，到生日那天才停止，算计两浙、福建会失去六十万服役纳税的丁口。”奏章送到朝廷，当天就停止了剃度僧尼的事。

32 这一年，回鹘崇德可汗死，他的弟弟曷萨特勒继位。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宝历元年

1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1]；还，御丹凤楼[2]，赦天下，

改元。

先是鄠令崔发闻外喧嚣[3]，问之，曰："五坊人殴百姓[4]。"发怒，命擒以入，曳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5]，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6]，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继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蔽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

2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为武昌军，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节度使[7]。

中旨复以王播兼盐铁转运使，谏官屡争之；上皆不纳。

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服靸鞢候于馆舍[8]，将佐谏曰："襄阳地高于夏口，此礼太过！"公绰曰："奇章公甫离台席[9]，方镇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3 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10]，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诲》，以讽侮弃谠言[11]；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其《纳诲箴》略曰："汉骜流湎[12]，举白浮钟；魏叡侈汰[13]，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瑱[14]，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可遽数。玄服莫辨[15]，触瑟始仆[16]。柏

谷微行[17]，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上优诏答之。

4 上既复系崔发于狱，给事中李渤上言：“县令不应曳中人，中人不应殴御囚[18]，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一至于此。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方藩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自余谏官论奏甚众，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19]，然其母，故相韦贯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5 三月，辛酉，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回鹘曷萨特勒为爱登里啰汩没密於合毗伽昭礼可汗。

6 夏，四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20]，宜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处置。如此，则应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绅由是得移江州长史[21]。

7 秋，七月，甲辰，盐铁使王播进羡余绢百万匹[22]。播领盐铁，诛求严急，正入不充而羡余相继[23]。

8 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

9 谏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诸父事内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迁户部侍郎。

【注释】

①祀南郊：即祭天的仪式。因祭天的圜丘设在南郊，故称。

②丹凤楼：即丹凤门城楼，为唐主要宫殿大明宫之主要门楼，国家大政常在此宣布。

③鄠(hù 户)：陕西县名，今作户。当时为京兆府所属县。

④五坊人：唐代为皇帝饲养鹰犬以供狩猎的人。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犬坊。

⑤金鸡下：宫城门外所设置以系囚徒的金鸡竿，凡待释放的囚徒，先系于此。

⑥品官：一般称有品秩的官员。此特指品级较低的宦官而言。　梃：木棒。

⑦武昌节度使：官名。治鄂州(今湖北武汉市)，管鄂、岳、蕲、黄等七州。

⑧韬(gāo 高)鞬：盛弓箭的袋子。此指全副武装，以表示庄重。

⑨奇章公：代指牛僧孺，因其先祖牛弘封奇章公。　台席：宰相的职位。

⑩再三：两三次。再，第二次。

⑪侮弃说言：不重视甚至完全不听正直的谏言。

⑫汉氵：西汉成帝名氵。他沉湎于酒，在禁中与宦官饮酒，举着大杯，装满了酒。

⑬魏叡：魏明帝曹叡。他喜造宫殿，既作许昌宫，起昭阳太极殿，又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役民不已。

⑭以规为填(tián 掭)：把规谏之言不用，仅让它塞耳而已，填，塞耳的玉。

⑮玄服莫辨：认不清好人与坏人。汉宣帝时，任宫被杀，其子任章服玄服，谋行刺帝，开始未发觉，后伏诛。

⑯触瑟始仆：汉武帝时，侍中仆射马何罗谋行刺武帝，忙乱中触宦瑟跌倒，始被擒获。

⑰柏谷微行：汉武帝常微服外出，有次夜里到柏谷，投宿旅舍，主人疑为坏人，打算捉拿整治，女主人见其状貌异常，乃礼而待之。

⑱御囚：由皇帝御旨而被系的囚徒。

⑲大不敬:不敬重皇帝的罪名。唐律以对捍制使,无人臣之礼为大不敬,为重罪十条之一。

⑳量移:唐代被贬到远方的官吏,遇大赦,可以酌情移近一些,称为量移。

㉑江州长史: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长史,次于州刺史、别驾的州官。李绅前被贬为端州司马,经量移,乃为江州长史。

㉒羡余:正税以外的无名税收。唐代地方官吏为讨好皇帝,搜刮民财,用羡余名义奉进。

㉓正入:规定每年应上交的正额赋税。

【译文】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

宝历元年(乙巳,公元825年)

1春,正月初七,皇帝到南郊举行祭天仪式;回来时,登上丹凤门城楼,发布大赦天下的命令,改年号为宝历。

前时,鄠县县令崔发听到外面喧闹,问旁人,回答说:"是五坊人殴打百姓。"崔发大怒,命令把打百姓的人捉进来,把他拖到厅堂上。当时天已昏黑,过了好一会,盘问那人,才知是中使。皇帝大怒,把崔发抓起来,押在御史台。大赦那天,崔发和其他的囚犯站在金鸡竿下,等候释放,忽然有品级的宦官数十人执木棒乱打崔发,脸被打破了,牙齿也被打掉了,直到昏过去才离开,过了几刻钟崔发才苏醒过来,又有继续来要打崔发的人,御史台的小吏用席子遮住崔发,才避免了再挨打。皇帝命令再把崔发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中,而把其他的囚犯释放了。

2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看到皇帝荒淫无道,由宠幸的人掌握国家大权,又怕得罪因而不敢直说,只是多次上表请求调到外地去任职。十一日,升鄂岳地方为武昌军,任命牛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军节度使。

朝廷又任命王播兼盐铁转运使,谏官多次争论这件事,皇帝都不采纳。

牛僧孺经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全副武装地在客馆等候着，将佐谏止说："襄阳的政治地位比夏口高，这种礼节太过分了！"柳公绰说："奇章公刚离开相位，方镇尊重宰相，也就是尊重朝廷。"终于照柳公绰的意见办了。

3 皇帝游玩没有节制，和一群小人混在一起，十分亲近，一个月坐朝的时间不过两三次，大臣们都难得被接见。二月初八，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上《丹扆六箴》：一曰《宵衣》，是讽谏皇帝坐朝少，时间晚；二曰《正服》，是讽谏服饰的奇形怪状，不合礼制；三曰《罢献》，是讽谏征求珍奇玩好的东西；四曰《纳谏》，是讽谏轻视或不接受正直的劝诫；五曰《辨邪》，是讽谏信任那些小人；六曰《防微》，是讽谏轻易外出游玩。其中的《纳海箴》大略说："汉成帝刘骜好喝酒，举着大酒杯只顾痛饮；魏明帝曹叡生活奢侈，修造的宫殿高出云霄。虽然不打击忠良之臣，对于善良的意见也不接受。把规劝的话当作塞耳的玉，这叫堵塞聪明。"《防微箴》说："乱臣贼子，数也数不清。穿着黑色衣服的刺客分辨不出来，阴谋杀害皇帝的马何罗因触瑟跌倒了才被发现。汉武帝微服出行到柏谷差一点被围攻，只是由于看到形貌奇伟才免遭危害！"皇帝在诏书中奖励了他。

4 皇帝既然又把崔发投入监狱，给事中李渤上奏说："县令不应该拖中人，中人不应该打御囚，他们所犯的罪是一样的。然而县令所犯的罪在大赦以前，中人所犯的罪在大赦以后。中人横暴，竟达到这种地步！若不及早按刑法治罪，臣恐怕四方藩镇听到了，那么就会产生看不起朝廷的思想。"谏议大夫张仲方上奏，大略说："大的恩惠将散布于天下而在御前却没有，恩霈雨洋连昆虫也都沾了光而只有崔发被遗忘。"其余的谏官上奏议论的很多，皇帝都听不进去。十四日，李逢吉等人从容地对皇帝说："崔发擅自拖批中人，实在是犯了大不敬罪，然而他的母亲，是过去宰相韦贯之的姐姐，快八十多了，自从崔发坐牢后，因忧伤而得了病。陛下正用孝来治理天下，这件事应该怜悯他。"皇帝于是怜惜地说："每每谏官只说

崔发冤枉,没有讲到他的不敬罪,也没有讲到还有老母。像你说这样,我为什么为不赦免他呢!"随即命令中使赦免了崔发的罪,送他回家,又安慰他的母亲。他母亲当着中使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棒。

5 三月十七日,派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封回鹘曷萨特勒为爱登里啰汨没密於合毗伽昭礼可汗。

6 夏,四月二十日,群臣给皇帝加上文武大圣广孝皇帝的尊号;大赦天下。赦文只说:"左降官已经量移的人,应当与以量移,"没有讲到未量移的人,翰林学士韦处厚上奏说:"李逢吉担心李绅量移,所以有这样的处置。这样一来,近年来流贬的官吏,因为李绅一个人的缘故都得不到量移了。"皇帝立即追回赦文进行了修改。李绅由于这样,得到移为江州长史。

7 秋,七月初二,盐铁转运使王播进奉羡余绢一百万匹。王播兼任盐铁转运使,向老百姓征求严厉急迫,正额的赋税未收齐而羡余却不断送来。

8 十七日,诏令王播制造竞渡船二十艘,把材料运到京师去建造,计算要用去盐铁转运半年的收入。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尽力劝谏,于是减少制造任务的一半。

9 谏官说京兆尹崔元略用对伯父叔父的礼节侍奉内常侍崔潭峻;二十五日,崔元略迁为户部侍郎。

10 昭义节度使刘悟之去郓州也,以郓兵二千自随为亲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1],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入责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2],其功非细,只以张汶之故[3],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

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

11 初，陈留人武昭罢石州刺史[4]，为袁王府长史[5]，郁郁怨执政。李逢吉与李程不相悦，水部郎中李仍叔[6]，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与昭官，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言欲刺逢吉[7]，为人所告。九月，庚辰，诏三司鞫之[8]。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谓汇曰：“君言李程与昭谋则生，不然必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自全，汇不为也！”狱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贬道州司马[9]，李仲言流象州[10]，茅汇流崖州[11]。

12 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13 丙申，立皇子普为晋王。

14 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12]，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上疏[13]，认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

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间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缯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刺史。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利而行，方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上不许自畜兵刃[14]，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不在疑[15]。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15 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16]。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途，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射，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傥人才忝位[17]，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从绛议。上听行旧仪。甲子，以绛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18]。

16 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数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示以还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

【注释】

①将作监主簿：将作监，掌国家修建土木工程等事。设主簿二人，从七品下。

②十二州地：指李师道所统郓州等十二州。刘悟平李师道，率其地归朝廷。

③张汶之故：刘悟在昭义军时，磁州刺史张汶与监军刘承偕谋缚刘悟送朝廷，刘悟乃杀张汶，并因刘承偕，与朝廷相抗衡。

④石州：河东道所属州，治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⑤袁王府长史：袁王，名绅，顺宗第十九子。王府长史，从四品上，掌府僚。

⑥水部郎中：工部所属各部中，有水部，设郎中一员，从五品上，掌全国水利水运等事。

⑦左金吾兵曹：即十六卫中之左金吾卫的兵曹参军，正八品下，掌本曹考查、检察等事。

⑧三司：治理刑狱的三司，指御史大夫、中书、门下。　鞫：审理。

⑨道州：为江南西道所属州，治营道（今湖南道县西）。

⑩象州：为岭南西道桂管所属州，治武化（今广西象州县东北）。

⑪崖州：为安南都护所属州，治舍城（今海南琼山东南）。

⑫上党内镇：昭义军节度使，治潞州，原为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故称昭义军为上党。因地处国中，故称内镇。

⑬左仆射：尚书省之长官。尚书省设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因唐初太宗曾任尚书令，此后不再设此官，而以左右仆射为长官，其职为正宰相。

⑭山东三州：昭义军所属五州，除潞、泽二州外，其他邢、洺、磁三州，均在太行山以东，故称山东三州。

⑮帐下之事：是说其部下有不服从新统帅而谋反叛的事。帐下，即部下。

⑯当牙：在官衙参见宰相。牙，通"衙"。

⑰忝（tiǎn 舔）位：不能胜任其职位。忝，谦词，表示不称职，有愧。

⑱分司：分掌东都洛阳的政事。

【译文】

10 昭义节度使刘悟离开郓州的时候，带领郓兵二千人跟随自己

作为亲兵。八月初十，刘悟得暴病死了，他的儿子、担任将作监主簿的刘从谏，秘不发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商量，想用刘悟遗表的方式请求担任留后。司马贾直言入府内责备刘从谏说："你们父亲拿着十二州土地归顺朝廷，那种功劳不是很小，只因为张汶的缘故，与朝廷有矛盾，他自称是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竟至羞愧得要命。你这个小孩子，怎么敢这么干！父亲死了不哭，怎么在社会上作人！"刘从谏听了感到惶恐而无话可说，于是宣布刘悟去世这回事。

11 起初，陈留人武昭被免去右州刺史，改任袁王府长史，心情郁郁不乐，埋怨朝廷当权的人。李逢吉与李程二人不和，水部郎中李仍叔，是李程同族之人，激怒武昭说："李程想给你一个好官职，被李逢吉阻止而未成。"武昭借着酒醉，对左金吾卫兵曹茅汇说，想刺杀李逢吉，被别人告发了这件事。九月初十，诏令三司共同审理这个案子。从前担任过河阳掌书记的李仲言对茅汇说："你说出李程与武昭合谋事就有生路，不然的话一定要判死刑。"茅汇说："含冤而死我心甘情愿！诬陷别人来保全自己，茅汇不作那种事！"狱讼审理完毕定了案。冬，十月二十五日，武昭杖死，李仍叔贬为道州司马，李仲言流放到象州，茅汇流放到崖州。

12 皇帝想到骊山温泉去，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次谏止都不听，拾遗张权舆拜伏在紫宸殿下，叩头进谏说："从前周幽王到骊山，被犬戎杀死；秦始皇葬在骊山，不久亡国；玄宗在骊山建华清宫而有安禄山之乱；先帝穆宗到骊山，享年不长久。"皇帝说："骊山这样的凶险吗？我应当去试验一下看他的话对不对。"十一月二十一日，到温泉，当天回到宫中，向左右说："那个叩头的人讲的话，哪里值得相信！"

13 二十七日，立皇子李普为晋王。

14 朝廷收到刘悟的遗表，议论的人多半说上党昭义军是内地方镇，与河北诸镇不同，不应该允许它自置留后。左仆射李绛上奏疏，

认为："兵机的掌握要快，决断要有坚定意志，敌人意见未统一，就可用计谋战胜他。刘悟死后已经几个月了，朝廷尚未作出安排，中外的人们，都惋惜没有及时抓住事机。现在昭义军的兵众，一定不都是和刘从谏站在一起的，即使有一半人和他协力同心，还有一半是效忠朝廷的。刘从谏没有长久领导军队，在将士中还没有威信。而这个道向来贫穷，不是特殊的时节一定没有过多的赏赐。现在朝廷只要迅速任命邻近泽州、潞州的一员将领担任昭义节度使，命令他赶快赴镇上任，刘从谏还未安排好，新节度使已经到潞州，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先人夺人之心'。新的节度使既然来了，军心就有所维系了；刘从谏没有职位，拿什么名义提出主张？假使他要阻挠朝廷的命令，他的将士必定不会依从。现在朝廷久不安排，那些军众不晓得朝廷的旨意，想效忠朝廷就怕忽然叫刘从谏作节度使，想同刘从谏一道行动又怕朝廷另外任命节度使，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要是有坏人为他们出谋划策，虚妄地大张赏格，定出钱数，军士抱着获赏的希望，就更难指挥了。希望皇帝赶快作出决定，先下一道明确的诏，告诉军众，褒奖该道从来就忠于朝廷的，赐新上任的节度使缯五十万匹，使他好用来奖赏将士；再授给刘从谏一个刺史的官职。刘从谏既然略有所得，一定会选择有利的事去做，万万不会抗拒的。假设不服从朝廷命令，臣也以为不要去讨伐他。为什么呢？臣听说刘从谏已禁止山东三个州的军士，不允许自己收藏武器，足以证明军心还很不一致，部下反对他的事也是不用怀疑地存在着。仔细分析利害关系，绝对没有理由就要授予刘从谏以节镇之权的理由。"当时李逢吉、王守澄已经商量好了办法，终于没有采用李绛的谋略。十二月初三，任命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留后。刘悟政令烦杂苛刻，刘从谏用宽厚来补救以前的不足，群众还颇能归附于他。

15 李绛喜欢讲直话，李逢吉不喜欢他。按照旧例，仆射在上朝的那一天，宰相要为他送行，百官要排立班序，中丞要排列站立门廷中，尚书以下每月还要到牙门中去参拜。元和年间，伊慎为仆射，太

常博士韦谦上奏说旧仪太繁重，削去了那一套。御史中丞王播倚仗李逢吉的权势，和李绛在路上相遇，不回避他。李绛援引旧例上奏说："仆射，国初是正宰相，礼数是很庄重的。倘若人才不胜任职位，就应当另外选择贤良的人担任；要是朝廷认为这人还可以任职；怎么能不遵守法制。请求交给百官议定这件事。"参加讨论的人多数依从李绛的意见。皇帝听从按旧仪行事的意见。二十六日，因李绛有足疾，任命他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

16 进言的人太多称赞裴度贤能，不应当久在藩镇任职，皇帝多次派遣使者到兴元去慰劳访问裴度，还暗地告诉回朝的时期，裴度因而要求入朝，李逢吉的党羽大为恐惧。

二　年

1 春，正月，壬辰，裴度自兴元入朝，李逢吉之党百计毁之。先是民间谣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①]。"又，长安城中有横亘六冈，如乾象[②]，度宅偶居第五冈[③]。张权舆上言："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

度初至京师，朝士填门，度留客饮。京兆尹刘栖楚附度耳语，侍御史崔咸举觞罚度曰："丞相不应许所由官咕嗫耳语[④]。"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

二月，丁未，以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书，左右忽白失印，闻者失色。度饮酒自如；顷之，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度不应。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2 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5]，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6]。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陁[7]，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贞还。

先是，朝廷遣中使赐朱克融时服，克融以为疏恶，执留敕使；又奏"当道今岁将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给三十万端匹"；又奏"欲将兵马及丁匠五千助修宫阙"。上患之，以问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对曰："克融无礼已甚，殆将毙矣！譬如猛兽，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8]，久当自困，必不敢辄离巢穴。愿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后，徐赐诏书云：'闻中官至彼，稍失去就[9]，俟还，朕自有处分。时服，有司制造不谨，朕甚欲知之，已令区处。其将士春衣，从来非朝廷征发，皆本道自备。朕不爱数十万匹物，但素无此例，不可独与范阳。'所称助修宫阙，皆是虚语，若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宜速遣来，已令所在排比供拟'。彼得此诏，必苍黄失图[10]。若且示含容，则云'修宫阙事在有司，不假丁匠远来'。如是而已。不足劳圣虑也。"上悦，从之。

3 立才人郭氏为贵妃。妃，晋王普之母也。

4 横海节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领留后，重

赂邻道,以求承继。

5 夏,四月,戊申,以昭义留后刘从谏为节度使。

6 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延龄,军中立其少子延嗣主军务。

7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毬、手搏、杂戏。戏酣,有断臂、碎首者,夜漏数刻乃罢。

8 己卯[1],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9 癸未,衡王绚薨。

10 壬辰,宣索左藏见在银十万两金七千两[2],悉贮内藏,以便赐与。

11 道士赵归真说上以神仙,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上以祷祠求福,皆出入宫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请遍历江、岭,求访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3],自言寿数百岁,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师,上馆之禁中山亭。

【注释】

①绯衣句:绯衣,裴字。天上有口,吴字。是说裴度能携吴元济,其才可用。

②乾象:《周易》乾卦之象,即三,如六条爻。

③第五爻:与乾卦第五爻相对应,其位最贵。但据程大昌云,裴宅不正在第五爻,只在其爻余势之处。

④所由官:唐代对府县官的称呼。 咕嗫:轻声说话,口动而声不远扬。

⑤度支员外郎:为户部所属官,从六品上,掌国家财政收支等事。

⑥道中行宫:唐代从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沿途有行宫多处,如华阴之瑶岳宫、金城宫,郑县之神台宫,陕县之绣岭宫,渑池之芳桂宫,福昌之福昌宫,永宁之崎岫宫、兰峰宫,寿安之连昌宫、兴泰宫等。

⑦荒陁(zhì 志):荒废、毁坏。

⑧跳踉(liáng 良)：跳跃。

⑨去就：进退、去留，犹言行动举止合乎规范的意思。

⑩苍黄：意同“苍惶”、“仓皇”，急遽、匆忙状。

⑪己卯：在此日前，应漏“秋，七月”字样。因上文“六月甲子”，已是二十八日，而己卯不可能在六月，只能是七月十四日。又下一条“癸未，衡王绚薨。”据《旧唐书·敬宗本纪》记载，乃是秋七月之事，癸未为月之十八日。而下文之壬辰，也为七月的日子，即二十七日。

⑫左藏：即左藏署，为太府寺所属官署，掌国家钱财的部门。同时还有右藏署，职掌同。　见：通现。

⑬润州：为浙江西道节度使驻地，治丹徒县(今江苏镇江市)。

【译文】

二年(丙午，公元 826 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裴度从兴元入京朝见皇帝，李逢吉的党人千方百计诋毁他。从前民间有歌谣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还有，长安城中有横着的六条高坡，如乾卦六画的样，裴度的住宅偶然处在第五条高坡末端。张权舆上奏说：“裴度的名字和图谶相应验，住宅又占住囚原之上，没有被召就来京师，他的不可告人的用意是看得出来的。”皇帝虽然年纪轻，对于他们的诬陷与诽谤都看出来了，对待裴度更加亲近。

裴度刚回到京师，朝廷士大夫来拜谒挤满家门，裴度留他们饮酒。京兆尹刘栖楚贴近裴度的耳朵说话，侍御史崔咸举起酒杯要罚裴度饮酒，并说：“丞相不应当允许所由官轻声附耳说话。”裴度笑着把罚酒饮了。刘栖楚感到很不自在，偷偷溜走了。

二月初九，任命裴度为司空、同平章事。裴度在中书省，左右的人忽然告诉他官印不见了，听到这话的人都大惊失色。裴度饮酒自如；隔了一会，左右的人又告诉他在原来的地方得到了印，裴度也不说话。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裴度说：“这一定是吏人偷了去盖文书罢了，追查急了就会把印丢在水火中毁掉，不马上追究所以又回

到原来的地方。”众人叹服他的见识和度量。

2皇帝从即位以来，就想到东都去看一看，宰相和朝臣们劝阻的很多，皇帝都听不进去，坚决表示一定要去，已经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先去察看，修整东都宫阙和沿途的行宫。裴度从容地对皇帝说：“国家本来设两个都城就是为了皇帝巡幸的，自从发生几次叛乱以来，巡幸的事就停止了。现在宫阙、营房、百官署舍大都已经荒废了，陛下倘若想到那里去，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在一段时间里慢慢把它修缮好，然后就可以去了。”皇帝说：“从来进言的人都说不应当去，像你说的这样，不去也可以。”恰遇朱克融、王庭凑都请求派兵匠协助修复东都。三月二十日，诏敕说由于修复东都太烦扰了，放弃这一项工作，把卢贞也召了回来。

前些时，朝廷派遣中使赏赐朱克融时令衣服，朱克融认为太粗糙了，把使者扣留下来；又上奏“本道今年将上春衣不足，请求度支发给三十万匹绸布”；又奏“想带兵马和工匠五千人帮助修缮宫阙”。皇帝忧虑这件事，就问宰相怎么处理，并说想派大臣去慰劳，并领回被扣留的使者。裴度回答说：“朱克融无礼已甚，大概快要死了！好像一头猛兽，自己在山林中咆哮跳跃，时间久了就会疲倦，一定不敢随意离开巢穴。希望陛下不要派使者慰劳，也不要索取被扣使者，隔十天以后，赐给他的诏书说：‘听说中官到了你那里，行动稍失礼的地方，等他回朝后，朕自有处分。时令服装，有司制造不谨慎，朕很想了解到底毛病在那里，以便进行处理。你那里将士的春衣，从来就不是由朝廷分发，都是由本道自己准备。朕不会吝惜数十万匹布物，只是向来没有这个先例，不能只给范阳一个道。’他所说的帮助修宫阙，都是空话，假若要直率地打击他的奸计，就应说：‘工匠应该快些派来，已命令各地安排了供应。’他得到这封诏书，必定是慌忙不知如何办才好。假若要表示宽容一些，就说：‘修宫阙的事归有关方面去办，不要借重你那里的工匠从远地赶来。’就这样便可以了，不值得圣上辛劳忧虑。”皇帝很高兴，依从了裴度的意

见。

3 立才人郭氏为贵妃。郭妃是晋王李普的生母。

4 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副大使李同捷擅自担任留后的职务，向相邻各道送很多贿金，以求得到继承他父亲的官位。

5 夏，四月十一日，任命昭义留后刘从谏为节度使。

6 五月，幽州军发生变乱，杀死了朱克融和他的儿子朱延龄，军中立他的小儿子朱延嗣主持军务。

7 六月二十八日，皇帝到三殿，命令左右军、教坊、内园进行击毬、手搏和杂戏。杂戏进行到剧烈的时候，有折断手臂的，有打破头的，到夜深了方才散场。

8 秋，七月十四日，皇帝到兴福寺，观看沙门文溆浅俗地讲述佛学。

9 十八日，衡王李绚去世。

10 二十七日，宣旨索取左藏现存银十万两、金七千两，都存放在内藏，以便作赏赐之用。

11 道士赵归真用神仙一类事向皇帝进说，僧人惟贞、齐贤、正简用祷祠求福一类事劝说皇帝信佛，他们都在宫禁出出进进，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话。号称山人的杜景先请求皇帝让他周游江、岭等地，访问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自称有数百岁年寿了，皇帝派中使去迎接他。八月初十，周息元到京师，皇帝把他安置在禁中山亭的客馆中。

12 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马使李载义与弟牙内兵马使载宁共杀延嗣，并屠其家三百余人。载义权知留后，九月，数延嗣之罪以闻。载义，承乾之后也[1]。

13 庚申[2]，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妄奏李同捷为军士所逐，走归本道，请束身归朝；寻奏同捷复归沧州。

14 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冬，十月，己亥，以李载义为卢龙节度使。

16 十一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7 上游戏无度，狎暱群小，善击毬，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3]；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毬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4]，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5]。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6]。

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7]，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8]，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时事起苍猝[9]，守澄以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一夕处置，皆与之共议。守澄等欲号令中外，而疑所以为辞。处厚曰："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10]，有所讳避！"又问："江王当如何践阼？"处厚曰："诘朝，当以王教布告中

外以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皇帝位。”当时皆从其言，时不暇复问有司，凡百仪法，皆出于处厚，无不叶宜。

癸卯，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外庑，王素服涕泣。甲辰，见诸军使于少阳院[11]。赵归真等诸术士及敬宗时佞幸者，皆流岭南或边地。

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戊申，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宝历太后。是时，郭太后居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上性孝谨，事三宫如一，每得珍异之物，先荐郊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萧太后，闽人也。

18 庚戌，以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9 上自为诸王，深知两朝之弊，及即位，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宫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12]，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之世，每月视朝不过一二，上始复旧制，每奇日未尝不视朝[13]，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待制官旧虽设之[14]，未尝召对，至是屡蒙延问。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注释】

①承乾：太宗李世民长子，太宗即位，立为皇太子。后以谋反罪，废为庶

人，徙黔州，卒于徙所。

②庚申：上条已言九月事，则此庚申应为九月之日，查九月无庚申，此当为八月二十五日。而下条之壬申乃九月初八日，无误。

③配流：亦作"流配"，即把犯人发配到边远地方，也称"流放"。 籍设：将其财物没收入官。

④更衣：古时对大小便的委婉说法。

⑤句当：或作"勾当"，办理、主持的意思。

⑥庑(wǔ 武)：堂下周围的走廊、小屋。

⑦枢密使句：唐朝后期称两枢密使、两中尉为四贵，由于他们掌握宫中大权之故。

⑧飞龙：指飞龙厩，为殿中省所属掌管御马者。

⑨苍猝：同"仓促"、"仓猝"，匆忙，急遽的意思。

⑩依违：形容迟疑不决的样子。

⑪少阳院：在大明宫浴堂殿东。

⑫总监：据胡注云，此指"苑总监"，为司农寺所属官署，掌宫苑内馆园池等事，凡禽鱼果木，皆总而主之。

⑬奇日：即单日，又称隻日。唐制，天子以隻日视朝。

⑭待制官：唐初即设有待诏官，如词学、经术、卜祝、术艺等，均设别院以供赡，尤重文词。后有翰林待诏，以备皇帝顾问。

【译文】

12 朱延嗣取得了幽州的统治权以后，对人民很暴虐；都知兵马使李载义和他的弟弟牙内兵马使李载宁共杀朱延嗣，并把他家里的三百多人都杀了。李载义临时主持留后职务，九月，把朱延嗣的罪过一一报告朝廷。李载义是李承乾的后裔。

13(八月)二十五日，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虚妄地奏报李同捷被军士驱逐，逃到本道来了，请求自缚归顺朝廷；不久又上奏说李同捷又回到沧州去了。

14(九月)初八，改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冬，十月初五，任命李载义为卢龙节度使。

16 十一月二十一日，改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7 皇帝游戏没有节制，和一群小人亲近玩耍。他很会打毬，又喜欢摔跤，禁军和各道争着进献大力士，又用钱一万缗交给内园，叫他们招募大力士，那些大力士一天到晚跟着皇帝；皇帝又喜欢在深夜亲自去捉狐狸。性情又特别狭隘急躁，大力士中有的仗着有恩而不谦虚，就被流放到边远地方并没收其财物；宦官有小过错，动不动就挨鞭打，大家既怨恨，又惧怕。十二月初八日，皇帝晚上打猎后回到皇宫，和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毬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皇帝喝足了酒，到室内去解大小便，殿上的灯烛忽然熄灭，苏佐明等在室内把皇帝杀死了。刘克明等假称皇帝的圣旨，命令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诏，命绛王李悟临时主持国家军政大事。初九日，宣布遗诏，绛王在紫宸殿外廊接见宰相和百官。

刘克明等人想更换宦官中掌权的人，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商议决定，派禁卫兵迎接江王李涵入宫，命令左右神策兵和飞龙兵进攻杀死皇帝的贼人，都把他们杀了。刘克明跳入井中躲避，也被拖出来杀死。绛王也被乱兵杀掉。

当时乱事发生很突然，王守澄认为翰林学士韦处厚博学通晓古今大事，整晚的所有安排，都和韦处厚共同商量后才决定。王守澄等人想向朝廷内外发号施令，而又不知道用什么为口实。韦处厚说："名正言顺地讨伐罪人，对于大义来说不用怀疑了，不要犹豫不决，有所顾忌！"又问："江王应当怎样继承帝位？"韦处厚说："明天早上，应当用江王的教令布告中外，说已经平定了内难。然后群臣三次上表劝皇帝即位，再用太皇太后的命令，赐给他册书命他即皇帝位。"大家都听从韦处厚的意见，没有时间再去问有关的部门，所有的各种仪制法式，都由韦处厚提出，没有不合乎制度的事。

初十，任命裴度为治丧冢宰。百官在紫宸殿外廊拜见江王，江王穿着白色衣服不住涕泣。十一日，在少阳院接见各军使。赵归真等那些术士和敬宗时一班奸巧得幸的人，都被流放到岭南或边远地方。

十二日，文宗即皇帝位，改名李昂。十五日，尊生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宝历太后。当时，郭太后居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皇帝本性很孝谨，侍奉三宫太后都一个样子，每次收到珍贵奇异的东西，先拿去祭祀天地和宗庙，然后奉献给三宫皇太后，最后才自己享用。萧太后是福建人。

18 十七日，任命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9 皇帝从作王的时候起，深深了解穆宗和敬宗两朝存在的弊病，等到自己做了皇帝，励精图治，去掉奢侈，力求节俭。诏令宫女不是担任了职务的都放回家去，总共放出三千多人。五坊驯养的鹰犬等物，按照元和年间的规定，只酌量留下校猎需用的以外，其余都放走了。有司供应宫禁中按年支给的物品，都按照贞元年间的标准办理。减省教坊、翰林院、苑总监闲散人员一千二百多人，停止宫内各司新增加的衣粮。御马坊场和近年另外贮存的钱谷，占有的陂田，都交给有关部门。以前宣诏索取的刺绣、雕刻物品，都不要了。敬宗在位的时候，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皇帝开始恢复旧时规定，每逢单日没有不上朝的，面对宰相群臣询访国家大事，很久才结束。待制官过去虽然设置了，但没有召见询话，到这个时候才多次被召见询问。停止上朝或放假不朝都在双日，朝廷内外一致互相道贺，认为太平盛世有希望了。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

1 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2 李同捷擅据沧景，朝廷经岁不问。同捷冀易世之后或加恩贷，三月，壬戌朔，遣掌书记崔从长奉表与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见，请遵朝旨。

3 上虽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与宰相议事已定，寻复中变。夏，四月，丙辰，韦处厚于延英极论之，因请避位；上再三慰劳之。

4 忠武节度使王沛薨[1]。庚申，以太仆卿高瑀为忠武节度使[2]。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3]，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出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及沛薨，裴度、韦处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4]！"

5 五月，丙子，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以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搆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检校官。

6 盐铁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图大用，所献银器以千计，绫绢以十万计。六月，癸巳，以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7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庄陵；庙号敬宗。

8 李同捷托为将士所留，不受诏；乙酉，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奏请将本军三万人，自备五月粮以讨同捷，许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与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璠各帅本军讨之[5]。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赂河北诸镇。戊午，李载义执其侄，并所赂献之。

史宪诚与李全略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粮助之。裴度不知其所为，谓宪诚无贰心。宪诚遣亲吏至中书请事，韦处厚谓曰："晋公于上前以百口保尔使主[6]；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惧，不敢复与同捷通。

王庭凑为同捷求节钺不获，乃助之为乱，出兵境上以挠魏师；又遣使厚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欲与之连兵，执宜拒不受。

冬，十月，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击同捷，屡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7]，从王智兴之请也。

9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兴同平章事。

【注释】

①忠武节度使：官名。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市)，管许、陈、蔡三州。

②太仆卿：太仆寺长官，从三品，掌国家车马等事。

③倍称之息：借贷时息钱为本钱的一倍以上，即俗称高利贷。

④债帅：由借债而当上节度使的人。

⑤义成节度使：官名。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管滑、郑、濮二州。　义武节度使：官名。治定州(今河北定县)，管定、易、祁三州。

⑥晋公：裴度被封为晋国公，故韦氏称他为晋公。　使主：节度使为一道之主，故称使主。

⑦保义节度使：官名。长庆三年(公元 823 年)，从河中节度使所辖分出晋、慈二州，成立保义军节度使。

【译文】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上

太和元年(丁未,公元 827 年)

1 春,二月十三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和。

2 李同捷擅自据有沧景,朝廷将近一年未追究。李同捷希望换了帝王之后或许会加以恩准。三月初一,李同捷派遣掌书记崔从长带着奏表与他的弟弟李同志、李同巽一同入朝见天子,请求遵照朝廷旨意办事。

3 皇帝虽虚怀纳谏,但是不能做到坚定不移,和宰相商议决定了事情,不久又中途改变主意。夏,四月二十五日,韦处厚在延英殿严厉地谏诤皇帝的这种态度,因而请求辞职;皇帝再三安慰挽留了他。

4 忠武节度使王沛去世。二十九日,任命太仆卿高瑀为忠武节度使。

自从大历年间以来,节度使多半从禁军中选拔,那些禁军大将中资历高的人,都用高利贷向富有之家借钱,用来贿赂神策军中尉,动不动就是数万贯,然后得到任命,这事是不经过宰相的;到了节镇,就加重剥削人民以归还所欠的债。到王沛死的时候,裴度、韦处厚才奏请用高瑀接替王沛。朝廷内外互相道贺说:"从今以后靠借债当上节度使的人就少了!"

5 五月十五日,任命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以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朝廷还担心河南、北各节度使煽动李同捷不服从命令,于是加给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同平章事官衔。十六日,加给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平卢节度使康志睦、成德节度使王庭凑检校官。

6 盐铁转运使王播从淮南回到朝廷,力求得到朝廷重用,他进献的银器数千件,绫绢数十万匹。六月初三,任命王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7 秋，七月十三日，睿武昭愍孝皇帝葬于庄陵；庙号敬宗。

8 李同捷借口被将士留住，不接受诏命；二十五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奏请带领本镇军三万人，自己准备五个月的粮食以讨伐李同捷，朝廷答应了。八月十一日，削去李同捷的官爵，命令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和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璠各领本镇军讨伐李同捷。

李同捷派遣他的子弟带着珍玩、女妓贿赂河北各藩镇。二十九日，李载义把李同捷的侄子抓起来，连同他送的贿赂献给朝廷。

史宪诚与李全略是姻亲关系，到李同捷反叛时，史宪诚秘密用粮食帮助他。裴度不知他的这些事，向皇帝说史宪诚不会不忠于朝廷。史宪诚派亲信到中书省请示有关政事，韦处厚对他说："晋国公在皇帝面前用自己一百名家口担保你的主人无贰心；我韦处厚就不那样，只知看着你们的所作所为，根据朝廷的法典办事而已！"史宪诚感到有些惧怕，不敢再和李同捷串通。

王庭凑为李同捷请求担任节度使不成功，于是就帮助他作乱，出兵到边境上以阻挠魏军；又派遣使者用厚礼贿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想和他合兵抗拒朝廷，朱邪执宜拒绝了他的要求。

冬，十月，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攻打李同捷，多次打败了他。十一月初八，乌重胤去世。二十二日，任命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这是依从了王智兴的请求这样作的。

9 十二月二十三日，加给王智兴同平章事的官衔。

二　年

1 春，三月，己卯，王智兴攻棣州[①]，焚其三门。

2 自元和之末[②]，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

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蕡对策[3]，极言其祸，其略曰："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曰："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4]，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稔萧墙[5]，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6]。"又曰："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7]。"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矣[8]。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9]。"又曰："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又曰："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10]，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

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11],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12],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13]。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14]。羁绁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15],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16]!”

3闰月,丙戌朔,史宪诚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马使亓志绍将兵二万五千趣德州讨李同捷[17]。时宪诚欲助同捷,唐泣谏,且请发兵讨之;宪诚不能违。

4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玙、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18],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蕡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况臣所对不及蕡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报。蕡由是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19]。牧,佑之孙[20];植,勋之子[21];式,起之孙[22];慎由,融之玄孙也[23]。

【注释】

①棣州：当时为横海节度使所属州，治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东南）。

②元和：宪宗年号，公元806～820年，共十五年。

③贤良方正：唐代科举名目之一，为制举之定科。 对策：科举考试的策论文章，因是回答考官的策论题目，故称对策。

④刀锯之贱：指受过刑罚的宦官而言。因宦官都是要割去生殖器的人，故有此称。

⑤祸稔萧墙：祸患在内部酝酿成熟。稔，酝酿、成长。萧墙，本指古代宫室的屏风，喻内部。

⑥曹节、侯览：二人均为东汉后期执掌国家大权的宦官，贪纵不法，权倾朝野，人人切齿。

⑦正其始：《穀梁传·定公元年》："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无正终，不应死而死。无正始，不是正当继位，此指为宦官所拥立。

⑧克承丕构：能继承先人的基业。丕构，大的创制、基业。

⑨三、五：谓三皇五帝，传说上古时期好的统治者。 遐轨：远的轨范、榜样。

⑩南司：百官赴南牙朝会的，称外官，也叫南司。 北司：宦官列局于玄武门内，两军中尉护诸营于苑中，称中官，也叫北司。

⑪夏官：指兵部而言，古称夏官。 兵籍：兵员的情况，如兵额多少，训练质素，部署情况等。由于宦官掌管军权，兵部形同虚设。

⑫六军：指国家最高的武官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统军等。

⑬戎律：军队中之法纪。唐朝中后期设观军容使和诸监军使，均由宦官充任。戎律，即指监军而言。

⑭侵轶：谓侵犯袭击的意思。《左传·隐公九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

⑮隳（huī 灰）裂王度：毁坏国家的法度。

⑯一命之宠：授给官职的恩宠。一命指授初品官。

⑰亓（qí 其）：据胡注云，亓志绍，《实录》作"子志沼"或"秆志沼"。《旧纪》作"秆志绍"。今依《新纪》、《新传》作亓志绍。 德州：横海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东陵县。

⑱左散骑常侍：门下省属官，中书省所设为右散骑常侍，均为二员，从三

品、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

⑲使府御史:节度使幕府讽宪官,节度使府本不设御史官,有此名者,为幕僚所带寄禄官。

⑳佑:杜佑。杜牧是杜佑的孙子。杜佑在唐德宗时,位至宰相,所著《通典》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

㉑勋:马勋。马植是马勋的儿子。马勋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牙将。德宗兴元初,马勋擒获欲与李怀光共同反叛之张用诚,为保卫德宗立了大功。

㉒起:王起。王式是王起的孙子。王起为王播之弟,历官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兵部尚书等,武宗时任宰相。

㉓融:崔融。崔慎由是崔融的玄孙。崔融,齐州全节(今山东章丘县西)人。武则天当政时,历凤阁舍人、司礼少卿、国子司业等。崔融善为文辞,当时莫与之匹。

【译文】

二年(戊申,公元828年)

1 春,三月二十三日,王智兴攻打棣州,烧了三处城门。

2 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宦官更加专横,天子的废立都在他们的手掌之中,威力权柄比君主还要大,没有人敢说话。皇帝亲自参加考试对策举人,贤良方正昌平人刘蕡对策,尽情指出宦官对国家的危害,大略是说:"陛下应当首先忧虑的事是,宫廷中将有变乱,国家会遇到危险,天下将要倾覆,海内将要大乱。"又说:"陛下想要杜绝弑君篡位的发生,就要有皇帝的尊严而接近正直的群臣,疏远宦官一类低贱人,亲近耿直忠良的贤人,使宰相能够充分行使其职权,百官能够在位尽其职守,为什么要让亲近的五六个人总揽国家的大政呢!祸患在宫内酝酿,奸谋在帷幄间产生,臣担心在今天又会出现像曹节、侯览那样专横擅权的宦官。"又说:"对于忠良贤能的臣子没有完全信任他们,却让宦官掌握了废立君主的大权,使得先君敬宗未能得到善终,致使陛下继位不能名正言顺。"又说:"朝廷权力削弱了,方镇藩臣却飞扬跋扈。有的不懂得作臣子的礼节,为

首作乱的反用安君为名号；不了解《春秋》书中的微言大义，兴兵作乱的人还用驱逐恶人为借口。那么国家的赏罚大权已经不掌握在天子手中，军事上的征伐大事一定是由诸侯所决定了。”又说：“陛下何不堵塞通向阴邪之人的道路，不接近那些贱俗的宦官，控制他们欺压胁迫人的心思，恢复他们打扫门户的工作，应该警戒的事，就及早警戒，应当担心的事，就时刻记在心！既然不能把以前的事办好，就应当把以后的事办好；既然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头，就应当有一个好的结尾；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遵奉先贤的告诫，能继承祖先的大业了。从前秦朝的灭亡由于强暴的原因，汉朝的灭亡由于微弱的原因。为政强暴，那么奸贼的臣子因怕死就会谋害君主，君主微弱，那么奸臣就会窃取权力而使主上感到不安。臣看到敬宗皇帝没有想到秦朝灭亡的祸患，因而未剪除发生祸患的根子，臣希望陛下深深思虑汉朝灭亡的灾祸，早些防止它发生，那么祖宗的大业就可以继承，三皇五帝远古的道路就可以追求了。”又说：“臣听说从前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改革七十多项旧制度，他的心意是很诚恳的，他的名誉也是很好的，然而国纪朝纲一天比一天紊乱，国运一天比一天衰弱，奸邪之人一天比一天强大，黎民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困，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不能选择贤明的臣子担任国家的要职，把行使统治国家的大权给丢了。”又说：“陛下真能把国家的行政权力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领军的大将，那么心想要办的事一定能办到，所作所为一定会为大家所遵信了。”又说：“法令应当统一并严格执行，官吏应当名实相副。现在分为外官、中官两部分，建立南司、北司两个系统，有的在南司犯法就逃往北司，有的在外官中要受刑法的处分而在中官中却可以不受法律制裁，法令各个部门不一样，人们不知怎么办才好，这实在是由于兵士和农民地位不一样而朝廷内外法令不相同的缘故。”又说：“现在兵部不知道士兵的情况，只是参加朝会而已；六军的将领不统领士兵作战，只是享受勋阶的俸禄。把军事职务合并到中官的工作中去了，军中的法纪附

在内臣的职务之中。头上把武士的帽子一戴，就把文官看成仇敌一样；脚刚踏进军队中，就把农夫看成如草芥一般。论计谋在翦除凶逆时毫无作用，讲奸诈在作威作福时却大有作为；勇敢不能用来保卫国家，暴戾足以欺压邻里百姓。随意拘押边藩大臣，冒犯欺侮宰相，毁坏国家制度，扰乱朝廷纲纪。助长武夫的权力，从上面控制君父；假借天子的名义，在下面驾御英豪。有藏奸观衅的坏心思，无伏节死难的气节。这难道是先王用文武两方面的人才治理国家的本意吗！"又说："臣不是不知道把话讲出来随即就要遭祸，计议如果实行而本身就要被杀，实在是痛心国家危艰，哀惜生民的困苦，怎能忍受不去说那些犯忌讳的话而窃取陛下一官半职的恩惠啊！"

3闰三月初一，史宪诚奏说派遣他的儿子副大使史唐、都知兵马使卢志绍带领二万五千人的部队往德州讨伐李同捷。当时史宪诚想帮助李同捷，史唐涕泣苦谏，并且请求发兵去讨伐；史宪诚不能违背。

4初九，贤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珏、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授予官职。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人看到刘蕡的对策，都很赞叹佩服，但是惧怕宦官，不敢录取他。录取的诏令颁发后，社会舆论纷纷叫屈。谏官和御史想弹劾考官，被宰相阻止了。李郃说："刘蕡落第，我们登科，能不感到羞愧吗！"于是呈上奏疏，认为："刘蕡所写的对策，汉、魏以来没有那个人比得上。现在有关部门由于刘蕡指责皇帝左右的人，不敢把策文报告朝廷，这样恐怕忠良之臣无路可走，国家的法纪也不存在了。况且臣所作的对策远远赶不上刘蕡，请求把臣所得官职转给刘蕡，用来表扬他的正直。"朝廷没有作回答。刘蕡由于这样不能在朝廷作官，最终只担任了节度使府御史。杜牧是杜佑的孙子；马植是马勋的儿子；王式为王起的孙子；崔慎由是崔融的玄孙。

5 夏，六月，晋王普薨；辛酉，谥悼怀太子。

6 初，萧太后幼去乡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观察使求访，莫知所在。有茶纲役人萧洪[1]，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赵缜引之见太后近亲吕璋之妻，亦不能辩，与之俱见太后。上以为得真舅，甲子，以为太子洗马[2]。

7 峰州刺史王升朝叛[3]；庚辰，安南都护武陵韩约讨斩之。

8 王庭凑阴以兵及盐粮助李同捷，上欲讨之；秋，七月，甲辰，诏中书集百官议其事。宰相以下莫敢违，卫尉卿殷侑独以为："廷凑虽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专讨同捷。己巳[4]，下诏罪状庭凑，命邻道各严兵守备，听其自新。

9 九月，丁亥，王智兴奏拔棣州。

10 李寰自晋州引兵赴镇，不戢士卒，所过残暴，至则拥兵不进，但坐索供馈。庚寅，以寰为夏绥节度使[5]。

11 甲午，诏削夺王庭凑官爵，命诸军四面进讨。

12 加王智兴守司徒[6]，以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13 岳王绲薨[7]。

14 庚戌，容管奏安南军乱，逐都护韩约。

15 冬，十月，洋王忻薨[8]。

16 魏博败横海兵于平原[9]，遂拔之。

17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奏攻李同捷坚固寨[10]，拔之；又破其兵于寨东。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

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

18 傅良弼至陕而薨[11]。乙酉，以左金吾大将军李祐为横海节度使。

19 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宫人所居，烧死者数百人。

20 十二月，丁巳，王智兴奏兵马使李君谋将兵济河，破无棣[12]。

21 壬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薨。

22 李同捷军势日蹙，王庭凑不能救，乃遣人说魏博大将亓志绍，使杀史宪诚父子取魏博；志绍遂作乱，引所部兵二万人还逼魏州[13]。丁丑，命谏议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发义成、河阳兵以讨志绍[14]。

23 戊寅，以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4 辛巳，史宪诚奏亓志绍兵屯永济[15]，告急求援；诏义成节度使李听帅沧州行营诸军以讨志绍。

【注释】

①茶纲：缴纳茶税的单位。凡茶商贩茶，各以若干为一纲，以向政府交税。

②太子洗马：为东宫属官，置二员，从五品下，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

③峰州：为安南都护所领州，治所在今越南永富省白鹤县南凤州。

④己巳：七月无己巳日。据《新纪》："八月己巳，王庭凑反。"可知此处"己巳"上漏"八月"二字。

⑤夏绥节度使：官名。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领夏、绥等州。

⑥守司徒：兼任司徒官。司徒，唐三公之一，正一品。王智兴官品低而兼司徒官，所以称守。

⑦岳王绲(gǔn 滚):顺宗第十八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封岳王。

⑧洋王忻:宪宗第五子,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进封洋王。

⑨平原:为德州所属县,治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史宪诚被迫出兵攻德州,乃拔平原。

⑩坚固寨:李同捷在沧州西筑寨防官兵,名为坚固寨。

⑪陕: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

⑫无棣:为沧州所属县,治今河北盐山县东南。

⑬魏州:为魏博节度使驻地,治今河北大名东北。

⑭河阳:指河阳三城,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

⑮永济:唐大历七年(公元 772 年),分临清县所置,属贝州,治今山东冠县北。永济距魏州治所很近,故史宪诚向朝廷告急。

【译文】

5 夏,六月,晋王李普死;初七,赠悼怀太子的谥号。

6 从前,萧太后年幼离开乡里时,知道家里有个弟弟;皇帝即位后,叫福建观察使探求访问,没有下落。有一个在茶纲服役的萧洪,自己说有姐姐流落在外,商人赵缜把萧洪带去和太后的近亲吕璋的妻子见面,也分不清真假,于是一同去谒见太后。皇帝以为找到了真正的舅父,初十,任命他为太子洗马。

7 峰州刺史王升朝反叛;二十六日,安南都护武陵人韩约讨伐并把他杀了。

8 王庭凑暗地里派兵和用盐粮帮助李同捷,皇帝想讨伐他;秋,七月二十日,诏令中书省召集百官讨论这件事。宰相以下的官吏不敢不同意皇帝的意见,只有卫尉卿殷侑认为:"王庭凑虽然和凶徒勾结在一起,这件事尚未完全暴露出来,应当暂时包涵一下,集中力量讨伐李同捷。"八月十六日,下诏令宣布王庭凑的罪状,命令与成德邻近的各道严兵防守,等待王庭凑改过自新。

9 九月初四,王智兴奏报攻下了棣州。

10 李寰从晋州带兵到横海镇去,沿途不管束士兵,经过的地方

都受到骚扰，到达时虽拥有大量军队却不进攻敌人，只是驻守索取供应和赏赐。初七，改任李寰为夏绥节度使。

11 十一日，下诏削去王庭凑的官爵，命令各路军队从四面进行讨伐。

12 加给王智兴守司徒的官衔，任命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13 岳王李绲死。

14 二十七日，容管奏报安南军队发生叛乱，赶走了都护韩约。

15 冬，十月，洋王李忻死。

16 魏博镇的军队在平原打败了横海镇军队，于是攻下了平原县。

17 十一月初一，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奏报进攻李同捷防守的坚固寨，并攻下了；又在寨东打败了他的军队。当时河南、北各路军队讨伐李同捷久未成功，每每打了小胜仗，就虚报斩首和俘虏的数字以求得到重赏，朝廷尽全力供给他们，江、淮一带因为这个缘故弄得衰弊不堪。

18 傅良弼到陕州时就死了。初三日，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李祐为横海节度使。

19 二十二日，禁中的昭德寺发生火灾，蔓延到了宫人居住的地方，烧死了数百名宫人。

20 十二月初六，王智兴奏报兵马使李君谋带兵渡河，攻下了无棣。

21 二十一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去世。

22 李同捷的军事势力一天天缩小，王庭凑不能去救，于是派人去劝说魏博军的大将亓志绍，叫他杀死史宪诚父子，夺取魏博镇；亓志绍于是作乱，带领他的部队二万人回头进逼魏州。二十六日，命令谏议大夫柏耆到魏博镇去安抚慰劳，并且派出义成、河阳二镇兵用以讨伐亓志绍。

23 二十七日，任命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24 三十日，史宪诚奏报亓志绍的军队已经进驻到了永济，特向朝廷告急，请求支援；于是诏令义成节度使李听带领沧州行营所属各军队去讨伐亓志绍。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四

唐纪六十　起屠维作噩，尽昭阳赤奋若，凡五年。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

1 春，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合兵掠贝州[1]。

2 义成行营兵三千人先屯齐州[2]，使之禹城[3]，中道溃叛；横海节度使李祐讨诛之。

3 李听、史唐合兵击亓志绍，破之；志绍将其众五千奔镇州[4]。

4 李载义奏攻沧州长芦[5]，拔之。

5 甲辰，昭义奏亓志绍余众万五千人诣本道降，置之洛州[6]。

6 二月，横海节度使李祐帅诸道行营兵击李同捷，破之，

进攻德州。

7 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勇敢，爱士卒；王智兴残虐，军中欲逐智兴而立雄，智兴知之，因雄立功，奏请除刺史。丙辰，以雄为壁州刺史[7]。

8 史宪诚闻沧景将平而惧，其子唐劝之入朝。丙寅，宪诚使唐奉表请入朝，且请以所管听命。

9 石雄既去，武宁王智兴悉杀军中与雄善者百余人。夏，四月，戊午，智兴奏雄摇动军情，请诛之。上知雄无罪，免死，长流白州[8]。

10 戊辰，李载义奏攻沧州，破其罗城[9]。李祐拔德州，城中将卒三千余人奔镇州。李同捷与祐书请降，祐并奏其书，谏议大夫柏耆受诏宣慰行营，好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恶之矣；及李同捷请降于祐，祐遣大将万洪代守沧州；耆疑同捷之诈，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以事诛洪，取同捷及其家属诣京师。乙亥，至将陵[10]，或言王庭凑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斩同捷，传首，沧景悉平。

五月，庚寅，加李载义同平章事。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仅能下之，而柏耆径入城，取为己功，诸将疾之，争上表论列。辛卯，贬耆为循州司户[11]。李祐寻薨。

11 壬寅，摄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12 六月，丙辰，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归本道休息，但务保境，勿相往来；惟庭凑效顺，为达章表，余皆勿受。"

13 辛酉，以史宪诚为兼侍中、河中节度使[12]；以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分相、卫、澶三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

14 初，李祐闻柏耆杀万洪，大惊，疾遂剧。上曰："祐若死，是耆杀之也！"癸酉，赐耆自尽。

15 河东节度使李程奏得王庭凑书，请纳景州[⑦]；又奏亡志绍自缢。

16 上遣中使赐史宪诚旌节，癸酉，至魏州。时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陶[⑧]，迁延未进，宪诚竭府库以治行。甲戌，军乱，杀宪诚，奉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何进滔知留后。李听进至魏州，进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进滔出兵击李听；听不为备，大败，溃走，昼夜兼行，趣浅口[⑨]，失亡过半，辎重兵械尽弃之。昭义兵救之，听仅而得免，归于滑台[⑩]。

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八月，壬子，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

【注释】

①贝州：为魏博镇所属州，治清河县(今河北清河县西北)。

②齐州：治历城(今山东济南市)。

③禹城：齐州所属县，治今山东禹城县。

④镇州：为成德军节度使驻地，原名恒州，元和中改称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县)。

⑤长芦：沧州所属县，治今河北沧州市西。

⑥洛州：据章钰校注，他本作"洺州"。从地理位置看，以作洺州为是。昭义军领潞、泽、邢、洺、磁五州，亡志绍降于昭义，安置在本道所属洺州，近于情理，不会使去河南之洛阳。且开元以后，洛州已改为河南府。洺州治今河北永年县。

⑦壁州：为山南西道所属州，治诺水县(今四川通江县)。

⑧白州：为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西博白县。

⑨罗城：外城。

⑩将陵：德州所属县，治今山东宁津县。

⑪循州：岭南东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惠州市。 司户：即司户参军事，州所设主民户之官，随州之大小不同，品级为七八品之间。

⑫河中节度使：官名，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领蒲、绛、隰等州。

⑬景州：原属横海镇，后归成德王庭凑，现王庭凑愿交出。州治在弓高（今河北东光县）。

⑭馆陶：魏州所属县，治今河北馆陶县。

⑮浅口：即馆陶县北之浅口镇。

⑯滑台：滑州所属城，北临石黄河，为军事要地。在今河南滑县东。

【译文】

唐纪六十　起己酉（公元 829 年），止癸丑（公元 833 年），共五年。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己酉，公元 829 年）

1 春，正月，亓志绍号成德镇联合出兵抢掠贝州。

2 义成行营兵三千人原驻在齐州，命令他们开赴禹城，在途中溃散叛变；横海节度使李祐前去讨伐，并把他们杀了。

3 李听和史唐合兵进攻亓志绍，打败了他；亓志绍带着他的五千人投奔镇州。

4 李载义奏报进攻沧州的长芦，把它攻下了。

5 二十三日，昭义奏报亓志绍余众一万五千人到本道投降，把他们安置在洺州。

6 二月，横海节度使李祐率领各道行营兵进攻李同捷，打败了他，接着进攻德州。

7 武宁军捉生兵马使石雄，很勇敢，爱士卒；王智兴残酷暴虐，军队中将士想驱逐王智兴而立石雄为帅，王智兴知道此事后，借着说石雄立了战功，奏请任命他为刺史。初六，任命石雄为壁州刺史。

8 史宪诚听到沧景镇即将平定而感到恐惧，他的儿子史唐劝他到朝廷中去。十六日，史宪诚差史唐带着奏表请求入朝，并且请求朝廷安置他所管辖的地方。

9 石雄走了以后，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把军队中和石雄要好的一百多人都杀掉了。夏，四月初九，王智兴上奏说石雄动摇军情，请求杀掉他。皇帝知道石雄没有罪，赦免他的死罪，长久流放到白州。

10 十九日，李载义上奏说进攻沧州，攻下了外城。李祐攻下了德州，城中将卒三千多人逃去镇州。李同捷写信给李祐表示愿意投降，李祐将他的信一并上奏给皇帝。谏议大夫柏耆受命去慰劳行营将士，他喜欢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经讨厌这个人了；等到李同捷向李祐请求投降，李祐派大将万洪接替守沧州；柏耆怀疑李同捷是诈降，亲自带领数百名骑兵跑到沧州，借故杀了万洪，把李同捷和他的家属带回京师去。二十六日，行至将陵，听到有人说王庭凑想用奇兵救李同捷，于是把李同捷杀了，将他的头送到京城，沧景一带全部平定了。

五月十二日，加给李载义同平章事官衔。各道兵进攻李同捷，经过三年，才攻下来。而柏耆径直进入沧州城，取李同捷作为自己的功劳，诸将都憎恨他，争相上奏表论述这件事。十二日，朝廷贬谪柏耆为循州司户参军。李祐不久也死了。

11 二十四日，暂任魏博副使的史唐上奏改名史孝章。

12 六月初八，诏令说："镇州四面的行营各自回到本道去休息，但是务必保卫好边境，不要互相往来；只有王庭凑表示归顺的书，才为他传送章表，其他都不要接受。"

13 十三日，任命史宪诚为兼侍中、河中节度使；任命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分出相、卫、澶三州成立一新道，以史孝章为节度使。

14 起初，李祐听说柏耆杀了万洪，大惊，病就加重了。皇帝说："李祐要是死了，那是柏耆杀了他！"二十五日，命柏耆自杀。

15 河东节度使李程奏称收到王庭凑的书信，请求交出景州；又

上奏说元志绍自缢死。

16 皇帝派遣中使赐史宪诚旌节，二十五日，到达魏州。当时李听从贝州还军到馆陶，拖延时间，没有向魏州进发，史宪诚尽府库所有钱财来治办行装。二十六日，军中发生叛乱，杀死了史宪诚，推奉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人何进滔知留后。李听前进到魏州，何进滔拒绝他，不能入城。秋，七月，何进滔出兵攻击李听，李听没有防备，大败。溃散逃走，日夜赶路，奔赴浅口，损失兵员超过一半，辎重兵械等都丢掉了。昭义兵来救援他，李听才免被敌人追上，回到滑台。

河北长久打仗，运送的粮饷常常供应不上，朝廷深以为苦。八月初五，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又把相、卫、澶三州也划归给他。

17 沧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一四。癸丑，以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1]。侑至镇，与士卒同甘苦，招抚百姓，劝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复业。先是，本军三万人皆仰给度支，侑至一年，租税自能赡其半；二年，请悉罢度支给赐；三年之后，户口滋殖，仓廪充盈。

18 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壬申，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

19 征浙西观察史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

20 上性俭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纱縠绫罗；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2]。驸马韦处

仁尝著夹罗巾[3]，上谓曰："朕慕卿门地清素，故有选尚[4]。如此巾服，听其他贵戚为之，卿不须尔。"

21 壬辰，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

22 冬，十月，丙辰，以李听为太子少师[5]。

23 路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谷琐碎之务，如杨国忠、元载、皇甫镈皆奸臣，所为不足法也。"上以为然。于是裴度辞度支[6]；上许之。

24 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7]；赦天下。四方毋得献奇巧之物，其纤丽布帛皆禁之，焚其机杼。

25 丙申，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8]，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向导，袭陷嶲、戎二州[9]。甲辰，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10]，蜀兵大败；蛮遂陷邛州。

26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入朝。

27 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11]；十二月，丁未朔，又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12]。

28 以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29 己酉，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节度事。

嵯颠自邛州引兵径低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颖

帅众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数四。壬子，贬元颖为邵州刺史[18]。

30 己未，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19]，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川[20]。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

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颠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

嵯颠遣使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竟为向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丁卯，再贬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颠。

【注释】

①卫尉卿：唐卫尉寺长官，从三品，掌器械文物，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

②游畋(tián 田)：游乐打猎。

③夹罗巾：用罗绸做的头巾。开元年间，赐供奉及诸司长官罗头巾。

④选尚：挑选其人把公主嫁给他。韦处仁尚穆宗女新丰公主。

⑤太子少师：东宫属官，正二品，与少傅、少保，号东宫三少，掌教谕太子。

⑥辞度支：敬宗宝历二年(公元 826 年)，裴度复任宰相，不久兼领度支。至此乃辞其兼领。

⑦圜(yuán 圆)丘：古代祭天的圆形高坛。祀圜丘即祭天。

⑧南诏:唐西南少数民族之一部,原有六诏,其住大理一部,改称南诏。嵯(cuó 痤)颠:当时为南诏国君。

⑨嶲州:剑南道所属州,治今四川西昌。　戎州:剑南道所属州,治今四川宜宾市。

⑩邛州:剑南道所属州,治今四川邛崃。

⑪东川:即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　兴元:即山南西道节度使,治兴元(今陕西汉中市)。　荆南:即荆南节度使,治今湖北江陵。

⑫鄂岳:即武昌军节度使,治鄂州(今湖北武汉市)。　襄邓:即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今湖北襄樊市)。　陈许:即忠武军节度使,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市)。

⑬郴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湖南郴州市。

⑭右领军大将军:唐十六卫中,有左右领军卫,设大将军各一员,正三品,掌宿卫。

⑮西川:据章钰校注,他本"川"作"郭"。严衍《通鉴补》,亦改"西川"为"西郭"。

【译文】

17 沧州在丧乱之后,到处都是尸体,城镇乡村都空荡荡的,留存的户口不到十分之三四。初六,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殷侑到达镇府以后,和士卒同甘共苦,招抚百姓,督促他们努力农耕和蚕桑,流离在外的逐渐恢复从事本业。原先,本道军队三万人都要靠度支供给衣粮,殷侑到那里满一年,租税收入就能够供给一半;两年,就完全不要度支供给了;三年以后,户口发展增加很多,仓库中都装满了粮食和财物。

18 王庭凑通过邻道稍稍表示了归服朝廷的意思;二十五日,赦免王庭凑和将士的罪过,恢复他们的官爵。

19 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推荐任命他为宰相。恰遇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的帮助,二十七日,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

20 皇帝有节俭朴素的习性，九月初四，命令中尉以下不得穿用纱縠绫罗做的衣服；听朝以外的闲暇时间里，只以阅读经史书籍来取乐，对于声色游乐打猎等事未曾留意过。驸马韦处仁曾戴着夹罗巾，皇帝对他说："朕爱慕你家门庭清高朴素，所以选择你配尚公主。这样的头巾装扮，让其他贵戚去使用好了，你不要这个样子。"

21 十五日，任命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忌恨他威胁到自己的职位，所以把他调出朝廷。

22 冬，十月初九，任命李听为太子少师。

23 路隋对皇帝说："宰相责任重大，不应当兼任有关钱谷等琐碎的职务，如杨国忠、元载、皇甫镈都是奸臣，他们所兼任的事不值得去效法。"皇帝认为是对的。于是宰相裴度就提出辞去兼任度支的职务，皇帝答应了。

24 十一月十八日，皇帝到圜丘参加祭天仪式；大赦天下。命四方不许贡献奇巧的东西，那些纤细华丽的布帛都禁止织造，并把织机烧掉。

25 二十日，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上奏说南诏侵扰边境。杜元颖自以为过去做过宰相，摆出一副文雅高傲的样子，既不懂军事，只知搜刮积蓄家财，因而把士卒的衣粮也克扣了。西南地区守边的兵卒，衣食不足，都去蛮族境内去抢掠来维持生活，蛮人不仅不制止他们，反而用衣食资助他们；由于这样，蜀中虚实动静等情况，蛮人都了解很清楚。南诏国君嵯颠多次计谋大举侵扰西川，西川边境的州官屡次报告，杜元颖不相信有这回事；嵯颠的军队到达边城，一点防备抵御的设施都没有。蛮人用蜀卒为向导，攻下了嶲州和戎州。二十八日，杜元颖派军队在邛州南与蛮人打了一仗，蜀兵大败；蛮人占领了邛州。

26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入朝拜见天子。

27 下诏征发东川、兴元、荆南三节度使的军队以援救西川；十二月初一，又征发鄂岳、襄邓、陈许等镇兵继续去援助。

28任命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29初三，任命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暂时兼任东川节度使职事。

嵯颠从邛州领兵直接抵达成都，初四，攻下了外城。杜元颖带领兵众守卫牙城以抵抗蛮兵，多次想逃走。初六日，贬谪杜元颖为邵州刺史。

30十三日，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征发太原、凤翔镇兵开赴西川。南诏侵扰东川，进到梓州城西，郭钊的军队人数既少力量又弱，无法迎战，于是写信责备嵯颠。嵯颠回信说："杜元颖侵扰我，所以才起兵报复他。"与郭钊和谈好就退兵了。

蛮人留在成都西城外十天，开始尚爱护安抚蜀人，市场上安定平静；将要离开时，就大肆抢掠男女、百工数万人和珍贵财物等，席卷而去。蜀人恐惧，有的投江自杀，飘流的尸体满江都是，顺江而下。嵯颠亲自为军队的后卫，到大度水，嵯颠对蜀人说："这里南边就是我国国境，让你们哭着告别家乡和国家吧。"被掠蜀人都痛哭不止，投水死的有数千人。从这以后，南诏的能工巧匠和蜀中的差不多。

嵯颠派使者上奏表，说："我们近年一直进贡修好，哪里敢侵犯边界，只是因为杜元颖不爱惜军士，军士怨恨元颖，争着当向导，请求我去杀掉暴虐的统帅。没有把杜氏杀掉，不能安慰和满足蜀地军士的心愿，希望陛下杀掉他。"二十一日，再次贬杜元颖为循州司马。诏令董重质和诸道兵都回本道去。郭钊到成都，与南诏订立和约，不互相侵扰。皇帝下诏派遣中使把作为两国友好凭证的文书赐给嵯颠。

四 年

1 春，正月，辛巳，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

2 戊子，立子永为鲁王。

3 李宗闵引荐牛僧孺；辛卯，以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4 南诏之寇成都也，诏山南西道发兵救之，兴元兵少，节度使李绛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蛮退而还。

兴元兵有常额，诏新募兵悉罢之。二月，乙卯，绛悉召新军，谕以诏旨而遣之，仍赐以廪麦，皆怏怏而退。往辞监军，监军杨叔元素恶绛不奉己，以赐物薄激之。众怒，大噪，掠库兵，趋使牙[1]。绛方与僚佐宴，不为备，走登北城。或劝缒而出，绛曰："吾为元帅，岂可逃去！"麾推官赵存约令去[2]。存约曰："存约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将王景延与贼力战死，绛、存约及观察判官薛齐皆为乱兵所害[3]，贼遂屠绛家。

戊午，叔元奏绛收新军募直以致乱[4]。庚申，以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5]。是时，三省官上疏共论李绛之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乱兵，上始悟。

5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谒。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

陉北沙陀素骁勇[6]，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绰奏以

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执宜与诸酋长入谒，公绰与之宴。执宜神彩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执宜母妻入见，公绰使夫人与之饮酒，馈遗之。执宜感恩，为之尽力。塞下旧有废府十一[7]，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8]。

6 温造行至襄城[9]，遇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归，造密与之谋诛乱者，以其兵八百人为牙队，五百人为前军，入府，分守诸门。己卯，造视事，飨将士于牙门，造曰："吾欲问新军去留之意，宜悉使来前。"既劳问，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围之，既合，唱"杀"！新军八百余人皆死。杨叔元起，拥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杀绛者，斩之百段，余皆斩首，投尸汉水，以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闻。己丑，流杨叔元于康州[10]。

【注释】

①使牙：节度使办事的官署，其署称牙门，故曰使牙。

②推官：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之下均设推官，管刑狱之事。

③判官：唐代节度使、观察使等属官中，均设判官，佐理政事。

④募直：招募新军时的费用。

⑤尚书右丞：尚书省属官。位在尚书令、左右仆射之下，正四品下，掌兵、刑、工三部之十二司事。

⑥陉北沙陀：陉岭以北的沙陀部。该部原为西突厥别部处月之后，曾附于吐蕃。元和中徙盐州，后又徙代北神武川(今山西山阴一带)。

⑦废府：《旧唐书》作"废栅"。胡注认为云、朔塞下无十一府，以作"废栅"为是。

⑧杂虏：当指其他少数民族为退浑、回鹘、鞠粗、奚、室韦等部。

⑨褒城：梁州所属县，治今陕西汉中市西北。

⑩康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德庆县。

【译文】

四年（庚戌，公元 830 年）

1 春，正月初六，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回到朝廷。

2 十三日，立皇子李永为鲁王。

3 李宗闵推荐牛僧孺为相；十六日，任命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互相结合排斥李德裕的党羽，逐渐把他们赶走。

4 在南诏侵扰成都的时候，诏令山南西道发兵去援救，兴元镇兵员不多，节度使李绛招募了一千人前往，还未赶到，南诏人已退去，他们就回到兴元。

兴元的驻军有一定的数额，朝廷诏令新招募的兵员都要撤销。二月初十，李绛把新兵都召集在一起，把朝廷诏旨告诉他们并宣布遣散，仍然赐给他们麦子，他们很不高兴地退了下来。他们到监军那里去辞行，监军杨叔元向来就怀恨李绛不尊重自己，就用赏赐的东西太少为借口以激怒新兵。新兵被激怒，大声喧闹，抢兵器库的武器，奔向节度使府衙。李绛正在和同僚们饮宴，没有防备，慌忙跑向北边城根。有人劝李绛用绳子吊出城外，李绛说："我是元帅，怎么可以逃走！"挥手叫推官赵存约快离开。赵存约说："存约得到明公的知遇，怎么能苟且求免此祸！"牙将王景延和反叛兵奋力作战而死，李绛、赵存约和观察判官薛齐都被乱兵杀害，乱兵还把李绛一家人都杀死了。

十三日，杨叔元上奏说是李绛没收了招募新军的费用而引起新兵的叛乱。十五日，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当时，三省的官员都上疏共同论说李绛是冤枉的；谏议大夫孔敏行具体呈说杨叔元如何如何激怒乱兵，皇帝才了解了这件事。

5 三月初一，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从前，回鹘来进贡和互市，他们经过的地方，朝廷都担心回鹘人作乱，常常是警卫森严地迎接和护送以防备他们。柳公绰到镇后，回鹘派了梅录李畅用马一万匹进行互市交易，柳公绰只派遣牙将一人单骑在边境上迎接慰劳，到达时大开牙门，接受他们的谒见。李畅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告诫他的部下，不要在路上奔跑射猎，一点也不侵扰百姓。

居住在陉岭以北的沙陀部，向来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柳公绰保奏任他们的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让他驻扎在云、朔地区的关塞之下，以捍御北方边境。朱邪执宜和他们其他酋长来拜见，柳公绰设酒宴接待他们。朱邪执宜神情庄严整肃，举止进退合乎礼仪，柳公绰向僚佐们说："朱邪执宜外表严肃而内心宽和，说话从容而道理得当，是有福禄的人。"朱邪执宜的母亲和妻子进见时，柳公绰让夫人和她们一起饮酒，并且送他们很多礼物。朱邪执宜感激所受到的恩惠，愿意为柳公绰尽力。塞下过去有十一座废弃了栅寨，朱邪执宜把它修复了，派他的部落中的三千人分别驻守，从这以后别的少数族人再也不敢侵犯边寨了。

6 温造到褒城时，遇着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讨蛮人回来，温造就和他秘密商量诛杀叛乱新兵的事，把他军队的八百人作为牙门的卫队，五百人为前头部队，进入节度使府，分别守卫各道门。初五，温造正式上任，在牙门设宴招待将士，温造说："我想问一问新军愿留还是愿去的意向，应当把他们都叫到前面来。"慰劳询问之后，叫他们坐下，开始上酒。卫志忠暗地命令牙兵包围他们，包围好了，大声喊"杀！"新军八百多人都被杀死。杨叔元站起来，抱着温造的脚乞求一条生路，温造命令把他关押起来。那个亲手杀死李绛的人，被碎尸百段，其余的都被杀头，把尸体抛到汉水中，用一百个人头祭李绛，三十个人头祭死于乱兵中的人，然后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十五日，把杨叔元流放到康州。

7 癸卯，加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

8 奚寇幽州[1]，夏，四月，丁未，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击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献。

9 裴度以高年多疾，恳辞机政。六月，丁未，以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2]，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

上患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尝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申锡请渐除其偏。上以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擢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锡同平章事。

10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闵为观察判官，由是渐获进用。至是，怨度荐李德裕，因其谢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11 西川节度使郭钊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郭钊多病，未暇完补。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3]，或无土，则以石垒之。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4]，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崔旰之杀郭英乂[5]，张朏之逐张延赏[6]，皆镇兵也。"时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有诏来年三月亦归，蜀

人恟惧⑦。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⑧、陈许千人以镇蜀；且言："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多者蛮寇已逼，元颖始募市人为兵，得三千余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郭钊募北兵仅得百余人，臣复召募得二百余人，此外皆元颖旧兵也。恐议者又闻一夫当关之说⑨，以为清溪可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⑩，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⑪，以大兵守之方可。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⑫，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⑬。"朝廷皆从其请。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12是岁，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孙彝震立，改元咸和。

【注释】

①奚：为匈奴别种，居鲜卑故地。玄宗时来降，迁居幽州界外安置。朝贡时至，少为患。

②平章军国重事：唐代同平章事即为宰相职称，而平章军国重事，虽同为宰相，地位更高一些，只管国家大事，不须处理细务。

③清溪关：在今四川汉源县西南，当时为防御吐蕃及南诏等重要关塞之一。

④黎、雅以来：从黎州、雅州到成都。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县北清溪镇。雅州治今四川雅安县西。

⑤崔旰句：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剑南节度使郭英乂残暴，又恨崔旰不拥立自己，于是两人相攻，英乂终至败亡，由此蜀大乱。

⑥张朏（fěi 匪）句：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

⑦惴惧：恐惧，害怕。

⑧郑滑：指义成军节度使所领之军队。该镇治滑州，领滑、郑、濮三州。

⑨一夫当关：是说蜀地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的说法。李德裕驳斥了这种议论。

⑩东蛮：据胡三省注，乃指勿邓、半邑、两林等部。

⑪迤逦（yǐ lǐ 椅里）：曲折连绵。

⑫堂案：政事堂的档案。就是把别人议事的奏章，存入档案。

⑬国宪：国家的法律。

【译文】

7 二十九日，加给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

8 奚族人侵扰幽州，夏，四月初三，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打败了他；十七日，奚族王茹羯被抓获，献给朝廷。

9 裴度由于年老多病，恳切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六月初五，改任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到疾病减轻一些的时候，三五天到中书省一次就可以了。

皇帝忧虑宦官的强盛，杀死宪宗、敬宗的叛逆党羽还有一些人留在左右；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揽权势，接受贿赂，皇帝也不能控制他。皇帝曾把这件事秘密和翰林学士宋申锡讲过，宋申锡请求逐渐除掉他们的权势。皇帝认为宋申锡沉静厚道，忠恪严谨，可以倚靠他办好事，提升他为尚书右丞；七月十一日，任命宋申锡同平章事。

10 从前，裴度征讨淮南时，奏用李宗闵担任观察判官，从这时起逐渐得到重用。这时，李宗闵埋怨裴度推荐李德裕为宰相，借着裴度因病辞相位的机会，于九月十一日，让皇帝任命裴度兼侍中，充

山南东道节度使。

11 西川节度使郭钊因病请求替代，冬，十月初七，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蜀地从南诏侵扰后，整个地方残败衰弊，郭钊经常生病，没有力量把地方治理好。李德裕到该镇上任后，特修建一座筹边楼，把蜀地地形画出来，南边到南诏，西边到吐蕃。经常召集那些在军队中生活较久、熟悉边防事务的人，那怕是走卒或蛮夷人也不例外，向他们讯问山川、城邑、道路艰险平易、宽狭远近等情况，不超过一个月，都好像自己亲身到过那里一样。

皇帝命令李德裕堵塞清溪关以切断南诏侵扰的道路，没有泥土的地方，就用石头垒砌起来。李德裕上奏说："通往蛮人的小路很多，那是堵塞不了的，只有派重兵防守，才能保证不出问题，但是从黎州、雅州一带到达成都，需要一万人左右才够用，成都需要二万人防守，加以严格的训练，那么蛮人就不敢随意行动了。但是边地兵员又不宜太多，必须有能力驾御他们。如崔旰杀死郭英义、张朏驱逐张延赏，都是镇兵太多控制不了的缘故。"当时北方的军队都回到本道去了，只有河中、陈许二道的三千人留在成都，有诏令明年三月也要回去，蜀人感到很害怕。李德裕上奏请求留下郑滑道五百人、陈许道一千人用来镇守蜀地；并且说："蜀兵很脆弱，新近被蛮人打得大败，都吓破了胆，不能担任征讨戍守的任务。假使北方的军队都走了，那么和杜元颖时一样，蜀地不一定能守得住。恐怕议论的人会说蜀地经过蛮人侵扰以后，已经自己增加了兵员，前时蛮寇已经逼近了，杜元颖才招募市肆中的人去当兵，征集了三千人，空有这个人数，其实不能打仗。郭钊征募北方人当兵的只得到一百多人，臣再次招募也只得到二百多人，除此以外都是杜元颖旧有的兵士。恐怕议论的人又会讲，听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前'的说法，认为清溪关可以堵塞就没有事了。臣访问了蜀中的老将，得知清溪关的旁边，大路有三条，其他小路有无数条，都是东蛮临时需

要开通的，要是说可以堵塞，那就是欺骗朝廷。重要的是必须在大度水北面另外修筑一座城，曲折蜿蜒连接黎州，派重兵驻守才能保安全。况且听说南诏把他所抢掠的蜀人二千名和金帛等物送给吐蕃，假使这两部夷人知道了蜀地空虚情况，联合来侵扰，实在使人万分担心。那些朝臣提出的建议，大概是祸害不在他们身上，希望他们每人留下一张文状，放在政事堂的档案中，将来事情失败了，不能叫为臣的一个人承担法律责任。"朝廷答应了李德裕的一切请求。德裕于是训练士卒，修葺城堡亭障，储备粮食，用来防御边患，蜀人大体上得到了安全的保障。

12 这一年，勃海宣王仁秀去世，他的儿子新德早已死了，由孙子彝震继立，改年号为咸和。

五 年

1 春，正月，丁巳，赐沧、齐、德节度名义昌军[1]。

2 庚申，卢龙监军奏李载义与敕使宴于毬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与其徒呼噪作乱，载义与子正元奔易州[2]；志诚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3]。上召宰相谋之，牛僧孺曰："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4]，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上从之。载义自易州赴京师，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顺；二月，壬辰，以载义为太保[5]，同平章事如故。以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臣光曰：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

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6]；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曰[7]："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3 新罗王彦升卒，子景徽立。

4 上与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璠泄其谋，郑注、王守澄知之，阴为之备。

上弟漳王凑贤[8]，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申锡谋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骑屠申锡家，飞龙使马存亮固争曰[9]："如此，则京城自乱矣！宜召他相与议其事。"守澄乃止。

是日，旬休[10]，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书东门。中使曰："所召无宋公名。"申锡知获罪，望延英，以笏扣头而退。宰相至延英，上亦以守澄所奏，相顾愕眙[11]。上命守澄捕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申锡亲事王师文等[12]，于禁中鞫之；师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锡罢为右庶子[13]。自宰相大臣无敢显言其冤者，独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付外廷核实，由是狱稍缓。正雅，翊之子也。

晏敬则等自诬服，称申锡遣王师文达意于王，结异日之知。

狱成，壬寅，上悉召师保以下及台省府寺大臣面询之。午际，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係、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英，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14]！申锡殆不至此！"郑注恐覆按诈觉，乃劝守澄请北行贬黜。癸卯，贬漳王湊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存亮即日请致仕。玄亮，磁州人；质，通五世孙[15]；係，乂之子[16]；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则等坐死及流窜者数十百人，申锡竟卒于贬所。

【注释】

①义昌军：原为横海节度，领沧、景、德三州。后省景州，增领齐州，赐今名。

②易州：为义武军节度所领州，治今河北易县。

③莫州：为幽州节度所领州，治今河北任丘县北之鄚州。

④蹔：同"暂"，时间不久。

⑤太保：与太师、太傅合三师，正一品官。为训导之官，天子所师法，无所职统。无其人则缺。

⑥师长：原指大夫一类官员，即诸侯以下的官吏，如唐之州县官均属这一类人。

⑦《诗》曰句：引诗出自《诗经·大雅·棫朴》。意思是：勤勉的我周王，治

理好了国家。

⑧漳王:名李凑,穆宗等六子,长庆初封漳王。后为宦官王守澄、郑注等诬陷,贬为巢县公,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卒。郑注伏诛后,追赠为怀懿太子。

⑨飞龙使:殿中省尚乘局所属飞龙厩的官员,为宦者,掌厩马等事。

⑩旬休:一月三旬,遇旬则休假,故称。

⑪愕眙(chì斥):惊愕而直视。

⑫亲事:唐制,王府官设亲事府,置亲事若干人,掌侍从护卫等事。宋申锡任宰相亦有亲事官,当即侍从之属。

⑬右庶子:为东宫属官。太子右春坊,设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掌侍从、献纳、启奏等事。

⑭复与何求:据章钰校注,他本"与"均作"欲"。从文意看,作"欲"更顺一些。

⑮通五世孙:王质是王通的第五代孙。王通,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代哲学家,著有《文中子》一书。

⑯乂之子:蒋係是蒋乂的儿子,蒋係在德宗时任左拾遗之职,曾力谏张茂宗在母丧守制期中与义章公主成婚事。德宗不悦,终成婚。

【译文】

五年(辛亥,公元831年)

1 春,正月十八日,赐名沧、齐、德节度为义昌军。

2 二十一日,卢龙监军奏报说李载义与敕使在毬场后院举行宴会,副兵马使杨志诚和他的党徒大喊大叫发动叛乱,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去易州;杨志诚又杀了莫州刺史张庆初。皇帝召集宰相商量这件事,牛僧孺说:"范阳从安、史之乱以来,就不是国家直接管辖了,刘总短时间把这块地方献给国家,朝廷花了八十万串钱而后一点收获也没有。今天杨志诚得到了它,如同前日李载义得到一样;顺着事势安抚他,使他去捍御北狄的入寇,不要去计较他对朝廷是逆还是顺。"皇帝依从了牛僧孺的话。李载义从易州到京师,皇帝看到载义有平定沧景的功劳,并且事奉朝廷很恭顺;二月二十

三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同平章事依旧。任命杨志诚为卢龙节度使留后。

臣司马光以为：从前圣人顺从天理，观察人情，了解到一般群众是不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所以就设置州县官来治理他们；了解到众多的臣子们是不能互相役使的，所以就在他们的上面设置诸侯来驾御他们；了解到各诸侯国彼此之间是不能臣服的，所以就设立天子来统领他们。天子对于众多的诸侯国来说，如果能够做到褒扬善人而贬黜恶人，抑制强暴而扶助弱小，安抚顺服的人而惩罚违戾的人，禁止暴虐者而诛杀叛乱者，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没有不一起顺从的了。《诗经》中说："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李载义是守卫边属的大臣，对国家建立了大功的，没有什么过错而被杨志诚驱逐，这件事天子就应当作出公正的处理。假若对这事一点也不过问，反而把那里的土地官爵授给杨志诚，那么就是承认了将帅的废立或生死，都由士卒来决定，上面虽然有天子，有什么作用呢！国家的设置方镇，难道只是为了收取财赋就完了吗！像牛僧儒那么说，只是姑息偷安的办法罢了，那里是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好天下的正道啊！

3 新罗王彦升死，他的儿子景徽继位。

4 皇帝和宋申锡谋划杀一批宦官，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把密旨告诉了他。王璠把这件密谋的事泄露出去，宦官郑注、王守澄知道了，暗地里作了防备。

皇帝的弟弟漳王李凑比较贤明，有一定声望，郑注指使神策军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为皇帝。二十九日，王守澄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皇帝以为是真的，非常愤怒。王守澄想随即派二百名骑兵去把宋申锡一家人杀了，飞龙使马存亮坚决争谏说："这样，京城就要大乱！应当召集其他的宰相参加讨论这件事。"王守澄才停止了行动。

当天，是旬休日，于是派中使把宰相都召集到中书省东门。中使说："所召集人的名单中没有宋公。"宋申锡知道自己被当了替罪羊，望着延英殿，用笏板扣击着脑袋就退回去了。宰相们到延英殿，皇帝把王守澄的奏章给他们看，他们感到非常惊愕。皇帝命令王守澄捕捉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和宋申锡的亲事王师文等人，在宫禁中审问他们；王师文逃走了。三月初二，宋申锡免去宰相，降为右庶子。宰相以下的大臣没有人敢明白地说宋申锡是受了冤枉，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疏请求把犯人从内狱交出来，让外廷审核落实，这样一来审讯稍稍放慢了一些。王正雅是王翃的儿子。晏敬则等人自我假认服罪，说宋申锡派王师文向漳王表达心意，交结为以后的知心人。

审讯完毕，初四，皇帝把太师太保以下及台、省、府、寺等的大臣都召集起来，当面询问他们的意见。到中午的时候，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係、裴休、韦温等又请求在延英殿对话，请求把审讯的结果交给外廷复查。皇帝说："我已经和大臣们讨论过了。"屡次催他们离开，他们不退下去。崔玄亮边叩头边流泪说："杀一个平民百姓尚且不能不慎重，何况是宰相呢！"皇帝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一些，说："我再和宰相们商量一下。"于是又把宰相召集起来，牛僧孺说："人臣的职位最高不超过宰相，现在宋申锡已经是宰相了，假使像他所谋划的那样，还想得到什么呢！宋申锡大概不会干这种事！"郑注担心复查时把欺诈的事抖了出来，于是劝王守澄请求皇帝只对宋申锡贬官而已。初五日，贬谪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马存亮当天就请求退休。崔玄亮是磁州人；王质是王通的第五代孙；蒋係是蒋乂的儿子；舒元褒是江州人。晏敬则等因受到株连被处死及流窜的有几十个到上百人，宋申锡最后在贬地死去。

5 夏，四月，己丑，以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6 五月，辛丑，上以太庙两室破漏，逾年不葺，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俸[1]；亟命中使帅工徒，辍禁中营缮之材以葺之。左补阙韦温谏，以为："国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为堕旷，宜黜其人，更择能者代之。今旷官者止于罚俸，而忧轸所切即委内臣，是以宗庙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为虚设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7 丙辰，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

8 秋，八月，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2]。鄂岳地襄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郾至，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3]，岁中，悉诛之。郾在陕，以宽仁为治，或经月不笞一人，及至鄂，严峻刑罚；或问其故，郾曰："陕土瘠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地险民杂，夷俗慓狡为奸[4]，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

9 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简去四千四百余人，复简募少壮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与土兵参居，转相训习，日益精练。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务华饰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别道以治之，无不坚利。"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5]，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奏其

发，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⑧！"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说："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⑦，上平凉阪⑧，万骑衔回中⑨，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⑩。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谋及听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10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诏寇嶲州，陷三县。

【注释】

①宗正卿：宗正寺的长官，从三品上，掌天子族亲属籍，以别昭穆；太庙斋郎亦为所管，故太庙坏，也有责任。

②陕虢观察使：官名，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陕县），领陕、虢二州。鄂岳观察使：官名。治鄂州（今湖北武汉市），领鄂、岳等七州。

③蒙冲：也作"艨艟"，一种战船之称。

④慓（piāo 飘）狡：强悍奸诈。

⑤维州：西川节度使所属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东北。后为吐蕃所据，称无忧城。

⑥韦皋句：德宗朝，韦皋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数与吐蕃战，虽屡次败吐蕃，而维州尚在敌人据守中，未能收复其地。

⑦蔚（yù 驭）茹川：也叫胡芦河，源出宁夏固原县西南，北流至中卫县入黄河。

⑧平凉阪：平凉县（今甘肃平凉市）的山坡上。

⑨回中：即回中道，从陇东高原通向关中平原的交通要道。也即文中所说

从蔚茹川到平凉阪，沿回中道，即可达长安了。

⑩咸阳桥：又名西渭桥，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南渭河上，西汉建元中所建。

【译文】

5 夏，四月二十一日，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易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6 五月初四，皇帝由于太庙两间房子破损漏雨，经过一年都未修补，罚了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的薪俸；急忙命令中使带领工匠等人，拿禁中营造房屋所用的材料来修补太庙。左补阙韦温当即进谏，认为："国家设置百官，各有各的任务，假使这些人失职，应当罢免他们，另外选择有才能的接替。现在荒旷了官职的人只是罚了薪俸，而深切忧虑的事却交给内臣去办，这是把宗庙看成是陛下私有的设置而百官都当作无用的摆设了。"皇帝认为他的话说得好，当即追回中使，命有关部门去把太庙修补好。

7 十九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说派使者到南诏去索取被抢去的百姓，要回来的有四千人。

8 秋，八月十三日，改任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地方有山有河，处在百越、巴、蜀、荆汉的交会地带，地方上群起为盗的很多，抢劫来往船只，不论老幼必定是都被杀死才罢手。崔郾到任后，训练士卒，修整武器，建造战船追捕讨伐，一年之中，群盗都被杀掉。崔郾在陕州任职时，用宽大仁义的办法治理百姓，有时候一两个月连一个人也不鞭打，到鄂州以后，用刑罚特别严峻；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崔郾说："陕州地方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我抚恤他们还来不及，怎担心惊吓了他们；鄂州地方土地险要民众混杂，夷人的习性都悍奸猾，如果不用严厉的刑罚，便不能把地方治理好。为政者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变通，就是讲的这种情况。"

9 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蜀兵中老弱病残的，从来也没精简过，臣命令树立一个五尺五寸的标杆，按这标准有四千四万多人落

选，又选募了年轻力壮的一千人，以安慰他们的情绪。招募的北方兵已经有一千五百人，他们与当地兵参杂在一起居住，互相训练学习，一天天精壮熟练。另外，蜀地工匠所制作的兵器，只注重外表好看但不切实用；臣现在从其他地方请来工匠制造兵器，件件都坚固锋利。”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把他的部众全部带到成都；李德裕派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带兵到那里入城据守。二十五日，把整个情况奏报朝廷 并且说：“打算派生羌三千人，烧十三桥，直捣西戎的中心地带，可以洗雪长久以来的耻辱，这是韦皋终身遗憾没有实现的事情！”朝廷把这件事交到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都说请按照李德裕的策谋去办。牛僧孺说：“吐蕃的国境，方圆万里，失去一个维州，不能减弱其势力。近来两国和好，商定撤去守边的军队，中国防御戎族，最好是讲求信任。他要是来责备说：‘为什么不守信用？’然后在蔚茹川养马，登上平凉地方的山坡，千军万马连接在回中道上，怒气冲冲，据直而言，要不了三天，军队就会到达咸阳桥。这个时候西南数千里以外，就是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呢！白白地丢掉了诚信，有害无利。这是一般人都不做的事，何况是天子呢！”皇帝认为牛僧孺的话有道理，诏令李德裕把所占据的城池归还吐蕃，把悉怛谋和他所带来的人都送回去。吐蕃在边境上把送回去的人全部杀死，手段极其残酷。李德裕由于这件事怨恨牛僧孺更深了。

10冬，十月十四日，李德裕奏报南诏侵扰嶲州，攻陷了三个县。

六　年

1春，正月，壬子，诏以水旱降系囚[1]。群臣上尊号曰太和

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以为："今水旱为灾，恐非崇饰徽称之时。"上善之，辞不受。

2 三月，辛丑，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侍中，充忠武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2]。

3 回鹘昭礼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

4 李听之前镇武宁也，有苍头为牙将[3]，至是，听先遣亲吏至徐州慰劳将士，苍头不欲听复来，说军士杀其亲吏，脔食之[4]。听惧，以疾固辞。辛酉，以前忠武节度使高瑀为武宁节度使。

5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关及移嶲州理台登城[5]。

6 秋，七月，原王逵薨[6]。

7 冬，十月，甲子，立鲁王永为太子。初，上以晋王普，敬宗长子，性谨愿，欲以为嗣；会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议建储，至是始行之。

8 十一月，乙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数为上言："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上亦悔之，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7]。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内不自安，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8]。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谓同列曰："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请罢。十二

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时，阉寺专权[8]，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9]，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

9 珍王诚薨[10]。

10 乙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入朝。

11 丁未，以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初，李宗闵与德裕有隙，及德裕还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为相，宗闵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闵党也，尝诣宗闵，见其有忧色，曰："得非以大戎乎[11]？"宗闵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闵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12]，若使之知举，必喜矣。"宗闵默然有间，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则用为御史大夫。"宗闵曰："此则可矣。"悰再三与约，乃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为访此寂寥[13]？"悰曰："靖安相公令悰达意[14]。"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惊喜泣下，曰："此大门官[15]，小子何足以当之！"寄谢重沓。宗闵复与给事中杨虞卿谋之，事遂中止。虞卿，汝

士之从弟也⑰。

【注释】

①降系囚：减轻囚犯的刑罚。据《旧纪》称：天下死罪囚，除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外，并降从流，流以下递降一等。

②邠宁节度使：官名。治邠州（今陕西彬县），领邠、宁等八州。

③苍头为牙将：据胡注考证云：李昕未尝任武宁节度使，其苍头或系其兄李愿之人，由苍头而为牙将。

④脔（luán 峦）：将肉切碎。

⑤邛崃关句：在当时雅州荥经县（今为四川荥经县）。设邛崃守捉使驻守其地。　台登城：在今四川冕宁县南之泸沽。嶲州原治越嶲（今四川西昌）。台登城在其北。

⑥原王遂：李遂，代宗第十九子，大历十年（公元775年）所封。

⑦尤：责怪，归咎。

⑧太平无象：太平世界没有固定的表象。象，现象，表现。

⑨阍寺：阍人和寺人，都是皇宫内服役之人，即宦官的代称。

⑩承弼：语出《尚书·冏命》："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本指服侍皇帝之人，此处专指宰相而言。

⑪珍王诚：德宗第十一子，贞元二十一年，封珍王。"诚"新旧《唐书》均作"诫"。

⑫大戎：指兵部尚书李德裕。兵部掌戎政，故称其尚书为大戎。

⑬慊慊（qiàn 欠）：遗憾，不满足。

⑭寂寥：清静，冷落。意思是清闲的人，没有权势。

⑮靖安相公：当时李宗闵家住靖安坊，故称他为靖安相公。

⑯大门官：唐制，大朝会时，御史大夫带其从属列于两观，以正百官的班序，故称大门官。

⑰汝士：杨汝士在穆宗时曾任右补阙，与李宗闵善。杨虞卿为汝士从弟，也为宗闵所亲。

【译文】

六年(壬子,公元832年)

1春,正月十八日,下诏令因水旱灾的关系减轻囚犯的刑罚。群臣给文宗送上太和文武至德皇帝的尊号;右补阙韦温上疏,认为:"现在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恐怕不是送上美好名称的时候。"皇帝认为对,推辞而不接受。

2二月初八,任命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侍中,充任忠武军节度使;改任邠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3回鹘昭礼可汗被他的部下所杀,侄子胡特勒继位为可汗。

4李听在以前担任武宁节度使时,他的一个苍头作了牙将,到这时候,李听预先派遣亲信官员到徐州去慰劳将士,苍头不愿意李听再来徐州,劝说军上把李听的亲信官杀了,并切成肉酱吃掉。李听知道后很惧怕,借口有病坚决辞职。二十八日,任命前忠武节度使高瑀为武宁节度使。

5夏,五月十二日,李德裕上奏修邛崃关和迁移嶲州治所,从越嶲迁到台登城。

6秋,七月,原王李逵去世。

7冬,十月初五,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原先,皇帝认为晋王李普是敬宗的长子,性情谦谨善良,想把他作继承人;结果他死了,皇帝非常悲痛和惋惜,所以很久都不提建立太子事,到现在才进行这件事。

8十一月二十七日,任命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回到朝廷担任枢密使,多次对皇帝说:"把悉怛谋捆起来送回吐蕃以取得吐蕃的欢心,使得以后再也没有人来投降了,这不是好计谋。"皇帝也感到后悔,责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谋划不当。依附李德裕的人因而说:"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所以阻碍他建立功业。"皇帝由此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在内心感到很不自在,遇到皇帝到延英殿,对宰相们说:"天下什么时候才会太

平，你们对这个问题也留意了吗？”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是没有固定表象的。现在四方夷人不至交替侵扰，百姓没有流离失所的，虽然不是最好的太平时期，也可说是小康局面了。陛下要是另外追求太平，不是臣子们能做到的。”退下以后，对同事们说：“主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和希望，我们那能长久地留在这个职位上呢！”因此多次上表请求辞职。十二月初七，命牛僧孺带同平章事官衔，充任淮南节度使。

臣司马光以为：君主贤明臣下忠心，上司命令下级服从，俊逸善良的任官职，奸佞邪恶的被排斥，礼乐都被重视，政治刑法清平，奸宄的事很少发生，战争也长时间平息，诸侯都归顺朝廷，四夷也臣服中央，人人都得到温饱，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景象。在今天这个时候，宦官专权，在朝廷中胁迫君主，不能疏远他；藩镇拥兵自守，在地方上傲慢无礼，不能控制他；士卒杀戮或驱逐主帅，抗拒朝命自立为帅，不能责问他；年年都有战争，征收赋税日益紧迫，原野中到处是尸骨，平民家里空空如也，这种情况牛僧孺称作天下太平，不是太骗人了吗！当文宗皇帝要求治理好国家的时候，牛僧孺处在宰相的职位上，进取时就苟且偷安以求得君主的含容保住官位，退守时就欺骗君主蒙蔽世人以盗取名声，罪过是多么大啊！

9 珍王李诚去世。

10 十七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到京师朝见皇帝。

11 丁未（十二月无此日），任命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从前，李宗闵与李德裕之间有隔阂，等到李德裕从西川回到京城，皇帝对待他很亲近，即将任他为宰相，李宗闵千方百计也不能阻止。京兆尹杜悰是李宗闵的同党，曾到李宗闵处，看见他有忧愁的面容，说：“是不是由于李德裕的关系？”李宗闵说：“是。用什么办法挽救？”杜悰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平息过去的仇怨，只怕你不

能采用。"李宗闵说："怎么样？"杜悰说："李德裕文学很好但不是科第出身，常常因为这一点而感到遗憾，要是叫他去主持科举考试，一定会很高兴。"李宗闵沉默了一会，说："再想其他办法。"杜悰说："不然就让他担任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个办法可行。"杜悰再三和他商量好，就到李德裕那里去。李德裕迎接他说："公为什么访问我这闲散的人？"杜悰说："靖安相公要我转达他的意思。"把即将任命为御史大夫的事告诉他。李德裕惊喜得流泪，说："这样的大门官，小子那里担当得起！"一再托他感谢李宗闵。李宗闵又和给事中杨虞卿谋划这件事，后来，停止了这件事。杨虞卿是杨汝士的堂弟。

七　年

1 春，正月，甲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

2 徐州承王智兴之后，士卒骄悖，节度使高瑀不能制；上以为忧。甲寅，以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珙至镇，宽猛适宜，徐人安之。珙，琯之弟也[1]。

3 二月，癸亥，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诣宰相言[2]："军中不识朝廷之制，唯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辞气甚慢，宰相不以为意。

4 丙戌，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

张元夫、给事中萧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上闻而恶之，故与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尝驳李吉甫谥，及德裕为相，仲方称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为宾客分司。

5 杨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4]；甲午，遣牙将王文颖来谢恩并让官。丙申，复以告身并批答赐之[4]，文颖不受而去。

6 和王绮薨[5]。

7 庚戌，以杨虞卿为常州刺史[6]，张元夫为汝州刺史[7]。他日，上复言及朋党，李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曰："给、舍非美官而何[8]！"宗闵失色。丁巳，以萧澣为郑州刺史[9]。

8 夏，四月，丙戌，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9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每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卫而已。载义至镇，回鹘使者李畅入贡，载义谓之曰："可汗遣将军入贡以固舅甥之好[10]，非遣将军陵践上国也。将军不戢部曲，使为侵盗；载义亦得杀之，勿谓中国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罢防卫兵，但使二卒守其门。畅畏服，不敢犯令。

10 壬申，以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11]。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侑经

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侑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侑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后旬日,宣出[14],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书!”潭峻曰:“八年天子[15],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11 乙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2 秋,七月,壬寅,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13 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以为未可。癸丑,以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4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德裕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16];天下议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曩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17],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泚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因册太子,制书听宗室年高属疏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诸王自今以次出阁,授紧·望州刺史、上佐[18];十六宅县主,以时出适[19];进士停试诗赋。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15 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仍别遣使慰谕之。

【注释】

①珣：崔珣，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人。兄弟八人，皆至达官，时人号曰“八龙”。崔珣历官京兆尹、尚书左、右丞、节度使等。

②进奏官：各道节度使派驻京城的官员，为节度使的代表，故称。

③官告使：唐后期，凡藩镇加官，均派中使往告，称官告使。

④告身：任官的委任文书。　批答：让官不允的批示文件。

⑤和王绮：李绮，顺宗第十一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进封。

⑥常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江苏常州市。

⑦汝州：都畿道所属州，治今河南临汝县。

⑧给、舍：指给事中和中书舍人。

⑨郑州：都畿道所属州，治今河南郑州市。

⑩舅甥之好：唐公主出嫁回鹘，对唐君而言，应为舅，回鹘为甥。

⑪侍讲：指翰林侍讲学士。郑覃从工部侍郎升工部尚书，均兼侍讲学士官。

⑫宣出：没有经过宰相拟议，直接由皇帝任命官员的诏命。

⑬八年天子：文宗于宝历二年（公元 826 年）即位，至此时已八个年头，故称。

⑭出阁：皇室诸王离开朝廷到封地作藩王之称。

⑮天宝之末：指安史之乱，不少宗室被杀。建中之初：指德宗时朱泚之乱，又一次宗室被屠戮。

⑯紧・望州：唐开元中，分天下州府为辅、雄、望、紧等级别，辅、雄为上，望、紧次之。是佐：州府中的高级僚佐官。

⑰出适：出嫁。

【译文】

七年（癸丑，公元 833 年）

1 春，正月初六，加给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官衔，仍回镇行职。原先，刘从谏自认为对国家是忠义的，到朝廷后，想请求调到其他镇去；到了京城以后，看到朝廷任事和掌权的人很不一致，士大夫又多通过请托求官，内心乃看不起朝廷的作为，所以回镇后就更加骄横。

2 徐州在王智兴之后，承袭了一套坏作风，士卒骄横悖逆，节度使高瑀制驭不了；皇帝对此很担心。二十六日，改任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崔珙到镇后，做到宽大与严厉适当的结合，徐州人安定下来了。崔珙是崔琯的弟弟。

3 二月初五，加给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到宰相那里说："军队中的人不懂得朝廷的制度，只知道尚书改为仆射是升官，不知道工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是换了美职，教使到那里去，恐怕会被扣留。"讲话口气很傲慢，宰相不把这种情况当作一件重要事件看待。

4 二十八日，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李德裕到宫中谢恩，皇帝和他讨论朋党的事，他回答说："现在朝廷中的士大夫三分之一的人都有朋党关系。"当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杨汝士、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等亲密地结合在一起，依附有权势的人，对上面干涉宰相，对下面为难各有关部司，为士人谋求官职和取得科举登第，没有不达到目的的，皇帝听到很厌恶，所以和李德裕谈话时首先就提这个问题；李德裕就借这个机会来排斥他所不喜欢的人。原先，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曾驳斥过李吉甫的谥号，等到李德裕作了宰相，张仲方说有病不出视事。三月初五，改任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5 杨志诚没有得到仆射官很气愤，把官告使魏宝义和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都扣留起来；初七，派遣牙将王文颖到朝廷谢恩并辞所加的官。初九，朝廷又把告身和批示不准辞官的文书赐给他，王文颖没有接受就走了。

6 和王李绮去世。

7 二十三日，改任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后来，皇帝又讲到朋党的事，李宗闵说："臣向来就了解他们，所以不给杨虞卿等人好官职。"李德裕接着说："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是好官职又是什么呢！"李宗闵听了之后脸上颜色都变了。三十日，改任萧澣为郑州刺史。

8 夏，四月二十九日，册命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啰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9 六月乙巳（本月无乙巳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从前，回鹘每次来朝廷进贡，所经过的地方都遭到横暴的掳掠，州县地方官不敢过问，只是派重兵防卫罢了。李载义到镇以后，回鹘使者李畅又来进贡，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将军来进贡是为了巩固舅甥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是派将军来欺凌上国的。将军不约束所带的军队，让他们去为非作歹；载义也能杀掉他们，不要认为中国的法纪是可以忽视的。"于是把防卫的军队都撤了，只要两个守门的士兵留着。李畅既敬畏又叹服，不敢再违犯法令。

10 十六日，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先前，李宗闵怨恨郑覃在禁中多次向皇帝议论政事，于是奏请罢免了他的侍讲学士官职。皇帝从容对宰相们说："殷侑的经学艺术很像郑覃。"李宗闵回答说："郑覃、殷侑的经学艺术虽然值得推崇，然而议论却不值得听取。"李德裕说："郑覃、殷侑的议论，其他的人不想听，只有陛下想听到它。"隔了十来天，皇帝的诏命宣布了，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向枢密使崔潭峻说："一切政事都由皇帝自己决定宣布，还设中书省干什么！"崔潭峻说："做了八年的天子了，让他自己决定一些大事也是可以的！"李宗闵显出忧愁的样子不说话了。

11 十九日，改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为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2 秋，七月十七日，任命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

运使。

13 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病，朝廷讨论接替的人，李德裕请求把刘从谏调到宣武去，因而把上党地区驾空了，不使它和山东连结在一起；皇帝认为不能那么作。二十八日，任命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14 皇帝忧虑近世文士不懂得经术，李德裕请求依照杨绾的建议，进士考试时考论议，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从前玄宗以临淄王的身份平定内难，从这以后对宗室说有所猜疑，不让他们离开朝廷；天下人的议论都认为是幽闭骨肉，损伤了人伦关系。从前，要是天宝末年、建中初年宗室分散居住在各个州县，虽然不能保护王室的安定，但还可以各自保全生命；他们都被安禄山、朱泚所屠杀的原因，就是由于聚居在一个地方。陛下如果就着册立太子的机会，下令听凭宗室中年纪大籍属疏远的人离开王宫，并且授予州府上等官职，让他们带着子女在外地完婚嫁娶；这就是把百年来的不好制度，一下子除去了，海内没有谁会不高兴的！"皇帝说："这件事朕很久就知道不能那么办，现在各王室中难道没有贤才，就是没有地方施展发挥而已！"八月初七，册命太子，因而下命令：诸王从今以后依次第可以离开京城，并授予紧、望州刺史或高级州佐官；十六宅的县主，到年龄可以出嫁；进士考试时停止考诗赋。诸王出阁的事，最终由于讨论授予官职的问题不能决定而没有实行。

15 十九日，加给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的官衔；仍然另外派使者去慰问他。

16 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1]，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

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2]，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3]。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4]；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5]，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6]，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7]，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8]，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捽[9]，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驭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销，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10]，内无一人矣。尾大中干，成燕偏重[11]，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12]，七圣吁食[13]，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14]！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15]；绝不识父兄礼

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16]，去郡得都，四履所治[17]，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18]，略匝天下[19]。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干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20]，其谁原而复之乎！”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21]；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22]；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刃、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23]，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24]，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25]，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26]，尽刳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27]，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28]，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29]，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

书品已崇[30]，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31]；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32]，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33]，堂然将阵，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34]，一则曰必为鱼丽[35]，三军万夫，环旋翔羊慌骇之间[36]，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汙[37]，而乃踵前是非，不可为也。”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38]，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39]，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40]；觀聘不来，几杖扶之[41]；逆息虏胤，皇子嫔之[42]；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43]，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44]，梁、蔡、吴、蜀蹑而和之[45]；其余混颒轩嚚、欲相效者[46]，往往而是。运遭孝武[47]，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

郊[48]，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49]，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50]。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51]。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惠！《礼》曰[52]：‘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注释】

①杜牧：字牧之，京兆府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为杜佑之孙，是晚唐著名诗人和古文学家。　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即指幽州、魏博、镇冀三镇。

②齐、梁、蔡：指齐之李正己；梁之李灵曜；蔡之李希烈、吴元济等。　风流：风气，习性。

③焦焦然：焦急愁苦状。　七十余年：从太和年间上推，当指天宝末年(公元755年)以来。

④取魏：争取魏博地区。魏博是河北三镇之一，据有该地区，即可控制黄河南北之要道，在军事中意义重大。

⑤十六卫：唐承隋制，设十六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卫各置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宫禁宿卫，五府及外府皆为其总领之。

⑥折冲、果毅府：折冲都尉府，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故称折冲、果毅府。

⑦三时：即指春、夏、秋三季。

⑧蚩尤：我国古代传说人物，善于作战，说是曾与黄帝大战于涿鹿之野。

⑨飘暴交捽(zuó 昨)：赏和罚交相约束。捽，揪住，约制之意。

⑩湍奔矢往：如湍流奔腾，箭矢飞去，形容奔赴之快速。

⑪成燕偏重：造成燕地兵力过大，因而发生了安禄山之乱。安禄山当时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拥兵十五万。

⑫根萌烬然：各种祸患灾害，如根的萌长，灰烬复燃。然，燃的本字。

⑬七圣：谓玄宗以后的七位皇帝，即肃、代、德、顺、宪、穆、敬七宗。　旰食：晚食，是说忙于政事，很晚才吃饭。

⑭钤键：据章钰考证，他本均作"钤键"。钤键，锁钥，即关键之意。

⑮幽阴：指宦官而言。

⑯由卿市公：本是九卿一类官，用钱买到三公一类的官衔。

⑰四履所治：在他所统治的四境之内。履，足迹所到的地方。

⑱戛(jiá 夹)割生人：犹残害宰割平民百姓。生人，生民。

⑲略匝天下：掠夺天下的财物。略，夺取。匝，周遍。

⑳文皇帝：即唐太宗李世民，谥曰文皇帝。

㉑珠玑：珠宝。玑为珠之不圆者的名称。

㉒封殖：在其封域之内聚敛财物。

㉓河东：太原之兵。　盟津：河阳镇兵。　滑台：义成军。　大梁：宣武军。彭城：武宁军。　东平：天平军。

㉔六镇：即指上述河东、河阳等六镇，设节度使以统军。

㉕横拱不为：横手拱立待候统帅，不事生产，指方镇兵士而言，府兵是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

㉖戎夷大屯：防御戎夷而大屯其军队。

㉗兀(wù 悟)然：光秃的样子。

㉘殿寄大臣：犹镇守国土的大臣，此指节度使而言。殿，镇守之意。

㉙县官:朝廷。

㉚书品:书其官品,指升任官职。

㉛刺邦:为州刺史。邦,犹州。

㉜坛墀(chí 池):即坛场,举行祭祀、拜将等场所。此指登坛拜将。

㉝恩臣、敕使:均指宦官内臣而言。

㉞偃月:军阵名。有偃月阵,也称偃月营。中军居中,张两角向前,形似半月形,故名。

㉟鱼丽:军阵名。始见于《左传·桓公五年》,周王伐郑,郑为鱼丽之阵以拒之,周师大败。

㊱翔羊:犹徜徉,徘徊的意思。

㊲垢汙:据章钰校注云,垢汙之下,他本均有"以为万世安"五字。

㊳豢扰:犹驯养。

㊴大历、贞元:大历,代宗年号,公元766~779年,共十四年。贞元,德宗年号,公元785~804年,共二十年。

㊵越录:不根据功劳纪录而授予官爵的,称越录。录,纪录功劳。

㊶几杖:几案与手杖,古以赐几杖为敬老之礼。此亦为赐几杖的意思。

㊷皇子嫔之:将皇室女儿嫁给割据称雄者为妃嫔。子,古代男女均可用,此指女子。

㊸土田名器:土地官爵等财产与政治地位。

㊹赵、魏、燕、齐:赵指成德镇之王武俊,魏指魏博镇之田悦,燕指范阳镇之朱滔,齐指淄青镇之李纳。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2年),四人均据地称王。

㊺梁、蔡、吴、蜀:梁、蔡指淮西镇之李希烈,吴指浙西观察使李锜,蜀指西川之刘辟。三人在德宗末宪宗初,先后反叛朝廷。

㊻混溷(hòng 哄):参杂在一起。

㊼孝武:指宪宗李纯。因谥章武孝皇帝,故简称孝武。

㊽周、秦之郊:指关中、河南一带,也即唐之京城和东都洛阳等地。

㊾区区之有:此指朝廷爵命。

㊿仲由、冉有:二人均孔子的学生。仲由字子路,武勇有力。冉有,名冉求,字子有,长于政事。

(51)比数:放在同列,相提并论。

(52)《礼》曰句:引文见《礼记·曲礼》上,意思是:四郊有敌人的营垒,是卿

大夫的耻辱。

【译文】

16 杜牧愤恨河北三镇的凶暴乖戾，而朝廷议政的大臣只知道姑息宽容，于是写了一篇名叫《罪言》的文章，大概内容是说："国家自从天宝末年发生叛乱以来，河北地区一百多个城池都丢掉了，人们把它同回鹘、吐蕃一样看待，没有人敢去收回他们。齐、梁、蔡各地受到他们的影响，因此也反叛朝廷。没有五年时间不打仗的，焦急危苦有七十多年了。现在的上策没有比先从自治图强更好的了，中策没有比据有魏地更好，最下策是无计划的作战，不考虑地理形势，不研究攻守的不同。"

又叹惜府兵制度的被废坏，写了一篇《原十六卫》的论文，认为："国家开始承袭隋朝的制度，设立十六卫，从现在情况看起来，设置官职无意义的，恐怕就是十六卫了！从追本溯源来看，其实是国家最根本的命脉所系。贞观年间，朝廷中用十六卫来蓄养武臣，地方上设立折冲、果毅都尉府五百七十四处，用来储备兵员，发生了战事，武臣领兵在外作战，平时就解散军队居住在卫府之内。他们居住在朝廷时，富贵恩泽养着身家，所带领的军队，分散在各折冲府。上府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从事农耕劳动，冬季练习武艺，名册收藏在将府中，队伍散居在田园各处，力量被分散，人人自爱，那怕是蚩尤来做统帅，也不能使他们起来作乱。等到他们领兵在外时，所统领的士兵是被命令召来的，军纪竖在前面，爵赏悬在后面，赏罚交相约束着每个人，那有空闲时间考虑其他事！那怕是蚩尤做统帅，也不能起来反叛朝廷。从贞观到开元一百三十年之间，从武将到士卒没有发生叛逆篡弑之事，这就是由于制定府兵政策的大圣人能够驾御国家大小军事权力，制定朝内外事权的安排，运用好的妙策良谋的缘故。至于开元末年，那些愚昧的儒生在奏章中说：'天下文治很好了，请废除府兵制度。'那些武夫的奏章

说：'国家武力很强大了，请对四夷发动进攻。'于是府兵在内部被削弱，边兵在外地作战，武臣和士兵，急忙奔赴，朝内空无一人了。外强中干，形成燕地势力特别大，而天下发生大变动，各种旧势力都起来了，从那以后七位皇帝宵衣旰食，想把他们平定但是没有能做到。这样看来，武将士卒哪里能够一天交出权力放松管束啊！然而统治国家不能没有军队，有了军队，在地方上会发生叛乱，在朝廷中会发生篡弑之事。要使军队在外不叛，在内不篡，从古代到今天，办法最好的，就是置府立卫了！从近代的情况看，对那些将领来说，弊病又是很多的，他们大多是市井小人带着许多金银财宝，依靠贿赂宦官，送很多财物给他们之后得到的官职；这些人既一点也没有受过父兄关于礼义的教育，又没有慷慨仗义的气魄。一旦得到统辖千里的土地，上百座城池，那些强杰刚愎的人就会不遵守法制，不让法制束缚自己，杀害那些忠良正直的人，不让他们违抗自己，只要有了势力，没有不成为叛乱的人的；那些柔弱奸巧的人，也会对各家各户搜括钱财，然后买通宦官，由列卿得到三公，由州郡得到都城，把他统治地方，看作是自己的私人别墅；或许有那么一个人幸而长寿，那么就要残害宰割平民百姓，劫略整个国家了。所以天下兵乱不能平息，老百姓财力消耗干净，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唉！太宗文皇帝建立十六卫府的宗旨，那个又懂得它的原来的好处而把它恢复呢！"

又写了《战论》，认为："河北对于全国，犹如珠玑宝玉；全国对于河北，犹如身体四肢。河北地方风俗民情浑朴纯厚，善于耕战，加上出产健马，便于冲锋陷阵，所以打仗就能取胜，居住的地方就很富有，不靠全国其他地方的产物，自己就可以聚敛很多财物；也就好比一家大农户，没有珠宝也很富有一样。国家没有河北地方，那么就没有精甲、锐卒、利刃、良弓、健马，这是一肢，国家没有兵力。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都驻扎重兵用以防备敌人的进攻，不能派作他用，这是第二肢，国家又没有兵力。河东等六镇的军

队，其数目达三亿，低着头靠朝廷供给粮饷，他们横手拱立什么事也不做，那么沿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海边，西达洛阳，把这一大片土地上的财物拿来，才能应付他们所需的费用，这是第三肢，财物去掉一大批。咸阳以西以北各地，是为防戎夷驻扎了大量军队的地方，尽量搜刮吴、越、荆、楚等地的财富用来供应戍守的军队，是第四肢，又需要用去大批财物。国家的四肢没有了，只留下光秃的头和身子，能长久下去吗！现在假若能够把五种弊病治好，那么只需一战就可使国家安定，四肢也可以再次生长。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身负国家重托的守土大臣只知偷安和为个人打算，战士流落离散，兵甲破损，这是不训练检阅的过错，它是第一种弊病。只有一百人当兵持戈，到国家领粮饷，就报一千人的名额，大小将领，贪占虚报的粮饷，他们以敌人强壮为好事，以长期在外领兵为快乐，拿武器的人常少，耗费粮饷的人常多，这是不核实统计实在当兵人数的过错，它是第二种弊病。打了小胜仗就夸大战功，奔走上报以求得到多的奖赏，有的一天得到两次赏赐，有的一个月得到几次封爵，胜利的凯歌还没有唱，高的官品已到手，封爵很大，田地房屋很宽广，金银绸帛很多，子孙都做官了，这样谁又愿意搜想奇策，出生入死为国家出力呢！这是优厚奖赏的过错，它是第三种弊病。死了很多士兵，把大都城都丢了，就逃到京城来，仅贬为州刺史，回头看到刑具，神气很安闲，还不到一年，又站在坛墀上被授予大将的职务了，这是外罚太轻的过错，它是第四种弊病。大将的兵权不能全部掌握，恩臣、敕使交相来指挥，将要摆出严整的军阵的时候，将要敲响殷殷的战鼓的时候，一个说一定要摆偃月阵，一个说一定要摆鱼丽阵，三军上万人，在回旋徘徊疑骇的时候，敌人的骑兵乘机到来，于是我军被打败而失去军旗战鼓，这就是不专任责成的过错，它是第五种弊病。现在要想整顿武装力量，洗雪过去的耻辱，而又照着过去的错误办法去做，是不可能有作为的。”

又写了《守论》，认为：“现在议政的人都说：对于专横跋扈的

人，就用良将劲兵来约束他，用高官厚禄满足他的欲望，让他安逸而不受到阻挠，让他在外地而不受到拘束，就好像驯养虎狼一样而不要使他不顺心，那么他就不会发怒；这就是大历、贞元年间守卫国家的政策，又何必要进行战争，使老百姓受煎熬之苦，然后才觉得快慰呢！我说：大历、贞元的时候，正是由于采取这种政策才带来祸乱。在那个时候，只要占有几十座城池，控制成百成千的士卒，朝廷就特别对待他，在法度方面就对他很宽容。于是他们就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自成为一股势力，破坏国家法制，争着与他人比尊贵和奢侈，天子惧怕有损威严而不去责问，有司为了保守恬淡而不去呵斥。把王侯的爵位，任意地赏赐给他们。不到京城来朝见天子，就赐给几杖来安慰他们；本为逆虏者的儿子，却把公主嫁给他们；装饰的华采，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所以土地越大，兵力越强的，想超越本分和天子相比拟的思想就更发展，奢侈的愿望更大。于是土地和官爵分划完了，而贪心的贼人，并未得到满足，以致就有超越的名号出现，有的称帝，有的称王，通过盟誓宣布自立，心安理得无所畏惧，派兵四处掳掠用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这样，赵、魏、燕、齐首先起来倡导，梁、蔡、吴、蜀继而附和，其余混杂在一起想仿效的人，到外都有。国运到了宪宗皇帝，宵衣旰食不忘治国，前后又出现了一些英雄豪杰，从早到晚商量筹划，所以能够把大的叛逆者平定，小的反叛者自然就来归顺了。不然的话，在京城及其附近，几乎要成为敌人的打猎场地了！大概一般人都是容易发生欲念的，欲念达不到就发怒，发怒就要发生争斗和战乱，所以在家庭用教导和打板子，在国家就要用刑罚，在天下就用征伐的手段，来制裁贪欲，堵塞争斗。大历、贞元年间，完全不用这种办法，拿着一点点朝廷的土地爵命等想去堵塞无边无际的争夺，所以头尾四肢，差一点不能互相运动了。现在不但不批评这种做法，反而要把它作经验来推行。我认为这样下去，盗寇作乱就不仅在河北一个地区了。唉！大历、贞元保卫国家的办法，永远不要再用了吧！”

又注《孙子》，并为它写了序言，认为："甲兵，就是刑罚；刑罚，就是政事；作为孔夫子的学生来说，就是仲由、冉有擅长的事。不知从什么时代什么人开始，分为文、武两门，分离而又并行，因而使得一般士大夫不敢议论打仗的事，或者以议兵为羞耻之事，假如有人谈论兵事，时人就认为他是粗暴而不同于平常人，就不把他看成是同一类的人。唉！丢了根本，这就是最厉害的。《礼记》中说：'四郊如有很多敌人的营垒，这就是卿大夫的耻辱。'观察自古以来，建立一个国家，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是靠军队的。负责军事的人一定要是聪明贤能、有才干、多闻博识之士才能取得成功，他们在朝廷中经过讨论，拟订好了军事计划，然后交给将领去执行。汉高祖说'指示踪迹的是人，追获兔子的是狗'，就是这个道理。那些作宰相的说：'打仗不是我的职事，我不应当知道。'君子说：'不担任宰相好了！'"

17 前邠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1]："内通赦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2]，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翼不除[3]，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王、杨必助中尉进言[4]。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

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蝼屈鼠伏[5],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6],谛听忘倦。弘楚诇伺再三[7],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18 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9 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华还[8],言闾阎彫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稜[9]。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20 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10];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

【注释】

①侍御史:御史台属官,位在御史大夫、中丞之下,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法。

②两地:此指南牙、北司。

③卵觳(kòu 叩):孵出不久的幼鸟。

④王、杨:指王践言与杨承和。

⑤蝼屈鼠伏:如尺蠖一样弯着身体,如老鼠一样低头伏身,极言其卑恭屈膝的形状。

⑥款曲:殷勤接待。

⑦诇(xiòng 复)伺:刺探窥伺。

⑧五坊中使:由五坊派出的由宦官担任的使者。五坊是殿中省所属的一

个官署，掌狩猎所用鹰犬等事。

⑨通天带：饰有通天犀的宝带。

⑩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原任邠宁行军司马，罢官后入京师，不久任右神策判官，此处所言昭义行军司马，时间在任邠宁行军司马之前。文中既已说郑注已在京师任官，此又言郑注到京师，不免前事矛盾。

【译文】

17 从前担任过邠宁行军司马的郑注，依靠王守澄，权势显赫，皇帝很讨厌他。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阁内上奏弹劾郑注说："在宫内串通敕使，在外面勾结朝士，往来于南牙北司之间，获取财物，白天潜伏夜晚出动，以窃取权势，人们都不敢说话，在道路上怒目以待；请求将他交付执法部门查办。"十天的时间里，跟着弹劾的奏章有数十件。王守澄把郑注藏匿在神策军右军中。神策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都讨厌郑注。左军将军李弘楚劝说韦元素道："郑注奸猾无比；在他势力还小的时候不除掉，让他羽翼丰满了，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现在因被御史弹劾躲藏在神策军中，我请求用中尉的名义，假称有病，叫他来医治，来了以后中尉接待他坐下，我在旁边侍候，等待中尉举目示意，即抓住用棍子打死。中尉随后拜见皇帝叩头请罪，把他的奸诈行为都说出来，王践言、杨承和一定会帮助中尉说话。况且中尉还有拥护皇室的功劳，难道会因为除去奸人而得罪吗？"韦元素觉得对，就召见郑注。郑注来后，卑躬屈膝，谄媚奉承的话不断；韦元素在不知不觉中执手招待了，用心听他说话而忘记了疲倦。李弘楚几次窥探情况，韦元素并未看他，送了很多金银绸帛给郑注之后，打发他走了。李弘楚怒气冲冲地说："中尉今天没有采取果断手段，在将来一定要遭到灾祸的！"随着辞去了军职就离开了；不久，由于背上长恶疮而病死。王涯能做宰相，郑注是出了很大力的，王涯惧怕王守澄，就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下来了。王守澄在皇帝面前为郑注说好话，皇帝

就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保奏他担任侍御史，充当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都感到惊骇和叹息。

18 初一，改任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9 群臣觉得皇帝即位八年了，还未接受尊号。冬，十二月十二日，敬上尊号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遇上有五坊中使薛季稜从同州、华州一带回来，讲到民间破败凋弊的情况。皇帝感叹地说："关中有小的收成，百姓还那么样苦，何况江、淮连年大水，那里的人民将是如何可怜！我没有办法拯救他们，岂敢崇尚虚名！"随即把通天宝带赏赐给薛季稜。群臣共上了四次奏表，最终还是没有接受。

20 十八日，皇帝开始得中风病，不能说话。于是王守澄介绍昭义行军司郑注善医术；皇帝把郑注征召到京师，服了他的药，很有效验，郑注于是为皇帝所宠信。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五

唐纪六十一　起阏逢摄提格，尽强圉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

1 春，正月，上疾小瘳[1]；丁巳，御太和殿见近臣[2]，然神识耗减，不能复故。

2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3 夏，六月，丙戌，莒王纾薨[3]。

4 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4]，以为："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斩注而雪申锡。"表留中；中敏谢病归东都。

5 郯王经薨[5]。

6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还东都。会留守李逢吉思复入相，仲言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赂之。注引仲言见王守澄，守澄荐于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见之。时仲言有母服[6]，难入禁中，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仲言仪状秀伟，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7]。上见之，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岁所为，计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上曰："然岂不容其改过？"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8]。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9]！"上曰："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对曰："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上曰："然则别除一官。"对曰："亦不可。"上顾王涯，涯对曰："可。"德裕挥手止之，上回顾适见，色殊不怿而罢。始，涯闻上欲用仲言，草谏疏极愤激；既而见上意坚，且畏其党盛，遂中变。

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10]，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敕书[11]。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吕肃、佽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惊曰："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岂复禀宰相意耶！"二人怅恨而去。

九月，辛亥，征昭义节度副使郑注至京师[12]。王守澄、李仲言、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

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壬戌，诏征宗闵于兴元。

【注释】

①小瘳(chōu 抽)：稍微好了一点。瘳，病愈。

②太和殿：为大明宫中重要宫殿之一，入左银台门稍北即是。

③莒王纾：顺宗第五子，本名浼，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进封莒王。

④司门员外郎：为刑部所属官，从六品上，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审其政。

⑤郯王纶：顺宗次子，本名涣，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进封郯王。

⑥母服：母亲死了，为其服丧守制时期。

⑦权数：权术和谋略。

⑧颜回能不贰过：语出《论语·雍也》，原文是："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贰过，犯同样的过错。

⑨悛(quān 圈)：悔改。

⑩四门助教：国子监的属官。唐在国子监设四门助教二人，从八品上，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弟。

⑪封还敕书：门下省之给事中，职责为审核政事，如敕书有不妥，可以封驳退回，即不予同意。

⑫征昭义句：上卷之末，已云"征注至京师"，时为太和七年十二月。今八年九月，重言其事，似为重复。

【译文】

唐纪六十一　起甲寅(公元 834 年)，止丁巳(公元 837 年)，共四年。

太和八年(甲寅，公元 834 年)

1 春，正月，皇帝的病稍好一点；初五，在太和殿接见近臣，然而神情衰耗很多，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2 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3 夏，六月初七，莒王李纾去世。

4 皇帝由于看到长久干旱，下诏令征求能下雨的办法。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奏表，认为："连年大旱，并不是皇帝的德行不好，只是由于宋申锡的冤案太过分，郑注的奸邪太嚣张。现在要使天公下雨，只有杀了郑注给宋申锡昭雪。"奏表被扣留在禁中，李中敏借口有病辞去官职，回到东都去了。

5 郯王李经去世。

6 从前，李仲言流放到象州，碰上大赦，回到东都。正好留守东都的李逢吉想再度作宰相，李仲言自我夸耀说他和郑注很友好，李逢吉就叫李仲言用重金贿赂郑注。郑注带李仲言去谒见王守澄，王守澄把他推荐给皇帝，说李仲言精于《易经》；皇帝召见了李仲言。当时李仲言在为母亲服丧，不便到禁中去，于是叫他穿着平民的服装，号称王山人，以便出入。李仲言仪表状貌秀丽魁伟，倜傥不羁充满豪气，颇长于写文章，又有口才，权术谋略也多。皇帝见到他，很高兴，认为是难得的奇才，对待他一天比一天优厚。

李仲言服丧期满去掉丧服后，秋，八月十三日，皇帝想任命李仲言担任谏官，放在翰林班子中。李德裕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陛下都了解，那里能够摆在近侍之中？"皇帝说："然而难道不允许他改过自新？"李德裕回答说："臣听说只有颜回能够做到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些圣贤所犯的过错，只是考虑不全面，或者是偶尔有所偏颇而已。至于李仲言的奸恶，是由他的本心产生的，那里能够改变啊！"皇帝说："是李逢吉推荐的，朕不想食言。"李德裕回答说："逢吉身为宰相，而推荐奸邪之人来危害国家，本人也是罪人。"皇帝说："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职。"李德裕回答说："也不能那样。"皇帝回头看着王涯，王涯回话说："可以。"李德裕挥手示意叫王涯不说话，被皇帝回头看见了，脸色很不高兴，结束了谈话。开始时，王涯听说皇帝要任用李仲言，就起草上谏的奏疏，非常愤慨；既而看到皇帝的意见很坚决，并且畏惧李仲言那派人的势力大，就中途改变了主意。

不久，任命李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把敕书封好退回，表示不同意。李德裕将要离开中书省时，对王涯说："给事中把敕书封驳退回，太让人高兴了！"王涯随即召集郑肃、韩佽说："李公刚才留下了话，叫二位阁老不必把敕书封退。"二人当即把敕书发下去了。第二天，告诉了李德裕，李德裕惊愕地说："德裕如果不想封驳退回去，就会当面交代，何必要叫别人转告！并且有关部门的封驳，难道还要遵从宰相的意见吗！"郑、韩二人悔恨遗憾地离开了。

九月初三，征召昭义节度副使郑注到京师。王守澄、李仲言、郑注都不喜欢李德裕，由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和李德裕有矛盾，他们就引用李宗闵来对待李德裕。十四日，下诏令把兴元的李宗闵征调回朝廷。

7 冬，十月，辛巳，幽州军乱，逐节度使杨志诚及监军李怀仵，推兵马使史元忠主留务。

8 庚寅，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日，以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1]。给事中高铢、郑肃、韩佽，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争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孙[2]；璩，德舆之子也[3]。

9 乙巳，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4]，从之。

10 李德裕见上自陈，请留京师。丙午，以德裕为兵部尚书。

11 杨志诚过太原，李载义白殴击，欲杀之，幕僚谏救得

免，杀其妻子及从行将卒；朝廷以载义有功，不问。载义母兄葬幽州[5]，志诚发取其财。载义奏乞取志诚心以祭母，不许。

12 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湊薨，军中奉其子都知兵马使元逵知留后。元逵改父所为，事朝廷礼甚谨。

13 史元忠献杨志诚所造衮衣及诸僭物[6]。丁卯，流志诚于岭南，道杀之。

14 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7]，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8]，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集[9]，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

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

15 丙子，李仲言请改名训。

16 幽州奏莫州军乱[10]，刺史张元泛不知所在。

17 十二月，己卯，以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11]。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听。于是注诈上表固辞，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赐之，不受。

18 癸未，以史元忠为卢龙留后。

19 初，宋申锡与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诏诛郑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12]，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与李训善，于是训、注共荐之，自浙西观察使征为尚书左丞[13]。

【注释】

①翰林侍讲学士：据《新唐书·百官志》所云，翰林学无所属，为备皇帝顾问之官，专掌内命，为天子最亲近之职，至号为"内相"。

②晞：郭晞，郭子仪第三子，历官御史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太子宾客等。

③德舆：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人，德宗朝，累官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拜宰相。善为文，时人以为宗匠，有文集五十卷。

④贡院：唐置，为科举时考试进士的机关，为礼部所属。

⑤母兄：据张敦仁校本云，"兄"作"死"。从文意看，作死者意顺。

⑥衮衣:也称衮服,衣服上绣有蟠曲之龙,古代只有帝王及上公才能服用。杨志诚制有衮衣,说明他想做帝王。

⑦镇海节度使: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所置,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

⑧度(duó 夺)德:衡量德行。

⑨醯(xī 西):醋。　蜹(ruì 瑞):蚊虫。

⑩莫州:幽州镇所属州,治今河北任丘县北。

⑪太仆卿:太仆寺的长官,从三品,掌国家车马等事。

⑫堂帖:由宰相之政事堂所发出的文帖。

⑬尚书左丞:尚书省所属官,住在尚书令、左右仆射下,正四品上,掌吏、户、礼三部各司事及省内其他应纠举事。

【译文】

7 冬,十月初四,幽州发生军事叛乱,节度使杨志诚和监军李怀仵被赶走,他们推举兵马使史元忠主持留后事务。

8 十三日,任命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十七日,改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一天,任命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高铢、郑肃、韩佽,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争谏,认为不行,皇帝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郭承嘏是郭晞之孙;权璩是权德舆的儿子。

9 二十八日,贡院奏请进士恢复考诗赋,皇帝同意了。

10 李德裕见到皇帝时自我陈诉,请求留在京师。二十九日,任命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11 杨志诚经过太原时,李载义亲自殴打他,并想把他杀掉,由于幕僚的进谏和援救,方免于一死,于是把他的妻子和随行将卒都杀了;朝廷由于看到李载义过去立有大功,未责问他。李载义母死葬于幽州,杨志诚发掘其墓以掠取陪葬财物。李载义上奏乞求取杨志诚的心脏用来祭祀母亲,皇帝不允许。

12 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去世,军中奉立他的儿子都知兵

马使王元逵为留后。王元逵改变他父亲的所作所为，事奉朝廷的礼仪很严谨。

13 史元忠献上杨志诚所制造的衮衣和其他僭越物品。二十一日，把杨志诚流放去岭南，在路上把他杀死了。

14 李宗闵说任命李德裕的命令已经发出了，不应当听凭他自己的意思随意改变。二十九日，又改任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再兼平章事衔。当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排挤或声援。皇帝为此而担忧，常常叹息说："去掉河北贼人容易，去掉朝廷朋党艰难！"

臣司马光以为：君子和小人的不能相容，就好比冰块和炭火的不能同放在一个容器里一样。所以君子得到官位时就排斥小人，小人得到权势就排斥君子，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引进贤能的人，贬退不肖的人，他的用心是公正的，他办事也是实事求是的；小人对他喜欢的人就称誉，不喜欢的人就毁谤，他的用心是自私的，他办事也是奸猾虚浮的。公正而又实在的就叫做正直，自私而又虚伪的就叫做朋党，对于人主来说就是要善于分辨清楚而已。所以处在上位的英明君主：衡量品德而给予爵位，凭着才能而授给官职；有功劳的人给以奖赏，犯罪过的人给以刑罚；不为奸猾者所迷惑，不为巧佞者所动摇。如果这样做了，那么朋党从那里产生啊！那些昏庸的君主就不这样。说到他贤明却什么也看不清楚，说到他坚强却什么也不能判断；坏人和好人一同进用，毁谤的话和称誉的话交相到来；取舍不由自己作主，威福暗地里由他人操纵。于是那些谗佞邪恶之人得志而朋党的争论就兴起来了。

大凡木头腐坏蛀虫就会产生，醋变质了蚊虫就聚集起来。所以朝廷中有朋党，那么作君主的应当追究自己的责任而不应当归咎于群臣。文宗假若为群臣结成朋党而担忧，何不考察他们所毁誉的人是实在的，还是虚伪的，他们所推荐的人是贤

能的，还是不肖的，他们的心思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自己，其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假若所据是实，进用者为贤，其心为公，其人为君子，朝廷不但只信他的话，而且还要提拔他；假若所据是虚伪，推荐的就是不肖之人，其心为私，其人为小人，不但不用他的主张，还应当治他的罪。这样，就是让他去参加朋党，谁敢啊！抛开这一点不去办，而埋怨群臣们难于治理，就好比不下种不除草而埋怨田地荒芜一样。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消除，何况河北的叛贼啊！

15 三十日，李仲言请求改名为李训。

16 幽州奏报说莫州发生军事叛乱，刺史张元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17 十二月初三，任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郭承嘏多次上奏疏说这事不应当，皇帝不听从。于是郑注假意上奏表坚决辞让，皇帝派遣中使再次把告身赐给他，但他仍不接受。

18 初七，任命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留后。

19 从前，宋申锡与御史中丞宇文鼎接受皇帝的密诏诛杀郑注，使京兆尹王璠去捕捉郑注。王璠秘密地把杀郑注的公文给王守澄看，郑注这样才免于一死，深深感激王璠。王璠又和李训友好，于是李训、郑注共同推荐王璠，使他从浙西观察使征为尚书左丞。

九　年

1 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2 巢公凑薨[1]，追赠齐王。

3 郑注上言秦地有灾，宜兴役以禳之。辛卯[2]，发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3]。

4 三月，冀王绲薨[4]。

5 丙辰，以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

6 初，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阳坐宋申锡事放归金陵[5]，诏德裕存处之。会德裕已离浙西，牒留后李蟾使如诏旨。至是，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奏德裕厚赂仲阳，阴结漳王，图为不轨。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汉、郑注等面质之。璠、汉等极口诬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应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为宾客分司[6]。

7 癸巳，以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举仓部员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时人皆哂之[7]。

8 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镇海节度使[8]，趣之赴镇，不得面辞；坐救李德裕故也。

9 初，京兆尹河南贾悚，性褊躁轻率，与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闵、郑注。上巳[9]，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悚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10]，悚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悚耻之，求出，诏以为浙西观察使；尚未行，戊戌，以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0 庚子，制以旱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问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征逋悬钱三十万缗，百姓愁困；贬德裕袁州长史[11]。

11 初，宋申锡获罪，宦官益横；上外虽包容，内不能堪。

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辨，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炟赫[12]。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13]，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

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12 戊辰，以左丞王璠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13 京城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上闻而恶之。郑注素恶京兆尹杨虞卿，与李训共构之，云此语出于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狱。注求为两省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许，注毁之于上。会宗闵救杨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贬明州刺史[14]。

14 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15 秋，七月，甲辰朔，贬杨虞卿虔州司马[15]。

【注释】

①巢公凑：李凑，穆宗第六子，长庆初，封漳王。后为郑注构害，降为巢县公。

②辛卯：正月无辛卯日。查《旧纪》，发神策军事为二月丁亥。则辛卯应为二月间事，即十六日。

③曲江：即曲江池，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曲江镇。此地在汉称乐游苑，至隋，改称芙蓉池，唐称曲江，为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有夹城复道与兴庆宫、大明宫相通，王公贵族，帝王嫔妃，经常出入于州。 昆明池：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丰水和滈水之间，汉武帝时所开凿，周围四十里，唐以后乃干涸。

④冀王绛：李绛，顺宗第十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进封冀王。

⑤傅母：即养母。

⑥宾客分司：即太子宾客居于东都之官。太子宾客正三品，常侍从规谏，赞相礼仪。

⑦哂（shěn 审）：讥笑。胡注云：笑不坏颜为哂。即平常所云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⑧路隋：据章钰校证，他本“隋”字下，均有“同平章事”四字。

⑨上巳：古代重要节日之一。本用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定在农历三月三日。

⑩殿中侍御史：御史台属官，从七品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若巡幸，具服从于旌门。

⑪袁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江西宜春。

⑫烜赫：胡注云，烜，一作“炬”。章钰校注云，烜，他本均作“炬”。因此以作“炬赫”为是。意为显赫盛大的样子。

⑬休沐：犹休假，不去朝廷中值班。

⑭明州：为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浙江宁波市南。

⑮虔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司马位在州刺史、别驾、长史之下，为闲散之任。

【译文】

九年（乙卯，公元 835 年）

1 春，正月初九，任命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2 巢县公李凑去世，追赠为齐王。

3 郑注上奏说秦地有灾难，应当大兴土木来攘除灾难。（二月）十六日，调发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池和昆明池。

4 三月，冀王李绛去世。

5 十一日，任命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

6 从前，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时，漳王的养母杜仲阳因宋申锡事被牵连放回金陵，有诏令叫李德裕安置他。恰好碰上李德裕已经调离浙西，就行文给留后李蟾，叫他按诏令去办。到现在，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上奏说李德裕用钱贿赂杜仲阳，暗地勾结漳王，想干不轨之事。皇帝听到之后愤怒极了，随即召集宰相以及王璠、李汉、郑注等当面质问这回事。王璠、李汉等用尽口舌来诬害李德裕，路隋说："李德裕不会做这种事。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臣也应当有罪！"诬害的言语才稍稍平息。夏，四月，改任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7 十八日，任命郑注暂代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开始接受了，后又推举仓部员外郎李款代任自己的职务，并说："他原来弹劾我，虽然从法理上说是不能成立的；但他是尽节事君的。"当时的人听了都讥笑郑注奸猾。

8 二十一日，改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为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并催促他赴镇上任，不得当面向皇帝辞行；这是出于救李德裕的缘故。

9 原先，京兆尹河南人贾悚，性情褊狭急躁而轻率，和李德裕有嫌隙，然而和李宗闵、郑注却很友好。上巳节那天，皇帝在曲江池赐宴百官。按照过去陈规，京兆尹在外门下马，向御史行揖礼。贾悚依仗着他的地位和权势，乘马直接闯进去，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和他争论，贾悚骂着说："黄面儿胆敢如此！"因此被罚薪俸。贾悚为此事受了耻辱，要求调出朝廷，诏令任命他为浙西观察使；还没有赴任，二十三日，改任贾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0 二十五日，诏令说由于过去皇帝开始得病的时候，王涯叫李德裕去慰问起居，李德裕竟然没有去；又在西蜀曾征收拖欠的税钱三十万缗，百姓因而愁苦困乏；再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

11 从前，宋申锡获罪，宦官更加骄横；皇帝在外表上虽然包容下

来，而在内心上却不能忍受。李训、郑注既被信用，揣测到了皇帝的意愿，李训借着进讲的机会，多次用暗示性的话来打动皇帝。皇帝看到他有才能，认为可以和李训谋划大事；并且由于李训、郑注都是王守澄引进的，希望宦官不怀疑他们，于是就秘密地把真正的心思告诉了他们。李训、郑注就以诛杀宦官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两人结合在一起，早晚都在密谋策划，他们向皇帝说的话没有不听从的，声威权势很大。郑注多数时间都在禁中，有时休假在家，宾客盈门，送来的贿赂财物堆积如山。外面的人只知道李训、郑注倚仗宦官擅自作威作福，而不知道他们与皇帝有密谋的事。

皇帝的即位，右领军将军兴宁人仇士良立了功；王守澄压抑他，因而产生嫌隙。李训、郑注为皇帝谋划，用提升仇士良来分出王守澄的一部分权力。五月二十一日，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王守澄很不高兴。

12 二十四日，任命尚书左丞王璠为户部尚书，兼管度支。

13 京城有谣言说郑注为皇帝配制金丹，要用小孩的心肝，民间惊惧不安，皇帝听到后很讨厌。郑注向来不喜欢京兆尹杨虞卿，于是和李训共同构陷他，说谣言是从杨虞卿家人中传出来的。皇帝听了大怒，六月，把杨虞卿投到御史监狱。郑注想做属于两省的官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答应，郑注就在皇帝面前诋毁李宗闵。适逢李宗闵援救杨虞卿，皇帝大怒，把他叱逐出去；二十八日，贬为明州刺史。

14 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禁中行使大权，与王守澄争夺势力不能协调，李训、郑注因此借这个机会把杨承和调去西川，韦元素派往淮南，王践言调去河东，都是担任监军职务。

15 秋，七月初一，贬谪杨虞卿为虔州司马。

16 庚戌，作紫云楼于曲江。

17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1]，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

初，李宗闵为吏部侍郎，因驸马都尉沈璩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得为相[2]。及贬明州，郑注发其事，壬子，再贬处州长史[3]。

著作郎、分司舒元舆与李训善，训用事，召为右司郎中[4]，兼侍御史知杂[5]，鞫杨虞卿狱；癸丑，擢为御史中丞[6]。元舆，元褒之兄也[7]。

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澣为遂州刺史[8]，皆坐李宗闵之党。

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二相[9]，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

18 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

19 时人皆言郑注朝夕且为相，侍御史李甘扬言于朝曰："白麻出[10]，我必坏之于庭！"癸亥，贬甘封州司马[11]。然李训亦忌注，不欲使为相，事竟寝。

20 甲子，以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依前侍讲学士。

21 贬左金吾大将军沈璩为邵州刺史[12]。八月，丙子，又贬李宗闵潮州司户[13]。赐宋若宪死。

22 丁丑，以太仆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注好服鹿裘，以隐沦自处，上以师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尝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郑注乎？亦尝与之言乎？"对曰："臣岂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为人。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臣忝在近密，安敢与此人交通！"戊寅，贬珏江州刺史。再贬沈羲柳州司户[18]。

23 丙申，诏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赂遗；承和可驩州安置[19]，元素可象州安置[20]，践言可恩州安置[21]，令所在锢送[22]。杨虞卿、李汉、萧澣为朋党之首，贬虞卿虔州司户，汉汾州司马，澣遂州司马。寻遣使追赐承和、元素、践言死。时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少卿[23]。立言赃吏，以赂结郑注而得之。

郑注之入翰林也，中书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医药奉君亲，注衔之；奏元裕尝出郊送李宗闵，壬寅，贬元裕阆州刺史[24]。元裕，士廉之六世孙也[25]。

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训、注恐为人所摇，九月，癸卯朔，劝上下诏："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人情稍安。

24 盐铁使王涯奏改江淮、岭南茶法，增其税。

25 庚申，以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节度使，代杜悰。

26 宪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时弘志为山南

东道监军，李训为上谋召之，至青泥驿㉙，癸亥，封杖杀之。

【注释】

①河、湟：河州、湟水一带地方。即今甘肃和青海交界的湟水流域等地，安史之乱后，为吐蕃所占有。

②娥：同仪。　女学士：宋若宪姊妹皆善为文，德宗召入宫，不以妾侍对待，称女学士。

③处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浙江丽水县。原名括州，大历中改今名。

④右司郎中：尚书省设左右司郎中各一员并从五品上，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事。

⑤侍御史知杂：御史台所属官。在侍御史六人中，以其久次者一人知杂事，故名知杂，又称杂端或台端，为总领殿中诸务者。

⑥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正四品下，掌协助御史大夫监察国家大政。

⑦元褒：即舒元褒，曾任补阙，终司封员外郎。

⑧遂州：剑南道所属州，治今四川遂宁市。

⑨三相：指李德裕、路隋、李宗闵三人。

⑩白麻：指诏书。唐诏书任免三公将相等大事，均用白麻纸写好后，付阁门集朝士拆封宣读施行。

⑪封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封开县东南贺江口。

⑫邵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湖南邵阳市。

⑬潮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潮州市。司户，即司户参军，掌州之户籍。

⑭柳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西柳州市。

⑮驩州：安南都护府所属州，治今越南义安省荣市。

⑯象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西象州县。

⑰恩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恩平县。

⑱锢送：用刑枷禁锢而遣送之。

⑲司农少卿：司农寺副长官，从四品上，为司农卿的副手，助掌国家仓储积蓄诸事。

⑳阆(lang 浪)州：山南西道所属州，治今四川阆中县。

㉑士廉：高士廉，名俭，渤海蓨人。为唐太宗长孙皇后之舅父，历官侍中、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封申国公。

㉒青泥驿：即青泥关之驿站，在今陕西兰田县。

【译文】

16 初七，在曲江池修建紫云楼。

17 初八，任命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为皇帝筹画太平谋策，认为应当首先铲除专横的宦官，其次是收复河湟失地，再其次就是扫清河北叛乱势力，陈述的方略，了如指掌。皇帝认为是很正确的，对他们一天比一天宠爱和信任。

从前，李宗闵任吏部侍郎的时候，凭借驸马都尉沈曦交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得到了宰相的官职。等到他被贬去明州，郑注揭发了这件事，初九，再贬为处州长史。

著作郎、分司舒元舆与李训友好，李训掌权后，召他到京任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审理杨虞卿的案子；初十，升他为御史中丞。舒元舆是舒元褒的哥哥。

贬谪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澣为遂州刺史，都因为他们是李宗闵的同党而受到牵连。

当时，李训、郑注接连驱逐三位宰相，威震天下，于是他们对平生的恩怨没有不回报的。

18 李训上奏说和尚尼姑太多太杂，耗费了大量公私财物。十四日，诏令各地测试和尚尼姑中诵经不合格的人，都勒令还俗；又禁止设置新的寺庙和私自剃度平民为和尚。

19 当时的人都说郑注早晚将要当宰相，侍御史李甘在朝堂中扬言说："任命宰相的白麻诏书一出现，我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撕坏它！"二十日，李甘被贬为封州司马。然而李训也猜忌郑注，不想让

他当宰相，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了。

20 二十一日，任命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仍然担任侍讲学士。

21 贬左金吾大将军沈璩为邵州刺史。八月初三，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宋若宪被赐死。

22 初四，任命太仆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任翰林侍讲学士。郑注喜欢穿鹿皮毛衣，以隐士自居，皇帝用对待师友的礼节对待他。郑注刚得到宠幸，皇帝曾经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说："卿知道郑注这个人吗？曾经和他谈过话吗？"李珏回答说："臣岂止是知道他的姓名，并且深深了解他的为人。这个人奸巧邪恶，陛下宠爱他，恐怕对圣上的德业没有好处。臣忝列在皇帝近侍密迩之中，那里敢和这种人来往！"初五，李珏被贬为江州刺史。再贬沈璩为柳州司户。

23 二十三日，诏令因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接受贿赂；将杨承和安置在雷州，韦元素安置在象州，王践言安置在恩州，命令从他们的现在住地戴上枷锁送往安置的地方。杨虞卿、李汉、萧澣是朋党中的头目，贬谪杨虞卿为虔州司户，李汉为汾州司马，萧澣为遂州司马。不久，又派遣使者追赐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自杀。当时崔潭峻已经死了，仍打开棺材鞭尸。

二十六日，任命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寺少卿。罗立言是一个贪官，因为用贿赂交结郑注而得到了这个官。

郑注担任翰林的官职，是中书舍人高元裕起草的任职命令，里面说是靠医药侍奉君亲，郑注因此仇恨高元裕；上奏说高元裕曾经到郊外送李宗闵，二十九日，高元裕被贬为阆州刺史。高元裕是高士廉的第六代子孙。

当时郑注和李训所不喜欢的朝廷士大夫，都被指责为李德裕、李宗闵的党羽，贬谪放逐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朝班序列中都快走光了，朝廷中人心惶惶，皇帝也知道这一情况。李训和郑注担心被别

人动摇其地位，九月初一，劝说皇帝下诏令："凡是李德裕、李宗闵的亲戚旧友和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的就算了，其余的都不过问了。"这样一来人们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下来。

24 盐铁使王涯上奏主张改革江淮、岭南茶法，增加茶税。

25 十八日，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节度使，以代替杜悰。

26 宪宗的死，人们都说是宦官陈弘志杀害的。这时陈弘志担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为皇帝谋划召他回来，走到青泥驿，二十一日，用大杖打死了陈弘志。

27 郑注求为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虽因注得进，及势位俱盛，心颇忌注。谋欲中外协势以诛宦官，故出注于凤翔；其实俟既诛宦官，并图注也。

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为参佐，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副使[1]，温不可。或曰："拒之必为患。"温曰："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卒辞之。

28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2]，兼十二卫统军[3]。李训、郑注为上谋，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29 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仍命训三二日一入翰林讲《易》。元舆为中丞，凡训、注所恶者，则为之弹击，由是得为相。又上惩李宗闵、李德裕多朋党，以贾悚及元舆皆孤寒新进，故擢为相，庶其无

党耳。

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王涯辈承顺其风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训、注得进。

30 李听自恃勋旧，不礼于郑注。注代听镇凤翔，先遣牙将丹骏至军中尉劳，诬奏听在镇贪虐。冬，十月，乙亥，以听为太子太保、分司[4]，复以杜悰为忠武节度使。

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5]，上问以富人之术，注无以对，乃请榷茶。于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涯知不可而不敢违，人其苦之。

31 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

32 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6]，杀之，赠扬州大都督。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乙酉，郑注赴镇。

33 庚子，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7]，余如故。李训所奖拔，率皆狂险之士，然亦时取天下重望以顺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郑覃皆累朝耆俊，久为当路所轧[8]，置之散地，训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识者见其横甚，知将败矣。

【注释】

①副使：即节度使副使。

②观军容使：为监督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由宦官担任。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命郭子仪等九节度使讨安庆绪，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以总领之，是此官设立之始。

③十二卫统军：唐因隋制，置十六卫，其中十二卫统诸府之兵，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

④太子太保：东宫属官中品位最高者，从一品，掌辅导皇太子。与太师、太傅，合称三师。

⑤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

⑥鸩（zhèn 镇）：传说中的一种有毒的鸟，用它的羽毛泡酒，喝了能毒死人。

⑦中书令：中书省的长官，正二品，掌佐天子执大政，总判省事。

⑧当路：犹当权，执掌国家大权的人，此指宰相而言。

【译文】

27 郑注要求担任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同意。二十五日，改任李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虽然是靠郑注的引荐才得进用的，等到两人的权势和地位都很高以后，李训在内心很忌妒郑注。表面上是谋求中外协力以诛宦官，所以派郑注到凤翔去担任节度使；其实是等到宦官被诛灭以后，也好一起把郑注也去掉。

郑注想引用出身名家才学又好的人为助手，就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节度副使，韦温不同意。有人对韦温说："拒绝他一定会带来祸患。"韦温回答说："选择轻的灾祸比较好。拒绝他最多是贬去边远的地方，服从他就会有预想不到的灾祸。"最后还是辞掉了副使的官职。

28 二十六日，任命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李训、郑注为皇帝定计

谋，用虚名来表示尊重王守澄，其实是剥夺他的实权。

29 二十七日，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二人并同平章事。仍然命令李训三两天就去翰林院一次给皇帝讲《易》。舒元舆担任御史中丞的时候，凡是李训、郑注所不喜欢的人，就帮助他们弹劾打击，由于这样就做了宰相。另外皇帝鉴于李宗闵、李德裕多朋党，认为贾悚和舒元舆都是出身贫寒而新中进士，所以提拔为宰相，因为他们没有结成朋党。

李训从流放回来以后起家，一周年就达到宰相的职位，天子全心全意信任他。李训有时在中书省，有时在翰林院，国家的重大事情都由他最后决定。王涯他们那一班人只是顺承他的意旨办事，还担心做得不好；从中尉、枢密使到禁卫军各将领，看到李训都害怕得不得了，忙着作揖磕头。

三十日，任命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暂时代理御史中丞。李孝本是宗室的子孙，依靠李训、郑注才得到进用的。

30 李听自仗是有功的旧臣，对郑注不以礼相待。郑注接替李听为凤翔节度使，预先派遣牙将丹骏到军队中去慰劳将士，诬奏李听在镇贪财暴虐。冬，十月初三，改任李听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又再命杜悰为忠武节度使。

郑注常常自认为有经世济民的才干，皇帝询问他使民众富庶的办法，注没有话可以回答，于是就请求增加征收茶税。随即以王涯兼任榷茶使，王涯知道不能这么办而又不敢违抗，百姓都为增加茶税而感到痛苦。

31 郑注想获得和尚尼姑的称赞，坚决请求停止淘汰和尚尼姑的做法，皇帝同意了。

32 李训、郑注秘密向皇帝说，请求除掉王守澄。初九，派遣中使李好古去王守澄家，赐给他一杯毒酒，把他毒死了，还赠他扬州大都督的官衔。李训、郑注原来都是通过王守澄才得到进用的，最后

反而用计谋杀了他，人们都以王守澄被奸佞之人所杀而高兴，但又痛恨李训、郑注的阴险狡猾，这样一来，元和年间以来的叛逆宦官已所剩无几了。

十三日，郑注赴凤翔上任。

33 二十八日，任命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其余的官职不动。李训所奖励提拔的人，大多是狂妄险恶的士子，然而也不时选取几个在全国名声很大的人以满足人们的心意，例如裴度、令狐楚、郑覃都是几朝的耆老俊彦，长久为当权的宰相所压抑，李训都把他们引荐到很高的官位上。由于这样，士大夫中间也有希望他真正能使国家达到太平的，不只是天子受到他的迷惑了。然而有见识的人看到他骄横已甚，知道不久将要败亡。

34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癸丑，以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丁巳，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河东节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3]。石，神符之五世孙也[4]。己未，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5]

始，郑注与李训谋，全镇，选壮士数百，皆持白棓[6]，怀其斧，以为亲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浐水[7]，注奏请入护葬事，因以亲兵自随。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浐水送葬，注因阖门，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使行余、璠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8]，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余、璠、立言、约及中丞李孝本，皆训素

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独与是数人及舒元舆谋之，他人皆莫之知也。

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韩约不报平安[7]，奏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臣谨门奏讫。"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帅百官称贺。训、元舆劝上亲往观之，以承天贶[8]，上许之。百官退，班于含元殿[9]。日加辰，上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两省官诣左仗视之，良久而还。训奏："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上曰："岂有是邪！"顾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帅诸宦者往视之。宦者既去，训遽召郭行余、王璠曰："来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独行余拜殿下。时二人部曲数百，皆执兵立丹凤门外[10]，训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独东兵入[11]，邠宁兵竟不至。

仇士良等至左仗视甘露，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如是？"俄风吹幕起，见执兵者甚众，又闻兵仗声。士良等惊骇走出，门者欲闭之，士良叱之，关不得上[12]。士良等奔诣上告变。训见之，遽呼金吾卫士曰："宋卫乘舆者[13]，人赏钱百缗！"宦者曰："事急矣，请陛下入宫！"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罳[14]，疾趋北出。训攀舆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罗立言帅京兆逻卒二百余自东来，李孝本帅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流血呼冤，死伤者十余人。乘舆迤逦入宣政门[15]，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

岁，百官骇愕散出。训知事不济，脱从吏绿衫衣之，走马而出，扬言于道曰："我何罪而窜谪！"人不之疑。王涯、贾悚、舒元舆还中书，相谓曰："上且开延英，召吾属议之。"两省官诣宰相请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

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讨贼。王涯等将会食[107]，吏白："有兵自内出，逢人辄杀！"涯等狼狈步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门寻阖，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又遣骑千余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舆易服单骑出安化门[108]，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109]，禁兵擒入左军。涯时年七十余，被以桎梏，掠治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王璠归长兴里私第[110]，闭门，以其兵自防。神策将至门，呼曰："王涯等谋反，欲起尚书为相，令护军令致意[111]！"璠喜，出见之。将趋贺再三，璠知见给，涕泣而行；至左军，见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为见引？"涯曰："五弟昔为京兆尹，不漏言于王守澄，岂有今日邪[112]！"璠俛首不言。又收罗立言于太平里，及涯等亲属奴婢，皆入两军系之。户部员外郎李元皋，训之再从弟也，训实与之无恩，亦执而杀之。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家巨富，禁兵利其财，托以搜贾悚入其家，执其子澳，杀之。又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铎、翰林学士黎

堉等家[22]，掠其货财，扫地无遗。锽，瑊之子也。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

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开建福门[23]，惟听以从者一人自随，禁兵露刃夹道。至宣政门，尚未开。时无宰相御史知班，百官无复班列[24]。上御紫宸殿，问："宰相何为不来？"仇士良曰："王涯等谋反系狱。"因以涯手状呈上，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愤不自胜，谓楚等曰："是涯手书乎？"对曰："是也！""诚如此，罪不容诛！"因命楚、覃留宿中书，参决机务。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贾悚反事浮泛，仇士良等不悦，由是不得为相。

时坊市剽掠者犹未止，命左、右神策将杨镇、靳遂良等各将五百人分屯通衢，击鼓以警之，斩十余人，然后定。

贾悚变服潜民间经宿，自知无所逃，素服乘驴诣兴安门[25]，自言："我宰相贾悚也，为奸人所污，可送我诣两军！"门者执送西军[26]。李孝本改衣绿，犹服金带，以帽障面，单骑奔凤翔，至咸阳西，追擒之。

甲子，以右仆射郑覃同平章事。

李训素与终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发而匿之，其徒不可。训出山，将奔凤翔，为盩厔镇遏使宋楚所擒[27]，械送京师。至昆明池，训恐至军中更受酷辱，谓送者曰："得我则富贵矣！闻禁兵所在搜捕，汝必为所夺，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从之，斩其首以来。

乙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复旧任。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悚、舒元舆、李孝本献于庙社[68]，徇于两市[69]。命百官临视，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

臣光曰：论者皆谓涯、悚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70]。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71]！涯、悚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力取将相。涯、悚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剧[72]，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注释】

①京兆少尹：京兆府的副长官，从四品下，为府尹的副职。

②神符：李神符，唐宗室，为高祖李渊之从父弟，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封襄邑郡王。李石是他的第五代孙。

③太府卿：即太府寺之长官，从三品，掌国家财货事。　左金吾卫：十六卫之一，掌宫中及京城警卫之事。大将军一员，正三品。

④白棓（bàng 棒）：白色的木棒。　棓，同"棒"。

⑤浐水：源出蓝田县西，北流至白鹿原西，过京城入灞河。

⑥金吾：指左金吾卫，韩约所统的部队。　台府：御史台所领吏卒，李孝本为御史中丞，他可以调用。

⑦不报平安：唐制，凡朝会，皇帝既升御座，金吾将军当奏：左右厢内外平安　不报平安，则是有意外之事需奏报。

⑧天贶（kuàng 况）：上天的赐予。

⑨含元殿：大明宫之正殿，北为宣政殿，南即达丹凤等五门。

⑩丹凤门：大明宫南面之正门。南墙共有五个门，正中间为丹凤门，为出入宫中的重要通道。

⑪东兵：据章钰考校，"东"上有"河"字，指河东镇所属兵。当时王璠为河东节度使，故领有一部分河东兵。

⑫关：门闩，门关上后，插在门后的木棍，以使门推不开。

⑬乘舆：本指天子所乘之车，后乃用来代称天子。

⑭罘罳(fú sī浮思)：凡门屏之间的网状物均可叫罘罳。唐宫殿中的罘罳，乃用丝编成，以捍阻燕雀者。

⑮宣政门：即宣政殿门，在含元殿北，已进内殿了。

⑯会食：唐宰相每日在政事堂会食。

⑰安化门：唐长安城南面有三个门，西边的叫安化门。

⑱永昌里：在长安城中靠近宫城处。王涯从宫中出来，徒步而行，不可能远，故只及永昌里即被抓住。

⑲长兴里：又称长兴坊，为长安城中诸里坊之一，在皇城南第三排位置之中。

⑳鱼护军：鱼志弘当时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故称。

㉑岂有句：原先，文宗与宋申锡计议，欲诛宦官。宋申锡又得密诏使诛郑注，使王璠去捕捕，王璠将其事密报王守澄，使郑注得免于死，宋申锡被贬谪，王璠自身也不免于戮。

㉒左常侍：即左散骑常侍，门下省属官，从三品，掌皇帝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与中书省之右散骑常侍相对应，均为近侍官。

㉓建福门：在大明宫丹凤门右边，为五宫门之一。

㉔无复班列：在正常情况下，百官上朝，是按照一定排列位次，由宰相、御史领班。文班在东，武班在西，又按一品、二品的次序依次排列。变乱以后，一时已无宰相、御史中丞，所以班列不整。

㉕兴安门：大明宫南面西边第一门。

㉖西军：即右神策军，因其驻在大明宫西内苑中，故称西军。

㉗鄠座：京兆府所属县，在今陕西周至县。

㉘庙社：太庙和太社。太庙为祭祖宗之所，在长安朱雀街东；太社为祭地神之所，在朱雀街西，二者遥遥相对。

㉙两市：即长安城中的东市和西市，均位于宫城之南，一东一西相对称，为唐代长安商业活动的中心地区。

㉚覆族之祸：据章钰考核，他本在"祸"字之下，尚有"愤叹其冤"四字。

㉛焉用彼相句：这两句话是节引《论语·季氏》，原文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意思是国家有危险而不能尽力挽救，便是失职。

㉜足折刑剭(wū 巫)：引语见《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意思是大臣被刑杀。如鼎足折断，刑用剭，即不杀于市。

【译文】

34 十一月初五，任命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十二日，任命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十六日，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河东节度使。十七日，任命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暂代府尹之职。李石是李神符的第五代孙。十八日，任命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前时，郑注和李训商量，郑注到凤翔镇后，选择壮士数百人，都拿白木棒，身藏斧子，作为亲兵。当月的二十七日，是王守澄安葬于浐水的日期，郑注奏明皇帝请求参加护卫葬事，因而带着亲兵一道去。仍然奏请命令内臣中尉以下的宦官都集中到浐水送葬，郑注乘机关上大门，命令亲兵用斧子砍杀宦官，一个也不要放过。约定以后，李训和他的党羽商议："如果这样把事办成功了，那么郑注就会独占头功，不如要郭行余、王璠用赴镇的名义大量招募壮士为部下，加上金吾卫和御史台的官吏士卒，先于预定的日期把宦官杀掉，随后把郑注也一起除掉。"郭行余、王璠、罗立言、韩约和中丞李孝本，都是李训一向所厚待的人，所以把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只与他们和舒元舆等谋划杀宦官事，其他的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二十一日，皇帝到紫宸殿。百官按朝班排定以后，韩约不报平安，上奏说："左金吾政事厅堂后面的石榴树上晚上降有甘露，臣已隔着宫门奏报完毕。"于是，手舞足蹈一再拜贺，宰相也带领百官向皇帝道贺。李训、舒元舆劝说皇帝亲自去看一看，用以表示承受上

天的赐予，皇帝答应了。百官退朝，又在含元殿排列恭候。过了一个时辰，皇帝坐着软轿从紫宸门出来，登上含元殿。首先命宰相和两省的官员到左仗去看甘露的情况，隔了好一会才回来。李训上奏说："臣和大家检验了，大概不是真正的甘露，不要马上对外宣布，以免天下之人都来道贺。"皇帝说："难道会是这样！"回头示意叫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带领那些宦官前去察看。宦官走了以后，李训立即召唤郭行余和王璠说："快来领受皇帝的命令！"王璠两腿发抖不敢向前，只有郭行余拜倒在殿下。当时二人有部下数百人，都拿着武器站立在丹凤门外面，李训已经先派人召唤他们，命令进宫来接受皇帝的命令。只有河东镇兵进来了，邠宁镇兵竟然没有来。

仇士良等到左仗察看甘露，韩约脸色也变了，还流着汗，仇士良感到奇怪，问他说："将军为什么这个样子？"一会儿幕布被风吹开，看到拿着武器的人很多，又听到兵器的碰撞声音。仇士良等惊骇着往外跑，守门的人想关上门，仇士良责骂他们，门已没有闩上。仇士良等人跑到皇帝面前报告事变。李训看到了，急忙呼叫金吾卫士兵说："到殿上来保卫皇帝的人，每人赏钱一百串！"宦官们说："事势危急了，请陛下回宫去！"随即抬上软轿，迎接皇帝坐轿，把殿后的罘罳撕剪开，很快向北跑去。李训攀着软轿大声说："臣奏事还没有完，陛下不能回宫去！"金吾卫的兵士已到了殿上；罗立言带领京兆尹的巡逻士卒三百多人从东边到来，李孝本带领御史台随从人员二百多人从西边到来，都跑到殿上大肆砍杀，宦官身上满是血，大呼冤枉，死伤了十多人。皇帝的轿子弯弯曲曲进入宣政门，李训攀着轿子叫得更厉害，皇帝责骂了他，宦官郗志荣用拳头打击他的胸部，李训仰面倒在地上。皇帝进到宫中，大门随即关上了，宦官们都高呼万岁，百官在惊骇中分散出宫。李训知道事变没有成功，脱了随从吏员的绿色衣衫穿上，骑着马跑出来，在路上扬言说："我有什么罪而要被贬谪流放！"没有人怀疑他。王涯、贾悚、舒元舆回

到中书省，互相说："皇帝将要在延英殿开会，召集我们商议这件事。"两省的官员到宰相那里询问是怎么一回事，都说："不知道是什么事，各位各自去行动吧！"仇士良等人知道皇帝参与了杀宦官的阴谋，埋怨，愤慨，说出不客气的话，皇帝感到既惭愧又恐惧，就不再说话。

仇士良等命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自带领禁兵五百人，亮出刀锋出宫门讨伐贼人。王涯等人将要会餐，有吏员报告："有兵士从皇宫内出来，遇到人就杀死！"王涯等人狼狈徒步向外跑，两省和金吾卫吏卒一千多人堵满宫门争着外逃；大门不久就被关闭，那些没有逃出的六百多人，都被杀死。仇士良等分兵关闭宫门，搜索各个司，捕捉贼党。诸司吏卒和平民做买卖的小贩在禁中的都被杀，死去的又有一千余人，横尸流血，满地都是，各司印章和图书典籍、窗帘帷帐、器具用品等都毁坏殆尽。又派遣骑兵各一千多人出京城追捕逃跑的人，又派兵在城内大肆搜索。舒元舆换了衣服一个人骑马出安化门，被禁兵追上捉住了。王涯步行到永昌里茶馆中，禁兵抓住他送到左神策军中。王涯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被带上刑械，拷打得受不住了，自己就乱招供认罪，说是与李训阴谋进行大逆不道的事，尊王郑注为皇帝。王璠回到长兴里私宅，关上门，派手下的兵士自我防卫。神策军的将领来到门口，大声说："王涯等谋反，想起用尚书为宰相，鱼护军命令传达他的旨意！"王璠听了很高兴，开门出来接见他们。将领再三向他表示祝贺，王璠才知道被骗了，流着泪跟随军将走；到左神策军营中，看到王涯说："二十兄自己谋反，为什么把我也牵连进去？"王涯说："五弟过去为京兆尹时，不把消息泄漏给王守澄，怎么会有今日的遭遇呢！"王璠低着头不说话了。又在太平里收捕了罗立言，和王涯等亲属奴婢，都关押在两军内。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弟弟，李训实在对他没有什么恩义，也被抓来杀死了。过去担任过岭南节度使的胡证，家里非常富有，禁兵贪图他的家财，借口搜捕贾悚进到家里，

抓住他的儿子胡澈，把他杀了。又进入左散骑常侍罗让、詹事浑铎、翰林学士黎埴等人的家里，抢掠他们的财物，一点也不留下。浑铎是浑瑊的儿子。街坊市上一些凶恶的少年借着混乱之机报私仇，杀人，抢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

二十二日，百官入宫朝见天子，太阳已经出来了，才打开建福门，只准许带一个随从人员，禁兵亮出刀锋站在道两旁。到宣政门，还未开门。当时没有宰相御史带领朝班，百官已经没有按朝班序列行事。皇帝坐在紫宸殿上，问："宰相为什么不来？"仇士良说："王涯等人因谋反被关在监狱里。"接着就把王涯亲手写的罪状呈上，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等人上殿展示给皇帝看。皇帝悲愤得不得了，向令狐楚等人说："是不是王涯亲手写的？"回答说："是的！"皇帝又说："果真如此，罪恶大到诛杀也不能抵偿！"因而命令令狐楚和郑覃留在中书省过夜，参加决定国家机要大事。要令狐楚草拟制诏宣告中外。令狐楚叙述王涯、贾悚谋反的事情比较空洞浮泛，仇士良等人不高兴，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当上宰相。

当时街坊市上抢掠的人还未停止，命令左、右神策将杨镇、靳遂良等各自带领五百人分别屯驻在通衢大道，用击鼓来警告那些坏人，杀了十几个人，然后才安定下来。

贾悚换了衣服暗藏在民间过了一晚，自己晓得没有地方逃，于是穿着素色衣服乘着驴子到兴安门，自己说："我是宰相贾悚，被奸人所污害，可把我送到两军中去！"守门的人抓着送到右神策军那里。李孝本改装穿绿色衣服，还佩戴着金带，用帽子遮着脸，一个人骑着马奔往凤翔，到达咸阳西面，被追赶的人抓住了。

二十三日，任命右仆射郑覃同平章事。

李训一向和终南山的和尚宗密要好，就去投奔他。宗密想剃去李训的头发把他藏起来，他的徒弟不答应。李训走出终南山，将投奔凤翔，被盩厔镇遏使宋楚所擒获，戴上刑械送往京师。到达昆明池，李训担心到军中会受到更残酷的凌辱，于是对押送的人说："捉

到我的人可得到富贵！听说禁兵到处都在搜捕，一定会把我从你们手中夺走，不如拿我的头去送给他们！”押送的人听从了，斩了他的头送来京师。

二十四日，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兼判度支。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恢复原来的职务。

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用李训的头引导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拥着贾悚、舒元舆、李孝本到太庙和太社献礼，又在东西两市上游行，命令百官都到场观看，在独柳树下把他们腰斩，并把头割下来挂在兴安门外。他们的亲属不论亲疏都被杀死，连小孩也不留下，妻女没有被杀的就没收为官府的奴婢。老百姓观看的人怨恨王涯加重茶税，有的咒骂他，有的用瓦片石头投击他。

臣司马光以为：评论的人都说王涯、贾悚有文学名声，原先不知李训、郑注的阴谋，意外遭受灭族的大祸。臣独独认为不是这样。国家有颠覆的危险而不知扶持，你这个相又有何用！王涯、贾悚安于高位，领取重禄；李训、郑注这种小人，奸险极了，尽力窃取了将相的职位。王涯、贾悚和他们比肩事主，不认为是羞耻；国家发生了危险，不为之担忧。苟且偷安，过了一天又一天，自认为是保身的好办法，别人都比不上我。假若每个人都这样做而不带来灾祸，那么谁不愿意作奸臣呢！一旦发生意料不到的灾祸，鼎足断了，大臣被杀了，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仇士良那里能族灭他呢！

35 王涯有再从弟沐，家于江南，老且贫。闻涯为相，跨驴诣之，欲求一簿、尉[1]。留长安二岁余，始得一见，涯待之殊

落莫[2]。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许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适在其第，与涯俱腰斩。

舒元舆有族子守谦，愿而敏[3]，元舆爱之，从元舆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谴责，奴婢辈亦薄之。守谦不自安，求归江南，元舆亦不留，守谦悲叹而去。夕，至昭应[4]，闻元舆收族，守谦独免。

是日，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

初，王守澄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谌等，李训、郑注因之遣分诣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5]，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为诏书赐六道，使杀之。会训败，六道得诏，皆废不行。丙寅，以师邕为矫诏，下御史狱。

先是，郑注将亲兵五百，已发凤翔，至扶风[6]。扶风令韩辽知其谋，不供具，携印及吏卒奔武功[7]。注知训已败，复还凤翔。仇士良等使人赍密敕授凤翔监军张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为。押牙李叔和说仲清曰[8]："叔和为公以好召注，屏其从兵，于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从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卫，遂诣仲清。叔和稍引其从兵，享之于外，注独与数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斩注，因闭外门，悉诛其亲兵。乃出密敕，宣示将士，遂灭注家，并杀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及其枝党[9]，死者千余人。可复，徽之子[10]；简能，纶之

子[11]；杰，俛之弟也[12]。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诏削夺注官爵，令邻道按兵观变。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夜，张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献，枭于兴安门，人情稍安，京师诸军始各还营。

诏将士讨贼有功及娖队者[13]，官爵赐赉各有差。右神策军获韩约于崇义坊，己巳，斩之。仇士良等各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郑覃、李石曰："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宦者稍屈，搢绅赖之。

时中书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江西、湖南献衣粮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从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无邪，神灵所祐，纵遇盗贼，亦不能伤。若内怀奸罔，虽兵卫甚设，鬼得而诛之。臣愿竭赤心以报国，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导从足矣；其两道所献衣粮，并乞停寝。"从之。

十二月，壬申朔，顾师邕流儋州[14]，至商山[15]，赐死。

36 榷茶使令狐楚奏罢榷茶，从之。

【注释】

①簿、尉：县属小官吏主簿、县尉一类官，均有九品上下，刚有品级之官。

②落莫：冷落、淡薄的意思。

③愿而敏：谨慎而又聪明。愿，谦谨。

④昭应：县名，唐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由会昌县改名，治今陕西临潼县。

⑤振武：唐方镇名，治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

⑥扶风：县名，唐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由沣川县改名，治今陕西扶风

县。

⑦武功：县名，治今陕西武功县西北武功镇。

⑧押牙：节度使属下的武官，地位次于兵马使。

⑨掌书记：节度使属官，掌表奏书檄，凡文辞之事，皆出掌书记之手。

⑩徽：钱徽，字蔚章，吴郡人。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尚书左丞等

⑪纶：卢纶，蒲州人，天宝末进士，德宗时官至户部郎中。卢纶和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纬、夏侯审、李端皆以能诗名于时，号称大历十才子

⑫俛：萧俛，字思谦，贞元时进士，历官右拾遗、翰林学士、太仆少卿、御史中丞等。穆宗即位，拜宰相。

⑬娖(chuò 绰)队：整齐的队伍。

⑭儋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海南省儋县西北旧儋县。

⑮商山：一名商坂，在今陕西商县东南，为长安南出要道。

【译文】

35 王涯有个远房弟弟王沐，在江南居住，既年老又贫穷。听说王涯作了宰相，骑着驴子到那里去，想得到一个主簿或县尉的小官职。在长安停留了两年多，才见到王涯一面，王涯待他非常冷淡。过了很久，王沐通过王涯亲近的家奴把要求告诉了王涯，王涯答应给他一个小官职，从这以后，王沐早晚都到王涯的家里去等候消息；遇上王涯的家里被查抄，王沐正好在他家，和王涯一同被腰斩。

舒元舆有个族人叫舒守谦，谨慎而又聪敏，舒元舆很喜欢他，跟随舒元舆有十年之久。有一天舒守谦忽然得罪舒元舆，每天都遭舒元舆的责骂，连奴婢们都看不起他。舒守谦很不自在，要求回到江南去，舒元舆也不挽留，舒守谦带着悲伤感叹的心情离开了舒元舆家。晚上，到达昭应，听说舒元舆被逮捕并族灭，只有舒守谦免受牵连。

当天，任命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暂时代理

京兆尹。在当时那几天时间里，杀人和任命官吏的事，都由神策军两中尉决定，皇帝不知道这些事。

原先，王守澄讨厌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穆、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俳等，李训、郑注因而就把他们分派到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等地去巡视边防，又命令翰林学士顾师邕起草诏书发往六道，要他们杀死派去的宦官。遇上李训起事失败，六道虽得到杀宦官的诏书，都废弃而没有执行。二十五日，认为顾师邕是伪造诏书，把他关押在御史监狱。

先前，郑注带领亲兵五百人，从凤翔出发，到达扶风。扶风县令韩辽知道郑注的阴谋，不提供给养，带着官印和吏卒奔往武功。郑注得知李训已经失败，又回到凤翔。仇士良等叫人带着密令，交给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令他捕捉郑注，张仲清惶恐不安，不知怎么办。押牙李叔和告诉张仲清说："我为你用友好的名义把郑注请来，把他的随从兵士支使开，在坐位上杀了他，大事马上就能办成！"张仲清听从了，埋伏了甲士以等待郑注到来。郑注依靠着他的卫士，就到张仲清那里去。李叔和逐渐把郑注的随从兵士引到外面去喝酒，只有几个人跟随郑注进到里面。在喝茶的时候，李叔和抽刀把郑注杀了，接着把大门关上，把郑注的亲兵都杀了。于是把朝廷密令拿出来，向将士们宣布，把郑注全家都杀了，并杀了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郑注的党羽，被杀的有一千多人。钱可复是钱徽的儿子；卢简能是卢纶的儿子；萧杰是萧俛的弟弟。朝廷不知道郑注已经死了，二十六日，诏令削去郑注的官爵，命令相邻各道按兵不动，等待变化。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二十七日晚上，张仲清派遣李叔和等把郑注的头献给朝廷，被悬挂在兴安门城楼，这时人情稍安，京师各处的军队才各自回到军营。

下诏对于将士讨贼有功劳和队伍整齐的，都按功劳大小赐给官爵和赏赐。右神策军在崇义坊捉到了韩约，二十八日，把他杀了。

仇士良等人各都按功劳进品级升官位。从这时起国家大事都由北司决定，宰相只是在文书上签名罢了。宦官气势越来越大，迫胁天子，看不起宰相，对待朝廷士大夫如草芥一般任意欺压和凌辱。每每在延英殿讨论国事，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来折辱宰相。郑覃、李石说："李训、郑注诚然是祸乱的头头，但是不知道李训、郑注开始是由什么人引进的？"宦官稍微被抑制，士大夫才有了依靠。

当时中书省只剩下空墙破屋，什么物品都欠缺。江西、湖南奉献衣粮一百二十份，让宰相召募随从人员。三十日，李石上奏说："宰相要是忠正而不邪恶，神灵一定会保祐他，即使遇到盗贼，也不能伤害他。倘若内心怀着奸邪欺诈，虽然设置很多兵卫，鬼怪也能够杀死他。臣愿竭尽一颗红心以报效国家，只按照过去的惯例，用金吾卫的士卒为引导和随从就足够了；那两道所奉献的衣粮，请求停止送来。"朝廷同意了。

十二月初一，顾师邕被流放去儋州，走到商山，被赐死。

36 榷茶使令狐楚上奏请求停止收茶税，皇帝答应了。

37 度支奏籍郑注家赀[1]，得绢百余万匹，他物称是。

庚辰，上问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对曰："渐安。然比日寒冽特甚，盖刑杀太过所致。"郑覃曰："罪人周亲前已皆死，其余殆不足问。"时宦官深怨李训等，凡与之有瓜葛亲[2]，或暂蒙奖引者，诛贬不已，故二相言之。

李训、郑注既诛，召六道巡边使。田全操追忿训、注之谋，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癸未，全操等乘驿疾驱入金光门[3]，京城讹言有寇至，士民惊

噪纵横走，尘埃四起。两省诸司官闻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带鞾而乘马者[4]。

郑覃、李石在中书，顾吏卒稍稍逃去。覃谓石曰："耳目颇异，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属，不可轻也！今事虚实未可知，坚坐镇之，庶几可定。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且果有祸乱，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视文案，沛然自若。

敕使相继传呼："闭皇城诸司门[5]！"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帅其众立望仙门下[6]，谓敕使曰："贼至，闭门未晚，请徐观其变，不宜示弱！"至晡后乃定。是日，坊市恶少年皆衣绯皂[7]，持弓刀北望，见皇城门闭，即欲剽掠，非石与君赏镇之，京城几再乱矣。时两省官应入直者，皆与其家人辞诀。

38 甲申，敕罢修曲江亭馆。

39 丁亥，诏："逆人亲党，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余一切不问。诸司官虽为所胁从，涉于诖误，皆赦之。他人无得相告言及相恐愒。见亡匿者[8]，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常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9]。元赏至，则已解

衣踞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初，武元衡之死，诏出内库弓矢、陌刀给金吾仗⑩，使卫从宰相，至建福门而退，至是，悉罢之。

【注释】

①籍：即籍没，指查抄家产。

②瓜葛亲：不是至亲关系，而是攀附而成的关戚，如瓜葛之藤依附其他物体成长一样。

③金光门：长安京城西面三门的中门。

④韈(wà 袜)：即袜子。

⑤皇城：唐都城长安有城三重，外一层为京城，中一层为皇城，最内一层为宫城。

⑥望仙门：为大明宫南面五城门之一，它位于丹凤门的左面。

⑦绯皂：红色和黑色。按唐制，五品以下服绯，八、九品着青。穿绯色和皂色衣服，是不合当时法制的。

⑧见：同"现"，是说仍在逃亡之中的人。

⑨下马桥：在大明宫南建福门北处。

⑩陌刀：长刀。唐《武库令》云："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斩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陌刀为步兵所用。

【译文】

37度支上奏没收郑注家产情况，获得绢一百多万匹，其他财物

也大致如此。

初九，皇帝问宰相："坊市安定没有？"李石回答说："逐渐安定下来了。然而近日寒冷得特别厉害，大概是杀人太过分所造成的。"郑覃说："罪人的至亲前时已经都处死了，其余的人恐怕不必过问。"当时宦官深深地仇恨李训等人，凡是与他们有一点点瓜葛关系的亲属、或是暂时得到奖拔的人，不断地被诛杀和贬谪，所以两位宰相提出来应加以制止。

李训、郑注被杀后，就召回六道巡边使。其中的田仝操记恨李训、郑注的阴谋，在路上扬言说："我进入京城后，凡是穿儒生衣服的人，不分贵贱都要把他们杀掉！"十二日，田仝操等人乘着驿站供给的车马从金光门飞奔而来，京城有谣言说有强盗进来了，官民惊慌喧闹纷纷逃走，到处扬起了尘埃。两省各衙门的官员听到这件事，都跑散了，有的人衣带也不束，鞋袜也来不及穿就乘马逃走。

郑覃、李石在中书省，看到官吏和士卒都逐渐逃跑了。郑覃对李石说："我看情况很不平常，应当暂且出去躲一躲吧！"李石说："宰相的地位威望很重要，人心都归向于它，不可轻举妄动！现在事变是真是假还弄不清楚，坚定坐镇在此，或许可以安定下来。倘若宰相也逃走，那么朝廷内外就大乱了。如果真的发生了祸乱，躲也躲不了！"郑覃认为是对的。李石坐着看文件，装着闲暇而又若无其事的样子。

敕使一个接一个传话呼喊："快关闭皇城各衙门的大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带领部下站在望仙门下，向敕使说："贼寇到了，再关门也不晚，让我们慢慢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应当表示软弱！"到傍晚时分才安定下来。这一天，坊市作恶的少年都穿着红黑色的衣服，拿着弓箭和刀枪向北张望，如果看见皇城门关闭了，就想进行抢掠，要不是李石和陈君赏镇定下来，京城几乎又要大乱了。当时两省的官员应当去值班的人，走的时候都与家里人辞行诀别，作了再也回不来了的准备。

38 十三日，下令停止修建曲江池的亭台馆舍。

39 十六日，诏令："叛逆人的亲属党羽，不是前已被杀和指名收捕的人，其余一切的人都不过问。各衙门官吏虽然被胁迫跟从而犯了错误的，都赦免他们的罪过。其他的人不得对他们进行控告和恐吓。现在逃亡的人，不要再追捕他们，在三天之内让他们各自回到本衙门去。"

当时禁军暴虐专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过问，宰相觉得他不称职，调他去担任华州刺史，任命司农卿薛元赏接替他的职务。薛元赏有次到李石家去，听到李石正坐在厅堂上与一个人大声争论，薛元赏叫人察看一下，说是神策军将领诉说事情。薛元赏急忙进去，责备李石说："相公辅佐天子，统领四海，现在在面前连一个军将也不能驾驭，使他这样没有礼貌，又怎么能够去镇服四夷！"随即快步出来骑上马，命令左右随从捉住军将，在下马桥等候，薛元赏到下马桥，军将已被脱了衣跪在那里了。军将的同党报告了仇士良，仇士良派宦官召薛元赏说："中尉有请大驾。"薛元赏回话说："正有公事在身，等一会就去。"于是就把军将打死了。薛元赏穿白色衣服去拜见仇士良，仇士良说："痴书生怎么敢用杖打死禁军大将！"薛元赏说："中尉是大臣，宰相也是大臣，宰相的手下人倘若对中尉不讲礼貌，怎么办？中尉手下人对宰相不讲礼貌，难道可以原谅吗！中尉和国家是一体的，应当为国家尊重法制，元赏已经穿了囚服来了，是生是死听候中尉处置吧！"仇士良知道军将已经死了，没有挽救办法，于是叫人取来酒食和薛元赏欢饮后告别而去。

当初，武元衡被暗杀后，诏令将内库的弓箭和长刀拿给金吾卫使用，以保卫宰相，送到建福门才退回，到现在，都免除了。

开成元年

1 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请以神策仗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1]。

2 二月，癸未，上与宰相语，患四方表奏华而不典，李石对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

3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2]。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3]，事亦无成。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4]！"丙申，加从谏检校司徒。

4 天德军奏吐谷浑三千帐诣丰州降[5]。

5 三月，壬寅，以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6]。

6 左仆射令狐楚从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灭，遗骸弃捐。请官为收瘗[7]，以顺阳和之气。"上惨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赐一棺[8]。仇士良潜使人发之，弃骨于渭水。

7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诸司仪仗有锋刃者，请皆输军器使[9]，遇立仗别给仪刀[10]。"从之。

8 刘从谏复遣牙将焦楚长上表让官，称："臣之所陈，系

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辛酉，上召见楚长，慰谕遣之。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9 夏，四月，己卯，以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李训指为李德裕、宗闵党者，稍收复之。

10 淄王协薨[6]。

11 甲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仆射令狐楚代之。

12 戊戌，上与宰相从容论诗之工拙，郑覃曰："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后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于事。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7]，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覃笃于经术，上甚重之。

13 己酉[8]，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谢，外间因讹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复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寝者数日。乙丑，李石奏请召仇士良等面释其疑。上为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谕释之，使毋疑惧，然后事解。

14 闰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听为河中节度使[9]。上尝叹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听为可以然。"

15 乙未，李固言荐崔球为起居舍人[10]，郑覃再三以为不可，上曰："公事勿相违！"覃曰："若宰相尽同，则事必有欺

陛下者矣!”

【注释】

①宿:冯宿,东阳人。穆宗长庆初,知制诰,历中书舍人、左散骑常侍、河南尹、兵部侍郎等。

②恫(dòng 洞)疑:恐惧疑虑。

③孥戮:不仅自己遭诛杀,还将使子孙也受刑罚。

④清君侧:清除君主身边的坏人。历史上也常用以反对朝廷的一种政治斗争口号。刘从谏之清君侧,则指的是清除宦官擅权的事实。

⑤天德军:唐方镇名,由天安军改名而来。治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 丰州:唐之丰州,治九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

⑥滁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安徽滁县。

⑦瘞(yì 意):埋葬。

⑧一袭:据章钰校证,他本“一”上有“衣”字。

⑨军器使:即军器库使,内官诸司使之一,掌军械器用之储备。

⑩仪刀:仪仗队所持用之物,木制,外涂以银,似真刀而已。

⑪淄王协:李协,宪宗第十四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封淄王。

⑫陈后主:即南朝陈最后一个君主陈叔宝,一般称陈后主。他在位七年,很少过问朝政,只知游宴享乐而已,但善于作词。

⑬己酉:在四月的干支中,既无“己酉”,也无“乙丑”,均见五月之干支中,且原文四月以下,即为闰五月,可见在“己酉”二字上,漏“五月”二字。

⑭河中节度使: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领蒲、晋、绛、慈、隰等州。

⑮起居舍人:门下省属官,从六品上,掌起居注,录天子的言论行动,以修记事之史。

【译文】

开成元年(丙辰,公元836年)

1春,正月初一,皇帝登上宣政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成。仇士良请求用神策军兵仗守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说不能那样,才制

止了。冯定是冯宿的弟弟。

2 二月十三日，皇帝和宰相谈话，为四方上奏的章表华而不实而担忧，李石回答说："古人为了记叙事情而写文章，今人为了文章写得好而妨害了叙事的真实性。"

3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奏表质问王涯等人的罪名，并且说："王涯等是儒生，得到国家的荣誉和信任，都想保全身家性命，怎么肯去谋反！李训等人其实是想讨诛宦官中的两个中尉，自己为了安全而采取的计谋，以致互相残杀；诬告他们谋反，恐怕不是他们的罪过。假设宰相真正有异图，应当交给有关衙门，按法律判刑，那里有内臣擅自带领军队，随意进行抢劫，连士大夫和百姓等也被连累，意外地被杀死杀伤的！宫门内外到处流血，尸体成千上万，搜捕有牵连的人，使得朝廷内外惊恐不安。臣想亲自到朝廷来，在皇帝面前陈述好人和坏人，又担心也遭杀身灭族之祸，而对国家政事也无助益。我会把管辖的地方治理好，把兵卒训练好，对内为陛下心腹之臣，对外为陛下坚守边藩。如有奸臣难以制服，誓死做到清君侧！"二十六日，加给刘从谏检校司徒官衔。

4 天德军奏报吐谷浑三千帐七千到丰州投降。

5 三月初一，改任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6 左仆射令狐楚从容上奏说："王涯等人既然伏罪，他的家庭也被消灭了，遗骨都被抛弃。请求官府把尸骨收集埋葬，以承顺阳和的时气。"皇帝悲惨的神情持续了很久，命令京兆尹在城西收葬王涯等十一人，各赐衣服一套。仇士良暗地叫人把坟墓挖开，把尸骨抛弃到渭水中。

7 初八，皇城留守郭皎上奏说："各衙门仪仗武器中有刀锋的，请都送到军器库使那里去，遇上需要用仪仗时另外给予仪刀。"皇帝答应了。

8 刘从谏又派牙将焦楚长送上奏表推辞加给他的官职，表中说："臣所陈述的是关系到国家的大事。能采纳的话，那么王涯等人就

应当得到洗雪罪名，不采纳的话，那么赏赐的恩典不应当随便加给！那里有死者的冤案没有申雪而活着的人却得到增加禄位！”随着揭露了仇士良等人的罪恶。二十二日，皇帝召见了焦楚长，好言相慰后打发他回去了。当时仇士良等人十分放纵横暴，朝臣每天都担心家破人亡。等到刘从谏的奏表到了以后，仇士良等才有所畏惧。由于这样，郑覃、李石大体能够掌握朝政，天子依靠他们也勉强维持自立。

9 夏，四月初十，改任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是李训指斥为李德裕、李宗闵同党的人，逐渐从贬地回来。

10 淄王李协去世。

11 二十五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仆射令狐楚接替李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2 二十九日，皇帝和宰相从容讨论诗的好坏，郑覃说：“诗的工巧，没有比《诗经》三百篇更好的了，都是国人写出来用以讽刺或赞美时政的，国君把它收集起来以观察风俗民情，没有听说国君自己也去写诗。后代词人写的诗，华而不实，对国家无所补益。陈后主、隋炀帝都会写诗，不免亡国，陛下又能取法什么呢！”郑覃对经学研究很深，皇帝很敬重他。

13（五月）十一日，皇帝登临紫宸殿，宰相因奏事完毕拜谢而退，外面借此造谣说：“天子想要宰相掌握禁兵，宰相已拜谢皇帝的恩遇了。”由于这样，朝廷内外又产生猜疑和阻隔，人情惶恐不安，官民有数天晚上不敢脱衣服睡觉。二十七日，李石上奏请求召集仇士良等人当面解释彼此的疑虑。皇帝把仇士良等人召唤出来，皇帝和李石等共同解释，使得大家都没有猜疑了，这件事才了结。

14 闰五月十七日，任命太子太保、分司李听为河中节度使。皇帝曾经感叹地说：“交付兵权给他不会被猜疑，放置在闲散的职位上不会埋怨，只有李听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15 二十七日，李固言推荐崔球为起居舍人，郑覃再三反对。皇帝

说:"公事不要互相违背!"郑覃说:"倘若宰相的意见都一样,那么在职事中一定有欺骗陛下的了!"

16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入宫。秋,七月,右拾遗魏謩上疏,以为:"陛下不迩声色,屡出宫女以配鳏夫[1]。窃闻数月以来,教坊选试以百数,庄宅收市犹未已[2];又召李孝本女入宫,不避宗姓,大兴物论,臣窃惜之。昔汉光武一顾列女屏风[3],宋弘犹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岂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擢謩为补阙,曰:"朕选市女子,以赐诸王耳。怜孝本女鬓彪孤露[4],故收养宫中。謩于疑似之间皆能尽言,可谓爱我,不忝厥祖矣!"命中书优为制辞以赏之。謩,征之五世孙也[5]。

17 鄜坊节度使萧洪诈称太后弟[6],事觉;八月,甲辰,流驩州[7],于道赐死。赵缜、吕璹等皆流岭南。

初,李训知洪之诈,洪惧,辟训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军出为节度使者,军中皆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有自左军出镇鄜坊未赏而死者,军中征之于洪,洪恃训之势,不与;又征于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训判绝之。仇士良由是恨洪。

太后有异母弟在闽中,孱弱不能自达。有闽人萧本从之得其内外族讳,因士良进达于上,且发洪之诈,洪由是得罪。上以本为真太后弟,戊申,擢为右赞善大夫[8]。

18 九月,丁丑,李石为上言宋申锡忠直,为谗人所诬,审

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19]："兹事朕久知其误，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计，兄弟几不能保，况申锡，仅全腰领耳。非独内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设使遇汉昭帝[20]，必无此冤矣！"郑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惭色。庚辰，诏悉复申锡官爵，以其子慎微为成固尉[21]。

19 李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桉[22]，益坐赃三千余缗，系狱；石曰："臣始以益颇晓钱谷，故用之，不知其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则用，有过则惩，如此则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恶，可谓至公。从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过，不欲人弹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23]，贬益梧州司户[24]。

20 上自甘露之变，意忽忽不乐，两军毬鞠之会什减六七[25]，虽宴享音伎杂遝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壬午，上于延英谓宰相曰："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则不免愁。"对曰："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读书，耻为凡主。"李石曰："方今内外之臣，其间小人尚多疑阻，愿陛下更以宽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刘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赏以劝为善。"甲申，上复谓宰相曰："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对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21 有司以左藏积弊日久[26]，请行检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请宥之，上许之。既而果得缯帛妄称渍污者，敕赦之，给事中狄兼謇封还敕书曰："官典犯赃，理不可赦！"上

谕之曰:"有司请检之初,朕既许之矣。与其失信,宁失罪人。卿能奉职,朕甚嘉之!"

22 十二月,庚戌,以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李石言于上曰:"卢钧除岭南,朝士皆相贺。以为岭南富饶之地,近岁皆厚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挠朝权,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几内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从之。钧至镇,以清惠著名。

23 己未,淑王纵薨⑰。

【注释】

①鳏(guān 关)夫:无妻或丧妻的人。

②庄宅:即庄宅使,属内官诸司之一,由宦官担任。

③昔汉光武句: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汉光武帝刘秀有次接见大司空宋弘时,御坐新屏风上画有列女,帝多次顾视,宋弘乃进谏,光武帝即撤去屏风。

④髫龆(tiáo chén 调趁):指小孩。髫是小孩下垂的头发。龆是小孩换牙,即乳齿脱落,长出恒齿。

⑤征:魏征。魏征为唐太宗时有名大臣,历官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等,以能直谏著称于时。

⑥鄜(fū 夫)坊节度使:治鄜州(今陕西富县),领鄜、坊等州。

⑦驩州:安南都护府所领州,治所在今越南义安省荣市。

⑧右赞善大夫:东宫属官,正五品上,掌讽谕规谏。

⑨泫然:流泪的样子。

⑩汉昭帝句: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官桀父子与桑弘羊等诈为燕王上书,言霍光之罪,昭帝年十四,发觉其欺诈,乃更信任霍光。

⑪成固尉:即兴元府所属城固县尉。城固县在今陕西城固县。成固,一般均作"城固"。

⑫桉:同"案",文案之意。

⑬丁巳：十一月无丁巳日，可能是十月之丁巳日。

⑭梧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西梧州市。

⑮毬鞠：击球的游戏。毬和鞠，均是古代用皮革制成的球。

⑯左藏：即太府寺所属的左藏署，掌国家财物的库藏，设令、丞等管理之。

⑰淑王纵：李纵，顺宗第四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封淑王。此作"淑王"误，查新旧《唐书》，均作"淑王"。

【译文】

16 李孝本的两个女儿籍没后发配到右神策军，皇帝把他们收入宫中。秋，七月，右拾遗魏謇上疏，认为："陛下不近声色，多次把宫女放出来配给没有妻子的人，我私下听说近几个月以来，教坊使选取了成百名女子，庄宅使收买的还在进行之中；又把李孝本的女儿召入宫中，同宗同姓也不回避，使得外面议论纷纷，臣私下为此事而叹息。从前汉光武帝只一次回头看画了列女的屏风，宋弘还严肃地进谏，汉光武帝马上撤去了屏风。陛下难道不想想宋弘的话，想作一个比不上汉光武的人吗！"皇帝随即放出了李孝本的女儿，提拔魏謇为补阙官，并说："朕选取收买女子，为了赏赐给各王子而已。由于可怜李孝本的女儿幼小孤单，所以把他们收养在宫中。魏謇在怀疑中能把意见都提出来，是对我的爱护，不会愧对他的祖先了！"命令中书省官写制书褒奖魏謇。魏謇是魏征的第五代孙。

17 鄜坊节度使萧洪假称是太后的弟弟，骗局被揭露；八月初七日，流放去鄜州，在路上被赐死。赵缜、吕璋等人都被流放到岭南。

起初，李训知道萧洪的诈骗，萧洪感到恐惧，于是聘请李训的哥哥李仲京为幕府属员。原先，从神策军出去担任节度使的人，军中都资助他办好行李物品，到达方镇以后，用三倍的钱来偿付行装费用。有个人从左神策军去鄜坊任节度使没有偿还行装费就死去了，军中就向萧洪索取行装钱，萧洪仗着李训的权势，不给钱；神策军又向死者的儿子索取钱款，萧洪教死者的儿子拦着宰相告状，李

训判决不必给钱。这样，仇士良恨死了萧洪。

太后有异母弟在闽中，懦弱而没有能力，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向朝廷报告。有个闽人叫萧本的，从他那里了解到内外亲族的姓名，通过仇士良报告给皇帝，并且揭发了萧洪的欺诈，萧洪就这样犯了罪。皇帝认为萧本是太后的真弟弟，十一日，提拔他为右赞善大夫。

18 九月十一日，李石向皇帝讲到宋申锡的忠贞正直，被奸谗人所诬陷，流窜并死在边远之地，冤案没有得到昭雪，皇帝低头沉默好一会，接着流着眼泪说："这件事朕很早就知道办错了，奸人逼迫着我，为了社稷大事，我兄弟漳王差一点得不到保全，何况宋申锡，仅仅保住了不被杀头而已。当时不只是内臣为奸，朝廷中也有人帮助他们干了坏事。这些都怪我的不能明察，过去的事要是遇上汉昭帝，一定不会有这种冤枉了！"郑覃、李固言也都说宋申锡冤枉，皇帝十分愧疚面有愧色。十四日，下诏完全恢复宋申锡的官爵，任命他的儿宋慎微为成固县尉。

19 李石任用金部员外郎韩益管理度支的文案，韩益因贪赃三千多串钱而被关进牢狱；李石说："臣原先只知韩益通晓钱谷之事，所以任用他，不知道他贪污到这个样子！"皇帝说："宰相只需知人就任用，有过错就惩罚，这样人才就容易得到。你所任用的人不掩盖他的过错，可以说是很公正的。从前宰相任用人喜欢回护掩盖他的过错，不想让别人弹劾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冬，十一月，丁巳，贬谪韩益为梧州司户。

20 皇帝从甘露之变以后，心中总是不愉快，两军踢球的场次也十分减去了六七分，虽然宴会音乐伎艺交相充满殿庭，也未能使他高兴；他闲暇时或徘徊眺望，或自言自语唉声叹气。十七日，皇帝在延英殿对宰相说："朕每次与你们讨论国家大事，总是免不了要忧愁。"宰相回答说："治理天下是不能要求很快就见成效的。"皇帝说："朕每次读书时，就感到做一个平凡的君主是可耻的事。"李石说："现在朝廷内外的臣子，其中有些小人还有很多猜疑，希望陛下

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有公正清廉守法如刘弘逸、薛季稜那样的人，陛下也应当表扬奖赏以勉励他们。”十九日，皇帝又对宰相们说：“我与你们讨论天下大事，有些在目前形势下不能实行的，退朝后只有用酒浇愁而已！”宰相回答说：“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

21 有关部门认为左藏库存在的弊病很久了，请求进行检验查勘，并且说管理官员的罪过在大赦以前的，请免了他的罪，皇帝答应了。经清查果然有将好的缯帛假说是渍污了而乘机贪污的，敕令赦免他们的罪，给事中狄兼謇把敕书封好退还说：“管理的官员犯贪赃罪，按理是不能赦免的！”皇帝对他说：“有关部门请求检查之前，朕已经答应在大赦前的事不治罪。与其失信，宁愿担当不遵守惩办罪人的规定。你能尽忠于职守，朕很喜欢你这种行为！”

22 十二月十五日，任命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李石对皇帝说：卢钧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朝中官员都互相道贺。他们认为岭南是个富饶的地方，近年来都是向北司送大量的贿赂才能得到这个肥缺；现在北司不阻挠朝廷行使任人的权力，陛下也应当对他们有所褒奖，以便使得朝廷内外的官吏都遵守法纪，这就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大事。”皇帝依从了。卢钧到任后，由于政绩清廉宽惠而著名。

23 二十四日，滁王李纵去世。

二 年

1 春，二月，己未，上谓宰相：“荐人勿问亲疏。朕闻窦易直为相[1]，未尝用亲故。若亲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为至公也。”

2 均王纬薨[2]。

3 三月，有彗星出于张[3]，长八丈余。壬申，诏撤乐减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4 夏，四月，甲辰，上对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于便殿[4]，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濯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5]。服濯濯之衣，乃末节耳。"上曰："朕知舍人不应复为谏议[6]，以卿有诤臣风采，须屈卿为之。"乙巳，以公权为谏议大夫，余如故。

5 戊戌，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同平章事。

6 六月，河阳军乱[7]，节度使李泳奔怀州[8]；军士焚府署，杀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泳，长安市人，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所至恃所交结，贪残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乱。丁未，贬泳澧州长史[9]。戊申，以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7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项三百余帐剽掠逃去。

8 给事中韦温为太子侍读，晨诣东宫，日中乃得见，温谏曰："太子当鸡鸣而起，问安视膳[10]，不宜专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温乃辞侍读；辛未，罢守本官[11]。

9 振武突厥百五十帐叛，剽掠营田；戊寅，节度使刘沔击破之。

10 八月，庚戌，以昭仪王氏为德妃[12]，昭容杨氏为贤妃。立敬宗之子休复为梁王，执中为襄王，言杨为杞王，成美为陈王。癸丑，立皇子宗俭为蒋王。

11 河阳军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为乱。九月，李执方索得首乱者七十余人，悉斩之，余党分隶外镇，然后定。

12 冬，十月，国子监《石经》成[13]。

13 福建奏晋江百姓萧弘称太后族人[14]，诏御史台按之。

14 戊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5 甲寅，御史台奏萧弘诈妄；诏递归乡里[15]，不之罪，冀得其真。

【注释】

①窦易直：字宗玄，京兆人。历官吏部郎给事中、京兆尹、观察使等。长庆中入为宰相。在相位时，未尝论用亲党，凡于公举，即无所避。

②均王纬：李纬，本名沔，顺宗第三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封均王。

③彗星出于张：彗星，俗称扫帚星，也称槎枪或妖星，天体之一。古人认为彗星是不祥之兆。张，指二十八宿之一的张宿星，是南方七宿的第四宿。

④侍书：即翰林侍书学士，为皇帝备顾问之官。翰林学士其职重，侍书则专指一艺。

⑤雍熙：上下和睦，国泰民安的情景。

⑥舍人：指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与谏议大夫品秩虽同，但地位较崇尊。

⑦河阳：即河阳三城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

⑧怀州：河阳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南沁阳县。

⑨澧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湖南澧县。

⑩问安视膳：韦温根据《礼记·文王世子》中的记载，作为太子应当鸡鸣即起，问候皇帝，每天要三次去请安，并察看皇帝的进食情况。

⑪罢守本官：谓免去太子侍读的兼职，只担任给事中一职。

⑫以昭仪句：后妃制度，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

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

⑬《石经》：文宗好文，命郑覃以宰相兼国子监祭酒，依后汉蔡邕刻石的例子，在长安太学刻儒家经典十二部于石板上，称"开成石经"。现在这部石经的二百二十八块石板，仍完整的保存在西安碑林，供后人研究观摩。

⑭晋江：为泉州所属县，治今福建泉州市。

⑮递归：是说沿途供给饮食，传递回到乡里去。

【译文】

二年(丁巳，公元837年)

1 春，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对宰相说："推荐人不要回亲疏。我听说窦易直为宰相时，从未任用过亲戚故旧。要是亲戚故旧果真有才干，为了避免嫌疑而不任用，这也是不很公平的。"

2 均王李纬去世。

3 三月，有彗星在张宿旁出现，有八丈多长。初九日，下诏令撤去音乐，减少供应的膳食，把一天的膳食分作十天享用。

4 夏，四月十一日，皇帝在便殿看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皇帝举起衣衫的袖子展示给柳公权看，并说："这件衣已经洗了三次了。"众人都赞美皇帝的节俭美德；只有柳公权没有说话，皇帝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柳公权回答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应当选拔贤能的人，斥退不贤能的人，采纳进谏的正确言论，对功过赏罚分明，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穿洗过的衣服，这是细微末节的事，不值得称道。"皇帝说："朕知道中书舍人不应当再为谏议大夫，由于你有敢于进谏的诤臣风采，必须委屈你去担任。"十二日，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其余官职不变。

5 初五，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同平章事。

6 六月，河阳军发生叛乱，节度使李泳逃往怀州；军士烧了节度使衙门，杀死李泳的两个儿子，大抢数日才停止。李泳是长安坊市中人，在禁军中登记了名籍，用贿赂得到节度使的职位，走到那里

都是依靠交结朋友，贪污残暴干些犯法的事，他的部下不能忍受他所干的一切，所以发动叛乱。十五日，贬李泳为澧州长史。十六日，任命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7 秋，七月初二，振武节度使奏报党项有三百多个军帐大肆进行抢劫以后逃走了。

8 给事中韦温为太子侍读官，早晨到东宫去，到中午才见到太子，韦温进谏说："作太子的人应当鸡鸣时就起床，去向皇帝请安，察看皇帝的饮食情况，不应当只从事游宴享乐！"太子不听他的话，韦温就提出辞去侍读的职务；初十日，免去了侍读，只任本官给事中。

9 振武军所属突厥一百五十个军帐发生叛乱，抢掠营田；十七日，节度使刘沔把他们打败了。

10 八月十九日，提升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敬宗的儿子李休复为梁王，李执中为襄王，李言杨为杞王，李成美为陈王。二十二日，立皇子李宗俭为蒋王。

11 河阳镇军士既然把李泳赶走了，天天在暗中鼓动，企图作乱。九月，李执方打听捕捉到带头倡乱的七十多人，都把他们杀了，其余的党徒分别送到其他的镇安置，然后才安定下来。

12 冬，十月，国子监雕刻的《石经》完成。

13 福建上奏说晋江百姓萧弘自称是萧太后的同族人，下诏要御史台调查清楚。

14 十八日，改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5 二十四日，御史台上奏说萧弘是假骗的；诏令传送他回乡里去，不办他的罪，希望以后能找到真正的太后亲人。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六

唐纪六十二　起著雍敦牂，尽玄黓阏茂，凡五年。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

开成三年

1 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盗射之，微伤，左右奔散，石马惊，驰归第。又有盗邀击于坊门，断其马尾，仅而得免。上闻之大惊，命神策六军遣兵防卫，敕中外捕盗甚急，竟无所获。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数日方安。

2 丁卯，追赠故齐王凑为怀懿太子[①]。

3 戊申[②]，以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③]。嗣复，於陵之子也。[④]

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惧，宦

官恣横，忘身徇国，故纪纲粗立。仇士良深恶之，潜遣盗杀之，不果。石惧，累表称疾辞位；上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5 陈夷行性介直，恶杨嗣复为人，每议政事，多相诋斥。壬辰[5]，夷行以足疾辞位，不许。

6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献其祖文贞公笏[6]。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7]。"

7 杨嗣复欲援进李宗闵，恐为郑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讽上，上临朝，谓宰相曰："宗闵积年在外，宜与一官。"郑覃曰："陛下若怜宗闵之远，止可移近北数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请先避位。"陈夷行曰："宗闵曩以朋党乱政，陛下何爱此纤人[8]！"杨嗣复曰："事贵得中，不可但徇爱憎。"上曰："可与一州。"覃曰："与州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9]。"因与嗣复互相诋讦以为党。上曰："与一州无伤。"覃等退，上谓起居郎周敬复、舍人魏謩曰[10]："宰相喧争如此，可乎？"对曰："诚为不可。然覃等尽忠愤激，不自觉耳。"丁酉[11]，以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不能决也。

8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镇[12]，镇兵击却之。

9 初，太和之末，杜悰为凤翔节度使，有诏沙汰僧尼。时有五色云见于岐山，近法门寺[13]，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悰曰："云物变色，何常之有！佛若果爱憎尼，当见于京师。"未几，获白兔，监军又欲奏之，

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兽未驯，且宜畜之。"旬日而毙；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独画图献之。及郑注代悰镇凤翔[18]，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变[19]。

及悰为工部尚书、判度支，河中奏驺虞见[16]，百官称贺。上谓悰曰："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对曰："昔河出图[17]，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18]，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20]，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21]，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贺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22]，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余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谓宰相曰："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记灾异以儆人君，而不书祥瑞，用此故也！"

夏，五月，乙亥，诏："诸道有瑞，皆无得以闻，亦勿申牒所司。其腊飨太庙及飨太清宫[23]，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10 初，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自盗赃七千余缗，上以其父智兴有功，免死，长流康州[24]。晏平密请于魏、镇、幽三节度使[25]，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户[26]。

【注释】

①齐王凑：李凑，穆宗第六子，文宗之弟，长庆初，封漳王。后为王守澄等所构害，降为巢县公。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死，追赠为齐王。

②戊申：正月为庚申朔，是以无戊申日。《旧纪》及《杨嗣复传》均载为正月时事，则戊申乃误书。

③判、使：指李珏的判户部和杨嗣复的盐铁转运使。

④於陵：杨於陵，字达夫，弘农人，汉太尉杨震之后裔。历官中书舍人、京兆尹、节度使、户部尚书等，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十月卒，年七十八。

⑤壬辰：正月无壬辰日，下面丁酉为二月之日，可见此"壬辰"亦可能为二月之日，只是在其前漏书"二月"二字。二月壬辰为初四。

⑥文贞公：魏征的谥号。　笏（hù 户）：古代朝会时品官所执的手板。

⑦甘棠之比：周朝人思念召公，爱召公在树下休息过的甘棠，不愿剪伐，今思魏征之正直，亦应爱他用过的笏。

⑧纤人：小人。纤，细小。

⑨洪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江西南昌市。

⑩起居郎：与起居舍人均为门下省所属官，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居正殿，起居郎在左，舍人在右。天子与宰相议事，亦分侍左右。

⑪丁酉：正月无丁酉日。检《旧纪》，知为二月丁酉，即初九。可知丁酉前漏"二月"二字。文前之"壬辰"也为二月的日子，则漏在"壬辰"之上。

⑫清溪镇：涪州的清溪镇，又名清溪关，在今四川涪陵市东北的清溪场。

⑬法门寺：在今陕西扶风县北，藏有佛骨舍利，唐代曾多次迎入皇宫参拜。

⑭郑注代悰句：据本书上卷所记，郑注至凤翔是取代李听，而杜悰时为忠武节度使。依上文，则当时杜悰不在凤翔镇。

⑮金吾甘露之变：即指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等想诛宦官，诡言左金吾仗厅事后石榴夜降甘露，诱使宦官去看，以便图歼之，结果事败，反为宦官所害。

⑯驺虞：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义兽，形状如虎，白质黑文，尾长于身，不食生物，为祥瑞之物。

⑰河出图：是《周易·系辞》记载的话，认为八卦就是仿效黄河中出现的图而创造的。而图的出现，是帝王受命的瑞应。

⑱洛出书:和河出图一样,见《周易·系辞》,谓洛水有神龟负文而出,为瑞应。

⑲刘聪:十六国时汉国君,匈奴人,刘渊子。刘渊死,杀兄夺取帝位,穷兵黩武,故史称其桀逆。

⑳石季龙:即石虎,十六国时后赵国君,羯族人,废石勒子弘自立。在位横征暴敛,刑罚苛急,民不聊生。

㉑潞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长治市。　别驾:仅次于州刺史之官,与长史地位同。

㉒腊:即腊日,岁终祭祀众神的节日。　太清宫: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把京师祭祀老子的玄元皇帝庙改称太清宫。

㉓康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德庆县。

㉔三节度使:指魏博镇的何进滔,镇州镇的王元逵,幽州镇的史元忠。

㉕永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湖南永州市。

【译文】

唐纪六十二　起戊午(公元838年),止壬戌(公元842年),共五年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

开成三年(戊午,公元838年)

1 春,正月初五,李石去上朝,路上有强盗向他射箭,受了点小伤,左右侍从都逃跑了,李石的马受到惊吓,跑回家去。在里坊门口又遇到强盗拦击,把他的马的尾巴割断了,李石仅免于受危害。皇帝听到了大为惊骇,命令神策等六军派兵防卫,敕令中外有关部门搜捕强盗很紧急,竟然没有抓到一个强盗。初六,百官进宫上朝的只有九个人而已。京城经过数天才安定下来。

2 初八,追赠已故的齐王李凑为怀懿太子。

3 戊申,任命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并同平章事,判户部和盐铁转运使之职不变。杨嗣复是杨於陵的儿子。

4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在甘露之乱以后，人情危惧，宦官恣横的时候，不计较自己安危一心为国家尽力，所以国纪朝纲大体建立了。仇士良深深痛恨他，暗地派强盗去刺杀他，没有成功。李石感到惧怕，多次上奏表说是有病请求辞去职位；皇帝深深了解他辞职的原因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挽留他。十七日，改任李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5 陈夷行性情直爽，讨厌杨嗣复的为人，每次讨论国家政事，多半互相争论排斥。（二月）初四，陈夷行借口脚有病要求辞去相位，皇帝不答应。

6 皇帝命令起居舍人魏謩献出他祖先文贞公用过的笏。郑覃说："值得学习的是那个人而不是他用过的笏。"皇帝说："也就是如甘棠的故事一样的。"

7 杨嗣复想引进李宗闵，担心被郑覃从中阻挠，于是先要宦官向皇帝示意，皇帝坐朝时，对宰相说："李宗闵多年在外，应当给他一个官职。"郑覃说："陛下倘若怜惜李宗闵流放太远，只可向北方移近数百里，不应当再重用；如果重用他，臣请求先让出位子来。"陈夷行说："李宗闵过去由于结成朋党干扰朝政，陛下为什么要可怜这种小人！"杨嗣复说："对待什么事可贵之处是要适中，不应当只凭爱憎办事。"皇帝说："可给他一个州刺史。"郑覃说："给州刺史太优惠了，只可给他一个洪州司马就行了。"因而和杨嗣复互相论辩争吵，攻击对方是朋党。皇帝说："给他一个州刺史没有什么害处。"郑覃等走了以后，皇帝对起居郎周敬复、舍人魏謩说："宰相这样争论喧闹可以吗？"他们回答说："实在不可以。然而郑覃等人由于尽忠而有所愤激，自己不知不觉就那样了。"初九，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李固言和杨嗣复、李珏很友好，所以推举他们为宰相，用以排斥郑覃和陈夷行，每每在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是非之争就非常激烈，皇帝往往不能分清是非加以裁决。

8 三月，牂柯人侵扰涪州清溪镇，被镇兵把他们打退了。

9 原先，在太和末年，杜悰为凤翔节度使，有诏令要淘汰一部分和尚尼姑。当时在岐山出现了五色云，那里靠近法门寺，民间传说是佛骨降下祥瑞，由于和尚尼姑不安心的缘故。监军想向皇帝报告，杜悰说："云物改变颜色，有什么祥瑞可言！佛若是果然爱护和尚尼姑，应当在京师出现征兆。"隔了没多久，捕获了白颜色的兔子，监军又想报告，并且说："这是西方出现的祥瑞。"杜悰说："野兽还没有驯养好，暂且畜养一些时候。"十天兔子就死了；监军不高兴，认为是掩蔽了皇帝的圣德，单独画成图像献给皇帝。等到郑注接替杜悰为凤翔节度使，上奏说他那里出现紫色的云，又献上白色的雉鸡。这一年的八月，在紫宸殿前樱桃树上又发现落有甘露，皇帝亲自去采来尝了，百官都向皇帝道贺。同年的十一月，就发生了在金吾仗的甘露之变。

等到杜悰担任工部尚书、判度支时，河中道又奏报说有驺虞在当地出现，百官都向皇帝道贺。皇帝对杜悰说："李训、郑注都是借口瑞应来制造变乱，这才知道所谓祥瑞的事物不是对国家的吉庆。你以前在凤翔时，不报告获白兔的事，真是有先见之明。"杜悰回答说："古代黄河出图，伏羲用它画成八卦；洛水出书，大禹用它制定九类大法，都是对人们有好处，所以值得称道。至于讲到禽兽草木的瑞征，什么时候又会没有！刘聪那么凶暴背逆，黄龙还三次出现；石季龙那么残暴酷虐，还得到十六只苍麟，七只白鹿，用来驾帝王的车子。从这些例子看来，瑞应那里能反映出有德之君！玄宗曾为潞州别驾，等到即帝位，潞州奏上十九种瑞应，玄宗说：'朕在潞州，只知道辛勤从事本职之事，此等瑞物，都不知道。'希望陛下专心把百姓的富足安定为国家的喜庆，其他都是不值得听取的。"皇帝称赞了他的话。有一天，皇帝对宰相说："时和年丰，这就是上瑞；嘉禾灵芝，实在对于国家大事一点益处也没有！"宰相接着说："《春秋》书中记载灾异之事是为了儆戒人君的，而不记载祥瑞之事，就是这个缘故吧！"

夏，五月十九日，诏令说："各道出现瑞征，都不要向朝廷奏闻，也不要向有关衙门报告。有关腊日祭祀太庙和太清宫，元旦在朝会上上奏祥瑞事，都停止进行。"

10 原先，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自盗赃款七千多串，皇帝由于考虑到他父亲王智兴过去建立了功劳，免了王晏平的死罪，长期流放去康州。王晏平秘密向魏博、镇州、幽州三节度使请求，要他们向朝廷上奏表为自己减轻处罚；皇帝不得已，于六月十六日，改为永州司户。

11 八月，己亥，嘉王运薨[①]。

12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无宠，为杨贤妃所谮而死。太子颇好游宴，昵近小人，贤妃日夜毁之。九月，壬戌，上开延英，召宰相及两省、御史、郎官，疏太子过恶，议废之，曰："是宜为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过。国本至重，岂可轻动！"御史中丞狄兼謇论之尤切，至于涕泣。给事中韦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岂独太子之过乎！"癸亥，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复上表论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归少阳院；如京使王少华等及宦官宫人坐流死者数十人。

13 义武节度使张璠在镇十五年[②]，为幽、镇所惮；及有疾，请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举族归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军中欲立元益，观察留后李士季不可，众杀之，又杀大将十余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③]。义武马军都虞候何清朝自拔归朝，癸酉，

以为仪州刺史[4]。

14 朝廷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在镇久[5]，甲戌，以德州刺史刘约为节度副使，欲以代之。

15 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

16 冬，十月，易定监军奏军中不纳李仲迁[6]，请以张元益为留后。

17 太子永犹不悛，庚子，暴薨[7]，谥曰庄恪。

18 乙巳，以左金吾大将军郭皎为邠宁节度使[8]。

19 宰相议发兵讨易定。上曰："易定地狭人贫，军资半仰度支。急之则靡所不为，缓之则自生变，但谨备四境以俟之。"乃除张元益代州刺史。顷之，军中果有异议，乃上表以不便李仲迁为辞，朝廷为之罢仲迁。十一月[9]，诏俟元益出定州；其义武将士始谋立元益者，皆赦不问。

20 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以刘约为义昌节度使。

21 丁卯，张元益出定州。

22 庚午，上问翰林学士柳公权以外议，对曰："郭皎除邠宁，外间颇以为疑。"早曰："皎，尚父之侄[10]，太后叔父，在官无过，白金吾作小镇，外间何尤焉！"对曰："非谓皎不应为节度使也。闻陛下近取皎二女入宫，有之乎？"上曰："然，入参太皇太后耳。"公权曰："外间不知，皆云皎纳女后宫，故得方镇。"上俛首良久曰："然则奈何？"对曰："独

有自南内遣归其家⑩，则外议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还旼家。

23 上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珏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

24 甲戌，以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⑫。

25 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以疾求归东都，十二月，辛丑，诏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谕上道。

26 郑覃累表辞位，丙午，诏：三五日一入中书。

27 是岁，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

【注释】

①嘉王运：李运，代宗第十五子，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封嘉王。《旧传》作“贞元十七年薨”，误。

②义武节度使：官名。即易定节度使，治定州（今河北定县），领易、定、祁三州。

③易州：易定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北易县。

④仪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左权县。

⑤义昌节度使：官名。即原横海节度使改名而来，治沧州，领沧、齐、德三州。

⑥易定：即义武军节度使。

⑦暴薨：突然而死，非善终的意思。

⑧郭旼（mín 民）：郭子仪之侄。

⑨十一月：据章钰校证，他本在“月”下尚有“壬戌”二字，即十一月初八日。

⑩尚父：指郭子仪。德宗称他为尚父，故文宗仍称之。

⑪南内：指兴庆宫。唐代帝王宫殿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太极宫，因居西，故称西内；大明宫，在太极宫之东，称东内；兴庆宫在大明宫之南，称南内。当时郭太后居南内，故柳公权叫将郭旼之女从南内回家为好。

⑫蔡州：河南道所属州，治今河南汝南县。

【译文】

11 八月十四日，嘉王李运去世。

12 太子李永的母亲王德妃失去宠爱，被杨贤妃谮毁而死。太子很喜欢游乐饮宴，和小人很亲近，杨贤妃日夜毁谤他。九月初七，皇帝在延英殿召开会议，要宰相和两省官员、御史、郎官等，陈述太子的罪行，讨论如何废掉他，并说："这种人合适为太子吗？"群臣都说："太子年纪还轻，要容许他改过自新。国家的根本非常重要，怎么可以轻易变动！"御史中丞狄兼謩的议论尤其恳切，以致于流下了眼泪。给事中韦温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好好对他进行教育，使他变成这个样子，这难道只是太子本人的过错吗！"初八，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军等六军军使十六人又上表论说这件事，皇帝要废太子的心意才稍稍放松了一些。当天晚上，太子才得以回到少阳院；如京使王少华等和宦官、宫人因牵涉而流放或处死的有数十人。

13 义武节度使张璠在该镇任职达十五年之久，是幽、镇二镇所畏惧的人；等到他生了病，于是请求回到朝廷中去，朝廷尚未安排好他的职务，病势已经很重了，告诫他的儿子张元益要把全家人都带回朝廷中去，不要学河北诸镇过去的旧例父死子继。张璠死了以后，军队中想拥立张元益，观察留后李士季不同意，众人把他杀了，又杀大将十多个人。十七日，任命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虞候何清朝独自从军中跑出来回到朝廷，十八日，任命他为仪州刺史。

14 朝廷觉得义昌军节度使李彦佐在镇太久了，十九日，任命德

州刺史刘约为节度副使，想让他接替李彦佐。

15 从开成初年以来，神策军将吏提升官职，多半不报告皇帝知道，直接下文牒到中书省叫他们批复执行，升官改职的事大概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二十八日，才诏令神策军将吏提升官职都要先报告皇帝，将他的行状送到中书省，然后经过检查勘定才付诸执行。

16 冬，十月，易定监军奏报说军队中不接受李仲迁为节度使，请求任命张元益为留后。

17 太子李永还是不悔改，十六日，突然死去，谥号叫庄恪。

18 二十一日，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郭昕为邠宁节度使。

19 宰相商议发兵征讨易定叛军之事。皇帝说："易定地域狭窄，人民贫穷，军费大半要靠朝廷度支供给。逼迫急了就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放松一点他们内部就会发生变化。只要在它的四周严加防范以等待变化就可以了。"于是任命张元益为代州刺史。不久，军队中果然有不同的意见，于是上奏说李仲迁不适宜任此职，朝廷为此免去了李仲迁的节度使。十一月（初八），诏令等待张元益离开定州；那些义武军将士中谋划拥立张元益的人，都赦免他们的罪而不追查。

20 改任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以刘约为义昌节度使。

21 十三日，张元益离开定州。

22 十六日，皇帝询问翰林学士柳公权外面有些什么议论，柳公权回答说："任命郭昕为邠宁节度使，外边的人很感到怀疑。"皇帝说："郭昕是尚父郭子仪的侄子，郭太后的叔父，任官期间又没有过错，从金吾大将军去任小镇的节度使，外边的人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柳公权回答说："不是说郭昕不应当担任节度使。听说陛下最近把郭昕的两个女儿召进皇宫，有这回事吗？"皇帝说："是的，进来是为了参拜太皇太后而已。"柳公权说："外边的人不了解，都说郭昕把女儿进献于后宫，所以就得方镇的官职。"皇帝低着头沉思很

久之后说:"那么怎样办呢?"柳公权回答说:"只有从南内打发她们回家去,那么外边猜疑的议论自然就会平息!"当天,太皇太后派遣中使送二女回到郭旼家里。

23 皇帝喜欢诗,曾经想设置诗学士。李珏说:"现在的诗人飘浮轻薄,对于治理好国家没有帮助。"于是作罢。

24 二十日,任命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

25 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由于有病要求回东都,十二月十七日,诏令裴度回朝廷参知政事,并派遣中使敦促他快些启程。

26 郑覃多次上表辞官位,二十二日,下诏:三五天到中书省去一次就可以了。

27 这一年,吐蕃彝泰赞普死,他的弟弟达磨继立。彝泰多病,把政事交付给大臣处理,仅能自我防守,很久没有侵扰唐朝的边鄙。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归附于他,灾害变异不断,吐蕃更加衰弱了。

四　年

1 春,闰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师,以疾归第,不能入见。上劳问赐赉,使者旁午[①]。三月,丙戌,薨,谥曰文忠。上怪度无遗表,问其家,得半藁,以储嗣未定为忧,言不及私。度身貌不逾中人,而威望远达四夷,四夷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2 夏,四月,戊辰,上称判度支杜悰之才,杨嗣复、李珏因请除悰户部尚书,陈夷行曰:"恩旨当由上出,自古失其国未始不由权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尝语臣云,人主当择宰相,不当疑宰相。"五月,丁亥,上与宰相论政事,陈夷行

复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权者耳。臣屡求退，苟得王傅[2]，臣之幸也。"郑覃曰："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渐不如前。"杨嗣复曰："元年、二年郑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与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头曰："臣不敢更入中书！"遂趋出。上遣使召还，劳之曰："郑覃失言，卿何遽尔！"覃起谢曰："臣愚拙，意亦不属嗣复；而遽如是，乃嗣复不容臣耳。"嗣复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独臣应得罪，亦上累圣德。"退，三上表辞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罢为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覃性清俭，夷行亦耿介，故嗣复等深疾之。

3 上以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能鞫疑狱[3]，命权知职方员外郎[4]，右丞韦温不听，上奏称："郎官朝廷清选，不宜以赏能吏。"上乃以勖检校礼部郎中，依前盐铁推官。六月，丁丑，上以其事问宰相杨嗣复，对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则天下之事孰为陛下理之！恐似衰晋之风。"然上素重温，终不夺其所守。

4 秋，七月，癸未，以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5]，以其母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6]，赐绢二百匹。易定之乱，侯莫陈氏说谕将士，且戒元益以顺朝命，故赏之。

5 甲辰，以太常卿崔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郾，邠之弟也[7]。

6 八月，辛亥，鄜王憬薨[8]。

7 癸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萧本诈称太后弟，上

下皆称萧弘是真，以本来自左军，故弘为台司所抑[9]。今弘诣臣，求臣上闻。乞追弘赴阙，与本对推，以正真伪。"诏三司鞫之[10]。

8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记注观之[11]，謩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朕曩尝观之。"对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讳避，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

9 杨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嗣[12]，上谋于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丁卯，上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橦[13]，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会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己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遂增。

10 十一月，三司按萧本、萧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爱州[14]，弘流儋州。而太后真弟在闽中，终不能自达。

11 乙亥[15]，上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16]？"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12 是岁，天下户口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13回鹘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谋作乱，彰信可汗杀之。相掘罗勿将兵在外，以马三百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败，自杀，国人立厖驳特勒为可汗[15]。会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赤心，执宜之子也[16]。

【注释】

①旁午：往来交错的样子。

②王傅：王府属官，从三品，闲散官，宰相被贬后多居是职。

③盐铁推官：盐铁使所属的官吏。节度使和地方州府，也设推官一职，一般多主刑狱之事。

④职方员外郎：兵部所属官，正六品上，掌天下地图及城镇防御设施等事。

⑤左骁卫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左右骁卫将军各二员，从三品，为京师宿卫军。

⑥侯莫陈：二字复姓，始见于北朝代北地区。

⑦郾：崔郾，字广略，清河武城人。历官员外郎、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侍讲学士、中书舍人等职，后以观察使终其任。为官有令誉，为时所称。

⑧鄜王憬：李憬，宪宗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封鄜王。

⑨台司：指御史台官吏。

⑩三司：唐治讼狱的三司，指御史台、中书、门下三个部门。

⑪记注：即指起居注。唐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掌记录皇帝言行，编撰成起居注。

⑫安王溶：李溶，穆宗第八子，母为杨贤妃，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封安王。

⑬缘橦（tóng 同）：爬木杆。古代的一种杂技游戏。

⑭爱州：安南都护府所领州，治今越南清化省之清化。

⑮乙亥：十一月无乙亥日，应为十二月乙亥，即二十七日。原文"乙亥"上漏"十二月"三字。

⑯周赧：东周最后的一个国君，名姬延，在位五十九年，为秦所灭。　汉

献:东汉末年的汉献帝刘协,为董卓所拥立,后为曹操迎都于许,成为傀儡皇帝,后为曹丕所废,封山阳公。

⑰蜜罗(kè　sà 咳萨)特勒:回鹘部的首领之一,后被立为可汗。

⑱执宜:朱邪执宜,为沙陀部首领,从吐蕃中归灵州,以执宜为供化行营招抚使。执宜死,子朱邪赤心继其职。

【译文】

四年(己未,公元839年)

1春,闰正月十六日,裴度回到京师,由于害病就回到家里,不能上朝拜见皇帝。皇帝慰劳讯问赏赐的使者,在路上往来不断。二月初四,裴度去世,谥号叫文忠。皇帝责怪裴度没有遗表,问他的家里人,得到写了一半的遗表草稿,里面讲到的是担忧皇帝还没有确定继承人,至于个人家庭的事一点也未提及。裴度的身材面貌不超过中等人,但是威望却远达四夷,四夷见到了唐使,总要问裴度年纪多大了,重用没有;如郭子仪一样,由于他的任用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达二十多年之久。

2夏,四月十七日,皇帝称赞判度支杜悰的才能,杨嗣复、李珏因而请求任命杜悰为户部尚书,陈夷行说:"恩旨应当由皇帝发出,从古以来丢掉国家的人没有不是由于大权在臣下手中的。"李珏说:"陛下曾经对臣说过,人主应当选择宰相,不应当怀疑宰相。"五月初七,皇帝与宰相讨论政事,陈夷行又说不应当让臣下威福自用,李珏说:"陈夷行的意思是怀疑在宰相中人窃弄陛下的威权。臣多次请求退位,假若得到一个上傅的职位,臣的希望就达到了。"郑覃说:"陛下在开成元年、二年时政事办理得很好,到三年、四年时就逐渐不如以前了。"杨嗣复说:"元年、二年是郑覃、陈夷行主持政事,三年、四年是臣与李珏共同主持政事了,罪过都在臣的身上!"接着叩头说:"臣不敢再到中书省去了!"于是就很快退了出去。皇帝派人把他叫回来,安慰他说:"郑覃讲错了话,你为什么要这个样

子!”郑覃站起来谢罪说:“臣愚昧笨拙,意思也不是指杨嗣复说的;而他马上这样作,是杨嗣复不能容纳臣子了。”杨嗣复说:“郑覃说政事一年不如一年,不仅仅臣应得罪,也是对皇帝圣德的连累。”退朝后,三次上奏表辞官位,皇帝派中使召他出来,十三日,才上朝。十六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被降职为右仆射,陈夷行被降职为吏部侍郎。郑覃个性清俭,夷行个性耿直,所以杨嗣复等人深深地忌恨他们。

3 皇帝认为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能把疑难案件审问清楚,任命他暂时为职方员外郎,右丞韦温不听从,上奏说:“郎官是朝廷中重要的职位,不应当用它来赏赐给能干的吏员。”皇帝于是命他为检校礼部郎中,盐铁推官一职不变。六月二十七日,皇帝把这件事问宰相杨嗣复,他回答说:“韦温的意思是要把官员的流品分别得很清楚。要是有能力的官吏都得不到清高的品位,那么国家的政事谁来为陛下办理呢!恐怕会形成衰弱的晋朝一样的风气。”然而皇帝向来看重韦温,终究没有推翻他坚持的意见。

4 秋,七月初四,任命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以他的母亲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赏赐绢二百匹。在易定军事叛乱中,侯莫陈氏劝说晓谕将士,并且告诫张元益要顺从朝廷的命令,所以奖赏她。

5 二十五日,任命太常卿崔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郾是崔郾的弟弟。

6 八月初二,鄜王李憬去世。

7 二十四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奏说:“萧本假称是太后的弟弟,上下的人都说萧弘是真的,由于萧本是左神策引入的,所以萧弘被御史台压下去了。现在萧弘跑到臣这里,请求臣奏报皇帝。请求把萧弘追回朝廷,与萧本面对面质询,以分出真假来。”下诏由三司审问这个案子。

8 冬,十月初七,皇帝向起居舍人魏謇索取起居注观看,魏謇不给,并说:“起居注善事恶事都要记载,是为了儆戒人君的,陛下只

要努力做善事，不一定要看史官的记载！”皇帝说：“朕过去曾经看过。”魏謩回答说：“这是过去史官的过错。倘若陛下自己要看史官的记载，那么史官一定会有所讳避，凭什么让后人要相信记载是正确的呢！”皇帝就没有要求看了。

9 杨妃请求立皇弟安王李溶为继承人，皇帝和宰相商量，李珏不赞成。十八日，立敬宗少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

十九日，皇帝到会宁殿游乐，有一个童子表演爬木杆，有一个男子在下面来往跑动像发疯一样进行保护。皇帝感到奇怪，左右的人说：“那是童子的父亲。”皇帝流着眼泪说：“朕贵为天子，不能保全一个儿子！”召集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备他们说：“教唆构害太子的，都是你们这些人，现在又立了太子，还想像过去那样作吗？”令把他们抓起来交给狱吏，二十一日，都把他们杀了。皇帝因为这件事很伤感，旧病加剧了。

10 十一月，三司审查萧本、萧弘都不是太后的真弟弟。萧本被撤销官职，流放去爱州，萧弘流放到儋州。然而真正是太后弟弟的人仍在闽中，始终不能自我向皇帝报告。

11(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的病稍好一点，坐在思政殿，召来值班的学士周墀，赐给酒食，接着问他说：“朕可以和前朝的什么君主相比？”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尧、舜一类的君主。”皇帝说：“朕怎么敢和尧、舜相比！所以问你的原因，就是说比周赧王和汉献帝怎么样？”周墀吃惊地说：“那是亡国的君主，哪里能够拿来和皇帝相比！”皇帝说：“周赧王、汉献帝被强有力的诸侯所控制，现在朕被家奴所控制，从这点看起来，朕大概还不如他们！”因而跟泪落个不停，沾满了衣襟，周墀拜伏于地流泪不止。从这以后皇帝不再上朝了。

12 这一年，全国户口是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13 回鹘相安允合、特勒柴革阴谋作乱，彰信可汗把他们杀了。相掘罗勿带兵在外地，用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领袖朱邪赤心，借他的军

队共同进攻可汗。可汗被打败了，自杀，国人立厖俊特勒为可汗。遇上这年发生瘟疫，又下大雪，羊和马多死去，回鹘就衰落了。朱邪赤心是朱邪执宜的儿子。

五 年

1 春，正月，己卯，诏立颖王瀍为皇太弟[1]，应军国事权令句当[2]。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渐师资[3]，可复封陈王。时上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瀍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将兵诣十六宅，迎颖王至少阳院，百官谒见于思贤殿。瀍沉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与安王溶皆素为上所厚，异于诸王。

辛巳，上崩于太和殿。以杨嗣复摄冢宰。

癸未，仇士良说太弟赐杨贤妃、安王溶、陈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殡[4]，成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远，不听。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夷直复上言："陛下自藩维继统，是宜俨然在疾[5]，以哀慕为心，速行丧礼，早议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数日，屡诛戮先帝近臣，惊率土之视听，伤先帝之神灵。人情何瞻，国体至重，若使此辈无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网之内，无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

不听。

辛卯，文宗始大敛[6]。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韦妃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谥韦太后曰宣懿。

2 夏，五月，己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3 秋，八月，壬戌，葬元圣昭献孝皇帝于章陵[7]，庙号文宗。

4 庚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为山陵使龙辅陷[8]，罢为太常卿。贬京兆尹敬昕为郴州司马[9]。

5 义武军乱，逐节度使陈君赏。君赏募勇士数百人，复入军城，诛乱者。

【注释】

①颍王瀍(chán 蝉)：穆宗第五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生，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封颍王。本名瀍，后改名炎，后继文宗即帝位，庙号武宗。

②句(gōu 勾)当：办理。

③师资：学、借鉴的意思。语见《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④大行：对已死皇帝的代称。 殡：死人装敛以后放入棺中。凡未正式下葬的，均叫殡。

⑤俨然在疾：俨然在忧病之中一样。

⑥大敛：将尸体穿好衣服装入棺中之称，也作"大殓"。

⑦章陵：在今陕西富平县境。

⑧龙辅(chūn 春)：运载皇帝棺材的灵车。

⑨郴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湖南郴州市。

【译文】

五年(庚申,公元 840 年)

1 春,正月初二,诏令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一切军国大事暂时都交他办理。并且说太子李成美年纪还小,没有受到多少教育,还是再封为陈王。当时皇帝病危,命令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带领杨嗣复、李珏到禁中,想要他们拥戴扶助太子管理国事。中尉仇士良、鱼弘志认为立太子的事,不是自己的功劳,就说太子年纪小,并且有病,商议另外选人。李珏说:"太子的地位已定下来了,那里能中途改变!"仇士良、鱼弘志于是假称是诏命立李瀍为太弟。当天,士良、弘志带着军队到十六宅,迎接颍王到少阳院,百官在思贤殿拜见他。李瀍沉着刚毅而有决断,喜怒不表现在面色上。他与安王李溶都向来为皇帝所厚待,不同于其他诸王。

初四,皇帝在太和殿去世。任命杨嗣复代行冢宰之职。

初六,仇士良劝说皇太弟处死杨贤妃、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敕令死去的皇帝在十四日进行殡殓,臣属按规定穿上丧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奏说规定成服的日期太远了,未被接受。当时仇士良等人追怨文宗,凡是乐工和内侍得到文宗宠幸的人,一个接一个被诛杀或贬谪。裴夷直又上奏说:"陛下从藩王继承国家大统之位,应当如在忧病之中一样,一心表现出哀伤和仰慕的样子,赶快举行丧礼,早日商议大政,用来安慰天下民心。然而不到几天,多次诛杀先帝近侍臣子,使得全国人民都为之惊恐,对于先帝的神灵也是一种伤害。让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国家的体统是最重要的。若使这些人没有罪过,固然不可以刑杀;倘若真是有罪过,他们已经处在国家法网的中,是没有地方可以逃走躲藏的,到十天以后处置他们也不会晚!"皇帝不听从他的意见。

十四日,文宗才被进行大敛。武宗正式即皇帝位。十七日,追尊皇帝的母亲韦妃为皇太后。

二月初八,大赦天下。

十九日，给韦太后的谥号叫宣懿。

2 夏，五月初四，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降职为吏部尚书，任命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3 秋，八月十九日，将元圣昭献孝皇帝葬于章陵，庙号文宗。

4 二十七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担任山陵使，因装载灵柩的龙辅下陷而坐罪，降职为太常卿。贬谪京兆尹敬昕为郴州司马。

5 义武军发生叛乱，把节度使陈君赏赶跑了。陈君赏招募勇士数百人，又回到军城，把叛乱的人杀掉了。

6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师，丁丑，以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辩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辩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率皆朋党之人，良由执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臣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1]，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2]，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

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辩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3]，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

7 初，伊吾之西[4]，焉耆之北[5]，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坚昆，唐初结骨也，后更号黠戛斯，乾元中为回鹘所破[6]，自是隔阂不通中国。其君长曰阿热，建牙青山[7]，去回鹘牙，橐驼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鹘常赂遗之，假以官号。回鹘既衰，阿热始自称可汗。回鹘遣相国将兵击之，连兵二十余年，数为黠戛斯所败，詈回鹘曰：“汝运尽矣，我必取汝金帐！”金帐者，回鹘可汗所居帐也。

及掘罗勿杀彰信，立庞驳，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庞驳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其相驳职、特勒庞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帅其众抵天德塞下[8]，就杂虏贸易谷食，且求内附。冬，十月，丙辰，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见其后。边人以回鹘猥至，恐惧不安。”诏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迦关以备

之[9]。

8 魏博节度使何进滔薨，军中推其子都知兵马使重顺知留后。

9 萧太后徙居兴庆宫积庆殿，号积庆太后。

10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云阳校猎[10]。

11 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谏议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为杭州刺史。

12 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11]，给事中李中敏判曰："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士良惭恚。李德裕亦以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婺州刺史[12]。

13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顺知魏博留后事。

14 立皇子峻为杞王。

【注释】

①裴延龄：河东人，德宗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锐意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甚为德宗所倚信。时宰相陆贽屡揭其过失虚妄上奏皇帝，德宗不悦，罢陆贽相位，仍信用裴延龄。

②形迹：行为表现，即一个人的形像。

③汴州：河南道所属州，治今河南开封市。

④伊吾：陇右道伊州的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县。

⑤焉耆：唐焉耆都督府所在地，治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东南。

⑥乾元：肃宗年号，公元758～759年，共二年。

⑦青山：黠戛斯建牙的青山，在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阿巴坎以西处。

⑧天德：即天德军，为朔方节度使所属之一部，治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

⑨云迳关：即振武节度使所驻之地，曾置云中都护府。该地在今内蒙古和

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⑩云阳：京兆府所属县，治今陕西泾阳县云阳镇。

⑪千牛：即千牛备身，为千牛卫的属吏，掌宿卫侍从。唐制，千牛多为资荫而来。

⑫婺州：为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浙江金华市。

【译文】

开始时，皇帝的继位不是宰相的主意，所以宰相杨嗣复、李珏先后被罢免，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回到朝廷；九月初一，抵达京师，初四，任命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七，李德裕入朝谢恩，对皇帝说："治理好国家的最重要之点，在于要能分清楚群臣中好人和坏人。大凡好人与坏人，事势中是不能互相容纳的，好人指坏人为坏人，坏人也指好人为坏人，人主要区分清楚是很难的。臣认为好人像松柏一样，独自挺立而不倚靠他物；坏人像藤萝一样，不依附其他物体就不能自己树立起来。所以好人一心事奉君主，而坏人争着结成朋党。先帝深深懂得朋党的害处，然而所任用的终归都是朋党一类的人，实在是由于在心中没有定见，所以坏人就乘机钻进来了。至于宰相不能说人人都是忠良无瑕的，有的作了欺骗朝廷的事，使君主心中产生怀疑，于是向旁边的小臣打听情况以考察宰相的好坏。例如在德宗末年，皇帝所信任的人只有裴延龄那样一批人，宰相只是在敕令上署名罢了，这就是政事一天比一天败乱的原因。陛下要是真正能够谨慎地选择贤才以为宰相，奸诈欺罔的人立刻罢免他，经常使政事都经过中书省讨论后发出，推心置腹地信任人，做到坚定不移，那么国家就用不着担心治理不好了！"又说："先帝对于大臣喜欢照顾他们的面子，有小过错都包含着而不指出来，日累月积，以致酿成大祸而身败名裂。这种作法是很大的错误，希望陛下引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应当当面质问他。事情若是不真实，就要分辩清楚；要是真正

有那么回事，自然会无辞以对的。小的过错就让他悔改，大的罪过就给他以谴责或诛戮，这样，君臣之间就没有猜疑和嫌隙了。"皇帝嘉奖并采纳了李德裕的意见。

原先，李德裕在淮南时，有敕命征召监军杨钦义，人们都说一定是让他回朝去任枢密使，李德裕对待他没有什么特别礼遇，于是杨钦义怀恨李德裕。有一天，李德裕单独邀请杨钦义，在中堂摆上酒席，情义和礼节都极深厚而隆重；陈列出来好几盘珍玩，酒宴结束后，全部赠送给了杨钦义，杨钦义大喜过望。走到汴州时，敕命他再回到淮南去，杨钦义把全部礼品都退还给李德裕。李德裕说："这些东西值几个钱！"最终还是给了杨钦义。后来杨钦义还是当了枢密使；李德裕掌权和被重用，杨钦义是出了很大力气的。

7过去，在伊吾的西边，焉耆的北边，有一个黠戛斯的部落，就是古代叫坚昆的地方，唐初叫结骨，后改名叫黠戛斯，乾元年间被回鹘所打败，从此以后被隔阂而不和唐朝来往。他的君长名阿热，在青山地方建立衙门，那个地方距离回鹘的衙门，骑骆驼要走四十天那么远。黠戛斯人强悍勇敢，吐蕃、回鹘常常送些礼物给他们，并给他们官号。回鹘衰落以后，阿热开始自己称为可汗。回鹘派遣相国带兵攻打他，战争前后打了二十多年，回鹘多次被黠戛斯所打败，他们骂回鹘说："你们的国运要完蛋了，我们一定要夺取你们的金帐！"金帐，就是指回鹘可汗所居的帐幕。

等到掘罗勿杀掉彰信，立尉伽为可汗，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带领黠戛斯的十万骑兵进攻回鹘，大破回鹘兵，杀掉尉伽和掘罗勿，把回鹘的牙门帐幕等都烧光了，回鹘各部四散逃走。它的国相嗢职、特勒庞等十五部向西奔往葛逻禄，一支跑向吐蕃，一支跑向安西。可汗的兄弟嗢没斯等和他们的国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自带领自己的部众抵达天德军的关塞下，向杂虏买粮食，并且要求归附唐朝。冬，十月十四日，天德军使温德彝上奏："回鹘溃败下来的兵士侵扰边境，已逼近两受降城，连绵六十里，还看不到尽头。边境人

民由于回鹘的大量到来，恐惧不安。”诏令振武节度使刘沔驻守云迳关以防备回鹘的侵扰。

8 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去世，军队中推举他的儿子都知兵马使何重顺知留后。

9 萧太后迁居到兴庆宫的积庆殿，号称积庆太后。

10 十一月初一，皇帝到云阳地方狩猎。

11 依照旧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签名。皇帝即位的时候，谏议大夫裴夷直漏了签名，由于这个原因被贬为杭州刺史。

12 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请求以开府官衔的名义封荫他的儿子为千牛备身，给事中李中敏批语说：“开府的官阶确实应当封荫儿子，但是作为谒者监的宦官那里会有儿子呢？”仇士良既羞惭又愤恨。李德裕也由于李中敏是杨嗣复的同党，很讨厌他，于是调他出去担任婺州刺史。

13 十二月十八日，任命何重顺主持魏博留后职事。

14 立皇子李峻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上

会昌元年

1 春，正月，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2 刘沔奏回鹘已退，诏沔还镇。

3 二月，回鹘十三部近牙帐者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1]。

4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5 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

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除之，乙未，赐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2]。户部尚书杜悰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与崔珙、崔郾、陈夷行三上奏，又邀枢密使至中书，使入奏。以为："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录其子孙[3]。文宗疑宋申锡交通藩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4]。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今不谋于臣等，遽遣使诛之，人情莫不震骇。愿开延英赐对！"至晡时，开延英，召德裕等入。

德裕等泣涕极言："陛下宜重慎此举，毋致后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为卿等释之。"德裕等跃下阶舞蹈。上召升坐，叹曰："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尝比数[5]！李珏、季稜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犹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仍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冀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德裕等曰："兹事暧昧，虚实难知。"上曰："杨妃尝有疾，文宗听其弟玄思入侍月余，以此得通指意。朕细询内人，情状皎然，非虚也。"遂追还二使，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6]，李珏为昭州刺史[7]，裴夷直为驩州司户。

6 夏，六月，乙巳，诏："自今臣下论人罪恶，并应请付御史台按问，毋得乞留中，以杜谗邪。"

7 以魏博留后何重顺为节度使。

8 上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授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切谏，坐贬河南府士曹⑧。

9 秋，八月，加仇士良观军容使。

【注释】

①错子山：据《新志》所记，在中受降城以北，过鹈鹕泉，则其地当今蒙古共和国境内。

②潭、桂：指湖南观察使所在地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和桂管观察使所在地桂州（今广西桂林市）。

③录其子孙：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刘晏因杨炎之谗，被杀，兴元初，德宗知为误杀，许晏归葬。贞元五年（公元 789 年），擢晏子执经太常博士，宗经秘书郎。

④为之出涕：宋申锡被郑注、王守澄所陷害，于太和五年（公元 831 年）贬为开州司马，死于贬州。开成元年（公元 836 年），李石向文宗讲到宋申锡忠直，文宗因感慨而流涕。

⑤比数：相提并论，即未被列入继位人之中而受重视的意思。

⑥潮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潮州市。

⑦昭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西平乐县。

⑧士曹：唐在府、州属官中，设士曹参军，掌营造桥梁廨宇之事。

【译文】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上

会昌元年（辛酉，公元 841 年）

1 春，正月初九，皇帝到圜丘举行祭天仪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会昌。

2 刘沔奏报说回鹘已退，诏令他回到驻地。

3 二月，回鹘靠近牙帐的十三个部落共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在其南面的错子山设置保卫的力量。

4 三月初三，任命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5 原先，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为文宗所宠信，仇士良很怨恨他们。皇帝的继位，不是他们二人和宰相的主意，所以杨嗣复被贬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被贬出为桂管观察使。仇士良多次在皇帝面前谮害刘弘逸等人，劝说皇帝把他们杀掉，二十四日，处死了刘弘逸、薛季稜，又派遣中使到潭州、桂州去诛杀杨嗣复和李珏。户部尚书杜悰骑马跑去见李德裕说："天子年少，新即位，对于这件事不应当随便放过！"二十五日，李德裕和崔珙、崔郸、陈夷行三次上奏本，又邀请枢密使到中书省，要他上奏皇帝。奏疏中说："德宗怀疑刘晏要更动太子而把他杀了，朝廷内外都认为是冤枉，两河地区那些不驯服的臣子由于这件事感到恐惧，就用它来作借口进行非法活动；德宗后悔，只得任用刘晏的子孙以为补偿。文宗怀疑宋申锡和藩王暗地交往，把他流放到外地以至死亡，不久也感到后悔，为这件事的失误而流泪。杨嗣复、李珏等人如有罪恶，请求重贬谪；一定不能宽容的话，也应当先进行审问，等到罪状很清楚明白了，再杀也不迟。现在不和臣等商量，匆忙中派人去杀了他们，人们没有不感到震惊恐惧的。希望在延英殿召集臣等商讨此事！"到傍晚时，在延英殿，召李德裕等人去议事。

李德裕等人流着眼泪急切地说："陛下应当特别慎重地对待这件事，不要以后后悔！"皇帝说："朕不后悔。"三次命令他们坐下，李德裕等说："臣等希望陛下赦免二人的死罪，不要使得已经死了以后众人又认为是冤枉。现在未得到圣旨赦免，臣等不敢坐。"隔了好一会，皇帝才说："特地为了照顾你们的面子赦免他们的死罪。"李德裕等人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跳下台阶手舞足蹈。皇帝召唤他们入坐，感叹地说："朕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宰相们何尝把我放在眼

里！李珏、薛季稜的意愿是要立陈王；杨嗣复、刘弘逸的意愿是要立安王。立陈王还可以说是文宗本来的意愿，立安王就是为了一心依附杨妃。杨嗣复还在给杨妃的信中说：'您为什么不仿效武则天临朝称制呢！'假若安王的志愿实现，朕那里还有今天！"李德裕等人说："这件事暧昧不清，是真是假还难了解。"皇帝说："杨妃曾生病，文宗让她的弟弟玄思入宫侍候一个多月，这样杨嗣复就和杨妃联系上了。朕详细询问过内侍诸人，情状明明白白，不是虚假的事。"于是把派出的两位中使追回来，改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驩州司户。

6 夏，六月初六，下诏说："从今以后臣下判定人们的罪恶，都应当交付御史台审问，不得请求留在禁中，以防止坏人从中作祟。"

7 任命魏博镇留后何重顺为节度使。

8 皇帝命令道士赵归真等人在三殿进行九天道教的法事，皇帝亲自接受法箓。右拾遗王哲上奏疏恳切谏止，因而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

9 秋，八月，加给仇士良观军容使官衔。

10 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鹘以求功，奏称："回鹘叛将嗢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逐。"上命朝臣议之，议者皆以为嗢没斯叛可汗而来，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请，击之便。上以问宰相，李德裕以为："穷鸟入怀，犹当活之。况回鹘屡建大功[1]，今为邻国所破，部落离散，穷无所归，远依天子，无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此汉宣帝所以服呼韩邪也[2]。"陈夷行曰："此所谓借寇

兵资盗粮也[8]，不如击之。”德裕曰：“彼吐谷浑等各有部落，见利则锐敏争进，不利则鸟惊鱼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为国家用！今天德城兵才千余，若战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义抚而安之，必不为患。纵使侵暴边境，亦须征诸道大兵讨之，岂可独使天德击之乎！”

时诏以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9]，使察回鹘情伪，未还。上问德裕曰：“嗢没斯等请降，可保信乎？”对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数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谓之叛将，则恐不可。若可汗在国，嗢没斯等帅众而来，则于体固不可受。今闻其国败乱无主，将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罗禄，惟此一支远依大国。观其表辞，危迫恳切，岂可谓之叛将乎！况嗢没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乌介，自无君臣之分。愿且诏河东、振武严兵保境以备之，俟其攻犯城镇，然后以武力驱除。或于吐谷浑等部中少有抄掠，听自仇报，亦未可助以官军。仍诏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怀柔得宜，彼虽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诏田牟约勒将士及杂虏，毋得先犯回鹘。九月，戊辰朔，诏河东、振武严兵以备之。牟，布之弟也[10]。

11 癸巳，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务[11]。

12 李德裕请遣使慰抚回鹘，且运粮三万斛以赐之，上以为疑；闰月，己亥，开延英，召宰相议之。陈夷行于候对之所，屡言资盗粮不可。德裕曰：“今征未集，天德孤危。倘不以此粮啖饥虏。且使安静，万一天德陷没，咎将谁归！”夷

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许以谷二万斛赈之。

13 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回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⑦。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⑧。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

【注释】

①回鹘屡建大功：指在肃宗时期，协助收复东西两京，平定安史之乱等事。

②汉宣帝服呼韩邪事：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宣帝以优礼相待，进归后，又赈以谷食。于是呼韩邪畏服于汉，而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

③借寇兵资盗粮：此语见《史记·李斯列传》，意思是把武器借给敌寇，把粮食送给强盗。

④鸿胪卿：鸿胪寺的长官，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供其职务。

⑤布：田布，田弘正之子，田弘正为王庭凑杀害后，田布被任为魏博节度使。魏博军在讨伐王庭凑时，由于史宪诚倡乱，田布兵败自杀。

⑥陈行泰：据章钰校证，他本在"陈"字上有"牙将"二字。

⑦太子太师：东宫属官，从一品，与太傅、太保，合称太子三师，掌教谕太子。此是闲散之任，李德裕为报私怨，乃置牛氏于闲职。

⑧襄州：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治今湖北省襄樊市。

【译文】

10 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想通过攻打回鹘以取得功名，上奏说："回鹘叛将唱没斯等人侵扰逼近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等族都与他们世代是仇敌，请求让所部出兵赶走回鹘兵。"皇帝要朝臣讨论这件事，议论的人都认为唱没斯背叛可汗到边境来，不可以接受他们，应当如田牟等所请求的那样，击退他们较妥当。皇帝就

询问宰相的意见，李德裕认为："困窘的鸟雀撞入怀中，还应当救活它，何况回鹘是屡次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部族，现在被邻国所打败，部落离散，穷困没有归宿之处，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投靠天子，没有一点点侵犯边塞的举动，为什么要乘着他们在困窘的时候进攻呢！应当派遣使者守护安抚他们，运粮食给他们，这就是汉宣帝所以征服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办法。"陈夷行说："这是叫做把武器借给敌寇，把粮食送给强盗，不如进攻他们为好。"李德裕又说："那吐谷浑等各部各有自己的部落，看到有利可图时就会快速凶猛地进攻，在不利的时候就会如惊鸟一样飞走，如鱼一样游散，各自逃回自己的巢穴，那里会愿意拼命为国家出力！现在天德城只有一千多名军队，倘若战争失败，城池一定会被攻占了。不如采用恩义的办法去安抚他们，一定不会有祸患。即使他们侵扰抢掠边境，也必须征集各道的大军去讨伐他们，怎么可以单独叫天德军去进攻他们呢！"

当时诏令派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要他去察看回鹘的真实情况，还没有回来。皇帝问李德裕道："嗢没斯等人请求投降，可以保证信守诺言吗？"李德裕回答说："朝廷中的人，臣都不敢担保，何况数千里外的戎狄的心思，又怎敢担保呢！然而称嗢没斯为叛将，恐怕不可以。倘若可汗在国君的位子上，嗢没斯等带领兵众而来，那么对于礼节来说固然不可接受。现在听说他的国家败乱之中已没有了君主，将和相都各自逃散了，有的投奔吐蕃，有的投奔葛逻禄，只有这一支从很远的地方来依附我们这个大国。看他上的奏表中的言辞，是很恳切的，怎么可以称他为叛将呢！况且嗢没斯等人在去年九月就到了天德军，今年二月才拥立乌介，他们自然没有君臣的名分。希望暂且诏令河东、振武两镇严密戒备保护边境，等他们来侵犯城镇时，然后用武力把他们驱逐出去。有在吐谷浑等部落中稍稍有抢掠行为的，让他自己去互相报复，也不要派官军去帮助某一方。仍诏令田牟、韦仲平不得为获取战功而引起事端，要不丧失国家的信用，安抚得适宜，他们虽是戎狄之人，一定知道对朝廷感

恩戴德的。”二十四日，诏令田牟好好约束将士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准首先去侵犯回鹘人。九月初一，诏令河东、振武两镇严密戒备回鹘的侵犯。田牟是田布的弟弟。

11 二十六日，卢龙军队中发生叛乱，节度使史元忠被杀害，军中推举牙将陈行泰主持留后事务。

12 李德裕请求派遣特使去抚慰回鹘，并且运粮三万斛赐给他们，皇帝对这件事还有疑虑；闰九月初三，在延英殿开会，召集宰相们商议这件事。陈夷行在等待进延英殿的地方，反复说给强盗以粮食不可行。李德裕说：“现在征调的军队尚未到达，天德军孤立在危险之中。倘若不能用这些粮食给饥饿的回鹘吃，暂时使他们安静下来，万一天德被攻占，谁来担当这个罪责！”陈夷行到皇帝面前，就不敢说话了。皇帝于是答应拿出三万斛谷来赈济回鹘。

13 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在这之前，汉水发大水，毁坏了襄州居民的一些房屋，所以李德裕认为是牛僧孺的罪过而将他改任闲散之官。

14 卢龙军复乱，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1]。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2]，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

冬，十月，仲舒至京师。诏宰相问状，仲舒言：“行泰

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旧将，性忠义，通书，习戎事，人心向之。昂者张绛初杀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务让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绛复却之。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李德裕问："雄武士卒几何？"对曰："军士八百，外有土团五百人[3]。"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对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从，兵三万何益！"德裕又问："万一不克，如何？"对曰："幽州粮食皆在妫州及北边七镇[4]，万一未能入，则据居庸关[5]，绝其粮道，幽州自困矣！"

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发兵为朝廷讨乱[6]，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

15 上校猎咸阳。

16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鹘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7]。若不遣使访问，则戎狄必谓国家降主虏庭，本非爱惜，既负公主，又伤虏情。请遣通事舍人苗缜赍诏诣嗢没斯[8]，令转达公主，兼叱嗢没斯逆顺之情。"从之。

17 上颇好田猎及武戏[9]，五坊小儿得出入禁中，赏赐甚厚。尝谒郭太后[10]，从容问为天子之道，太后劝以纳谏。上退，悉取谏疏阅之，多谏游猎。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无复横赐。

18 癸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郸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9 初，黠戛斯既破回鹘，得太和公主；自谓李陵之后，与

唐同姓，遣达干十人奉公主归之于唐。回鹘乌介可汗引兵邀击达干，尽杀之，质公主，南度碛[11]，屯天德军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册命。乌介又使其相颉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慰问回鹘，仍赐米二万斛。又赐乌介可汗敕书，谕以："宜帅部众渐复旧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计。"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别迁善地，求大国声援，亦须于漠南驻止。朕当许公主入觐，亲问事宜。倘须应接，必无所吝。"

【注释】

①傔(qiàn 欠)：即傔人。唐代的节度使、大使、副使、监军等，都有傔人，为侍从、副官一类人。

②雄武军：为幽州节度使所领军队的一部，驻蓟州广汉川(今天津蓟县北)。

③土团：由当地土人所组成的武装力量。

④妫(guī 归)州：河北道所属州，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北边七镇：指檀州的大王、北来、保要、鹿固、赤城、邀虏、石子航等地，均在今北京北面怀柔、平谷等地。

⑤居庸关：又名军都关、蓟门关、纳款关等，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

⑥发兵：据章钰校注云，他本在"发兵"二字，上有"表请"二字。

⑦太和公主：宪宗第十女，穆宗之妹。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下嫁回鹘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封太和公主。

⑧通事舍人：中书省属官，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凡四方通表，华夷纳贡，皆受而进之。

⑨武戏：指击毬、骑射、手搏等事。

⑩郭太后：宪宗时为贵妃，生穆宗。帝即位，册为皇太后。敬宗、文宗、武宗均为其孙。

⑪碛(qì气):即碛口,其地在今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西部。

【译文】

14 卢龙军又发生变乱,杀了陈行泰,立牙将张绛。

起初,陈行泰赶走史元忠,派遣监军的侍从用军中大将的名义上奏表要求节钺。李德裕说:"河朔地方事势,臣是很了解的。近来朝廷派使者赐诏令常常是太快了,所以军事形势很快就固定下来。倘若摆在那里几个月不过问,一定会在内部发生变化。现在请把监军的侍从留下,不派遣使者,观察一个时候再说。"接着军队中果然杀了陈行泰,拥立张绛,又向朝廷请求节钺,朝廷也不理会。遇上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讨伐张绛,并且派遣军吏吴仲舒到京师向朝廷上奏表,说是张绛很残暴,请求用他所统领的军队讨伐他。

冬,十月,吴仲舒到达京师。诏令宰相去问清情况,吴仲舒说:"陈行泰、张绛都是外来客户,所以人心不归附他们。张仲武是幽州的老将领,本性忠义,通晓书文,熟习武事,人心都归向于他。前时张绛杀了陈行泰,召唤张仲武,想把留后一职让给他,牙门中有一二百人不同意;张仲武已经到了昌平,张绛又叫他退回去。现在预计张仲武才从雄武军驻地出发,卢龙军中已经把张绛驱逐出去了。"李德裕问道:"雄武军有多少兵员?"吴仲舒回答说:"军士八百人,另外有土团五百人。"李德裕又问:"兵士少,怎样去建立功业?"回答说:"在于获得人心。假如人心不归向,那怕有三万兵士又有什么用!"李德裕又道:"万一不能打败张绛,又怎么办?"吴仲舒回答说:"幽州的粮食都储放在妫州和北边七个镇上,万一不能进入幽州城,就占领居庸关,断绝他的粮道,幽州就没有办法了!"

李德裕上奏说:"陈行泰、张绛都用大将的名义上奏表,胁迫朝廷,强要节钺,所以不能给。现在张仲武先是奏请发兵为朝廷讨伐叛乱者,给他节钺在名义上似乎是说得过去的。"于是就任命张仲武代理卢龙留后。张仲武不久就攻下了幽州。

15 皇帝到咸阳狩猎。

16 十一月，李德裕上奏说："现在回鹘破败逃散，太和公主不知流落到了什么地方。要是不派遣使者访问，那么戎狄之人一定会说国家把公主下嫁到虏庭去，本来就是不爱惜公主，这样既对不起公主，又伤害了外虏的情感。请派遣通事舍人苗缜带着诏书到嗢没斯那里去，叫他转达公主，同时也可测试一下嗢没斯是真归顺还是假归顺的情况。"皇帝答应了。

17 皇帝很喜欢狩猎和武戏，五坊小儿因此常来往于禁中，得到很丰厚的赏赐。有一次皇帝拜谒郭太后时，从容问及做天子的事，太后劝他要很好的纳谏。皇帝回来后，把进谏的奏疏都拿来好好看了一遍，其中多半是谏止游猎之事的。从这以后皇帝出去打猎的次数就很少了，五坊小儿也得不到意外的赏赐了。

18 二十七日，改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郾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

19 原先，黠戛斯既把回鹘打败了，俘掳了太和公主；黠戛斯人自称是李陵的后代，和唐朝皇帝是同姓，于是派遣达干十人奉送公主回唐朝来。回鹘乌介可汗带兵拦路邀击达干，把他们都杀了，把公主作为人质，向南渡过碛口，屯驻在天德军边境上。公主派人呈上奏表，说是可汗已经继位，请求册封。乌介又派他的宰相颉干伽斯等上奏表，要求借振武城来让公主、可汗居住。十二月十四日，朝廷命令派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去慰问回鹘，还赈济他们二万斛米。又赏赐乌介可汗敕书，告谕他："应当带领他们部下逐渐收复旧有的疆域，漂流寄居在边塞地方，不是好办法。"又说："想借振武的一座城，前代没有这个先例。或者另外迁到好的地方去，要求大国援助，也必须在漠南找地方才行。朕会允许公主入朝拜见，亲自询问有关诸事。倘若须要迎接等事，一定不会吝惜的。"

二 年.

1 春，正月，以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

2 朝廷以回鹘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察将帅能否。拭，鄜之子也[1]。

3 二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入朝。丁丑，以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4 河东节度使荐澈修杷头烽旧戍以备回鹘[2]。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及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天德形势[3]，从之。

5 右散骑常侍柳公权素与李德裕善，崔珙奏为集贤学士、判院事[4]。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迁公权为太子詹事[5]。

6 回鹘复奏求粮，及寻勘吐谷浑、党项所掠，又借振武城；诏遣内使杨观赐可汗书，谕以城不可借，余当应接处置。

三月[6]，李拭巡边还，称振武节度使刘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时河东节度使荐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遣将作少监苗缜册命乌介可汗[7]，使徐行，驻于河东，俟可汗位定，然后进。既而可汗屡侵扰边境，缜竟不行。

7 回鹘嗢没斯以赤心桀黠难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谋犯塞；乃诱赤心并仆固杀之，那颉啜收赤心之众七千帐东走。河东奏："回鹘兵至横水[8]，杀掠兵民，今退屯释迦泊东[9]。"李德裕上言："释迦泊西距可汗帐三百里，未知此兵为那颉所部，为可汗遣来。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挥，

擅掠边鄙。密诏刘沔、仲武先经略此兵，如可以讨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惧。”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御使田牟奏：“回鹘侵扰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长于野战，短于攻城。牟但应坚守以待诸道兵集，今全军出战，万一失利，城中空虚，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锋，即诏云、朔、天德以来羌、浑各出兵奋击回鹘，凡所虏获，并令自取。回鹘羁旅二年，粮食乏绝，人心易动。宜诏田牟招诱降者，给粮转致太原，不可留于天德。嗢没斯情伪虽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赏。纵使不诚，亦足为反间。且欲奖其忠义，为讨伐之名，令远近诸蕃知但责可汗犯顺，非欲尽灭回鹘。石雄善战无敌[1]，请以为天德都团练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从其言。

初，太和中，河西党项扰边，文宗召石雄于白州，隶振武军为裨将，屡立战功，以王智兴故，未其进擢。至是，德裕举用之。

甲申，嗢没斯帅其国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来降。

【注释】

①鄜：李鄜，字建侯，江夏人。大历中举进士，历官御史中丞、京兆尹、节度使等。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任宰相之职，李鄜耻为宦官所推举，不视事，十五年去世。

②杷头烽：其地北临大碛，东望云、朔，西望振武，为军事要地。其地当在内蒙古境内。

③东、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即振武军驻地,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境内。中受降城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黄河北岸。

④集贤学士:即集贤殿书院学士,为五品以上官。

⑤太子詹事:东宫属官,正三品,掌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

⑥三月:据章钰校证,他本在"三月"二字下有"戊申"二字,即三月十二日。

⑦将作少监:又称将作少匠,为将作监之副长官,从四品下,掌国家土木工程修建等事。

⑧横水:其地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

⑨释迦泊:其地在错子山以东三百里,横水以北,当在今内蒙古黄河以北地区。

⑩石雄:原为武宁军捉生兵马使,军中恶王智兴之残暴,欲拥立石雄为帅。王智兴欲诛之,文宗惜其能,乃长流白州。

【译文】

二年(壬戌,公元842年)

1春,正月,任命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

2朝廷由于看到回鹘屯驻在天德,振武军的北边境界上,任命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去考察将帅是能干还是懦弱。李拭是李郾的儿子。

3三月,淮南节度使李绅调回朝廷。十二日,任命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4河东节度使令狐滈修葺杷头烽旧戍用来防备回鹘侵扰。李德裕奏请增加兵员防守和修固东、中二受降城,用来壮大天德军形势,朝廷同意了。

5右散骑常侍柳公权向来和李德裕很友好,崔珙保奏柳公权为集贤学士、判院事。李德裕觉得提拔之恩不是出于自己,因而借故把柳公权降职为太子詹事。

6回鹘再一次上奏乞求粮米,以及追寻吐谷浑、党项所抢走的东

西，又要求借振武城；诏令派内侍杨观赐可汗国书，告诉他振武城是不能借的，其余的要求答应安排处理。

三月（十三日），李拭巡边回来了，称赞说振武节度使刘沔有勇有谋，可以担当大事。当时，河东节度使苻澈病得很厉害，二十五日，调刘沔接替苻澈的职务；另外任命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派遣将作少监苗缜去册封乌介可汗，但叫他不急于前去，先在河东镇驻下来，等可汗的君位固定了，然后再去。后来可汗多次侵扰边境，苗缜终究没有到回鹘那里去。

7 回鹘嗢没斯觉得赤心这个人狡猾强悍难以控制，预先告诉田牟说，赤心阴谋侵犯边塞；于是诱杀了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合赤心的部众七千帐向东边逃去。河东镇上奏说："回鹘兵到达横水，杀掠兵民，现在退后屯驻在释迦泊的东边。"李德裕上奏说："释迦泊西距可汗驻地有三百里路远，不知道这一部分军队是那颉啜所统领的，还是可汗派来的。应当暂时认为这支军队不受可汗指挥，擅自在边界上抢掠。秘密诏令刘沔、张仲武先对这一支军队进行处置，假如可以把他驱逐，在名义上也说得过去。摧垮了这一支军队，可汗一定会感到惧怕的。"

夏，四月十六日，天德都防御使田牟上奏说："回鹘不停地侵扰，我没有等待朝廷的旨意，已派出三千军队抗拒回鹘。"十八日，李德裕上奏说："田牟太不懂得用兵了！戎狄对野战最擅长，而攻城是它的短处。田牟只应坚守城池以等待其他各道兵的到来，现在全军出去打仗，万一被打败，城中空虚，拿什么来固守！希望马上派遣中使去阻止他那么作。如果已经打起来了，要即刻诏令云州、朔州、天德军等处的羌、浑族人各出兵奋力进攻回鹘，凡是俘获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回鹘在外游击两年了，粮食很缺乏，人心容易动摇。应当诏令田牟招诱来投降的人，供给他们粮食，把他们送到太原去，不能够留在天德地方。嗢没斯的投降是真是假虽然还不完全了解，然而要早一点给他们官爵和赏赐。即使他不是诚心投降，也是

可以离间回鹘各部之间的关系。并且要通过奖赏他的忠义，作为讨伐的名义，使远近各少数民族了解这样做只是为了谴责可汗不服从朝廷，不是想要把回鹘族全部消灭。石雄善战无敌，请求任命他为天德军都团练副使，协助田牟用兵。"皇帝全部采纳了李德裕的意见。

过去，在太和年间，河西党项侵扰边境，文宗从白州把石雄召回来，在振武军中担任裨将之职，多次立有战功，由于王智兴的原因，没有提拔他什么官职，到现在，李德裕才推举重用他。

二十日，嗢没斯率领他们国家的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前来投降。

8 上信任李德裕，观军容使仇士良恶之。会上将受尊号，御丹凤楼宣赦[1]。或告士良，宰相与度支议草制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士良扬言于众曰："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德裕闻之，乙酉，乞开延英自诉。上怒，遽遣中使宣谕两军："赦书初无此事。且赦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称谢。丁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9 五月，戊申，遣鸿胪卿张贾安抚嗢没斯等，以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次酋长官赏有差。赐其部众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那颉啜帅其众自振武、大同[2]，东因室韦、黑沙[3]，南趣雄武军，窥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遣其弟仲全将兵二万迎击，大破之，斩首捕虏不可胜计，悉收降其七千帐，分配

诸道。那颉啜走，乌介可汗获而杀之。

时乌介众虽衰减，尚号十万，驻牙于大同军北阎门山④。杨观自阴髑还，可汗表求粮食、牛羊，且请执送嗢沒斯等。诏报以："粮食听自以马价于振武籴二千石；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羊，中国所鲜，出于北边杂虏，国家未尝科调。嗢沒斯自本国初破，先投塞下，不随可汗已及二年，虑彼猜疑，穷迫归命⑤。前可汗正以猜虐无亲，致内离外叛。今可汗失地远客，尤宜深矫前非。若复骨肉相残，则可汗左右信臣谁敢自保！朕务在兼爱，已受其降。于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亏信义，岂不两全事体，深叶良图！"

10 嗢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为归义军，以嗢沒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军使。

11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罢为左仆射。秋，七月，以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2 岚州人田满川据州城作乱⑥，刘沔讨诛之。

【注释】

①丹凤楼：大明宫南面宫城正门丹凤门城楼。

②振武、大同：振武军，驻今内蒙古托克托；大同军，驻今山西朔县东北。

③室韦：室韦，唐代活动在内蒙古、河北北部等一带的少数民族之一。

④阎门山：当在今山西以北内蒙古境内，具体地点不详。

⑤归命：归服王命，即投降唐朝的委婉之词。

⑥岚(lán 兰)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岚县北。

【译文】

8皇帝信任李德裕，观军容使仇士良很忌恨他。适逢皇帝将要接受尊号，到丹凤楼宣布大赦。有人告诉仇士良说，宰相和度支商量为皇帝起草命令，要减少供给禁军的衣粮和马的草料，于是仇士良在群众中扬言说："这么作的话，到那一天，军士一定会在楼前喧闹！"李德裕听到了，二十一日，请求在延英殿开会自我申诉。皇帝大怒，即刻派遣中使告谕两军说："赦书本来没有这回事。并且赦书的内容都是朕的主意，不是由宰相提出来的，你那里能够说这种话！"仇士良于是惶愧地向皇帝谢罪。二十三日，群臣奉上尊号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大赦天下。

9五月十四日，派遣鸿胪卿张贲去安抚嗢没斯等人，任命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他以下的酋长官吏等也有不同的赏赐。赏给他的部下兵众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那颉啜带领他的部下从振武、大同一带出发，向东沿着室韦、黑沙领辖的地区，向南往雄武军管辖的地区进军，窥伺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派遣他的弟弟张仲至带领三万人迎击，大败他们，杀死的俘虏的敌人，数也数不清，将接受投降的七千帐兵员，都分配到各道去。那颉啜逃跑后，被乌介可汗捉住杀掉了。

当时，乌介可汗统帅的人众虽然减少了，还号称有十万人，牙帐驻扎在大同军北面的阴山。杨观从回鹘中回来，带着可汗的奏表，请求给予粮食、牛羊，并且要求执送嗢没斯等。皇帝下诏令告诉他："粮食让自己用卖马的钱在振武军地方买三千石；牛是耕田的牲畜，中国是禁止屠杀的；羊在中国畜养不多，为北边杂虏出产的东西，国家没有向他们征调。嗢没斯从他的国家破败开始，最先投奔来塞下，不跟随可汗已有两年，考虑到可汗可能猜忌他，就在穷迫之中归服主命。前任可汗正是因为猜忌暴虐而失去亲信，以致内部分崩离析，外部多有背叛。现在可汗本地丢失，远客他乡，尤其应该深刻改变以前的错误。假若又进行骨肉之间自相残杀，那么可汗

左右亲信的臣子谁又敢相信自己没有危险！朕一心从兼爱出发，已经接受了他的归降。这对于可汗来说不会丧失恩慈，对于朝廷来说也不丧失信义，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最好的一种打算吗！”

10 嗢没斯来到朝廷。六月二十一日，把嗢没斯所统率的部队命名为归义军，任命嗢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军使。

11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降职为左仆射。秋，七月，任命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2 岚州人田满川占领州城作乱，刘沔讨伐并杀了他。

13 嗢没斯请置家太原，与诸弟竭力捍边；诏刘沔存抚其家。

乌介可汗复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复国，又借天德城，诏不许。

初，可汗往来天德、振武之间，剽掠羌、浑，又屯杷头烽北。朝廷屡遣使谕之，使还漠南，可汗不奉诏。李德裕以为：“那颉啜屯于山北，乌介恐其与奚、契丹连谋邀遮，故不敢远离塞下。望敕张仲武谕奚、契丹与回鹘共灭那颉啜，使得北还。”及那颉啜死，可汗犹不去。议者又以为回鹘待马价：诏尽以马价给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帅众过杷头烽南，突入大同川，驱掠河东杂虏牛马数万，转斗至云州城门[一]。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叶谷浑、党项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诏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二]，俟来春驱逐回鹘。

丁丑，赐嗢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

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仍以弘顺为归义军副使。

上遣回鹘石戒直还其国，赐可汗书，谕以："自彼国为纥吃斯所破[39]，来投边境，抚纳无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议还蕃，或侵掠云、朔等州，或钞击羌、浑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40]；每观跋由，实怀驰突之计。中外将相咸请诛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灾！可汗宜速择良图，无贻后悔！"

上又命李德裕代刘沔答回鹘相颉干迦斯书，以为："回鹘远来依投，当效呼韩邪遣子入侍[41]，身自入朝。及今太和公主入谒太皇太后，求哀乞怜，则我之救邮，无所愧怀。而乃睥睨边城[42]，桀骜自若，邀求过望，如在本蕃；又深入边境，侵暴不已，求援继好，岂宜如是！来书又云胡人易动难安，若令忿怒，不可复制。回鹘为纥吃斯所破，举国将相遗骸弃于草莽，累代可汗坟墓，隔在天涯，回鹘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施弃仁义，逞志中华，天地神祇岂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汉[43]，竟自夷灭，往事之戒，得不在怀！"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诏，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44]，俟来春驱逐，乘回鹘人困马羸之时，又官军免盛寒之苦，则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诏命。若虑河冰既合，回鹘复有驰突，须早驱逐；则当及天时未寒，决策于数月之间[45]。以河朔兵益河东兵，必令收功于两月之内。今闻外议纷纭，互有异同，倘不一询群情，终为浮辞所挠。望令公卿集议！"诏从之。时议者多以为宜俟来春。

九月，以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须驱逐，其诸道行营兵权令指挥；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皆会军于太原。令沔屯雁门关[10]。

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诇唐事[11]。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统二部，尽杀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仲武破那颉啜，得室韦酋长妻子。室韦以金帛羊马赎之，仲武不受，曰："但杀监使则归之[12]！"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东奏事官孙俦适至，云回鹘移营近南四十里。刘沔以为此必契丹不与之同，恐为其掩袭故也。据此事势，正堪驱除。臣等问孙俦，若与幽州合势，迫逐回鹘，更须益几兵。俦言不须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从之。诏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营稍前，以迫回鹘。

【注释】

①云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大同市。

②陈、许：方镇名，号忠武军，治许州。　徐：治徐州的武宁军。　汝：东都畿汝防御使所领的军队。

③纥吃斯：即上文所言破回鹘的"黠戛斯"。由于是按语音所翻译，代表的汉字不尽相同。

④恃姻好之情：仗着有姻亲关系的情感，即指劫持太和公主以胁迫朝廷答应他的需求。

⑤呼韩邪遣子入侍：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匈奴内部分裂，分为五部，互相攻击。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此后呼韩邪和汉朝关系友好，常相往来。

⑥睥睨(pì nì 譬逆):窥伺,企图窃取的意思。

⑦郅支不事大汉:汉宣帝时,匈奴内部分裂为五部,互相争斗,他部均降于汉,只有郅支单于不事汉而远遁。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秋,命甘延寿等伐郅支单于,斩其首,传诣京师示众。

⑧三道:指河东、卢龙、振武三道。

⑨数月:据章钰校证,他本"月"均作"日"。观下文"必令收功于两月之内"看,也以作"日"为合于情理。

⑩雁门关:唐在今山西代县雁门山上筑关,故称雁门关。

⑪谍(xiáng 复):侦察、刺探。

⑫监使:据章钰校注云,他本监使二字上均有"回鹘"二字。

【译文】

13 嗢没斯请求把家安置在太原,和他的弟弟们竭力保卫边境;诏令刘沔安抚他的家庭。

乌介可汗又派遣他的宰相上奏表,请求借兵帮助恢复国家,又提出借天德城,诏令不同意。

原先,可汗往来于天德、振武之间,抢掠羌族和吐谷浑,又屯驻杷头烽北面。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告谕他,叫他回到漠南去,可汗不按照诏令去办。李德裕认为:"那颉啜屯驻在山北,乌介担心他与奚和契丹连接在一起拦路遮击,所以不敢离开塞下太远。希望敕令张仲武告谕奚和契丹与回鹘共同消灭那颉啜,使得乌介能回到北边去。"等到那颉啜死了以后,可汗还是不离开塞下。议论的人又以为回鹘是在等待卖马的价钱;诏令把买马的价钱全部给了他,还是不离开。八月,可汗带领部众越过杷头烽南,突入大同川,驱赶抢掠河东道境内杂虏的牛马数万只,辗转战斗达到云州城门。刺史张献节关上城门防守,吐谷浑、党项都带着家小到山里去躲避回鹘。初九,诏命征发陈许、徐州、汝州、襄阳等道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军,等到来年春天驱逐回鹘。

十六日,赐嗢没斯和他的弟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都姓李

氏，名叫思忠、思贞、思义、思礼。国相爱邪勿仍姓爱，名叫弘顺。仍然让弘顺担任归义军副使。

皇帝打发回鹘石戒直回他本国去，赐可汗诏书，告谕说："自从你的国家被黠戛斯攻破以后，来到我边境地区，安抚接纳没有不照办的。现在可汗还驻扎在边塞近处，没有提出回到本地去，有时侵掠云、朔等州，有时抢劫羌、浑诸部。你内心的打算，好像是仗着姻亲友好的情意；每每观察行动意向，其实是心怀驰骋侵掠的计谋。朝廷内外的将相都请求进行诛讨翦伐，朕由于顾及感情尽量抑制自己，不忍看到你的灾祸。可汗应当赶快拿出好办法来，不要做后悔的事！"

皇帝又命李德裕代刘沔写回答回鹘相颉干迦斯的信，认为："回鹘从很远来投靠朝廷，应当仿效呼韩邪送儿子到朝廷来，自己亲身朝见皇帝。并令太和公主入朝拜见太皇太后，求哀乞怜，那么我们的救助抚邮，就不会感到不应该了。而你们却窥伺我边城，和过去一样凶暴乖戾，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好像仍在本土一样，又深入我边境地区，侵扰暴虐没有停止的时候，要求援助以维持友好关系，难道应当这么办吗！来信又说胡人容易骚动难于安定下去，假若引起他忿怒之后，就不能再控制了。回鹘被黠戛斯攻破以后，全国将相的遗骨被抛弃在草野之中，历代可汗的坟墓，相隔在很远的地方，回鹘忿怒的心情，不去向那里发泄，却不重视仁义之道，在我中华大地逞其威风，天地神祇难道会容许这样吗！从前匈奴郅支单于不奉事大汉，终于被消灭，往事的鉴戒，能不记在心中！"

二十七日，李德裕等上奏说："要是按照上次诏令，河东等三道严密派兵防守，等待来年春天再驱逐回鹘，乘他人困马羸的时候，另外官军也可免去极寒冷的痛苦，那么幽州兵应当命令他只驻屯在本道内以等待诏命。假若考虑到黄河上结了冰，回鹘又会驰骋侵扰，必须及早驱逐他的话，就应当趁天气还未到最冷的时候，在数天内就应决定计策。调河朔兵来增强河东兵，一定要使在两个月之

内就见功效。现在听到外边纷纷议论，各有各的说法，倘若不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终究会被那些夸夸之谈破坏大事。希望令公卿大臣集体讨论一番！"诏令依从这么办。当时参加讨论的人多半认为应当到来春为妥。

九月，任命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果需要作战，那么诸道行营的军队暂时由他指挥；任命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他所领本道行营兵和奚、契丹、室韦等并由他自己指挥。任命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都在太原会合军事力量。命令刘沔屯驻雁门关。

起初，奚和契丹隶属于回鹘，各部都有派驻回鹘的监使，每年督促他们交纳贡赋，并且刺探唐朝的情况。张仲武派遣牙将石公绪统领二部，把回鹘派来的监使八百多人都杀光了。张仲武攻破那颉啜的时候，俘获了室韦酋长的妻子。室韦用金帛羊马来赎取，张仲武不接受，说："只要杀掉回鹘监使就让她回去！"

十二日，李德裕等上奏："河东奏事官孙俦刚来，他说回鹘把军营向南移近了四十里。刘沔认为这必定是契丹不和回鹘同心，回鹘担心被契丹袭击的缘故。根据这种形势，正是好驱逐他的时候。臣等询问孙俦，要是和幽州联合行动，把回鹘赶走，再要增加多少兵力？孙俦说不需要增加多少兵，只是大同兵力少了一点，能得到易定军一千人的帮助就足够了。"皇帝都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于是诏令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派出大军，把军营向前移动一点，以逼近回鹘。

14 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

郎敏中[1]。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

15 李思忠请与契苾、沙陀、吐谷浑六千骑合势击回鹘。乙巳，以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将河东蕃兵诣振武[2]，受李思忠指挥。通，何力之五世孙[3]。

16 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岘为益王，岐为兖王。

17 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言："先遣都昌施合等奉公主归之大唐，至今无声问，不知得达，或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于必得。"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4]。"

18 十一月，辛卯朔，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请出部兵五千讨回鹘，诏不许。

19 上遣使赐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为书赐公主，略曰："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国家，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今回鹘所为，其不循理，每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欲侵扰边疆，岂不思太皇太后之慈爱！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禀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为词！"

20 上幸泾阳校猎[5]。乙卯，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于阁中谏曰："陛下比来游猎稍频，出城太远，侵星夜归，万机旷废。"上改容谢之。少逸等出，上谓宰相曰："本置谏官使之论事，朕欲时时闻之。"宰相皆贺。己未，以少逸为给事中，朗为左谏议大夫。

21 刘沔、张仲武固称盛寒未可进兵，请待岁首，李忠顺独请与李思忠俱进。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请遣思忠进屯保大栅，从之。

22 丁卯，吐蕃遣其臣论普热来告达磨赞普之丧，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

23 刘沔奏移军云州。

24 李忠顺奏击回鹘，破之。

25 丙戌，立皇子峄为德王，嵓为昌王。

26 初，吐蕃达磨赞普有佞幸之臣，以为相；达磨卒，无子，佞相立其妃缲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才三岁，佞相与妃共制国事，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预政事。首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拜，曰："赞普宗族甚多，而立缲氏子，国人谁服其令，鬼神谁飨其祀！国必亡矣；比年灾异之多，乃为此也。老夫无权，不得正其乱以报先赞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劈面[69]，恸哭而出。佞相杀之，灭其族，国人愤怒。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70]，性悍忍，多诈谋，乃属其徒告之曰："贼舍国族立缲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缲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天道助顺，功无不成。"遂说三部落，得万骑。是岁，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

至渭州[71]，遇国相尚思罗屯薄寒山，恐热击之，思罗弃辎重西奔松州[72]。恐热遂屠渭州。思罗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兵，合八万，保洮水[73]，焚桥拒之。恐热至，隔水诟苏毗

等曰："贼臣乱国，天遣我来诛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为宰相，国内兵我皆得制之，汝不从，将灭汝部落！"苏毗等疑不战，恐热引骁骑涉水，苏毗等皆降。思罗西走，追获，杀之。恐热尽并其众，合十余万。自渭川至松州⑨，所过残灭，尸相枕藉。

【注释】

①左司员外郎：尚书省属官，与左司郎中一道办理尚书左丞所掌各司之事。左丞掌吏、户、礼十二司事。

②银州：关内道所属州，治今陕西横山县东党岔。　蔚(yù 驭)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灵丘。

③何力：即契苾何力，铁勒的后裔，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何力率部众降唐，太宗擢为左领军将军。后多次在征战立大功，官副大总管、总管等职，进镇军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等。

④安西：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治今新疆库车境内。　北庭：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⑤泾阳：治今陕西咸阳以北之泾阳县。

⑥劈(lì 厘)面：用力划脸。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有种风俗，如遇大忧大丧，就用刀划脸，用以表悲伤之意。

⑦洛门川：也作落门川，在今甘肃东部武山县东渭水支流上。

⑧渭州：陇右道所属州，治今甘肃陇西县。

⑨松州：剑南道所属州，治今四川松潘县。

⑩洮水：今甘肃东部黄河支流洮河。

⑪渭川：据章钰校注云，他本作"渭州"，只有无注本作"渭川"。

【译文】

14 皇帝听到太子少傅白居易的名声，想任命他为宰相，于是征求李德裕的意见。李德裕向来不喜欢白居易，就说白居易衰老多病，连上朝拜谒也无力承受。说他的堂弟左司员外郎白敏中，辞章

学问不比白居易差，并且器度识见也很好。十三日，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15 李思忠请求和契苾、沙陀、吐谷浑等带领六千骑兵合力进攻回鹘。十四日，命令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别率领河东镇蕃兵到振武军去，接受李思忠的指挥。契苾通是契苾何力的第五代孙。

16 冬，十月初七，立皇子李峴为益王，李岐为兖王。

17 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人到天德军，说："先前派遣都吕施合等奉送公主回大唐来，至今没有一点消息，不知到达了没有，是不是被奸人阻隔了。现在出兵来寻找，那怕是上天入地，也希望一定找到。"又说："将迁到合罗川来，居住在回鹘原来的国土上，同时已获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

18 十一月初一，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奏说，请求带领他的部下五千士卒去讨伐回鹘，诏令不答应。

19 皇帝派遣使者赐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起草赐公主的信，大略的内容是："先朝割爱下嫁，是为了国家的安宁，以为回鹘必定能抵御外侮，使边塞得到安宁。现在回鹘的所作所为，很是不讲道理，每次向南侵扰的时候，姑姑能不畏惧高祖、太宗的威灵吗！想侵扰边疆时，难道不想一想太皇太后的慈爱吗！作为回鹘的国母，是应当指挥他们的行动的；倘若回鹘不能听从你的命令，那就是放弃断绝姻亲关系，从今以后，就不得借口姑姑的关系说话了！"

20 皇帝到泾阳狩猎。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郎在阁中进谏说："陛下近来游猎稍微频繁，出城太远了，星夜才回来，政事都荒废了。"皇帝改变了脸色向他们道谢。高少逸等退出来以后，皇帝对宰相说："本来设置谏官，就是要他们议论国事的，朕想经常听到他们的言论。"宰相都向皇帝道贺。二十九日，任命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21 刘沔、张仲武坚持说盛寒不能出兵作战，请求等到年初，只有

李忠顺请求和李思忠一同前进。十二月初七，李德裕奏请派遣李思忠进驻保大栅，皇帝同意了。

22 初八，吐蕃派遣他的大臣论普热来报告达磨赞普的丧事，朝廷命令将作少监李璟为吊祭使。

23 刘沔奏报说移军于云州。

24 李忠顺奏报说进攻回鹘，打败了他。

25 二十七日，立皇子李峿为德王，李嵯为昌王。

26 原先，吐蕃达磨赞普有佞幸的臣子，任命他为宰相；达磨死，没有儿子，佞相立达磨妃缲氏的哥哥尚延力的儿子乞离胡为赞普，才三岁，佞相和妃共同掌管国事，吐蕃国的老臣数十人，都不能参预政事。首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下拜，说："赞普宗族人员很多，而拥缲氏的儿子为国君，国人那个愿意服从他的命令！鬼神那个接受他的祭祀！国家必定会灭亡了；近年以来发生很多灾异，就是这个原因。老夫我没有掌握权力，不能够纠正国家的动乱以报答先赞普的恩德，只有一死罢了！"于是拔出刀来划自己的脸，悲恸痛哭着出去了。佞相把他杀了，还把他的家族也杀了。国人很愤怒；又不派遣使者到唐朝来请求册命封立。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情强悍残忍，脑子里计谋很多，于是召集他的徒属告诉他们说："奸贼抛弃国族而立缲氏为国君，专门残害忠良用来威胁广大的臣子，并且又没有大唐的诏册封命，怎么能称赞普呢！我要和你们一道大举义兵，到朝中去杀了缲妃和掌国事的人，以纠正国家的过失。天道是会帮助顺应天理的人的，我们一定会大功告成的。"于是说服三个部落和他一起行事，得到一万兵马。这一年，他和青海节度使结成同盟一起发兵，自称是国相。

至达渭州，遇上国相尚思罗屯驻在薄寒山，论恐热进攻他，尚思罗抛弃辎重向西逃向松州。论恐热就大量屠杀渭州群众。尚思罗征发苏毗、叶谷浑、羊同等部兵众，共有八万人，在洮水进行防卫，把大桥烧了以抵抗他。论恐热赶到，隔着洮水向苏毗等部的人

说:"贼臣在国内作乱,上天派我来诛灭他,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来帮助叛逆者!我现在已经是宰相了,国内的军队我都能驾驭他们,你们不服从的话,就要消灭你们的部落!"苏毗等部犹疑不战,论恐热带领骁骑渡过洮水,苏毗等部落都投降了。尚思罗向西逃跑,论恐热追捕到后,把他杀了。论恐热把尚思罗的部下都合并过来,共有十多万人。从渭州到松州,军队经过的地方人民被残杀,尸体成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七

唐纪六十三　起昭阳大渊献，尽阏逢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

会昌三年

1 春，正月，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帅沙陀朱邪赤心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骑袭其牙帐[1]，沔自以大军继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见毡车数十乘，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使谍问之，曰："公主帐也。"雄使谍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当求归路！今将出兵击可汗，请公主潜与侍从相保，驻车勿动！"雄乃凿城为十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帐，至其帐下，虏乃觉之。可汗大惊，不知所为，弃辎重走，雄追击

之；庚子，大破回鹘于杀胡山[2]，可汗被疮[3]，与数百骑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归。斩首万级，降其部落二万余人。丙午，刘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鹘降将，惧边将猜忌，乞并第思贞等及爱弘顺皆归阙庭[4]。

庚戌，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

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5]，其溃兵多诣幽州降。

2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3 诏停归义军，以其士卒分隶诸道为骑兵，优给粮赐。

4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献名马二；诏太仆卿赵蕃饮劳之。甲戌，上引对，班在勃海使之上[6]。

上欲令赵蕃就谕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师七千余里，北庭五千余里，借使得之，当复置都护，以唐兵万人戍之。不知此兵于何处追发，馈运从何道得通，此乃用实费以易虚名，非计也。"上乃止。

5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罢为右仆射。

6 黠戛斯求册命，李德裕奏，宜与之结欢，令白将兵求杀使者罪人及讨黑车子[7]。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礼，踵回鹘故事求岁遗及卖马，犹豫未决。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鹘有平安、史之功，故岁赐绢二万匹，且与之和市。黠戛斯未尝有功于中国，岂敢遽求赂遗乎！若虑其不臣，当与之约，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上从之。

7 庚寅[8]，太和公主至京师，改封安定大长公主；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公主诣光顺门，去盛服，脱簪珥，谢回鹘负恩、和蕃无状之罪。上遣中使慰谕，然后入宫。阳安等六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9]，各罚俸物及封绢。

8 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

9 三月[10]，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11]，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倘留余烬，必生后患。又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12]，可汗乃都尉苗裔[13]。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自回鹘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贡，每有诏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上曰："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

【注释】

①麟州：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置，为关内道所属州，治今陕西神木县北十里。

②杀胡山：即黑山，在振武之北的塞外，今内蒙古托克托以北处。

③疮：通"创"，即外伤。

④阙庭：据章钰校注云，其他各本在"阙庭"二字之下，尚有"上从之"三字。

⑤黑车子族：为室韦之一部，称和介室韦，活动地方在今内蒙古兴安盟一带。

⑥勃海:也作渤海",为唐时靺鞨族等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唐曾设渤海都督府领属之。

⑦杀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送太和公主,中途使者为回鹘所杀,此即是说叫他们向回鹘问罪。

⑧庚寅:二月无庚寅日,此是三月初一。原文"庚寅"上漏:"三月"二字。《旧纪》亦作:"三月,太和公主至京师。"

⑨阳安等六公主:"六"是"七"之误。其七位公主是:阳安、宣城、真宁、义宁、临真、真源、义昌。

⑩三月:"三月"二字应置前条"庚寅"之上,此处不当书。

⑪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坚昆都督入朝事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此作"二十一年"误。

⑫北平太守:指西汉名将李广。

⑬都尉:指李广之孙李陵。李陵善骑射,汉武帝时为骑都尉。后在与匈奴作战中失败降敌,病死于匈奴中。黠戛斯自称是李陵的后代。

【译文】

唐纪六十三　起癸亥公元843年,止甲子(公元844年)七月,共一年又七个月。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

会昌三年(癸亥,公元843年)

1春,正月,回鹘乌介可汗带领部众侵犯进逼振武,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领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骑袭击可汗的牙帐,刘沔自己带领大军紧随其后。石雄到振武后,登上城头望见回鹘的兵众不多,看到数十辆毡车,随从人员都穿着红绿色的服装,类似华人,打发侦察人员去问他们,回答说:"是公主的帐幕。"石雄让侦察人员告诉公主说:"公主到这里,就到家了,应当寻求回朝的办法!现在将要出兵攻打可汗,请公主暗地与侍从互相保护,驻扎下来,不要乱动!"石雄于是把城墙凿开十多个洞,带领军队在夜里出城,直接进攻可汗的牙帐,到达可汗的帐

下，才被回鹘人发觉。可汗大惊，不知道怎么办，抛弃辎重物品逃走，石雄乘胜追击他们；十一日，在杀胡山大败回鹘部队，可汗被杀伤，与数百骑逃走。石雄迎接太和公主回来了。战斗中斩敌首一万，其部落投降的有二万余人。十七日，刘沔报捷的奏章送到朝廷。

李思忠叫入朝的时候，自己觉得既然是回鹘降将，惧怕边将不相信自己，请求连同其弟弟思贞等及爱弘顺都回到朝廷来，皇帝答应了。

二十一日，任命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

乌介可汗逃去黑车子族，求保护，他部下溃散的士兵多到幽州投降。

2 二月初一，日食。

3 诏令停止设置归义军，把属该军的士卒分别隶属其他各道为骑兵，多给一些粮饷赏赐给他们。

4 十二日，黠戛斯派遣使者注吾合索献上名马两匹；诏令太仆卿赵蕃设饮宴慰劳他。十五日，皇帝接见时，把他班列在勃海使者的上首。

皇帝想叫赵蕃从黠戛斯索取安西、北庭二地，李德裕等上奏说："安西离京师七千余里远，北庭五千余里，即使得到那两个地方，应当又设置都护府，用唐兵一万人戍守该两地。不知道这些兵从那里去征发来，粮饷从什么道路运过去？这实在是耗费钱财换来虚名，不是好计策。"皇帝就放弃这个打算。

5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珙降职为右仆射。

6 黠戛斯请求册命，李德裕上奏说，应当和他结交友好，要他自己带兵追究杀使者的罪魁祸首并讨伐黑车子族。皇帝担心给黠戛斯可汗的名号以后他就不遵守臣子的礼节，反沿用回鹘的旧规，每年要朝廷的赏赐和卖马给朝廷等，犹豫不决。李德裕奏称："黠戛斯已经自己号称可汗，现在想借助他的兵力，恐怕不能吝惜给他可汗的名号。回鹘有协助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劳，所以每年赏赐绢二万

匹，并且与他进行卖马的交易。黠戛斯对中国没有建立过功劳，那里敢立刻要求赠送财物呢！要是担心不遵守臣节，应当和他订下誓约，一定要像回鹘一样称臣，才进行册命；还应当讲述同姓关系使他更亲近朝廷，执行子孙一样的礼节。"皇帝听从了。

7 三月初一，太和公主到达京师，改封她为安定大长公主；诏命宰相带领百官在章敬寺前迎接谒见。公主到光顺门，脱掉盛装，取下簪珥，说是由于回鹘背负国恩、自己和蕃没有成就而谢罪。皇帝派遣中使慰劳抚谕，然后才进宫。阳安等七位公主没有来慰问安定公主，各人都被罚俸物和封绢。

8 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

9 任命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皇帝命令李德裕起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二年，黠戛斯先君亲自入朝，授予他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的职务，一直到天宝年间，朝贡从不间断。近年来被回鹘所阻隔，回鹘欺压虐待诸蕃，可汗能够复仇雪怨，丰功伟绩，近古以来无人可比。现在回鹘残留下来的兵员不到一千人，分散在各山谷之中，可汗既然和他们是仇家，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倘若留下余孽，必定会产生后患。又听说可汗得到姓氏的根源，和我朝是同一姓族，我国家是北平太守李广的后代，可汗是都尉李陵的子孙，由这样合在一个族内，尊卑也就很清楚了。现在想册命可汗，特别加上美号，因不了解可汗的心意，姑且派人告诉于你朝廷的心怀。等到赵蕃回来的时候，另外派遣使者展示礼品。"自从回鹘到寒上驻扎和黠戛斯来朝廷进贡，每次要发诏书敕命，皇帝多次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请求交给翰林学士去作，皇帝说："学士起草的文字不能尽如人意，需要请你亲自来办这件事。"

10 刘沔奏："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及酋长四十三人准诏

分隶诸道，皆大呼，连营据滹沱河[1]，不肯从命，已尽诛之。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

11 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云[2]：“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并设，唯此独存。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遂为所陷，号曰无忧城。从此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3]。凭陵近甸，旰食累朝。贞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万旅尽锐，急攻数年，虽擒论莽热而还，城坚卒不可克。

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熟臣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其吐蕃合水、栖鸡等城[4]，既失险阨，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5]，岂顾盟约！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体备三木[6]，舆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呜呜，将吏对臣，无不陨涕。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云既已降彼，何用送来！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恣行残忍，用固携离[7]；至乃掷其婴孩，承以枪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已来，未有此事。虽时更一纪[8]，而运属千年，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9]，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

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西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9]。"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12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闲局，上曰："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10]。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

【注释】

①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繁畤县之泰戏山，经代县、平原、定襄而东入河北境。回鹘兵所据，当为山西境内之滹沱河地区。

②维州悉怛谋事：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率其众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接受了。时宰相牛僧孺认为不能接受，诏令李德裕归还降人悉怛谋等，吐蕃尽杀之。维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

③南路：指吐蕃南面的西川，因据有维州，就不必担心南边西川的进攻了。

④合水：原为唐翼州所属县，曾置合江守捉使于此。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　栖鸡城：亦为唐城而没入吐蕃，具体地点不详。

⑤鲁州：河曲六胡州之一，在宥州之西，今当为内蒙古境内。

⑥三木：古代加在犯人颈上、手上、足上的刑具。

⑦用固携离：用以巩固、防止有二心之人。携，携贰。离，离心。

⑧一纪：古以十二年为一纪。维州事发生在太和五年（公元831年），至此恰为十二年。

⑨荀吴围鼓：晋国荀吴帅师伐鲜虞，因而围攻鼓国。司马光引文乃节选，原文见《左传·昭公十五年》。

⑩鬻（yù 驭）：卖。如卖官鬻爵。

⑪不得所：犹言不安其所，即不安心。

【译文】

10 刘沔上奏说："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和酋长四十三人按照诏令分配诸道，他们大声呼叫，连接各营据守漳沱河，不肯服从命令，已经把他们都杀了。回鹘投降幽州的人前后三万余人，都分散到各道去了。"

11 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一事说："维州城建造在高山绝顶上面，三面临江，对戎虏来说是进入平原大川的要冲之地，对汉人来说是进兵少数民族地区的必经之路；过去，河西、陇右都失陷了以后，只留下这个地方还归朝廷管辖。吐蕃暗地将一妇人嫁给此州守城门的人，过了二十年，她的两个男孩长大了，偷偷打开城垒大门，引导吐蕃兵在夜里进入，城就被攻下了，号称无忧城。从这以后，吐蕃就能全力在西边发展，对于南面就不用担心了。这样吐蕃侵扰到了京畿附近，使得几朝都因此不得安宁。贞元年间，韦皋想把河、湟一带失地收回来，就从攻打此城开始行动。带领上万名精锐部队，紧急攻打数年，虽然捉拿了论莽热回来，州城坚固，还是未能攻下。

"臣初到西蜀的时候，对外宣扬国威，对内修缮边防守备。维州守将知道臣讲信用，放弃壁垒前来投降。臣刚刚接受他们投降时，南蛮感到很震惊，山西的八个小国，都愿归朝廷统属。而属于吐蕃占领的合水、栖鸡等城，既然失去了险要的屏障，自然会要抽调驻军回去，而我方既可减少八处镇兵，又可安然收回千余里旧地。况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还包围了鲁州，他哪里顾虑到盟约之事！

臣接受维州将领投降的时候，指着天发誓，当面答应报告朝廷，各人都将得到奖赏。当时不和臣站在一起说话的人，看到有关臣的一点风声就疾恨臣，诏令臣把悉怛谋等人抓起来送回吐蕃去让他们杀掉，臣怎能忍受把三百多人性命不顾，抛弃信用，苟且偷安！因而多次上奏表陈述论说，乞求怜悯宽宥，回答的诏命很严厉，终竟还是把他们抓起来送回去了。他们的身体被戴上刑具，用竹筐抬着，将要上路时，呼冤的叫声呜呜不绝，将吏们对着臣，没有一个不落泪的。那些押送的人更被蕃帅讥笑，说是既然投降你们了，就用不着送来！又把这些投降的人在汉人边境上杀死，任意使用残忍的手段。用来恐吓蕃人再不敢怀有贰心，离心离德；甚至有把婴孩抛起，让他落在枪矛上扎死的。断绝了献忠诚的人再来，使凶狠者感到快意。从古以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虽然时间过了十二年，而这种事是千年难遇的，请求追奖忠魂，各人都加以褒赠！"诏令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

臣司马光以为：议论的人多争论维州的取舍问题，不能断定牛僧孺、李德裕谁是谁非。臣以为从前荀吴围攻鼓国时，鼓人中有愿意叛国献城的，荀吴不答应，说："有人把我们的城池献出而背叛的话，我是很憎恨他的，别人把城献出来，我为什么独独喜欢这样呢！我不可以想要得到城池而接近奸人。"叫鼓国人杀掉想背叛的人而把守备修缮好。那个时候唐朝新近与吐蕃修好而接纳维州投降，从利的方面说，那么维州利小，守信利大；从害的方面说，那么维州危害来得慢，关中危害来得急。然而为唐朝的利害打算的话，应当以何者为先呢？悉怛谋对唐朝来说是归向王化，对吐蕃来说就是叛臣，他的被杀又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呢！并且李德裕所讲的是利的问题，牛僧孺所讲的是义的问题，一般民众以只追求财利而忘掉义理为可耻，何况作为天子呢！譬如邻人有牛，跑到自己家里来了，有人劝他哥哥归还邻人，有人劝他弟弟占为己有。劝归还的人说：

"占为己有是不义的，并且会引起争讼。"劝占为己有的人说："邻人曾经夺取过我家的羊，讲什么义不义的！牛是大牲畜，卖掉它可以增加家中的财富。"这样看起来，牛、李两家的是非，可以看出头绪来了。

12 夏，四月十二日，李德裕请求退下来担任闲散的职务，皇帝说："卿每次辞宰相职位，使我十天都安不下心来。现在国家大事都未办好，卿哪里能请求离开！"

13 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

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大商皆假以牙职[1]，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辱将吏[2]，诸道皆恶之。

从谏疾病[3]，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则吾家无噍类矣！"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谷，郓州人，扬庭，洪州人也[4]。

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王协为稹谋曰："正当如宪历

年样为之[5]，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使押牙姜鉴奏求国医，上遣中使解朝政以医问疾。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上遣供奉官薛士干往谕指云：“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乃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6]，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7]，擒卢从史[8]。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9]。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10]，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11]，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挠官军[12]，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13]。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张仲武诏[14]，以："回鹘余烬未灭，塞上多虞，专委卿御侮。"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解朝政至七党[15]，刘稹见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诏。"朝政欲突入，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蹑帘而立，朝政恐有他变，遽走出。稹赠赍直数千缗[16]，复遣牙将梁叔文入谢。薛士干入境，俱不问从谏之疾，直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谊等乃大出军，至龙泉驿迎候敕使，请用河朔事体；又见监军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违。于是将吏扶稹出见士众，发丧。士干竟不得入牙门，稹亦不受敕命。谊，兖州人也。解朝政复命，上怒，杖之，配恭陵[17]；囚姜鉴、梁叔文。

辛巳，始为从谏辍朝，赠太傅，诏刘稹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令以书谕稹，稹不从。丁亥，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邠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茂元，栖曜之子[18]；宰，智兴之子也[19]。

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军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博[20]，纵使

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21]，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22]，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23]，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郗公抱真能窘田悦[24]，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邢州随来中军二千耳[25]。侦宝历多故，因以授之。今才二十余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虽尽节效顺，亦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系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26]，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

【注释】

①牙职：节度使府牙中将校职务。

②陵铄(li 力)：欺压。

③疾病：病重。疾病统而言之指生病，分别而言，轻者为疾，重者为病。

④洪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江西南昌市。

⑤宝历年祥：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刘悟死，其子刘从谏以悟遗表求知留后，敬宗允其请。

⑥泽潞事：即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死后刘稹求为留后事。昭义军治潞州，领泽、潞等州，故称。

⑦破走朱滔：德宗兴元元年（公元 784 年），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和王武俊大败朱滔于贝州，滔乃逃归幽州。

⑧擒卢从史：宪宗元和五年（公元 810 年），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阴与叛将王承宗通谋，吐突承璀和乌重胤等乃设谋擒卢从史，命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⑨李缄：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之子。李抱真死，李缄欲继父职，朝廷不许，诸将也不拥护李缄，未能继其职。

⑩镇、魏：指镇州节度使和魏博节度使。

⑪山东三州：泽潞镇领五州，有三州在太行山以东，即邢、洺、磁，故称山东三州。

⑫沮挠：同阻挠，阻止或暗中破坏。

⑬辅车之势：颊辅与牙床相互依存的形势。《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脣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⑭张仲武：当时任河朔三镇之一的卢龙镇节度使。

⑮上党：泽潞节度使驻地，即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市。

⑯赆（jìn 尽）：送别他人时所赠的礼物，也称赆仪。

⑰配恭陵：发配到恭陵去守陵墓，充役使。恭陵，高宗太子李弘的陵墓，在河南偃师南。

⑱栖曜：王栖曜，濮州人。天宝末年任牙将，屡立战功，德宗贞元初，拜龙武大将军，鄜坊丹延节度观察使，兼御史大夫。贞元十九年（公元 803 年），卒于位。

⑲智兴：王智兴，字匡谏，怀州温县人。宪宗元和中，参加平李师道，官御史中丞，沂州刺史。穆宗时，累官御史大夫、武宁节度使等。文宗朝，位至侍中、节度使等。

⑳陈许：指忠武军李光颜之兵。　河阳：指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之兵。

㉑唐州兵：指唐、随、邓节度使李愬之兵。

㉒郑、滑：指义成军节度使所领军，驻滑州，领滑、郑、濮三州。

㉓仅五十岁：接近五十年。淮西从大历中李希烈据其地，至吴元济被擒止，将近五十年。仅，犹近。

㉔窘田悦：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李抱真等大败魏博节度使田悦于洹水，窘田悦事指此。

㉕中军二千：刘悟从郓州至滑州，再迁泽潞镇，所带领之中军二千人跟随

他，其他则为当地的将士。

㉖天井：即天井关，其地在今山西晋城南，为泽潞南窥怀、洛的要道。

【译文】

13 原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讲仇士良的犯罪作恶之事，仇士良也讲刘从谏有窥伺朝廷的野心。等至皇帝即位，刘从谏有一匹九尺高的马，把它献给皇帝，皇帝没有接受。刘从谏以为是仇士良人中作梗，愤怒地把马杀掉，这样一来与朝廷互相猜忌。于是他就招收一些亡命之徒，又修缮兵器枪械，邻境都暗地里作了防范他的准备。

刘从谏向养马者和商贾收税，每年可收入五万串钱，又卖铁、煮盐也可收入数万串钱。对大商人都给他一个牙将的职务，让他们去各道联络感情，贩卖货物。商人们倚仗着刘从谏的权势，所到之处多欺压将吏，诸道都不喜欢这些商人。

刘从谏病重，对妻子裴氏说："我忠诚正直事奉朝廷，而朝廷不了解我的心志，各道都不和我交朋友。我死了以后，由别人来担任节度使，那么我们家将要断烟火了！"于是和幕僚们客张谷、陈扬庭谋划，仿效河北诸镇的作法，任命他弟弟右骁卫将军刘从素的儿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侄子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仆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领导牙兵。张谷是郓州人；陈扬庭是洪州人。

刘从谏不久去世，刘稹隐秘其事而不将丧事告诉大家。王协帮助刘稹谋划说："只是照宝历年间那样去做，不到一百天，任命为节度使的旌节就会到来。但是要严谨地对待监军，优厚送给敕使财物，四境不要出兵，城中暗地里作好战斗准备就可以了。"派押牙姜谷送上奏章请求派国医来治病，皇帝派道中使解朝政去医病和探视疾病情况。刘稹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是刘从谏的病很重，请

求任命他的儿子刘稹为留后。皇帝派遣供奉官薛士干前往宣布谕旨说："担心刘从谏疾病没有平复，应当暂去东都治疗；等到病情稍有好转以后，另外安排职务。还是要刘稹到朝廷来，一定给他好的官爵。"

皇帝将泽潞镇这件事和宰相们一起商量，宰相多数认为："回鹘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边境上不要警戒防备，又去讨伐泽潞，国家力量支持不了，请让刘稹暂时主持军事职务。"谏官和群臣向朝廷进言的人也认为是这样。只有李德裕一个人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情况不同。河朔习惯不听朝廷命令已是长久的事了，人们的坏思想不易改变过来，所以几朝以来，置之度外，不作计较。泽潞镇处在心腹地位，这支军队向来是忠于朝廷的，曾经打败了朱滔，擒获了卢从史。近来多作用儒将为统帅，例如李抱真成立了这支军队，德宗尚且不允许继承世袭，李抱真死后，叫李缄护丧回到东都。敬宗不忧虑国家政事，宰相又没有长远打算，刘悟死后，因循守旧把军权交给了刘从谏。刘从谏跋扈难以控制，多次上奏表迫胁朝廷，现在快死了，又把兵权擅自给他的儿子。朝廷要是又就此把兵权交给他儿子，那么四方各镇谁不想仿效他的做法，天子的权威诏令再不能得到遵行了！"皇帝说："卿用什么办法去制服他？能够成功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靠的是河朔三镇。只要镇州镇与魏博镇不和他联结，那么刘稹就不能有所作为。要是派遣重要大臣去告谕镇州主帅王元逵、魏博主帅何弘敬，说是河朔地方自从国家大难以来，各朝皇帝允许他们传位世袭，已经成为故事，与泽潞镇情况不同。现在朝廷将要对泽潞用兵，不想再派禁军到山东地方去。在山东地方的属昭义军的三个州，委派你们两镇去攻打他；同时广泛告谕将士，把贼人讨平之后是要给以优厚的赏赐和官位的。假若两镇服从朝廷命令，不从旁阻挠官军的话，那么刘稹一定会被擒获的。"皇帝高兴地说："我和德裕同一条心，保证不会后悔。"于是决心讨伐刘稹，群臣有上言的再也听不进去了。

皇帝命令李德裕起草诏书赐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大意是说："泽潞这个镇，与你们镇情况不同，不要专为子孙打算，想保存辅车相依的形势。只要能够建立功劳，自然福泽就要传到后代。"十九日，皇帝临朝，称赞德裕所草诏书语意简要恳切，说："应当这样率直地告谕他们为好！"又赐给张仲武的诏书说："回鹘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塞上还有不少要担忧的地方，专门委派你抵御外侮。"王元逵、何弘敬得到诏书后，屏住呼吸听候朝廷的命令。

解朝政到达上党后，刘稹会见解朝政时说："相公病危困顿，不能跪拜接诏。"解朝政想冲到府内去，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站在门帘旁边，解朝政担心发生其他事变，急忙跑了出来。刘稹赠给他告别礼物价值几千串钱，又派遣牙将梁叔文去向他道谢。薛上干进入潞州境内，并不探问刘从谏的病情，直接表示已知道刘从谏死了的意思。都押牙郭谊等于是出动大批军队，到龙泉驿迎接奉敕的使者，请求沿用河朔事体办事；又会见监军说了这件事，崔士康懦弱怕事，不敢违抗。于是将史扶拥着刘稹出来接见士众，发表刘从谏丧事消息。薛上干连牙门也未能进去，刘稹也不接受敕命。郭谊是兖州人。解朝政回朝复命，皇帝大怒。解朝政遭杖刑后，发配到恭陵去服劳役；把姜鉴、梁叔文关押起来。

二十三日，皇帝为刘从谏的死停止一次朝会，追赠他为太傅官阶，诏令刘稹护丧回到东都来。又召见刘从素，命令他写信教训刘稹，刘稹不听从刘从素的话。二十九日，任命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邠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王茂元是王栖曜的儿子；王宰是王智兴的儿子。

黄州刺史杜牧向李德裕写信，自言道："曾经询问过淮西将董重质用三州的兵众四年时间还没有攻破蔡州的原因，董重质认为是朝廷征调的军队太杂乱，外地调来军队数量少，既然不能自己组成一支军队，事势上必须依靠当地军队为主力。势单力薄，心志又

不统一，多使他们败亡而已。所以开战头两年，淮西军每次都打胜仗，被杀的多半是客军。到过了两年之后，客军已经很少了，只是和陈许、河阳两支军队战斗，即使是唐州兵不能因空虚而夺取蔡州城，蔡州的军事力量也支持不住了。当时朝廷要是使鄂州、寿州、唐州的军队只保守边境，不用进攻，只用陈许、郑滑两道的全部军队，加上宣、润二州弓弩手，命令他们守住关隘，那就不要一年时间，蔡州就保不住了。现在上党的叛乱，又与淮西不同。淮西作为敌对势力接近五十年之久，那里的人尝到了为敌的好处，看到了为敌所得的利益，叛乱的习俗更加顽固，抗拒的气焰已经形成，自己认为天下的军队都抵当不过我，根深蒂固，要攻下它固然困难。讲到上党的情况就不一样。自从安、史南下进攻，上党就不大依附于他；建中年间以后，每每奋发斗争表现出对朝廷的忠义；由是有郇公李抱真使田悦陷于困境，把朱滔打得大败而逃，常用孤寒穷苦的军队，打败河朔强悍的兵众。从这些事例证明，人心是忠诚的，习尚是专一的，大家都看得到。刘悟死后，刘从谏要求继职，和他站在一起的人，只有从邠州跟随来的中军二千而已。遇上宝历年间国家多事，因而就授予他旌节。到现在才二十余年，风俗未改变，故老还健在，虽然想劫持他们，一定不会服从命令的。现在成德、魏博虽然能守臣节为朝廷效力，也不过围一城，攻一堡，捉拿一些老弱之人而已。假若使河阳出一万人为保垒，堵住天井关这个隘口，高壁深垒，不与敌人作战，只用忠武、武宁两支军队，加上青州的五千精甲，宣、润的二千弓弩手，径直进攻上党，要不了几个月，一定可以攻下他们的巢穴！”当时李德裕主管对泽潞的处置大权，采纳了不少杜牧的主张。

14 上虽外尊宠仇士良，内实忌恶之。士良颇觉之，遂以

老病求散秩。诏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15 李德裕言于上曰:"议者皆云刘悟有功,稹未可亟诛,宜全恩礼。请下百官议,以尽人情。"上曰:"悟亦何功,当时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国也。藉使有功,父子为将相二十余年,国家报之足矣,稹何得复自立!朕以为凡有功当显赏,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诚得理国之要。"

16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宾客、分司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不宜寘之东都[1]。戊戌,以宗闵为湖州刺史[2]。

17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3];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车关[4],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5];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洛,掠尧山[6];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7],步兵五百益冀氏[8]。辛丑,制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以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夷行、刘沔、茂元合力攻讨。

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开谕,上即命下诏讨之。王元逵受诏之日,出师屯赵州[9]。

18 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10]。铉,元略之子也[11]。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12],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

也。”琮，乾度之子也。

19 以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20 刘沔自代州还太原。

21 筑望仙观于禁中。

22 六月，王茂元遣兵马使马继等将步骑二千军于天井关南科斗店[13]，刘稹遣衙内十将薛茂卿将亲军二千拒之。

23 黠戛斯可汗遣将军温仵合入贡。上赐之书，谕以速平回鹘、黑车子，乃遣使行册命。

24 癸酉，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25 丙子，诏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齐进，刘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诏刘沔自将兵取仰车关路以临贼境[14]。

【注释】

①寘(zhì 治)：同“置”。放置、安置。

②湖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浙江湖州市。

③万善：即唐怀州河内县的万善镇，今在河南沁阳县东北。

④仰车关：又名昂车关，在潞州武乡县北，是仪州南入潞州的隘口。其地今山西武乡县北。

⑤榆社：仪州所属县，治今山西榆社县。

⑥尧山：唐天宝时改柏人县置，属邢州。其地在今河北隆尧县西之尧城。

⑦翼城：绛州所属县，东与泽州相连，是入泽潞要地。其地在今山西翼城

县。

⑧冀氏:晋州所属县,东与泽潞二州相接,今属山西安泽县。

⑨赵州:镇州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北赵县。赵州之南即与邢州接壤。

⑩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中年深德重者方可充选,常独承密命,故称。宪宗时始置,任此职的人,多位至宰相。

⑪元略:崔元略,博陵人。宪宗元和中,历官御史中丞、京兆尹、左散骑常侍。穆宗时,转鄂州刺史。后历官户部尚书、东都留守等,太和五年(公元831年)卒。

⑫悫悫(què 却):谨慎、朴实。

⑬科斗店:又称科斗寨,在今山西晋城南。

⑭仰车关:即铁车关,又称芒车关,见"芒车关"注。

【译文】

14 皇帝虽然在外表上尊重宠信仇士良,内心里实际总恨厌恶他。仇士良有所觉察,就托辞年老多病请求担任闲散官职。诏令由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主持内侍省事。

15 李德裕对皇帝说:"议论的人都说刘悟有功,刘稹不应当急速诛杀,以保全对他家的恩惠。请把这事交百官评议,以满足人们的愿望。"皇帝说:"刘悟有什么大功,当时是迫于挽救自己的死亡而已,并不是一向就有报国之心。即使是有功劳,父子被任为将相二十多年,国家报答他们也足够了,刘稹怎么能够又自立为节度使!朕认为凡是有功的人应当重赏,有罪的人也不能随便免他的罪。"李德裕说:"陛下的话,实在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理论。"

16 五月,李德裕说太子宾客、分司李宗闵与刘从谏交往密切,不应当安置在东都。初十,改任李宗闵为湖州刺史。

17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调步骑三千人驻守万善;河东节度使刘沔调步骑二千人驻守芒车关,步兵一千五百人驻扎在榆社县;成德节度使王元逵调步骑三千人驻守临洺县,掠扰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行调步骑一千人驻守翼城,步兵五百人掠扰冀氏地方。十三日,制

令削去刘从谏和他的儿子刘稹的官爵，任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陈夷行、刘沔、王茂元合作一起讨伐刘稹。

在过去，河朔诸镇如有自立的人，朝廷一定先派去吊祭使，然后又派去册赠使，还有宣慰使再去商量军事形势。一定不能赐给旌节，就另外给一个官职；等到军队中不让他离开，然后才派军队去解决问题。所以往返常常要拖半年时间，军队中已经修缮好防守设备。到刘稹这件事，宰相也想暂时派使者开导告谕他，而皇帝却随即下诏令讨伐他。王元逵接到诏令的时候，就带领军队屯驻赵州。

18 十四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皇帝在晚上召见学士韦琮，把崔铉的名字交给他，命令他起草任职诏书，宰相和枢密使都不知道这回事。当时担任枢密使的刘行深、杨钦义都是老实人，不敢干预政事，老宦官责怪他俩说："这是由于刘、杨软弱胆小，败坏了旧的风气的缘故。"韦琮是韦乾度的儿子。

19 任命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20 刘沔从代州回到太原。

21 在禁中建筑望仙观。

22 六月，王茂元派遣兵马使马继等带领步骑二千人驻扎在天井关南面的科斗店，刘稹派遣衙内将薛茂卿带领亲军二千人抵抗马继的军队。

23 黠戛斯可汗派遣将军温仵合向朝廷进贡。皇帝赐给他书信，告谕他要赶快平定回鹘、黑车子，朝廷派使者正式册命他为可汗。

24 十六日，仇士良在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职位上辞官。他的党徒送他回到私宅去，仇士良教给他们巩固权宠的办法说："对天子来说，不要使他闲着，常常应当用奢华靡丽的事使他高兴，要不断变换不同的花样，使他没有闲暇管理其他的正事，然后我们才能为所欲为。千万不要让他读书，接近儒生，他要是看到兴亡的故事，心

里知道担忧恐惧，那么我们就会被疏远斥退了。”他的党徒拜谢赐教后离开了。

25 十九日，诏令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在七月中旬从五个方面齐头并进，刘稹如果投降都不能接受。又诏令刘沔亲自带兵夺取仰车关这条路以抵达贼人的边境。

26 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1]，世为吐蕃相。婢婢好读书，不乐仕进，国人敬之；年四十余，彝泰赞普强起之，使镇鄯州。婢婢宽厚沈勇，有谋略，训练士卒多精勇。

论恐热虽名义兵[2]，实谋篡国，忌婢婢，恐袭其后，欲先灭之。是月，大举兵击婢婢，旌旗杂畜千里不绝。至镇西[3]，大风震电，天火烧杀裨将十余人，杂畜以百数，恐热恶之，盘桓不进。婢婢谓其下曰：“恐热之来，视我如蝼蚁，以为不足屠也。今遇天灾，犹豫不进，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骄而不为备，然后可图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师，且致书言：“相公举义兵以匡国难，阖境之内，孰不向风！苟遣一介，赐之折简[4]，敢不承命！何必远辱士众，亲临下藩！婢婢资性愚僻，惟嗜读书，先赞普授以藩维，诚为非据，夙夜惭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赐以骸骨，听归田里，乃惬平生之素愿也。”恐热得书喜，遍示诸将曰：“婢婢惟把书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国，当位以宰相，坐之于家，亦无所用也。”乃复为书，勤厚答之，引兵归。婢婢闻之，抚髀笑曰[5]：“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乎！”

27 秋，七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朝廷以钧在襄阳宽厚有惠政，得众心，故使领昭义以招怀之。

28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鹘，镇、魏平泽潞。回，太祖之八世孙也[6]。

甲辰，李德裕言于上曰："臣见昨日河朔用兵，诸道利于出境仰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今请赐诸军诏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毋得取县。"上从之。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发徐州，行甚缓，又请休兵于绛州[7]，兼请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彦佐逗遛顾望，殊无讨贼之意，所请皆不可许，宜赐诏切责，令进军翼城。"上从之。德裕因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彦佐之副，俟至军中，令代之。乙巳，以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仍诏彦佐进屯翼城。

刘稹上表自称："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为之奏雪，皆不报。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皆具橐鞬郊迎[8]，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9]，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王元逵奏拔宣务栅[10]，击尧山；刘稹遣兵救尧山，元逵击败之。诏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使速进兵逼贼境，

且称元逵之功以激厉之。加元逵同平章事。

八月，乙丑，昭义大将李丕来降。议者或谓贼故遣丕降，欲以疑误官军。李德裕言于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旦须厚赏以功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

29上从容言："文宗好听外议，谏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书。"李德裕曰："臣顷在中书，文宗犹不尔。此乃李训、郑注教文宗以术御下，遂成此风。人主但当推诚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注释】

①鄯州：本为唐所属州，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为吐蕃所占领。治今青海乐都县。

②义兵：论恐热原为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达磨赞普死，佞相不立赞普族人，而立达磨妃缮氏侄乞离胡为国君，于是论恐热乃起兵讨缮氏，故称义兵。

③镇西：即镇西军，在河州西，今甘肃临夏市境内。此地距其西北的鄯州不远。

④折简：也称"折札"、"折柬"，犹短信、便条之类。古人用简写信，一般简长一尺，用折半之简写信，表示随便而不庄重的意思。

⑤抚髀(bì 毕)：用手拍股，表示高兴的样子。也作"拊髀"。

⑥太祖：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的庙号。

⑦绛州：为河中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西新绛县。

⑧韝(gōu 高)鞬：安放箭和弓的袋子，也用来指全副装束的武将。

⑨制使：皇帝派到外地去传达诏旨的使者，由朝官担任者称制使，由宫中宦官担任者称中使。

⑩宣务栅：邢州尧山县东北的堡栅，其地在今河北隆尧县西北。

【译文】

26 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代担任吐蕃宰相。尚婢婢喜欢读书，不大乐意做官，国人很敬重他。年纪四十多岁了，国君彝泰赞普勉强把他请出来，要他担任鄯州镇节度使。尚婢婢为人宽厚沉勇，有谋略，训练的士卒多精悍勇敢。

论恐热虽然在名义上是为复国起兵，实际上是阴谋夺取国君之位。猜忌尚婢婢，担心他从后面进攻自己，想预先把他消灭掉。这个月，大举兵进攻尚婢婢，旌旗牲畜等绵延千里之远。到达镇西时，遇上大风雷电，被雷电烧死裨将十多人，牲畜几百头，论恐热对这起灾祸有所畏惧，于是停留不前。尚婢婢对他的部下说："论恐热的前来进攻，把我们当蝼蚁看待，认为不花大力气就可以把我们消灭掉。现在遇上天灾，犹豫不前，我们不如用谦逊的态度迎接他，以便使他退走，这样他就会更加骄傲而不作防备，然后就可以谋划收拾他了。"于是派人送金银绸帛和牛酒犒赏论恐热的军队，并且写信说："相公举义兵以拯救国难，整个国境之内，谁不服从你！只要派一个甲士，送来一封简短的信，谁敢不接受命令！何必从很远带着上兵，亲自到我这个地方来！婢婢天资本性就很愚昧，只喜欢读书，先赞普授予我守边藩的官职，实在是不恰当，早晚都感到惭愧和不安，只想退下来安居林下。相公要是让我不做官了，回到田野去，那是很合乎我平生的意愿的。"论恐热收到书信以后很高兴，把它给各将领看，并说："婢婢只知道读书，那里知道用兵打仗的事！等到我夺取了国家之后，应当给他一个宰相的职位，让他坐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大用处。"于是复了信，殷勤厚道地答应了他，带兵回去了。尚婢婢听说后，拍着大腿笑道："我国没有君主，就应归于大唐，那里能够事奉这样犬鼠一类的人呢！"

27 秋，七月，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朝廷认为卢钧在襄阳任职时宽厚有惠政，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派他担任昭义节度使以安抚人心。

28 皇帝派刑部侍郎兼御史大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命令幽州镇乘秋天及早把回鹘平定，镇州镇和魏博镇及早把泽潞平定。李回是太祖李虎的第八代孙。

十七日，李德裕对皇帝说："臣见到从前河朔地方打仗，各道最利于以出境后由度支发给粮饷。有的暗地里和贼人沟通，借一个县或一个栅寨据为己有后，自称建立了功劳，坐着享受度支运来的军食，拖延岁月。现在请求赐给诸军诏令，命王元逵夺取邢州，何弘敬夺取洺州，王茂元夺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夺取潞州，不准夺取县城。"皇帝答应了。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后，行军很缓慢，又请求在绛州让士兵休息，再请求增加兵员。李德裕对皇帝说："李彦佐逗留观望，一点没有去讨伐贼人的意思，他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应当下诏切实责备他，命令他向翼城进军。"皇帝同意了。李德裕接着请求让天德防御使石雄为李彦佐的副手，等到石雄到达以后，令他取代李彦佐的职务。十八日，任命石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仍诏令李彦佐进驻翼城。

刘稹上奏表自我陈诉说："亡父从谏为李训昭雪冤案，揭露了仇士良的罪恶，由于这样被宦官们所仇恨，说臣父暗地里对朝廷怀有异心，使得臣不敢全家回到朝廷来。乞求陛下了解这一情况，使臣有一条活路！"何弘敬也帮刘稹上奏请求洗雪冤枉，朝廷都置之不理。李回到河朔各地，何弘敬、王元逵、张促武都全副戎装到郊外迎接，站立于道路旁，不敢叫控制住马，以让制使先行。自从发生安史之乱以来，没有这样恭顺过。李回既有辩才又有胆略，三镇没有不奉行诏旨的。

王元逵奏报说攻下了宣务栅，正进攻尧山；刘稹派兵援救尧山，元逵打败了他。诏令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要他们赶快向贼境进兵，并且称赞王元逵的功劳用以激励其他将领。加给王元逵同平章事的官衔。

八月初九，昭义军大将李丕前来投降。议论的人中有的说是贼人故意派李丕来投降，想用这个办法疑惑官军。李德裕对皇帝说："自从打仗的半年以来，没有投降的人，现在不用怀疑是忠诚来降还是欺诈！并且须要给以厚重的奖赏以鼓励将来投降的人，只是不要把他安置在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了。"

29 皇帝从容地说："文宗喜欢听取朝廷外面的议论，谏官提出意见时多半不署名，如同匿名信一样。"李德裕说："臣从前在中书省任职时，文宗还不是这个样子。这大概是李训、郑注教给文宗用这种办法驾御臣下，就形成此种风气。作人主的只要推诚信任人，有欺诈的，就用刑罚处理他，谁敢再欺骗啊！"皇帝称赞他说得好。

30 王元逵前锋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未出师，元逵屡有密表，称弘敬怀两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战有功，军声颇振。王宰年力方壮，谋略可称。请赐弘敬诏，以'河阳、河东皆阻山险[1]，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径魏博，直抵磁州[2]，以分贼势。'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谋之术也。"从之。诏宰悉选步骑精兵自相、魏趣磁州[3]。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怀州才十余里[4]。茂卿以无刘稹之命，故不敢入。时议者鼎沸，以为刘悟有功，不可绝其嗣。又，从谏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问李德裕，对曰："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上乃谓宰相曰："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

贼境上斩之!"议者乃止。

何弘敬闻王宰将至,恐忠武兵入魏境,军中有变,苍黄出师[9]。丙子,弘敬奏,已自将全军渡漳水,趣磁州。

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阳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败,贼势愈炽。王茂元复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怀州。臣窃见元和以来诸贼,常视官军寡弱之处,并力攻之,一军不支,然后更攻他处。今魏博未与贼战,西军阨险不进[10],故贼得并兵南下。若河阳退缩,不惟亏沮军声,兼恐震惊洛师。望诏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军应援河阳;不惟扞蔽东都,兼可临制魏博。若令全军供饷难给[11],且令发先锋五千人赴河阳,亦足张声势。"甲申,又奏请敕王宰以全军继进,仍急以器械缯帛助河阳窘乏。上皆从之。

王茂元军万善,刘稹遣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会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围万善。乙酉,公直等潜师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继之,过万善,觇知城中守备单弱,欲专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时义成军适至[12],茂元困急,欲帅众弃城走。都虞候孟章谏曰[13]:"贼众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乱兵耳。今义成军才至,尚未食,闻仆射走,则自溃矣。愿且强留!"茂元乃止。会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惊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马相践,坠崖谷死者甚众。

上以王茂元、王宰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庚寅[14],李德裕等奏:"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请以宰为河阳行营攻

讨使。茂元病愈，止令镇河阳，病困亦免他虞。”九月[11]，辛卯，以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

何弘敬奏拔肥乡、平恩[12]，杀伤甚众。得刘稹牓帖[13]，皆谓官军为贼，云遇之即须痛杀。癸巳，上谓宰相：“何弘敬已克两县，可释前疑。既有杀伤，虽欲持两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检校左仆射。

丙午，河阳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置孟州[14]，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王宰将行营以扞敌，昕供馈饷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备侵轶。

【注释】

①阌山险：河阳与泽潞隔有太行山天井关之险。河东与泽潞隔有石会关、昂车关等险阻。

②磁州：泽潞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北磁县。

③相、魏：二州均为魏博节度使所属。许州的忠武军要开向磁州，必经相、魏二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魏州治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④怀州：河阳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南沁阳县。

⑤苍黄：同“仓皇”、“仓黄”，匆促而慌张的样子。

⑥西军：在泽潞西边的官军，即指河东、晋绛两支大军。

⑦若令：据章钰校证，他本"令"作"虑"。严衍《通鉴补》亦作"虑"。从文意看，作"虑"为顺。

⑧义成军：即滑州兵。当时河阳兵少，乃令忠武军和义成军合援之。

⑨孟章谏：据章钰校证，他本"谏"上有"遮马"二字。

⑩庚寅：八月无此日，当是九月初四。原文"庚寅"前，漏"九月"二字。

⑪九月：此二字应在"庚寅"二字前。

⑫肥乡、平恩：这两县均属洺州。肥乡在州东三十五里，平恩在州东九十里。

⑬牒帖：张帖出来的文告。

⑭孟州：治所在河阳县，在今河南孟县南。

【译文】

30王元逵的前锋部队进入邢州境内已超过一月了，何弘敬还没有领兵出发，王元逵多次秘密上奏表，说是何弘敬怀有异心，不忠于朝廷。十一日，李德裕上奏说："忠武军多次作战都有功劳，军队的士气很高。王宰正值年轻力壮，谋略也好。请求给何弘敬下诏，说明'河阳、河东与泽潞都有关山阻隔，不便进军，贼人多次出兵焚烧抢掠晋、绛等地。现在派遣王宰带领整个忠武军部队经过魏博，直抵磁州，用以分散贼人的力量'。这样一来，何弘敬一定会感到恐惧，这是攻心伐谋的好办法。"皇帝依从了。诏令王宰精心挑选步兵和骑兵从相州、魏州开赴磁州。

十八日，薛茂卿攻下科斗寨，抓获河阳军大将马继等人，焚掠小堡寨一十七个，到达了离怀州才十余里的地方。薛茂卿由于没有刘稹的命令，所以不敢攻入怀州。当时议论的人很多，简直像开了锅一样，都认为刘悟对国家有功，不应断绝了他的后嗣。还说刘从谏训练了十万精兵，储备的粮食可吃十年，怎么能攻下他来！对这事皇帝也产生了疑虑，于是就询问李德裕的看法，他回答说："小小的胜败，这是兵家常有的事。希望陛下不要听信外面的议论，那么就一定能够成功！"皇帝于是对宰相说："代表我去向朝廷的士大夫

们宣布：凡是向朝廷上疏阻挠战事的人，我一定要把他在贼人边境上斩首！”持异议的人于是就没有了。

何弘敬听说王宰将要到来，担心忠武兵到了魏地以后，发生军事动乱，在匆忙中领军出发了。二十日，何弘敬奏报说，已经由他亲自率领全军渡过了漳水，直赴磁州。

二十四日，李德裕上奏说：“河阳守军的人数太少，力量太弱，从科斗店失败以后，贼人的势力更大了。加上王茂元又有病，人们感到危险、恐惧，想退下来保卫怀州。臣看到从元和时期以来的各次反贼，常常是看到官军弱小的地方，就集中兵力进攻，打败了一支军队后，然后再进攻其他地方。现在魏博军还未与贼人作战，泽潞西面的官军被关山险隘阻隔了，进军困难，所以贼人能集中兵力向南进攻。假若河阳退缩不前，不仅影响军队士气，同时担心使洛阳也会受到惊骇。希望诏令王宰改变进军路线不往磁州去了，赶快带领全军去支援河阳；不只是保卫了东都，同时又可控制魏博的动向。若是考虑全军供应粮饷有困难，暂时要他调发先锋五千人奔赴河阳，也足以助长声势。”二十八日，又上奏请皇帝敕令王宰带领全军继续前进，仍然要赶快将器械绸帛等援助河阳，用以解决他们的窘乏。皇帝都依从了。

王茂元驻扎在万善，刘稹派遣牙将张巨、刘公直等配合薛茂卿共同进攻他，约定九月初一围攻万善。二十九日，刘公直等暗地带军队先越过万善南五里，烧了雍店。张巨带军队继刘公直之后，绕过万善，侦察后了解城里守备力量很单薄，想独自抢到攻城的功劳，就向城中发动进攻。到下午太阳偏西时，快要把城攻下来了，才派人告诉刘公直等人。当时义成军刚刚开到，王茂元正处在危急的时候，想带领军队放弃万善城逃走。都虞候孟章拦着马制止说：“贼人的军队有前有后，一半在雍店，一半在这里，这是杂乱的队伍而已。现在义成军刚刚到，还没有吃饭，听说仆射你逃走了，那么也将自我溃散了。希望暂且勉为其难地留下来！”王茂元于是没有逃走。

到了傍晚，刘公直等没有来，张巨只好带兵退下来。开始登山时，下着小雨，天已漆黑，士兵自相惊扰说："追兵快到了！"都纷纷逃路，人马互相践踏，落到山崖下跌死的人很多。

皇帝觉得王茂元、王宰两个节度使都呆在河阳地方不好，九月初四，李德裕等人上奏说："王茂元熟习文职而不是将才，请任命王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茂元病好以后，只派他镇守河阳，这样就是病没有好也没有关系。"初五，正式任命王宰兼任河阳行营攻讨使。

何弘敬奏报攻下了肥乡、平恩两县，杀伤很多敌人。得到刘稹张帖的文告，都称官军为贼，说是碰到了就应狠狠地杀戮。初七，皇帝对宰相说："何弘敬已经攻下两座县城，对以前的怀疑可以消除了。既然有杀伤，虽想保持两面讨好的观望态度，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加给他检校左仆射的官衔。

二十日，河阳奏报说王茂元去世。李德裕上奏说："王宰只能叫他以忠武节度使的名义统领万善的军队，不能使他兼任河阳节度使，恐怕他不爱护河阳各州县的民众，任意侵扰他们。另外，河阳节度使原先兼领怀州刺史，常常是派判官去处理政事，分割河南五县的租税隶属河阳。这样的话，不如将这五县设置孟州，怀州另外再设刺史。等到昭义平定以后，还是分割泽州隶属河阳节度使，那么太行山的关险不在昭义境内，而河阳就成了重要方镇，东都也不必担心有危险了！"皇帝采纳这个意见。二十二日，任命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王宰率领行营兵马以打击敌人，敬昕只是供给粮饷等事而已。

二十四日，任命石雄替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命令他从冀氏攻打潞州，但是仍然要分出一支兵力屯驻翼城，用来防备敌人的侵扰。

31 是月，吐蕃论恐热屯大夏川[1]，尚婢婢遣其将庞结心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至河州南[2]，莽罗薛吕伏兵四万于险阻，庞结心伏万人于柳林中，以千骑登山，飞矢系书骂之。恐热怒，将兵数万追之，庞结心阳败走，时为马乏不进之状。恐热追之益急，不觉行数十里，伏兵发，断其归路，夹击之。会大风飞沙，溪谷皆溢，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胜数，恐热单骑遁归。

32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逾乌岭[3]，破五寨，杀获千计。时王宰军万善，刘沔军石会[4]，皆顾望未进。上得雄捷书，喜甚。冬，十月，庚申，临朝，谓宰相曰："雄真良将！"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5]：'石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以为妖言，斩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诏赐雄帛为优赏，雄悉置军门，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余悉分将士，故士卒乐为之致死。

33 初，刘沔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张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终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败事，辛未，徙沔为义成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34 党项寇盐州，以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十一月，邠宁奏党项入寇。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6]，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驼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7]，理其辞

讼，庶为得宜。”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8]，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9]，令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

35 安南经略使武浑役将士治城[10]，将士作乱，烧城楼，劫府库。浑奔广州，监军段士则抚安乱众。

36 忠武军素号精勇，王宰治军严整，昭义人甚惮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迁。或谓刘稹曰：“留后所求者节耳。茂卿太深入，多杀官军，激怒朝廷，此节所以来益迟也。”由是无赏。茂卿愠怼，密与王宰通谋，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关，茂卿小战，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关守之。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泽州，密使谍召宰进攻泽州，当为内应；宰疑，不敢进，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顿足而已。稹知之，诱茂卿至潞州，杀之，并其族，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茂卿，安全庆守乌岭，李佐尧守雕黄岭[11]，郭僚守石会，康良佺守武乡[12]。僚、谊之侄也。

戊辰，王宰进攻泽州，与刘公直战，不利，公直乘胜复天井关。甲戌，宰进击公直，大破之；遂围陵川[13]，克之。河东奏克石会关。

洛州刺史李恬，石之从兄也。石至太原，刘稹遣军将贾群诣石，以恬书与石云：“稹愿举族归命相公，奉从谏丧归葬东都。”石囚群，以其书闻。李德裕上言：“今官军四合，捷书日至，贼势穷蹙，故伪输诚款，冀以缓师，稍得自完，复来侵轶。望诏石答恬书云：‘前书未敢闻奏。若郎君

诚能悔过，举族面缚，待罪境上，则石当亲往受降，护送归阙。若虚为诚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则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诏诸道，乘其上下离心，速进兵攻讨，不过旬朔，必内自生变。"上从之，石拾遗崔碣上疏请受其降，上怒，贬碣邓城令[01]。

37 初，刘沔破回鹘，留兵三千戍横水栅；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诏河东以兵二千赴之。时河东无兵，守仓库者及工匠皆出从军。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将杨弁将之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军士出征，人给绢二匹。刘沔之去，竭府库自随，石初至，军用乏，以己绢益之，人才得一匹。时已岁尽，军士求过正旦而行[02]，监军吕义忠累牒趣之。杨弁因众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虚，遂作乱。

【注释】

①大夏川：在河州大夏县西，即今甘肃广河县西北。

②河州：原陇右道所属州，后为吐蕃所占有，治今甘肃临夏市。

③乌岭：又名乌岭山，在今山西浮山县和安泽县之间。

④石会：即石会关，为太原府入潞州之孔道。其地在今山西太谷县南昌源河上源东岸。

⑤磬(qìng 庆)折：将身体弯曲如石磬一般，很恭敬的样子。石磬，古代一种乐器，形似曲尺，用玉或石制成。

⑥分隶诸镇：当时党项分布在绥、银、灵盐、夏、邠、宁、延、麟、胜、庆等州，由各节度使分别领属。

⑦夏州：夏绥节度使所驻地，治今陕西靖边县西北红柳河北岸白城子。

⑧兖王岐：李岐，武宗第三子，会昌二年(公元 842 年)封兖王。

⑨史馆修撰：唐代史馆原置于门下省，后改移置于中书省。以他官兼领史

职的，称史馆修撰。　判官：唐代元帅、节度使属下均设判官一职，掌协助管理政事。

⑩安南经略使：为岭南五府经略使所属单位之一，治所在安南都护府所在地的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统兵四千二百人。

⑪雕黄岭：又作"刁黄山"，在潞州长子县西，即今山西长子县境内。

⑫武乡：潞州所属县，北与河东镇所属仪州接界，其地在今山西武乡县东。

⑬陵川：泽州所属县，治今山西陵川县。

⑭邓城：原为襄州所属县，治今湖北襄樊市西北，后废。

⑮正旦：农历正月初一。

【译文】

31 这个月，吐蕃论恐热屯驻大夏川，尚婢婢派遣他的大将庞结心和莽罗薛吕带领精兵五万人进攻他。到河州的南面，莽罗薛吕在险要的地方埋伏了四万人马，庞结心在柳林中埋伏了一万兵马，派了一千骑兵登上山顶，用飞箭系着书信詈骂论恐热。论恐热大怒，带领几万人追赶他们，庞结心假装败走，不时装着马披乏了不能前进的样子。论恐热追赶他们更急切了，不知不觉中走了数十里路，埋伏的军队突然跑了出来，切断了论恐热的回营道路，前后夹着进攻他。又遇上大风飞沙，河流山谷都塞满了，论恐热被打得大败，死尸横陈五十里路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论恐热单独逃回去了。

32 石雄接替李彦佐为节度使的第二天，就带兵越过乌岭，攻下五个寨子，杀伤和俘虏的有上千人。当时王宰驻扎在万善、刘沔驻扎在石会，都徘徊观望没有进军。皇帝收到石雄的报捷书信，非常高兴。冬，十月初五，上朝地，对宰相说："石雄真是良将！"李德裕接着说："几年前潞州街市上有一个男子深深弯着腰唱道：'石雄七千人到了！'刘从谏认为是妖言惑众，把他杀了。攻下潞州的人一定是石雄。"诏令赏赐石雄绸帛作为优厚待遇，石雄把绸帛都摆在军门前，自己按照士卒的样子先取一匹，其余的都分配给将士，所以士

卒都愿意为他出死力打仗。

33 原先，刘沔打败回鹘时，得到太和公主，张仲武忌妒他，这样两人之间就产生了隔阂；皇帝派李回到幽州去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张仲武心中仍然愤愤不平。朝廷担心他们由于私人之间的仇恨而败坏国家大事，十六日，调刘沔为义成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34 党项侵扰盐州，任命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十一月，邠宁又奏报说党项入境侵扰。李德裕上奏说："党项为害愈来愈烈，不能不处置这件事。听说由于党项是分属各镇管辖，在这里抢掠以后，就逃到那里去。节度使为了得到他们的骆驼马匹，不把他们捉拿归案，这样一来就约束不了他们。臣多次上奏，不如把他们归一个镇统管起来，陛下认为归一镇专领党项权位太重。臣现在请求由皇子总统有党项有那几个道，选择朝廷中廉洁能干的大臣为副手，居位在夏州，处理诉讼等事，比较适宜。"于是任命兖王李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调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他们带着诏书前往安抚党项和六镇的百姓。

35 安南经略使武浑差遣将士修筑城池，将士发动叛乱，焚烧城楼，抢劫府库。武浑逃到广州，监军段士则安抚作乱的士众，使他们安定下来了。

36 忠武军向来号称精勇，王宰治军严整，昭义人很惧怕他们。薛茂卿由于打科斗寨立了功，希望得到赏赐和提拔。有人对刘稹说："留后所追求的只是旌节而已。薛茂卿太深入到对方阵地了，杀死了很多官兵，因而激怒了朝廷，这就是节度使旌节迟迟没有送来的原因。"由于这样，刘稹就没有奖赏薛茂卿。薛茂卿因此很气愤，就秘密与王宰策划。十二月初三，王宰带兵攻打天井关，薛茂卿只略作抵抗，就匆忙带兵跑掉了。王宰就攻下天井关驻守着。关东关西的兵寨听说薛茂卿没有守住关，都退走，王宰于是把大小箕村都烧

了。薛茂卿回到泽州，秘密打发间谍叫王宰进攻泽州，他愿为内应；王宰有怀疑，不敢进攻，过了约定时间还没有进攻，薛茂卿捶胸顿足感叹不已。刘稹知道这回事，把薛茂卿诱骗到潞州，把他杀了，并杀了他的全族，命兵马使刘公直接替薛茂卿的职务，派安全庆守卫乌岭，李佐尧守卫雕黄岭，郭僚守卫石会，康良佺守卫武乡。郭僚是郭谊的侄子。

十四日，王宰进攻泽州，与刘公直作战，被打败了，刘公直乘胜收复天井关。二十日，王宰再进攻刘公直，把他打得大败而逃；于是包围陵川，攻下了该城。河东镇奏报说攻下了石会关。

洺州刺史李恬，是李石的堂兄。李石到太原任节度使，刘稹派军将贾群到李石那里去，将李恬的书信交给李石，并说："我刘稹愿意带领全家向相公投降，奉送刘从谏灵柩归葬东都。"李石把贾群囚禁起来，把刘稹的书信报告朝廷。李德裕上奏说："现在官军从四面合围着刘稹，报捷的消息每天不断，贼人的势力日渐缩小，所以假装着老实想归降，希望延缓官军的进攻，争取时间加强抵抗，待准备好以后，又来侵犯。希望诏令李石回答李恬的书信那么说：'前次来信未敢向朝廷报告。要是郎君真正能够悔过自新，就全家反捆着双手，在边境等待治罪，那么李石当亲自前去接受投降，把你们护送到京城去。要是虚伪地表示忠诚，先要求不进攻，再希望洗雪罪恶，那么李石一定不敢拿全家百口来为别人作担保。'还希望诏令各参战的节度使，乘刘稹上下离心的时候，赶快进兵讨伐，不过一个月，他们内部一定会发生变乱。"皇帝听从了。右拾遗崔碣上奏疏请求接受刘稹投降，皇帝大怒，把崔碣贬为邓城县令。

37 原先，刘沔打败回鹘的时候，留下三千军队戍守横水栅；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上奏请求增加守榆社的兵员，诏令河东派二千人到榆社去。当时河东镇没有兵员，把守仓库的人和工匠都派去当兵。于是李石叫在横水栅的戍卒中抽调一千五百人，使都将杨弁带领到王逢那里去。二十八日，抽调的戍卒来到太原。按照过去的

规定，军士出去作战，每人给绢二匹。刘沔离开太原时，把府库中的财物全部带走了，李石刚上任，军用物资非常困乏，把自己私人的绢帛拿出来，军士们每人才分得一匹。当时已接近年关，军士们要求过了农历正月初一后出发，监军吕义忠连续有文牒催促他们启程。杨弁利用军士们心中的恼怒，又知道城里兵力空虚，就发动叛乱。

四 年

1 春，正月，乙酉朔，杨弁帅其众剽剥城市[1]，杀都头梁季叶，李石奔汾州[2]。弁据军府，释贾群之囚，使其侄与之俱诣刘稹，约为兄弟。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闻太原乱，复以关降于稹。

戊子，吕义忠遣使言状，朝议喧然。或言两地皆应罢兵。王宰又上言："游弈将得刘稹表[3]，臣近遣人至泽潞，贼有意归附。若许招纳，乞降诏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贼中，曾不闻奏，观宰意似欲擅招抚之功。昔韩信破田荣[4]，李靖擒颉利[5]，皆因其请降，潜兵掩袭。止可令王宰失信，岂得损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实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扰，失此事机。望即遣供奉官至行营，督其进兵，掩其无备，必须刘稹与诸将皆举族面缚，方可受纳。兼遣供奉官至晋绛行营，密谕石雄以王宰若纳刘稹，则雄无功可纪。雄于垂成之际，须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为相府与宰书，言："昔王承宗虽逆命[6]，犹遣弟承恭奉表诣张相

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宪宗犹未之许。今刘稹不诣尚书面缚，又不遣血属祈哀，置章表于衢路之间，游弈将不即毁除，实恐非是。况稹与杨弁通奸，逆状如此，而将帅大臣容受其诈，是私惠归于臣下，不赦在于朝廷，事体之间，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缚而来，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从来忠顺，止是贫虚，赏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为事！必不可姑息宽纵。且用兵未罢，深虑所在动心。顷张延赏为张朏所逐⑦，逃奔汉州，还入成都。望诏李石、义忠还赴太原行营，召旁近之兵讨除乱者。"上皆从之。

是时，李石已至晋州⑧，诏复还太原。辛卯，诏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骑、宣武兖海步兵三千讨杨弁。又诏王元逵以步骑五千自上门入⑨，应接逢军。忻州刺史李丕奏⑩："杨弁遣人来为游说，臣已斩之，兼断其北出之路，发兵讨之。"

辛丑，上与宰相议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为乱者止千余人，诸州镇必无应者。计不日诛翦，惟应速诏王逢进军，至城下必自有变。"上曰："仲武见镇、魏讨泽潞有功，必有慕羡之心，使之讨太原何如？"德裕对曰："镇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讨回鹘，与太原争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马元实至太原，晓谕乱兵，且觇其强弱。杨弁与之酣饮三日，且赂之。戊申，元实自太原还，上遣诣宰相议之，元实于众中大言："相公须早与之节！"李德裕曰：

“何故?”元实曰:“自牙门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无兵,故发横水兵赴榆社。库中之甲尽在行营,弁何能遽致如此之众乎?”元实曰:“太原人劲悍,皆可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须有货财,李相止以欠军士绢一匹,无从可得,故致此乱,弁何从得之?”元实辞屈。德裕曰:“从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须杀此贼!”因奏称:“杨弁微贼,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河东兵戍榆社者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为所屠灭,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杨弁,尽诛乱卒。

【注释】

①剽剟(lüè 略):抢劫掠夺。剟,同“掠”。

②汾州:河东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西汾阳县。

③游弈将:军队中领游兵巡弈逻候于亭障之外,犹今之侦察部队。

④韩信破田荣:汉高帝四年(公元前 203 年),韩信将攻齐,而汉王又遣使说齐王,使与汉讲和,因而齐不为备。韩信乘机攻齐,破临淄,虏齐王田广。文中“田荣”,应作“田广”。

⑤李靖擒颉利: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李靖征突厥,大败颉利可汗。颉利请举国内附,朝廷遣唐俭往慰谕,颉利不备,李靖大军攻之,颉利兵败被俘,突厥平。

⑥王承宗虽逆命: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朝廷以王承宗不遵诏命,发兵征讨,多年未定。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 818 年),淮西平,王承宗惧,愿效命于朝廷,并送二子入朝以为人质。

⑦张朏逐张延赏:德宗建中四年(公元 783 年),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朏以兵入成都为乱,西川节度使张延赏逃奔汉州。不久,戍将叱干遂等讨斩张朏,张延赏复归成都。

⑧晋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临汾市。

⑨七门:即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为镇州往太原的重要关口。

⑩忻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忻州市。

【译文】

四年(甲子,公元844年)

1春,正月初一,杨弁带领他的部众抢劫城市,杀死都头梁季叶,李石逃奔汾州。杨弁占据节度使府,把被囚禁的贾群释放了,叫他的侄儿陪同贾群一起到刘稹那里,和刘稹结为兄弟。刘稹很高兴。石会关守将杨珍听说太原发生叛乱,又献上石会关投降刘稹。

初四,吕义忠派遣使者报告情况,朝廷中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太原、泽潞两地都应当罢兵。王宰又上奏说:"游弈将得到刘稹的文书,臣近日派人到了泽潞镇,贼人有意愿归附朝廷,要是允许接受,请求下达诏命!"李德裕上奏说:"王宰擅自接受刘稹的文书,又派人到贼人中去,事先不曾报告朝廷,观察王宰的用意,大概是想独占招抚贼人的功劳。从前韩信大破齐王田广,李靖擒获颉利可汗,都是趁他们请降的时候,暗地派大兵乘其不备而取得胜利的。只能使王宰失信于刘稹,怎么能减损朝廷的威严!建立奇功,实在就在今天,一定不要因为太原的小动乱,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希望立即派供奉官到王宰行营去,催促他进兵,乘他们无备袭击他们,必须要刘稹和他的将领们都带领全族人一起反绑着手前来投降,方能接受他们。同时派遣供奉官到晋绛行营去,秘密谕告石雄,王宰如果接受刘稹投降,那么石雄就没有功劳可言了。石雄在将要立大功的时候,须要自己加倍努力,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李德裕又用宰相府的名义给王宰写信,说:"从前王承宗虽违抗朝廷诏命,还派遣他的弟弟王承恭奉表到张相那里祈求得到怜悯,又派他的儿子王知感、王知信到朝廷为人质。这样宪宗还没有答应他不讨伐。现在刘稹不反绑着手去见尚书,又不派血缘亲属到朝廷去祈求怜悯,只把表示愿归附的文书摆在大路上,游弈将不立即销毁这些东西,实

在是错误的。何况刘稹还与杨弁互相沟通奸谋，这样背逆朝廷，而将相大臣还容忍他这种欺诈，这样是臣下得到施恩惠的好处，而朝廷却蒙受了不赦罪恶名，用事理来衡量，恐怕不应当这么做。从今以后再见到有文书的话，就应当立即在当地烧掉。只有面缚前来，才能接受投降。”李德裕又上奏说：“太原的人心从来是忠顺朝廷的，只是因为贫困、空虚，赏犒不够才引起变乱。况且只有一千五百人，能惹出什么大祸事来！一定不要姑息放纵他们。目前正在用兵打仗的时候，很担心各地人心浮动。不久前张延赏被张朏所驱逐，逃到了汉州，最后还是回到了成都。希望诏令李石、吕义忠还是要回到太原行营去，召集附近的军队讨平作乱的人。”皇帝都照办了。

当时，李石已经到了晋州，诏令他再回到太原去。初七，诏令王逢把太原的部队都留下来守卫榆社，由易定调出的一千骑兵和宣武、兖海调出的三千步兵共同讨伐杨弁。又诏令王元逵调步骑五千人从土门关进入河东，声援王逢的军队。忻州刺史李丕上奏说：“杨弁派人来进行游说，臣已把来使杀了，同时切断了杨弁向北方逃窜的通路，已发兵讨伐他。”

十七日，皇帝与宰相商议太原叛乱一事，李德裕说：“现在太原的军队都在外地，作乱的只一千多人，其他的州镇一定不会有响应的人。估计不要很久就可以平定，只是应当诏令王逢赶快进军，部队抵达潞州城下时，刘稹内部必定会发生变乱。”皇帝说：“张仲武看到镇州、魏博讨伐泽潞立了大功，一定会有羡慕的想法，派遣他讨伐太原行不行？”李德裕回答说：“镇州到太原去的路线最近最方便。张仲武去年讨伐回鹘时，与太原争功劳，担心他不严格约束士卒，使太原的平民受到伤害。”于是调张仲武的事就放弃了。

皇帝派遣中使马元实行太原去，晓谕乱兵，并且察看乱兵的强弱。杨弁和马元实畅饮了三天酒，并且送了很多财物给他。二十四日，马元实从太原回到朝廷，皇帝派他到宰相那里商议太原事件，马元实在众人当中大声说：“相公们应当快一点给杨弁送符节去！”

李德裕说："为什么？"马元实说："从牙门到柳子列这十五里路上，都是穿着光明甲的士兵，有什么办法可以打败他？"李德裕说："李石宰相正是由于太原无兵，所以抽调横水栅兵往榆社。兵库中的盔甲都在行营中，杨弁有何能耐很快能得到这样多的甲士？"马元实说："太原人强劲慓悍，人人都能当兵，杨弁召募得来的吧。"李德裕说："召募兵员须要有钱财，李石宰相只是因为欠军士一匹绢，没有办法取得，才引起这场乱子，杨弁从什么地方得到这大批财物？"马元实无话可说了。李德裕说："从他拥有十五里光明甲这一点，就必须杀掉这个贼人！"接着上奏说："杨弁这个微贱出身的叛贼，决不可宽怒。如果国家军力不够用，宁可暂时放弃征讨刘稹。"河东镇士兵戍守榆社的人听说朝廷命令其他地方镇兵去夺取太原，担心妻室儿女被他们所屠杀，于是拥戴监军吕义忠去夺回太原。二十八日，攻下太原，活捉了杨弁，把叛乱的士卒都杀了。

2 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3 乙卯，吕义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应取泽州，今已迁延两月。盖宰与石雄素不相叶[1]，今得泽州，距上党犹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党才百五十里，宰恐攻泽州缀昭义大军，而雄得乘虚入上党，独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2]，晏实今为磁州刺史，为刘稹所质。宰之顾望不敢进，或为此也。"上命德裕草诏赐宰，督其进兵，且曰："朕顾兹小寇，终不贷刑。亦知晏实是卿爱弟，将申大义，在抑私怀。"

4 丁巳，以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节度使崔元式

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3]。

5 己未，石雄拔良马等三寨一堡[4]。

6 辛酉，太原献杨弁及其党五十四人，皆斩于狗脊岭[5]。

7 壬申，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发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师；遣客军讨太原，而戍兵先取杨弁。今王宰久不进军，请徙刘沔镇河阳，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处宰肘腋之下。若宰识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进军，沔以重兵在南，声势亦壮。"上曰："善！"戊寅，以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

8 王逢击昭义将康良佺，败之。良佺弃石会关，退屯鼓腰岭[6]。

9 黠戛斯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入贡，言欲徙居回鹘牙帐，请发兵之期，集会之地。上赐诏，谕以："今秋可汗击回鹘、黑车子之时，当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使申册命[7]，并依回鹘故事。"

10 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8]。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粮粮及调吐蕃守兵众寡[9]。又令天德、振武、河东训卒砺兵，以俟今秋黠戛斯击回鹘，邀其溃败之众南来者，皆委濛与节度团练使详议以闻。濛，晏之孙也。

11 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10]。

12 吐蕃论恐热之将岌藏丰赞恶恐热残忍，降于尚婢婢。恐热发兵击婢婢于鄯州，婢婢分兵为五道拒之。恐热退保东谷[11]，婢婢为木栅围之，绝其水原。恐热将百余骑突围走

保薄寒山，余众皆降于婢婢。

13夏，四月，王宰进攻泽州。

【注释】

①素不相叶：王宰的父亲王智兴任武宁节度使时，石雄为其部下，军中欲逐王智兴而立石雄。王智兴知之，想处死石雄，未成，长流白州。是以石雄与王宰之间，一直不和叶。

②爱而子之：王智兴由于喜爱王宰之子，于是将其作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也按儿子的名号称呼实。

③元略：崔元略，博陵人，历官京兆尹、大理卿、御史大夫、节度使等。其子崔铉，武宗末位至宰相。

④良马寨：潞州所属地，在今山西安泽县东北。

⑤狗脊岭：在京城长安东市。

⑥鼓腰岭：为潞州属地，在今山西沁县北。

⑦册命：由皇帝正式册封臣属者的诏书。黠戛斯原遣使求册命为可汗。诏以平定回鹘后，即进行册命礼。

⑧四镇十八州：河湟地区，唐时只分陇右、河西二镇。后设入吐蕃，乃分为四镇。十八州是：秦、原、河、渭、兰、鄯、阶、成、洮、岷、临、廓、叠、宕、甘、凉、瓜、沙。

⑨谍(xiòng 见去)：刺探，侦察。

⑩以道士句：据《旧唐书·武宗纪》，此事系于三月。

⑪东谷：在河州东南十五里处，即今甘肃临夏市境内。

【译文】

2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3初二，吕义忠奏报攻下太原。初三，李德裕对皇帝说："王宰早就应该攻取泽州，现在已经拖延两个月了。大概是由于王宰与石雄向来关系就不好，现在取得泽州，距离上党还有二百里路远，而石雄所驻扎的地方距离上党才一百五十里路远。王宰担心攻打泽州

时牵制住昭义大军，而石雄却乘潞州兵力空虚攻入上党，独享战功。另外王宰的儿子王晏实，因王智兴喜爱其聪明而作为儿子养着，王晏实现任磁州刺史，被刘稹扣为人质。王宰的观望而不敢进军，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皇帝命李德裕起草诏书给王宰，催促他进兵。并且说：“朕对刘稹这个小贼寇，决不宽恕他。也知道晏实是你的爱子，应当从申张国家大义考虑，把个人的心事暂置一边。”

4 初四，改任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以河中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崔元式是崔元略的弟弟。

5 初六，石雄攻占良马寨等三个寨子，一个敌堡。

6 初八，太原献上杨弁和他的同党五十四人，都在东市狗脊岭斩首。

7 十九日，李德裕对皇帝说：“有些事情常常是由于激厉引发而获得成功的：陛下命令王宰开赴磁州，而逼得何弘敬出兵对敌；当要派遣客军讨伐太原时，而河东成兵先擒获了杨弁。现在王宰久不进军，请求调刘沔担任河阳节度使，仍然叫他带义成军的精兵二千人直接开赴万善，处于王宰的肘腋之下。如果王宰意识到了朝廷这样作的用意，一定不敢再停留不前了。如果王宰进军的话，刘沔有重兵驻扎在南面，声势也更壮大。”皇帝说：“很好！”二十五日，正式任命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

8 王逢进攻昭义军将领康良佺，打败了他。康良佺放弃了石会关，退守鼓腰岭。

9 黠戛斯派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向朝廷进贡，说是想迁居到回鹘国可汗的牙帐去，请求约定出兵的日期、会集的地点。皇帝赐给他诏书，告诉他：“今年秋天可汗进攻回鹘、黑车子的时候，朝廷会命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出兵驻守在交通要道上，拦击回鹘逃亡的人员，同时按照过去册命回鹘的旧例，正式举行册命可汗的典礼。”

10 朝廷由于看到回鹘已经衰败了，吐蕃又发生了内乱，于是商

议收复河湟地区四镇十八州。任命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叫他预先准备器械粮草和侦察吐蕃守兵多少等事。又命令天德、振武、河东等镇训练士卒，磨砺兵器，以等待今年秋天黠戛斯进攻回鹘时，拦击他们溃败下来向南逃窜的人员。这些事都委派刘濛和节度团练使详细讨论后报告朝廷。刘濛是刘晏的孙子。

11(三月)，任命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12 吐蕃论恐热的将领岌藏丰赞憎恨论恐热残忍，向尚婢婢投降。论恐热发兵进攻在鄯州的尚婢婢。尚婢婢分兵为五路来抵抗他。论恐热退到东谷驻守，尚婢婢用木栅包围了他，切断了水源。论恐热带领一百多名骑兵突围逃走，驻守薄寒山，其余的部众都投降尚婢婢。

13 夏，四月，王宰进攻泽州。

14 上好神仙，道士赵归真得幸，谏官屡以为言。丙子，李德裕亦谏曰："归真，敬宗朝罪人[1]，不宜亲近！"上曰："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谈道涤烦耳。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虽百归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2]。愿陛下深戒之！"

15 戊寅，以左仆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起以文臣未尝执政，直除使相[3]，前无此比，固辞。上曰："宰相无内外之异，朕有阙失，卿飞表以闻！"

16 李德裕以州县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4]。六月，仲郢奏减一千二百一十四员。仲郢，公绰之子也。

17 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仗数千[5]。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赀。

18 秋，七月，辛卯，上与李德裕议以王逢将兵屯翼城，上曰："闻逢用法太严，有诸？"对曰："臣亦尝以此诘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严，其谁肯进！'"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刘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京师蝗旱，米斗千钱，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无数旬之储。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马钦绪询之。左散骑常侍李泌取桐叶抟破，以授钦绪献之。德宗召问其故，对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如此叶不可复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怀光，遂用为相，独任数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19 上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6]，敕淮南监军选十七人献之。监军请节度使杜悰同选，且欲更择良家美女，教而献之。悰曰："监军自受敕，悰不敢预闻！"监军再三请之，不从。监军怒，具表其状，上览表默然。左右请并敕节度使同选，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监军勿复选。甲辰，以悰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及悰中谢[7]，上劳之曰："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征矣！"

【注释】

①敬宗朝罪人：宝历二年（公元826年），道士赵归真用神仙方术事游说

敬宗，使其荒废朝政。敬宗死后，赵归真被斥逐流放。

②辐凑：车辐集中于车轴。常用以比喻人物集中于某处。

③使相：唐代中期以后，节度使带有同平章事官衔的，称为使相，也就是将加上相名。

④吏部郎中：仅次于吏部尚书、侍郎的吏部官员，从五品上，置二员，一员掌考全国文吏的班秩阶品，一员掌小铨。

⑤兵仗：即兵器。仗，兵器的总称。

⑥酒令：行令饮酒的游戏。推一人为令官，饮酒者听其号令，违者即罚饮酒。

⑦中谢：官员被任命担任新职后，入朝谢恩，称为中谢。

【译文】

14 皇帝喜好神仙方术之事，道士赵归真得到宠爱，谏官多次向皇帝进言。二十三日，李德裕也进谏说："赵归真在敬宗朝是犯了罪的人，不应当亲近他！"皇帝说："朕在宫中闲暇的时候，和他谈论道术以消除烦闷而已。至于有关政事，朕必定询问你们这些人和次对官，那怕是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能迷惑我。"李德裕说："小人们看到有势有利的地方，就会去投奔它，好像夜晚飞蛾赴火一样。听说十多天以来，赵归真的家中，车马盈门。希望陛下深深警惕！"

15 二十五日，任命左仆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认为自己是文职官未曾担任过宰相，直接任命为使相，以前也没有这种例子，一再推辞。皇帝说："宰相不分内外，朕如果有过失，卿迅即上表奏闻！"

16 李德裕感到州县佐贰官太多太滥，奏请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六月，柳仲郢奏报减去一千二百一十四员。柳仲郢是柳公绰的儿子。

17 宦官中有人揭发仇士良过去的罪恶，在他的家里发现兵器数千件。诏令削去他的官爵，没收他的家财。

18 秋，七月初十，皇帝和李德裕商议派王逢领兵屯驻翼城这件

事，皇帝说："听说王逢执行法令太严厉，有这回事吗？"李德裕回答说："臣也曾把这个问题当面询问过王逢，王逢说：'前面有寒光闪闪的刀枪，法令不严厉，谁愿意向前冲锋！'"皇帝说："话说得也有道理，卿再召见他时劝戒一下就行了！"李德裕因而讲到刘稹不能赦免的事。皇帝说："本来是这样。"李德裕说："从前李怀光没有平定的时候，京师又发生蝗灾和旱灾，一斗米涨到一千钱，太仓的米粮连供应天子和六宫几十天的储备都没有。德宗召集百官，派遣中使马钦绪询问他们对讨伐李怀光的意见。左散骑常侍李泌拿来一片桐叶把它撕破，交给马钦绪叫他献给皇帝。德宗不解其意，召李泌来询问个清楚，李泌回答说：'陛下与李怀光之间的君臣名分，就像这片叶子一样，不能再合拢在一起了！'从此时起，德宗讨伐李怀光的主意才坚定下来。平定李怀光以后，就任命李泌为宰相，主持朝政达数年之久。"皇帝说："也真是个奇才！"

19 皇帝听说扬州地方的歌舞女擅长酒令，就敕淮南监军挑选十七个人送到宫中来。监军请节度使杜悰一道去挑选，并且想另外选择良家美女，教会她酒令以后献给皇帝。杜悰说："监军自己接受了这项命令，杜悰不敢参与此事！"监军再三请求他，坚决不答应。监军大怒，把这件事报告朝廷，皇帝看到奏表沉默不说话。左右的人请求皇帝敕令节度使也参加同选，皇帝说："敕令藩大臣挑选歌舞女入宫，难道是圣明天子所应当做的吗！杜悰不照着监军的意见办，符合大臣的身分，真正是具有作宰相的才能。朕非常惭愧！"随即命令监军不要再挑选歌舞女了。二十三日，任命杜悰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到杜悰入朝谢恩的时候，皇帝慰劳他说："卿没有听从监军的话，朕知道卿有尽忠于君主的心意。现在任命你为宰相，犹如得到一个魏征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八

唐纪六十四　起闭逢困敦闰月，尽屠维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

会昌四年

1 闰月，壬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2 李德裕奏："镇州奏事官高迪密陈意见二事：其一，以为：'贼中好为偷兵术，潜抽诸处兵聚于一处，官军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经一两月，又偷兵诣他处。官军须知此情，自非来攻城栅，慎勿与战。彼淹留不过三日，须散归旧屯，如此数四空归，自然丧气。官军密遣谍者诇其抽兵之处，乘虚袭之，无不捷矣。'其二，'镇、魏屯兵虽多，终不能分

贼势。何则？下营不离故处，每三两月一深入，烧掠而去。贼但固守城栅，城外百姓，贼亦不惜。宜令进营据其要害，以渐逼之。若止如今日，贼中殊不以为惧。'望诏诸将各使知之！"

刘稹腹心将高文端降，言贼中乏食，令妇人挼穗舂之以给军[2]。德裕访文端破贼之策，文端以为："官军今直攻泽州，恐多杀士卒，城未易得。泽州兵约万五千人，贼常分兵太半，潜伏山谷，伺官军攻城疲弊，则四集救之，官军必失利。今请令陈许军过乾河立寨，自寨城连延筑为夹城，环绕泽州，日遣大军布陈于外以扞救兵。贼见围城将合，必出大战；待其败北，然后乘势可取。"德裕奏请诏示王宰。

文端又言："固镇寨四崖悬绝，势不可攻。然寨中无水，皆饮涧水，在寨东约一里许[3]。宜令王逢进兵逼之，绝其水道，不过三日，贼必弃寨遁去，官军即可追蹑。前十五里至青龙寨[4]，亦四崖悬绝，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东十五里则沁州城[5]。"德裕奏请诏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头王钊将万兵戍洛州，刘稹既族薛茂卿，又诛邢洛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钊自是疑惧；稹遣使召之，钊不肯入，士卒皆哗噪，钊必不为稹用。但钊及士卒家属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为官军所杀，招之必不肯来。惟有谕意于钊，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许除别道节度使，仍厚有赐与，庶几肯从。"德裕奏请诏何弘敬潜遣人谕以此意。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用事，专聚货财，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刘从谏妻裴氏，冕之支孙也[6]，忧稹将败，其弟问，典兵在山东[7]，欲召之使掌军政。士贵恐问至夺己权，且泄其奸状，乃曰："山东之事仰成于五舅，若召之，是无三州也。"乃止。

王协荐王钊为洺州都知兵马使；钊得众心，而多不遵使府约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贰心。稹召之，钊辞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实所惭恨，乞留数月，然后诣府。"许之。

王协请税商人，每州遣军将一人主之，名为税商，实籍编户家赀[8]，至于什器无所遗，皆估为绢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财及粳粮输之[9]，不能充，皆恟恟不安。

军将刘溪尤贪残，刘从谏弃不用；溪厚赂王协，协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军士诉于问，问为之请，溪不许，以不逊语答之。问怒，密与麾下谋杀溪归国，并告刺史崔嘏，嘏从之。丙子，嘏、问闭城。斩城中大将四人，请降于王元逵。时高元武在党山[10]，闻之，亦降。

先是使府赐洺州军士布，人一端，寻有帖以折冬赐。会税商军将至洺州，王钊因人不安，谓军士曰："留后年少，政非己出。今仓库充实，足支十军，岂可不少散之，以慰劳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开仓库，给士卒人绢一

匹，谷十二石，士卒大喜。钊遂闭城请降于何弘敬。安玉在磁州，闻二州降，亦降于弘敬。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降于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杀之。

八月，辛卯，镇、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上曰："于今所宜先处者何事？"德裕请以卢弘止为三州留后[10]，曰："万一稹、魏请占三州，朝廷难于可否。"上从之。诏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赴镇。

潞人闻三州降，大惧。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稹再从兄中军使匡周兼押牙，谊患之，言于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诸将皆莫敢言事，恐为十三郎所疑而获罪，以此失山东。今诚得十三郎不入，则诸将始敢尽言，采于众人，必获长策。"稹召匡周谕之，使称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诸将不敢有异图；我出院，家必灭矣！"稹固请之，匡周不得已，弹指而出。

谊令稹所亲董可武说稹曰："山东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谁敢相保！留后今欲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万人，且当闭门坚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后不若束身归朝，如张元益[11]，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谊为留后，俟得节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宅家金帛归之东都，不亦善乎？"稹曰："谊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与之重誓，必不负也。"乃引谊入。稹与之密约既定，乃白其母，母曰："归朝诚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谊！汝自图

之!"稹乃素服出门,以母命署谊都知兵马使。王协已戒诸将列于外厅,谊拜谢稹已,出见诸将,稹治装于内厅。李士贵闻之,帅后院兵数千攻谊。谊叱之曰:"何不自取赏物,乃欲与李士贵同死乎!"军士乃退,共杀士贵。谊易置将吏,部署军士,一夕俱定。

明日,使董可武入谒稹曰:"请议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惊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门,至北宅,置酒作乐。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须留后自图去就,则朝廷必垂矜闵。"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执其手,崔玄度自后斩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杀之。又杀刘从谏父子所厚善者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茂实、王渥、贾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侄甥婿无遗。仲京,训之兄;台,行余之子;羽,涯之从孙;茂章、茂实,约之子;渥,璠之子;庠,悰之子也。甘露之乱,仲京等亡归从谏,从谏抚养之。凡军中有小嫌者,谊日有所诛,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书,降于王宰。首过泽州,刘公直举营恸哭,亦降于宰。

乙未,宰以状闻。丙申,宰相入贺。李德裕奏:"今不须复置邢、洺、磁留后,但遣卢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两道。"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曰:"刘稹骈孺子耳[3],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乃诏石雄将七千人入潞州,以应谣言。杜悰以馈运不给,谓谊等可赦,上熟视不应。德裕曰:"今

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议以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与卿合，安能议乎！”罢卢钧山南东道，专为昭义节度使。

戊戌，刘稹传首至京师。诏：“昭义五州给复一年，军行所过州县免今年秋税。昭义自刘从谏以来，横增赋敛，悉从蠲免。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诸道将士有功者，等级加赏。”

郭谊既杀刘稹，日望旌节；既久不闻问，乃曰：“必移他镇。”于是阅鞍马，治行装；及闻石雄将至，惧失色。雄至，谊等参贺毕，敕使张仲清曰：“郭都知告身来日当至[14]；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来受之[15]！”乃以河中兵环毬场，晚牙，谊等至，唱名引入，凡诸将桀黠拒官军者，悉执送京师。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诏发刘从谏尸，暴于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场斩剉之。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赵国公，德裕固辞。上曰：“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

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16]，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霑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

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17]。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18]。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德裕复以其言白上，上曰："要当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

【注释】

①奏事官：方镇派遣所属职事官去朝廷奏事者之称。

②挼(ruó)穗：用手搓下谷穗。

③寨东：据章钰校证，他本均作"寨东南"。

④青龙寨：在青龙山所修筑的堡寨。其地在今山西沁源县西。

⑤沁州：河东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西沁源县。

⑥冕之支孙：裴氏是裴冕的孙辈。裴冕，河东人，玄宗时入仕，历官监察御史、员外郎中、御史中丞等。肃宗、代宗时，两次入为宰相，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卒。

⑦山东：此指太行山以东昭义节度使所领的邢、洺、磁三州地方。

⑧编户：编入国家户籍册的平民，简称编户或编民。

⑨浮财：可以流通的钱财和货物，即今日所说的动产。　糗粮：干粮。

⑩党山：胡注认为可能是"尧山"之讹，因邢州无党山。

⑪卢弘止：据《考异》云，《旧纪》、《旧传》均作"弘正"。《实录》、《新纪》、《新

传》作"弘止"。

⑫张元益：为义武节度使张璠子。张璠在镇十五年，临终戒元益举族归朝。张璠死后，军中欲立张元益，张元益不从，乃以他为代州刺史。

⑬骙(ái 挨)儒子：愚痴的小孩子。骙，傻呆。

⑭都知：都知兵马使的简称。郭谊不久前被任命为都知兵马使，故称。

⑮晚牙：晚间在牙门集合的时候。一般方镇将吏上午、有早晚两次在牙门集会，称早牙和晚牙。

⑯韩全义：服役禁军，为宦官所赏识，历官偏将、节度使等。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 799 年)，为讨伐吴少诚，于是任命韩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率领诸镇兵进攻吴少诚。官军在溵水不战而溃。

⑰李载义句：李载义任幽州节度使时，参加了讨平李同捷的战斗而立功，加平章事官衔。后为部将杨志诚所逐，朝廷改任他为山南西道、河东道等节度使。

⑱杨志诚句：杨志诚原为李载义的部将，逐李载义而为幽州节度使。杨志诚遣进奏官诣中书求仆射官。后杨志诚又为其部下所逐，朝廷以其素不忠顺，放岭南，行至商州，杀之。

【译文】

唐纪六十四　起甲子(公元 844 年)闰七月，止己巳(公元 849 年)，共五年六个月。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

会昌四年(甲子，公元 844 年)

1 闰七月十一日，改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

2 李德裕上奏说："镇州奏事官高迪秘密陈告两件事：第一件是，他认为：'贼中喜欢采用暗中抽调兵员的办法，常常暗中把各地的兵员抽调到一个地方，这样以多胜少，把官军驱迫离开，以致使官军失败；过一两个月，又暗中抽调兵员到另一个地方。官军应该掌握这个情况，如果不是来进攻城栅，就不要轻易与他交战。他们停

留不过三天，就必须回到旧的驻地去，如果这样多次空手回去，自然士气就会大大低落下来。官军秘密派遣间谍侦察他抽调兵员的地方以后，乘虚进攻他，没有不打胜仗的。'第二件是，'镇、魏两节度使进驻的兵员虽然多，终究不能分散贼军的力量。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官军扎营不能离开原来的老地方，每隔两三个月才深入贼人境内一次，烧杀抢掠一番就回营了。贼人只是固守城栅，城外的老百姓，他们也不顾惜。应当命令把军队开到前面，进据贼人的要害地方，用以逼近贼人。要是总像现在这个样子，贼人一点也不感到惧怕。'希望诏令诸将，使他们都了解这些情况！"

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前来投降，讲到贼人中粮食缺乏，叫妇人去搓谷穗舂去壳作为军粮。李德裕向高文端询问破贼的办法，高文端认为："官军现在只是进攻泽州，恐怕要死伤很多士兵，城池还不一定攻得下来。泽州地方有兵员大约一万五千人，贼人常常分出一大半兵员，暗地埋伏在山谷中，窥伺官军攻城疲弊了，就从四面八方来援救守城之人；这样官军一定要打败仗。现在希望命令陈许军经过乾河建立营寨，从寨城起环绕泽州，连接筑成夹城，每天派遣大军在外面布下军阵，用来阻挡从山谷而来的贼军救兵。贼人看到围城的官军即将合围，一定会出城作战；等到他们被打败时，然后乘胜就可夺取该城了。"李德裕奏请下诏告诉王宰这样一个策略。

高文端又说："固镇寨四周是悬崖绝壁，从地形上看是不能进攻的。然而寨中没有水源，都是要到山涧中取水饮用，山涧在寨子东南约一里远的地方。应当叫王逢进兵逼近山涧，断绝贼人的水源，不过三天，贼人一定会弃寨逃跑，官军即可追击他们。向前去十五里路就到青龙寨，也是四面悬崖绝壁，水源也在寨子外面，可以用上面的办法夺取那个寨子。它的东面十五里就是沁州城了。"李德裕上奏请把这个情况下诏告诉王逢。

高文端又说："都头王钊带领一万军队戍守洺州，刘稹既把薛

茂卿全家杀掉了，又杀了邢洺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王钊从这时起就对刘稹感到疑虑忧惧；刘稹派使者召唤他，王钊不肯去见他，士卒们都喧闹起来，王钊必定不会为刘稹卖力作战。但是王钊和士卒们的家属都在潞州，另外士卒们担心投降后被官军杀害，要招降他们一定难以作到。只有向王钊暗示，叫他带兵入潞州杀刘稹，事情成功以后，答应任命他为别道节度使，并且还优厚的赏赐，大概他会答应的。”李德裕奏请下诏给何弘敬，要他暗地派人把这个打算告知王钊。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当权掌事，专门聚积财货，府库装满了钱财，而将士虽立了功也得不到赏赐，由于这样人心离散，抱怨不已。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是裴冕的支系孙女，忧虑刘稹将要失败，她的弟弟裴问，领兵在山东驻守，想召他回来执掌军政大权。李士贵担心裴问回来夺了自己的大权，并且暴露自己所作的坏事，于是说：“山东三州的军政大事全靠五舅支撑，要是把他召回来，那么山东三州就守不住了。”这样就作罢了。

王协推荐王钊为洺州都知兵马使；王钊很得军众的欢心，但是多半不遵守节度使府的有关法令，同王钊共事的高元武、安玉说王钊不是一心忠于刘稹。刘稹召他去潞州，王钊借口说：“到洺州来还没立一点功劳，实在惭愧得很，请求留下几个月，然后到节度使府去。”刘稹答应了。

王协请求向商人征税，每州派一名军将管理这件事，名义上是向商人征税，实际上是登记平民的家产，以至于什物器具都在登记之列，都估价作为绢匹，十分中取其二分，一般估的价值都比原物价值高。平民把浮财和干粮全部拿出来纳税，还不够数，都恐惧不安。

军将刘溪更加贪婪残暴，刘从谏不任用他；刘溪用厚礼贿赂王协，王协认为邢州富商最多，就要刘溪担任邢州征税之事。裴问所带领的兵士，号“夜飞”，多半是富商的子弟，刘溪到来之后，把他们

的父兄都抓起来了;军士向裴问诉说,裴问为他们向刘溪请求放人,刘溪不答应,还用不客气的话来回答裴问。裴问大怒,秘密与部下谋划杀掉刘溪归附朝廷,并告诉刺史崔嘏,崔嘏也同意这么办。二十五日,崔嘏、裴问关闭城门,斩城中大将四人,向王元逵请求投降。当时高元武在尧山,听到了这个消息,也投降了。

先前节度使府赐洺州军士每人一端布,不久,有文帖说用这个当作冬季的赏赐。适逢征收商税的军将到洺州,王钊借着人心的动荡时机,对军士们说:"留后年纪轻,政令不是他本人作出的。现在仓库里财物很多,足足可用十年,难道不可以稍稍拿出一些来以慰劳辛苦的将士吗!节度使府发的文帖不能照办。"于是擅自打开仓库,分给士卒每人绢一匹,谷十二石,士卒大喜。王钊于是关闭城门向何弘敬投降。安玉在磁州,听说邢州、洺州都投降了,也向何弘敬投降。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投降于王元逵,王元逵认为他们很久不屈服,都把他们杀掉了。

八月十一日,镇、魏两节度使奏报说邢、洺、磁三州都投降了,宰相入宫向皇帝道贺。李德裕说:"昭义的基本力量都在太行山以东,邢、洺、磁三州投降了,那么上党要不了多久定会发生变乱的。"皇帝说:"郭谊一定会杀了刘稹用来为自己赎罪。"李德裕说:"确实会和圣上所预料的一样。"皇帝说:"现在应当首先处理的是什么事呢?"李德裕请求任命卢弘止为三州留后,并说:"万一镇、魏二镇请求占有三州,朝廷难于回答。"皇帝应允了。诏令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站车马赴昭义镇上任。

潞州人听到山东三州投降了,大为恐惧。郭谊和王协谋划杀掉刘稹用来为自己赎罪;刘稹的堂兄中军使刘匡周兼任押牙,郭谊认为他不好对付,于是对刘稹说:"十三朗在牙院,诸将都不敢向你发表意见,担心被十三朗所怀疑而得罪,由于这样丢掉了山东三州。现在要是使十三郎不在牙院,那么诸将就会敢于发表意见,一定会得到好的办法。"刘稹召刘匡周告谕他这一意见,要他借口有病不

到牙院来。刘匡周大怒说："我在牙院中，所以诸将才不敢有异图，我退出牙院以后，我们刘家一定要被消灭了！"刘稹坚持请他退出，刘匡周不得已，手指捻得作响，愤愤地离开了节度使府。

郭谊叫刘稹的亲信董可武对刘稹说："山东三州的背叛，这事是由五舅引起的，城中的每一个人谁敢担保他不是坏人！留后今后打算怎么办？"刘稹说："现在城里还有五万人，暂且只有闭门坚守而已。"董可武说："这不是好办法。留后不如约束自己归附朝廷，如张元益一样，不失去作刺史的机会。暂时让郭谊担任留后，等他得到了节度使旌节以后，再慢慢奉送太夫人和家室及金银财帛回到东都去，不是很好吗？"刘稹说："郭谊怎么会愿意这样作呢？"董可武说："可武已经和他郑重立了誓言，一定不会背负的。"于是把郭谊带了进来。刘稹与郭谊把密约商量确定以后，于是告诉了他母亲，他母亲说："归附朝廷诚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遗憾的事已经太晚了。我的弟弟都不能保证他无贰心，那里能够保证郭谊！你自己去想办法吧！"刘稹就穿着素色衣服出去，用母亲的名义任命郭谊为都知兵马使。王协已经告诉诸将排列在外厅，郭谊拜谢刘稹以后，出外会见诸将，刘稹在内厅准备行装。李士贵听到这件事，带领后院的数千士兵进攻郭谊。郭谊叱责他们说："为什么自己不去夺取赏赐的财物，而想和李士贵一同去死吗！"军士于是退走，共同把李士贵杀了。郭谊调换了许多将吏的职位，重新部署了军士，一个晚上就安定了秩序。

第二天，郭谊派董可武入见刘稹时说："请去商量公事。"刘稹说："何不就在这里说？"董可武说："担心惊吓了太夫人。"于是带领刘稹步行出牙门，到达北宅，设置酒宴和音乐。正当痛饮的时候，董可武说："今天要做的事是想保全太尉一家，须要留后自己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那么朝廷一定会怜悯爱惜的。"刘稹说："像你那么说，是合乎我的心愿的。"董可武就向前握住他的手，崔玄度从后面杀了他，随即收捕刘稹的宗族，从刘匡周以下到尚在襁褓中的幼儿

都被杀死。又杀了和刘从谏父子所友善的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茂实、王渥、贾庠等共十二家，以及他们的子侄甥婿等一个也不遗漏。李仲京是李训的哥哥；郭台是郭行余的儿子；王羽是王涯的侄孙；韩茂章、韩茂实是韩约的儿子；王渥是王璠的儿子；贾庠是贾悚的儿子。甘露之乱以后，李仲京等人逃到刘从谏那里，刘从谏抚慰收留了他们。凡是军队稍有嫌疑的人，郭谊每天都要杀掉一些，流血像泥浆一样多。于是把刘稹的头盛好，派使者拿着奏表和书信，向王宰投降了。刘稹首级经过泽州时，刘公直全军营的人都痛哭，也向王宰投降了。

十五日，王宰奏报以郭谊投降等事。十六日，宰相入朝向皇帝祝贺。李德裕上奏说："现在不须要再设置邢、洺、磁留后官了，只派遣卢弘止宣慰三州和成德、魏博两个道。"皇帝说："郭谊应当如何处置？"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痴小子而已，出兵抗拒朝命，都是郭谊充当主谋；等到势力孤单的时候，又出卖刘稹以求得到奖赏。对于这种人还不杀掉的话，又如何惩戒恶人！应当趁各路军队还在潞州境内，把郭谊等一起杀掉！"皇帝说："朕的意思也认为要这么办。"于是诏令石雄带领七千人进入潞州，以应合谣传的话。杜悰认为粮饷运输跟不上，说是郭谊等人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行，皇帝只注视着他不作回答。李德裕说："今年春泽潞尚未平定，太原又发生忧乱，如果不是圣上的决断坚定，二处寇乱怎么能平定呢！外面有议论说，要是发生在先朝，早就赦免他们了。"皇帝说："卿不了解文宗的想法和卿不一样，那里能有商量的余地！"免去卢钧山南东道的职务，专门担任昭义节度使。

十八日，刘稹的首级传送到了京师。皇帝下诏："昭义所辖的五个州免除一年的赋税，军队所经过的州县今年只征收秋税。昭义地方从刘从谏以来所额外增加的赋税，一概都免除。所有登记在册的当地团兵都全部遣散回乡务农。各道参加讨伐的将士立了功的，按等级给予奖赏。"

郭谊杀了刘稹以后，每天都在盼望任命为节度使的旌节；却好久没有消息，就说："一定是调到其他镇去。"于是检视鞍马，准备行装；等到听说石雄就要到来，因恐惧而大惊失色。石雄到达，郭谊等参见拜贺完以后，敕使张仲清说："郭都知的告身改日就会到；各位高班的告身就在这里，晚上牙门集会时来领回去。"于是派何中镇的军队环绕毬场，到晚牙时，郭谊等到来，喊着名字把人带进去，凡是桀骜狡黠抗拒官军的将领，都抓起来送去京师。加给何弘敬同平章事的官衔。二十七日，下诏发掘出刘从谏的尸体，在潞州市场上摆了三天；石雄把尸体拿来放在毬场中剁碎了。

二十八日，加给李德裕太尉、赵国公官爵，李德裕坚决推辞。皇帝说："遗憾的是没有官职可以奖赏卿了！卿要是不应该获得，朕决不会给卿的。"

原先，李德裕认为："自从德宗时韩全义以来，将帅领兵出征时屡次失败，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的弊病：第一，向军队下发诏令，一天有三四道，宰相多半不参与拟定。第二，监军各人根据自己的意见指挥军事，将帅执掌不了军队进退的权柄。第三，每军都设置有由宦官担任的监使，他们在军队中挑选几百名骁勇的军士为牙队，而留在阵地上作战的人，多是胆小懦弱的士兵；每次开战，监使执着信旗，站在高处的马背上，由牙队保卫着自己，看到军队稍有后退，立即就打着信旗先跑了，军阵随着也就溃败了。"李德裕于是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议，约敕监军不得干预军事行动，在每一千个士兵中听任监使选取十人为卫士，有功劳时按规定给以奖赏。两位枢密使都认为应该这样办，于是报告皇帝后就切实执行。从抵御回鹘开始到泽潞打仗结束，都执行了这个制度。如果不是中书省进呈的有关内容的诏旨，另外就没有其他诏书从宫中发出。号令既简要，将帅就能够施展他们的谋略，所以指向那里，都能取得成功。

自从用兵作战以来，河北三镇每次派使者到京师来，李德裕常

常当面晓谕他们说:"河朔地方兵力虽强大,但不能独立自主,必须靠朝廷官爵威仪才能使军情安定。回去告诉你们的节度使:与其派遣大将请求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不自己用忠义之心,建立功业,为明主所信任,使授官爵的恩惠由朝廷发出,不是很光荣的吗!就从所见所闻的事例来说,李载义任幽州节度使,为国家尽忠平定沧景之乱,等到被军队赶走时,仍旧担任了节度使官职,后来镇守太原,官位达到了宰相。杨志诚派遣大将拦着敕使的马求官,等到被军队士兵赶走后,朝廷终竟没有赦免他的罪行。从这两个人的祸福情况就足以得到启示了。"李德裕又将这些话向皇帝说了,皇帝说:"应当这样明白地告诉他们。"由于这样,河北三镇就不敢有异志了。

3 九月,诏以泽州隶河阳节度。

4 丁巳,卢钧入潞州。钧素宽厚爱人,刘稹未平,钧已领昭义节度,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潞人战,常对陈扬钧之美。及赴镇,入天井关,昭义散卒归之者,钧皆厚抚之,人情大洽,昭义遂安。

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

臣光曰:董重质之在淮西[1],郭谊之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如木偶人在伎儿之手耳。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昔汉光武

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2]，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3]，岂非助乱之人乎？而光武不杀；盖以既受其降，则不可复诛故也。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则其死固无辞矣！如谊等，免死流之远方，没齿不还，可矣；杀之，非也！

5 王羽、贾庠等已为谊所杀，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悚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识者非之。刘从谏妻裴氏亦赐死；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卢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不从。

昭义属城有尝无礼于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余人，斩之；余众惧，复闭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尽为国家城镇，岂可令元逵穷兵攻讨！望遣中使赐城内将士敕，招安之，仍诏元逵引兵归镇，并诏卢钧自遣使安抚。"从之。

乙亥，李德裕等请上尊号，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庙[4]，陛下未尝亲谒。"上瞿然曰[5]："郊庙之礼，诚宜亟行，至于徽称，非所敢当！"凡五上表，乃许之。

6 李德裕奏："据幽州奏事官言：谂知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亲戚皆在唐，不如归唐；又与室韦已相失，计其不日来降，或自相残灭。望遣识事中使赐仲武诏，谕以镇、魏已平昭义，惟回鹘未灭，仲武犹带北面招讨使，宜早思立功。"

7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闵，言于上曰："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6]，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从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7]。诏追庆下御史台按问，中丞李回、知杂郑亚以为信然[8]。河南少尹吕述与德裕书，言穆破报至，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奏述书，上大怒，以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9]，宗闵为漳州刺史[10]；戊子[11]，再贬僧孺汀州刺史[12]，宗闵漳州长史。

8 上幸鄠校猎[13]。

9 十一月，复贬牛僧孺循州长史[14]，宗闵长流封州[15]。

10 十二月，以忠武节度使王宰为河东节度使，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

11 上幸云阳校猎。

【注释】

①董重质：原为淮西镇牙将，吴少诚的子婿。吴元济镇淮西，抗拒朝命，集官军征讨，董重质为元济主谋，领大军拒官兵。李愬攻蔡州时，董重质降于李愬。宪宗欲杀之，为李愬所保用，后官至节度使。

②王郎：新莽末年，据邯郸，诈称汉成帝子刘子舆，自立为皇帝。光武帝攻邯郸，王郎请降，光武许其不死。 刘盆子：新莽末赤眉起义军所立的皇帝，后为汉光武帝刘秀所败，降于光武。

③樊崇、徐宣：二人为刘盆子属下官员，樊崇为御史大夫，徐宣为丞相。王元、牛邯：二人为王郎属下官员，王元乃缪王刘元，又名刘林，为王郎的丞相。牛邯职位不详。

④宣懿太后：即武宗母韦氏，为穆宗妃，武宗即位后，封为宣懿太后。 祔庙：奉死者神主于祖庙而祭祀之。

⑤瞿(jù 具)然：惊愕的样子。

⑥加宰相纵去：文宗太和六年(公元 832 年)，刘从谏入朝。七年(公元 833 年)正月，加同平章事衔，遣归镇。

⑦孔目官：掌管文书档案图籍的官吏，唐代方镇及中央集贤殿均设是官。

⑧知杂：唐制：御史台侍御史六人中，推一名资历老者任知杂，地位略高于侍御史。

⑨太子少保：东宫属官，正三品。牛僧儒原为太子太傅，至此降一级品位。

⑩漳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福建漳浦。

⑪戊子：九月无戊子日，应为十月初九。原文"戊子"前漏"十月"二字。

⑫汀洲：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福建长汀县。

⑬鄠：其地在今西安市西南。

⑭循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惠州市。

⑮封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封开县。

【译文】

3 九月，下诏把泽州划归河阳节度使管辖。

4 初七，卢钧到达潞州。卢钧向来宽厚爱护群众，刘稹还没有平定的时候，卢钧已经兼任昭义节度使。襄州带来的士卒在行营的人，与潞州兵打仗的时候，常常在阵地上宣扬卢钧的好处。等到去昭义镇上任，通过天井关，昭义军流散士卒归附于卢钧的，卢钧都用优厚的待遇收留他们，人们的心情都很安定，昭义就安定下来了。

刘稹属下的将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押到京师，都被斩首。

臣司马光以为：董重质在淮西、郭谊在昭义的时候，吴元济、刘稹就像木偶戏中的人在演戏人的手中一样罢了。他们两个人开始时劝说主人作乱，最后又出卖主人为自己寻求利益，

他们的死固然是死有余辜。然而在宪宗时董重质却被任用，在武宗时郭谊则被诛杀，臣子的愚见这两者都做得不对。为什么呢?奖赏奸人是不义的，杀害降者是不讲信守。把信义都丢掉，怎么能治理好国家！从前汉光武帝对待王郎、刘盆子的投降，只是答应不杀他们，这是由于了解他们不是在势穷力尽的时候是不会投降的缘故。樊崇、徐宣、王元、牛邯那班人，难道不是帮助作乱的人吗?但是汉光武帝没有杀死他们；那是认为既然接受了他们投降，就不应当又杀了他们的缘故。要是已经赦免一死之后又逃亡叛乱，那么处死他们就没有话可说了！像郭谊等人，不杀他们而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去，到老都不许回乡，就可以了；杀掉他们，是不对的！

5 王羽、贾库等人已经被郭谊杀了，李德裕又通过皇帝下诏说："逆贼王涯、贾悚等人的子孙在昭义的已被诛杀。"宣告中外，有识见的人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刘从谏的妻子裴氏也被处死；又叫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人上疏把昭义将士中和刘稹一起干坏事的人列举出来，都被杀掉，死亡的人很多。卢钧怀疑其中有过分冤枉的人，上奏请求宽大一些，皇帝不同意。

昭义所属城市中曾有对王元逵不礼遇的，王元逵追查出有二十多人，把他们杀了；其他的人感到恐惧，又关闭城门自我保卫着。十八日，李德裕等上奏说："贼寇既然平定了，都是国家的城镇，怎么能让王元逵用兵力去攻讨它！希望派遣中使给城内将士一道救令，招安他们，还是诏令王元逵带领军队回到本镇去，同时诏令卢钧派遣使者安抚人心。"皇帝答应了。

二十五日，李德裕等请求给皇帝上尊号，并且说："从古以来的帝王，有大的功业时一定祭告天地；另外，宣懿太后神主入祖庙祭祀，陛下未曾亲自去拜谒。"皇帝惊愕地说："到祖庙去祭祀的典礼，实在应当赶快举行，至于加给美称，不是我敢于接受的！"共上了五次奏表，才答应接受。

6 李德裕上奏说："据幽州奏事官说：探听到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想往安西跑，他的部落中有人说，亲戚都在唐朝，不如归命唐朝为好；同时他们与室韦不和，预料他们不久就会来投降，或者内部自相残杀以致消灭。希望派遣有见识的中使赐张仲武诏书，告诉他镇州、魏博两节度使已平定了昭义叛乱，现在只有回鹘未被消灭，仲武还带着北面招讨使的官衔，应当早些谋划建立功业。"

7 李德裕怨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闵，对皇帝说："刘从谏据有上党十年之久，太和年间到了京城，当时是牛僧孺、李宗闵担任宰相，没有把刘从谏留下来，还加给他宰相官衔，放他回去了，以致造成今天这样的大祸乱，竭尽了国家的力量才取得了胜利，这都是牛、李二人的罪过。"李德裕又派人去潞州搜求牛僧孺、李宗闵和刘从谏交往的书信文稿，没有得到什么，就要孔目官郑庆说，刘从谏每次收到牛僧孺、李宗闵书信文稿，都自己烧掉了。下诏把郑庆交给御史台审问，御史中丞李回、知杂郑亚认为真有那么回事。河南少尹吕述给李德裕写信，说是刘稹被攻破的消息传来时，牛僧孺发出哀叹的声音。李德裕把吕述的信也奏上皇帝，皇帝大怒，贬牛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宗闵为漳州刺史；十月初九，再贬牛僧孺汀州刺史，李宗闵漳州长史。

8 皇帝到鄠县狩猎。

9 十一月，又贬牛僧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期流放封州。

10 十二月，改任忠武节度使王宰为河东节度使，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

11 皇帝到云阳狩猎。

五 年

1 春，正月，己酉朔，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

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1]。庚戌，上谒太庙；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2 筑望仙台于南郊。

3 庚申，义安太后王氏崩[2]。

4 以秘书监卢弘宣为义武节度使[3]。弘宣性宽厚而难犯，为政简易，其下便之。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4]；弘宣圣，除其法。诏赐粟三十万斛，在飞狐西[5]，计运致之费逾于粟价，弘宣遣吏守之。会春旱，弘宣命军民随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约秋稔偿之。时成德、魏博皆饥，独易定之境无害。

5 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6]，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7]，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复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争之，不纳。稠，晋江人；晦，昕之弟也[8]。

6 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素与牛僧孺善，谢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德裕不以为嫌。

7 夏，四月，壬寅，以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黠戛斯可汗使。

8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9]。

9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罢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乙丑，以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如故。

10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108]，兰若四万[109]，僧尼二十六万五百。

11 诏册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12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13 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110]，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111]，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112]，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113]。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14 以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15 诏发昭义骑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节度使卢钧出至裴村饯之；潞卒素骄，惮于远戍，乘醉，回旗入城，闭门大噪，钧奔潞城以避之[114]。监军王惟直自出晓谕，乱兵击之，伤，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请诏河东节度使王宰以步骑一千守石会关，三千自仪州路据武安[115]，以断邢、洺之路；又令河阳节度使石雄引兵守泽州，河中节度使韦恭甫发步骑千人戍晋州[116]。如此，贼必无能为。"皆从之。

【注释】

①中旨:皇帝的旨意。武宗崇信道教,故令群臣在尊号中加"道"字。

②义安太后:穆宗妃,敬宗生母,原称宝历太后。文宗时以其居义安殿,改号义安太后,后谥曰恭僖皇后。

③义武节度使:官名。义武即易定道,治定州(今河北定县),领易、祁二州。

④偶语:相聚私谈。河北诸帅为防其士卒聚谋害己,故严禁军中偶语。

⑤飞狐:即飞狐道,在今河北蔚县、涞源县界,为河北通往山西之要道。

⑥程粮钱:官员出差在路程上所补给的粮或钱。唐制蕃使还有海程粮,西北蕃使有度碛程粮,官吏因公远行,则计程给粮,粮重不便携带,则代之以钱。

⑦武陵: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登进士第,曾官太学博士,州刺史等,有文名。

⑧昕:敬昕,河东人,进士及第。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由河南尹出任河阳节度使。

⑨光陵:穆宗的陵墓。恭僖皇后非穆宗正妻,故死后未合葬,而为光陵的陪葬墓。

⑩祠部:为礼部所属职司之一,掌祠祀、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括,总括、统计。

⑪兰若(rě 惹):阿兰若的略称,即指寺庙。原意为寂静处、空闲处、远离处。

⑫招提:本为佛名,寺院中祀有其佛,故也称寺庙为招提。

⑬上都:即指长安。　东都:即指洛阳。

⑭各留一寺:据《考异》载《实录》云:当时全国有四十一道,加上特定的州,则共有五十六处可保留一个寺院。

⑮大秦穆护、祆(xiāo 先)僧:此指由大秦(即古波斯)传到中国之祆教而言。因该教尊信火,故又称拜火教。其祭司称为穆护。贞观初,长安立有祆教寺,称大秦寺。

⑯潞城:潞州所属县,治今山西潞城县。

⑰仪州: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左权县。　武安:洺州所属县,治今河北武安县。

⑱晋州:河中道所属州,治今山西临汾市。

【译文】

五年(乙丑,公元845年)

1春,正月初一,群臣给皇帝献上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中原来没有"道"字,宫中有旨意叫加上的。初二,皇帝到太庙拜谒;初三,祭祀昊天上帝,大赦天下。

2在京城南郊修筑望仙台。

3十二日,义安太后王氏去世。

4任命秘书监卢弘宣为义武节度使。卢弘宣性情宽大仁厚但不能触犯他,处理政事简略易行,他的下属感到很方便。河北地区有一条法规,军士中有聚众私语的人要被处死;卢弘宣到那里以后,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去掉了这条法规。朝廷诏令赐该道粟三十万斛,但粮食存在飞狐道以西的地方,计算起来运到本镇的费用比粟的价钱还高,卢弘宣就派官吏看守着。遇上这年发生春旱,卢弘宣命令军民随意自己去取用,粟米都运回本道了,规定秋天丰收以后归还政府。当时成德、魏博两镇都闹饥荒,只有易定镇没有受到损害。

5淮南节度使李绅查到江都县令吴湘盗窃了公家准备的官吏出差补助用粮钱,又强迫迎娶他辖区百姓颜悦的女儿为妻,估价他的资产和衣装是赃物,罪状该是死罪。吴湘是吴武陵哥哥的儿子,李德裕向来就仇恨吴武陵。议论的人多半说是吴湘是被冤枉了,谏官请求复查,朝廷下诏派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二人来复查这个案子。他们回朝说:"吴湘盗用程粮钱是实有其事;关于强娶民女,颜悦本来是衢州人,曾担任过青州牙推官职,妻子也出身士族,这些与以前所讲的不同。"李德裕认为他们的复查没判别是非,二月,贬谪崔元藻为端州司户,李稠为汀州司户。对吴湘也不再调查,也不交给有关司法部门详细审理决断,就按照李绅上奏的意见,把吴湘处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都上奏疏争论这个案子,未被采纳。李稠是晋江人;敬晦是敬昕的弟弟。

6李德裕任命柳仲郢为京兆尹;柳仲郢向来就和牛僧孺友善,他

感谢李德裕时说:"想不到太尉恩奖我到这个样子,为了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怎敢不和在奇章公牛家门馆时一样侍奉你!"李德裕并不嫌忌他说这种话。

7 夏,四月二十六日,任命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封黠戛期可汗使。

8 五月十六日,将恭僖皇后葬在光陵柏城的外边。

9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降职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降职为户部尚书。十九日,任命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任户部职务。

10 祠部奏报说总计全国有寺四千六百个,兰若四万个,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11 诏令册封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12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3 皇帝憎恶和尚尼姑如蠹虫一样耗费国家财物,想除掉他们,道士赵归真等人又劝说他这样作;于是先毁掉山野的招提、兰若一类寺院,敕令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两所寺院,每寺留下三十名僧人;全国节度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所寺院,寺又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寺留十人,下等寺留五人。其余的和尚、尼姑以及大秦传来祆教的穆护僧众等都勒令还俗。寺庙不是该留下的,规定日期限令该地拆毁,还要派遣御史分别到各道去监督执行。财货田户都由官府没收,寺庙建筑材料用来修建公用房舍和驿站房屋,铜像钟磬等用来铸造钱币。

14 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为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15 朝廷下诏征调昭义镇骑兵五百名、步兵一千五百名去戍守振武镇,节度使卢钧出城到裴村去为他们饯行;潞州士卒本来就很骄宠,对于到边远地方去戍守感到畏难。乘着酒醉,打着旗子回到城内,关上城门喧闹起来,卢钧跑去潞城县暂时躲避。监军王惟直亲自出面告诫他们,乱兵攻打他,负了伤,十天就死了。李德裕上奏

说："请诏令河东节度使王宰派步骑一千人守石会关，派三千人从仪州路出发去据守武安县，以截断邢、洺二州到潞州的道路；另外令河阳节度使石雄带兵驻守泽州，河中节度使韦恭甫调派步骑一千人戍守晋州。这样一来，贼人一定不能有什么作为。"皇帝都依从了。

16 八月，李德裕等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1]，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

17 壬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2]，不隶祠部。百官奉表称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五台僧多亡奔幽州[3]。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4]："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主客郎中韦博以为事不宜太过，李德裕恶之，出为灵武节度副使。

18 昭义乱兵奉都将李文矩为帅；文矩不从，乱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祸福谕之，乱兵渐听命，乃遣人谢卢钧于潞

城。钧还入上党，复遣之戍振武；行一驿，乃潜选兵追之；明日，及于太平驿[5]，尽杀之。具以状闻，且请罢河东、河阳兵在境上者，从之。

19 九月，诏修东都太庙。

20 李德裕请置备边库，令户部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盐铁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明年减其三之一，凡诸道所进助军财货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21 王才人宠冠后庭，上欲立以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无子，恐不厌天下之望，乃止。

22 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问李德裕以外事，对曰："陛下威断不测，外人颇惊惧。豪者寇逆暴横，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愿陛下以宽理之，但使得罪者无怨，为善者不惊，则为宽矣。"

3 以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6]，赐号广成先生，为之治崇玄馆，置吏铸印。玄静固辞，乞还山，许之。

24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爱憎，人多怨之。白杜悰、崔铉罢相，宦官左右言其太专，上亦不悦。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言宰相权重，不应更领三司钱谷[7]。德裕奏称："制置职业，人主之柄。弘质受人教导，所谓贱人图柄臣[8]，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质坐贬官，由是众怒愈甚。

25 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诏罢来年正旦朝会。

26 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陴遣庞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

27 是岁，天下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28 朝廷虽为党项置使⑨，党项侵盗不已，攻陷邠、宁、盐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请遣使宣慰；上决意讨之。

【注释】

①太微宫：为老子玄元皇帝庙。由于东都太庙被毁，乃将唐室祖宗神主暂存于太微宫。

②主客：礼部所属职司之一，掌诸蕃朝聘之事。当时朝贡者有七十余蕃，佛教产生国天竺也在其内，故使僧众划归主客管辖。

③五台僧：山西的五台山，相传为文殊示现之地，寺院众多，佛教很盛，故僧侣亦多。禁佛令下，众僧乃四处逃亡。

④居庸关：又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为从山西进入北京的重要关隘。

⑤太平驿：在潞州西北约八十里处。唐制，三十里为一驿，戍卒行至两驿远处被追及。

⑥银青光禄大夫：为有官名而无固定职事的文散官，为从三品衔。崇玄馆，玄宗时改崇玄学曰崇玄馆。

⑦三司钱谷：指管理国家赋税钱粮的盐铁使、度支使和户部使。

⑧柄臣：掌握国家大权的臣子。

⑨为党项置使：当时为安抚党项的侵扰，在西北各州设三处安抚大使，由侍御史任其职。具体分工是：崔彦曾管邠、宁、延；李鄠管盐、夏、长泽，郑贺管灵武、麟、胜。

【译文】

16 八月，李德裕等上奏："东都九庙二十六尊神主，现在还存放在太微宫的的小屋内，请求用废弃寺院的建筑材料重修太庙"。

17 初七，在诏讼中陈述释教的各种弊端，宣告中外。在全国共拆毁寺庙四千六百多处，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多人，毁掉招提、兰若四万多处。国家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是允许留下的僧侣都隶属主客郎中管理，不属祠部了。百官都上表称贺。不久，又诏令东都只留僧侣二十人，各道原规定留二十人的减少一半，留十人的减少三人，留五人的全部不留了。

五台山的僧侣多数向幽州逃去。李德裕召来进奏官，对他说："你赶快告诉你们的节度使，五台山和尚当将领一定比不上幽州的将领，当兵卒一定比不上幽州的兵卒，为什么要得一个收容他们的虚名，让人们作为口实！难道看不见不久前刘从谏招聚不少闲杂人员，结果有什么好处！"张仲武于是把封装着的两把刀交给庸关的守将说："如有游僧入境，就杀了他。"

主客郎中韦博认为毁佛的事不宜作得太过分，李德裕讨厌他，贬谪他为灵武节度副使。

18 昭义军的乱兵推举都将李文矩为统帅；李文矩不答应，乱兵也不敢杀害他。李文矩于是用利害关系教导他们，乱兵慢慢听从命令了，就派人到潞城向卢钧谢罪。卢钧回到上党城，还是派遣那些人到振武去戍边；在他们走了一站路之后，就暗地选派一支军队追赶他们；第二天，在太平驿追上了，把他们全部杀掉。卢钧把详细情况报告朝廷，并且请求撤去在境上的河东、河阳驻军，皇帝同意了。

19 九月，下诏修建东都的太庙。

20 李德裕请求设置边库，命令户部每年存入钱十二万缗，帛十二万匹，度支和盐铁二处每年存入钱十二万缗，帛十二万匹，第二年减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所进奉的助军财货都存放进去，由度支

郎中兼管这件事。

21 王才人在后庭中最得宠幸，皇帝想把她立为皇后；李德裕认为王才人出身贫寒人家，又未生儿子，担心满足不了天下人的希望，于是作罢。

22 皇帝服食了方士的金丹，性情日益暴躁，喜怒无常。冬，十月，皇帝向李德裕询问外间有些什么议论，李德裕回答说："陛下制裁决断什么事情常常预测不到，外面的人们很是感到惊惧。过去寇盗叛逆之人横暴，固然应当用威力制裁他们；现在国家已经安定了，希望陛下用宽惠的办法来治理，只要使犯罪的人没有怨言，作善事的人不受惊骇，就是宽惠之政了。"

23 任命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称广成先生，并为他修治崇玄馆，设置属吏，铸造印玺。刘玄静坚决辞官，请求回山，皇帝答应了。

24 李德裕掌握政权时间长了，喜欢凭爱憎办事，有很多人怨恨他。自从杜悰、崔铉被免去宰相以后，在皇帝左右的宦官说李德裕太专权了，皇帝也不高兴。给事中韦弘质上奏疏，说宰相的权力过重，不应该再兼管三司钱谷之事。李德裕上奏称："制定或设置官职，是皇帝的权力。韦弘质是受到他人的教唆和引导这么说的，所谓低贱的人企图损害掌权的大臣，以扰乱国家，这不是他应该说的话。"十二月，韦弘质因而被贬官，这样一来，人们更加怨恨李德裕。

25 皇帝从秋冬以来，感觉有病，而道士认为是换骨。皇帝把这件事保密，外面的人只是看到皇帝很少外出游猎而奇怪，宰相奏事时也不敢停留太久。诏令取消来年正月元旦的朝会。

26 吐蕃论恐热又纠合诸部进攻尚婢婢，尚婢婢派遣庞结藏带领五千兵抵抗他，论恐热被打得大败，和数十骑逃走了。尚婢婢在河、湟散发檄文，文中数说论恐热残虐的罪行，并说："你们这些人本是唐朝人，现在吐蕃没有君主，就应当一起回到唐朝去，不要被论恐热所猎取如狐狸兔子一样！"于是各部落纷来跟随论恐热的人渐渐

离开了他。

27 这一年，全国户口是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

28 朝廷虽然为了招抚党项设置了使节，但是党项还是侵盗不止，攻陷了邠、宁、盐州边界的城堡，驻屯在叱利寨。宰相请求派遣使者宣抚慰问；皇帝决定讨伐他们。

六　年

1 春，二月，庚辰，以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1]。

2 上疾久未平，以为汉火德，改"洛"为"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气胜君名，三月，下诏改名炎[2]。

上自正月乙卯不视朝，宰相请见，不许；中外忧惧。

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3]，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旬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4]。"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摄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罢，谓左右曰："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5]。"夏，四月，辛未朔，上始听政。

3 尊母郑氏为皇太后。

4 壬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6]，充荆南节度使。德裕秉权日久，位重有功，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7]，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8]，皆德裕之党也。

5 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两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

6 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7 辛酉，立皇子温为郓王，渼为雍王，泾为雅王，滋为夔王，沂为庆王。

8 六月，礼仪使奏："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庙东增置两室，为九代十一室。"从之。

9 秋，七月，壬寅，淮南节度使李绅薨。

10 回鹘乌介可汗之众稍稍降散及冻馁死，所余不及三千人；国相逸隐啜杀乌介于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11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9]，庙号武宗。

初，武宗疾困，顾王才人曰："我死，汝当如何？"对曰："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缢。上闻而矜之，赠贵妃，葬于端陵柏城之内。

12 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⑩，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贬逐，至是，同日北迁。宗闵未离封州而卒。

【注释】

①夏州：原为关内道所属州，后设节度使，治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的白城子。

②改名炎：武宗原名瀍，唐为土德，土能克水，武宗认为不能使王气胜君名，就改名炎，因为火能生土，取以君名生王气。

③戏笑：据章钰考校，其他本子"笑"下有"号曰光叔"四字。

④应：犹一应，一切的意思。　句当：办理。

⑤洊(xiǎn 险)渐：恐惧不安的样子。

⑥同平章政事：据章钰校证，他本无"政"字。

⑦忠州：山南西道所属州，治今四川忠县。

⑧崖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海南省琼山东南。

⑨端陵：在今陕西三原县。

⑩安州：原淮南道所属州，治今湖北安陆县。

【译文】

六年(丙寅，公元846年)

1 春，二月初九，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

2 皇帝的病久未平复，以为汉朝是火德，不使水克火，就改"洛阳"为"雒阳"；唐朝是土德，不可让王气胜君名，三月，下诏由名瀍改名炎。

皇帝从正月十三日就不上朝视事了，宰相请求接见，不答应；朝廷内外都为之担忧。

过去，宪宗将李锜的妾郑氏收入宫中，生下光王李怡。李怡在

小的时候，宫中的人都认为他不聪慧，从太和年间以后，更加隐晦藏匿，和他人一起居住游玩时，没有讲过什么话。文宗到十六宅去参加宴会时，喜欢引诱他发言来作为取乐，号称光叔。皇帝性情豪迈，更是对他不讲礼节。等到皇帝病危时，十天都不能说话了。那些宦官秘密在禁中定下计谋，二十日，有诏令说："皇子年幼，须要选择贤德的人为继承者，光王李怡可立为皇太叔，改名李忱，一切国家的军政大事交他暂时办理。"太叔接见百官时，满脸带着悲戚的样子；处理众多的政务，都合乎事理，人们才知道他过去是把自己的才德隐藏下来了。

二十三日，皇帝去世。由李德裕担任冢宰。二十六日，宣宗即皇帝位。宣宗向来讨厌李德裕的专权，即位的那天，由李德裕送上册命文书，礼仪完了以后，宣宗对左右的人说："刚刚在我面前的人不是李太尉吗？他每次看我时，使我毛发倒竖。"夏，四月初一，皇帝开始处理政事。

3 皇帝尊崇生母郑氏为皇太后。

4 初二，改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任荆南节度使。李德裕长期掌握政权，地位贵重而有功劳，大家料想不到他会突然被罢去宰相，听到这消息的人没有不感到惊异的。初四，贬谪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他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为崖州司户，他们都是李德裕的同党。

5 用杖打死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将罗浮山人轩辕集流放到岭南。五月初五，大赦天下。上京两街除以前允许保留的两寺以外，再允许各街增置八寺；僧、尼仍旧归功德使管辖，不隶属主客，凡是批准出家的僧、尼仍令祠部发给度牒。

6 任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7 二十一日，立皇子李温为郓王，李渼为雍王，李泾为雅王，李滋为夔王，李沂为庆王。

8 六月，礼仪使上奏说："请求在太庙恢复安放代宗神主，由于敬

宗、文宗、武宗同是一代人，在太庙的东边增加两间房屋，成为九代十一室。"皇帝答应了。

9 秋，七月初三，淮南节度使李绅去世。

10 回鹘乌介可汗统帅的部众渐渐减少，有的投降了，有的冻饿死了，所剩下来的不到三千人；国相逸隐啜在金山杀了乌介，立他的弟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11 八月初三，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庙号武宗。

原先，武宗病重时，看着王才人说："我死了以后，你打算怎么办？"王人才回答说："愿意跟随陛下到九泉去！"武宗把一条帛巾给了她。武宗死了以后，王才人随即也自缢而死。皇帝听到后很怜悯她，赠名贵妃，将她葬在端陵柏城的里面。

12 将循州司马牛僧孺迁为衡州长史，流放到封州的李宗闵改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改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改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改为郴州刺史。牛僧孺等五位宰相都是被武宗贬逐的，到这时，同在一天向北迁转。李宗闵还没有离开封州就死了。

13 九月，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14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孙也[1]。

15 册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国丧未行，或以为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回鹘未平，不应遽有建置。诏百官集议，事遂寝。

16 蛮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帅邻道兵讨之。

17 以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2]。

初，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古墙因雨隤陷，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他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进士及第。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

景让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让意，景让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景让方视事，母出坐听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国家刑法，岂得以为汝喜怒之资，妄杀无罪之人乎！万一致一方不宁，岂惟上负朝廷，使垂年之母衔羞入地[3]，何以见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4]，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请，拜且泣，久乃释之，军中由是遂安。

景庄老于场屋[5]，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6]，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久之，宰相谓主司曰："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可怜彼翁每岁受挞！"由是始及第。

18 冬，十月，礼院奏禘祭祝文于穆、敬、文、武四室[7]，但称"嗣皇帝臣某昭告"，从之。

19 甲申，上受三洞法箓于衡山道士刘玄静[8]。

20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注释】

①翰:卢翰,范阳人,德宗时,官至宰相。

②右常侍:即右散骑常侍,中书省属官,从三品,掌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

③垂年:垂末之年,老年。

④褫(chǐ耻):脱去衣服。

⑤老于场屋:老是出入科场,是说多次参加考试而未被录取之意。场屋,举行科举考试的地方。

⑥主司:国家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般由礼部侍郎担任。

⑦禘祭:古代禘祭之礼有三:一,大禘,指祭天之礼;二,殷禘,祭祖宗之礼;三,时禘,宗庙四时祭之一的夏祭。本文中所指当是殷禘,即宗庙的大祭。

⑧《三洞法箓》:道家的传教秘文,受教者由其师传授之。箓文中夹以符咒,文章诡怪,世所不识。

【译文】

13 九月,改任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免去了平章事官衔;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充任荆南节度使。

14 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是卢翰的族孙。

15 册封黠戛斯可汗的使者由于武宗去世的国丧而未动身,有人认为那是僻远地方的小国家,不值得和他平等相待;回鹘尚未平定,不应当马上就对他进行册封。下诏要百官讨论,这件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16 蛮人侵扰安南,经略使裴元裕率领邻道兵讨伐他们。

17 任命右散骑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

从前,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性格严厉精明,很早就守寡,家境清贫,居住在东都。三个儿子年纪都小,由母亲亲自进行教育。住宅后面的古墙因为下雨而倒塌,藏在里面的钱可装满一船,奴婢们很高兴,跑去告诉李景让的母亲;她到发现钱的地方,烧起香祝告说:

“我听说不劳而获，会为自己带来灾害。上天一定是由于先君积下了功德，怜悯他后人的贫穷而赏赐他，那么希望几个孤儿将来学问取得成就，这就是他的志向，这些钱不敢收用！”急忙命令把钱掩盖起在上面筑上墙。她的三个儿子景让、景温、景庄，都考上了进士。李景让的官位最高，虽然头发已经斑白，那怕犯了小错误，也免不了挨鞭打。

李景让任浙西观察使时，有左都押牙违背了李景让的旨意，李景让用棍杖把他打死了。军队中的将士对此很愤怒，将要引起变乱。他的母亲听到了这件事，在李景让正在处理政事的时候，亲自坐在厅堂上面，让李景让站在庭中责备他说：“天子把一个地区交给你治理，国家的刑法，难道是供你喜怒的时候随便使用，乱杀无罪的人吗！万一引起一处地方不安宁，不仅是对上辜负了朝廷，而且也使年老的母亲带着羞惭死去，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的祖先啊！”命令左右的人脱去李景让的上衣坐在那里，将要鞭打他的脊背。将佐们都为李景让求情，一面拜一面哭，隔了很久，才让李景让离开，由于这样，军队中才安定下来。

李景庄在考试场中总是失败，每一次考试失败，母亲就鞭打李景让一回。然而李景让始终不肯向主考官去求情，并且说：“朝廷取录进士自有他的公正的标准，那里敢仿效别人用疏通关节来取得呢！”过了很久，宰相对主考官说：“李景庄今年不可不录取了，可怜他的哥哥每年都要受到鞭打！”这样一来就考取了进士。

18 冬，十月，礼院上奏说，在禘祭的祝文中，对于穆、敬、文、武四帝的四个庙室，只称“嗣皇帝臣某昭告”，皇帝答应了。

19 十六日，皇帝在衡山道士刘玄静那里接受了三洞法箓。

20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上[1]

大中元年

1 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2 二月,加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2],赏其破回鹘也。

3 癸未,上以旱故,减膳彻乐,出宫女,纵鹰隼[3],止营缮,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4],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5]。是则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乞再加裁定。"诏两省五品以上议之[6]。

4 初,李德裕执政,引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势,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左谏议大夫张鹭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系囚,虑有冤滞。今所原无罪,无冤可雪,恐凶险侥幸之徒常思水旱为灾,宜如马植所奏。"诏从之,皆 论如法。以植为刑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

植素以文学政事有名于时,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

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5 闰〔三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6 己酉[7]，积庆太后萧氏崩[8]。

7 五月，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诸奚。

8 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9]，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10]，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

9 六月，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11]。

10 上请白敏中曰："朕昔从宪宗之丧，道遇风雨，百官、六宫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长而多髯，攀灵驾不去，谁也？"对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对曰："长子绪今为随州刺史。"上曰："堪为相乎？"对曰："绪少病风痹。次子绹，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12]。绹入谢，上问以元和故事，绹条对甚悉，上悦，遂有大用之意。

11 秋，八月，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12 葬贞献皇后于光陵之侧[13]。

13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置酒，作乐，击毬尽欢。诸王有疾，常亲至卧内存问，忧形于色。

14 灾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之。

15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光，润州人，太后之弟也。

16 乙酉，前永宁尉吴汝纳[10]，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鞫实以闻。冬，十二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17 吏部奏，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

【注释】

①宣宗句：据胡三省注，《通鉴》书唐诸帝号，玄宗以后，皆以谥册为正。此处宣宗所载，乃追崇之尊号，不合前后体例，以书谥号“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为宜，严衍《通鉴补》即改书谥号。

②加卢龙：据章钰校证，他本“加”字上有“庚午”二字，即初四。

③隼(sǔn 笋)：猛禽类，又称小鹰，是一种飞行快，性锐敏，善于袭击鸟兽，猎人多养之以助捕鸟兔。

④官典犯赃：犹监守自盗，即主管财物的官吏贪污公家的财物。

⑤卫军句：引文见《左传·僖公二十九年》所载卫人伐邢时宁庄子所讲的话。

⑥两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五品以上：指中书舍人、侍郎，门下侍郎、侍中、给事中、左右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等。

⑦己酉：闰三月无己酉日，应是四月己酉，即十五日。原文“己酉”前漏“四月”二字。

⑧积庆太后：穆宗妃，文宗生母，因居积庆殿，故称。

⑨河西：山西与陕西之间黄河以西地区称河西，甘肃与青海黄河以西地区，亦称河西。此处所指，当为前者。

⑩麟州：唐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所置州，治新秦县(今陕西神木县北)。

⑪鸿胪卿：为唐代九寺之一的鸿胪寺的长官，从三品，掌宾客及凶仪之事，所属有典客、司仪二署。

⑫考功郎中：吏部属官，从五品上，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

⑬贞献皇后：即积庆太后，死后谥贞献。　光陵，穆宗之陵墓。

⑭永宁：河南府所属县，治河南洛宁县北。

【译文】

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上

大中元年（丁卯，公元847年）

1 春，正月十七日，皇帝举行祭天仪式，大赦天下，改年号叫大中。

2 二月初四，加给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官衔，奖赏他破回鹘的功劳。

3 十七日，由于发生旱灾的缘故，皇帝减省膳食，撤去音乐，放出一部分宫女，释放一些豢养的大小老鹰，停止营造修建工程，又命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清理整顿京城关押的囚犯。大理卿马植上奏说："卢商等人尽量执行宽大的政策，凡是犯了死罪的，一概都免去死罪。那些监守自盗和故意杀人的犯人，平常大赦时都不能赦免的人，现在凭着清理刑事案件时就原谅他们，这样使得贪赃的官吏也不怕惩罚了，那些被冤枉杀死的人也无处申告，这恐怕不是可以达到消除旱灾、达到祥和气氛的好办法。古代周国闹饥荒，攻下殷朝后年成也好了；卫国大旱，讨平邢国后竟下了大雨。这么看来，诛戮了罪徒奸人，是合乎天意的，洗雪冤枉疏通阻滞，是符合圣上心意了。请求再进行一次审慎的决定。"诏令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的官员再讨论一下这件事。

4 当初，李德裕任宰相，推荐白敏中为翰林学士；等到武宗去世，李德裕失去权势，白敏中乘着朝廷上下对他的恼怒，竭尽全力排斥打击他，叫李德裕的同党李咸揭发李德裕的罪恶，由于这样，李德裕从东都留守降职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左谏议大夫张鷟等上奏说："陛下由于旱灾清理关押的囚徒，担心其中有含冤未雪的人。现在所宽怒犯死罪的人，没有什么冤枉

需要昭雪，恐怕那些凶险阴险而意外得到好处的人，常常会盼望发生水旱灾害，应该照马植奏请那样为好。"皇帝下诏依从，都按法律论处了罪犯。任命马植为刑部侍郎，充任盐铁转运使。

马植向来由于文学政事而在当时很著名，但是李德裕不重视他，等到白敏中当了宰相，凡是李德裕所不重视的人，都不按常规优先擢用他们。改任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任命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两人都授同平章事衔。

5 闰三月，皇帝下敕令："凡是会昌五年所废弃的佛寺，有和尚自己能营建修葺的，听任他居住，有关部门不要禁止。"当时皇帝和宰相一心只想到要反对会昌年间所实行的政事，所以僧、尼的弊病都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

6 四月十五日，积庆太后萧氏去世。

7 五月，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诸奚。

8 吐蕃论恐热趁着武宗的去世，招诱党项和回鹘残余的部众侵扰河西地方，朝廷下诏派河东节度使王宰带领代北各部军队进击他们。王宰任命沙陀部朱邪赤心为前锋，从麟州渡过黄河，与论恐热在盐州大战，论恐热击败之后逃走了。

9 六月，任命鸿胪卿李业为册封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

10 皇帝对白敏中说："朕从前跟随宪宗的送丧行列，路上碰上大风雨，百官和六宫人员都四散躲避去了，只有山陵使高个子多胡子的那个人，攀附着灵驾没有离开，他是谁？"白敏中回答说："令狐楚。"皇帝说："他有儿子吗？"回答说："长子令狐绪，现在是随州刺史。"皇帝说："能任宰相吗？"回答说："令狐绪从小得了风痹病。次子令狐绹，以前任过湖州刺史，有才能和器识。"皇帝随即提拔令狐绹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令狐绹入朝向皇帝谢恩，皇帝问他元和年间的一些旧事，令狐绹一条一条回答得很详细，皇帝很高兴，于是有重用他的意思。

11 秋，八月初三，改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

12 将贞献皇后葬在光陵的旁边。

13 皇帝对兄弟们很是友爱和睦，在十六宅建雍和殿，多次到那里去，设酒宴，奏音乐，打毬，极尽欢娱。诸王中谁要是得了病，常常亲自到卧室内去慰问，表现出很担忧的样子。

14 突厥抢掠漕米和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把他们打败了。

15 九月初五，任命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郑光是润州人，为郑太后的弟弟。

16 二十三日，前永宁县尉吴汝纳，申诉他的弟弟吴湘所犯的不是死罪，“李绅和李德裕内外勾结，欺骗瞒过了武宗皇帝，冤枉杀了臣的弟弟，请求召集江州司户崔元藻等人当面辨明其冤。”二十五日，敕令御史台让查清楚报告朝廷。冬，十二月十九日，御史台回奏，根据崔元藻所列举的吴湘冤状，同吴汝纳说的是一样的。二十七日，贬谪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17 吏部奏报，会昌四年（公元 844 年）所减州县官的数目内，再增加三百八十二员。

二 年

1 正月，甲子，群臣上尊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赦天下。

2 初，李德裕执政，有荐丁柔立清直可任谏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为右补阙；德裕贬潮州，柔立上疏讼其冤。丙寅，坐阿附贬南阳尉[1]。

3 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坐前不能直吴湘

冤，乙酉，回左迁湖南观察使，亚贬循州刺史。李绅追夺三任告身。中书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尽言其罪，己丑，贬端州刺史。

4 回鹘遏捻可汗仰给于奚王石含朗；及张仲武大破奚众，回鹘无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贵人以下不满五百人，依于室韦。使者入贺正，过幽州，张仲武使归取遏捻等；遏捻闻之，夜与妻葛禄、子特勒毒斯等九骑西走，余众追之不及，相与大哭。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七姓共分之[32]；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帅诸胡兵号七万来取回鹘，大破室韦，悉收回鹘余众归碛北。犹有数帐，潜窜山林，钞盗诸胡；其别部庞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33]。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

5 二月，庚子，以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绹，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34]，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上欲知百官名数，令狐绹曰："六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员。"上命宰相作《具员御览》五卷，上之，常置于案上。

6 立皇子泽为濮王。上欲作五王院于大明宫，以处皇子之幼者，召术士柴岳明使相其地。岳明对曰："臣庶之家，迁徙不常，故有自阳宅入阴宅，阴宅入阳宅。刑克祸福[35]，帅有其说。今陛下深拱法宫，万神拥卫，阴阳书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赐束帛遣之。

7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8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罢为户部尚书；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并同平章事。

初，墀为义成节度使，辟韦澳为判官⑥，及为相，谓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不知所谓。澳曰："官赏刑罚，与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权之有！"墀深然之。澳，贯之之子也⑦。

【注释】

①南阳：唐邓州所属县，治今河南南阳市。

②七姓：即室韦的七个部落，它们是：岭西部、山北部、黄头部、如者部、婆萬部、讷北部、骆丹部。

③甘州：陇右道所属州，治今甘肃张掖市。

④《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唐吴兢编著。内容是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和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讨论国家重大政事。故称《贞观政要》。

⑤刑克祸福：阴阳家所谓的地支相刑，五行相克而表现出的祸福关系，如寅刑巳、巳刑申；金克木，木克土等等，均为迷信的说教。

⑥判官：节度使的重要僚属之一，佐理政事。

⑦贯之：韦贯之，名纯，德宗贞元初入仕，历官监察御史、右补阙、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宪宗元和初入为宰相。

【译文】

二年（戊辰，公元 848 年）

1 正月初三，群臣给皇帝献上尊号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赦天下。

2 从前，李德裕任宰相时，有人向他推荐丁柔立，说是其人清廉正直，可以担任谏官，李德裕没有听从推荐人的话。宣宗即位后，丁柔立为右补阙；李德裕被贬去潮州，丁柔立上疏申诉李德裕是被冤屈了。初五，丁柔立被加上阿附罪贬为南阳县尉。

3 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都因为曾不能正直地对待吴湘冤案，二十四日，李回降职为湖南观察使，郑亚贬为循州刺史，李绅被追夺三任告身。中书舍人崔嘏因起草关于李德裕的制书时没有完全列举其罪恶，二十八日，贬为端州刺史。

4 回鹘遏捻可汗依靠奚王石舍郎供给；当张仲武大败奚族部众以后，回鹘没有人供给衣食了，一天天死亡离散，到这时，残留的人从贵人以下还不到五百人，依附于室韦。回鹘使者来朝廷祝贺正旦，经过幽州时，张仲武叫他回去把遏捻等人抓起来；遏捻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和妻葛禄、子特勒毒斯等九骑向西逃跑，其余的人没有追上，互相大哭。室韦把回鹘余下的人分为七部分，由七姓分别管辖；停了三天，黠戛斯派遣他的宰相阿播带领诸胡兵号称七万来进攻回鹘，把室韦打得大败，把回鹘余众全部抓来送到碛石以北去了。还有几个帐的回鹘人悄悄逃到山林中去了，他们专门抢掠胡人的东西；他们另一部分叫庞勒的，原先住在安西，也自称为可汗，迁到甘州，总领碛西各城的回鹘人，但是各部落都很弱小，不时到朝廷来进贡谒见。

5 二月初十，任命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皇帝曾把太宗所撰写的《金镜》一书，交给令狐绹，叫他诵读，当读到"最乱的时候没有不是信任不肖的人，最治的时候没有不是信任忠良贤能的人"的时候，皇帝叫他停住说："凡是想达到天下太平，应当把这两句话放在最前头。"又把《贞观政要》抄写在屏风上，每每正色拱手诵读它。皇帝想知道百官的姓名人数，令狐绹说："六品以下的官职卑小，人数众多，都是由吏部记名任职的；五品以上，是由朝廷任命，各人都有簿籍，称之为具员。"皇帝于是叫宰相作《具员御览》五卷，呈给皇

帝，常常摆在书案上。

6 立皇子李泽为濮王。皇帝想在大明宫内修建五王宅院，用来作为年幼皇子的住处，召术士柴岳明来叫他观察选择地址。柴岳明回答说："平民百姓的家庭，常常迁移不定，所以有从朝南的宅子迁到朝北的宅子，朝北的宅子迁到朝南的宅子的。地支相刑、五行相克因而带来不同的祝福，先师是有这方面的传授的，现在陛下所处的深宫大院，有万神护卫着，在阴阳家的书籍中没有讲到帝王家的祸福的。"皇帝感到柴岳明的话讲得好，赏赐他五匹绸帛后打发他走了。

7 夏，五月初一，又发生日食。

8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降职为户部尚书；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并同平章事。

原先，周墀为义成节度使，聘请韦澳为判官，等到担任宰相，对韦澳说："能力小责任大，用什么来帮助我？"韦澳回答说："希望相公不要弄权。"周墀听了感到很惊愕，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韦澳解释说："奖赏与处罚，与全国民众意见一样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不要凭着自己的爱憎喜怒而有所改变，天下自然就治好了，有什么权力可使用的！"周墀深深地感到韦澳的话说得对。韦澳是韦贯之的儿子。

9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兴庆宫[1]。

六月，礼院检讨官王皞贬句容令[2]。

初，宪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预其谋；又，郑太后本郭太后侍儿，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礼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楼[3]，欲自陨；上闻之，大怒，是夕，崩，外

人颇有异论。

上以郑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宪宗，有司请葬景陵外园；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宪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诘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宪宗在东宫为正妃，逮事顺宗为妇。宪宗厌代之夕[4]，事出暧昧；太皇太后母天下，历五朝，岂得以暧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乎！"敏中怒甚，皞辞气愈厉。诸相会食，周墀立于敏中之门以俟之，敏中使谢曰："方为一书生所苦，公弟先行。"墀入，至敏中厅问其事，见皞争辨方急，墀举手加颡[5]，叹皞孤直，明日，皞坐贬官。

10 秋，九月，甲子，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湖南观察使李回为贺州刺史[6]。

11 前凤翔节度使石雄诣政府自陈黑山、乌岭之功[7]，求一镇以终老。执政以雄李德裕所荐，曰："岁月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镇酬之[8]，足矣。"除左龙武统军。雄怏怏而薨。

12 十一月，庚午，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9]。颢，细之孙[10]，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以文雅著称。公主，上之爱女，故选颢尚之。有司循旧制请用银装车，上曰："吾欲以俭约化天下，当自亲者始。"令依外命妇以铜装车。诏公主执妇礼，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轻夫族，毋得预时事。又申以手诏曰："苟违吾戒，必有太平、安乐之祸[11]。"颢弟颜，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

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呼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12]，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13 壬午，葬懿安皇后于景陵之侧。

14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琮为太子宾客、分司。

15 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13]。清水先隶秦州，诏以本州未复，权隶凤翔。

16 上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上问其家世，对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14]。

17 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15]，大破之，急藏降。

【注释】

①太皇太后郭氏：她为宪宗妃，穆宗生母，敬宗、文宗、武宗的祖母，故称太皇太后。

②礼院检讨：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敕太常寺设礼院修撰、检讨官各一员。　皓（hào 好）人名。　句容：唐润州所属县，治今江苏句容县。

③勤政楼：即在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为玄宗所建。

④厌代：即厌世，代指帝王之死。

⑤加颡（sǎng 嗓）：放在额头上。颡，额头。

⑥贺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之贺街。

⑦凤翔节度使：官名。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领凤翔府、陇州。

⑧蒲、孟、岐：指河中镇、河阳镇和凤翔镇。

⑨起居郎：门下省属官，从六品上，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

⑩绚:郑绚,字文明,德宗时进士及第,历官起居郎、翰林学士、司勋员外郎等。宪宗初擢为宰相。

⑪太平、安乐: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女,安乐公主为中宗韦后女,二人皆以参与朝政,争权夺利,先后被诛杀。

⑫小郎:晋宋以来,嫂对夫弟称小郎,也叫小叔。

⑬清水:原为秦州所属县,治今甘肃清水县。

⑭承旨:即翰林学士承旨,为翰林学士中地位最高者,获此职衔者,多位至宰相。

⑮南谷:古地名。此指渭州渭源县之南谷,在今甘肃渭源县西。

【译文】

9 二十一日,太皇太后郭氏在兴庆宫去世。

六月,礼院检讨官王皞被贬为句容县令。

原先,宪宗的死,皇帝怀疑郭太后参与了谋划;另外,郑太后本来是郭太后的侍儿,她们之间过去就有怨隙,所以皇帝即位以后,对待郭太后一点礼貌也没有。郭太后怏怏不乐,有一天,登上勤政楼,想跳楼自杀;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大发脾气,就在当晚,郭太后去世,外面的人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可能不是善终。

皇帝因为郑太后的缘故,不想使郭太后和宪宗合葬在一起,有关部门请求葬在景陵的外园;王皞上奏说应当合葬在景陵,神主安放在宪宗那间屋子里,奏疏交上以后,皇帝大怒。白敏中召王皞来责问他,王皞说:"太皇太后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宪宗在东宫为太子时是正妃,作为媳妇事奉过顺宗。宪宗去世的那个晚上,到底是如何死的也弄不清楚,太皇太后作为国母,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皇帝五朝,怎么能根据不明不白的史事就匆忙废除对待正嫡的礼仪呢!"白敏中听了王皞的话之后,气得不得了,而王皞说话的语气也更加严厉。宰相们将会食,周墀站在白敏中的门口等待他,白敏中叫人辞谢他说:"刚才被一个书生气得太厉害,公先走好了。"周墀进去后,到白敏中办公的地方询问是什么事,看见王皞正

在急切的争辨着，周墀把手举到额头上表示敬意，深感王峤忠直可钦。第二天，王峤因此被贬官。

10 秋，九月初八，再一次贬谪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湖南观察使李回为贺州刺史。

11 前凤翔节度使石雄到宰相政事堂亲自陈述进攻刘稹时在黑山、乌岭的战功，要求作个节度使到老送终。宰相们认为石雄是李德裕推荐出来的，对他说："过去建立的功劳，朝廷任命你担任了蒲、孟、岐三个镇的节度使酬答你就足够了。"于是任命他为左龙武统军。石雄怏怏不快地死去。

12 十一月十四日，万寿公主嫁给起居郎郑颢。郑颢是郑絪的孙子，进士及第，为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由于文雅而有名。公主是皇帝的爱女，所以选择了郑颢把公主嫁给他。有关部门按照旧规定请求用银装饰的车辆，皇帝说："我想要使全国的民众都讲求俭约，当然要从我最亲近的人开始做起。"命令依照外面有爵命的妇人，使用铜装饰的车子。又诏令公主执行妇人的礼仪时，都要按照一般百民的法规一样，告诫她不得轻视丈夫家族中的人，不得干预国家政治大事。又用手诏申戒道："假若违犯了我的告戒，一定会带来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那样的灾祸。"郑颢的弟弟郑颀，曾得了重病，皇帝派人去看望他，使者回来后，皇帝问："公主在那里？"来人回答说："到慈恩寺看戏去了。"皇帝听了大怒，叹息地说："我奇怪士大夫家为什么不愿与我家结为婚姻，实在是有原因的啊！"急切命令召唤公主到皇宫中来，让她站在台阶下，半天不看她。公主感到害怕了，流着眼泪表示认罪。皇帝责备她说："那里有小郎病了不去看望，而去看戏的道理呢！"随即派人送回郑家。由于这样，在皇帝在世时，贵戚们都能兢兢业业遵守礼法，和山东衣冠之族一个样。

13 二十六日，将懿安皇后安葬在景陵的旁边。

14 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琮降职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15 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报说打败了吐蕃，收复了清水县。

清水县原来属于秦州，诏令说由于秦州还未收复，清水暂时归凤翔府管辖。

16 皇帝每每见到宪宗朝公卿的子孙，多半提拔作用他们。刑部员外郎杜胜是次对官，皇帝询问他的家世情况，杜胜回答说："臣父杜黄裳，首先提出请宪宗管理国事。"随即任命他为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是裴度的儿子，皇帝到翰林院去，当面就授予裴谂为翰林学士承旨。

17 吐蕃论恐热派他的大将莽罗急藏带领二万兵马在西部攻城略地，尚婢婢派他的将领拓跋怀光在南谷地方迎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莽罗急藏投降。

三　年

1 春，正月，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1]，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2]，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仍擢其子河阳观察判官宙为御史。

2 二月，吐蕃论恐热军于河州[3]，尚婢婢军于河源军[4]。婢婢诸将欲击恐热，婢婢曰："不可。我军骤胜而轻敌，彼穷困而致死，战必不利。"诸将不从。婢婢知其必败，据河桥以待之，诸将果败。婢婢收余众，焚桥，归鄯州[5]。

3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6]；以太仆卿陆畅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

4 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以货结权幸，求以使相领宣武；

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论之，宰遂还镇。附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为，让议竟寝。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同平章事。

5 癸巳，卢龙奏节度使张仲武薨，军中立其子节度押牙直方。

6 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

7 戊戌，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

8 五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7]，在镇不治，右补阙郑鲁上言其状，且曰："臣恐新麦未登，徐师必乱；速命良帅，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乱，上思鲁言，擢为起居舍人。

以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武宁士卒素骄，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弘止至镇，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作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训以忠义，军府由是获安。

9 六月，戊申，以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

10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六关[8]。秋，七月，丁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州[9]。甲子，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10]。甲戌，凤翔节度使李玼取秦州。诏邠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11]。

八月，乙酉，改长乐州为威州。

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12]，

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寇带，观者皆呼万岁。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13]，官给牛及种粮。温池盐利可赡边陲[14]，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

11 冬，十月，改备边库为延资库。

12 西川节度使杜悰奏取维州。

13 闰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曰："宪宗常有志复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14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暴忍，喜游猎。军中将作乱，直方知之，托言出猎，遂举族逃归京师；军中推牙将周绂为留后。直方至京师，拜金吾大将军。

15 甲戌[15]，追上顺宗谥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仍改题神主。

16 己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

17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16]。

【注释】

①循吏：奉法办事，尽忠职守的官吏，即历史上所称的清官。

②八州：指洪、江、鄂、岳、虔、吉、袁、抚八州。

③河州：原陇右道所属州，治今甘肃临夏市。

④河源军：在当时鄯州鄯城县，治今青海西宁市。

⑤鄯州：原陇右道所属州，治今青海乐都县。

⑥秦、原、安乐三州：秦州，治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治今甘肃平凉县。安乐州，治今宁夏同心县东北之韦州。　七关：指原州境的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磐七关。

⑦程：李程，字表臣，陇西人。贞元中进士，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吏部侍郎等，敬宗时位至宰相。

⑧泾原节度使：官名。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泾河北），领泾、原、渭、武四州。

⑨长乐州：据前后文，"长乐"当作"安乐"。

⑩萧关：属原州地，在今宁夏同心县南。

⑪宁州：治今甘肃宁县。

⑫延喜门：为皇城东面北边城门，直通通化门。

⑬四道：指泾原、邠宁、灵武、凤翔四镇，即是四道。　营田：组织军民开垦闲置耕地的意思。

⑭温池：唐神龙年间所置县，属灵州。其地今宁夏盐池县西南，该县有盐池，可采盐。

⑮甲戌：闰十一月无甲戌日。据《旧纪》，追谥顺、宪二宗事在十二月。可知"甲戌"二字前漏"十二月"三字。甲戌为十二月二十五日。

⑯扶州：原为剑南西川道所属州，广德后为吐蕃所占有。治今四川南平县东北。

【译文】

三年（己巳，公元 849 年）

1 春，正月，皇帝和宰相讨论元和年间奉公守法的好官吏谁是第一，周墀说："臣曾在江西作为地方官，听说观察使韦丹在八州都积下了功德，他死后四十年了，从大人到小孩都还在思念歌颂他，和他在世时一样。"二十日，诏令史馆修撰杜牧撰写《丹遗爱碑》用来纪录这件事，又提拔他的儿子当时任河阳观察判官的韦宙为御史。

2 二月，吐蕃论恐热的军队驻扎在河州，尚婢婢的军队驻扎在河源军。尚婢婢手下的将领想进攻论恐热，尚婢婢说："不行。我军困

为上次很快打了胜仗而有轻敌的思想，他们处于穷困之中一定会拼命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和他们作战一定不利。”那些将领不听尚婢婢的话。尚婢婢知道诸将一定会打败仗，据守黄河桥旁等待着，诸将果然被打败。尚婢婢收集败下阵来的士兵，把桥烧了，回到鄯州。

3 被吐蕃占有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等七个关塞前来投降朝廷；任命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令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各镇都出门接应来投降的人。

4 河东节度使王宰来到朝廷，用财物交结有权势的宠臣，想得到用宰相官衔担任宣武节度使；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论责他，王宰于是回河东去了。附马都尉韦让想得到京兆尹官职；周墀说京兆尹不是有才能和声望的人不能担任，韦让任职的议论就未再提了。周墀又劝谏皇帝经略河西一带边地的收复，这样就违背了皇帝的旨意。夏，四月，把周墀降职为东川节度使。另外任命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同平章事。

5 初九，卢龙奏报说节度使张仲武去世，军中拥立他的儿子、任节度使押牙的张直方主持政事。

6 翰林学士郑颢对皇帝说：“周墀由于敢讲直话被任为宰相，也是由于敢讲直话被罢免了宰相。”皇帝深深感到这件事办得不好，初十，周墀入朝辞谢时，加上了检校右仆射官衔。

7 十四日，任命张直方为卢龙留后。

8 五月，徐州的军队发生叛乱，赶走了节度使李廓。李廓是李程的儿子，他在镇治理不好军队，右补阙郑鲁曾向皇帝讲过那里的情况，并且说：“臣担心新麦还未收获，徐州军队就会发生叛乱；赶快派好统帅去，以挽救那个地方的危局。”皇帝没有理会这件事。后来徐州军队果然叛乱，皇帝想到了郑鲁的话，提拔他为起居舍人。

任命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武宁节度使属下的士卒向来骄恣，有号“银刀都”的尤其厉害，多次赶走主帅。卢弘止到

镇后，都虞候胡庆方又打算作乱；卢弘止把他杀了，安抚了他的余党，用忠义思想训导他们，这样武宁军府才得到安定。

9 六月二十六日，任命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

10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收复原州和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六关。秋，七月初六，灵武节度使朱叔明收复安乐州。十二日，邠宁节度使张君绪收复萧关。二十三日，凤翔节度使李玼收复秦州。诏令邠宁节度使暂时把军队迁移到宁州驻扎用来接应河西的战事。

八月初四，改安乐州为威州。

河、陇地区老幼一千余人到达京城长安。初八，皇帝到延喜门城楼接见他们，他们欢呼跳跃，脱去胡服，穿上有冠带的汉装，围观的群众都高呼万岁。皇帝下诏："招募百姓开垦三州、七关田土，五年不收租税；从现在起京城罪人应发配流放的都到这十个地方去；泾原等四道中的将吏能在所镇守的地方经营田地开发耕种的，官府供给耕牛和种粮。温池县的卖盐的收入可以赡养边区军民，交给度支处理安排这一工作。这三州、七关镇守的士卒，都要加倍发给衣服粮草，仍旧二年换防一次。在交通要道上修建碉堡栅寨，如有商人往来作生意和戍卒子弟传递家信，关镇不要留难他们。在山南、剑南两道边境有被吐蕃占领的州县，也命令他们根据自身兵力情况收复失地。"

11 冬，十月，改备边库为延资库。

12 西川节度使杜悰奏报说收复了维州。

13 闰十一月十七日，宰相们由于看到收复了河、湟地区失地，请求给皇帝加上尊号，皇帝说："宪宗常常有志愿收复河、湟，当时由于在中原地区正在打仗，没有实现志愿就去世了，现在才算完成了先人的遗志而已。你们讨论追加顺宗、宪宗二人谥号用来表示建立的功业。"

14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粗暴残忍，喜欢游猎。军队中将要发动叛

乱，张直方知道了，借口出去打猎，就带着全家人逃回京城；军队中推举牙将周绲为留后。张直方到达京师后，授与他金吾大将军职务。

15 十二月二十五日，追上顺宗谥号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号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还把神主上的字也改写了。

16 初十，崖州司户李德裕去世。

17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报说收复了扶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四十九

唐纪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尽屠维单阏，凡十年。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下[1]

大中四年

1 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2 二月，以秦州隶凤翔[2]。

3 夏，四月，庚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3]。上之立也，左军中尉马元贽有力焉[4]，由是恩遇冠诸宦者，植与之叙宗姓。上赐元贽宝带，元贽以遗植，植服之以朝，上见而识之，植变色，不敢隐。明日，罢相，收植亲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5]。

4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同平章事。

5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资库。

6 卢龙节度使周绲薨，军中表请以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从之。

7 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柳州司马。温裕，戡之兄子也[60]。

8 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藺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61]，以击尚婢婢军于白土岭[62]。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罴子、烛卢巩力，将兵据鳖牛峡以拒之。巩力请："按兵据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罴子不从。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罴子逆战，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63]。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64]，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65]，杀其丁壮，剔刖其羸老及妇人[66]，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9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绹同平章事。

10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

11 以卢龙留后张允伸为节度使。

12 十二月，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13 吏部侍郎孔温业自执政求外官，白敏中谓同列曰："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温业，戡之弟子也。

【注释】

①宣宗句：据胡三省注，《通鉴》书唐诸帝号，玄宗以后，皆以谥册为正。此处所书，乃追崇之尊号，不合前后体例，以书谥号"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为宜。

②秦州隶凤翔：秦州原为陇右节度使驻地，也称秦州节度使。由于其地新收复，所以暂属凤翔节度使管辖。

③天平节度使：官名。治郓州（今山东须昌县），领郓、齐、曹、棣四州。

④左军中尉：即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与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合称两中尉，均为宦官充任，掌握禁军大权。

⑤常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江苏常州市。

⑥戡（kuí 葵）：孔戡，字君严，冀州人。宪宗元和初，任谏议大夫，历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等，所在有政绩。

⑦鸡项关：在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黄河南岸。

⑧白土岭：在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河北岸。

⑨甘州：陇右道所属州，治今甘肃张掖市。

⑩瓜州：陇右道所属州，治今甘肃安西县东南。

⑪廓州：在鄯州南，治今青海尖扎县北。

⑫劓刖（yì yuè 义月）：劓，割掉鼻子。刖，砍掉脚。二者皆为古代的酷刑。

【译文】

唐纪六十五　起庚午（公元 850 年），止己卯（公元 859 年），共十年。

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庚午,公元850年)

1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二月,将秦州暂划归凤翔领辖。

3夏,四月初二,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降为天平节度使。皇帝的即位,左军中尉马元贽是出了大气力的,由于这样,皇帝对他的宠信优待为宦官中最高的,马植和他攀宗族关系。皇帝赏赐马元贽一条宝带,马元贽把它转送给马植,马植系着上朝,皇帝看到后认识是他送给马元贽的东西,马植吓得脸色都变了,不敢隐瞒其事。第二天,被罢相,收捕马植的亲信官吏董侔,交给御史台审问,全部得到了马植与马元贽来往交结的情状,再一次贬谪马植为常州刺史。

4六月初二,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去世。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同平章事。

5秋,八月,任命白敏中判延资库。

6卢龙节度使周绲去世,军中上表请求任命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二十二日,答应了军中的请求。

7党项在边地祸患,征发各道兵马征讨他,连年都无功效,戍卒馈饷不停地运往;右补阙孔温裕上疏恳切谏止,皇帝大怒,贬他为柳州司马。孔温裕是孔戣哥哥的儿子。

8吐蕃论恐热派遣僧人莽罗萠真带领军队在鸡项关南造桥,用来攻击驻守在白土岭的尚婢婢的军队。尚婢婢派遣他的将领尚铎罗榻藏领兵据守临蕃军以抵御论恐热的进攻,战事失利,尚婢婢又派磨离黑子、烛卢巩力领兵据守氂牛峡来抵抗敌人。烛卢巩力请求:"将军队据守在险要处,不和敌人作战,用奇兵断绝敌人的粮道,使他们进攻既不能,退后也不行,不超过一个月,他们的军队必定会溃败。"磨离黑子不听从巩力的主张。烛卢巩力说:"我宁愿做不被任用的人,不愿做打败仗的将领。"就借口有病,回到鄯州。磨

离黑子迎战，失败而死。尚婢婢由于缺乏粮食，留下拓跋怀光守鄯州，自己带领部落三千余人到甘州以西有水草的地方驻扎。论恐热听说尚婢婢放弃了鄯州，亲自带领轻骑五千追赶他，到达瓜州，听到拓跋怀光仍据守鄯州，于是就大肆抢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把壮年男子杀死，把衰弱的老人和妇女割去鼻子，砍掉双脚，用枪槊穿通婴儿为戏乐，把民众的房屋烧掉，方圆五千里，都变成一无所有的空旷荒凉之地。

9 冬，十月二十七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绹为同平章事。

10 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命翰林学士刘瑑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

11 任命卢龙留后张允伸为节度使。

12 十二月，任命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13 吏部侍郎孔温业向宰相提出要求到外地去任职，白敏中对他的同事说："我们这些人要自我检点一些，孔吏部不肯在朝廷任职了。"孔温业是孔戡弟弟的儿子。

五　年

1 春，正月[1]，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2]。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2 以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休，肃之子也[3]。自太和以来，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侵盗、沉没，舟

达渭仓者什不三四，大堕刘晏之法[4]，休穷究其弊，立漕法十条，岁运米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

3 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5]。

4 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6]，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二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7]，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伸，系之弟也[8]。

初，上令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佳婿，敏中荐郑颢，时颢已婚卢氏，行至郑州，堂帖追还，颢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敏中将赴镇，言于上曰："郑颢不乐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无如臣何；今臣出外，颢必中伤，臣死无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柽函以授敏中曰[9]："此皆郑郎潜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敏中归，置柽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敏中军于宁州[10]，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11]，敏中奏党项平。辛未，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

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邠、鄜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曩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

5 吐蕃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居部落[6]，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7]，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五月，恐热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院问所欲。恐热气色骄倨，语言荒诞，求为河渭节度使；上不许，召对三殿，如常日胡客，劳赐遣还。恐热怏怏而去，复归落门川[8]，聚其旧众，欲为边患。会久雨，乏食，众稍散，才有三百余人，奔于鄜州。

【注释】

①正月：据章钰校证，他本均作“二月”。证之壬戌日，也应为二月之日，因正月为甲戌朔，无壬戌日。

②沙州：原为陇右道所属州，治今甘肃敦煌县西。

③肃：裴肃，河内济源人。德宗贞元中，历官刺史、御史中丞、团练观察使等。

④隳(huī 灰)：毁坏。　刘晏之法：刘晏为代宗时的理财专家。他所制定的漕运之法，根据江、汴、河、渭的不同水力，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授给。每年运谷有达百万斛，无斗升沉没之忧。

⑤石：李石，字中玉，陇西人。文宗时位至宰相，值甘露之变后，宦官气焰甚张，石力抑之，险被宦官所害。后罢相出任节度使、防御使等。

⑥南山、平夏党项：党项居安乐州、盐州以南的山谷的称南山党项。居银

州、夏州以北川泽之地的称平夏党项。

⑦左庶子：为东宫属官。太子左春坊，设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右春坊设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职同左庶子。

⑧系：蒋系，常州义兴人，为蒋乂长子。在文宗、武宗、宣宗各朝，历官史馆修撰、谏议大夫、都防御观察使、节度使、刑部尚书等。

⑨柽(chēng 称)函：用柽木做的盒子。柽，又称柽柳，老枝为红色，故又称红柳。

⑩宁州：为邠宁节度使所领，治今甘肃宁县。

⑪三交谷：在当时之夏州界，具体地点不详。

⑫散居：据章钰校证，他本"居"均作"旧"。从文意看，作"归"为顺。

⑬渭州：陇右道所属州，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

⑭落门川：在渭州境内，即今甘肃武山县东渭水支流的南峪河。

【译文】

五年(辛未，公元851年)

1春，二月十九日，天德军奏报说代理沙州刺史张义潮派遣使者前来投降。张义潮是沙州人，当时吐蕃大乱，张义潮暗地里交结豪杰，谋划自己从吐蕃统治中抽拔出来归附唐朝；一天早晨，率领兵众穿上盔甲在州府门前喧闹，唐人都响应他的号召，吐蕃守将受惊逃跑了，张义潮就代理了州刺史的职事，奉送奏表前来投降。随即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2任命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裴休是裴肃的儿子。从太和年间以来，每年运输江、淮的大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偷盗、河中沉没等原因，粮船抵达渭仓的十分之中不过二四分而已，大大地毁坏了刘晏设立的漕运制度。裴休详尽考察了其中的弊病，制定漕运法规十条，每年运米到渭仓的达到一百二十万斛。

3皇帝很了解党项的反叛是由于边帅想得到他们的羊和马，多次欺压抢夺他们的羊马，有时随意诛杀他们，党项非常愤怨，就起来造反。于是朝廷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从这以后

继续选派儒臣以取代边帅中贪暴的人，出发的时候，又当面加以劝戒鼓励。党项在这种安排下就安定下来了。李福是李石的弟弟。

4 皇帝由于南山、平夏党项很长时间尚未平定，很不愿再打仗了。崔铉提出建议说，应当派遣大臣前去镇守和安抚。三月，任命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白敏中请求沿用裴度的旧例，选择朝臣为将佐，皇帝答应了。夏，四月，任命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任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任节度副使。蒋伸是蒋系的弟弟。

以前，皇帝叫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择好夫婿，白敏中推荐郑颢；当时郑颢已与卢氏订了婚，走到郑州，用政事堂的帖把他追回来，郑颢非常怨恨白敏中，由于这样，在皇帝面前多次诋毁白敏中。白敏中将要去邠宁镇上任，对皇帝说："郑颢不乐意娶公主为妻，怨恨臣达到刻骨的地步。臣在任宰相时，不能对我怎么样；现在臣出任外职，郑颢必定会中伤我，臣的死期不会很久了！"皇帝说："朕知道这件事很久了，你为什么这么晚才说出来呢！"随即叫左右的人在禁中拿来小红柳木盒子交给白敏中说："这里面都是郑颢诋毁你的书信。朕若是相信这些话，哪里会信任你到今天！"白敏中回到家里，把柽柳盒子放在佛像前，焚香祀奉它。

白敏中驻扎在宁州，初十，定远城使史元在三交谷大破党项九千余帐，白敏中上奏说党项已被平定。二十九日，诏令说："平夏党项，已经安定服帖。南山党项，听说从山中出来的人为饥寒所迫，还在进行抢掠，平夏不容留他们，穷困无所归宿；应当委派李福前去存问告谕，在银州、夏州境内把闲置的田土分给他们。如果他们能够改变思想归向朝廷，那么就应如对待赤子一样安抚他们，从前所做的坏事，一概不追究，或者有什么冤屈的事，让他们在本镇投牒自我申诉。假若再侵犯边界，或者再进入山林，不接受朝廷的教令，那么就会受到诛讨而不能赦罪。将吏建立了功劳的分别大小授奖，

死伤的人优加抚恤，灵、夏、邠、鄜四道的百姓，给予免除三年赋税的优待，相邻的各道酌量免除租税。过去由于边将贪财鄙行，使得党项怨恨而至叛乱，从今以后应当更择廉洁忠良的人去抚循他们。要是再发生侵扰叛乱之事，应当首先给边将治罪，然后才去讨伐寇虏。”

5 吐蕃论恐热为人残暴凶虐，他的部下多数背叛他而去；拓跋怀光使人劝说引诱他们，那些部众有的散归部落，有的投降了拓跋怀光。论恐热势力孤弱，于是在众人中扬言说：“我现在到唐朝去朝贡，借兵五十万来诛讨不服从我的人，然后把渭州作为国家的都城，请求唐朝册封我为赞普，谁敢不服从我！”五月，论恐热到了京城，皇帝派遣左丞李景让到礼宾院询问他有什么要求。论恐热表现出骄傲自大的样子，谈话也很荒唐，要求担任河渭节度使；皇帝不答应，在三殿召见了他，如平常接见胡客一样，慰劳赏赐以后遣送回去。论恐热很不高兴地离开了长安，又回到了落门川，聚集旧时的部众，想在边境叛乱，碰上多日下雨，缺乏粮食，部众逐渐散去，只留下了三百余人，逃奔去了鄜州。

6 六月，立皇子润为鄂王。

7 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1]，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昔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

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在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8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

9 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10 戊辰，以户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户部。时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謩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导，臣窃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

11 蓬、果群盗依阻鸡山[2]，寇掠三川[3]；以果州刺史王赞弘充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以讨之。

12 制以党项既平，罢白敏中都统，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宁节度使。

13 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14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15 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坐出猎累日不还宿卫，贬左骁卫将军[4]。

【注释】

①发:使僧人长发为民。为名词的使动用法。

②蓬、果:蓬州和果州,均为山南西道所属州。蓬州治今四川仪陇县南,果州治今四川南充市。　鸡山:在蓬州和果州交界处。

③三川:指东川、西川和山南两道。

④左骁卫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左骁卫将军一员,从三品,宿卫京师。张直方由于出猎多日不还,乃从大将军贬为将军。

【译文】

6 六月,立皇子李润为鄂王。

7 进士孙樵上奏说:"百姓男耕女织,还不能得到温饱,而成群的僧侣却安坐在华丽的屋子里,穿着好看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品,大抵用十户人家的税收还不足供养一个僧人。武宗愤恨这种情况,命令十七万僧侣蓄发为民,这样就使得全国一百七十万户平民能得到休养生息。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全国斧砍锯伐的声音至今不绝于耳,领到度牒的僧侣差不多和从前一样多了。陛下即使不能如武宗一样清除积弊,为什么还要把已经废弃的东西又使兴盛起来呢!不久前陛下想整修国都的东门,有谏官上奏劝止,随即就停止工役。现在所要修复的寺庙,难道比修整东门更紧急吗?所花费的工役,难道会比东门更少吗?希望早些颁下诏令,僧侣没有恢复的不再恢复了,寺庙未修建的不再修建了,以便使百姓还能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秋,七月,中书门下上奏说:"陛下崇奉释氏,群臣下民没有不为了这件事而奔走效力的,只是恐怕财力应付不了,因而另外去困扰民众,希望交代各个地方的长官酌量加以节省。凡是允许给度牒的僧侣也要地方官选择有德行和专业修养的人,要是让凶暴粗鲁的人去为僧,那就更不是敬奉佛道了。乡村中的佛舍,请求等到停止用兵以后再去修缮。"皇帝答应了。

8 八月,白敏中上奏说南山党项也请求投降。当时用兵时间很长

了，国家财政很困难，下诏赦免南山党项，使他们安居本业。

9 冬，十月十七日，中书门下上奏说："现在边疆战事已经平息，而各州府的寺庙还未全部修好，希望下令完成这一工作。那些大县离州府很远的，听任他们设置一处寺庙，那些乡村就不准再建佛舍了。"皇帝同意了。

10 二十日，任命户部侍郎魏謇同平章事，仍判户部。当时皇帝年岁已经很大，还未立太子，群臣都不敢提出这件事。魏謇进宫谢恩，因而向皇帝说："现在国家安定，只是没有确立太子，使正直的大臣加以辅导，臣私下感到很忧虑。"并且流下了泪。当时人们十分推重他的这一行动。

11 蓬州和果州的群盗依靠着鸡山的险阻，在三川等地抢掠；于是任命果州刺史王贽弘担任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以讨伐他们。

12 皇帝在制书中认为党项既已平定，罢免了白敏中都统的官衔，只以司空、平章事充任邠宁节度使。

13 张义潮发兵攻取平定了他旁边的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派遣他的哥哥张义泽带着十一州地图册籍入朝拜见天子，于是河湟一带地方全部回到唐朝的管辖之下。十一月，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任命张义潮的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14 改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

15 右羽林统军张直方由于出外打猎多日没有回来宿卫，贬为左骁卫将军。

六 年

1 春，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

是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贼言辞悖慢，上怒甚。崔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盗弄陛下兵于豁谷间，不足辱大军，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刘潼诣果州招谕之。潼上言请不发兵攻讨，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烛愚迷之众，使之稽颡归命[1]，其势甚易。所虑者，武臣耻不战之功，议者责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盗弯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诏赦汝罪，使汝复为平人。闻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贼皆投弓列拜，请降。潼归馆，而王贽弘与中使似先义逸引兵已至山下，竟击灭之。

2 三月，敕先赐右卫大将军郑光鄠县及云阳庄并免税役[2]。中书门下奏，以为："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3]，今独免郑光，似稍乖前意。事虽至细，系体则多。"敕曰："朕以郑光元舅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况亲戚之间，人所难议，卿等苟非爱我，岂进嘉言！庶事能尽如斯，天下何忧不理！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并依所奏。"

3 夏，四月，甲辰，以邠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4 湖南奏，团练副使冯少端讨衡州贼帅邓裴[4]，平之。

5 党项复扰边，上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毕诚论边事[5]，诚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廷[6]。卿其为朕行乎！"诚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资履，六月[7]，壬申，先以诚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宁节度使。

6 雍王湲薨，追谥靖怀太子。

7 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闰月，庚子，以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业内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謇独请贬黜；上不许，但徙义成节度使[8]。

卢钧奏度支郎中韦宙为副使。宙遍诣塞下，悉召酋长，谕以祸福，禁唐民毋得入虏境侵掠，犯者必死，杂虏由是遂安。

掌书记李璋杖一牙职[9]，明日，牙将百余人诉于钧，钧杖其为首者，谪戍外镇，余皆罚之，曰："边镇百余人，无故横诉，不可不抑。"璋，绛之子也[10]。

8 八月，甲子，以礼部尚书裴休同平章事。

9 獠寇昌、资二州[11]。

10 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毕诚奏招谕党项皆降。

11 骁卫将军张直方坐以小过屡杀奴婢，贬恩州司户[12]。

12 十一月，立宪宗子惴为棣王。

13 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13]。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14]。"从之。

【注释】

①稽颡(qǐ sǎng 启嗓)：跪拜时把额头触地，表示极其恭顺虔诚。颡，额

头。

②右卫大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大将军正三品,掌宿卫京师。 郑光:为宣宗生母郑氏之弟,宣宗即位,尊郑氏为皇太后,郑光是为元舅。

③画一:犹统一,一个样。《汉书·萧何曹参传》:"萧何为法,讲若画一。"

④团练副使:官名。观察使由于军事方面的需要,往往带团练使衔。团练副使,即观察使之副手。

⑤须昌:县名,治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诚(xián 咸):此为人名。

⑥颇、牧:指廉颇和李牧,二人均为战国时赵国武将,以善用兵而有名于世。

⑦六月:据年历,六月无壬申、癸酉日,可能为七月之误。据《新纪》,雍王之死,亦在七月。

⑧义成节度使:官名,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领滑、郑、濮三州。

⑨掌书记:为节度使幕府中的重要文职人员,掌表奏书檄等事。

⑩绛:李绛,字深之,赵郡赞皇人。宪宗时位至宰相,以刚直有名于时。后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为乱兵所害。

⑪昌、资:昌州,治今四川荣昌县,资州,治今四川资中县。二州均属剑南道所领。

⑫恩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恩平县。

⑬繁会:指那些人口繁多,舟车所会的地方。

⑭公验:地方政府所发给的证明,可用作检验的文件。

【译文】

六年(壬申,公元852年)

1春,二月,王赞弘讨伐鸡山反叛者,把他们平定了。

当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上奏说巴南妖贼说出的话悖乱傲慢,皇帝看了非常恼怒。崔铉说:"这些人都是陛下的子民,为饥寒所迫,在谿谷间舞弄从官府偷盗来的武器,不必要派大军去征讨,只要派遣一名使者就可以平息叛乱。"于是派遣京兆少尹刘潼到果州去招抚晓谕他们。刘潼上奏说请不要发兵攻讨,并且说:"现在用如日用一样的光明去照耀愚昧迷蒙的群众,使他们叩头归附朝廷,

从形势方面看是很容易做到的。值得忧虑的是，武臣以不打仗而获得功劳为耻，议论的人却要求很快取得胜利。”刘潼到山中，盗贼张着弓搭上箭等待他，刘潼推开左右的随从径直上前说：“我当面接受皇帝的诏令赦免你们的罪，使你们又作为一般平民。听说你们的木弓可射二百步远，现在我离你们只十步，你们真正想造反的话，就射我吧！”贼人都丢下弓箭群列而拜，请求投降。刘潼回到客馆，而王贽弘和中使似先义逸带领军队已经到了山下，最后还是攻击消灭了投降的人。

2 三月，敕命先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户县和云阳两处庄园并免除税役。中书门下上奏，认为：“纳税服役的规定，全国都是一样执行的。陛下屡次发表讲话，想使朝廷内外统一法令，现在只单独免除郑光的税役，似乎和以前说的话稍有违背。这件事情虽然很细小，涉及到的体制则是多方面的。”敕令说：“朕认为郑光是尊贵的元舅，想优待他免去征税，原先没有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况且他是朕的亲戚，人们不敢随便议论，卿等要不是爱护我，哪里会向我说这样的好话！不论大小事如能都像这样，国家就不必担心治理不好！有始有终，大家都照这样办吧。都依照你们所奏的执行。”

3 夏，四月初八，改任邠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4 湖南上奏说，团练副使冯少端讨伐衡州贼帅邓裴，平定了他。

5 党项又侵扰边境，皇帝想选择能够担任邠宁镇统帅的而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在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人毕诚讨论边事时，毕诚援引古事，根据今情，具体陈述计策谋略。皇帝高兴地说：“我正在挑选将帅，想不到廉颇、李牧就在宫禁之中。卿能为朕前去任职吧！”毕诚愉快地接受了诏命。皇帝想抬高他的资格和履历，七月初七，先任命毕诚为刑部侍郎，初八，就任命他为邠宁节度使。

6 雍王李渼去世，追谥他为靖怀太子。

7 河东节度使李业放纵吏民侵害抢掠杂虏，又随意杀死投降的人，由于这样，北部边疆又扰乱起来。闰七月初六，任命太子少师卢

钧为河东节度使。李业由于在朝廷内有靠山，人们不敢说话，只有魏暮请求贬黜他；皇帝不答应，只是迁为义成节度使。

卢钧上奏要度支郎中韦宙为副使。韦宙走遍了塞下各个地方，把杂虏酋长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如何做是祸，如何做是福，禁止唐朝的平民到杂虏住地进行抢掠。违犯的人要处以死刑，这样杂虏就安定下来了。

掌书记李璋用杖责罚牙门中一个官员，第二天，牙将一百多人向卢钧告状，卢钧用杖刑处罚了领头的人，并把他贬谪到外镇去守边，其余的人也都受到惩罚。卢钧说："边镇一百多人，无缘无故恣意进行诉讼，不能不抑制一下。"李璋是李绛的儿子。

8 八月初一，任命礼部尚书裴休同平章事。

9 獠人侵扰昌、资二州地方。

10 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毕诚上奏说，招谕党项都降顺了。

11 骁卫将军张直方由于因小的过错多次杀害奴婢，贬谪他为恩州司户。

12 十一月，立宪宗的儿子李儇为棣王。

13 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说："由于剃度的僧侣未经精选，那么戒法就要遭到破坏；修造寺庙没有节制，那么耗费的财物必然过多。请求从今日起各州按照原来的敕命允许设置的寺庙以外，有名胜地方和出现过灵迹的地方准许修复，繁华都会的县准许设置一处寺院。严格禁止私人剃度僧、尼；要是官府剃度僧、尼尚有缺额，即选择合适的人补充，仍然要申报到祠部发给度牒。那些想要远游寻找师傅的和尚，必须持有本州发给的证明文件。"皇帝答应了。

七　年

1 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

2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处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1]；杖臀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准。"

3 冬，十二月，左补阙赵璘请罢来年元会，止御宣政。上以问宰相，对曰："元会大礼，不可罢。况天下无事。"上曰："近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邽[2]，关中少雪，皆朕之忧，何谓无事！虽宣政亦不可御也。"

4 上事郑太后甚谨，不居别宫，朝夕奉养。舅郑光历平卢、河中节度使，上与之论为政[3]，光应对鄙浅，上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使奉朝请[4]。太后数言其贫，上辄厚赐金帛，终不复任以民官。

5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

八 年

1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罢元会。

2 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虑人情不安，丙申，诏："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颇搜擿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5]，一切不问。"

3 二月，中书门下奏，拾遗、补阙缺员，请更增补。上曰："谏官要在举职，不必人多，如张道符、牛丛、赵璘辈数人，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丛，僧孺之子也。

久之，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刺史[6]，入谢，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7]。"上遽曰：

"且赐绯。"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赏赐，或半岁不用其一，故当时以绯、紫为荣。上重翰林学士，至于迁官，必校岁月，以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4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敕使过硖石[8]，怒饼黑，鞭驿吏见血；少逸封其饼以进。敕使还，上责之曰："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谪配恭陵。

5 立皇子洽为怀王，汭为昭王，汶为康王。

6 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9]，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10]，入谢，上赐之金紫[11]。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7 上以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悚等无罪，诏皆雪其冤。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12]，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13]。自衣黄、衣绿至衣绯[14]，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绹谋尽诛宦官，绹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注释】

①法杖：指一般常用的杖臀之杖。

②光火劫下邽：是说明火执仗无所顾忌地抢劫。下邽，华州所属县，治今陕西渭南北下邽镇。

③上与之句：据章钰校证，其他各种本"上"字之前，有"入朝"二字。

④奉朝请：为文教官名号，唐又称朝请大夫。无所职掌，仅有其爵位而已。

⑤族从：在亲族中，不是直系亲属者称从，如其祖父叔伯兄弟称从兄弟。次于从的称族，比从疏远。

⑥睦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北。

⑦刺史所借：唐制，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牛从原为六品官，任刺史后，改服绯，是由于因刺史而借用。

⑧硖石：为陕州所属县，治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硖石镇。

⑨军家：指由宦官掌管的北司禁军。唐人习惯称节度使为使家，诸州为州家，诸县为县家。

⑩海州：河南道所属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市。

⑪金紫：指金鱼袋和紫衣。李行言初任刺史，本来只可服绯，因为宣宗所宠信，特赐服紫。

⑫太和之变：此指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朝臣谋诛宦官，事不成，反而引起宦官大杀朝臣的甘露之变。

⑬此乃末策：据章钰校证，他本"策"字下尚有"朕已试之矣"五字。

⑭白衣黄句：唐自高宗上元以后，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六、七、八品服绿，九品服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宦官原均服黄，玄宗以后，绿、绯、紫均有了。

【译文】

七年（癸酉，公元853年）

1 春，正月十七日，皇帝到圜丘举行祭天仪式；大赦天下。

2 夏，四月初六，敕令："从现在起执法机关处罚罪人，用通常的杖刑。杖打脊背一下，折合常行杖臀十下；杖打臀部一下，折合用鞭子打五下。使官吏行使法制有一定的标准。"

3 冬，十二月，左补阙赵璘请求停止举行来年的元旦朝会，只在宣政殿会见大臣。皇帝把这件事向宰相征求意见，他们回答说："元旦的朝会是国家的重大礼仪，不能停止。何况在天下太平的今天。"皇帝说："近来华州上奏说有盗贼明火执仗抢劫下邽县，关中又很少下雪，这都是我所担忧的，怎么说无事！就是宣政殿也不能去了。"

4 皇帝事奉郑太后很恭谨，不让她住在其他宫殿，以便早晚都可以奉养。舅父郑光历任平卢、河中节度使。郑光入朝，皇帝和他谈论政事，郑光回答问题时识见鄙陋浅薄，皇帝很不高兴，于是把他留下来出任右羽林统军，使他为奉朝请。太后多次说郑光贫穷，皇帝即赏赐他很多金帛，始终不再任命他担任治民的官职。

5 度支上奏说："从河、湟平定后，每年全国上交的钱为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五百五十多万缗是租税收入，八十二万多缗是酒税，二百七十八万多缗是盐税。"

八年(甲戌，公元 854 年)

1 春，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停止举行元旦的大朝会。

2 皇帝自从即位以来，处治谋杀宪宗的党徒，包括宦官、外戚以及东宫官属，诛杀和流放的人很多。考虑到怕引起人心浮动，十一日，下诏说："长庆初年的乱臣贼子，近来搜捕收录余党，流放发配已完，其余涉及同族亲从疏远的人，一概不再追究。"

3 二月，中书门下上奏，拾遗、补阙官员有缺额，请求再增补一些。皇帝说："谏官重要的是要能尽忠职守，不一定要人员多，例如张道符、牛丛、赵璘等数人，使朕每天能听到一些从别处听不到的话也就足够了。"牛丛是牛僧孺的儿子。

过了一段时间，牛丛从司勋员外郎调去担任睦州刺史，入朝谢恩时，皇帝赏赐给他一件紫衣。牛丛谢恩毕，上前对皇帝说："臣所穿的绯衣，还是由于任刺史才借服的。"皇帝马上说："暂且赐你绯衣。"皇帝看重珍惜服饰，有关部门常常准备绯衣和紫衣数件跟随

在皇帝身边，用来供给他赏赐时所需，有时半年也用不上一件，所以当时把得到绯衣和紫衣看作是很光荣的事。皇帝重视翰林学士，至于升迁官职，一定要计算任官的岁月，认为不应该把官爵私自给予亲近的臣子。

4 秋，九月初四，任命左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敕使经过硖石县，由于驿站供给的饼子黑了一点而大发脾气，把驿站吏役鞭打得流血；高少逸把黑饼子封装好进奏给皇帝。敕使回到朝廷，皇帝责备他说："深山之中像这样的食物难道容易得到！"随后把他贬谪去恭陵服劳役。

5 立皇子李洽为怀王，李汭为昭王，李汶为康王。

6 皇帝到苑北去狩猎，碰上一位樵夫，询问他是哪县人，回答说："泾阳县人。"又问他："县令是谁？"回答说："李行言。"又问他："政事办理得怎么样？"回答说："性情固执。有强盗数人，军家要索取他们，结果不给，把强盗都杀了。"皇帝回朝，把李行言的名字写上贴在寝殿的柱子上。冬，十月，李行言被任命为海州刺史，入朝向皇帝谢恩，皇帝赏赐他金鱼袋和紫衣。皇帝问他："你知道为什么能穿紫衣吗？"回答说："不知道。"皇帝叫人取下寝殿柱子上的名帖给他看。

7 皇帝认为甘露之变，只有李训、郑注应当定死罪，其余的王涯、贾悚等人无罪，下诏都洗雪他们所遭受的冤枉。

皇帝召见翰林学士韦澳，托辞是讨论诗事，叫左右侍从退下去，和韦澳说："近来外面对内侍的掌权情况有什么看法？"回答说："陛下行使权力决定大事，不是前朝可比的。"皇帝闭着眼睛连连摇头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还畏惧着他们呢。你说说看有什么好计策？"回答说："要是和外廷的大臣商议这件事，担心又发生如太和年间的变乱，不如就在宦官中选择有才识的人和他们谋划。"皇帝说："这是下策，朕已经试过了，从穿黄衣、绿衣到穿绯衣的，都感激朝廷的恩义，只要穿上紫衣就结成一团成为

独立的力量了!"皇帝又曾经与令狐绹谋划全部诛杀宦官,令狐绹担心范围太大了会使无罪的人也遭殃,秘密上奏说:"只有他们犯了罪不放过,宦官官职有缺额不补充,自然而然逐渐减少,以达到消灭。"宦官暗地里看到令狐绹的奏章,由于这样更加与朝廷士大夫为仇,南衙北司如同水火一样不相容。

九　年

1 春,正月,甲申,成德军奏节度使王元逵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绍鼎,癸卯,以绍鼎为成德留后。

2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1]。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2],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奭,宰相莫之测。君奭入谢,上以此奖厉,众始知之。

3 三月,诏邠宁节度使毕诚还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邠宁军于宁州,至是,南山、平夏皆安[3],威、盐、武三州军食足[4],故令还理所。

4 夏,闰四月,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5],镌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6]。"

5 五月,丙寅,以王绍鼎为成德节度使。

6 上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

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⑦，辄足成之。及中书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上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自写而上之，虽子弟不知也，号曰《处分语》。他日，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⑧，出，谓澳曰："上处分本州事惊人。"澳询之，皆《处分语》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诏；事有不可者，澳辄曰："兹事须降御札，放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论之；上多从之。

7 秋，七月，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讷，逊之弟子也，性卞急，遇将士不以礼，故乱作。

8 淮南饥，民多流亡，节度使杜悰荒于游宴，政事不治。上闻之，甲午⑨，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丁酉，以悰为太子太傅、分司。

9 九月，乙亥，贬李讷为朗州刺史⑩，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戍臣失律，并坐监军。"以礼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询，传师之子也⑪。

10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有阎阎医工刘集因缘交通禁中，上敕盐铁补场官。仲郢上言："医工术精，宜补医官；若委务铜盐，何以课其殿最！且场官贱品，非特敕所宜亲，臣未敢奉诏。"上遽批："刘集宜赐绢百匹，遣之。"他日，见仲郢，劳之曰："卿论刘集事甚佳。"

上尝苦不能食，召医工梁新诊脉，治之数日，良已。新因自陈求官，上不许，但敕盐铁使月给钱三千缗而已⑫。

11 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前为泾原节度使，擅用官钱二百万缗，事觉，季荣请以家财偿之。上以季荣有开河、湟功，许之。给事中封还敕书，谏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贬季荣夔州长史⑬。

12 江西观察使郑祗德以其子颢尚主通显，固求散地，甲午，以祗德为宾客、分司。

【注释】

①怀州：原都畿道所属州，治今河南沁阳县。

②考满：在职考课已经期满。唐制，凡居官必经四考，政绩优者升迁，不称职者降级。

③南山、平夏：据章钰考校，他本"平夏"二字下，均有"党项"二字。

④威州：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改安乐州为威州，治今宁夏同心县东北。　武州：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置，治今宁夏同心县东南。

⑤检署：审核签名。

⑥定差：据章钰考校，他本"定"均作"轮"。从文意看，以作轮为顺。

⑦枢密承旨：枢密院重要官吏之一，由宦官充任，掌承受表奏。

⑧邓州：山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河南邓县。

⑨甲午：七月无甲午日，查《旧纪》，崔铉镇淮南，在八月。可知"甲午"前漏"八月"二字。

⑩朗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湖南常德市。

⑪传师：沈传师，字子言，吴人。宪宗、穆宗时，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州刺史、观察使、节度使等。

⑫二千：据章钰考校，他本"三千"作"三十"。

⑬夔州：荆南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奉节县。

【译文】

九年(乙亥,公元855年)

1 春,正月初四,成德军上奏说节度使王元逵去世,军队中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二十二日,任命王绍鼎为成德军留后。

2 二月,任命醴泉县县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前些时,皇帝在渭水旁狩猎,遇到有老年人数十人,在佛祠前聚集,皇帝问他们情况,回答说:"我们都是醴泉县的老百姓。县令李君奭有优异的政绩,考课满期后就要离开,到京兆府请求留下他,所以在这里祈求菩萨保佑,希望能实现我们的愿望。"等到怀州刺史缺人,皇帝手诏任命李君奭,宰相也推测不到是什么缘故。李君奭入朝谢恩,皇帝把父老说的话奖励他,大家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

3 三月,诏令邠宁节度使毕诚迁回邠州。原先,由于河、湟地区刚刚收复,党项尚未完全平定,所以把邠宁军的驻地迁到了宁州,到现在,南山、平夏党项都平定了,威州、盐州和武州驻军粮食充足,所以叫他回到原来的治所去。

4 夏,闰四月,诏令认为:"州县差役不均,从现在起每县根据人的贫富情况和服役多少制成差科簿,送到州刺史那里审核签字以后,锁在县令的大厅内,凡是遇到需要征役时叫县令根据差科簿轮差。"

5 五月十九日,任命王绍鼎为成德节度使。

6 皇帝明察秋毫,记忆力极强,宫中洒水扫地的服役人等,都能记得他们的姓名,这些人的才能和能担任的工作,每次叫他们干什么事,没有派错了人的。全国奏报狱吏卒的姓名,只要看一次就都能记下来。度支奏说渍水污坏绸帛,误把渍字写成清字,枢密承旨孙隐中以为皇帝没有看出来,随即把缺笔添上了。等到奏章经过中书省回到宫中,皇帝看了改添处大怒,追究擅自涂改章奏的人加以处罚。

皇帝秘密命令翰林学士韦澳编写各州境内的土地和风俗名物

以及各种利害关系等为一本书，亲自写成后送了上去，哪怕是他的子弟也不让知道，名叫《处分语》。有一天，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谢恩，退出后，对韦澳说："皇帝了解本州的情况以及处置安排使人吃惊。"韦澳询问他说了一些什么，方才知道都是《处分语》中所说的事。韦澳任翰林学士时，皇帝有时派遣中使叫他草拟诏书；如果有些事不应办的，韦澳就会说："这件事须要皇帝亲自写下字据，才敢施行。"拖延到早上，就上疏评论那件事；皇帝多半依从韦澳的意见。

7 秋，七月，浙东发生军队叛乱，赶走了观察使李讷。李讷是李逊弟弟的儿子，性情躁急，对将士们不以礼相待，所以就发生了叛乱。

8 淮南地方发生饥荒，民众逃亡的人很多，节度使杜悰一心只用在游宴上面，没有把政事办理好。皇帝听到了这回事，八月十八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二十一日，改任杜悰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

9 九月二十九日，贬李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打四十，发配到恭陵服役。还下诏说："从现在起武臣犯了罪，并连监军也要受处罚。"任命礼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沈询是沈传师的儿子。

10 冬，十一月，任命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任盐铁转运使。有一个民间医生刘集通过各种关系和禁中有来往，皇帝敕令盐铁转运使补他一个场官。柳仲郢上奏说："医生的技术如果高明，就应当补为医官；要是给他一个铜场盐场的小官，怎么来考核他的政绩好坏呢！况且场官品级低贱，不是特别敕命所应当涉及的，臣不敢奉诏办理此事。"皇帝见奏随即批示："刘集应当赏赐他绢一百匹，打发他走。"有一天，皇帝看到柳仲郢，奖励他说："卿论议刘集一事很好。"

皇帝曾经苦于不能进食，召来医工梁新诊脉，治疗了几天，病就痊愈了。梁新因而自己陈诉要求作官，皇帝不答应，只命令盐铁转运使每月给他三十串钱罢了。

11 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从前担任过泾原节度使，擅自动用官钱二百万缗，事件被发觉，康季荣请求用家财偿还挪用的官钱。皇帝认为康季荣有收复河、湟地区的功劳，答应了。给事中把敕书退回，表示不同意，谏官也上奏说不能那么办，十二月初五，贬康季荣为夔州长史。

12 江西观察使郑祗德由于他的儿子郑颢娶了公主而通达贵显，坚持请求担任闲散官职，十九日，改任郑祗德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十 年

1 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

2 上命裴休极言时事，休请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休不敢复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辞位，不许。

3 三月，辛亥，诏以："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1]，称臣奉贡，北边无警。会昌中虏廷丧乱，可汗奔亡，属奸臣当轴，遽加殄灭。近有降者云，已庞历今为可汗[2]，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

4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澳为人公直，既视事，豪贵敛手。郑光庄吏恣横[3]，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欲

以清畿甸之积弊[4]；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殢我不置[5]；卿与痛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桡卿法[6]，殊以为愧。"澳归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

5 六月，戊寅，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6 司农卿韦鏦欲求夏州节度使，有术士知之，诣辛鏦门曰："吾善醮星辰[7]，求官无不如意。"鏦信之，夜，设醮具于庭。术士曰："请公自书官阶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韦鏦有异志，令我祭天。"鏦举家拜泣曰："愿山人赐百口之命！"家之货财珍玩尽与之。逻者怪术士服鲜衣，执以为盗；术士急，乃曰："韦鏦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财求我耳。"事上闻。秋，九月，上召鏦面诘之，是知其冤，谓宰相曰："韦鏦城南甲族[8]，为奸人所诬，勿使狱吏辱之。"立以术士付京兆，杖死，贬鏦永州司马[9]。

7 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颢营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与书曰[10]："闻汝已判户部，是吾必死之年；又闻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颢惧，累表辞剧务。冬，十月，乙酉，以颢为秘书监[11]。

8 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12]，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9 吏部尚书李景让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是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也，宜迁四主出太庙，还代宗以下入庙。"诏百官议其事，不决而止。时人以是薄景让。

10 敕："于灵感、会善二寺置戒坛，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两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13]。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选旧僧、尼，旧僧、尼无堪者，乃选外人。"

11 壬辰[14]，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无知者。前此一日，令枢密宣旨于学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覆奏："邺所判度支应罢否？"上以为归长等佑之，即手书慎由名及新命付学士院，仍云"落判户部事"。邺，明之八世孙也[15]。

12 内园使李敬寔遇郑朗不避马[16]，朗奏之，上责敬寔，对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衔敕命，横绝可也；岂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注释】

①婚姻：亲家关系。此指将公主下嫁给回鹘可汗之事。

②已庞(máng 忙)历：即庞勒，译音时用字稍有不同。庞勒为回鹘别部，在安西自称可汗，居甘州。

③庄吏：掌庄园田租的官吏。据章钰校证，他本"横"下有"为闾里患"四字。

④畿甸：指京城所辖地区。古称王畿千里，离王城五百里称甸服。

⑤啼(tì 替)：纠缠而不放过的意思。

⑥桡(náo 挠):木弯曲之称,引申为阻止、使弯曲等义。挠为后起字,意同。

⑦醮:祭祀天地神祇的一种仪式。

⑧甲族:指世家大族。唐代京城之南为韦、杜二大族姓所居,俗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⑨永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湖南永州市。

⑩祇德:据章钰校证,其他诸本在"德"字下有"闻之"二字。

⑪秘书监:唐秘书省的长官,从三品,掌国家经籍图书之事。

⑫灵武:灵州所属县,治今宁夏永宁县西南。

⑬大德:持戒行很好的高僧,隋唐时任命大德统管僧、尼。

⑭壬辰:十一月无此日。据《新纪》,崔慎由入相为"十二月壬辰",可知此处在"壬辰"上漏"十二月"三字。

⑮明:即萧渊明,唐避渊字讳,只作萧明,为梁宗室,封贞阳侯。

⑯内园使:内侍省所属之官吏,在宫禁服役者,由宦者充任。

【译文】

十年(丙子,公元856年)

1春,正月十三日,任命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

2皇帝命裴休大胆对时事提意见,裴休请求早些确定太子,皇帝说:"假若立了太子,那么朕不是就成了闲人。"裴休听了以后,不敢再说话了。二月十三日,裴休托言有病要求辞去宰相职位;皇帝不答应。

3三月初八,下诏说:"回鹘为国家立过功劳,世世代代有婚姻关系,他们称臣进贡,北边保持安定。会昌年间庭廷发生变乱,可汗也逃奔在外,那时是奸臣掌握大权,急忙去消灭他们。近来有投降的人说,现在是已庞历为可汗,还居住在安西,等他回到牙帐以后,应当给他加以册封。"

4皇帝看到京兆地区很久以来都未治理好,夏,五月二十五日,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韦澳为人公正耿直,上任

以后，豪门贵戚暂时有所收敛。郑光庄园的官吏放纵横暴，是民间的祸患，多年都不向官府交纳租税，韦澳把他抓起来戴上刑具。皇帝在延英殿问韦澳，韦澳把具体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皇帝说："你打算如何处置他？"韦澳回答说："想按照法律惩办他。"皇帝说："郑光很宠爱他，怎么办？"韦澳回答说："陛下从内庭把臣调去担任京兆尹，想这样清除京城地方长期解决不了的弊端；假若郑光的庄吏多年为害，能够宽容他的大罪，这就是说陛下定的法律只是对待贫户的，臣不敢奉行诏令。"皇帝说："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郑光纠缠我不罢休；卿痛打他一顿，免他一死，可以吗？"韦澳回答说："臣不敢不奉诏令，希望让臣暂时关押着，等到征收满租税然后释放他。"皇帝说："很明显地这样可行。朕为了郑光的关系阻挠了你执行法禁，很是感到惭愧。"韦澳回到府衙，随即把庄吏痛打了一顿；督促收缴租税数百斛足数后，就把庄吏交给了郑光。

5 六月初七，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

6 司农卿韦厶想担任夏州节度使，有一个术士知道了这一情况，到韦厶家里说："我善于祭祀星辰，祈求官位没有不如愿以偿的。"韦厶相信了他的话，晚上，在院子里设置了祭祀的醮坛。术士说："请你自己亲写官阶一纸。"得到以后，向着天大声呼叫说："韦厶有反朝廷的意图，要我祭天。"韦厶全家人既拜且哭说："希望山人不要断送我们百口之家的性命，家中的财物珍宝都送给你。"巡逻的人对术士穿着鲜丽的衣服觉得奇怪，以为是盗贼而把他抓起来了；术士在情急之中，于是说："韦厶叫我祭天，我想向官府报告，他们用家财来恳求我不说出去。"这件事向朝廷报告了。秋，九月，皇帝召韦厶当面诘问他，具体地了解韦厶是冤枉的，于是皇帝对宰相说："韦厶是城南的大族，被奸邪之人所诬害，不要让狱吏使他受凌辱。"立即把术士交给京兆府，用杖刑处死，把韦厶贬为永州司马。

7 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颢谋求担任宰相很殷切。他的

父亲郑祗德知道这一情况后，给他写信说："听说你已经兼任了户部长官，这是我必定要死的年岁；又听说你想求任宰相，这是我必定要死的日子了！"郑颢感到忧惧，多次上奏表要求辞去繁剧官职。冬，十月十五日，任命郑颢为秘书监。

8 皇帝派遣使者到安西去安抚回鹘，使者抵达灵武时，遇到回鹘可汗入贡的使者，十一月十二日，册封回鹘首领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任命卫尉少卿王端章担任册封使者。

9 吏部尚书李景让上奏说："穆宗是陛下的哥哥，敬宗、文宗、武宗是陛下哥哥的儿子，陛下拜谒哥哥还可以，拜谒侄子可以吗！这样一来，使得陛下不能亲自事奉七庙，所以应当把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人的神主迁出太庙，迎还代宗以下各帝神主入庙。"诏令百官讨论这件事，不能作出决定就作罢了。当时的人由于这件事都看不起李景让的为人。

10 敕命："在灵感和会善二寺设置戒坛，僧、尼中应当填补缺额的，委托长老僧进行选择，发给公凭，到两坛去接受法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持这件事。有不能作僧、尼的人就免去，能胜任的人发给度牒，打发回本州去。没有戒坛公牒的僧、尼，不得私自收容。还是优先选择旧的僧、尼，旧僧、尼没有胜任的人时，就从其他的人中选取。"

11 十二月二十三日，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皇帝每次任命宰相，左右的人都不知道。在前一天，命令枢密使在学士院宣布旨意，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回奏说："萧邺所任判度支一职是罢免，还是保留？"皇帝以为王归长等人庇护萧邺，随即亲自写上崔慎由的名字和新的任命诏书交给学士院，还说"罢去判户部职事"。萧邺是梁朝萧渊明的第八代子孙。

12 内园使李敬寔在路上碰到郑朗不回避，郑朗上奏了这件事，皇帝责备李敬寔，他回答说："供奉官照例是不须回避的。"皇帝说：

“你如果是带着敕命在身，横穿过道路是可以的；怎么能在私自外出时不回避宰相呢！”命令取消他的本职工作，发配到南牙供役使。

十一年

1 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是，判户部有缺，京兆尹韦澳奏事，上欲以澳补之。辞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难以处繁剧，屡就陛下乞小镇，圣恩未许。”上不悦。及归，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与宰辅佥议[1]，私欲用我，人必谓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为河阳节度使。玭，仲郢之子也。

2 上欲幸华清宫，谏官论之甚切，上为之止。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

3 二月，辛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謩为相，议事于上前，他相或委曲规讽，謩独正言无所避，上每叹曰：“謩绰有祖风[2]，我心重之。”然竟以刚直为令狐绹所忌而出之。

4 岭南溪洞蛮屡为侵盗；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为安南经略使。容州军乱[3]，逐经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为容管经略使。

5 甲午，立皇子灌为卫王，漼为广王。

6 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7 教坊祝汉贞，滑稽敏给，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咏有如宿构，由是宠冠诸优。一日，在上前抵掌诙谐，颇及外事，上正色谓曰："我畜养尔曹，正供戏笑耳，岂得辄预朝政邪！"自是疏之。会其子坐赃，杖死，流汉贞于天德军。

乐工罗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晓音律，尤有宠。程恃恩暴横，以睚眦杀人，系京兆狱。诸乐工欲为之请，因上幸后苑奏乐，乃设虚坐，置琵琶，而罗拜于庭，且泣。上问其故，对曰："罗程负陛下，万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绝艺，不复得奉宴游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罗程艺，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杀之。

8 八月，成德节度使王绍鼎薨。绍鼎沈湎无度，好登楼弹射人以为乐，众欲逐之；会病薨，军中立其弟节度副使绍懿。戊寅，以绍懿为成德留后。

9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师卢钧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10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承勋，光弼之孙也[7]。先是，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承勋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8]，居秦州之西。承勋与诸将谋执延心，诬云谋叛，尽掠其财，徙其众于荒远；延心知之，因承勋军宴，坐中谓承勋曰："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9]，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延心欲入

见天子，请尽帅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使西边永无扬尘之警，其功亦不愧于张义潮矣。”承勋欲自有其功，犹豫未许，延心复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无所复恃耳。”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明日，诸将言于承勋曰：“明公首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若从延心之谋，则西陲无事，朝廷必罢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吾属无所复望矣。”承勋以为然，即奏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⑦，使统其众居之。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以疾辞位；壬申，以朗为太子太师。

12 上晚节颇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⑧。

13 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⑨，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贺州司马⑩。

14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军留后王绍懿为节度使。

15 十二月，萧邺罢判度支。

【注释】

①会议：共同商议。会，共同的意思。

②祖风：谓有他五代祖魏征那种敢于直言切谏的作风。魏征在唐太宗时以能直谏著称。

③容州：为容管经略使驻地，治今广西北流县。

④光弼：李光弼，肃宗时名将，平定安史之乱中，建有大功，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

⑤凤林关：在唐河州凤林县境内，即今甘肃临县西北黄河南岸。

⑥三川：此指平凉川、蒲茹川、落门川三地。

⑦都游弈使：地方武官名，领游兵巡弈于边境地区，故名。

⑧罗浮山：在今广东博罗县境内东江之滨，为道家聚炼的圣地，相传东晋葛洪曾在此山修道炼丹。

⑨黑车子：我国唐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有云即室韦之一种。

⑩贺州：为岭南东道所属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的贺街。

【译文】

十一年(丁丑，公元857年)

1春，正月初七，任命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原来，判户部缺员，京兆尹韦澳向皇帝奏事，皇帝想叫韦澳补任此职。韦澳推辞说："臣近年来心力衰退耗减，难以担当繁剧的职务，多次向陛下请求担任一个小镇的官职，圣恩没有允许。"皇帝听了不高兴。等到回家后，韦澳的外甥柳玭又批评他不该辞官，韦澳说："主上不和宰相们共同商议，私自想任用我，人们一定会说我是走不正当的门路取得此官的，那时怎么说得明白！况且你知道现时政事渐渐不好了吗，这是由于我们这些人贪图名位所造成的啊。"十七日，调韦澳为河阳节度使。柳玭是柳仲郢的儿子。

2皇帝想去华清宫，谏官殷切地劝阻，皇帝为此打消了去的念头。皇帝高兴听到规劝进谏的话，凡是谏官论事，门下封驳回诏谐，只要是合乎道理，多数能委屈地依从；收到大臣的章表奏疏，一定要焚香洗手后再好好阅读。

3二月十三日，改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魏謩担任宰相时，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其他的宰相有时委婉地规劝讽谏，只有魏謩直爽地进言无所回避，皇帝每每感叹地说："魏謩隐约有他高祖魏征的风范，我在内心很敬重他。"然而魏謩终究由于刚直被令狐绹所猜忌而出任外职。

4岭南溪洞地方的蛮族多次侵扰叛乱，夏，四月初五，任命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初九，改任宋涯为安南经略使。容州发生军事叛乱，把经略使王球赶走了。六月二十七日，

使命宋涯为容管经略使。

5 二十八日，立皇子李灌为卫王，李漼为广王。

6 秋，七月初五，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7 教坊中的祝汉贞，滑稽敏捷，皇帝有时指着某件物体叫他随口赞说一番，他摹拟颂咏好像早已写成了文章一样，由于这样，他在优人中最受宠爱。有一天，他在皇帝面前拍着手说笑话，内容很多涉及外面的政事，皇帝严肃地对他说："我供养着你们这些人，只是让你们提供戏笑而已，哪里能够随便干预朝廷政事呢！"从这以后就疏远了他。遇上他的儿子因贪赃被用杖刑处死，祝汉贞也被流放到天德军。

乐工罗程善于弹琵琶，从武宗时候起就已经得到宠幸；皇帝一向通晓音律，尤其宠爱罗程。罗程仗着皇帝的恩宠而强暴蛮横，由于个人恩怨以致杀人，这样一来，被关在京兆府的大牢里。那些乐工们想为他向皇帝请求免罪，借着皇帝到后苑听演奏音乐的机会，于是设一个无人坐的位子，放上琵琶，在庭院中围着跪拜，还抽泣着。皇帝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回答说："罗程辜负了陛下的教养，罪该万死，然而臣等可惜他有天下奇绝的技艺，不能再在宴游中贡献技艺了！"皇帝说："你们所爱惜的是罗程的技艺，朕所爱惜的是高祖、太宗制定的国法。"最后还是把罗程用杖刑处死了。

8 八月，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去世。王绍鼎沈湎在酒色里没有节制，喜欢在楼上用弹子射击人取乐，众人想赶走他；适逢他病死了，军队中拥立他的弟弟节度副使王绍懿。十四日，任命王绍懿为成德军留后。

9 九月二十七日，任命太子太师卢钧同平章事，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10 冬，十月初五，任命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李承勋是李光弼之孙。在这之前，吐蕃酋长尚延心带着河、渭二州所属的

部落前来投降，授拜他为武卫将军；李承勋贪图他有许多羊马，引诱他进入凤林关，居住在秦州的西面。李承勋和诸将策划把尚延心抓起来，诬告他阴谋反叛，把他的财产全部抢走，把他的部众迁到荒凉边远的地方去；尚延心知道了这个阴谋，在李承勋举行军宴的时候，就在坐席上向李承勋说："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而又发生饥荒和瘟疫。唐朝的汉人多半向内迁到三川地方去了，吐蕃族人都逃向很远的叠宕西边了，二千里长的一段地域，荒凉而无人居住。延心想入朝拜见天子，请求带领全部人马分别迁到内地去，作唐朝的老百姓，使两边永久不再发生战争，这种功劳比起张义潮来也不会感到惭愧的。"李承勋想自己获得这一份功劳，在犹豫中没有答应尚延心的要求，延心又说："延心既然进到朝廷，部落又迁去内地，只可惜秦州再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李承勋和其他的将领互相对看着，一时无话可说。第二天，诸将对李承勋说："明公首先从事营田，设置防御使府衙，领有万名军众，粮饷有度支供给，将士没有打仗的劳苦，而有耕田互市的财利。假若依照尚延心的计划办，那么西部边疆就没有战事了，朝廷一定会撤销防御使府衙，减省戍守的士兵，还会将秦州划归凤翔管辖，我们这些人再没有什么希望了。"李承勋认为他们说得对，随即申奏推举尚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让他带领他的部众居住在河、渭地区。

11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因病辞相位；初八，任命郑朗为太子太师。

12 皇帝晚年很是喜欢神仙之术，派遣中使去罗浮山奉迎道士轩辕集。

13 王端章前去册封回鹘可汗，道路被黑车子阻塞了，没有到达回鹘驻地就返回来了。二十七日，贬谪王端章为贺州司马。

14 十一月初八，任命成德军留后王绍懿为节度使。

15 十二月，罢免了萧邺判度支的官职。

十二年

1 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1]。式有才略，至交趾，树艻木为栅[2]，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选教士卒甚锐。顷之，南蛮大至[3]，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闲，遣译谕之，中其要害，蛮一夕引去，遣人谢曰："我自执叛獠耳，非为寇也。"安南都校罗行恭[4]，久专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护中军才羸兵数百；式至，杖其背，黥于边徼。

2 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瑑为翰林学士，上器重之。时为河东节度使，手诏征入朝，瑑奏发河东，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瑑，仁轨之五世孙也[5]。

瑑与崔慎由议政于上前，慎由曰："惟当甄别品流，上酬万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华，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当循名责实，使百官各称其职；而遽以品流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无以对。

3 轩辕集至长安，上召入禁中，问曰："长生可学乎？"对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留数月，坚求还山，乃遣之。

4 二月，甲子朔，罢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宫人于诸陵。

5 戊辰，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

上欲御楼肆赦，令狐绹曰："御楼所费甚广[6]，事须有名；且赦不可数。"上不悦，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储宫，四海属望，若举此礼，虽郊祀亦可，况于

御楼！"时上饵方士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俛首不复言。旬日，慎由罢相。

6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为勃海王。

7 夏，四月，以右街使、骁马都尉刘异为邠宁节度使[7]。异尚安平公主，上妹也。

8 庚子，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囚节度使杨发。发，苏州人也。

9 戊申，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10 五月，丙寅，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瑑薨。瑑病笃，犹手疏论事，上甚惜之。

11 以右金吾大将军李嫠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做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俾优人追之，节及嫠门而返。做，俛之从父弟也[8]。辛巳，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发邻道兵讨乱者，平之。

12 是日，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悰，杀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将士不以礼，故及于难。

13 六月，丙申，江西军乱，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

14 初，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

峰州有林西原[9]，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其酋长曰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知峰州者言于涿，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于是由独势孤，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以书诱之[10]，以甥妻其子，补拓东押牙，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是月，蛮寇安南。

15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逐观察使郑薰；薰奔扬州。

16 丁卯，右补阙内供奉张潜上疏，以为："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一朝有变，所蓄之财悉遭剽掠；又发兵致讨，费用百倍，然则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能致羡余者，然后赏之。"上嘉纳之。

【注释】

①安南都护：安南设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市。都护同时兼经略使。

②芳(jī 及)木：同棘木，即羊矢枣，此木不易腐，可持久。

③南蛮大至：据章钰考证，他本"大至"之下有"屯锦田步"四字。

④都校：即都将，都护府之武官。

⑤仁轨：刘仁轨，沧州尉氏人。唐太宗时由县尉至给事中，历高宗、武后朝，位至宰相，垂拱元年(公元 685 年)死，享年八十四。

⑥御楼所费甚广：此指登城楼宣布大赦。唐制，凡御楼大赦，六军十二卫皆有恩赏，故花费多。

⑦右街使：唐制，左右金吾卫所属官中，有左右街使，与左右金吾将军掌分察六街徼巡。

⑧俛：萧俛，字思谦，穆宗即位之初，拜相，不久以介直免，守左仆射。

⑨峰州：安南都护所领州，治嘉宁县(今越南永富省白鹤县南)。

⑩拓东：南诏的一部，其地包括云南与贵州、广西交界的一带地方。

【译文】

十二年(戊寅,公元858年)

1 春,正月,任命康王傅、分司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王式很有才干和谋略,到达交趾后,用艻木修建栅栏,可以维持数十年不坏。把城外堑壕挖深,以便城内的水流宣泄方便,堑壕外面栽种刺竹,寇盗不能冲犯。选取训练的士卒都是很精锐的。没有多久,南蛮大批队伍到来,屯扎锦田步,离交趾只有半天路程了;王式表现出很安闲的样子,派遣翻译人员晓谕蛮人,说到了蛮人的要害处,蛮人在一个晚上就全部退走了,并派人辞谢说:"我们来是为了抓反叛的獠人,不是进行侵扰的。"安南都校罗行恭,长久把持都护府的大权,他的部下有精兵两千人,都护府中军才有数百名老弱兵员;王式上任后,用杖刑处罚了罗行恭,并把他贬黜到边境地区去服役。

2 从前,户部侍郎、判度支刘瑑为翰林学士,皇帝很器重他。他任河东节度使时,皇帝下手令征他入朝,刘瑑上奏说已从河东出发了,外人才知道调他的事。二十五日,任命刘瑑为同平章事。刘瑑是刘仁轨的第五代孙。

刘瑑和崔慎由一同在皇帝面前讨论政事,崔慎由说:"只有用心审定官员的品级和任职,以报答一点点朝廷的大恩。"刘瑑说:"从前晋代的王夷甫崇尚浮华,妄自划分流品,使得中国战乱不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现在是盛明的朝代,应当循名责实,使百官们各人都称职;而急忙以区别品流为首要任务,臣不晓得哪一天才能把国家的政事办好!"崔慎由无话可说。

3 轩辕集来到长安,皇帝把他召入禁中,问他道:"长生不死能学到吗?"他回答说:"作帝王的人屏除嗜欲,崇尚德行,那么自然会得到上天赐给的长久福运的,还要再追求什么长生不死!"停留数月,坚决要求回到罗浮山去,于是打发他走了。

4 二月初一,停止公卿大臣朝拜光陵以及忌辰的时候向穆宗上

香，把光陵的宫人全部调到其他陵园。

5 初五，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

皇帝打算登上城楼宣布大赦，令狐绹上奏说："登楼举行大赦仪式要花费很多的钱，这件事还要师出有名；况且大赦是不能多次进行的。"皇帝不高兴地说："告诉我用什么名义为好？"崔慎由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四海之内的人都在盼望着。要是举行立太子的礼仪，哪怕是祭天都可以，何况是登城楼宣布大赦！"当时皇帝服食了方士进献的丹药，已经感到心躁口渴，而旁人不知道，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听到崔慎由的话，低下头不再说话了。过了大约十天，崔慎由就被罢免了宰相的职位。

6 勃海王彝震去世。二十日，立他的弟弟虔晃为勃海王。

7 夏，四月，任命右街使、驸马都尉刘异为邠宁节度使。刘异娶了安平公主，她是皇帝的妹妹。

8 初九，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囚禁了节度使杨发。杨发是苏州人。

9 十七日，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10 五月初六，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瑑去世。刘瑑在病危时，还在写奏疏议论国事，皇帝非常痛惜他的去世。

11 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命令中使赐给他符节，给事中萧做把任命制书退回给皇帝，表示不同意；皇帝当时正在奏乐，没有空闲召唤中使，于是就派了一名乐工去追回所赐之符节，符节快送到李燧的家门口时被追回来了。萧做是萧俛的堂兄弟。二十一日，任命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征发相领各道的军队讨伐作乱的人，把叛乱平定了。

12 在同一天，湖南也发生军事叛乱，都将石载顺等人赶走了观察使韩悰，杀死了都押牙王桂直。韩悰不用礼节对待将士，所以遭受了灾难。

13 六月初六，江西发生军事叛乱，都将毛鹤赶走了观察使郑宪。

14 原先，安南都护李涿任职时贪鄙横暴，强迫购买蛮人的马牛，一头牲畜只给一斗盐作价钱；又诛杀蛮人酋长杜存诚。群蛮又怨恨，又愤怒，于是引导南诏人侵扰边境。

峰州的林西原地方，原来驻有防冬兵六千人，在它旁边的七绾洞蛮人，酋长名李由独，经常帮助中国戍守，并交纳租税。峰州地方官对李涿说，不要派戍兵到林西原去了，把防守任务全部交给李由独负责就可以了；这样一来，李由独的力量陷于孤单，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就写信诱惑李由独，要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李由独的儿子，并让他任拓东押牙官，李由独就带领他的部众归顺南诏。从这以后安南就有了蛮人的侵扰；这个月，蛮人侵扰安南。

15 秋，七月初七，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赶走观察使郑薰；郑薰逃往扬州。

16 初八，右补阙内供奉张潜上疏，认为："藩镇使府在替代移交的时候，都报告仓库储蓄了多少财物，把盈余的多少作为考课的成绩，朝廷也凭着这点分别给予奖赏。我私下想，藩镇所征收的财赋，支出是有常数的，假若不是赋税收取过多，以及减少了将士的员额，或是减少克扣了将士的衣粮，那么盈余的部分又从何处得来呢！近来南方各镇多次发生变乱，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一旦发生变乱，储蓄的财物都遭到抢劫；又发兵去征讨，费用超过盈余的上百倍，然而朝廷又得到什么好处呢！请求从今天起，藩府的长官不增加赋税，不减少士兵衣粮，只减少游宴，节省浮华开支，能够有所盈余的人，然后才给以奖赏。"皇帝嘉奖他，并且采纳了他的意见。

17 容管奏都虞候来正谋叛，经略使宋涯捕斩之。

初，忠武军精兵皆以黄冒首[1]，号黄头军。李承勋以百

人定岭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装，亦定容州。

安南有恶民，屡为乱，闻之，惊曰："黄头军渡海求袭我矣[2]！"相与夜围交趾城，鼓噪："愿送都护北归，我须此城御黄头军。"王式方食，或劝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动，则城溃矣。"徐食毕，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将旗，坐而责之，乱者反走。明日，悉捕诛之。有杜守澄者，自齐、梁以来拥众据溪洞，不可制。式离间其亲党，守澄走死。安南饥乱相继，六年无上供，军中无犒赏，式始修贡赋，飨将士。占城、真腊皆复通使[3]。

18 淮南节度使崔铉奏已出兵讨宣州贼；八月，甲午，以铉兼宣歙观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4]。璋，造之子也[5]。

19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没数万家。

20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辞[6]，上曰："建州去京师几何？"对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此阶前则万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慑失绪，上抚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职贬复州司马[7]。

令狐绹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绹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绹尝徙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绹，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

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绹汗透重裘。

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绹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21 初，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素多盗贼，选精兵数百人别置营训练，号捕盗将。及湖南逐帅，诏商讨之。商遣捕盗将二百人讨平之。

22 崔铉奏克宣州，斩康全泰及其党四百余人。

23 上以光禄卿韦宙父丹有惠政于江西[8]，以宙为江西观察使，发邻道兵以讨毛鹤。

24 崔铉以宣州已平，辞宣歙观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温璋为宣歙观察使。

25 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颇易得，人思徼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侥幸者多，乱亦非难。"上称叹再三。伸起[9]，上三留之，曰："异日不复得独对卿矣。"伸不谕。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26 韦宙奏克洪州，斩毛鹤及其党五百余人。宙过襄州[10]，徐商遣都将韩季友帅捕盗将从行。宙至江州[11]，季友请夜帅其众自陆道间行，比明，至洪州，州人不知，即日讨平

之。宙奏留捕盗将二百人于江西，以季友为都虞候。

【注释】

①黄冒：黄色头巾。

②求：据章钰校证，乙十一行作"来"。从文意看，以作"来"为顺。

③占城：又称林邑、环王，古国名，故地在今越南中南部一带。　真腊：又名吉蔑、古国名，故地在今柬埔寨境。

④宋州：宣武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南商丘市。

⑤造：温造，字简舆，河内人。文宗时，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节度使礼部尚书等。

⑥建州：江南东道所属州，治今福建建瓯县。

⑦复州：山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湖北天门市。

⑧光禄卿：光禄寺长官，从三品，掌国家酒醴、膳馐等事。

⑨伸起：据章钰校证，他本"伸"字下有"三"字。从下文看，以有"三"字者为顺。

⑩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⑪江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江西九江市。

【译文】

17 容管奏报说都虞候来正阴谋叛乱，经略使宋涯把他收捕斩首。

原先，忠武军的精锐部队都用黄色为头巾，号黄头军。李承勋用一百名黄头军平定了岭南叛乱，宋涯叫他的部下也仿效黄头军的服装，平定了容州叛乱。

安南地方有刁民，多次兴风作乱，听说容州有黄头军，大惊，说："黄头军要渡过海峡来袭击我们了！"他们互相聚集在夜里包围了交趾城，鼓噪着说："愿意护送都护回北方去，我们需要这座城池抵御黄头军。"王式正在吃饭，有人劝王式出走躲避一下。王式说："只要我的脚一动，那么本城就要溃散了。"不慌不忙吃完饭，穿上

铠甲，带领左右随从登城楼，把大将旗竖立起来，坐着责备叛乱的人，叛乱的人都转身逃走了。第二天，把叛乱的人都抓来杀了。有个叫杜守澄的人，继承着从齐、梁以来的传统率领一部分群众占据溪洞，没有办法制服他们。王式用离间的办法使他们亲族党羽脱离他，杜守澄只得逃走，以致死在外地。安南地方饥荒和战乱连接不断，六年没有向朝廷交租赋，军队中也没有钱发犒赏，王式上任后才又向朝廷交贡赋，给将士发犒赏。占城和真腊又都恢复了使者的往来。

18 淮南节度使崔铉上奏说已经出兵讨伐宣州的叛贼；八月初六，任命崔铉兼宣歙观察使。十一日，任命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温璋是温造的儿子。

19 黄河南北和淮南均发生大水灾，徐州和泗州地区水深五丈，淹没了数万家民户。

20 冬，十月，新任建州刺史于延陵入宫辞谢皇帝，皇帝说："建州离京师有多远？"于延陵回答说："八千里。"皇帝说："你到那里去以后政事的好坏，朕都会知道，不要以为隔得远就不了解！哪怕万里之远就如像这阶前一样，你知道吗？"于延陵惊吓得乱了分寸，皇帝安抚他一番之后打发他上任去了。到任以后，终于以不称职被贬为复州司马。

令狐绹打算任用李远为杭州刺史，皇帝说："我听说李远有诗句云'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老百姓！"令狐绹说："诗人借托这种意境以表示高兴而已，并不是实际生活是那个样子。"皇帝说："暂且派他去试试看。"

皇帝有诏令说任命刺史不能从外地直接上任，一定要到京师来，当面考察他是否能干，然后才决定是不是任命他。令狐绹曾经调他的老熟人为相邻近州的刺史，就便上任去了。皇帝看到了他向朝廷谢恩的奏表，因而询问令狐绹，令狐绹回答说："因为他离上任的地方很近，直接去了，省略了欢送迎接而已。"皇帝说："我感到任

命的刺史多半都不称职，给老百姓带来灾难，所以想一个一个都接见他们，询问他们到任后有什么打算，了解他们的好坏以决定是升迁还是降职。诏命已经颁布了，竟然废弃而不执行，宰相的权力真是大得可怕！"当时正值寒冷天，令狐绹吓得大汗湿透几层衣服。

皇帝在坐朝时，接待群臣好像对待宾客一样，哪怕是左右亲近的人，不曾看到过他有倦怠的面色。每当宰相奏事时，旁边一个站着的人也没有，那种威严的神态使人不敢抬头观看。奏事完了以后，皇帝会一下子和颜悦色地说："现在可以说说闲语了！"接着询问民间琐细事情，或者是谈宫廷中游宴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用严肃的面容说："你们这些人好好地去任职，朕常常担心你们辜负我，以后我们不能再见面。"于是起身回宫。令狐绹对别人说："我担任宰相十年了，是得到皇帝最大的恩典的；然而每次到延英殿奏事，没有一次不是惊恐得流汗沾湿了内衣！"

21 原先，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由于他管辖的地方险要而辽阔，向来就多有盗贼出没，于是他挑选精兵数百人，另外安排为一个军营进行训练，号称捕盗将。等到湖南发生叛军赶走观察使的事情后，诏令徐商去讨伐叛军。徐商派遣捕盗将二百人前去，很快就把叛乱讨平了。

22 崔铉奏报说攻下了宣州，把康全泰和他的党羽四百多人全部杀掉了。

23 皇帝由于光禄卿韦宙的父亲韦丹在江西任职时有惠政，于是任命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征调邻道兵以讨伐毛鹤。

24 崔铉由于宣州已经平定，辞去兼任的宣歙观察使官职。十一月二十一日，任命温璋为宣歙观察使。

25 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地对皇帝说："近来官职很容易获得，人们都想侥幸得到官位。"皇帝惊讶地说："这样一来，就要引起动乱了！"蒋伸回答说："动乱还没有发生，但是想侥幸获得官位的

人多了，动乱也不是难得发生的。”皇帝再三对蒋伸的话称赞感叹。蒋伸三次起身告退，皇帝三次留住他，并说：“他日不能再单独和你谈话了。”蒋伸当时不懂皇帝说这句话的意思。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命蒋伸为同平章事。

26 韦宙奏报说攻克了洪州，把毛鹤和他的同党五百多人都杀了。韦宙上任时经过襄州，徐商派都将韩季友率领捕盗将跟随他一道去。韦宙到达江州时，韩季友请求在夜里带领他的队伍从陆路暗地前往，等到第二天早上，到达洪州，洪州人还未发觉，当天就把叛乱平定了。韦宙奏请在江西留下捕盗将二百人，任用韩季友为都虞候。

十三年

1 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2 三月，割河东云、蔚、朔三州隶大同军[1]。

3 夏，四月，辛卯，以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遗内供奉[2]。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寝，宰相请其故，上曰：“朕近与此女子会食，对朕辄折匕箸[3]。性情如是，岂可为士大夫妻！”及更命琮尚广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4]。

4 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士卒噪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尝镇徐州，有能名，复以为武宁节度使，一方遂安。贬季荣于岭南。

5 六月，癸巳，封宪宗子惕为彭王。

6 初，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夔

王滋，第三子也，上爱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

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5]，使立之。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已受敕于宣化门外，将自银台门出，左军副使亓元实谓宗实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提矣。亓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灌。收归长、公儒、居方，皆杀之。癸巳，宣遗制，以令狐绹摄冢宰。

宣宗性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虞紫芝、王乐皆伏诛。

7 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6]。

8 加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兼中书令[7]，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同平章事。

9 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10 十一月，戊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鄴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11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同平章事。审权，元颖之弟子也[8]。

12 浙东贼帅裘甫攻陷象山[9]，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10]，进逼剡县[11]，有众百人，浙东骚动。观察使郑祇德遣讨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将兵三百，合台州军共讨之[12]。

13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绹执政岁久，忌胜己者，中外侧目，其子滈颇招权受贿。宣宗既崩，言事者竞攻其短，丁酉，以绹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4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13]，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禀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人浸多[14]，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还[15]。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

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祐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上以酋龙不遣使者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16]，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17]。

【注释】

①大同军：新设置的一个镇。原为防御使，由刺史领之，现置节度使，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

②校书郎：秘书省属官，正九品上，掌国家图籍等事。

③匕箸（bǐ zhù 比著）：匙和筷子。箸，也作筯。

④敖：于敖，字蹈中，为唐初名臣于志宁的后代。宪宗元和年间，历官监察御史、刺史等，至穆宗长庆间，任吏部郎中，迁给事中、御史中丞等职。

⑤宣徽南院使：唐设南北宣徽院，总领宫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的名籍和郊祀朝会宴飨供帐等，由宦官担任院使，地位很重要。

⑥昭容：女官名。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夫人四人，正一品，九嫔九人，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昭容为九嫔之一。

⑦中书令：中书省长官，原正三品，后升正二品，掌军国政令，佐天子行使国家大权。

⑧元颖：杜元颖，唐初名相杜如晦的后代，宪宗元和间，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穆宗时，迁为宰相。后以镇西川无状获罪，卒于贬所。

⑨象山：台州所属县，治今浙江象山县。

⑩明州：浙东节度使所属州，治今浙江宁波市南，其地距象山很近。

⑪剡县：越州所属县，治今浙江嵊县。

⑫台州：浙东节度使所属州，治今浙江临海市。

⑬青溪道：即清溪关路，其关在今四川汉源县西南。从清溪关而南，经嶲州，即达云南，为唐与南诏往来的重要通道。

⑭傔人：随从人员。唐制，节度使、副使以下，皆有傔人。南诏进贡使亦带傔人。

⑮嶲（xī 西）州：剑南道所领州，治今四川西昌市。

⑯名近玄宗讳：南诏新立者名酋龙，玄宗名李隆基，龙与隆读音相同，故犯讳。

⑰播州：黔中道所属州，治今贵州遵义市。

【译文】

十三年（己卯，公元 859 年）

1 春，正月初一，大赦天下。

2 三月，将河东镇所属的云、蔚、朔三州划出来隶属于大同军管辖。

3 夏，四月初五，任命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遗内供奉。原来，皇帝想让于琮娶永福公主为妻，不久放弃了这个想法，宰相询问皇帝为什么这样，皇帝说："朕近日和她一同进餐，在我面前动不动就把汤匙筷子等扔掉。性情这样粗暴，哪里能够作为士大夫的妻子呢！"于是改叫于琮娶广德公主。二位公主都是皇帝的儿女。于琮是于敖的儿子。

4 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爱恤士卒，士卒鼓噪着把他赶走了。皇帝知道左金吾大将军田牟曾经担任过徐州节度使，表现很能干，所以再任命他为武宁节度使，那一带地方就安定下来了。贬谪康季荣到岭南地方。

5 六月初九，封宪宗的儿子李惕为彭王。

6 起初，皇帝的长子郓王李温，不被宠爱，居住在十六宅，其他的儿子都居住在皇宫中。夔王李滋，是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皇帝很喜爱他，想把他立为太子，但是按照立太子的次序他轮不上，所以宣宗就长久没有确立太子。

皇帝吃了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的药，在背上长了一个毒疮。八月，毒疮严重了，宰相和朝官都不能见到皇帝。皇帝秘密把夔王托付给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要他们立他为太子。王归长等三人和右军中尉王茂玄，都是皇帝平日所信任的人。只有左军中尉王宗实向来不是一条心，王归长等三人互相谋划，把王宗实调出去作淮南监军；王宗实已经在宣化门外接到了敕命，将要从银台门离开，左军副使亓元实对王宗实说："皇帝病了一个多月了，中尉只是隔着门询问起居情况；今天的改授官职，还分不清是谁的主意，为何不看望皇帝以后再离开。"王宗实得提醒后发觉是有问题，再想入宫，各处的宫门已经按照过去的旧例

增派人守卫了。开元实保护引导王宗实径直进入皇帝的寝殿，皇帝已经去世，宫人们已东向围着在抽泣了。王宗实叱责王归长等人，说他们用的是假诏命；王归长等人都抱着王宗实的脚乞求活命。于是派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去迎接郓王。初九，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暂时掌管军国大事，并改名灌。收捕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把他们都杀了。初十，宣布遗制，任命令狐绹摄冢宰。

宣宗为人，明于察视，沉毅果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爱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所以大中年间的政绩，一直到唐朝灭亡为止，人们思念它，称赞它，说宣宗是小太宗。

十七日，懿宗即皇帝位。二十日，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任命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虞紫芝、王乐都被处死。

7 九月，追尊皇帝的生母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

8 加给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同平章事兼衔。

9 冬，十月初九，大赦天下。

10 十一月初七，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邺同平章事，充任荆南节度使。

11 十二月初三，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同平章事。杜审权是杜元颖弟弟的儿子。

12 浙东地方盗贼的首领裘甫攻下了象山县，官军多次被裘甫打得大败，明州城的城门白天都不敢打开，裘甫军逼近了剡县，有部队百人，浙东地区都为之不安。观察使郑祇德派遣讨击副使刘勍、副将范居植带领三百名兵卒，联合台州军共同讨伐裘甫军。

13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绹担任宰相的时间很长，对于比自己强的人非常忌妒，朝廷内外的人对他很不满意，他的儿子令狐滈很是招揽权力，接受贿赂。宣宗死了以后，担任进言的官吏争着上书攻击他的缺点和过错，十六日，调令狐绹同平章事，充任河中节度使。任命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门下侍

郎、同平章事。

14 从前，韦皋在西川任职时，开辟青溪道作为蛮族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好使他们通过蜀地向朝廷进贡。又挑选蛮族子弟到成都来，教给他们读书识字，想用这种办法取得他们的欢心而约束他们，学好了以后就让他们回去，又让其他人的子弟继续来学习。这样作了五十年，蛮族的子弟在成都学习过的大概有数千人，西川军府对供给学生的费用很感厌烦。另外，蛮人向朝廷进贡时，贪图得到赏赐，他们带领的侍从人员逐渐增加，杜悰担任西川节度使时，上奏请求减少蛮人的随从人员人数，诏令依从了。南诏王丰祐大怒，他派出的贺冬使者把贺表在中途交给嶲州府就回去了。又索取在成都学习的子弟，送来的文牒中，言辞非常不谦逊，从这以后进贡也不按规定时间了，时有时无，还时常侵扰边境。

正值宣宗去世，派遣中使去通告丧情，当时南诏丰祐也刚刚死，他的儿子酋龙继位，大怒说："我国也有丧事，朝廷为什么不派使者吊祭？另外，诏书还是赐给前王的。"于是将告哀使者安置在外馆，礼仪待遇非常轻薄。使者回到朝廷后，把具体情况报告了皇帝。皇帝认为酋龙既不派使者来告丧，另外所用名字又和玄宗的名字音近而犯讳，于是就不进行册封新王的礼仪。酋龙就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年号为建极，派兵攻下播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五十

唐纪六十六　起上章执徐，尽强圉大渊献，凡八年。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上

咸通元年

1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1]，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

时二浙久安[2]，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祇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羸弱者。祇德遣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将新卒五百击裘甫[3]。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贼设伏于三溪之南[4]，而陈于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战，阳败走，官军追之，半涉，决壅，水大至，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

几尽。

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暀，勇力推刘庆、刘从简。群盗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2 丙申，葬圣武献文孝皇帝于贞陵[5]，庙号宣宗。

3 丙午，白敏中入朝，坠陛，伤腰，肩舆以归。

【注释】

①桐柏观：在台州唐兴县天台山，即今浙江天台县城北天台山上。

②二浙：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浙东道治越州(今绍兴市)，浙西道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

③子将：犹小将。　望海镇：在今浙江镇海县，唐属明州。

④三溪：即今浙江曹娥江上源剡溪、澄潭溪、新昌溪于嵊县汇合后的合称。

⑤贞陵：在京兆云阳县西北，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

【译文】

唐纪六十六　起庚辰(公元860年)，止丁亥(公元867年)，共八年。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上

咸通元年(庚辰，公元860年)

1 春，正月初四，浙东军和裘甫军在桐柏观前大战，范居植阵亡，刘勍只身逃了出来。十四日，裘甫带领他的部下千余人攻下剡县，打开官家府库，招募壮士参军，部众有数千人；越州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恐慌。

当时浙东浙西久未发生战事，军人都不演习作战技术了，盔甲腐朽，兵器不锋利，现存的兵卒不到三百人；郑祗德再招募新兵来补充，军官受到贿赂，招来的大都是些孱弱不顶用的人。郑祗德派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带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卒去攻打裘甫。二月初十，与裘甫在剡县以西会战，裘甫在三溪的南面设下埋伏，而在三溪的北面排列军阵，并把三溪上流堵塞住，使得下流可以步行渡过。战斗开始以后，裘甫假装败走，官军追赶他们，在溪中走了一半，裘甫扒开了上流堵塞的堤，大水猛冲，官军大败，沈君纵等三将都战死，官军几乎全部被消灭。

这样一来，山海之间各处的盗寇以及其他地方的无赖亡命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到此，军众达到三万人，分为三十二队。在他们的小帅中有谋略的是刘暀，有勇力的是刘庆、刘从简。外地的群盗都从遥远的地方送来书信和礼物，要求裘甫收纳他们为部下。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年号称罗平，铸的印称天平。大量囤聚钱物和粮草，请来能工巧匠，制造武器兵械，声威震动了全国。

2 十五日，将圣武献文孝皇帝葬在贞陵，庙号宣宗。

3 二十五日，白敏中前去上朝，在阶梯上跌倒了，伤了腰，被用肩舆抬了送回家。

4 郑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1]。祗德始令屯郭门及东小江[2]，寻复召还府中以自卫。祗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贼游骑至平水东小江[3]，城中士民储舟

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朝廷知祗德懦怯，议选武将代之。夏侯孜曰："浙东山海幽阻，可以计取，难以力攻。西班中无可语者[4]。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诸相皆以为然。遂以式为观察使[5]，征祗德为宾客[6]。

三月，辛亥朔，式入对，上问以讨贼方略。对曰："但得兵，贼必可破。"有宦官侍侧，曰："发兵，所费甚大。"式曰："臣为国家惜费则不然。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7]，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上顾宦官曰："当与之兵。"乃诏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授之。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8]。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拒险，贼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涪醢[9]，况货财，能保之乎！"乃自相帅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贼又遣兵掠台州，破唐兴[10]。己巳，甫自将万余人掠上虞[11]，焚之。癸酉，入余姚[12]，杀丞、尉；东破慈溪[13]，入奉化，抵宁海[14]，杀其令而据之；分兵围象山。所过俘其少壮，余老弱者蹂践杀之。

及王式除书下[15]，浙东人心稍安。裘甫方与其徒饮酒，闻之不乐。刘暀叹曰："有如此之众而策画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将兵来，闻其人智勇无敌，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16]，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

千守西陵[37]，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甫曰：“醉矣，明日议之！”盱以甫不用其言，怒，阳醉而出。有进士王辂在贼中，贼客之。辂说甫曰：“如刘副使之谋，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甫畏式，犹豫未决。

夏，四月，式行至柿口，义成军不整，式欲斩其将，久乃释之，自是军所过若无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请降，式曰：“是必无降心，直欲窥吾所为，且欲使吾骄怠耳。”乃谓使者曰：“甫面缚以来[38]，当免而死。”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为郑祇德置酒，曰：“式主军政，不可以饮，监军但与众宾尽醉。”迨夜，继以烛，曰：“式在此，贼安能妨人乐饮！”丙申，饯祇德于远郊，复乐饮而归。于是始修军令，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

贼别帅洪师简、许会能帅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当立效以自异。”使帅其徒为前锋，与贼战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贼谍入越州，军吏匿而饮食之。文武将吏往往潜与贼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诈引贼将来降，

实窥虚实;城中密谋屏语,贼皆知之。式阴察知,悉捕索,斩之;刑将吏尤横猾者;严门禁,无验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贼始不知我所为矣。

式命诸县开仓廪以赈贫乏,或曰:"贼未灭,军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官军少骑卒,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举籍府中,得骁健者百余人。虏久羁旅,所部遇之无状,困喂甚;式既犒饮,又赐其父母妻子[19],皆泣拜欢呼,愿效死,悉以为骑卒,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凡在管内者,皆视此籍之,又奏得龙陂监马二百匹[20],于是骑兵足矣。

或请为烽燧以调贼远近众寡,式笑而不应;选懦卒,使乘健马,少与之兵,以为候骑;众怪之,不敢问。

于是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乃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合千人,石宗本帅骑兵为前锋,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号东路军。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21],号南路军。令之曰:"毋争险易,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胁从者,募降之。得贼金帛,官无所问。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

癸卯,南路军拔贼沃州寨[22],甲辰,拔新昌寨[23],破贼将毛应天,进拔唐兴[24]。

【注释】

①浙西：即浙江西道，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管润、苏、常、杭、湖等州。宣歙（shè 舍）：即宣州道，治宣州（今安徽宣城），管宣、歙、池等州。

②东小江：越州水名，源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东入海。

③平水东小江：在会稽县平水镇东的小江，与源出剡溪的东小江有别。

④西班：唐代朝会，文官排列在东边，武官排列在西边，西班乃指武官而言。

⑤观察使：据章钰校证，他本"观察使"上有"浙东"二字。

⑥宾客：太子宾客的简称，东宫属官，正三品，掌侍从规谏，为闲散职位。

⑦十军：唐肃宗以后，羽林、龙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号北门十军。

⑧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市。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二州均属浙东道所领。

⑨菹醢（zū hǎi 租海）：杀死剁成肉酱。

⑩唐兴：唐武德初置，即今浙江天台县。

⑪上虞：治今浙江上虞县。

⑫余姚：治今浙江余姚市。

⑬慈溪：治今浙江宁波市西北慈城镇。

⑭宁海：治今浙江宁海县。

⑮除书：授职的文书。除指去旧官任新职。

⑯越州：浙东节度使或观察使驻地，治今浙江绍兴市。管越、衢、婺、温、台、明等州。

⑰西陵：即今浙江萧山县西北西兴镇。此地为浙西入浙东的要道。

⑱面缚：将两手反绑在身体背后。面即背的意思。《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

⑲赒：今简化作"周"，救济、赈济。

⑳龙陂监：唐设在今河南郏县东南龙陂的马监。马监掌牧马之事，设牧监掌管其事。

㉑忠将游君楚：据胡注，"忠"下逸"武"字。当时从王式的军队，有忠武军。

㉒沃州寨：在今浙江新昌县东南。

㉓新昌寨：即今浙江新昌县，唐时属剡县所辖。

㉔进拔唐兴：据章钰校证，他本"拔"作"抵"。从文意看，作抵为顺。

【译文】

4 郑祗德接连上表告急，并且向相邻的各道求救；浙西道派遣牙将凌茂贞带领四百人，宣歙道派遣牙将白琮带领三百人，前往越州。郑祗德开始时叫他们驻扎在城郭和东小江，不久，又召回到府衙中用来保卫自己。郑祗德发给他们的馈饷，比度支按常规所发的馈饷多十三倍，然而宣歙、浙西二道的将士还认为太少。宣、润二道将士请当地土军为向导，以便和贼人作战；那些将领有的说有病，有的假装从马上掉下来负了伤，那些愿意领头的人又一定预先要求提升军职和勋级，结果一个人也派不出来。贼人的游骑到了平水镇东的小江，城里的士民准备了船和粮食，在夜里坐着等待天亮，各自打算逃生。

朝廷知道郑祗德懦弱胆小，讨论挑选武将去代替他。夏侯孜说："浙东地方有山和海的险阻，只可以用计谋取胜，用强力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在朝廷武官中还没有适当人选可用。从前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虽然出身儒家，在安南时威信很高，华人夷人都信服他，为远近所闻名，可以胜任郑祗德的职务。"其他宰相都认为是这样。于是就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征调郑祗德为太子宾客。

三月初一，王式到朝廷回答问题，皇帝询问他讨贼的办法。王式回答说："只要有兵员，贼人一定会被平定。"有在皇帝旁边侍奉的宦官说："调发军队，要花费很大的钱财。"王式说："臣为国家爱惜费用则不是那么想的。军队多，能很快平定贼人，所需费用是很节省的。假若军队人少不能打败贼人，时间拖延很长，贼人的势力一天天扩大，那么江、淮一带的群盗将会蜂起响应他们。国家的用度全靠江、淮，要是江、淮地方阻隔不通了，那么上从九庙，下至十军，都没有财物供给了，损失的财物难道可以计算得了吗！"皇帝回头对宦官说："应当调派军队给他。"于是下诏调发忠武、义成、淮南

等各道兵交给王式指挥使用。

裘甫分兵进掠衢州和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带领军队凭险拒守，贼人攻不进去。又分兵进掠明州，明州的民众互相谋画说："贼人要是进了城，妻室儿女都要成为肉酱，何况财产货物，能保得住吗！"于是共同拿出钱来招募勇士，修治器械，树立栅栏，疏浚城沟，切断桥梁，做了一系列防守的准备工作。贼人又派兵攻掠台州，攻下唐兴县。十九日，裘甫亲自带领一万多人进掠上虞县，把它烧掉了。二十三日，攻入余姚，杀了县丞和县尉；再向东攻下慈溪县，进入奉化县，抵达宁海县，杀了县令而占据其城；又分兵包围象山县。所经过的地方，俘虏那些年轻力壮的人，其余老弱的人都被踩践杀死。

等到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的诏书颁发后，民众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下来。当时裘甫正在和他的部下饮酒，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不高兴。刘暐叹息着说："有这样多的部众而规画尚未定下来，真是可惜！现在朝廷派遣王式带兵前来，听说这个人智勇双全，很难对付，不出四十天一定会赶到。兵马使应当赶快带领军队攻取越州，凭借城郭，据有府库，派五千兵去防守西陵渡，沿浙江修筑堡垒来抗拒官兵，并征集大批船舰。乘有利时机，长驱直入攻取浙西，渡过长江，掠取扬州的货物来充实自己，回来后，修好石头城据守着，这样宣歙和江西一带，一定会有响应我们的人。派遣刘从简带领一万军队沿海向南发展，攻占福建。这样一来，国家贡赋的地方都被我们据有了；只担心子孙不能保住它，对于我们自己终身都不用忧虑了。"裘甫说："喝醉了，明天再讨论罢！"刘暐看到裘甫不听用他的建议，大怒，假装酒醉就退出来了。有位进士叫王辂的在贼人中，贼人用客礼对待他。王辂对裘甫说："像刘副使的那种谋画，就是三国时孙权所做的事。孙权乘天下大乱，所以能据有江东；现在中国安定，如孙权那样做不易成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上种田，海上打鱼，危急时就逃入海岛，这才是万全之策。"裘甫畏惧王式，犹豫不

决。

夏,四月,王式行军到柿口,看到义成军纪律不好,王式想斩了军中的将领,过了很久才释放他,从这以后,军队经过的地方好像没有人经过一样。到达西陵时,裘甫派人向王式请求投降,王式说:"他们一定不是真心愿意投降,只是想试探一下我,并且想使我由此而骄傲懈怠而已。"于是对使者说:"裘甫绑着手来投降我,可以免他一死。"

十五日,王式进入越州,政事交接完毕后,为郑祇德设置酒宴,说:"我王式主持军政大事,不可以饮酒,监军只管与众位宾客尽情畅饮。"到夜晚,又点上蜡烛,并说:"有王式在这里,贼人哪里能够妨碍大家欢乐饮酒!"十六日,在远郊为郑祇德饯行,又欢乐地饮宴后才回来。于是开始制定军令,报告说馈饷不足的人没有了,说有疾病睡在家里的人起来了,先前请求调职的人也不说话了。

贼人别部的统帅洪师简、许会能带领部队来投降,王式说:"你投降是对的,应当立功以表示与他人不同。"派他带领部下为前锋,和贼人作战有功劳,于是上奏给他授官职。

先前,贼人的间谍进入越州,军官们把他隐藏起来,并供给他们饮食。文武官吏中往往有人暗地和贼人交往,想求得在城池被攻下后自己和家人得到保全;有人假装引贼将来投降,实际上是他们想暗中观察城中的虚实;城里的秘密谋画和避开众人的话语,贼人都能知道。王式暗地察觉了这个情况,把有关的人都捕捉起来杀掉;把将吏中特别横暴狡猾的人处以重刑;加强门禁,无证件的人不能随便出入,对夜间的防卫特别周密,这样一来,贼人就完全不了解官军的行动情况了。

王式命令各县打开仓库赈济贫困的人民,有人提意见说:"贼人还未平定,正急需军粮,不能发散粮食。"王式说:"不是你们所能了解的。"

官军缺少骑兵,王式说:"吐蕃和回鹘人近来分发到江、淮地方

的，他们习惯于攀登险阻，善于骑马作战，可以重用他们。”把军府中的名册拿来清查，得到骁健的人一百多名。吐蕃、回鹘人长久被留在这边，所在的部队对他们又很不友善，贫困饥饿到了极点；王式既赏赐了饮食，又周济了他们的父母妻子，他们都流着泪拜谢并欢呼，愿意拼命为官军效劳，把他们全部编为骑兵，使骑将石宗本率领他们。凡是在管辖以内各地的吐蕃、回鹘人，都照越州这样办，另外，又奏请得到龙陂监马二百匹，这样一来，骑兵就不缺了。

有人请求设置烽火台以察知贼人的远近和人数多少，王式只是笑一笑而未作回答；他挑选懦弱的士卒，使他们乘着健壮的马匹，又少给他们锐利的武器，让他们担任侦察骑兵；众人感到奇怪，但又不敢询问。

于是检阅各营现有的士卒及土团子弟，得到四千人，使他们为各军的先导，分路讨贼；府衙中不留守兵，改由新登记的土团一千人补充为守卫的队伍。于是命令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带领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人带领土团，总共一千人，石宗本带领骑兵为前锋，从上虞奔赴奉化，以解象山之围，号称东路军。又命令义成将白宗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带领本军和台州唐兴军联合，号称南路军。命令他们说：“不要争夺艰险或是平易的任务，不要焚烧房屋，不要屠杀平民以增加报功首级！平民被迫从贼的，劝募他们来降。获得贼人的金钱绸帛，官府不过问。俘获的如果是越州人，立即释放他们。”

二十三日，南路军攻下沃州寨，二十四日，攻下新昌寨，打败贼将毛应天，进抵唐兴县城。

5 白敏中三表辞位，上不许。右补阙王谱上疏，以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尽心之日，不可暂阙。敏中自正月卧

疾，今四月矣，陛下虽与他相坐语，未尝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尝暇与之讲论乎！愿听敏中罢去，延访硕德，以资聪明。”己酉，贬谱为阳翟令[①]。谱，珪之六世孙也[②]。五月，庚戌朔，给事中郑公舆封还贬谱敕书[③]。上令宰相议之，宰相以为谱侵敏中，竟贬之。

6 辛亥，浙东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宁海。戊午，南路军大破贼将刘暀、毛应天于唐兴南谷，斩应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发忠武、义成军及诸昭义军，诏从之。二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将张茵将三百人屯唐兴，断贼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三百人，益以台州土军，径趋宁海，攻贼巢穴；昭义将跌跌戬将四百人[④]，益东路军，断贼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军大破贼于海游镇[⑤]，贼入甬溪洞[⑥]。戊辰，官军屯于洞口，贼出洞战，又破之。己巳，高罗锐袭贼别帅刘平天寨，破之。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刘暀谓裘甫曰：“多从吾谋入越州，宁有此困邪！”王辂等进士数人在贼中，皆衣绿，暀悉斩之，曰：“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高罗锐克宁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余人。王式曰：“贼窘且饥，必逃入海，入海则岁月间未可擒也。”命罗锐军海口以拒之[⑦]。又命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海濒[⑧]。思益等遇贼将刘简于宁海东[⑨]，贼不虞水军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尽焚之。式曰：“贼无所逃矣，惟黄罕岭可入剡[⑩]，恨无兵以守之。虽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宁海，乃帅其徒屯南陈馆下[⑪]，众尚万余人。

辛未，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上嘹村⑫，贼将王皋惧，请降。

7 壬申，右拾遗内供奉薛调上言，以为："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固须翦灭，亦可闵伤。望敕州县税外毋得科率，仍敕长吏严加纠察。"从之。

8 袁王绅薨⑬。

【注释】

①阳翟：唐河南府所属县，治今河南禹县。

②珏：王珏，字叔玠，太原祁人。唐太宗时官至侍中。为人敢于直言极谏，闻名于时。王谱是他的第六代孙。

③封还：唐制，门下省的给事中，有驳正违失的职责，当时郑公舆认为不应贬谪王谱，所以将贬谱敕书封好退回。

④跌跌戛(xié diē kuí 偕爹葵)：跌跌是复姓，源于北方少数族。戛为名。

⑤海游镇：在宁海县南，治今浙江三门县。

⑥甬溪洞：在宁海县西南，属唐兴县境，在今浙江三门县西南。

⑦海口：在宁海县东北，今浙江宁海县境。

⑧海滨(shì 是)：海边。滨，水边。

⑨刘简：据章钰校证，他本"刘"下为"从"字。

⑩黄罕岭：在今浙江奉化县西北。从奉化经黄罕岭，可达剡县，但其道路深险难行。

⑪南陈馆：在宁海县西南，今浙江宁海县。

⑫上嘹(liáo 刘)村：在今浙江宁海县西北，后称上寨山。

⑬袁王绅：李绅是顺宗第十九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封袁王。

【译文】

5 白敏中三次上奏表辞宰相职位，皇帝不答应。右补阙王谱上奏

疏，以为："陛下开始治理国家的时候，正是要宰相尽心尽力辅佐，是不能暂缺的。白敏中从正月起就卧病在床，到现在已经有四个月了，陛下虽然和他坐着谈话，也未曾超过三刻钟，天下国家的大事，陛下曾在闲暇中和他讨论过吗！希望让白敏中辞去宰相，延访才德好的人，来辅佐陛下治理好国家。"二十九日，贬谪王谱为阳翟县令。王谱是王珪的第六代孙。五月初一，给事中郑公舆把贬谪王谱的敕书退还，表示不同意。皇帝叫宰相讨论这件事，宰相们认为王谱的话侵害了白敏中，结果还是贬谪了王谱。

6 初二，浙东东路军在宁海大败贼将孙马骑。初九，南路军在唐兴南谷大败贼将刘暀、毛应天，杀了毛应天。

先前，王式认为兵太少，奏请再调发忠武军、义成军和昭义军，皇帝答应了。三道的军队到越州后，王式命令忠武军将领张茵带领三百人驻扎在唐兴，截断贼人向南出走的道路；义成军将领高罗锐带领三百人，加上台州的土军，径直往宁海，进攻贼人的根据地；昭义军将领跌跌戣带领四百人，增援东路军，截断贼人往明州的道路。十一日，南路军在海游镇大败贼人，贼人退入甬溪洞。十九日，官军驻扎在洞口，贼人出洞作战，又被官军打败。二十日，高罗锐偷袭贼人别部头领刘平天的营寨，打败了他。从这以后，各路军与贼人打了十九仗，贼人连战都败。刘暀对裘甫说："从前要是听从我的计谋先攻下越州，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困境！"王辂等几个进士在贼人中，都穿着绿色衣服，刘暀把他们都杀了，说："扰乱我们计谋的，就是这些青虫！"

高罗锐攻下宁海，收集逃散的民众，得到七千多人。王式说："贼人既困窘，又饥饿，一定会向海中逃去，到了海中就不是几个月或一年可以擒获的了。"命令高罗锐驻扎在海口防止他们入海。又命令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领王克容带领水军巡逻沿海一带地方。云思益等人在宁海东碰到贼将刘从简，贼人没有预料到水军突然到来，都丢掉船只奔向山谷之中，获得十七只船，都把它烧了。王

式说："贼人没有地方可逃了，只有经过黄罕岭可以进入剡县，遗憾的是没有兵去驻守那个地方。虽然这样，贼人也是要被擒获的！"裘甫既然丢了宁海，于是带领他的部下屯驻南陈馆下，部众还有一万多人。二十二日，东路军在上瞭村大败贼将孙马骑，贼将王皋害怕了，请求投降。

7 二十三日，右拾遗内供奉薛调上奏，以为："从发兵讨贼以来，征收赋税没有限度，各地的群盗，半数是逃税的人户，固然必须讨平他们，但是也值得同情。希望敕令州县，赋税以外不得再有科征，再敕令地方长官严格纠察检查。"朝廷同意了。

8 袁王李绅去世。

9 戊寅，浙东东路军大破裘甫于南陈馆，斩首数千级，贼委弃缯帛盈路，以缓追者。跌跌戮令士卒："敢顾者斩！"毋敢犯者。贼果自黄罕岭遁去，六月，甲申，复入剡。诸军失甫，不知所在。义成将张茵在唐兴获俘，将苦之，俘曰："贼入剡矣。苟舍我，我请为军导。"从之。茵后甫一日至剡，壁其东南。府中闻甫入剡，复大恐，王式曰："贼来就擒耳！"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贼知之，乃出战。三日，凡八十三战，贼虽败，官军亦疲。贼请降，诸将出白式，式曰："贼欲少休耳，益谨备之，功垂成矣。"贼果复出，又三战。庚子夜，裘甫、刘暀、刘庆从百余人出降，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官军疾趋，断其后，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斩暀、庆等二十余人，械甫送京师。

剡城犹未下，诸将已擒甫，不复设备。刘从简帅壮士五百突围走；诸将追至大兰山[2]，从简据险自守，秋，七月，丁巳，诸将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师望募贼相捕斩之以自赎，所降数百人，得从简首，献之。

诸将还越，式大置酒。诸将乃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阵，今年得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谕者，敢问：公之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以赈贫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又问："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尽行，城中无兵以继之，徒惊士民，使自溃乱耳。"又问："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敌且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10 封宪宗子恂为信王。

11 八月，裘甫至京师，斩于东市。加王式检校右散骑常侍，诸将官赏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盗为忧，夏侯孜曰："王式才有余，不日告捷矣。"孜与式书曰："公专以执裘甫为事，军须细大[3]，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无不从，由是能成其功。

12 卫王灌薨[4]。

13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辞位；辛亥，以敏中为司徒、中书令[5]。

14 右拾遗句容刘邺上言[6]："李德裕父子为相[7]，有声迹功效，窜逐以来，血属将尽，生涯已空，宜赐哀闵，赠以一

官。”冬，十月，丁亥，敕复李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

15 己亥，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户部尚书、判度支毕诚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6 安南都护李鄠复取播州[8]。

17 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9]。

18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交趾，陷之。都护李鄠与监军奔武州[10]。

【注释】

①诸将出白式：据章钰考校，他本“出”俱作“以”。从文意看，作“以”为顺。

②大茅山：为明州与越州分界处，该地在今浙江余姚县南。

③军须：此指行军作战所需的粮饷、军器、衣物等。

④卫王灌：李灌，宣宗子，懿宗之弟，大中十一年（公元 857 年）封卫王。

⑤司徒：唐为三公之一，正一品，论道之官，无专任职事。　中书令：中书省长官，设二员，正二品，掌军国之政令，佐天子而执大政。

⑥右拾遗：据章钰校证，他本在“右”字上有“癸酉”三字，即九月二十六日。

⑦父子为相：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在宪宗元和二年至九年（公元 807～814 年）任宰相。李德裕在文宗和武宗两朝，均任宰相，在武宗尤被宠信。

⑧播州：本州为黔中道所辖，治今贵州遵义市。大中十三年（公元 859 年），播州为南诏所占，安南都护李鄠越境收复，随之蛮兵陷交趾，乘其境内空虚所致。

⑨改元：懿宗于大中十三年（公元 859 年）八月即位，第二年仍用大中年号称十四年，到十一月，才改年号为咸通，以大中十四年为咸通元年。

⑩武州：据《新志》宜州条下云：“邕管所领，又有羁州、武州、沈州，后皆废省。”据此武州当在宜州境。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县。

【译文】

9二十九日，浙东东路军在南陈馆大败裘甫，斩首数千级，贼人丢弃的绸帛满地都是，想借这种办法使追兵走得慢一些。跸跌戮对士卒命令道："谁敢去拿就杀谁！"没有一个人敢违犯命令。贼人果然从黄竽岭逃走了。六月初五，又进入剡县。各部队中不见裘甫，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义成军将领张茵在唐兴抓了俘虏，将要惩治他们，俘虏中有人说："贼人到剡县去了。假若放了我，我愿意做军中的向导。"张茵答应了。张茵比裘甫晚一天到达剡县，在城东南方驻扎下来。使府中人听说裘甫到达剡县，又极大地恐慌起来，王式说："贼人是来送死的！"下命令催促东、南两路大军会合于剡，十二日，包围剡县。贼人坚守着城池，虽然进攻，却不能攻下来；将领们建议截断溪水使城中断水，贼人知道了这一情况，于是出城和官军作战。在三天中，打了八十三仗，贼人虽被打败了，官兵也弄得很疲劳。贼人请求投降，将领们报告王式，王式说："贼人想稍稍休息一下而已，应当更加谨慎防备他们，大功即将告成了。"贼人果然出来了，又打了三仗。二十一日晚上，裘甫、刘暀、刘庆带着百多人出城投降，远远地和将领们讲话，离开城门数十步远，官军很快地跑过去，切断他们的后退之路，就将他们擒获了。二十三日，裘甫等人被送到越州，王式腰斩了刘暀、刘庆等二十多人，把裘甫戴上刑械送往京师。

剡城还没有攻下，诸将已抓住了裘甫，就放松了对剡城的防备。刘从简带领五百名壮士从城中突围逃跑；诸将追到大兰山，刘从简占据险要地方进行防守，秋，七月初九，将领们共同攻下了大兰山。台州刺史李师望号召贼人相互捕杀来立功赎罪，使数百人投降官军，杀了刘从简，将首级献给了官府。

各军将领回到越州，王式大摆酒宴庆贺。将领们于是向王式请教说："我们这些人生长在军队中，多次参加战斗，今年跟随公打败贼人，然而私下还有一些不明了的事，请问：公刚来的时候，军队需

要粮食正紧急，你却将粮食散发用来赈济贫穷人，这是为什么？”王式说：“这件事容易说清楚。贼人聚积粮食用来引诱饥饿的民众，我给他们粮食，那么他们就不会参加盗贼一伙了。况且各县没有守兵，贼人到来，那么仓库中的粮食正好资助了贼人。”他们又问：“不设置烽火台，又是为什么呢？”王式说：“烽火台是为了催促救兵而设，现在军队全部走了，城里没有兵可以继续调发了，有了烽火台，只是惊扰士民，使自己被溃乱而已。”他们又问：“叫懦弱的士卒担任巡逻的骑兵，又不发给足用的兵器，这又是为什么呢？”王式说：“那些勇敢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遇到敌人将会不顾敌我力量而进行战斗；战死了，那么贼人到来也就不知道了。”众将都说：“你的智谋不是我们所赶得上的啊！”

10 封宪宗的儿子李恂为信王。

11 八月，裴甫被押到京，在东市被斩首。加给王式检校右散骑常侍官衔，各位将领也按功劳大小给予奖赏。先前，皇帝每每为越州的盗贼担忧，夏侯孜说：“王式的才能讨平贼人还有多的，不要多久就会有捷报来了。”夏侯孜又给王式写信说：“公一心一意以抓到裴甫为主要任务，有关军须供应等大小之事，我们一定尽力办到，不要你操心。”所以王式有什么请求没有不照办的，这样才能取得成功。

12 卫王李瀍去世。

13 九月，白敏中五次上奏表辞宰相职位；初四，改任白敏中为司徒、中书令。

14 二十六日，右拾遗句容人刘蒙上奏说：“李德裕父子任宰相时，有声名和功劳，李德裕被流放以来，血亲家属将要死完，生活也无法维持，应当怜悯他，赠给他一个官职。”冬，十月十一日，敕命恢复李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官爵，赠他左仆射官职。

15 二十三日，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毕诚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16 安南都护李鄠又收复了播州。

17 十一月初二，皇帝举行祭祀圜丘大典；同时发布大赦，改年号为咸通。

18 十二月初三，安南土蛮引来南诏兵共三万多人乘虚攻打交趾，把它攻下了。都护李鄠和监军奔向武州。

二　年

1 春，正月，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安南，击南蛮。

2 二月，以中书令白敏中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以左仆射、判度支杜悰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1]，独揖悰受宣，三相起[2]，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请郓王监国奏也[3]。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良久，曰："圣主登极，万方欣戴。今日此文书，非臣下所宜窥。"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悰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今主上新践阼，未熟万机，资内外裨补，固当以仁爱为先，刑杀为后，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主上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权重禁闱，岂得不自忧乎！悰受恩六朝[4]，所望致君尧、舜，不欲朝廷以爱憎行法。"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惭悚而退。三相复来见悰，微请宣意，悰无言。三相惶怖，

乞存家族，悰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无复宣命。及延英开，上色甚悦。

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涂，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

3 福王绾薨[5]。

4 夏，六月，癸丑，以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时李鄠自武州收集士军，攻群蛮，复取安南；朝廷责其失守，贬儋州司户[6]。鄠初至安南，杀蛮酋杜守澄，其宗党遂诱道群蛮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强盛，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赠守澄父存诚金吾将军，再举鄠杀守澄之罪，长流崖州[7]。

5 秋，七月，南诏攻邕州[8]，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9]，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寇。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日，无兵以御之，城陷，弘源与监军脱身奔峦州[10]，二十余日，蛮去，乃还。弘源坐贬建州司户[11]。文楚时为殿中监[12]，复以为邕管经略使，至镇，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实之孙也。

6 杜悰上言："南诏向化七十年，蜀中寝兵无事，群蛮率服。今西川兵食单寡，未可轻与之绝，且应遣使吊祭，晓谕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

然后遣使册命，庶全大体。”上从之。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⑬；未发，会南诏寇嶲州，攻邛崃关⑭，穆遂不行。

7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注释】

①宣徽使：宣徽院的长官。唐置南北宣徽院，以宦官任职，总领宫中诸司及三班内侍的名籍和郊祀朝会宴享供帐等事。

②三相：指当时担任宰相的毕诚、杜审权、蒋伸三人。

③请郓王：据章钰校证，他本“请”上有“宣宫”二字。

④六朝：杜悰为杜佑之孙，宪宗元和九年(公元 814 年)，娶岐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后历穆、敬、文、武、宣五朝，所以说受恩六朝。实际上到懿宗时，已是七个王朝了。

⑤福王绾：李绾，本名滉，为顺宗第十五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 805 年)，封福王。

⑥儋(dān 丹)州：安南都护所领州，治今海南儋县西北旧儋县。

⑦崖州：安南都护府所领州，治今海南琼山县东南。

⑧南诏：据章钰校证，他本“诏”作“蛮”。从文中看，作“蛮”为是。

⑨广、桂、容三道：广即岭南东道，治广州。桂即桂管道，治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容即容管道，治容州(今广西北流)。

⑩峦州：邕管所属州，治今广西横县邕江南岸。

⑪建州：福建道所属州，治今福建建瓯。

⑫殿中监：殿中省的长官，从三品，掌天子服御之事。

⑬左司郎中：尚书省属官，位次左右仆射、左右丞之下，从五品上，佐左丞所管诸司事。

⑭邛崃关：在今四川荥经县西南。

【译文】

二年(辛巳，公元 861 年)

1春，正月，下诏调发邕管和邻道军队救援安南，进击南蛮。

2二月，任命中书令白敏中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任命左仆射、判度支杜悰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有一天，两位枢密使到中书省，宣徽使杨公庆接着又到来，只向杜悰拜揖并叫他听受宣命，其他三相站了起来，到西轩去回避。杨公庆拿出斜封文书交给杜悰，打开一看，才知道是宣宗病危时宦官请求郓王掌管国事的奏章。并且说："当时宰相没有在上面签名的，当用反叛的罪名处罚他。"杜悰反复看了很久，说："圣主登上皇帝大位，万方都欣喜拥戴。现在这份文书，不是臣子们应当看的。"又封好交给杨公庆，并且说："主上想将宰相治罪，应当在延英殿当面颁布圣旨，公开进行诛谴。"杨公庆走了以后，杜悰又和两位枢密使坐谈，对他们说："朝廷内外的大臣，在为国事效劳方面是一致的，宰相、枢密使共同参预国家大政。现在主上新即帝位，对万机之事还不熟悉，借助内外臣僚的辅佐，本当以仁爱为首要任务，刑杀是次要的事，怎能一下子就赞成杀戮宰相之事！倘若主上养成了随意杀大臣的习性，那么中尉、枢密使在禁闱中是权柄最大的人，岂能不担心自己的处境呢！杜悰我受恩遇已有六朝了，所希望的是使君主如同尧、舜一样贤明，不愿看到朝廷凭爱憎滥用刑法。"两位枢密使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然后慢慢地说："一定详细地把你的话报告给皇帝，不是你的大德，没有人会想到这些情况。"他们惭愧畏惧地回去了。三位宰相再来会见杜悰，委婉地请求告诉皇帝的旨意，杜悰没有说话。三相感到惶恐惊惧，乞求保存家族，杜悰说："不要有其他的忧虑。"说完就不作声了，再没有其他宣布。等到开延英殿接见大臣时，皇帝显得很高兴。

当时，士大夫深深地憎恨宦官，事情只要与宦官小有牵连，就被众人所唾弃。建州进士叶京曾参加宣武军的宴会，认识了监军。后来进士及第，在长安和同年外出游玩，在路上碰见曾任监军的宦官，在马上相互拱手行礼；由于这件事使得大家对他纷纷批评指

责，于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那种不相容已到这种地步。

3 福王李绾去世。

4 夏，六月初十，任命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当时李鄠从武州招集土军，进攻群蛮，又收复了安南；朝廷责备他有失守土地之责，贬为儋州司户参军。李鄠初到安南时，杀了南蛮酋长杜守澄，杜氏的宗党就引导群蛮攻陷交趾。朝廷觉得杜氏强盛，尽量姑息他，希望他们能为朝廷所用，于是赠杜守澄的父亲杜存诚为金吾将军，又检举李鄠杀杜守澄的罪过，长期流放去崖州。

5 秋，七月，南蛮进攻邕州，攻陷了它。先前，广州、桂州、容州三道共同调派三千军队戍守邕州，三年一轮换。经略使段文楚请求用三道戍兵的衣粮，自己在当地招募土军来代替戍卒，朝廷答应了，经过招募才得到五百人左右。段文楚回到朝廷担任金吾将军后，接代的经略使李蒙贪图那些缺额衣粮以为己有，把三道的戍卒都打发走了，只将所招募的兵士驻守左、右江，比旧有的兵卒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所以蛮人乘虚前来进攻。当时李蒙已经死了，接任的经略使李弘源到镇才十天，没有兵士抵御蛮人，邕州被攻陷了，李弘源和监军逃脱出来奔向峦州，经过二十多天，蛮人退走了，于是回到州城。李弘源因此被贬谪为建州司户。段文楚当时担任殿中监，又任命他为邕管经略使，他到达邕州镇，看到城邑居民保存的不到十分之一。段文楚是段秀实的孙子。

6 杜悰上奏说："南诏归向朝廷已经有七十年了，蜀中地区没有战争，群蛮都相率归服。现在西川兵食都不充足，不能轻易和他们断绝关系，并且应当派遣使者前去吊祭，告诉清平官等了解，由于新王名字犯了皇帝的庙讳，所以没有进行册命，等待新王改了名字谢恩的时候，再派使者来举行册命，这样来保全彼此间的体统。"皇帝接受了杜悰的意见。任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还未出发，适逢南诏侵扰嶲州，进攻邛崃关，孟穆于是没有启程。

7 冬，十月，任命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加同

平章事。

三 年

1 春，正月，庚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放天下。

2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伸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

3 二月，棣王惴薨[1]。

4 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2]。兵势既盛，蛮遂引去。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坐变更旧制[3]，左迁威卫将军、分司。

5 左庶子蔡京，性贪虐多诈，时相以为有吏才，奏遣制置岭南事[4]。二月，京还，奏事称旨，复以京权知太仆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

6 夏，四月，己亥朔，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5]，度人三七日。上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6]，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7]；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吏部侍郎萧倣上疏，以为："玄祖之道[8]，慈俭为先，素王之风[9]，仁义为首，垂范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爱中之至难[10]，取灭后之殊胜[11]，非帝王所宜慕也。愿陛下时开延英，接对四辅，力求人瘼，度奉宗桃。思缪赏与滥刑，其殃必至；知胜残而去杀[12]，得福其多。罢去讲筵[13]，躬勤政事。"上虽嘉奖，竟不能

从。

7 岭南旧分五管，广、桂、邕、容、安南，皆隶岭南节度使，蔡京奏请分岭南为两道节度；从之。五月，敕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又割桂管龚、象二州，容管藤、岩二州隶邕管。寻以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以蔡京为西道节度使。

蔡袭将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称："南蛮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荒陬路远，难于复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还本道。"朝廷从之。袭累奏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乞留戍兵五千人；不听。袭以蛮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阙，谋力两穷，作十必死状申中书；时相信京之言，终不之省。

8 秋，七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温璋。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常以三百余人自卫，露刃坐于两庑夹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尉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朝廷知璋无辜，乙亥，以璋为邠宁节度使，以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

【注释】

①棣王惴：李惴是宪宗之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封棣王。

②许：即忠武军，治许州。 滑：即义成军，治滑州。 徐：即武宁军，治徐州。 汴：即宣武军，治汴州。 荆：即荆南道，治江陵府。 襄：即山南东道，治襄州。 潭：即湖南道，治潭州。 鄂：即武昌军，治鄂州。 各三万人：据胡注考证，"各"字当作"合"字。章钰校证，他本正作"合"。

③变更旧制：指段文楚用招募士军以代替广、桂、容三道的成兵而言。

④制置：即制置使，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始置，掌谋划边防军务。制置岭南，即去处理岭南地方的军务。

⑤两街四寺：指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个寺院。

⑥内寺尼：皇宫内寺中的尼姑，即宫人出家为尼的人。

⑦梵夹：用梵文书写在贝叶上的经文，用木板夹着，故称梵夹。

⑧玄祖：指被推尊为唐祖的老子，封为玄元皇帝，故称玄祖。

⑨素王：指孔子。本来古代是指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的人。后来儒家专用以称孔子。

⑩割爱中之至难：是说人情没有不爱其亲，没有不爱富贵，佛教出家要弃父母之亲，舍王侯之贵，这即是割爱中之至难。

⑪取灭后之殊胜：是说信佛者经修炼以后，死后成佛，可以享受供养和被尊奉的胜境。

⑫胜残而去杀：语出《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意思是教化残暴之人而不去为恶，导民于善而不必用刑杀。

⑬讲筵：指与僧、尼一道宣讲经文。

【译文】

三年（壬午，公元862年）

1 春，正月初一，群臣给皇帝上尊号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大赦天下。

2 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伸同平章事，充任河中节度使。

3 二月，棣王李惴去世。

4 南诏又来侵扰安南，经略使王宽多次上表告急，朝廷任命前湖

南观察使蔡袭代替他，又调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八道的军队共三万人交蔡袭用来抵御南诏。蔡袭既拥有强大的兵力，蛮人就自动退走了。邕管经略使段文楚被加上变更旧制的罪名，降职为威卫将军，分司东都。

5 左庶子蔡京，性情贪婪暴虐，狡诈多端，当时的宰相认为他有办事之才，上奏派遣他担任制置使去岭南处理边境军政大事。三月，蔡京回朝，报告处理政事情况切合朝廷旨意，又任命他暂时兼任太仆卿，充当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

6 夏，四月初一，敕命在东西两街的四处寺院各设戒坛，剃度僧人二十一天。皇帝信奉佛教有些过份，对政事反而荒怠了，曾经在咸泰殿修建坛场为内寺尼受戒，两街的和尚、尼姑都入宫参与戒典；又在宫禁内设讲席，皇帝亲自诵唱经文，亲手抄录梵文经典；又多次到各个寺庙去，布施没有节制。吏部侍郎萧倣上奏疏，认为："玄祖老子的道经，以慈悲俭约为首要内容，素王孔子的教导，以仁义为头等重要任务，是千秋万代的榜样，一定不能再增加其他东西。信佛的人，丢掉名位抛弃家庭，割断人情爱欲中最难舍弃的亲情和富贵，选取死灭以后说是可以得到被尊奉的胜境，这不是帝王应仰慕的东西。希望陛下时常在延英殿召见大臣，和辅佐之人讨论政事，尽力了解民众疾苦，虔诚地奉祀祖宗。要想到错误的奖赏和乱用刑罚，灾殃一定会到来；应了解教化残暴之人向善和善于导民而不用刑杀，得到的福祉会很多的。取消讲经的设置，亲自勤劳地处理政事。"皇帝虽然嘉奖萧倣的言论，结果还是不能照着去实行。

7 岭南地区过去分为五管，即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蔡京奏请分岭南为西道节度；朝廷答应了。五月，敕命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又分割桂管的龚、象二州，容管的藤、岩二州隶属于邕管。不久，任命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蔡京为西道节度使。

蔡袭带领各道的军队在安南，蔡京很忌妒他，怕他因而建立功

业，于是上奏说："南蛮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边境地区不用担心了，武将想求得功劳，妄自占有戍守的军队，白白耗费国家粮饷。大概是认为荒凉边远的地方，很难进行核对审查，所以能够放心大胆地搞欺诈勾当。请求朝廷撤消戍兵，各自回到本道去。"朝廷采纳了蔡京的意见。蔡袭多次上奏说，群蛮窥伺等待机会已经很久了，不能没有防备，乞求留下五千名戍兵；朝廷不答应。蔡袭认为蛮人一定会来侵扰，交趾的军队、粮食都缺乏，谋略和实力都已穷尽，于是写了一份十种必死的申诉状文，呈报中书省；当时的宰相信任蔡京的话，最终对蔡袭的状文不予理睬。

8 秋，七月，徐州军中发生叛乱，驱逐了节度使温璋。

原先，王智兴既担任了徐州节度使，招募了勇敢强悍的士卒二千人，号为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经常用三百多人自卫，坐在两边走廊夹幕之下，露出刀锋，每月换一次班。在他以后担任节度使的多是儒学之士，那些士兵渐渐骄傲起来，只要小不如意，有一个人带头号召，其余的士众就附和他，节度使随即从后门逃走了。温璋的前任节度使田牟以至和士兵们杂坐在一起饮酒，拉着手臂，拍着背肩，有时还为他们执板唱歌；犒赏的经费，一天要花上万钱，刮风下雨或寒冷暑热，还要另外加上慰劳的东西，即使如此，还不时进行喧闹，要求没有止境。田牟死后，温璋接手任职，骄兵向来听说温璋性格严厉，惧怕他。温璋敞开胸怀慰抚他们，而骄兵始终对他有猜疑，赏赐的酒食都不进口，一天，竟然聚众喧噪把温璋赶走了。朝廷知道温璋没有过错，初八，任命温璋为邠宁节度使，调浙东观察使上式为武宁节度使。

9 以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10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1]，始出迎谒。式视事之日，飨两镇将士，遣还镇[2]，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郜泽等数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隶淄青道[3]，李洧自归，始置徐海使额。及张建封以威名宠任，特帖濠、泗二州[4]。当时本以控扼淄青、光蔡[5]。自寇孽消弭，而武宁一道职为乱阶[6]。今改为徐州团练使，隶兖海节度；复以濠州归淮南道，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留将士三千人守徐州[7]，余皆分隶兖、宿。且以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与监军杨玄质分配将士赴诸道讫，然后将忠武、义成两道兵至汴、滑，各遣归本道，身诣京师。其银刀等军逃匿将士，听一月内自首，一切勿问。"

11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惨，设炮烙之刑，阖境嚣之，遂为邕州军士所逐，奔藤州[8]，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傍侧土军以攻邕州。众既乌合，动辄溃败，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京无所自容，敕贬崖州司户，不肯之官；还，至零陵[9]，敕赐自尽。以桂管观察使郑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12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俨为魏王，侹为凉王，侃为蜀王。

13 十一月，立顺宗子绛为蕲王，宪宗子憬为荣王。

14 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敕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10]，诣邕州受郑愚节

度。

15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护，遽欲远征，恐蛮于后乘虚扼绝馈道。"乃敕蔡袭屯海门[10]，郑愚分兵备御。十二月，袭又求益兵，敕山南东道发弩手千人赴之。时南诏已围交趾，袭婴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16 冀王绛薨[11]。

17 是岁，嗢末始入贡。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注释】

①大彭镇：为彭城的彭祖而得名，此地在今江苏徐州市城外。

②遣还镇：据章钰校证，他本"镇"作"既"。从文意看，作"镇"义长。如作"既"，是说已遣散完毕，实际并未遣走，名为遣还镇，实是用他们攻予骄兵，事毕，然后领之归本镇。

③敕以句：意为徐州本属淄青道，德宗建中年间，徐州刺史李洧归附朝廷，乃置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徐州才成为一个独立的镇。

④濠、泗二州：此二州原不属徐州道所领，德宗贞元四年（公元 788 年），张建封镇徐州，为加强其地位，乃割二州归徐州镇所领。

⑤控扼淄青、光蔡：淄青道治青州，光蔡道治蔡州。二道当时割据称雄，朝廷加强徐州道力量，用在控制二道的扩张。

⑥职为乱阶：语出《诗·小雅·巧言》："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意思是主要成了祸乱的根源。

⑦三千人：据章钰校证，他本"三"作"二"。

⑧藤州:为岭南东道所属州,治今广西藤县东北。

⑨零陵:永州所属县,治今湖南永州市。

⑩义征子弟:对应招募士兵的赞称。

⑪海门:即唐交州的海门镇,其地在今越南海防市。

⑫翼王缵(chǎn 产):李缵为顺宗第二十一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封翼王。

【译文】

9 任命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10 忠武、义成两军跟从王式讨伐裘甫的部队还在浙东,诏令王式带领他们赶往徐州,反叛的骄兵听到这一消息,很恐惧。八月,王式到达徐州城外的大彭馆,骄兵才出城迎接拜见。王式接任后的第二天,为两镇将士设宴,打发他们回本镇去,随即穿上铠甲,拿着武器,命令他们包围骄兵,全部把他们杀了,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都被杀死。二十八日,敕命认为:"徐州原先隶属淄青道,李洧自动归附朝廷后,才设置徐海观察使这个名位。待到张建封由于威名被宠信重用,又将濠、泗两州划归徐州。当时这样做的本意,是想依靠徐州来控制阎割据的淄青、光蔡两道。自从两道的寇雠消除以后,徐州武宁军就成了主要祸乱的根源。现在改为徐州团练使,隶属于兖海节度使管辖;又将濠州归还淮南道,再在宿州设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留下将士二千人守徐州,其余的人都分别归属兖海和宿泗二道。暂时仍命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派王式与监军杨玄质分配将士去兖、宿二道完毕,然后带领忠武、义成两道兵士到沂州和滑州,把他们打发回本道,然后亲自到京师来。银刀等军逃走躲藏起来的将士,让他们在一个月内向政府自首,一切不再追究。"

11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处理政事苛刻残酷,设置炮烙的刑罚,整个管辖境内都怨恨他,于是被邕州军士赶走,逃奔藤州,他假造

敕书和攻讨使印章，招募乡丁和旁近土军用来进攻邕州。他带领的是乌合之众，所以刚一作战就遭溃败，前去依靠桂州，桂州人怨恨他分裂了桂州的疆土，不接纳他。蔡京没有地方可以安身，敕命贬谪他为崖州司户参军，他不肯赴任；北归，到达零陵，敕命他自杀。任命桂管观察使郑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12 冬，十月初一，立皇子李俨为魏王，李侹为凉王，李佶为蜀王。

13 十一月，立顺宗子李缜为蕲王，宪宗子李憬为荣王。

14 南诏率领群蛮五万侵扰安南，都护蔡袭向朝廷告急，皇帝敕命调发荆南和湖南两道的军队二千人，桂管的义征子弟三千人，到邕州接受郑愚指挥。

15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上奏说："蛮人一定会进攻邕州，要是不预先进行保护，马上想远征，恐怕蛮人随后乘虚断绝粮道。"于是朝廷敕命蔡袭退驻海门，郑愚分兵进行防御。十二月，蔡袭又请求增加援兵，敕命山南东道发派弓弩手一千人去支援。当时南诏已经包围了交趾城，蔡袭据城固守，救兵不能到达城里。

16 冀王李绛去世。

17 本年，嗢末开始向朝廷进贡。嗢末是吐蕃中奴仆的名号。吐蕃每次发兵时，那些有钱人家多带着奴仆跟从，往往一家多的达十多人，这样一来吐蕃的军队中人数就增多了。到论恐热作乱时，奴仆多数没有了主人，于是奴仆就结合起来成为部落，散居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等州之间，吐蕃中微弱的人反而去依附这支由奴仆组成的部落。

四　年

1 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

2 是日，南诏陷交趾，蔡袭左右皆尽，徒步力战，身集十矢，欲趣监军船，船已离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绰携其印浮渡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将士四百余人[1]，走至城东水际，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谓众曰："吾辈无船，入水则死，不若还向城与蛮斗，人以一身易二蛮，亦为有利。"遂还向城，入东罗门[2]；蛮不为备，惟德等纵兵杀蛮二千余人，逮夜，蛮将杨思缙始自子城出救之[3]，惟德等皆死。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留兵二万，使思缙据交趾城，谿洞夷獠无远近皆降之。诏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4]。

3 上游宴无节，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南蛮侵轶，干戈悉在于道涂。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忧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又安，未晚。"弗听。

4 二月，甲午朔，上历拜十六陵[5]。

5 置天雄军于秦州[6]，以成、河、渭三州隶焉；以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观察使。

6 三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白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7]。

7 南蛮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郑愚惧，自言儒臣无将略，请任武臣。朝廷召义武节度使康承训诣阙[8]，欲使之代愚，仍诏选军校数人、士卒数百人自随。

8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毕诚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称疾辞位；夏，四月，罢为兵部尚书。

9 庚戌，群盗入徐州，杀官吏；刺史曹庆讨平之。

10 康承训至京师，以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鄂四道兵万人与之俱。

11 五月，戊辰，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同平章事[9]。收，发之弟也。与左军中尉杨玄价叙同宗相结，故得为相。

12 乙亥，废容管，隶岭南西道[10]，复以龚、象二州隶桂管。

13 戊子，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审权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11]。

14 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以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12]，以康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

15 闰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确同平章事。

16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17 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以宋戎为经略使，发山东兵万人镇之。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溯湘汇入涔渠、漓水，劳费艰涩，诸军乏食。润州人陈磻石上言，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为名[13]，夺商人舟，委其货于岸侧，舟入海或遇风涛没溺，有司因系纲吏、舟人，使偿其米，人颇告之。

18 八月，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必向邕州，请分兵屯容、藤州。

19 夔王滋薨[14]。

20 敕以阁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15]。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忽以内人代之[16]。上谕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昔楚子县陈，得申叔一言而复封之[17]；太宗发卒修乾元殿，闻张玄素谏，即日罢之[18]。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弗听。

21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

22 冬，十月，甲戌，以长安尉、集贤校理令狐滈为左拾遗。乙亥，左拾遗刘蜕上言："滈专家无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权。"起居郎张云言："滈父绹用李涿为安南，致南蛮至今为梗，由滈纳贿，陷父于恶。"十一月，丁酉，云复上言："滈，父绹执政之时，人号'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19]。

23 辛巳[20]，废宿泗观察使，复以徐州为观察府，以豫、泗隶焉。

24 十二月，南诏寇西川。

25 昭义节度使沈询奴归秦，与询侍婢通，询欲杀之，未果；乙酉，归秦结牙将作乱，攻府第，杀询。

【注释】

①荆南：治江陵。　江西：即江南西道，治洪州。　鄂岳：即武昌军，治鄂州。　襄州：即山南东道，治襄州。

②东罗门：安南城罗城东门。罗城即外城。又城门外凸出部分也称罗城。

③子城：内城。如大城称罗城，则小城称子城。

④岭南西道：据章钰校证，他本作"岭南东西道"。既言"分保"，当以"东西道"为合理。

⑤十六陵：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

⑥秦州：原属陇右道，治今甘肃秦安县。

⑦凉州：原属陇右道，治今甘肃武威市。

⑧义武节度使：官名，治定州，领易、祁二州。

⑨翰林学士承旨：标点本《通鉴》脱"林"字，今补。

⑩岭南西道：据章钰校证，他本"道"下有"以供军食"四字。

⑪镇海节度使：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置，治苏州。

⑫右监门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左右将军各二员，从三品，掌禁卫之职。

⑬和雇：官府出钱雇用民间船只。

⑭夔王滋：李滋，宣宗第三子，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封夔王。

⑮阁门使：唐中期所置，由宦官担任，掌朝会赞引等事。　馆驿使：巡察驿站馆舍之官，一向由御史任此职。

⑯内人：据章钰校证，他本作"内臣"。

⑰楚子县陈句：语见《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灭了陈国，将其地为楚县，申叔时谏，又恢复了陈国。

⑱太宗句：事见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张玄素时任给事中，太宗问玄素谏，即罢役，并奖玄素彩缎二百匹。

⑲司直：太子詹事府司直，正九品上，掌弹劾官僚，纠举职事

⑳辛巳：十一月无辛巳日，所书有误。

【译文】

四年（癸未，公元863年）

1 春，正月初七，皇帝到圜丘祭天；大赦天下。

2 初七这天，南诏攻下了交趾，蔡袭左右的随从都战死了，他自己步行奋力作战，身上被射中十箭，想赶往监军的船，船已离开了

海岸，于是溺死在海里；幕僚樊绰带着他的大印浮海渡江而归。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四道将士四百余人，走到城东水边，荆南道虞候元惟德等对众人说："我们没有船，入水就要被淹死，不如回头到城下和蛮人战斗，每人用一个人换二个蛮人，也是划得来的。"于是回头向城下跑，攻入东罗门；蛮人没有防备，元惟德等领兵杀死蛮兵二千余人，到夜晚，蛮将杨思缵才从子城出来救援蛮兵，元惟德等都战死了。南诏两次攻下交趾，所杀伤和俘虏将近十五万人。留下二万兵，命杨思缵守着交趾城，豁洞夷獠不论远近都投降了他。朝廷诏命各道兵赴安南的都召回来，分别保卫岭南东西两道。

3 皇帝游宴没有节制，左拾遗刘蜕上疏说："现在在西凉筑城的事，应接与否还决定不下来；南蛮的侵扰进攻，所在各地的战争正在进行。近月以来，不是没有发生大事。陛下不表现出忧虑的态度给远近看，那么用什么理由去责备将士们不拼命战斗！希望陛下对娱乐游玩节制一点，等到远方安定了，再游乐也不晚。"皇帝听不进去。

4 二月初一，皇帝一一拜谒了十六座祖陵。

5 在秦州设置天雄军，将成、河、渭三州隶属于它；任命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军观察使。

6 三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上奏说，他亲自带领蕃、汉兵七千人收复了凉州。

7 南蛮侵扰左、右江，渐渐逼近了邕州。郑愚害怕了，自己说是文臣没有作战的本领，请求朝廷派武臣来接替他。朝廷召义武节度使康承训到京师，想叫他接替郑愚，还诏令他在镇选军校数人、士卒数百人跟随自己。

8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毕诚看到同时在位的人多半只顾私利不守法度，说是有病要求辞去宰相职位；夏，四月，降职为兵部尚书。

9 十八日，群盗进入徐州，杀官吏；刺史曹庆平定了他们。

10 康承训到京师，任命他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调发荆南、襄州、

洪州、鄂岳四道兵共一万人和他一同前往。

11 五月初六，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同平章事。杨收是杨发的弟弟。杨收和左军中尉杨玄价攀谈同宗关系相交结，所以得到宰相职位。

12 十三日，撤销容管，将其地隶属岭南西道以供军食，又将龚、象二州仍划归桂管领辖。

13 二十六日，改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审权同平章事，充任镇海节度使。

14 六月，撤销安南都护府，在海门镇置行交州；任命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由康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

15 闰六月，改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任凤翔节度使；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人曹确同平章事。

16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7 又在行交州设置安南都护府，任命宋戎为经略使，调发山东各地兵一万人镇守其地。当时各道兵支援安南的人屯聚在岭南地区，江西、湖南运送粮饷的人沿着湘江逆流而上到达灵渠，再入漓水，既辛劳，又艰险，各路军队还得不到充分的粮食供应。润州人陈磻石上奏说，请制造能装载一千石粮的大船，从福建运米经海路，不要一个月就可抵达广州；朝廷照办了，军队的粮食得到满足。然而有关人员用雇用民船的名义，夺取商人的船只，将他们的货物抛弃在岸边，运粮船进入海中有时碰到风浪沉没，有关官吏将押运人和船夫囚禁起来，要他们赔偿损失，人们对运粮差事感到十分痛苦。

18 八月，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上奏说，蛮人一定会进攻邕州，请求分兵屯驻容州和藤州。

19 夔王李滋去世。

20 敕命阁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官上奏说，根据过去的惯例，是由御史担任巡驿使，不应当忽然由宦官代替这个职务。皇

帝告谕说救命已经发布，不能再改变了。左拾遗刘蜕上奏说："从前楚庄王将陈国据为县，由于得到申叔时的劝谏后恢复了陈国；太宗调发兵士修乾元殿，听到了张玄素的谏止之言后，当天就停止了修建工作。从古代以来英明的君主所尊尚的是接受好的意见，就像流水一样顺畅，哪里有已经执行了而不改变的！况且救令是陛下发出的，由陛下改变它，有什么不可以！"皇帝不接受。

21 黠戛斯派遣他的使臣合伊难支上表，求经籍和每年遣使者乘快马取赏赐的年历，又想讨伐回鹘，使安西以东的地方都归唐朝领有，朝廷没有答应。

22 冬，十月十五日，任命长安尉、集贤校理令狐滈为左拾遗。十六日，左拾遗刘蜕上奏说："令狐滈主持家事对子弟没有法度，布衣小吏竟然行使公相的大权。"起居郎张云上奏说："令狐滈的父亲令狐绹重用李涿为安南都护，以致使得南蛮到今天仍然是个祸患，这是由于令狐滈收受了贿赂，使他父亲蒙受坏名声。"十一月初八，张云又上奏说："令狐滈的父亲令狐绹任宰相时，人们称他是'白衣宰相'。"令狐滈也上奏表要求退避，于是改任太子詹事府司直。

23 辛巳，撤销宿泗观察使，又恢复徐州为观察使府，把濠州和泗州划归它管辖。

24 十二月，南诏侵扰西川地方。

25 昭义节度使沈询的家奴归秦和沈询的侍婢通奸，沈询想杀掉他，还未杀成；二十七日，归秦勾结牙将作乱，进攻节度使府衙，杀死了沈询。

五　年

1 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蠙为昭义节度使，取归秦心肝以

察沈询。

2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为其子滈讼冤。贬张云兴元少尹[1]，刘蜕华阴令，敕曰："虽嘉蹇谔之忠[2]，难逃疏易之责。"

3 丙午，西川奏，南诏寇嶲州，刺史喻士珍破之，获千余人。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忠武大将颜庆复请筑新安、遏戎二城[3]，从之。

4 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

5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6 甲申，前西川节度使萧邺左迁山南西道观察使。

7 二月，丁酉，彗星出于娄[4]，长三尺。己亥，司天监奏[5]："按《星经》，是名含誉，瑞星也。"上大喜。"请宣示中外，编诸史策。"从之。

8 康承训至邕州，蛮寇益炽，诏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兵以授之。承训不设斥候[6]；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獠为导，绐之。敌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至[7]，得免。承训闻之，惶怖不知所为。节度副使李行素帅众治壕栅，甫毕，蛮军已合围。留四日，治攻具，将就，诸将请夜分道斫蛮营，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乃许之。小校将勇士二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级。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所杀虏不满二百级，皆黔獠胁从者。承训腾奏告捷，云大破

蛮贼，中外皆贺。

9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户部萧寘同平章事。寘，复之孙也[8]。

10 加康承训检校右仆射，赏破蛮之功也。自余奏功受赏者，皆承训子弟亲昵；烧营将校不迁一级，由是军中怨怒，声流道路。

11 五月，敕："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因罢节[9]，颇多逃匿，宜令徐泗团练使选募军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12 秋，七月，西川奏两林鬼主邀南诏蛮[10]，败之，杀获甚众；保塞城使杜守连不从南诏[11]，帅众诣黎州降[12]。

13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具知康承训所为，以书白宰相；承训亦自疑惧，累表辞疾，乃以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以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复以容管四州别为经略使。

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茵久之不敢进军取安南；夏侯孜荐骁卫将军高骈代之[13]，乃以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茵所将兵悉以授之。骈，崇文之孙也[14]，世在禁军。骈颇读书，好谈今古，两军宦官多誉之，累迁右神策都虞候；党项叛，将禁兵万人戍长武，屡有功，迁秦州防御使，复有功，故委以安南。

14 冬，十一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同平章事；时

年三十六。

【注释】

①兴元少尹：梁州兴元府，既为州治，又是山南西道治所（其地在今陕西汉中市）。府设牧、尹、少尹。少尹，从四品下，职掌相当于州之治中之任。

②蹇谔：同“謇谔”，正直，敢说话。

③新安、遏戎：二城均在嵩州境内，今四川越西县一带。

④彗星出于娄：彗星在娄宿旁出现。彗星，俗称扫帚星，古人认为它的出现，预示有灾害。娄宿，二十八宿之一，西方七宿的第二宿。

⑤司天监：正三品，掌观察天文，考定历数。当时任此职的人，昏迷诡诈，以灾为祥。

⑥斥候：派出侦察、巡逻人员。

⑦天平军：即郓州道的军队。

⑧复：萧复，字履初，萧瑀之后，德宗时官至宰相。复子淇，淇子寘。

⑨罢节：撤销了节度使的设置。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徐州军乱被平定，乃撤销节度使，将其军队分隶兖州和宿州。

⑩两林鬼主：两林部落的首领，总头领称大鬼主。

⑪保寨城：在嵩州台登县北（今四川冕宁县境）。

⑫黎州：西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汉源县北。

⑬骁卫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将军从三品，掌宿卫京师。

⑭崇文：高崇文，其先渤海人，本人生幽州，年少入为军伍，善于攻战。德宗朝已立战功。宪宗元和初年，统兵平蜀乱，立大功，封南平郡王。高骈为其孙。

【译文】

五年（甲申，公元864年）

1 春，正月，任命京兆尹李蠙为昭义节度使，取出归秦的心肝用来祭祀沈询。

2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替他的儿子令狐滈申诉冤情。于是贬谪张

云为兴元府少尹，刘蜕为华阴县令，敕命中说："虽然敢于进谏的正直忠贞值得称赞，但是疏略轻率的指斥人的责任也是应当承担的。"

3 十九日，西川节度使上奏说，南诏侵扰嶲州，刺史喻士珍把他击败了，俘获一千多人。诏令调发右神策军五千和各道兵防守嶲州。忠武军大将颜庆复请求修筑新安、遏戎两座城堡，朝廷同意了。

4 任命容管经略使张茵兼管交州的政事；增加海门镇的驻防军队达到二万五千人，命令张茵攻取安南。

5 二月十二日，任命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6 二十七日，前西川节度使萧邺降调山南西道观察使。

7 二月十一日，彗星在娄宿旁出现，长三尺。十三日，司天监上奏说："根据《星经》上说的，这是名叫含誉，是祥瑞星象。"皇帝听了很高兴。司天监并请："请宣示中外，编写到史书上去。"皇帝答应了。

8 康承训到邕州，蛮人的侵扰更加频繁，朝廷下诏调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的军队交给他指挥。康承训不派侦察兵去了解敌情；南诏带领群蛮近六万人侵犯邕州，将要进入州境，康承训派六道兵共一万人抗击蛮人，用獠人为向导，被其所骗。敌人到了，仍不设置抵御工事，以致五道兵八千人都被消灭，只有天平军因晚一天到达，才免于被难。康承训听到这一消息，惊慌恐惧到毫无办法，手足无措。节度副使李行素带领众人修治城壕和栅栏，刚完工，蛮军已经包围了州城。停留四天，准备攻城器具，将要完成，守城各将领请求在晚上分头袭击蛮营，康承训不答应；有一名天平小校再三力争，方才答应了。小校带领勇士三百名，到晚上，从城上缒吊而出，分散烧蛮人营帐，杀了五百多名蛮人。蛮人大惊，隔了一天，撤了包围离开了。康承训于是派遣各路军队数千人追蛮兵，他们杀伤和俘虏的不到三百人，都是豁洞獠人被胁迫跟从的那些人。康承训迅速上奏报告胜利消息，说是大破蛮兵，中外的官员都向朝

廷祝贺。

9 夏，四月，任兵部侍郎、判户部萧寘同平章事。萧寘是萧复的孙子。

10 加给康承训检校右仆射官衔，用以奖赏他打败蛮人的功劳。其余在奏文中报了功而受到奖赏的人，都是康承训的子弟或亲近他的人；烧蛮营的将校一级官品也未升迁，因此军队中的士众都既怨且怒，这种不满情绪到处在传播。

11 五月，敕命说："徐州地方的风土人情是民习雄劲，甲士精强，近来因为撤销了节度使，很多士兵逃亡躲藏起来了，应当令徐泗团练使挑选招募军士三千人到邕州去担任防守任务，等到岭南地方战事平息之后，即取代他们回来。"

12 秋，七月，西川节度使上奏说，两林部落的大鬼主邀截南诏，打败了他，杀戮和俘获了很多人；保塞城使杜守连不服从南诏指使，带领徒众到黎州投降官军。

13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详细了解康承训的所作所为，写信告诉了宰相；康承训也自我疑虑和恐惧，于是多次上表借口有病请求辞职，朝廷就改任康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东都，任命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又把容管四个州另设经略使。

当时南诏知道邕州地方已经贫穷空乏，就不再去侵扰，张茵很久也不敢指挥军队去夺取安南；夏侯孜荐举骁卫将军高骈取代张茵，于是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张茵所带领的军队全部交给高骈。高骈是高崇文的孙子，世代在禁军中服役。高骈很喜欢读书，爱好谈古论今，左右神策军的宦官多半赞赏他，累迁右神策军都虞候；党项叛乱时，他带领禁军一万人守长武，屡次立功，升迁为秦州防御使，又立了功劳，所以委任他为安南都护。

14 冬，十一月，改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

15 十九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同平章事；当时他

只三十六岁。

六　年

1 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飨宪宗室[1]。时王皞复为礼院检讨官，更申前议，朝廷竟从之。

2 诸道进私白者[2]，闽中为多，故宦官多闽人。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垄，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为宣歙观察使，时人谓之"敕使墓户"。

3 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寘薨。

4 夏，四月，以前东川节度使高璩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3]。

5 杨收建议，以："蛮寇积年未平，两河兵戍岭南冒瘴雾物故者什六七[4]，请于江西积粟，募强弩三万人，以应接岭南，道近便，仍建节以重其权。"从之。五月，辛丑，置镇南军于洪州。

6 嶲州刺史喻士珍贪狯[5]，掠两林蛮以易金；南诏复寇嶲州，两林蛮开门纳之，南诏尽杀戍卒，士珍降之。

7 壬寅，以桂管观察使严谟为镇南节度使[6]。谟，震之从孙也[7]。

8 六月，高璩薨。

9 以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10 秋，七月，立皇子侃为郓王，俨为普王。

11 高骈治兵于海门，未进；监军李维周恶骈，欲去之，屡

趣骈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约维周发兵应援；骈既行，维周拥余众，不发一卒以继之。九月，骈至南定⑧，峰州蛮众近五万⑨，方获田，骈掩击，大破之，收其所获以食军。

12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郑氏崩⑩。

【注释】

①懿安皇后：即宪宗之皇后郭氏，为郭子仪的孙女。大中二年（公元 848 年）死，宣宗之母郑氏与郭氏不睦，郭氏死后，宣宗不许与宪宗合葬，也不许合祭。至此时经王皞力争，才许合祭。

②私白：被阉割了的小男孩。

③元裕：高元裕，字景圭，渤海人。历官于文、武、宣三朝，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吏部尚书等职。

④两河：泛指河南道和河北道各镇而言。

⑤贪狯（kuài 块）：贪婪狡诈。

⑥镇南节度使：官名。治洪州，由江西观察使所升置。

⑦震：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德宗建中初，官至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等。朱泚之乱，严震以迎驾功，任兴元尹。贞元末，位至宰相。

⑧南定：交趾所属县，治今越南河北省顺城县陇城乡。

⑨峰州：安南都护所领州，治今越南永福省白鹤县南凤州。

⑩郑氏：宪宗之妃，宣宗的生母。宣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懿宗尊为太皇太后。

【译文】

六年（乙酉，公元 865 年）

1 春，正月丁巳（疑误），才将懿安皇后配飨宪宗的庙室。当时王皞又当了礼院检讨官，再次提出从前的议论，即将懿安皇后配飨宪宗，朝廷最终还是同意了王皞的意见。

2 各道进献被阉割的小男孩中，福建地方最多，所以宦官多为福建人。福建观察使杜宣猷在每年寒食节时派官吏分头祭祀宦官祖

先的坟墓，宦官很感激他，二月初九，调杜宣猷为宣歙观察使，当时的称他为"救使墓户"。

3 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寘去世。

4 夏，四月，任命前东川节度使高璩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璩是高元裕的儿子。

5 杨收建议，认为："蛮人多年未平定，两河兵戍守岭南遭受瘴雾之气十人中就有六七人死亡，请求在江西屯积粮食，招募弓弩手三万人，以支援岭南，道路既近又方便，还是设置节度使以加重江西的权力。"朝廷同意了。五月二十一日，决定在洪州设置镇南军。

6 邕州刺史喻士珍贪婪狡诈，抢掠两林部落的蛮人来换取金钱；南诏再次侵扰邕州，两林蛮人打开城门迎纳，南诏兵把戍卒都杀死了，喻士珍投降了南诏。

7 二十二日，任命桂管观察使严谟为镇南军节度使。严谟是严震的侄孙。

8 六月，高璩去世。

9 任命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10 秋，七月，册立皇子李侃为郓王，李俨为普王。

11 高骈在海门镇训练军队，没有进攻安南；监军李维周不喜欢高骈，想把他赶走，多次催促高骈向安南府进军。高骈带领五千人先渡江，约定李维周随后发兵接应支援；高骈出发以后，李维周拥有其余部众，连一个士兵也没派出去支援高骈。九月，高骈到达南定县，看到峰州蛮人将近五万人，正收获庄稼，高骈乘他们无防备进行袭击，大败蛮人，夺取了他们的粮食以供军用。

12 冬，十二月初五，太皇太后郑氏去世。

七 年

1 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1]。

论恐热寓居鄜州[2]，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皆不从；所向尽为仇乱，无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引兵击破之。

2 三月，戊寅，以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初，南诏围嶲州，东蛮浪穹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笼部怨南诏杀其父兄，导忠武戍兵袭浪穹，灭之。南诏由是怨唐。

南诏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盛仪卫以见之。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骠信已应天顺人[3]，我见节度使当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决；将士皆愤怒，福乃命捽而殴之，因械系于狱。刘潼至镇，释之，奏遣还国。诏召成等至京师，见于别殿，厚赐，劳而遣之。

3 成德节度使王绍懿，在镇十年，为政宽简，军民便之。疾病，召兄绍鼎之子都知兵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军政授我[4]。汝今长矣，我复以军政归汝。努力为之，上忠朝廷，下和邻藩，勿坠吾兄之业，汝之功也。"言竟而薨。

4 闰月，吐蕃寇邠宁，节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5 夏，四月[5]，贬前西川节度使李福为蕲王傅[6]。

6 五月，葬孝明皇后于景陵之侧，王祔别庙[7]。

7 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薨，军中立其子左司马何全

嶧为留后。

8 以王景崇为成德留后。

9 南诏酋龙遣善阐节度使杨缉助安南节度使段酋迁守交趾[8]，以范昆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9]。监陈敕使韦仲宰将七千人至峰州，高骈得以益其军，进击南诏，屡破之。捷奏至海门，李维周皆匿之，数月无声问。上怪之，以问维周，维周奏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上怒，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骈镇安南，召骈诣阙，欲重贬之。晏权，智兴之从子也。是月，骈大破南诏蛮于交趾，杀获甚众，遂围交趾城。

10 秋，七月，以何全嶧为魏博留后。

11 冬，十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收为宣歙观察使。收性侈靡，门吏僮奴多倚为奸利。杨玄价兄弟受方镇之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怒，以为叛己，故出之。

12 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鄜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13 高骈围交趾十余日，蛮困蹙甚，城且下，会得王晏权牒，已与李维周将大军发海门，骈即以军事授韦仲宰，与麾下百余人北归。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赞，骈遣小校曾兖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见旌旗东来，问游船，云新经略使与监军也。二人谋曰："维周必夺表留我。"乃匿于岛间，维周过，即驰诣京师。上得奏，大喜，即加骈检校工部

尚书，复镇安南。骈至海门而还。

王晏权阎懦，动禀李维周之命；维周凶贪，诸将不为之用，遂解重围，蛮遁去者太半。骈至，复督励将士攻城，遂克之，杀段酋迁及土蛮为南诏向导者朱道古，斩首三万余级，南诏遁去。骈又破土蛮附南诏者二洞，诛其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万七千人。

14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南诏；委刘潼晓谕，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

15 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自李涿侵扰安南[10]，为安南患殆将十年，至是始平。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

16 十二月，黠戛斯遣将军乙支连几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11]。

17 以成德留后王景崇为节度使。

18 上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12]，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帷帟[13]，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设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

【注释】

①西州：治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废址。　北庭：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北。 轮台:治今新疆米泉县境。 清镇:即清海镇,治今新疆玛纳斯县。

②鄯州:原为陇右道所属州,治今青海尖扎县北。

③骠信:南诏自寻梦凑以来的自称,意思是君主。

④军政授我: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将卒,立其弟副使王绍懿为留后。

⑤四月:据章钰校证,各本"四月"下有"辛巳"二字。

⑥蕲王傅:蕲王李缜,顺宗第二十二子。王傅,从三品,掌傅相赞导,匡其过失。

⑦主祔别庙:孝明皇后是宪宗的妃子,不是皇后,虽为宣宗生母,按封建礼制,死后的神主不能入宪宗庙,要另置于别庙。

⑧善阐:南诏的别都,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市。 杨缉:据章钰校证,他本在"缉"下有"思"字,即作"杨缉思"。

⑨扶邪:罗伏州所属县,南诏置,其地在今越南河静省境。

⑩安南:据章钰校证,他本"安南"作"群蛮"。李涿为安南都护,为政贪暴,群蛮怨怒,导南诏侵边,所以应作"群蛮"为是。

⑪亥年历日:本年为丙戌年,明年即为亥年。历日,即历书。

⑫曲江:昆明、滇池:三地均为长安有名的风景区,为帝王游宴之地。 南宫:即兴庆宫,也称南内。北苑:即皇城之北的禁苑。 昭应:即临潼,建有华清宫。 咸阳:该地建有望贤楼。

⑬幄帝(yì亦):帐幕。幄,大幕;帝,小幕。

【译文】

七年(丙戌,公元866年)

1 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上奏说,北庭回鹘固俊攻下西州、北庭、轮台、清海镇等城。

论恐热寄居在鄯州,企图纠合旁边各个部落,危害边地,其他各部落都不听他的;他所联络的各部如仇敌一样对待他,使他无处容身。论恐热的仇人把这种情况告诉了鄯州的拓跋怀光,怀光带领军队打败了他。

2 三月初二,任命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原先,南诏围

嵩州，东蛮浪稽部竭力帮助他，于是嵩州城被攻下并遭到大屠杀，卑笼部怨恨南诏杀了他们的父兄，就引导忠武军的戍兵袭击浪稽部，族灭了他们。这样一来，南诏就仇恨唐朝。

南诏派遣清平官董成等人到成都，节度使李福设盛大的仪卫接见他。按照旧例，南诏的使者拜见节度使，要在中庭行拜伏礼，董成等人说："我们的国君已应天顺人登位了，我见节度使应当用平等的礼仪。"彼此来回传话，从早上到中午还确定不下来；将士们感到很愤怒，李福于是命令把董成等成人抓起来打了一顿，随后戴上刑具关进监狱。刘潼到达西川后，释放了他们，上奏打发他们回国。朝廷诏令召董成等人到京师，在别殿接见了他们，又重重地赏赐了财物，慰劳以后遣送他们回国。

3 成德节度使王绍懿，在镇任职十年，主持政事宽大简约，军民都感到很便利。他病危的时候，召见他哥哥王绍鼎的儿子都知兵马使王景崇说："我兄长由于看到你年纪小，把军政大权交给了我。你现在长大了，我再将军政大权归还给你。好好地干吧，对上要忠于朝廷，对下要与邻藩和睦，不要丢掉我哥哥的大业，这就是你的功劳。"说完话后就去世了。

4 闰二月，吐蕃侵扰邠宁地区，节度使薛弘宗把他们打退了。

5 夏，四月初七，贬谪前西川节度使李福为薪王傅。

6 五月，将孝明皇后葬在景陵的旁边，神主安置在另外的庙堂中。

7 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去世，军中拥立他的儿子左司马何全皞为留后。

8 任命王景崇为成德留后。

9 南诏酋龙派遣善阐府节度使杨缉思帮助安南节度使段酋迁据守交趾，任命范昆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监阵敕使韦仲宰带领七千人到峰州，使高骈的军队得到增援，于是进攻南诏，多次打败南诏军。报捷的奏表送到海门，李维周都把它压下来不转

呈朝廷，使朝廷在几个月得不到战事消息。皇帝感到很奇怪，就询问李纳周，李维周上奏说高骈的军队驻扎在峰州，轻慢敌人而不进军。皇帝大怒，任命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替高骈镇守安南，召高骈到京城去，打算重重贬谪他。王晏权是王智兴的侄子。这个月，高骈在交趾大败南诏兵，杀戮、俘获了很多人，于是包围了交趾城。

10 秋，七月，任命何全皞为魏博镇留后。

11 冬，十月十三日，改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收为宣歙观察使。杨收本性喜好奢侈，门下的属吏和奴仆多仗着他的势力贪财作坏事。宦官杨玄价兄弟接方镇的贿赂，屡次请托杨收办事，杨收不能一一都办到；杨玄价大怒，认为杨收背叛了自己，所以把他调出了朝廷。

12 拓跋怀光派五百名骑兵攻入廓州，活捉了论恐热，先斩断他的脚，历数其罪后将他杀了，把首级传送去京师。他的部众向东奔赴秦州，尚延心拦击，把他们打败了，报告朝廷后把这些部众全部迁移到岭南地区。吐蕃从这以后衰败灭绝，乞离胡君臣也不知道下落。

13 高骈包围了交趾十多天，蛮人困蹙到了极点，看来城池就要被攻下了，碰上收到王晏权的文牒，说是已与李维周带领大军从海门启程了，高骈随即把军中之事交给韦仲宰，自己和部下百余人向北回朝。在这之先，韦仲宰派小使王惠赞、高骈派小校曾宪到朝廷去报告交趾的胜利消息，到海上，看见竖有旌旗的大船从东边开来，询问游船上的人，说是新任经略使和监军的船。二人商量着说："李维周一定会夺取报捷表并扣留我们。"于是在海岛中隐藏起来，等李维周过去了，随即飞快赶往京师。皇帝得到报捷奏表，很高兴，当即加给高骈检校工部尚书的官衔，还是叫他镇守安南。高骈走到海门又回转到交趾。

王晏权昏闷懦弱，什么事都要禀告李维周然后执行；而李维周为人凶暴贪鄙，诸将都不愿为他出力，于是解除了对交趾的重重包

围，蛮人逃走了一大半。高骈到了以后，又督促勉励将士攻城，把交趾攻下了，杀段酋迁和土蛮为南诏当向导的朱道古，杀了蛮人三万多人，南诏逃走了。高骈攻下土蛮依附南诏的两洞，把酋长杀了，土蛮率领部众归附的有一万七千人。

14 十一月十一日，大赦天下。朝廷诏令安南、邕州、西川各部军队各保疆域，不要再进攻南诏；委派刘潼告谕南诏，假如能够再修旧好，一切不再追究。

15 在安南设置静海军，任命高骈为节度使。自从李涿侵扰群蛮以来，造成安南的祸患大概将达十年之久，到现在才平定。高骈随后修筑了安南城，周围长三千步，建造房屋四十多万间。

16 十二月，黠戛斯派遣将军乙支连几向朝廷进贡，奏说派遣马匹迎接册立使和请颁赐亥年的日历。

17 任命成德镇留后王景崇为节度使。

18 皇帝爱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的乐工常常接近五百人，每个月在宫设置酒宴不少于十多次，山珍海味都要准备，听音乐，看演戏，不晓得厌倦，赏赐动辄达到一千缗。曲江池、昆明池、灞浐、南宫、北苑、昭应的华清宫、咸阳的望贤楼，要是想去游玩，随即启行，不等到准备和设置完成与否，有关官吏要经常准备好音乐、饮食、帷帐，诸王站在马旁随时准备陪从。每次到一个地方去，内外各有关部门跟从的有十多万人，所花费的钱财无法计算清楚。

八 年

1 春，正月，以魏博留后何全皞为节度使。

2 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入朝，以为右神武统军[1]，命其族子淮深守归义。

3 自安南至邕、广，海路多潜石覆舟，静海节度使高骈募工凿之，漕运无滞。

4 西川近边六姓蛮[2]，常持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与群蛮为仇，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节度使刘潼遣将将兵助之，讨六姓蛮，焚其部落，斩首五千余级。

5 乐工李可及善为新声，三月，上以可及为左威卫将军[3]，曹确谏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余员，谓房玄龄曰：'朕以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不可处也。'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4]，拾遗窦洵直谏，即改光州长史。乞以两朝故事，别除可及官。"不从。

6 夏，四月，上不豫，群臣希进见。

7 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系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递降一等。

8 秋，七月，壬寅，蕲王绚薨。

9 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民怒，相与作乱，逐仁规，仁规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

10 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驸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11 宣歙观察使杨收过华岳庙[5]，施衣物，使巫祈祷；县令诬以为收罪。右拾遗韦保衡复言，收前为相，除严谟江西节度使，受钱百万，又置造船务，人讼其侵隐。八月，庚寅，贬收端州司马[6]。

12 九月，上疾瘳。

13 冬，十二月，信王忱薨⑦。

14 加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同平章事。

【注释】

①右神武统军：六军统军之一，秩从二品。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敕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各置统军一人，是为六军统军。

②六姓蛮：即蒙蛮、夷蛮、讹蛮、狼蛮、勿邓蛮、白蛮六种。

③左威卫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将军从三品，掌宿卫京师。

④王府率：东宫有十率，诸王有府率，为掌武事的官职。

⑤华岳庙：在华州华阴县，今陕西华阴。

⑥端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高要县。

⑦信王忱：李忱，宪宗之子，大中十四年（公元860年）封信王。

【译文】

八年（丁亥，公元867年）

1 春，正月，任命魏博镇留后何全皞为节度使。

2 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来到朝廷，任命他为右神武军统军，命令他的族子张淮深据守归义军。

3 从安南到邕州、广州等地，海路中多暗礁撞翻船只，静海节度使高骈招募工匠凿去暗礁，运粮的海船才畅通无阻。

4 西川边境地区的六姓蛮族，常常抱着两种态度，没有边寇的时候就说是效顺朝廷，有边寇进犯时就为他们打先锋；只有卑笼部对唐朝尽心竭力归顺，因此他和群蛮成为仇敌，朝廷赐他的部落姓李，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刺史。西川节度使刘潼派遣将领带兵帮助他们讨伐六姓蛮，焚烧了六姓蛮的部落，杀了五千多人。

5 乐工李可及善为创制新的歌曲，三月，皇帝任命李可及为左威卫将军，曹确上谏说："太宗制定文武官六百多个员额，对房玄龄

说：'朕把这些官位等待给予天下的贤士，工商杂流之人，不应给他们这些职位。'大和年间，文宗想让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官，拾遗宋洵正直进谏，随即改为光州长史。请求按照两朝的旧例，另外任命李可及的官职。"皇帝不答应。

6 夏，四月，皇帝生了病，群臣难得见到他。

7 五月十八日，清理全国被关押的囚徒，不是犯了大罪不能赦免的人，都依次减轻一级刑罚。

8 秋，七月初五，蕲王李缜去世。

9 怀州民众申诉遭了旱灾，刺史刘仁规贴出布告禁止民众申诉。民众被激怒了，相互发起变乱，赶走了刘仁规，刘仁规逃到乡村中躲藏起来。民众冲进州刺史的府宅，把刘仁规的家财抢走，又登上鼓楼击鼓，闹了很久才平定下来。

10 二十七日，任命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驸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11 宣歙观察使杨收经过华岳庙时，布施衣物，叫巫师进行祈祷仪式；华阴县令诬陷说这是杨收的罪过。右拾遗韦保衡又上奏说，杨收在任宰相时，任命严谟为江西节度使，得到贿赂的钱一百万，又在设置造船事务中，有人揭发他侵占隐瞒了钱财。八月二十四日，贬谪杨收为端州司马。

12 九月，皇帝的病痊愈了。

13 冬，十一月，信王李忱去世。

14 加给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同平章事官衔。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五十一

唐纪六十七　起著雍困敦，尽屠维赤奋若，凡二年。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

1 夏，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嶲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以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嶲州，以邛州为理所[1]。"朝廷以为信然，以师望为嶲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师望利于专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实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嶲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2 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慎由之从子也，性严刻；朝廷以徐兵骄，命镇之。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

璋、兵马使徐行俭用事[2]，军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屡求代还，戬言于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彦曾从之。戍卒闻之，怒。

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皆故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会桂管观察使李丛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乱，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3]，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朝廷闻之，八月，遣高品张敬思赦其罪[4]，部送归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3 以前静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骈请以从孙浔代镇交趾，从之。

4 九月，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以有定边军之故，不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

【注释】

①邛州：原西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邛崃县。理所：即治所。为避唐高宗李治讳，改治为理。

②教练使：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五月，敕令全国军府有兵马处，均设置教练使，选习兵法、善弓马的人充任。

③粮料判官：军中掌粮料之官。唐制，凡行军，置随军粮料使，兵少的军队称粮料判官。

④高品：内侍省中官品较高的宦官。《新唐书·百官志》：内侍省有高品1696人。

【译文】

唐纪六十七　起戊子(公元868年)，止乙丑(公元869年)，共二

年。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戊子,公元 868 年)

1 夏,六月,凤翔府少尹李师望上奏说:"嶲州控制南诏,是南诏进入内地必经之地,成都距离边地遥远,难得随时管束处置,请求设置定边军,在嶲州驻扎重兵,把邛州作为定边军的治所。"朝廷认为说得有道理,于是任命李师望为嶲州刺史,充任定边军节度使,兼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使,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李师望贪图掌握一个地区的专制大权,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其实邛州距离成都才一百六十里路,而嶲州距离邛州却有千里之遥,他就是这样欺骗朝廷的。

2 原先,南诏攻下安南的时候,敕命徐泗招募三千名兵士前去支援,从中分出八百人另外戍守桂州,开始时约定三年轮换一次。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是崔慎由的侄子,个性严厉苛刻;朝廷觉得徐州的兵士很骄傲,所以任命崔彦曾来统领他们。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在府掌权管事,军队中的将士都怨恨他们。戍守桂州的士兵已经有六年了,多次请求替换回来,尹戡对崔彦曾说,由于军府仓库中没有储备钱财,调发兵员去替代要花费很多财物,请求叫他们再留下来多戍守一年;崔彦曾接受了尹戡的意见。桂州戍守的士卒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

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都是原来徐州地方盗贼,州县官对他们平定不了,就招募他们出来,给他们一个牙职,让他们到外地去戍守。刚好碰上桂管观察使李从调往湖南,新任的观察使还未到任,秋,七月,许佶等人便发动叛乱,把都将王仲甫杀掉,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领袖,抢夺了武器库中兵器,往北回老家,在经过的地方抢劫财物,州县阻止不了他们的行动。朝廷听到这一消息,八月,派遣高品宦官张敬思去赦免他们的罪过,全部送回徐州,戍卒就停止了抢劫行为。

3 任命前静海军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高骈请求任命他的侄孙高浔接替他镇守交趾，朝廷答应了。

4 九月初八，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由于有了定边军的关系，西川节度使就不再兼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的职务了。

5 庞勋等至湖南，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东下。许佶等相与谋曰："吾辈罪大于银刀，朝廷所以赦之者，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菹醢矣！"乃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1]，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绹遣使慰劳，给粮米。

都押牙李湘言于绹曰："徐卒擅归，势必为乱；虽无敕令诛讨，藩镇大臣当临事制宜。高邮岸峡而水深狭[2]，请募奇兵伏于其侧，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劲兵蹙其后，可尽擒也。不然，纵之使得渡淮，至徐州，与怨愤之众合，为患必大。"绹素懦怯，比以无敕书，乃曰："彼在淮南不为暴，听其自过，余非吾事也。"

勋招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丁巳，至泗州[3]。刺史杜慆飨之于毬场，优人致辞[4]；徐卒以为玩己，擒优人，欲斩之，坐者惊散。慆素为之备，徐卒不敢为乱而止。慆，悰之弟也。

先是，朝廷屡敕崔彦曾尉抚戍卒擅归者，勿使忧疑。

彦曾遣使以敕意谕之，道路相望。勋亦申状相继，辞礼甚恭。戊午，行及徐城[5]，勋与许佶等乃言于众曰："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自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然后遵王侍中故事[6]，五十万赏钱，可翘足待也！"众皆呼跃称善。将士赵武等十二人独忧惧，欲逃去，悉斩之[7]，遣使致其首于彦曾，且为申状，称："勋等远戍六年，实怀乡里；而武等因众心不安，辄萌奸计。将士诚知诖误，敢避诛夷！今既蒙恩全宥，辄共诛首恶以补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彦曾执而讯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勋复于递中申状[8]，称："将士自负罪戾，各怀忧疑，今已及苻离[9]，尚未释甲。盖以军将尹戴、杜璋、徐行俭等狡诈多疑，必生衅隙，乞且停此三人职任，以安众心，仍乞戍还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

时戍卒扼彭城北四驿[10]，围城恟惧。彦曾召诸将谋之，皆泣曰："比以银刀凶悍，使一军皆蒙恶名，歼夷流窜，不无忏滥。今冤痛之声未已，而桂林戍卒复尔猖狂，若纵使入城，必为逆乱，如此，则阖境涂地矣！不若乘其远来疲弊，发兵击之，我逸彼劳，往无不捷。"彦曾犹豫未决。团练判官温廷皓复言于彦曾曰[11]："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机，决于今日。今击之有三难，而舍之有五害：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钩

连，刑戮必多，三难也。然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一害也。将者一军之首，而辄敢害之，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二害也。所过剽掠，自为甲兵，招纳亡命，此而不讨，何以惩恶！三害也。军中将士，皆其亲属，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⑫！四害也。逼胁军府，诛所忌三将，又欲自为一营，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难，绝其五害，早定大计，以副众望。”

【注释】

①浙西：即浙江西道节度使所辖地，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庞勋等沿长江东下，乃过镇江市。

②高邮：淮南道所属县，治今江苏高邮。 岸峡：据章钰校证，他本“峡”作“峻”。

③泗州：徐泗道所属州，治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淮水西岸。

④优人致辞：在宴飨大会上，有戏乐头人出面讲话。

⑤徐城：泗州所属县城，在今江苏盱眙西北。

⑥王侍中：即王智兴，太和中以讨李同捷功进位侍中。遵王侍中故事：王智兴原为徐州节度副使，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智兴领兵赶走节度使崔群，朝廷无力讨伐，只得任命他为徐州节度使。

⑦悉斩之：据章钰校证，他本“悉”上有“勋”字。

⑧递中申状：将申诉状由邮驿递送。即未派使者的申状。

⑨符离：徐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

⑩四驿：唐制，三十里一驿。四驿，为一百二十里。

⑪温廷皓：据章钰校证，他本“廷”作“庭”。本书中下文也作“庭”。

⑫支梧：也作枝梧，支持、支撑的意思。

【译文】

5 庞勋等到湖南，监军用计诱骗他们，迫使他们把盔甲兵器都上交了。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派军队驻守在要害地方，徐州戍卒不敢进入山南东道辖境，乘船沿长江东下。许佶等人共同谋划说："我们的罪责比银刀军大，朝廷赦免了我们罪责的原因，是担心我们沿路抢劫，或是溃散以后成为祸患而已，如若到徐州后，一定会被剁成肉酱的！"于是各人把私钱拿出来，购置武器和旗帜。经过浙西道，进入淮南道，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派使慰劳他们，并送给他们牛羊肉和米粮。

都押牙李湘对令狐绹说："徐州戍守桂州士卒擅自回来，从情势看一定会发展成叛乱；虽然没朝廷敕命诛讨他们，作为藩镇大臣应当遇事随机应变，因时制宜。高邮河岸险峻而水深地狭，请让我带领一支奇兵在其侧埋伏，焚烧装满茅草的船用来堵塞前进的道路，再派劲兵在后面追杀，这样就能全部捉住他们。不然的话，放走他们使能渡过淮河，到徐州和怨愤的群众结合起来，造成的祸患一定将是很大的。"令狐绹一向懦弱胆小，又认为没有朝廷的敕命，于是说："他们在淮南地方没有作坏事，让他们经过就是了，其他的问题不是我应当考虑的。"

庞勋招集银刀军等逃窜在外的人和那些亡命之徒在船中藏匿起来，部众达到一千。二十七日，到达泗州。刺史杜慆在毬场设宴欢迎他们，演戏的头人发表讲话；徐州戍卒以为是在玩弄自己，把演讲的人抓了起来，想杀掉他，在坐的人惊慌地离开了。杜慆早就有了防备，徐州戍卒不敢作乱就走了。杜慆是杜悰的弟弟。

原先，朝廷多次敕令崔彦曾对擅自回来的戍卒要进行慰抚，不要使他们担忧和疑虑。崔彦曾派遣使者把朝廷的敕意告诉他们，使者在路上一批接一批，络绎不绝。庞勋也不断有申述情况文状，辞语中表现十分恭谨。二十八日，到达徐城县，庞勋与许佶等人于是对群众说："我们擅自回来，是想会见妻室儿女而已。现在听说已有

秘密的敕令下达徐州军，只要我们到达就会被分别一家一家处死！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被天下人耻笑，何不互相间同心协力，赴汤蹈火大干一场，不仅仅摆脱灾祸，还可以求得富贵！况且城中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城外一号召，他们一定会在城内响应。然后遵照王智兴过去的旧例，五十万赏钱，就能马上得到了！”群众都欢呼跳跃着说好。将士赵武等十二人独独感到忧愁害怕，想逃走，庞勋把他们全部杀了，派遣使者把这些人的头颅送给崔彦曾，并且写一申诉状，说：“庞勋等在远地戍守了六年，的确很想念家乡；而赵武等人凭借着群众的不安心情，就产生了干坏事的阴谋。将士们实在是知道犯了错误，怎敢逃避严刑重罚！现在既然承蒙皇恩全部宽大免罪，即共同杀了带头干坏事的人以补救过去的罪过。”冬，十月初四，庞勋的使者到彭城，崔彦曾把使者抓起来进行审讯，把情况都了解清楚了，就把使者囚禁起来。初七，庞勋又在投递状中申诉说：“将士们各自承担着罪责，心里都感到忧愁和疑惧，现在将要到达苻离县了，还不敢脱下甲胄。这是由于军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狡诈多疑，一定会发生隔阂和矛盾，请求暂时把这三个调离现职，以便使众人安下心来，还请求将戍守回来的将士另外设置一军营，派一位将领去领导他们。”

当时戍卒离彭城只有一百二十里路了，全城人都感到很害怕。崔彦曾召集诸将商量对策，大家都流着泪说：“近来由于银刀军的凶恶强悍，使全军都蒙受了坏名声，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不能说没有被冤枉和被牵连的人。现在呼叫冤痛的声音还没有停止，而桂州戍卒又如此猖狂，假如让他们进到城里来，一定会发生叛乱，这样一来，那么全城的老百姓都要肝脑涂地了！不如乘他们远来疲敝，出兵攻打他们，在我逸彼劳的情况下，没有不打胜仗的。”崔彦曾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还在犹豫不决之中。团练判官温庭皓又对崔彦曾说：“安危的情况，已经摆在目前，是得是失的机遇，就看现在如何决定了。现在进攻他们有三方面的困难，而不惩办他们有五

大危害：朝廷有诏令赦免他们的罪行而我们又擅自诛杀他们，是第一个困难。率领他们的父兄去讨伐他们的子弟，是第二个困难。党羽之间互相牵连，要惩办杀戮的人一定很多，是第三个困难。然而本道的戍卒擅自回来而不惩罚，那么其他道士卒戍守边地都仿效他们，就没有办法防止驾御，这是第一个危害。将领是一军的首长而敢于随便杀害他，那么那些担任将领的人怎样去指挥他们的士卒呢！这是第二个危害。他们经过的地方都被抢劫，自己置办武器盔甲，招收亡命之徒为伍，像这种情况还不征讨，怎么去惩戒恶人！这是第三个危害。我们军队中的将士，都是他们的亲属，银刀军的余党，潜藏在山泽之中，一旦内外一齐起事，怎么应付得了！这是第四个危害。逼迫军府诛杀他们忌恨的三名将领，又想自己单独建立军营，听从他们的要求就同银刀军的祸患一样又兴起来了，不听从他们的意见就会以此为借口挑起祸乱，这是第五个危害。希望明公克服三方面的困难，去掉五个危害，早些决定大计，以满足大家的期望。”

时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将兵三千人讨勋，数勋之罪以令士众，且曰：“非惟涂炭平人，实亦污染将士。倘国家发兵诛讨，则玉石俱焚矣[1]！”又曰：“凡彼亲属，无用忧疑，罪止一身，必无连坐。”仍命宿州出兵苻离[2]，泗州出兵于虹以邀之[3]，且奏其状。彦曾戒元密无伤敕使。

戊辰，元密发彭城，军容甚盛。诸将至任山北数里[4]，顿兵不进，共思所以夺敕使之计，欲俟贼入馆，乃纵兵击之，遍入变服负薪以诳贼。日暮，贼至任山，馆中空无人，

又无供给，疑之，见负薪者，执而榜之[5]，果得其情。乃为偶人列于山下而潜遁[6]。比夜，官军始觉之，恐贼潜伏山谷及间道来袭，复引兵退宿于城南，明旦，乃进追之。

时贼已至苻离，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战于濉水上，望风奔溃，贼遂抵宿州。时宿州阙刺史，观察副使焦璐摄州事，城中无复余兵，庚午，贼攻陷之，璐走免。贼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有不愿者立斩之，自旦至暮，得数千人。于是勒兵乘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再宿[7]，官军始至，贼守备已严，不可复攻。先是，焦璐闻苻离败，决汴水以断北路，贼至，水尚浅可涉，比官军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将围城，会大风，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至官军营，士卒进则冒矢石，退则限水火，贼急击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为贼必固守，但为攻取之计。

贼夜使妇人持更[8]，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欲入江湖为盗；以千缣赠张敬思，遣骑送至汴之东境，纵使西归。

明旦，官军知贼已去，狼狈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饥乏。贼舣舟堤下而陈于堤外[9]，伏千人于舟中，官军将至，陈者皆走入陂中。密以为畏己，纵兵追之；贼自舟中出，夹攻之，自午及申，官军大败。密引兵走，陷于荷泊[10]，贼追及之，密等诸将及监陈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人还徐者。贼伺降卒以彭城人情

计谋，知其无备，始有攻彭城之志。

乙亥，庞勋引兵北渡濉水，逾山趣彭城。其夕，崔彦曾始知元密败，移牒邻道求救；明日，塞门，选城中丁壮为守备，内外震恐，无复固志。或劝彦曾奔兖州，彦曾怒曰："吾为元帅，城陷而死，职也！"立斩言者。

丁丑，贼至城下，众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贼攻之，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贼囚彦曾于大彭馆，执尹戡、杜璋、徐行俭，剖而剉之[13]，尽灭其族。勋坐听事，盛陈兵卫，文武将吏伏谒，莫敢仰视。即日，城中愿附从者万余人。

【注释】

①玉石俱焚：语出《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意为好坏均同归于尽。

②宿州：属徐州节度使所领，治今安徽宿县南。

③虹(jiàng 降)：泗州所属县，治今安徽泗县。

④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处，今江苏徐州市西南。

⑤搒(péng 彭)：同榜，用棍子或竹板打人。

⑥偶人：据章钰考校，他本"人"下有"执旗帜"三字。

⑦再宿：住了两晚。宿，住宿，过夜。

⑧持更：担任巡更报时的任务。

⑨舣(yǐ 以)舟：停舟，把船停靠住。

⑩荷渎(guàn 贯)：宿州附近的小河道名。

⑪剖(kū 枯)而剉(cuò 锉)之：剖其腹而后切成许多块。剖，剖。剉，斩截。

【译文】

当时彭城城中有兵员四千三百人，崔彦曾于是命都虞候元密等带领三千人去讨伐庞勋，历历陈述庞勋的罪行用来激励士众，并且说："不仅使平民受到涂炭之苦，其实也使将士受到危害。倘若国家调发大军诛讨，那么就要玉石俱焚了！"又说："凡是戍卒的亲属，不要担忧害怕，犯罪的只限于本人，一定不会牵连其他人。"仍然命令宿州出兵守符离，泗州出兵守虹县，用以邀击庞勋的部队，并且将情况报告朝廷。崔彦曾告诫元密不要使敕使张敬思受到伤害。

初八，元密带领大军从彭城出发，军队阵容很强大。诸将到达任山以北不远的地方，停止了进军，共同商量用什么办法去夺取敕使的问题，想等到贼人进入驿馆后，就派兵攻打他们，并派人穿着便服担着柴禾去侦察贼情。傍晚时，贼人到任山，驿馆中一个人也没有，又没有供应食物，他们产生了怀疑，看到一个担着柴禾的人，于是把他抓起来进行拷问，果然得到了官兵的情况。贼人就制作一些假人执着旗帜排列在山下，而自己却暗地跑掉了。等到夜晚，官军才发觉贼人不见了，但又担心他们潜伏在山谷中和从小路上来偷袭，又带领官军退宿在城南，第二天早上，就追赶庞勋的部队。

当时贼人已经到了符离县，宿州戍卒五百人在濉水上和庞勋部队作战，听到风声就溃散了，贼人于是抵达宿州城。当时宿州刺史还未到任，由观察副使焦璐代理州中政事，城中已经没有军队了，初十，贼人把城攻下了，焦璐逃走了，免于一死。贼人把城中的财物宝货都集中起来，叫老百姓来领取。在一天之内，四处地方的人云集于此，然后挑选一些人编入军队，有不愿意的当即杀掉，从早到晚，征集了数千人。于是带领军队登城进行防守，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住了两晚，官军才赶到，贼人守备已经很严整巩固了，不可能攻下来。在这之先，焦璐听说在符离打了败仗，就把汴水堤挖开用来切断由北边进入宿州的道路，贼人到达时，水还不深可以从水中

走过，不久官军抵达，水已深不能走过了。十二日，元密带领军队渡过深水区，将要围城，碰上刮大风，贼人用火箭射向城外茅草屋，大火烧到官军营，士卒向前攻城就要遭到矢石的射击，向后退又被水火所限制，贼人乘势急攻，官军有将近三百人被杀死。元密等人以为贼人必定会固守此城，只考虑如何攻取城池的办法。

贼人在晚上叫妇人在城里打更巡逻，抢到城里三百艘大船，装载着资财粮食，顺汴水而下，想到江湖中去当强盗；又拿出一千匹绸缎送给张敬思，派骑兵送他到汴州的东边地界，放他西回长安。

第二天早上，官军知道贼人已经离开，才狼狈去追击他们，士卒们饭也没吃，等到追上了，已经是又饥饿，又疲乏。贼人把船停靠在堤下而在堤外摆好了阵式，在船中埋伏了上千人，官军快要到达时，军阵中的人都走入堤陂中。元密以为是贼人惧怕自己，便让官兵去追击他们，贼人从船中跑出来，和岸上的贼夹攻官兵，从午时战斗到申时，官军大败。元密带领官兵逃走，困陷在荷渚地方，被贼人追上了，元密等将领和监陈敕使都战死了，士卒被杀的大约有一千人，其余的人都投降于贼人，没有一个人回到徐州去。贼人询问降卒有关彭城的人情和设防情况，了解到那里毫无防守准备，才有了进攻彭城的打算。

十五日，庞勋带领军队向北渡过濉水，翻山赶往彭城。当天晚上，崔彦曾才知道元密已经惨败，于是向邻道发文求救；第二天，关上城门，挑选城中丁壮担任守城者，这时内外的人们都感震惊和恐惧，已经没有固守的打算了。有人劝崔彦曾逃奔到兖州去，崔彦曾大怒说："我担任元帅，城被攻下而战死，是我尽了职！"马上把进言的人杀了。

十七日，贼人到达城下，兵众有六七千人，鼓噪起来把地都震动了似的，在城外居住的民众，贼人对他们都进行慰抚，一点也不侵扰他们，这样一来，民众争相归附他们，不到一个时辰，就攻克了外城。崔彦曾退保内城，民众帮助贼人攻城，推着装满茅草的车子

堵塞城门后再点火焚烧，内城被攻下来了。贼人把崔彦曾囚禁在大彭馆，抓到了尹戡、杜璋和徐行俭，剖开了肚子后剁成几块，把他们的家族都杀掉了。庞勋坐在厅堂上，两旁有很多兵卫陈列着，文武将吏伏地拜见，都不敢抬头看他。就在当天，城中愿意归附他的有一万多人。

戊寅，勋召温庭皓，使草表求节钺。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顷刻可成，请还家徐草之。"勋许之。明旦，勋使趣之，庭皓来见勋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见妻子耳。今已与妻子别，谨来就死。"勋熟视，笑曰："书生敢尔，不畏死邪！庞勋能取徐州，何患无人草表！"遂释之。

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负，勋迎为上客，重为勋草表，称："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1]。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推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2]。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庚辰，遣押牙张瑄奉表诣京师。

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弈使，党与各补牙职，分将诸军。又遣旧将刘行及将千五百人屯濠州[3]，李圆将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将千人屯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徐人谓旌节之至不过旬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

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4]，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勋诈为崔彦曾请翦灭徐州表，其略曰："一军暴卒，尽可翦除；五县愚民[5]，各宜配隶。"又作诏书，依其所请，传布境内。徐人信之，皆归怨朝廷，曰："微桂州将士回戈，吾徒悉为鱼肉矣！"

刘行及引兵至涡口[6]，道路附从者增倍，濠州兵才数百，刺史卢望回素不设备，不知所为，乃开门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留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刺史杜慆闻勋作乱，完守备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李圆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库，慆遣人迎劳，诱之入城，悉诛之。明日，圆至，即引兵围城，城上矢石雨下，贼死者数百，乃敛兵屯城西。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益发兵助圆攻之，众至万余，终不能克。

初，朝廷闻庞勋自任山还趣宿州，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十一月，道伟至彭城。勋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城中丁壮，悉驱使乘城。宴道伟于毬场，使人诈为群盗降者数千人，诸寨告捷者数十辈；复作求节钺表，附道伟以闻。

初，辛云京之孙谠，寓居广陵[7]，喜任侠，年五十不仕；与杜慆有旧，闻庞勋作乱，诣泗州，劝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禄位，危难弃其城池，吾不为也！且人各有家，谁不爱之？我独求生，何以安众！誓与将士共死此城耳！"谠曰："公能如是，仆与公同死！"乃还广陵，与其家诀，壬辰，复如泗州。时民避乱，扶老携幼，塞涂而来，见谠，皆止

之曰："人皆南走，子独北行，取死何为！"说不应。至泗州，贼已至城下，说急棹小舟得入，悟即署团练判官。城中危惧，都押牙李雅有勇略，为悟设守备，帅众鼓噪，四出击贼，贼退屯徐城，众心稍安。

庞勋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钼首而锐之，执以应募。

邻道闻勋据徐州，各遣兵据要害，而官军尚少，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贼遂破鱼台近十县[28]。宋州东有磨山[29]，民逃匿其上，勋遣其将张玄稔围之。会旱，山泉竭，数万口皆渴死。

或说勋曰："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30]，飨士卒必先西向拜谢。癸卯，勋闻敕使入境，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明日，敕使至，但责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勋大失望，遂囚敕使，不听归。

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31]，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32]，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33]，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

【注释】

①汉室兴王之地：汉高祖刘邦起兵于沛而有天下，在唐，沛县属徐州，故有此说。

②四州：指徐州节度使所领的徐、宿、濠、泗四州。

③濠州：为徐州节度使所属州，治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西。

④阗(tián 填)溢郭郭：将外城都住满了。郭郭，外城。

⑤五县：指徐州所领的彭城、萧县、丰县、沛县、滕县等五县。

⑥涡(guō 郭)口：与濠州隔淮相望，为涡水入淮处，其地在今安徽怀远县。

⑦广陵：扬州所属县，治今江苏扬州市。

⑧鱼台：唐为兖州所属县，治今山东鱼台县。

⑨宋州：宣武军所领州，治今河南商丘市。

⑩国忌行香：唐自中期时开始，遇皇帝或皇后的死日，各州府要在各寺观设斋焚香，以示礼敬。

⑪右金吾大将军：唐十六卫之一，大将军，正三品，掌宫中、京城巡警等事。

⑫神武大将军：为北衙六军之一，大将军，正三品，掌宿卫兵。

⑬羽林将军：为北衙禁军首领，将军，从三品，掌禁兵。

【译文】

十八日，庞勋召来温庭皓，叫他草拟奏表向朝廷要求担任节度使。温庭皓说："这是一件大事，不是一下子可以写成的，请求让我回家慢慢起草。"庞勋答应了。第二天早晨，庞勋派人去催促他快写，温庭皓前来谒见庞勋说："昨天没有当即拒绝草奏表的原因，是想和妻子见最后一面而已。现在已经与妻子诀别了，特地来让你处死。"庞勋对他注视了一会，笑着说："书生竟敢这么作，不怕死吗！庞勋我能拿下徐州，还怕没有人草拟奏表！"就释放了温庭皓。

有个叫周重的人，常常认为自己很有才略，庞勋把他作为上宾接来，周重为庞勋草拟奏表，说："臣的这支军队，是处在汉朝兴起为王的地方。近来因节度使在军府大肆刻剥，刑赏不公平，因此被将士驱逐。陛下因此夺去节度使的设置，要把这一支军队完全消灭，有的人被处死，有的人被流放，遭冤枉横祸的数也数不清。现在听说又要诛杀本军，将士们感到非常痛愤，因此推举臣暂时担任兵

马使留后，统领十万大军，据有四州之地。臣听说能看到利益抓住时机，是做帝王的根本。臣看到有利可图就不错过，碰上时机就毫不犹疑；希望圣上再赐给徐州节度使旌节。不然的话，我率领的大军，不要很久就会抵达京师了！"二十日，派遣押牙张瑄送奏表到京师去。

庞勋任命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奕使，其余党徒各人都补了牙门中的各种官职，分别去率领各支军队。又派遣旧将刘行及带领一千五百人屯驻濠州，李圆带领二千人屯驻泗州，梁丕带领一千人屯驻宿州，其余要害的县镇，都修缮了工事，派兵戍守。徐州人以为任命节度使的诏令不要一个月就会到来，愿意为庞勋效力献策的人，不论远的近的纷纷从四面八方到来，以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等州的群盗，都加倍地赶路来归附庞勋，外城都住满了人，十来天时间里，一斗米涨到了二百钱。庞勋制作一份崔彦曾请求翦灭徐州的假奏表，它的内容大略说："全军的暴卒，都应当杀掉；徐州所属五个县的老百姓，都应当发配充军。"又制作诏书，说是答应了崔彦曾的请求，并将假诏书在徐州境内流传。徐州人相信了这些，都对朝廷十分怨恨，并且说："要是没有桂州将士返回来，我们这些人都会同鱼肉一样任人宰割了！"

刘行及带领军队到涡口，沿途前来投奔部队的人成倍的增加，濠州的守兵才几百人，刺史卢望回向来就不设防守之事，面对刘行及的大军，不知道怎么办为好。于是大开城门具备牛酒来迎接大军。刘行及进城后，把卢望回囚禁起来，由他自己来行使州刺史的职务。泗州刺史杜慆听到庞勋作乱的消息后，立即完缮守城设备以等待敌人的进攻，并且向江南、淮南等请求救兵。李圆派精卒百人先进入泗州，查封府库，杜慆派人去迎接慰劳，引诱他们入城后，全部把他们杀掉。第二天，李圆到达，随即带兵包围州城，城上的箭和石头像下雨一样落下，贼人被打死几百人，于是收兵屯扎在城西。庞勋认为泗州是进入江、淮的要冲之地，就增加援兵帮助李圆攻

城，军队达到一万多人，终究还是没有攻下来。

原先，朝廷听说庞勋从任山退回宿州，就派遣高品康道伟带着敕书去安抚庞勋。十一月，康道伟到达彭城。庞勋亲自到城郊迎接，从任山到子城的三十里长的路上，大量陈列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发号施令的金鼓之声把山谷也震动了似的，城中的丁壮年，全部赶到城头上去守城。庞勋在毬场设宴欢迎康道伟，使人假称是群盗前来投降的有数千人，假称是各寨报告胜利消息的有数十批人；又作求节钺的奏表，交给康道伟带给皇帝。

起初，辛云京的孙辛谠，寄居在广陵县，喜欢干些侠义之事，已经五十岁了还未作官；他与杜慆是旧友，听说庞勋作乱，跑到泗州去，劝说杜慆带领家属早些躲开，杜慆说："安定平静的时候享受国家的禄位，到了危险艰难的时候抛弃国家的城池，我不干那种事！并且各人都有各人的家，哪个又不爱自己的家？我独自一人去寻求生路，怎么来安抚群众！我决心和将士们共同死守这座城池而已！"辛谠说："公能这样干，我愿和你共同尽死力！"于是回到广陵，和他的家诀别，初三，又去泗州。当时民众为躲避战乱，扶老携幼，堵塞了道路，南下不止，看见辛谠，都劝阻他说："人们都向南逃跑，只有你向北走，你是去送死还是为了其他！"辛谠不作声。到泗州，贼人已经到达城下，辛谠急忙划着一只小船才能进城，杜慆随即任命他为团练判官。城中的人都感到危险而害怕，都押牙李雅有勇有谋，为杜慆安排防守事宜，带领兵众鼓噪，四出击贼，贼人退到徐城驻扎，群众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下来。

庞勋招募民众来当兵，民众看到当兵后进行抢掠有利可图，争相应募，以致有父亲打发儿子、妻子劝勉丈夫，都把锄头折断而将头部磨锐利，拿着作为武器争相参军。

相邻的各道听说庞勋占据了徐州，各自派遣军队据守要害地方，然而官军人数不多，贼人的军队一天天壮大，官军多次被打败。贼人于是攻下鱼台附近的十座县城。宋州东边有座磨山，民众逃去

藏匿在山上，庞勋派他的将领张玄稔包围那座山，遇上天旱，山泉枯竭，数万人都干渴而死。

有人劝庞勋说："留后只想取得节度使官职，就应当恭顺尽礼来事奉天子，对外约束士卒，对内安抚百姓，这样大概就可以得到官职。"庞勋虽然未听从那人的话，但是逢国忌日还是去寺观设斋焚香，宴飨士卒时一定先向西边朝廷所在进行拜谢。十四日，庞勋听说朝廷敕使来到徐州地界，以为一定是赐给他旌节的使者，众人都向他贺喜。第二天，敕使到了，只是责备崔彦曾和监军张道谨，贬谪他们的官职。庞勋大失所望，于是把敕使囚禁起来，不让他回京师去。

朝廷下诏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军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大规模调遣各道的军队以归三帅指挥。康承训奏请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和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自带领他们的部众跟随自己作战；诏令同意照办。

庞勋以李圆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将吴迥代之。丙午，复进攻泗州，昼夜不息。时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泽，畏贼强，不敢进。幸说请往求救，杜慆许之。丁未夜，乘小舟潜渡淮，至洪泽，说厚本，厚本不听，比明，复还。己酉，贼攻城益急，欲焚水门，城中几不能御；说请复往求救。慆曰："前往徒还，今往何益？"说曰："此行得兵则生返，不得则死之。"慆与之泣别。说复乘小舟负户突围出，见厚本，为陈利害。厚本将从之，淮南都将袁公弁曰："贼势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说拔剑瞋目谓公

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诏救援而逗留不进，岂惟上负国恩！若泗州不守，则淮南遂为寇场，公讵能独存邪！我当杀公而后止耳[9]！"起，欲击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仅免。谠乃回望泗州，恸哭终日，士卒皆为之流涕。厚本乃许分五百人与之，仍问将士，将士皆愿行。谠举身叩头以谢将士[10]，遂帅之抵淮南岸，望贼方攻城，有军吏言曰："贼势已似入城，还去则便。"谠逐之，揽得其髻，举剑击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杀也。"谠曰："临陈妄言惑众，必不可舍！"众请不能得，乃共夺之。谠素多力，众不能夺。谠曰："将士但登舟，我则舍此人。"众竞登舟，乃舍之。士卒有回顾者，则斫之。驱至淮北，勒兵击贼。悟于城上布兵与之相应，贼遂败走，鼓噪逐之，至晡而还。

庞勋遣其将许佶将精兵数千助吴迥攻泗州，刘行及自濠州遣其将王弘立引兵会之。戊午，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都头翟行约将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约引兵至泗州，贼逆击于淮南，围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约及士卒尽死。先是，令狐绹遣李湘将兵数千救泗州，与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11]，隔淮相望。贼既破翟行约，乘胜围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战，大败，贼遂陷都梁城，执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据淮口，漕驿路绝。

康承训军于新兴[12]，贼将姚周屯柳子[13]，出兵拒之。时诸道兵集者才万人，承训以众寡不敌，退屯宋州。庞勋以为官军不足畏，乃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寇舒、

庐，北侵沂、海，破沐阳、下蔡、乌江、巢县[7]，攻陷滁州[8]，杀刺史高锡望。又寇和州[9]，刺史崔绾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贼登楼共饮，命军士皆释甲，指所爱二人为子弟，乞全之，其余惟贼所处。贼遂大掠城中，杀上卒八百余人。

泗州援兵既绝，粮且尽，人食薄粥。闰月，己亥，辛谠言于杜悰，请出求救于淮、浙，夜，帅敢死士十人，执长柯斧，乘小舟，潜往斫贼水寨而出。明旦，贼乃觉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夹岸追之。贼舟重行迟，谠舟轻行疾，力斗三十余里，乃得免。癸卯，至扬州，见令狐绹；甲辰，至润州，见杜审权。时泗州久无声问，或传已陷，谠既至，审权乃遣押牙赵翼将甲士二千人，与淮南共输米五千斛、盐五百斛以救泗州。

戴可师将兵三万渡淮，转战而前，贼尽弃淮南之守。可师欲先夺淮口，后救泗州，壬申，围都梁城；城中贼少，拜于城上曰："方与都头议出降。"可师为之退五里。贼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师特胜不设备，是日大雾，贼将王弘立引兵数万疾径奄至[10]，纵击官军，官军不及成列，遂大败，将士触兵及溺淮死，得免者才数百人，亡器械、资粮、车马以万计，贼传可师及监军、将校首于彭城。

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11]。令狐绹畏其侵轶[12]，遣使诣勋说谕，许为奏请节钺，勋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备。

时汴路既绝，江、淮往来皆出寿州[13]，贼既破戴可师，

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及商人货，其路复绝。勔益自骄，日事游宴，周重谏曰："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

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徐州始惧，应募者益少，而诸寨求益兵者相继。勔乃使其党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又见兵已及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敛富室及商旅财，什取其七八，坐匿财夷宗者数百家。又与勔同举兵于桂州者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勔不能制，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

王晏权兵数退衄，朝廷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讨使[14]。前天雄节度使何全皞遣其将薛尤将兵万二千人讨庞勔，翔军于滕、沛，尤军于丰、萧[15]。

6是岁，江、淮旱，蝗。

【注释】

①洪泽：为楚州淮阴县所属镇，在泗州东北的淮河南岸，今属江苏洪泽县。

②而后止：据章钰校证，他本"止"作"死"。

③举身叩头：据章钰校证，他本"身"下有"自掷"二字。

④都梁城：在泗州盱眙县北都梁山，其地在今江苏盱眙县北淮河南岸。

⑤新兴：即新兴城，当在亳州东南不远，今安徽涡阳县北新兴集。

⑥柳子：即柳子镇，在永城县南，为今安徽濉溪县西南所在。

⑦沭阳：属海州。　下蔡：属颍州。　乌江：属和州。　巢县：属庐州。

⑧滁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安徽滁州市。

⑨和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安徽和县。

⑩贼将：据章钰校证，他本"贼将"二字前有"濠州"二字。

⑪江左：指长江以南的下游地区。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从

江北看江南，称苏南一带为江左或江东。

⑫侵轶：越过守备，进行侵扰、袭击。轶，超越。

⑬寿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安徽寿县。从寿州入淮，可入颍、汴之路。

⑭泰宁节度使：官名。其军称泰宁军。治兖州，辖兖、海、沂、密四州。

⑮丰、萧：二地均为徐州所属县。丰县在徐州西北，萧县在其西。

【译文】

庞勋看到李圆攻打泗州很久了还未攻下来，就派遣将领吴迥取代他。十七日，再进攻泗州，日夜不停地攻打。当时敕使郭厚本带领淮南兵一千五百人救援泗州，到达洪泽镇后，畏惧贼军势力强大，不敢前进。辛谠请求前去求救，杜慆答应了。十八日晚上，辛谠乘小船暗地里渡过淮河，到达洪泽镇，劝说郭厚本，厚本不听从，到天亮时，又回到泗州。二十日，贼兵攻打州城更加紧急了，想烧掉水门，城中几乎不能抵挡了；辛谠请求再去求救。杜慆说："前次去白跑了一趟，现在再去又有什么用？"辛谠说："这次去请得救兵就活着回来，得不到救兵就死在那里。"杜慆和他流着泪告别。辛谠再乘小船背着门扇突围出来，见到郭厚本，陈述利害关系。郭厚本将要听从辛谠的请求，淮南都将袁公弁说："贼兵势力这样大，自保还担心力量不够，哪里有能力援助别人！"辛谠拔剑怒目对袁公弁说："贼兵用多种办法攻打州城，早晚就将攻下了；公受诏命救援而停留在这里不前进，何止是对上背负了国恩！假若泗州失陷，那么淮南地区就成了敌人活动的场所，你难道还能单独存在！我要杀掉你然后去死算了！"于是站起来，想击杀袁公弁，郭厚本随即站起来，抱住了辛谠，袁公弁才得以脱离危险。辛谠于是回头望着泗州，整天痛哭不已，士卒们都被他这种行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郭厚本于是答应分出五百人给辛谠，又征求将士们的意见，将士都愿意去支援。辛谠将身体投掷到地上叩头感谢将士们的好心，就带领他们抵达淮河南岸，望见贼兵正在攻城，有个军官说："贼人的势力好像已

经进城了，我们还是退回去为好。”辛谠追赶他，抓住了他的头发，举起剑来想杀掉他，士卒们共同抢救，说：“他是一千五百人的判官，不能杀掉他。”辛谠说：“在军阵前乱说话扰乱军心，一定不能舍弃他！”众人的请求得不到应允，就共同来抢人。辛谠一向力气很大，众人不能把军吏抢回去。辛谠说：“将士们只要上船，我就放了这个人。”众将士争着上船，辛谠就将军吏放了。士卒中有回头看的人，辛谠就用剑砍他。把士卒驱赶到淮河北岸，就带领他们攻击贼兵。杜慆在城上安排兵力和辛谠相接应，贼人被打败逃去，鸣鼓呼噪追赶他们，到傍晚才回城。

庞勋派他的大将许佶带领精兵数千人协助吴迥攻打泗州，刘行及从濠州派遣他的将领王弘立带兵会合到那里。二十九日，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遣都头翟行约带领四千人救援泗州，三十日，翟行约带兵到了泗州，贼兵在淮河南岸迎击，并包围了翟行约，泗州城里面兵员少，不能出来救援，翟行约和士卒都被杀死。在这之前，令狐绹派遣李湘带领数千军队救泗州，和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扎都梁城，和泗州隔着淮河彼此可见。贼兵在消灭了翟行约以后，乘着胜利的声势，包围了李湘等人的军队。十二月初五，李湘等人带军队出来应战，被打得大败，贼人于是攻下了都梁城，抓了李湘和郭厚本送去徐州；占领了淮口，朝廷的漕运驿路被断绝了。

康承训的军队驻扎在新兴镇，贼将姚周屯驻在柳子镇，出兵抗拒康承训。当时各道兵集结的才万人，康承训感到众寡不敌，于是退到宋州屯驻。庞勋认为官军不足畏惧，于是分别派遣他的将领丁从实等人各带领数千人向南侵扰舒州、庐州等地，向北侵扰沂州、海州，攻破了沐阳、下蔡、乌江、巢县等地，又打下了滁州，杀死了刺史高锡望。又攻打和州，刺史崔璆派人用牛酒犒赏他们，并带领贼人上楼共同饮酒，命令军士都脱下盔甲，指出他所亲爱的两个人说是自己的子弟，乞求保全他们的性命，其余的人听从贼人自由处置。贼人于是在城里大肆抢掠，杀死士卒八百余人。

泗州既然断绝了援兵，粮食又快吃完了，每人只能用稀薄的粥汤来充饥。闰十二月初十，辛谠告诉杜慆，请求出城到淮南、浙西等地求救兵，当夜，带领敢死队兵士十个人，拿着长柄斧头，坐着小船，暗地里斫开贼人的水寨后逃出去了。第二天早晨，被贼人发觉，他们派五只船挡在前面，又派五千人夹着河岸追赶而来。贼人的船大走得慢，辛谠的船小走得快，奋力搏斗三十多里路，才逃脱贼人的追赶。十四日，到扬州，谒见令狐绹；十五日，到润州，谒见杜审权。当时泗州很久没有消息了，有传闻说已经陷落，辛谠既然到来，杜审权就派押牙赵翼带领甲士二千人，和淮南道一起共运送大米五千斛、盐五百斛以救援泗州。

戴可师领兵七万渡过淮河，在战斗中前进，贼人全部放弃了淮南各地据守的地方。戴可师想先夺取淮口，然后去救援泗州，壬申(闰十二月无此日，疑原文有误)。围都梁城；城里贼人守兵不多，在城上拜揖说："正在和都头商量出城投降的事情。"戴可师听了后，于是向后退了五里路等待受降。贼兵在夜里全部逃跑了，第二天早晨，只剩下一座空城。戴可师仗着打了胜仗，不设置警戒，当天是大雾天，濠州贼将王弘立带领数万人马迅即从小路赶来，大肆进攻官军，官军来不及列成阵式，于是大败，将士或被杀或在淮水中淹死，幸免于死的才数百人，丢失器械、资粮、车马成千上万，贼人将戴可师和监军、将校的头送到彭城。

庞勋自己认为天下无敌，发布告示，散发到各山寨和乡村，于是淮南地方的士绅和平民都感到震惊和恐惧，往往到江南去躲避。令狐绹畏惧他侵扰，派遣使者到庞勋那里去劝说告谕，答应为他上奏请求发给节度使节钺，庞勋于是按兵不动，等待诏命。这样一来，淮南地方能够稍稍收集散卒，修治守备。

当时往汴州的道路既然被切断，江、淮往来都从寿州出发以达北方，贼兵打败戴可师以后，乘胜包围了寿州，抢掠各道给朝廷贡献的财物和商人的货物，通往北方的道路又断绝了。庞勋更加骄傲

自满，每天只知道从事游宴，周重进谏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傲自满奢侈逸乐，使得到的权利又丢失，成功的事业又失败，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何况未得到成功就骄满奢逸啊！"

各道的军队在宋州大量集中，徐州方面开始感到畏惧，响应招募出兵的人越来越少，而各兵寨要求增加兵员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庞勋于是使他的党徒分散到乡村中去，驱赶人们来当兵。又看到兵士已经达到数万人，物资和粮食供应一天天不足，就向有钱人家和商人征收财物，十成提取七八成，因为隐匿财产被杀的宗族就有数百家。另外，和庞勋在桂州同时举兵的人尤其骄傲横暴，他们夺人的资财，抢掠妇女，庞勋不能制止，这样一来，庞勋统治境内的民众都感到很痛苦，生活没有依靠了！

王晏权带领的军队多次退败，朝廷于是命令泰宁节度使曹翔接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讨使。前任天雄节度使何全皞派他的将领薛尤带领一万二千兵马讨伐庞勋，曹翔驻扎在滕县和沛县，薛尤驻扎在丰县和萧县。

6 这一年，江、淮一带地方发生旱灾和蝗灾。

十 年

1 春，正月，康承训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兴至鹿塘三十里[1]，壁垒相属。徐兵分成四境，城中不及数千人，庞勋始惧。民多穴地匿其中，勋遣人搜掘为兵，日不过得三二十人。

勋将孟敬文守丰县，狡悍而兵多，谋贰于勋，自为符谶。勋闻之，会魏博攻丰，勋遣腹心将将三千助敬文守丰；敬文与之约共击魏博军，且誉其勇，使为前锋。新军既与

魏博战[2]，敬文引兵退走，新军尽没。勋乃遣使绐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后欲自往镇之；悉召诸将，欲选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驰诣彭城。未至城数里，勋伏兵擒之，辛酉，杀之。

2 丁卯，同昌公主适右拾遗韦保衡，以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爱之，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

3 徐贼寇海州[3]。时诸道兵戍海州者已数千人，断贼所过桥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贼过，桥崩，奔黄散乱，伏兵发，尽殪之。其攻寿州者复为南道军所破[4]，斩获数千人。

辛谠以浙西之军至楚州[5]，敕使张存诚以舟助之。徐贼水陆布兵，锁断淮流，浙西军惮其强，不敢进。谠曰："我请为前锋，胜则继之，败则汝走。"犹不可。谠乃募选军中敢死士数十人，牒补职名，先以米舟三艘、盐舟一艘乘风逆流直进，贼夹攻之，矢着舟板如急雨，及锁，谠帅众死战，斧断其锁，乃得过。城上人喧呼动地，杜慆及将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见舟帅张帆自东来，识其旗浙西军也；去城十余里，贼列火船拒之，帆止不进。慆令谠帅死士出迎之，乘战舰冲贼陈而过，见张存诚帅米舟九艘，曰："将士在道前却，存诚屡欲自杀，仅得至此，今又不进。"谠扬言："贼不多，甚易与耳。"帅众扬旗鼓噪而前，贼见其势猛锐，避之，遂得入城。

4二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驩州⑥，寻赐死，其僚属党友坐长流岭表者十余人。

初，尚书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坦见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坏之。已而收竟以贿败。

【注释】

①鹿塘：唐亳州临涣县所属镇，其地在今安徽涡阳县东北。

②新军：此指庞勋派去协助守丰县的军队。孟敬文既对庞勋有贰心，故使其军尽没。

③海州：为宛海镇所属州，治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

④南道军：此指徐州以南的淮南道与浙西道的军队。

⑤楚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江苏淮安县。其地在淮河南岸，西南距泗州很近。

⑥杨收：字藏之，同州冯翊人。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历官至宰相之职。八年十月罢相。九年，贬端州司马。

【译文】

十年（己丑，公元869年）

1春，正月，康承训率领各道调来的军队共七万多人驻扎在柳子镇西边，从新兴镇到鹿塘的三十里路上，军营连接不断。徐州所领的军队分别戍守四周边境，在城里驻扎的不到数千人，庞勋开始感到有些害怕了。民众中很多人挖地洞藏在里面，庞勋派人把他们搜掘出来充当兵员，每天不过得到二三十人而已。

庞勋的属将孟敬文驻守丰县，他为人狡猾强悍，拥兵最多，阴谋背叛庞勋，自己制作符谶等事以惑众。庞勋听到这个消息后，当魏博镇的军队攻打丰县时，庞勋就派遣心腹将领带领三千名士兵去帮助孟敬文防守丰县；孟敬文和庞勋派去的将领约定共同进击

魏博军，并且称赞他们作战勇敢，叫他们担任前锋部队。当这支部队和魏博军开战后，孟敬文却带着自己的军队退走了，这样使得这支部队全军尽没。庞勋知道后，于是派遣使者骗孟敬文说："王弘立已经攻下了淮南镇，留后想亲自去那里镇守；现在把各处将领都召集起来，想从中挑选一个可以担任驻守徐州的人。"孟敬文听了这件事很高兴，随即奔往彭城。走到离城还有数里路的地方，被庞勋埋伏在那里的军队捉住了，初三，把他杀掉了。

2 初九，同昌公主嫁给右拾遗韦保衡，任命韦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公主是郭淑妃的女儿，皇帝特别宠爱她，把皇宫中的珍宝古玩都拿来作嫁妆送给她，在广化里赏赐她一座住宅，窗户都装饰着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也是用金银制作的，箕箧是用金丝编织的，还赐给她五百万串钱，其他的财物和这些东西一样多。

3 徐州贼兵侵扰海州。当时各道兵戍守海州的已有数千人，他们锯断贼兵必须经过的桥的梁柱但又不使断绝，又在要害地方埋伏军队以等待贼兵的到来。贼人经过桥上时，桥垮了，在匆忙混乱中，伏兵突然出现，把贼兵都歼灭了。贼兵进攻寿州时，又为南边各道兵所打败，杀死和俘虏的共有数千人。

辛谠领着浙西道的军队到达楚州，敕使张存诚用船协助他。徐州贼在水上和陆地上都安排了兵力，又用锁链把淮水拦断了，浙西军队畏惧贼军强大，不敢前进。辛谠说："我请求担任练锋，如果战胜了你们就接着上来，失败了你们就退走。"这样仍然不肯前进。辛谠于是募选军中敢死士兵数十人，用文牒载上他们应补的官职，先用三艘装米的船，一艘装盐的船，乘风向上水径直开去，贼人在两岸夹攻，箭头如急雨一样射在船板上，到达设置锁链的地方，辛谠带领兵众拼死战斗，用斧头砍断锁链，于是通过封锁线。泗州城上的人喧嚷欢呼声震动了大地，杜慆和将佐们都流着泪迎接他们。二十七日，城上的人看到船队扬帆从东边开来，认识船上的旗号是浙西军；离城还有十多里路，贼人排列火船阻止船队，张帆的船停止

了前进。杜慆命令辛谠带领敢死之士出城去迎接他们，辛谠等乘着战舰冲过贼人的兵阵，见到了张存诚率领的九艘装米的船，张存诚说："将士们在路上前进时要后退，存诚多次想自杀，才赶到了这里，现在又不愿前进了。"辛谠扬言说："贼兵不多，很容易对付他们。"于是率领大家扬旗击鼓向前冲去，贼兵看到他们来势凶猛锐利，就避开了，这样他们就进入了泗州城。

4 二月，端州司马杨收长期流放骠州，不久赐他自杀，他的同僚和属吏党友等因牵连长期流放岭南的有十多人。

原先，尚书右丞裴坦的儿子娶杨收的女儿为妻，陪嫁的资财很多，用品器物都装饰着犀牛角和玉石；裴坦看到后，愤怒地说："要使我家破败了！"立刻命令毁坏那些东西。不久之后，杨收终于由收受贿赂而破败。

5 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将沙陀三千骑为前锋，陷陈却敌，十镇之兵伏其骁勇[1]。承训尝引麾下千人渡涣水[2]，贼伏兵围之，赤心帅五百骑奋槊冲围[3]，拔出承训，贼势披靡，因合击，败之。承训数与贼战，贼军屡败。

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承训，庞勋许之。己亥，弘立引兵渡濉水[4]，夜，袭鹿塘寨，黎明，围之。弘立与诸将临望，自谓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5]，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所驱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复还营，委弃资粮、器械山积。时有

救，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自是贼每与官军遇，其驱掠之民先自溃。庞勋、许佶以弘立骄惰致败，欲斩之，周重为之说勋曰："弘立再胜未赏[6]，一败而诛之，弃功录过，为敌报仇，诸将咸惧矣；不若赦之，责其后效。"勋乃释之。弘立收散卒才数百人，请取泗州以补过，勋益其兵而遣之。

6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韦保衡为左谏议大夫[7]，充翰林学士。

7 徙郓王侃为威王[8]。

8 康承训既破王弘立，进逼柳子，与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丁亥，周引兵渡水，官军急击之，周退走，官军逐之，遂围柳子。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斩其将刘丰。周将麾下数十人奔宿州[9]，宿州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

庞勋闻之大惧，与许佶议自将出战。周重泣言于勋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号，悉兵四出，决力死战。"又劝杀崔彦曾以绝人望。术士曹存长亦言："徐州山川不容两帅，今观察使尚在，故留后未兴。"贼党皆以为然。夏，四月，壬辰，勋杀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其亲属、宾客、仆妾皆死；断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训军。勋乃集众扬言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众皆称善。于

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场，仍分遣诸将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选丁壮，得三万人，更造旗帜，给以精兵。许佶等共推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勋辞王爵。

先是，辛谠复自泗州引骁勇四百人迎粮于扬、润[10]，贼夹岸攻之，转战百里，乃得出。至广陵[11]，止于公馆，不敢归家。舟载盐米二万石，钱万三千缗，乙未，还至斗山[12]。贼将王弘芝帅从万余，拒之于盱眙，密布战舰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纵火船逆之。谠命以长叉托过，自卯战及未，众寡不敌，官军不利。贼缚木于战舰，旁出四五尺为战棚，谠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枪揭火牛焚之[13]，战舰既然，贼皆溃走，官军乃得过入城。

庞勋以父举直为大司马，与许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将军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亲，失上下之节。"乃令举直趋拜于庭，勋据桉而受之。时魏博屡围丰县，庞勋欲先击之，丙申，引兵发徐州。

9 戊戌，以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绹为太保、分司。

【注释】

①十镇之兵：此指义成、魏博、鄜延、义武、凤翔、横海、泰宁、宣武、忠武、天平十节度使的军队。　伏：通"服"。信服、佩服的意思。

②涣水：此水出亳州，南流入淮。当时康承训与姚周隔涣水相对峙。

③檛(zhuā 抓)：粗杖。

④濉水：水名。由开封东流，经宁陵、商丘、永城等地至泗州入淮，久已湮没。

⑤襄城：即襄城寨，在今安徽濉溪县境。

⑥再胜未赏:两次打了胜仗均未进行奖赏,一是取濠州,一是在淮口大败戴可师军。

⑦左谏议大夫:门下省属官,正四品下,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

⑧郓王佩:李佩为懿宗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封郓王。

⑨宿州:武宁军所属州,治今安徽宿县南。

⑩扬、润:扬州,淮南节度使驻地。润州,浙西节度使驻地。

⑪广陵:即扬州治所江都,治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

⑫斗山:又名陡山,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⑬火牛:把干茅草捆成一束一束,用以烧敌人的设施,名为火牛。揭,举起。

【译文】

5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带领沙陀三千骑兵为前锋,冲锋陷阵,打退敌人,十镇的将士都佩服他们的勇敢善战。康承训曾经带领部下的一千人渡过涣水,被贼人埋伏的军队包围了,朱邪赤心带领五百名骑兵奋勇用粗杖横扫敌人突围,救出了康承训,贼兵势力溃散,因而合兵围击,把他们打败了。康承训多次和贼兵作战,贼兵多次被打败。

王弘立由于在淮口打了胜仗,非常骄傲自满,又请求单独带领他的部队三万人去破康承训,庞勋答应了。十一日,王弘立带兵渡过濉水,当夜,袭击鹿塘寨,黎明时,包围了鹿塘寨。王弘立和其他将领们去察看情况,自己认为在很短时间内就可以建立大功。沙陀兵从左右两方面突围,出入如飞,贼兵纷纷扰扰地避开沙陀兵,沙陀于是放纵骑兵蹂践贼兵,兵寨中的军队也争相奋勇出击,贼军大败。官军把贼兵逼到了濉水边上,溺死的贼兵数也数不清,从鹿塘到襄城寨,五十里长的路上都躺着贼兵的尸体,杀了二万多敌人。王弘立单骑逃出来了,贼人驱赶平民来当兵的都散走山谷中,不再回到军营去,他们丢掉的钱粮、器械堆积如山。当时朝廷有命令,诸军破贼时,俘虏了农民,都释放,从这以后,贼人每次和官军相遇

时，他们抢掠来的平民预先就溃散了。庞勋和许佶认为王弘立由于骄傲怠惰而打了败仗，想杀了他，周重为王弘立对庞勋说："王弘立两次打胜仗没有奖赏他，打了一次败仗就诛杀他，抛开功劳不管只记录过错，等于是为敌人报了仇，其他将领都要为此而感到不满和恐惧了；不如赦免他的罪，督责他以后立功。"庞勋于是释放了王弘立。王弘立收集散卒才数百人，请求夺取泗州来补偿过失，庞勋分给他一部分军队后派他去打泗州。

6 三月十三日，任命起居郎韦保衡为左谏议大夫，充任翰林学士。

7 迁郓王李侃为威王。

8 康承训打败王弘立之后，进军逼近柳子镇，和姚周在一个月的时间中交战数十次。二十九日，姚周带领军队渡过涣水，官军急忙迎击他们，姚周退去，官军追赶他们，就乘势包围了柳子镇。碰上刮大风，官军四面纵火，贼人放弃寨子逃跑了，沙陀用精锐的骑兵拦击他们，差不多将贼兵屠杀光了，从柳子镇到芳城，死尸一个接一个，又杀了敌将刘卞。姚周带领部下数十人跑往宿州，宿州守将梁丕一向和姚周有矛盾，打开城门让姚周进去，随即抓起来把他杀了。

庞勋听说柳子失陷，大为恐惧，于是和许佶商议自己带兵去打仗。周重流着泪对庞勋说："柳子镇地方险要，兵士精锐，姚周勇敢而有计谋，现在一旦被消灭，我们整个形势危急万分，不如在此时建立国家名号，把军队都调出去作战，尽力拼斗一番。"又劝庞勋杀掉崔彦曾以断绝人们对朝廷的企望。术士曹君长也说："徐州地方不能容许同时存在两个元帅，现在观察使崔彦曾尚活着，所以留后你没有兴旺起来。"贼党都认为是这样的。夏，四月初五，庞勋杀了崔彦曾和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他们的亲属、宾客、仆妾都被杀死；把淮南监军郭厚本和都押衙李湘的手脚砍断，用来向康承训军示众。庞勋于是召集众人扬言说："我庞勋

开始希望国家赐给恩典，以保全臣子的忠节；现在的事势，与以前的志愿是违背的。从现在起，我庞勋和大家是真正的造反者了，将要带领境内的全部人马，同心协力，扭转败局以建立大功。"众人都说好。于是命令城中的男子全部集中在毬场，又分头派遣将领一家一家去搜索，有敢于藏匿一个男子的将他全家杀死。挑选丁壮，得到三万人，又制造旗帜，用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许佶等共同推举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庞勋辞去王爵。

原先，辛谠又从泗州带领骁勇的士兵四百人到扬州、润州去迎运粮食，贼兵夹岸攻击他们，转战百里，方才逃脱敌人的追击。到达广陵后，住在公家客馆中，不敢回家去。用船装载盐和米共三万石，钱一万三千缗，初八，回到斗山。贼将王弘芝带领一万多军队，在盱眙县阻击，密布战舰一百五十艘用来堵淮河的航道，又用火船来迎面烧官船。辛谠命令用长叉托过敌船，从卯时战斗到未时，由于众寡不敌，官军未能得胜。贼兵在战舰上捆上木条，从两旁伸出四五尺远作为战棚，辛谠叫勇士乘着小船进到战棚的下面，箭矢和刀刃够不到他们，然后用枪举着火牛烧敌人的船，战舰被烧着以后，敌人都溃败逃跑了，官军才能通过，进入泗州城。

庞勋任命他的父亲庞举直为大司马，和许佶等人留守徐州。有人对庞勋说："将军正在显示兵力，不应当由于父子的亲属关系，丢掉上下级之间礼节。"于是命令庞举直在门庭前向庞勋拜谢，庞勋靠几案接受了庞举直的拜见。当时魏博镇的军队多次围攻丰县，庞勋想先进击他，初九，带兵从徐州出发了。

9 十一日，任命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绹为太保、分司东都。

10 庞勋夜至丰县，潜入城，魏博军皆不之知。魏博分为

五寨，其近城者屯数千人，勔纵兵围之，诸寨救之，勔伏兵要路，杀官军二千人，余皆返走。贼攻寨不克，至夜，解围去。官军畏其众，且闻勔自来，诸寨皆宵溃。曹翔方围滕县，闻魏博败，引兵退保兖州[1]。贼悉毁其城栅，运其资粮，传檄徐州，盛自夸大，谓官军为国贼云。

马举将精兵三万救泗州，乙巳，分军三道渡淮，至中流，大噪，声闻数里。贼大惊，不测众寡，敛兵屯城西寨。举就围之，纵火焚栅，贼众大败，斩首数千级；王弘立死，吴迥退保徐城[2]，泗州之围始解。泗州被围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疮。

庞勔留丰县数日，欲引兵西击康承训，或曰："天时向暑，蚕麦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后图之。"或曰："将军出师数日，摧七万之众，西军震恐[3]，乘此声势，彼破走必矣，时不可失。"庞举亦以书劝勔乘胜进军，勔意遂决。丁未，发丰县，庚戌，至萧，约襄城、留武、小睢诸寨兵合五六万人[4]，以二十九日迟明攻柳子。淮南败卒在贼中者，逃诣康承训，告以其期，承训得先为之备，秣马整众，设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败走。庞勔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诸寨已败。勔所将皆市井白徒[5]，睹官军势盛，皆不战而溃。承训命诸将急追之，以骑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后，贼狼狈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数十里，死者数万人。勔解甲服布襦而遁[6]，收散卒，才及三千人，归彭城，使其将张实分诸寨兵屯第城驿[7]。

勔初起下邳[8]，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以

应之，勋以为将，谓之义军。五月，沂州遣军围下邳，勋命镒救之，镒帅所部来降。

11 六月，陕民作乱，逐观察使崔荛。荛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民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荛逃于民舍，渴求饮，民以溺饮之[9]。坐贬昭州司马[10]。

12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癸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瞻，桂州人也。

13 马举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义、钟离、定远[11]。刘行及设寨于城外以拒守，举先遣轻骑挑战，贼见其众少，争出寨西击之，举引大军数万自他道击其东南，遂焚其寨。贼入固守，举堑其三面而围之，北面临淮，贼犹得与徐州通。庞勋遣吴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应，举遣别将渡淮击之，斩获数千，平其寨。

14 曹翔之退屯兖州也，留沧州卒四千人戍鲁桥[12]，卒擅还，翔以："以庞勋作乱，故讨之。今沧卒不从约束，是自乱也！"勒兵迎之，围于兖州城外，择违命者二千人，悉诛之。朝廷闻魏博军败，以将军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将兵三万屯于丰、萧之间，翔复引兵会之。

秋，七月，康承训克临涣[13]，杀获万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县，进击丰、沛。贼诸寨戍兵多相帅逃匿，保据山林，贼抄掠者过之，辄为所杀，而五八村尤甚。有陈全裕者为之帅，凡叛勋者皆归之，众至数千人，战

守之具皆备，环地数千里[14]，贼莫敢近。康承训遣人招之，遂举众来降，贼党益离。蕲县土豪李衮杀贼守将[15]，举城降于承训。沛县守将李直谐彭城计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直自彭城还，玫逆击，走之，翔发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勋遣其将孙章、许佶各将数千人攻陈全裕、朱玫，皆不克而还。康承训乘胜长驱，拔第城，进抵宿州之西，筑城而守之。庞勋忧懑不知所为，但祷神饭僧而已。

【注释】

①兖州：为泰宁军治所，其地在今山东兖州。

②徐城：泗州所属县，治今江苏盱眙县西北。

③西军：指康承训所领军队，时康屯军柳子，在丰县之西，故称。

④留武：即留武寨，为庞勋部驻军之地，在今安徽濉溪县境内。　小睢：即小睢寨，亦为庞勋驻军地，在今安徽濉溪县境内。

⑤白徒：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市井平民。

⑥布襦(rú 儒)：用布制的短衣。

⑦第城驿：在今安徽宿县西。

⑧下邳：泗州所属县，治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

⑨溺(niào 尿)：同尿。

⑩昭州：岭南西道桂管经略使所领州，治今广西平乐县。

⑪招义：濠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嘉山县东北。　钟离：濠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临淮关。　定远：濠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定远县。

⑫鲁桥：即鲁桥镇，在今山东济宁市东南。

⑬临涣：亳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宿县西北临涣集。

⑭数千里：据章钰校证，他本"千"作"十"。从当时形势分析，以作"十"为合情理。

⑮蕲县：宿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宿县南蕲县集。

【译文】

10庞勋在夜晚到达丰县，暗地进入城内，魏博军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魏博军分为五个寨子屯驻，近城的一个寨子屯驻数千人，庞勋派军队包围了它，其他寨子来救援，庞勋在要道上埋伏了军队，杀死官军二千人，其余的官兵都退走了。贼兵没有攻下寨子，到晚上，解除了包围离开了。官军畏惧贼兵多，又听说庞勋亲自带兵到了这里，各兵寨都在晚上溃退了。曹翔正包围着滕县，听说魏博军打了败仗，于是带领军队退回兖州以自保。贼军把城栅都毁除了，运走官军丢下的钱粮，把胜利消息报告了徐州，自己大大夸耀了一番，把官军称为国贼。

马举带领二万精兵救援泗州，十八日，把军队分成三路渡淮河，到中流时，大声喧闹，声音在数里外都能听到。贼人听了大惊，不知道来了多少官军，收拢散兵屯驻在城西的寨子中。马举将他们包围起来，放火焚烧寨栅，贼众大败，被杀的有数千人；王弘立战死，吴迥退到徐城以自保，泗州长期被围困到现在才解除包围。泗州被围困了七个月，守城的人不能够睡眠，脸上都长了毒疮。

庞勋在丰县住了数天后，想带领军队向西攻打康承训，有人进言说："天气渐渐暑热，养蚕收麦正紧急，不如暂且休兵屯聚粮食，然后再商量行动。"又有人对他说："将军带兵出来只有几天，就打垮了七万敌军，西边康承训的军队都感到震恐，乘着这种声势，他们被打败是一定的了，时机不可放弃。"庞举直又写信劝庞勋乘胜进军，庞勋就决心进攻康承训。二十日，从丰县出发，二十三日，到达萧县，约定要襄城、留武、小睢各寨兵共五六万人，在二十九日黎明时进攻柳子镇。在贼人中的淮南败卒，逃到康承训那里，报告了庞勋进攻的日期，康承训于是预先作好了防御准备，喂饱了马，整肃了军队，设下埋伏以等庞勋来进攻。二十九日，襄城等寨的兵先到了柳子，碰上伏兵，失败后逃跑了。庞勋既然自己未按时赶到，匆忙带兵从三十里外赶来，刚刚到达，各寨的军队已被打败了。庞勋

所带领的军队都是市井中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看到官军势力强盛，还没有作战就都溃败了。康承训命令诸将赶紧追击，用骑兵拦在敌人前面，用步兵在后面追逼，贼人在狼狈之中不晓得往哪里跑，部队之间互相践踏，死尸僵伏在数十里长的路上，死去的有数万人。庞勋脱去铠甲，穿着短布衣逃走了，收集散卒，才有三千人，回到彭城，派他的将领张实从各寨分出一部分军队来屯驻在第城驿。

庞勋开始在下邳起兵时，有土豪郑鎰纠集了三千人，自己备齐了钱粮、器械来响应他，庞勋任他为将军，称他的部队为义军。五月，沂州派遣军队包围下邳，庞勋命令郑鎰去救援，郑鎰带领部下来向官军投降。

11 六月，陕民作乱，逐观察使崔荛。崔荛自认为有器度和风韵而骄矜，不亲自去过问政事，民众诉说遭旱灾，崔荛指着庭前的大树说："这棵树上还长着叶子，有什么旱情呢！"民众被激怒了，所以把他赶走了。崔荛逃到平民家里，口渴了要水喝，平民拿来尿给他喝。结果被贬谪为昭州司马。

12 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任荆南节度使。十七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刘瞻是桂州人。

13 马举从泗州带领军队进攻濠州，先攻下了招义、钟离、定远三县。刘行及在城外设置兵寨用来防守，马举先派轻骑挑战，贼人见他的军队少，争着出寨在两边攻击官军，马举带领大军数万人从另外一条路攻击贼人的东南边，于是把兵寨烧掉了。贼人入城固守，马举在城的三面挖壕沟包围它，北面即是淮河，贼人还能够和徐州取得联系。庞勋派遣吴迥帮助刘行及守濠州，驻兵在淮河北岸的渡口以接应刘行及，马举派遣别将渡过淮河进击吴迥，斩首和俘虏了数千人，把吴迥的兵寨扫平了。

14 曹翔在退屯兖州的时候，留下沧州卒四千人戍守鲁桥镇，戍卒擅自退回去了，曹翔说："由于庞勋作乱，所以去讨伐他。现在沧

州卒不服从命令，这是自己也发生乱子了！”于是带兵迎接，把他们包围在兖州城外，挑出违抗命令的二千人，全部杀了。朝廷听说魏博军被打败，于是任命将军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带领三万兵马驻扎在丰县和萧县之间，曹翔又带领军队和他们会合。

秋，七月，康承训攻下临涣，杀死和俘虏一万敌人，于是夺取了襄城、留武、小睢等兵寨。曹翔攻下了滕县，接着向丰县和沛县一带进攻。贼人各个寨子的戍兵多互相勾结逃跑，在山林中盘据自保，贼兵抢掠的人经过那里，每每被他们杀掉，而在五八村尤其厉害。有个叫陈全裕的人为他们的头领，凡是反叛庞勋的人都归附于他，群众达到数千人之多，作战的用具都准备充分了，在他周围数十里地的范围内，贼人不敢接近。康承训派人去招抚陈全裕，于是他带着全部兵众来投降，贼人的党羽更加分崩离析。蕲县土豪李衮杀死贼人的守将，全城投降了康承训。沛县守将李直到彭城商量大事，裨将朱玫带领全城士众向曹翔投降。李直从彭城回来，朱玫迎头攻击，把李直赶走了，曹翔就调军队戍守沛县。朱玫是邠州人。庞勋派遣他的将领孙章、许佶各自带领数千人进攻陈全裕和朱玫，都没有取得胜利就退回来了。康承训乘胜长驱直入，攻下了第城驿，进到宿州的西面，筑城据守起来。庞勋忧愁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只知道祈祷神灵布施僧侣而已。

15 初，庞勋怒梁丕专杀姚周，黜之，使徐州旧将张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党张儒、张实等将城中兵数万拒官军。儒等列寨数重于城外，环水自固；康承训围之。张实夜遣人潜出，以书白勋曰：“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

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时曹翔使朱玫击丰，破之，乘胜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斩获万计。勋方忧惧欲走，得实书，即从其策，使庞举直、许佶守徐州，引兵而西。

八月，壬子，康承训焚外寨，张儒等入保罗城，官军攻之，死者数千人，不能克，承训患之，遣辩士于城下招谕之。张玄稔尝戍边有功，虽胁从于贼，心尝忧愤，时将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亲数十人谋归国，因稍令布谕，协同者众，乃遣腹心张皋夜出，以状白承训，约期杀贼将，举城降，至日，请立青旌为应[1]，使众心无疑。承训大喜，从之。九月，丁巳，张儒等饮酒于柳溪亭，玄稔使部将董厚等勒兵于亭西，玄稔先跃马而前，大呼曰：“庞勋已枭首于仆射寨中[2]，此辈何得尚存！”士卒竞进，遂斩张儒等数十人。城中大扰，玄稔谕以归国之计，及暮而定。戊午，开门出降。玄稔见承训，肉袒膝行，涕泣谢罪。承训慰劳，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赐遗甚厚。

玄稔复进言：“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苻离及徐州[3]，贼党不疑，可尽擒也！”承训许之。宿州旧兵二万，承训益以数百骑，皆赏劳而遣之。玄稔复入城，暮发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积薪数千束，纵火焚之，如城陷军溃之状，直趋苻离，苻离纳之，既入，斩其守将，号令城中，皆听命，收其兵，复得万人，北趋徐州。庞举直、许佶闻之，婴城拒守。

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围之，按兵未攻，先谕城上人

曰："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人；汝曹奈何为贼城守？若尚狐疑，须臾之间，同为鱼肉矣！"于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彦曾故吏路审中开门纳官军，庞举直、许佶帅其党保子城，日昃，贼党自北门出，玄稔遣兵追之，斩举直、佶首，余党多赴水死，悉捕戍桂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徐州遂平。

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所过焚掠无遗。庚申，承训始知，引步骑八万西击之，使朱邪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勋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渡汴，南掠亳州[4]，沙陀追及之。勋引兵循涣水而东，将归彭城，为沙陀所逼，不暇饮食，至蕲，将济水，李袞发桥[5]，勒兵拒之。贼惶惑不知所之，至县西，官军大集，纵击，杀贼近万人，余皆溺死，降者才及千人，勋亦死而人莫之识，数日，乃获其尸。贼宿迁等诸寨皆杀其守将而降[6]。宋威亦取萧县，吴迥独守濠州不下。

冬，十月，以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马举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粮尽，杀人而食之，官军深堑重围以守之。辛丑夜，吴迥突围走，举勒兵追之，杀获殆尽，迥死于招义。

以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悰为义成节度使[7]。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8]，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以辛谠为亳州刺史。谠在泗州，犯围出迎兵粮，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悰不能成也！"赐

和州刺史崔雍自尽，家属流康州⑨，兄弟五人皆远贬。

【注释】

①青旌：旧时习俗以为青色属木，木主生，立青旌即表示不杀而给以生路。

②仆射：此指康承训，他受诏领兵讨庞勋时，被任为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

③符离：也作"符离"，为宿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宿县北之符离集。

④亳州：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属州，与徐州相邻，治今安徽亳县。

⑤发桥：毁坏渡河的桥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陈无宇济水，而弗发梁。"

⑥宿迁：徐州所属县，治今江苏宿迁县东南旧黄河故道南岸。

⑦义成节度使：官名。治滑州，领滑、郑、濮三州。

⑧左金吾上将军：唐十六卫之一，上将军正三品，掌宫中、京城巡警等事。

⑨康州：岭南东道所属州，治今广东德庆县。

【译文】

15 原先，庞勋对于梁丕擅自杀害姚周非常生气，就将梁丕州将的职务罢免了，叫徐州旧将张玄稔接替他管理州事，又任命他的同党张儒、张实等带领城中数万军队抵抗官军。张儒等人在城外设置多重兵寨，四周环绕水流用以巩固防卫；康承训包围了他们。张实派人在夜里跑出去，用书信告诉庞勋："现在朝廷的军队都集中在宿州城下，徐州西面必然空虚，将军应当带领军队出其不意，攻掠宋州和亳州的城郊，他们为了救宋、亳，必定会放弃包围宿州而引兵西去，将军在要害地方设下埋伏，在他的前面迎击，张实等带领城里的军队在后面追击他们，就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当时曹翔派朱玫进攻丰县，攻下了，于是乘胜进攻徐城、下邳，都攻下了，杀死和俘虏的敌人上万名。庞勋正在忧惧之中，打算逃跑，收到张实的信，就听从他的计策，叫庞举直和许佶守徐州，自己带军队向西面

发展。

八月二十七日，康承训焚烧外寨，张儒等人就进城防守外城，官军发动进攻，死了几千人，还是攻不下来，康承训感到很为难，就派遣能言善辩的人在城下招降贼人。张玄稔曾经戍守边疆建立功劳，虽然被胁迫和贼人站在一起，而在心里常常感到忧愁不乐，当时带领他的部队据守内城，在夜里，他召集平时的亲信数十人商量回到官军中去的事，因而叫他们暗地告诉其他的人，愿意跟他一同行动的人很多，于是派遣他的心腹张皋夜里出城，把情况告诉康承训，约定日期杀掉贼将，全城投降，到时候，请求竖立青色大旗以为接应，使群众心里不存疑虑。康承训大喜，接受了这个安排。九月初三，张儒等人在柳溪亭饮酒，张玄稔使部将董厚等带军队守在亭子两边，张玄稔跃马上前大声呼唤说："庞勋已经在康仆射兵寨被杀了，这班人哪能保留下来！"士卒争着上前，就杀了张儒等数十人。城中一时大乱，张玄稔告诉大家回到朝廷的打算，到傍晚就安定下来了。初四，开城门出来投降。张玄稔拜见康承训，袒露着上身屈膝而行，流着泪请罪。康承训慰劳了他，随即宣布朝廷的救命，拜张玄稔为御史中丞，并赏赐了很多财物。

张玄稔又对康承训说："现在宿州全城回到朝廷了，四境远一些的地方还不知道，请让我假装是州城被攻下了，带领部队逃往苻离和徐州，贼党不怀疑我们，可以全部擒获他们！"康承训同意了他的这个计谋。宿州原有三万名军士，康承训又增加数百名骑兵，都是先进行了奖赏慰劳后再派遣他们。张玄稔又进到城中，傍晚燃烧平安火和平时一样。初五那天的早晨，张玄稔把堆积的数千捆薪柴放火烧起来，好像州城被攻下军队已溃败的样子，自己径直奔往苻离，苻离守军接纳了他，入城以后，他把守将杀了，在城中发布号令，都听从他的命令，收集城里的军队，又得到一万人，向北赶往徐州。庞举直、许佶听说张玄稔打来了，就据城进行防守。

初七，张玄稔到达彭城，带兵包围了它，按兵未动，先告谕城上

的人说："朝廷只诛杀叛逆的党徒，不会伤害良民百姓；你们为什么要为贼来守城？倘若还犹疑不定，一会儿之后，就要和贼人一道如同鱼肉一样被宰割了！"于是守城的士兵逐渐有人脱去甲胄，放下兵器投降了。崔彦曾时的旧官吏路审中打开城门接纳官兵，庞举直、许佶带领他们的党徒保守内城，太阳偏西时，贼人从北门出来，张玄稔派兵追赶他们，杀了庞举直和许佶，其余的贼人多半投水而死，把戍守桂州士卒的亲族全部抓起来杀掉，死去的有数千人之多，徐州就平定了。

庞勋带领二万兵马从石山向西边进发，他经过的地方焚烧抢掠殆尽。到初六，康承训才知道庞勋的动向，于是带领步兵和骑兵共八万人向西追击庞勋，派朱邪赤心带领数千骑兵为前锋部队。庞勋袭击宋州，攻下了南城，刺史郑处冲据守于北城，贼人知道有了防备，放弃了攻打，渡过汴水，向南进袭亳州，沙陀兵追上了他们。庞勋带领部队沿着涣水向东走，向彭城方向进发，被沙陀兵逼迫着，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到达蕲县，想渡过涣水，李袭毁坏了桥梁，带兵防守着。贼人在惶惧困惑之中不知道向哪里走为好，到蕲县西边，官军的大部队追上了，大肆进攻，杀死贼近万人，其余的都被淹死，投降的才千把人，庞勋也战死了但没有人认识他，隔了好几天，才得到他的尸体。贼人据守在宿迁等各兵寨都杀死守将后向官军投降。宋威也攻下了萧县，只有吴迥独自据守着濠州未被攻下。

冬，十月，任命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马举进攻濠州，从夏天一直到冬天也未攻下来，城里粮食吃完了，杀人来当粮食，官军深挖壕沟用几重军队围困着。十七日夜里，吴迥冲出重围逃走，马举带军队追赶他，杀死和俘虏了绝大部分贼兵，吴迥在招义死去。

朝廷任命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杜悰为义成节度使。皇帝嘉奖朱邪赤心的功劳，在云州设置大同军，任命朱邪赤

心为节度使，在召见他时，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为李国昌，赏赐很优厚。任命辛谠为亳州刺史。辛谠在泗州时，冲出包围迎接援兵和粮食，往返共有十二次，等到任命为亳州刺史时，上表向朝廷说："臣子的功劳，没有杜悰是不能取得的！"赐和州刺史崔雍自杀，家属被流放到康州，兄弟五人都被贬谪去边远地方。

16 上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蟠叟因上书召对[1]，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蟠叟于爱州[2]，自是无敢言者。

17 初，南诏遣使者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3]，遂杀酋庆。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4]，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

是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春乌部[5]，破之。十一月，蛮进寇嶲州，定边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蛮攻之，再荣退屯大渡河北，与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蛮密分军开道[6]，逾雪坡，奄至沐源川[7]，滂遣兖海将黄卓帅五百人拒之，举军覆没。十二月，丁酉，蛮衣衮海之衣，诈为败卒，至江岸呼船，已济，众乃觉之，遂陷犍为[8]，纵兵焚掠陵、荣二州之境[9]。后数日，蛮军大集于陵云寺，与嘉

州对岸[10]，刺史杨悉与定边监军张允琼勒兵拒之。蛮潜遣奇兵自东津济，夹击官军，杀忠武都将颜庆师，余众皆溃，悉、允琼脱身走。壬子，陷嘉州。庆师，庆复之弟也。

窦滂自将兵拒蛮于大渡河，骠信诈遣清平官数人诣滂结和，滂与语未毕，蛮乘船筏争渡，忠武、徐宿两军结陈抗之[11]。滂惧，自经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解之，曰："都统何至于是！"全绪与安再荣及忠武将勒兵出战，滂遂单骑宵遁。三将谋曰："今众寡不敌，明旦复战，吾属尽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惊乱，然后解去。"于是夜入蛮军，弓弩乱发，蛮大惊，三将乃全军引去。蛮进陷黎、雅[12]，民窜匿山谷，败军所在焚掠。滂奔导江[13]。邛州军资储偫皆散于乱兵之手[14]，蛮至，城已空，通行无碍矣。

诏左神武将军颜庆复将兵赴援。

【注释】

①至德：江南西道宣州所属县，治所在今安徽东至县北秋浦。

②爱州：安南都护府所属州，治今越南清化省。

③定边节度使：官名。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六月，由李师望建议而设置，治邛州。

④分裂巡属：谓从西川节度使中分出定边节度使，使邛、嶲等州从西川所属分裂出来。

⑤董春乌部：蛮族中的一部，已依附于西川节度使。

⑥分军开道：据章钰校证，他本"开道"前有"伐木"二字。

⑦沐源川：即岷江的支流大沐溪，其地在今四川沐川县，唐属犍为县境。

⑧犍为：唐嘉州所属县，治今四川犍为县东南。

⑨陵、荣二州：陵州属西川节度使，治今四川仁寿。荣州属东川节度使，治今四川荣县。

⑩嘉州：西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乐山市。

⑪徐宿：即旧之武宁军，由于其镇军多次发生叛乱，于是取消节度使，故称徐宿军。

⑫黎、雅：二州原为西川节度使所属，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县北，雅州治今四川雅安。自置定边节度使以后，二州为定边军所属。

⑬导江：彭州所属县，治今四川灌县东。

⑭储偫(zhì置)：储备、积存。

【译文】

16 皇帝沉溺于游宴，不亲自处理政事，一切委托路岩去办；路岩奢侈华靡，大量接受贿赂，让左右之人把持政事。至德县令陈蠙叟因为给皇帝上书，被召见回话，说："请没收边咸一家的财产，就可以供给两年的军事开支。"皇帝问他："边咸是什么人？"陈蠙叟回答说："是路岩的亲信。"皇帝听了大怒，把陈蠙叟流放到爱州，从这以后大家都不敢说话了。

17 原先，南诏派遣使者杨酋庆来答谢释放被囚禁的董成，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想激怒南诏，然后建立功业，于是把杨酋庆杀掉了。西川大将怨恨李师望分裂西川属地，暗地派人告诉南诏，叫他前来侵扰。李师望是一个贪婪残暴的人，聚敛私财达数百万，成卒们既怨恨，又愤怒，想要活生生地把他吃掉，李师望用计谋避免了成卒的惩治。朝廷把他征调回去了，任命太府少卿窦滂代替他的职务。窦滂的贪婪残暴比李师望更厉害，所以蛮寇未到前，而定边地方已经很不稳定了。

这个月，南诏骠信酋龙带领全国所有的兵马前来侵扰，先引数万人进击董春乌部，把他打败了。十一月，蛮军进入嶲州，定边军都头安再荣据守清溪关，蛮人进攻他，安再荣退屯大渡河北岸，和蛮军隔着河互相射击，相持了九天八夜。蛮人秘密地分出一部分军队伐木开路，通过雪坡，大部队赶到了沐源川，窦滂派帝海军的将领黄卓带领五百人去抵抗，结果全军覆没。十二月十四日，蛮军穿着

究海军兵士的衣服，假称是败卒，到江边叫渡船，已经渡江后，官兵才发觉。于是蛮人攻下了犍为县，让他们的军队烧抢陵州和荣州的一些地方。过了几天后，蛮军在陵云寺大量汇集，和嘉州只隔着一条江，嘉州刺史杨忞和定边监军张允琼带兵抵抗蛮人的进攻。蛮人暗地派出一支奇兵从东边渡口过河，两面夹攻官军，杀死忠武军都将颜庆师，其余的兵众都溃败了，只有杨忞和张允琼脱身逃走。二十九日，蛮军攻下嘉州。颜庆师是颜庆复的弟弟。

窦滂亲自带兵在大渡河抵抗蛮军，骠信假称派清平官数人到窦滂这里来谈判媾和事，窦滂和来人话还未讲完，蛮军已经乘着船和木筏争相渡河，忠武军和徐宿军的将士共同摆出阵式抵抗蛮兵。窦滂很恐惧，在帐中准备上吊自杀，徐州将苗全绪解下窦滂，说："都统为什么走上这条路！"苗全绪和安再荣及忠武将带领军队出战，窦滂于是单独骑着马在夜晚逃走了。苗全绪等三位将领商量说："现在敌众我寡难以抵挡，明天再作战，我们都要被消灭；不如乘夜进攻蛮人，使他们惊慌忙乱，然后我们解脱离开这里。"于是在夜里攻入蛮人军中，弓弩乱发，蛮军大惊，三将就带领全军离开了。蛮军攻下了黎州和雅州，人民都逃窜藏匿在山谷之中，败军所到的地方都被焚烧和抢掠。窦滂奔往导江县。邛州的军资储备都在乱兵的手中耗散了，蛮人到达后，城中已经空无兵马，可以通行无碍了。

朝廷诏令左神武将军颜庆复带领军队前去援助。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五十二

唐纪六十八　起上章摄提格，尽柔兆涒滩，凡七年。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

1 春，正月，甲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

2 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1]，澄而饮之。

将士不习武备，节度使卢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鲁使摄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修守备，选将校，分职事，立战棚，具炮檑，造器备，严警逻。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禀给。至是，揭榜募骁勇之士，补以实职，厚给粮赐，

应募者云集。庆复乃谕之曰："汝曹皆军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无由自进，今蛮寇凭陵[2]，乃汝曹取富贵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欢呼踊跃。于是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试所能，两两角胜，察其勇怯而进退之，得选兵三千人，号曰"突将"。行鲁，彭州人也。

戊午，蛮至眉州[3]，耽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赍书见其用事之臣杜元忠，与之约和。蛮报曰："我辈行止，只系雅怀。"

3 路岩、韦保衡上言："康承训讨庞勋时，逗挠不进，又不能尽其余党，又贪虏获，不时上功。"辛酉，贬蜀王傅、分司；寻再贬恩州司马[4]。

【注释】

①摩诃池：在今四川成都市东南，隋蜀王取土修子城后所形成的水池，有胡僧说是摩诃宫毗罗（池大有龙），故称摩诃池。

②凭陵：侵犯，进逼。

③眉州：西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眉山县。

④恩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恩平县。

【译文】

唐纪六十八　起庚寅（公元 870 年），止丙申（公元 876 年），共七年。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庚寅，公元 870 年）

1 春，正月初一，群臣奉上尊号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大赦天下。

2 西川地方的民众听说蛮寇就要到来，争相逃往成都城。当时成都只有内城，也没有护城河，每人所占据的地方不过一张席子那么大，下雨时就戴箕盘或大盎用来遮雨；又缺乏用水，就提取摩诃池的泥汁，澄清后当作饮用水。

将士们不熟悉打仗的事，节度使卢耽召来彭州刺史吴行鲁叫他暂时担任参谋的职务，和前任泸州刺史杨庆复共同修治防守设备，选择将校，分配各人担任的职务，建立作战设施，准备炮石和檑木，制造器用等物，严密警戒巡逻之事。原先，西川将士多数有名无实，也不发粮饷供应。到这时，贴出榜文招募骁勇之人当兵，给他们补上实际职务，发给优厚粮饷和赏赐，应募的人从四面八方纷纷到来。杨庆复就教谕他们说："你们都是军队将士的子弟，年少有材力，又勇敢，平时没有机会求得进取，现在蛮寇前来侵扰，正是你们取得富贵的时候到了，能不努力去干吗！"大家都欢呼跳跃着显得十分高兴。于是在庭前摆列着武器兵械，叫他们各人把自己技艺显示出来，又两人一组进行角斗，决出胜负，从中察看他们的勇怯情况，然后决定取舍，最后选出了三千名士兵，号称"突将"。吴行鲁是彭州人。

初五，蛮兵到达眉州，卢耽派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人带着书信去谒见蛮人掌握大权的大臣杜元忠，和他商谈议和之事。蛮人回答说："我们的行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3 路岩、韦保衡上奏说："康承训在讨伐庞勋的时候，逗留拖延不及时进军，又没有做到把庞勋的余党消灭光，又贪图抓获俘虏，不断地上报请功。"初八，贬谪他为蜀王傅，分司东都；不久，再次贬为恩州司马。

4 南诏进军新津[1]，定边之北境也。卢耽遣同节度副使谭

奉祀致书于杜元忠，问其所以来之意；蛮留之不还。耽遣使告急于朝，且请遣使与和，以纾一时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2]。蛮以耽待之恭，亦为之盘桓，而成都守备由是粗完。

甲子，蛮长驱而北，陷双流[3]。庚午，耽遣节度副使柳槃往见之，杜元忠授槃书一通，曰："此通和之后，骠信与军府相见之仪也。"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又遣人负彩幕至城南，云欲张陈蜀王厅以居骠信[4]。

癸酉，废定边军，复以七州归西川[5]。

是日，蛮军抵成都城下。前一日，卢耽遣先锋游弈使王昼至汉州调援军[6]，且趣之。时兴元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至汉州[7]，会窦滂以忠武、义成、徐宿四千人自导江奔汉州，就援军以自存。丁丑，王昼以兴元、资、简兵三千余人军于毗桥[8]，遇蛮前锋，与战不利，退保汉州。时成都日望援军之至，而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每援军自北至，辄说之曰："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来疲弊，未易遽前。"诸将信之，皆狐疑不进。成都十将李白孝阴与蛮通，欲焚城东仓为内应，城中执而杀之。后数日，蛮果攻城，久之，城中无应而止。

二月，癸未朔，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9]，城上以钩缓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卢耽以杨庆复、摄左都押牙李骥各帅突将出战，杀伤蛮二千余人，会暮，焚其攻具三千余物而还。蜀人素怯，其突将新为庆复所奖拔，且利于厚赏，勇气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愤郁求奋。后数日，

贼取民篱，重沓湿而屈之，以为蓬[10]，置人其下，举以抵城而剚之[11]，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庆复熔铁汁以灌之，攻者又死。

乙酉，支详遣使与蛮约和。丁亥，蛮敛兵请和。戊子，遣使迎支详。时颜庆复以援军将至，详谓蛮使曰："受诏诣定边约和，今云南乃围成都[12]，则与曩日诏旨异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昼夜相交，何谓和乎！"蛮见和使不至，庚寅，复进攻城。辛卯，城中出兵击之，乃退。

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既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又，东蛮昔那叶、勿邓、梦冲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后边吏遇之无状，东蛮怨唐深，自附于南诏，每从南诏入寇，为之尽力，得唐人，皆虐杀之。

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诸军，皆受庆复节制。癸巳，庆复至新都[13]，蛮分兵往拒之。甲午，与庆复遇，庆复大破蛮军，杀二千余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梃以助官军[14]，呼声震野。乙未，蛮步骑数万复至，会右武卫上将军宋威以忠武三千人至，即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保星宿山[15]。威进军沱江驿[16]，距成都三十里。蛮遣其臣杨定保诣支详请和，详曰："宜先解围退军。"定保还，蛮围城如故。城中不知援军之至，但见其数来请和，知援军必胜矣。戊戌，蛮复请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违答之[17]。蛮以援军在近，攻城尤

急，骠信以下亲立矢石之间。庚子，官军至城下与蛮战，夺其升迁桥[8]，是夕，蛮自烧攻具遁去，比明，官军乃觉之。

初，朝廷使颜庆复救成都，命宋威屯绵、汉为后继。威乘胜先至城下，破蛮军功居多，庆复疾之。威饭士欲追蛮军，城中战士亦欲与北军合势俱进，庆复牒威，夺其军，勒归汉州。蛮至双流，阻新穿水[9]，造桥未成，狼狈失度，三日，桥成，乃得过，断桥而去。甲兵服物遗弃于路，蜀人其恨之。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散卒数千保邛州，蛮围之，二日，不克，亦舍去。

颜庆复始教蜀人筑壅门城[10]，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11]，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成都矣。

先是，西川牙将有职无官，及拒却南诏，四人以功授监察御史，堂帖，人输堂例钱三百缗，贫者苦之。

【注释】

①新津：蜀州所属县，治今四川新津县。其地在成都西南，距成都仅三十九公里。

②知四方馆事：中书省设四方馆，在通事舍人中，选一人总知馆事，谓之馆主，掌四方贡纳及章表呈进等事。

③双流：成都府所属县，在府南四十里，治今四川双流县。

④蜀王府：隋蜀王杨秀所建，极为宏壮。秀为杨坚第四子，封蜀王。

⑤七州：原从西川分出的邛、眉、蜀、雅、嘉、黎、雟七州。

⑥汉州：西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广汉县。

⑦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治所在南郑县（今陕西汉中东）。

⑧毗桥：在今四川新都县南。

⑨梯冲：梯，云梯；冲，冲车。二者均为攻城器械。

⑩蓬：胡注云："蓬"当作"篷"。如编竹的船篷，帐篷，覆盖物之称。

⑪斸(zhú 竹):大锄,引申为挖掘。

⑫云南:此指南诏。领有云南全境,建都太和城,即今云南大理市。

⑬新都:成都府所属县,在府北四十五里,治今四川新都县。

⑭芟(shān 山)刀:割草的刀子。 白棓(bàng 棒):白色棒。棓,同棒。

⑮星宿山:在今四川成都市北。

⑯沱江蚌:在今四川成都市北,距成都三十里。

⑰依违:既不十分肯定,也未完全否定,模棱两可之辞。

⑱升迁桥:即升仙桥,又名七星桥,传说为秦时李冰所建。

⑲新穿水:在今四川新津县境。

⑳瓮门城:即瓮门城,即大城门外的小城门,以加强城池防御之用。

㉑营铺:分立寨屋叫营,用来居住士兵。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用以瞭望,叫铺。

【译文】

4南诏进军到达新津,这里是定边军的北边境界。卢耽派遣同节度副使谭奉祀送信给杜元忠,询问他们领大军前来的用意;蛮人把谭奉祀扣押起来不让他回去。卢耽派遣使者向朝廷告急,并且请求派遣使者与南诏议和,以便缓和一下当前的祸患。朝廷任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蛮人看到卢耽对待他们很恭谨,也就放慢了对成都的进攻,这样成都的防守准备大致完成了。

十一日,蛮兵长驱直入向北进发,攻下了双流县。十七日,卢耽派遣节度副使柳槃前往谒见蛮人,杜元忠交给柳槃一卷书,并说:"这是在议和成功之后,骠信与军府相见时的礼仪规定。"在那个仪制中骠信是作为一个国王的身份自居的,语言极其骄慢。又派人背着王彩的帷幕到达成都南面,说是要张设陈列在蜀王府的厅堂中,以便让骠信居住。

二十日,撤销定边军,又将这七州归西川节度使管辖。

这一天,蛮军抵达成都城下。在这之前一天,卢耽派遣先锋游弈使王昼到汉州去探问援军的情况,并且催促他们快些前来。当时

兴元府的六千人、凤翔府的四千人已经到达汉州，遇上窦滂也带领忠武、义成、徐宿的四千人从导江投奔汉州，依靠援军以保存自己。二十四日，王昼带领兴元和资州、简州的三千多人的军队驻扎在毗桥，碰上蛮军的前锋部队，打了一仗，失败了，于是他们退回汉州自保。当时成都每天都在盼望援军的到来，然而窦滂由于自己丢失了土地，希望西川接着也失陷以减轻自己的罪责，每每援军从北方到来时，就向他们说："蛮人的军队比官军要多数十倍，官军从远方赶来已经很疲劳了，不宜匆忙前进。"那些将领相信了他的话，都徘徊而不前进。成都十将李自孝暗地和蛮人勾结，打算火烧城东仓库作为内应，城里面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隔了几天，蛮兵果然攻城，攻打了很久，看到城中没有人响应就停止了攻城。

二月初一，蛮军配备了云梯、冲车从四面攻打成都城，城上的官军用钩子绳套把敌人云梯、冲车拉近城墙，抛下火炬浇上油烧掉它，攻城的人也都战死。卢毗派杨庆复、摄左都押牙李骧各自带领突将出城作战，杀伤蛮兵二千多人，到傍晚时，又烧掉了蛮兵的攻城器具三千多件，回到城内。蜀人一向怯懦，其突将新近受到杨庆复奖励提拔，并且贪图厚赏，所以勇气百倍，不能出去作战的，都忿忿不平要求出战。隔了几天，蛮贼夺取民众的篱笆，重叠起来浸湿再让它弯曲，用作篷子，使人躲在下面，举起来抵达城下后掘城，箭矢和石头都打不进去，用火也烧不起来，杨庆复用熔化的铁汁来灌它，攻城的人又被烧死。

初三，支详派使者与蛮人讲和。初五，蛮人收兵请求和谈。初六，蛮人派使者迎接支详。当时颜庆复带领的援军即将到来，支详对蛮人使者说："我受朝廷诏令到定边军谈判议和的事，现在云南的南诏军队包围了成都，那么和过去的诏令的旨意完全不同了。况且朝廷答应议和的原因，是希望你们不进犯成都。现在弓矢炮石日夜相交锋，怎么能说是讲和啊！"蛮人看到议和的使者未来，初八，又攻城。初九，城中派兵出来反击，蛮人才退去。

从前，韦皋招来南诏用他们打败吐蕃，接着南诏蛮诉苦说缺乏甲胄和弓弩，韦皋叫工匠教会他们制作，几年以后，蛮人中甲胄弓弩都精良坚利。另外，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三部帮助韦皋打败吐蕃有功劳，以后边境地方官对待他们很不友善，因此东蛮深深地怨恨唐人，自动去依附南诏，每次跟从南诏前来侵扰，尽力为他们作战，获得了唐人，都暴虐地将他们杀害。

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任命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所有援蜀的军队，都归颜庆复调度指挥。十一日，颜庆复到达新都，蛮人分兵前去抵抗他。十二日，和颜庆复的军队碰上了，颜庆复大败蛮军，杀死二千余人。蜀地的民众数千人争相拿着镰刀、棒棍来帮助官军，呼号声震动了原野。十三日，蛮人调集步骑数万人又赶来了，遇上右武卫上将军宋威带着忠武军二千人到达，随即和各路军一同与蛮人作战，蛮军大败，死了五千多人，于是退保星宿山。宋威的军队进驻沱江驿，离成都只有三十里路了。蛮人派他们的臣子杨定保到支详那里请求议和，支详说："应当先解围退军。"杨庆保回去后，蛮军依然包围着成都城。城里面不知道援军到来了，只看到蛮人多次来请求议和，猜知援军一定是打了胜仗了。十六日，蛮人又来请和，使者往返十次，城里面也就只好模棱两可地回答他。蛮人看到官军援军到了附近，更急切地发动攻城，骠信以下的将吏亲自到战场上督战。十八日，官军到城下和蛮兵作战，夺回被蛮兵占领的升迁桥，当天晚上，蛮军自己烧掉攻城器具逃走了，等到天亮时，官军才发现。

当初，朝廷使颜庆复救援成都，命令宋威屯驻绵州、汉州等地为后续部队。宋威乘胜先期到达成都城下，打败蛮军的功劳大一些，颜庆复于是嫉妒他。宋威叫将士吃饭，想乘胜追击蛮军，城里的战士也想和北军联合俱进，颜庆复下文牒给宋威，把他的军队夺过来，带领回汉州。蛮军到双流时，为新穿水所阻隔，桥还未造成，狼狈中失去常度，过了三天，桥修好了，才得通过，然后又把桥破坏才

离开。铠甲兵器衣服等物都抛弃在路上，蜀地人非常痛恨他们。黎州刺史严师本收集流散兵卒数千人保护邛州，蛮军包围了它，过了两天，没有攻下州城，也就放弃该城离开了。

颜庆复开始教蜀人修筑瓮门城，开沟引水灌满池中，树立鹿角，分设营房和了望室，蛮人知道有了防守设备，从这以后不再进攻成都了。

原先，西川牙将只有职务没有官品，等到把南诏打退以后，有四人由于立了功被授给监察御史官职，照堂帖规定，得官的人每人要交堂例钱三百串；贫穷的人以此为苦。

5 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1]。

6 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保衡同平章事。

7 徐贼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诏徐州观察使夏侯孜招谕之。

8 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

9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2]，弱翁奔新息[3]。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负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10 上令百官议处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膺等状，以为："徐州虽屡搆祸乱，未必比屋顽凶；盖由统御失人，是致奸回乘衅。今使名虽降，兵额尚存，以为支郡

则粮饷不给[4]，分隶别藩则人心未服；或旧恶相济，更成披猖[5]。惟泗州向因攻守，结衅已深，宜有更张，庶为两便。”诏从之，徐州依旧为观察使，统徐、濠、宿三州，泗州为团练使，割隶淮南。

11 加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兼侍中。

12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谏官使言之，谏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为：“修短之期[6]，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劭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盖由安不虑危，忘不思难之故也。伏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13 魏博节度使何全皞年少，骄暴好杀，又减将士衣粮。将士作乱，全皞单骑走，追杀之，推大将韩君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之请旌节；九月，庚戌，以君雄为魏博留后。

14 丙辰，以刘瞻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贬温璋振州司马[7]。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8]：“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瘗[9]，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己巳，贬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

知至、礼部郎中魏笃等于岭南[10]，皆坐与刘瞻亲善，为韦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笃，扶之子也。保衡又与路岩共奏刘瞻，云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丙子，贬瞻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草瞻罢相制辞曰："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起四方之赂，惟畏人知。"岩谓畋曰："侍郎乃表荐刘相也！"坐贬梧州刺史[11]。御史中丞孙瑝坐为瞻所引用，亦贬汀州刺史[12]。路岩素与刘瞻论议多不叶，瞻既贬康州，岩犹不快，阅《十道图》[13]，以骥州去长安万里[14]，再贬骥州司户。

15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节度使。

16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铎，起之兄子也。

17 丁卯，复以徐州为感化军节度。

18 十二月，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15]。

【注释】

①镇海节度使：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始置，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后时置时废，治所亦时有变更。

②光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河南潢川县。

③新息：蔡州所属县，治今河南息县。新息距光州治所九十里。

④支郡：方镇属下的州郡，称支州或支郡。支郡掌握财权有限，故所置军队过多，就供不起粮饷。

⑤披猖：分裂，猖狂，不受节制。

⑥修短：长短，此指寿命的长短。

⑦振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海南省三亚市。

⑧敕曰：据章钰校证，他本"敕曰"前有"庚申"二字，即十一日。

⑨权瘞(yì亦)：暂时安埋。瘞，掩埋。

⑩比部郎中：比部为刑部所属职司之一，郎中一员，从五品上，掌刑部有关财务方面之各项杂事。

⑪梧州：桂管经略使所领州，治今广西梧州市。

⑫汀州：福建观察使所领州，治今福建长汀县。

⑬《十道图》：唐贞观初，分全国为十道。据《旧唐书·经籍志》所载，有《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二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

⑭驩州：安南都护府所领州，治今越南义南省荣市。此地为唐的最南界，距长安一万二千四百余里。

⑮振武节度使：官名。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置，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

【译文】

5 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任镇海节度使。

6 夏，四月二十四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保衡同平章事。

7 徐州贼人的余众还聚集在民众中间为盗贼，分散在兖、郓、青、齐各州之间，朝廷诏令徐州观察使夏侯孜告谕招抚他们改邪归正。

8 五月二十六日，任命邛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

9 光州的民众赶走了刺史李弱翁，李弱翁跑去新息县。左补阙杨堪等人上奏说："刺史残暴无道，老百姓遭受了冤枉，应当向朝廷上诉，按照刑法来处置他，怎么能让群众聚党结群，擅自赶走上司，扰乱了上下级之间的名分！这种风气恐怕是不应助长的，应当严厉给以诛伐，作为对后人的一种警戒。"

10 皇帝叫百官讨论处置徐州后事最妥当的办法。六月二十五日，太子少傅李膺等人进呈奏状，认为："徐州地方虽然多次发生祸乱，未必家家都是顽恶凶险的人，大概是由于没有好的统治之人，这样才使奸邪者乘机起事。现在把它的职名虽然降低了，统率的兵

员还是一样多，把它作为支郡，那么粮饷的供给就会缺乏，如果分属其他藩镇，那么人们在思想上又不会帖服；设或使原来的坏人互相结合，就会更加猖狂而不可收拾。只有泗州因为前些时长时间处在敌我攻守之中，结下了深重的仇隙，应当改变隶属关系，使两方面都满意。”皇帝下诏接受李膺等人的意见，徐州依旧设置观察使，统辖徐、濠、宿三个州，泗州只设团练使，划归淮南道管辖。

11 加给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兼任侍中的官衔。

12 秋，八月十五日，同昌公主去世。皇帝痛惜哀悼不已，杀死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多人，又将他们的亲族三百多人全部抓起来囚禁在京兆府的监狱中。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集谏官叫他们向皇帝进谏，谏官中没有一个人敢于说话，于是他就亲自向皇帝进谏，认为：“寿命的长短，每人都有一定限制。目前公主得了病，为圣慈深深怀念着。韩宗劭等人在治疗的时候，只希望把病治好，用尽了各种药方，并不是没有尽心竭力，而是灾祸难得避免，终竟造成了治疗的失败。察看他们的情状，也是让人感到可怜的。然而用刑只囚禁了老幼三百余人，在社会上议论纷纷，行人都为之叹息。为什么让一个达理知命的君主，却受到粗暴和不明事理这样的诽谤！大概是由于在安定中就不考虑还存在危险，在忿怒中就没有想到以后的艰难的缘故吧。希望稍稍转变圣上的设想，对被囚系的给予宽容。”皇帝看了刘瞻的奏疏以后，很不高兴。同时刘瞻又和京兆尹温璋在皇帝面前极力进谏；皇帝大怒，把他们斥责出皇宫。

13 魏博节度使何全皞年少，骄傲横暴，又好杀人，又削减将士衣粮。将士因而作乱，何全皞单独骑马逃跑，被将士追上将他杀死，推举大将韩君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帮韩君雄向朝廷请求任命的旌节；九月初一，朝廷任命韩君雄为魏博留后。

14 初七，调任刘瞻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贬温璋为振州司马。温璋叹息着说：“生活在不好的时代，死了也没有值得留恋的！”当晚，服毒自杀了。十一日，敕命说：“假如自己没有做坏事，为什么

要这样做！实在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应当命令在三天内暂时掩埋在城外，等到施恩宽宥后，才允许送回乡去安葬，使中外之人高兴，奸邪之人知道畏惧。”二十日，贬谪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笃等于岭南，都是因为和刘瞻亲善的关系，被韦保衡所赶走的。杨知至是杨汝士的儿子；魏笃是魏扶的儿子。韦保衡又和路岩共同弹奏刘瞻，说他与医官串通谋划，误投毒药；二十七日，贬刘瞻为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起草罢免刘瞻宰相的制辞中说：“安心住在数亩大的宅院中，还不是自己的财产；拒收四方送来的贿赂，只是怕别人得知。”路岩对郑畋说：“侍郎这是表扬推荐刘相吧！”因此郑畋被贬为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孙瑝由于是刘瞻荐引任用的，也被贬为汀州刺史。路岩向来和刘瞻讨论政事观点不同，刘瞻已经贬去康州，路岩还不满意，阅看《十道图》时，看到骠州距离长安有一万余里远，就再次贬刘瞻为骠州司户。

15 冬，十月二十五日，任命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节度使。

16 十一月初三，任命兵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王铎是王起哥哥的儿子。

17 十九日，又将徐州置为感化军节度。

18 十二月，加给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官衔。任命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

十二年

1 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①]。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②]，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饵四十橐驼[③]，以饲体夫。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

年曲》，其声凄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绝八百匹为地衣[4]，舞罢，珠玑覆地。

2 以魏博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

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与韦保衡素相表里，势倾天下。既而争权，浸有隙，保衡遂短岩于上。夏，四月，癸卯，以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旦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5]。"岩甚惭。能，汾州人也。

4 五月，上幸安国寺，赐僧重谦、僧澈沈檀讲座二，各高二丈。设万人斋。

5 秋，七月，以兵部尚书卢耽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6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邺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三年

1 春，正月，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得风疾[6]，请委军政就医；许之，以其子简会知留后。疾甚，遣使上表纳旌节；丙申，薨。允伸镇幽州二十三年[7]，勤俭恭谨，边鄙无警，上下安之。

2 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8]。

3 平州刺史张公素[9]，素有威望，为幽人所服。张允伸薨，

公素帅州兵来奔丧。张简会惧，三月，奔京师，以为诸卫将军。

4 夏，四月，立皇子保为吉王，杰为寿王，倚为睦王。

5 以张公素为平卢留后[16]。

6 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诣阁门告郭淑妃弟内作坊使敬述阴事[17]；上大怒，杖杀殷裕，籍没其家。乙亥，阁门使田献铦夺紫[18]，改桥陵使[19]，以其受殷裕状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从兄中书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贬岭南官[20]；给事中杜裔休坐与殷裕善，亦贬端州司户[21]。沆，铉之子也。裔休，悰之子也。

7 丙子，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傅、分司[22]，韦保衡谮之也。辛巳，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讽、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裼、前中书舍人[illegible]卿、左谏议大夫杨墐，癸未，贬[illegible]部尚书严祁、给事中[illegible]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illegible]渎、郑彦特、李藻，皆处之湖、岭之南，坐与琮厚善故也。贶，汉之子；遘，寘之子也。甲申，贬前平卢节度使于琯为凉王府长史、分司，前湖南观察使于瓌为袁州刺史[23]。瓌、琯，皆琮之兄也。寻再贬琮韶州刺史[24]。

琮妻广德公主，上之妹也，与琮偕之韶州，行则肩舆门相对，坐则执琮之带，琮由是获全。时诸公主多骄纵，惟广德动遵法度，事于氏宗亲尊卑无不如礼，内外称之。

8 六月，以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

9 韦保衡欲以其党裴条为郎官，惮左丞李璋方严，恐其

不放上，先遣人达意。璋曰："朝廷迁除，不应见问。"秋，七月，乙未，以璋为宣歙观察使。

10 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99]，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

11 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谥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12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恃功恣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

【注释】

①文懿公主：同昌公主死后谥文懿。

②明器：陪葬的器物，也作"冥器"。

③饼馁(dàn 淡)：饼。馁也是饼一类食品。　橐驼，即骆驼的不同写法。

④絁(shī 施)：一种粗绸子。　地衣：地毯。

⑤府司：指京兆府所属的部门。

⑥风疾：因风而致的病。在中医学上，风是六淫之首，风病善行而多变，风又常与其他病因结合，如风寒、风热、风湿等。

⑦二十三年：宣宗大中四年(公元 850 年)，张允伸继周继镇幽州，至此为二十三个年头。

⑧奉天：京兆府所属县，治今陕西乾县。

⑨平州：卢龙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北卢龙县。

⑩平卢：胡注云："平卢"当作"卢龙"。应是卢龙，后文中即作卢龙。

⑪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副长官，职位次国子祭酒，从四品下，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　内作坊使：内诸司使之一，掌造内库军器。

⑫阁门使：唐后期始置，掌供奉乘舆、朝会游幸，大宴引赞，引接亲王宰相百僚藩国朝见，纠弹失仪。

⑬桥陵使：守卫桥陵陵墓官。桥陵为睿宗之陵。

⑭太府：据章钰校证，他本"府"作"仆"。

⑮端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广东高要县。

⑯普王傅：普王初名俨，懿宗第五子。懿宗死，继帝位，改名儇，是为僖宗。亲王府置傅一人，从三品，掌傅相赞导。

⑰袁州：江南西道所属州，治今江西宜春市。

⑱韶州：岭南东道所属州，治今广东韶关市。

⑲甘州：原为归义节度使所领州，治今甘肃张掖市。

【译文】

十二年(辛卯，公元871年)

1 春，正月十四日，将文懿公主下葬。韦家的人争着收取在庭祭时烧祭物的灰烬，从中淘取金银。所有服饰珍玩，每一件物品都有一百二十车，用锦绣、珠玉装饰的仪卫队和陪葬器物，在长达三十多里的路闪耀着光辉；赏赐给役夫的有酒一百斛，饼品四十驼。皇帝和郭淑妃非常思念公主，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声调凄凉哀惋，配舞的有数百人，从内库取出杂宝作为他们的首饰，又用粗绸子八百匹为地毯，舞蹈停下时，地上盖着一层珍珠。

2 任命魏博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

3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和韦保衡向来在内外互相勾结，权势超过其他任何人。不久之后彼此争夺权力，渐渐地在两人之间产生了仇隙，韦保衡于是在皇帝面前揭路岩的短。夏，四月二十七日，调任路岩带同平章事衔，充西川节度使。路岩出城时，路上的行人用瓦片石子向他投掷。权任京兆尹的薛能，本是路岩提拔上来的，路岩对薛能说："我临走的时候，担心会有人用瓦片石子送行！"薛能慢慢举起笏回答说："向来宰相出外，京兆府有关部门没有先例派人防卫。"路岩听了之后，自觉惭愧。薛能是汾州人。

4 五月，皇帝到安国寺，赏赐给僧人重谦和僧沉澈用沉香和檀香木做的讲座二个，各高二丈。又设下供万人的斋饭。

5 秋，七月，任命兵部尚书卢耽同平章事，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6 冬，十月，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邺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三年(壬辰，公元 872 年)

1 春，正月，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得了风病，请求把军政大权暂时交出来治病；朝廷同意了，任命他的儿子张简会主持留后职务。到了病已严重时，就派遣使者上表交纳节度使旌节；二十五日，张允伸去世。张允伸镇守幽州二十三年之久，他为人勤俭恭谨，边境很安定，军民上下相安无事。

2 二月十七日，调任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人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3 平州刺史张公素，向来享有威望，为幽州人所信服。张允伸去世后，张公素带领他本州的兵马前来吊丧。张简会见了产生恐惧，三月，跑去京师，朝廷任命他为诸卫将军。

4 夏，四月，册立皇子李保为吉王，李杰为寿王，李倚为睦王。

5 任命张公素为卢龙留后。

6 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阁门投状控告郭淑妃的弟弟内作坊使郭敬述阴秘的事情；皇帝知道后大怒，用刑杖打死了韦殷裕，还把他的家产也没收了。初六，阁门使田献铦被夺去紫服，改任桥陵使，这是由于他接收了韦殷裕状纸的缘故。韦殷裕的岳父太仆少卿崔元应、妻从兄中书舍人崔沆、叔父韦君卿都贬到岭南地方去任小官；给事中杜裔休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贬为端州司户。崔沆是崔铉的儿子。杜裔休是杜悰的儿子。

7 初七，贬谪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傅，分司东都，这是因为韦保衡从中进谗言所致。十二日，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涣、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裼、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墐，十四日，贬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把他们都安置在湖南和岭南的南边，因为和于琮友善的缘故。

李贶是李汉的儿子；萧遘是萧寘的儿子。十五日，贬前平卢节度使于琮为凉王府长史，分司东都，前湖南观察使于瓌为袁州刺史。于琮和于瓌都是于琮的哥哥。不久再次贬于琮为韶州刺史。

于琮的妻子广德公主，是皇帝的妹妹，和于琮一道去韶州，上路时就让肩舆的门互相对望着，坐下来时公主就执着于琮的衣带，由于这样，于琮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当时的公主们多半都很骄横放纵，只有广德公主的行为奉法守度，侍奉于家的亲属，不论尊卑大小，都按规定的礼节进行，因而得到朝廷内外之人的称赞。

8 六月，任命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

9 韦保衡想让他的同党裴条担任郎官，畏惧正直严肃的尚书左丞李璋，担心他不给通过，于是先派人把他的意见告诉李璋，李璋说："朝廷选拔人才，不应当被外人探问。"秋，七月二十七日，调李璋为宣歙观察使。

10 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去世，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的职务；于是朝廷任命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从这以后中原内地接连发生变故，朝廷的命令已达不到边远地区，回鹘攻占了甘州，其他各州隶属归义军的多半被羌、胡等族所据有。

11 冬，十二月，追上宣宗的谥号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12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自恃有功，恣横不法，擅自杀害长吏。朝廷不能置之不问，于是调李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李国昌借口有病不去上任。

十四年

1 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①]，群臣谏者

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2]。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3]，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4]，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

2 五月，丁亥，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中书令[5]。

3 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6]，弃城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斩匡谋，籍没其家货，亲族应缘坐者，令有司搜捕以闻。匡谋，凤翔人也。

4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时韦保衡挟恩弄权，以刘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礼于己，谮而逐之。王铎，保衡及第时主文也，萧遘，同年进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为人，保衡皆摈斥之。

5 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渐[7]，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少子普王俨。庚辰，制："立俨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宁殿。遗诏以韦保衡摄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皆封国公。

6 关东、河南大水。

7 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谥曰惠安[8]。

8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保衡，怨家告其阴事，贬保衡贺州刺史[9]。

乐工李可及流岭南。可及有宠于懿宗，尝为子娶妇，懿宗赐之酒二银壶，启之无酒而中实。右军中尉西门季玄屡以为言，懿宗不听。可及尝大受赐物，载以官车；季玄谓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复应以官车载还；非为受赐，徒烦牛足耳！"及流岭南，籍没其家，果如季玄言。

9 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侍中，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并同平章事[10]。君雄仍赐名允中。

10 冬，十月，乙未，以左仆射萧倣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1 韦保衡再贬崖州澄迈令[11]，寻赐自尽。又贬其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保乂为宾州司户[12]，所亲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为涪州司马[13]。承雍，禹锡之子也[14]。

12 癸卯，赦天下。

13 西川节度使路岩，喜声色游宴，委军府政事于亲吏边咸、郭筹，皆先行后申，上下畏之。尝大阅，二人议事，默书纸相示而焚之，军中以为有异图，惊惧不安。朝廷闻之，十一月，戊辰，徙岩荆南节度使。咸、筹潜知其故，遂亡命。

14 以右仆射萧邺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十二月，己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16 再贬路岩为新州刺史[15]。

【注释】

①法门寺：在陕西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乡。寺内有护国真身塔，内藏有唐宪宗令人迎来的释迦佛指骨一节。

②晏驾：皇帝死的代称。宪宗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迎佛骨至京师，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去世，为时整一年。

③浮图：佛塔。　香舆：香车。舆，同舆。　幡花、幢盖：均为供奉和装饰佛像之法物。

④无遮会：梵文译音，意思是贤圣道俗上下贵贱无遮、平等行财和法施的法令。

⑤中书令：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正二品，掌军国政令，佐天子治理国家。

⑥黔中经略使：黔中道所置官，有时称观察使，领有黔、施、思、溪等十五州，治黔州（今四川彭水县）。

⑦大渐：病危。渐，加剧的意思。

⑧先太后：指德宗的生母王贵妃。

⑨贺州：岭南东道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

⑩天平节度使：官名。辖郓、齐、曹、棣四州，治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⑪澄迈：崖州所属县，治今海南省澄迈县。

⑫宾州：岭南西道桂管所属州，治今广西宾阳县西南古城。

⑬涪（fú扶）州：山南西道所属州，治今四川涪陵。

⑭禹锡：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人称"诗豪"。

⑮新州：岭南东道所属州，治今广东新兴县。

【译文】

十四年（癸巳，公元873年）

1春，三月二十九日，皇帝派敕使到法门寺迎接佛骨，群臣中有不少人谏止劝阻，甚至有的人说宪宗迎佛骨后不久就死去的话。皇帝说："朕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它，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大造佛塔、宝帐、香车、幡花、幢盖用来迎佛骨，都用金玉、锦绣、珠翠装饰起来。从京城到法门寺的三百里长的路上，往来车马，日夜不断。夏，

四月初八，佛骨到京师，用禁军兵仗、公私乐队为先导，乐声振天，烛光照地，绵延数十里路；仪仗护卫的盛况，比祭天的仪式还隆重，元和年间的情况是远远比不上的了。有钱的人家在道路两边搭盖彩楼并举办无遮会，互相比赛谁家最奢华。皇帝到安福门，下楼向佛牙行礼，激动得眼泪都流到胸前了，赏赐金帛给僧众和京城中老者曾看见过元和年间迎佛骨的人。把佛骨迎接到宫禁之中，过了三天，送出安置在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的百官争着施舍金帛，数目无法统计。接着皇帝颁下德音，减轻中外囚徒的刑罚。

2 五月二十四日，任命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中书令。

3 南诏侵扰西川，又进犯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由于军队少抵挡不了敌人，弃城逃往荆南；荆南节度使杜悰把秦匡谋囚禁起来并报告朝廷。六月初二，皇帝敕命杀掉秦匡谋，没收他的家产，亲族应牵涉定罪的，命令有关衙门捕捉起来并报告朝廷。秦匡谋是凤翔人。

4 调中书舍人、同平章事王铎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当时韦保衡借着皇帝的恩宠任意行使权力，由于刘瞻、于琮先在相位，对自己有不礼貌的地方，就暗中进谗言把他们赶出了朝廷。王铎是韦保衡考进士时的主考官，萧遘是和韦保衡同年的进士，这两个人向来看不起韦保衡的为人，韦保衡就把他们两人都排斥掉了。

5 秋，七月十六日，皇帝病危，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共同拥立皇帝少子普王李俨。十八日，制命说："立李俨为皇太子，暂时处理军国政事。"十九日，皇帝在咸宁殿去世。遗诏要韦保衡担任冢宰。僖宗即皇帝位。八月十五日，追尊僖宗的生母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都被封为国公。

6 关东、河南地方发生大水。

7 九月，有司奉上先太后的谥号称惠安。

8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保衡的怨家，告发他作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坏事，于是将他贬为贺州刺史。

乐工李可及被流放到岭南。懿宗很宠爱李可及，可及曾为儿子娶妇，懿宗赏赐他两银壶酒，揭开壶盖看里面没有酒而是银子。右军中尉西门季玄屡次劝懿宗不要太宠信他，懿宗不听。李可及有次曾大受赐物，用官车装载出去；西门季玄对他说："你有一天家庭破败，这些东西又当用官车运回来；对被赏赐的人并没有好处，白白地使牛多跑路而已！"等他流放岭南时，家产被没收，果然像西门季玄说的一样。

9 任命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任侍中，加给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同平章事的官衔。韩君雄还赐名韩允中。

10 冬，十月初四，任命左仆射萧做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11 韦保衡再次被贬为崖州澄迈县令，不久，又赐他自杀。又贬谪他的弟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韦保乂为宾州司户，他所亲近的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为涪州司马。刘承雍是刘禹锡的儿子。

12 十二日，大赦天下。

13 西川节度使路岩，喜欢声色游宴，把军府中的政事交给亲信府吏边咸和郭筹去办理，他们都是先做了再告诉路岩，上下之人都很惧怕这两个人。曾经有一次举行大的军事检阅，二人在商量政事，默默地交换了写了字的纸条看了后随即烧了，军队中认为他俩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都惊惧不安。朝廷知道了这件事，十一月初七，调路岩为荆南节度使。边咸和郭筹暗中知道路岩调职的原因，就逃走了。

14 任命右仆射萧鄴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

15 十二月初八，诏令把佛骨送回法门寺。

16 再次贬路岩为新州刺史。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乾符元年

1 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陛下初临大宝[1]，宜深念黎元。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则春秋滋荣。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2]，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碾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3]；或更衰羸，亦难收拾[4]。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5]，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6]，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倘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7]，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牙，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

2 路岩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长流儋州[8]。岩美姿仪，囚于江陵狱再宿，须发皆白。寻赐自尽，籍没其家。岩之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9]，验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祸，所死之处乃杨收赐死之榻也[10]。边咸、郭筹捕得，皆伏诛。

初，岩佐崔铉于淮南，为支使[11]，铉知其必贵，曰："路十终须作彼一官[12]。"既而入为监察御史，不出长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监察入翰林也，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

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铉言。

3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4 二月，甲午，葬昭圣恭惠孝皇帝于简陵[13]，庙号懿宗。

5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以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6 以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其还也，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瞻闻之，改期，由他道而入。

7 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初，瞻南迁，刘邺附于韦、路[14]，共短之。及瞻还为相，邺内惧。秋，八月，丁巳朔，邺延瞻，置酒于盐铁院。瞻归而遇疾，辛未，薨；时人皆以为邺鸩之也。

8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彦昭，群之从子也。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从孙也，其母，彦昭之从母[15]。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16]，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17]。”彦昭怒，遂为深仇。及彦昭为相，其母谓侍婢曰：“为我多作袜履，王侍郎母子必将窜逐，吾当与妹偕行。”彦昭拜且泣，谢曰：“必不敢。”凝由是获免。

冬，十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以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守本官，并同平章事。

【注释】

①大宝：指皇帝的座位。《易·系辞》下："圣人之大宝曰位。"

②虢：河南道所属州，治今河南灵宝县，为关东最西的一个州。

③面(jī机)：细粉。此指以树叶粉当粮食。

④收拾：据章钰校证：他本作"采拾"。

⑤三司钱：指户部、转运、盐铁三司所征收的赋税。

⑥所由：唐代指催督租税的胥吏和差役等人，因其事必经他们之手，故称所由。

⑦义仓：全国各地为防饥荒而设置的粮仓。唐太宗时初置，以后时有废置。

⑧儋州：岭南道所属州，治今海南省儋县西北的新州镇。

⑨结喉：喉咙上下相接之处。

⑩杨收赐死之嫌：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杨收在长流驩州途中，在江陵被赐死，当时路岩正当权。时隔五年，路岩长流儋州途中，亦在江陵被赐死，与杨收得到同样下场。

⑪支使：即相当于掌书记。唐制：节度使属吏有掌书记，管表牋书翰之事，观察使有支使，职掌与掌书记同。

⑫彼一宦：指宰相。

⑬简陵：在京兆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县境)。

⑭韦、路：即当时宰相韦保衡和路岩。

⑮从母：指母亲的姐妹，今称姨母。

⑯衩(chā叉)衣：便服，不能穿着见人，否则是种不礼貌的行为。

⑰明经：唐代科举项目之一。当时重进士，轻明经，致有"焚季礼进士，设幕试明经"的话。

【译文】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上

乾符元年(甲午，公元874年)

1春，正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卢携呈上奏表，认为："陛下刚刚登上帝位，应当深切关心黎民百姓。国家有老百姓，就像草木有根

柢一样，要是秋冬加以培土灌溉，那么春夏就会长得茂盛繁荣。臣看到关东地区去年遭受旱灾，从虢州一直到海边，麦子才收获五成，秋天的庄稼几乎全部旱死，冬天的瓜菜也很少，贫穷的人把蓬蒿的种子舂碎来当面粉，把槐树叶子收集起来碾碎当粮食；有些衰老羸弱的人，连采集这些东西也很困难。平常年份没有收成，就到邻近地方去谋生；现在到处都在闹饥荒，没有地方再投靠了，只好坐守在乡间，等待死于沟壑。那些蠲免的税收，其实是没有可以征收的东西；然而州县由于要上供和交三司的税钱，督促催迫非常紧急，动不动就用鞭子抽打，虽然拆房屋、砍树木，卖妻鬻子，筹得一点钱只能应付税吏的酒饭费用，也不能使国家的仓库里增加收入。有时在租税之外，还有其他徭役；朝廷倘若不爱抚存惜，百姓实在是一点谋生的办法也没有。希望敕令各州县，所有拖欠的残税，一切停止征收，等到蚕麦收成以后再说；还应打开各地的义仓，立即加以赈济。等到深春以后，有了菜叶木芽，接着又有了桑椹，逐渐有了可吃的东西；只有在现在这几个月时间，尤其困窘急迫，采取的措施不能停留缓慢。”朝廷敕令照卢携的意见去办，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照着执行，白白地成了一纸空文罢了。

2路岩走到江陵，敕命削去官爵，长期流放儋州。路岩的仪表姿态很美，囚禁在江陵监狱有两个晚上，胡须头发都全部变白了。不久，赐他自杀，没收全部家产。在路岩任宰相的时候，曾秘密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赐死，都要叫使者剥取三寸长的喉管子进呈朝廷，检验该人是不是死了。”到这个时候，自己也要遭割取喉管的灾祸，他所死的地方就是杨收被赐死的同一张床。边咸和郭筹被捕以后，都被诛杀。

原先，路岩在淮南辅佐崔铉，任支使的职务，崔铉知道他将来一定要做大官，说：“路十这个人将来一定要当宰相。”后来他到朝廷去任监察御史，没有离开长安城，十年升到宰相职位。当他从监察御史升任翰林学士时，崔铉仍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听到路岩升了

翰林学士，就说："路十现在已经担任翰林学士了，怎么能长久下去啊！"结果都和崔铉说的一样，没有好下场。

3 调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4 二月初五，将昭圣恭惠孝皇帝葬于简陵，庙号懿宗。

5 调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任命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6 任命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刘瞻被贬官的时候，人们中不论贤者或不肖者，没有不痛惜的。等到他又要回到朝廷时，长安东西两市人民出钱请来戏曲人员演出节目来欢迎他。刘瞻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改变回京城日期，从另外一条路进入长安。

7 夏，五月初八，裴坦去世。任命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原先，刘瞻被贬去南方，刘邺依附着韦保衡和路岩，共同说刘瞻的坏话。等到刘瞻又回京任宰相，刘邺的内心感到恐惧。秋，八月初一，刘邺请来刘瞻，在盐铁转运使大院设酒宴招待，刘瞻回去后就得了病，十五日，去世；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被刘邺下了鸩毒而死的。

8 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是崔群的侄子。兵部侍郎王凝，是王正雅的侄孙，他的母亲，是崔彦昭的姨母。王凝和崔彦昭同时投考进士，王凝先考取了，曾经穿着便衣去会见崔彦昭，并且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君不如去考明经科。"崔彦昭听了大怒，从此结怨很深。等到崔彦昭做了宰相，他的母亲对侍婢们说："帮我多做一些袜子和鞋子，王侍郎母子一定会被流窜放逐，我应当和妹妹一同去。"崔彦昭听了他母亲的话后，一面下拜一面哭泣，谢着说："一定不敢报复王凝。"王凝由于这样才免遭打击。

冬，十月，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邺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任命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仍任本官，都为同平章事。

9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改元。

10 魏博节度使韩允中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简为留后。

11 南诏寇西川，作浮梁，济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俟其半济，击之，蛮败走，断其浮梁。蛮以中军多张旗帜当其前，而分兵潜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诘朝，俱济，袭破诸城栅，夹攻景复。力战三日，景复阳败走，蛮尽锐追之，景复设三伏以待之，蛮过三分之二，乃发伏击之，蛮兵大败，杀二千余人，追至大渡河南而还，复修完城栅而守之。蛮归，至之罗谷，遇国中发兵继至，新旧相合，钲鼓声闻数十里[1]。复寇大渡河，与唐夹水而军，诈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潜济，与景复战连日。西川援军不至，而蛮众日益，景复不能支，军遂溃。

12 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2]。

13 感化军奏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

14 南诏乘胜陷黎州，入邛崃关[3]，攻雅州[4]。大渡河溃兵奔入邛州[5]，成都惊扰，民争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为守备，而堑垒比旬时严固。骠信使其坦绰遗节度使牛丛书云："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倘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邻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丛素懦怯，欲许之，杨庆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书辞极

数其罪，詈辱之，蛮兵及新津而还。丛恐蛮至，豫焚城外，民居荡尽，蜀人尤之。诏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援之，仍命天平节度使高骈诣西川制置蛮事。

15 以韩简为魏博留后。

16 商州刺史王枢以军州空窘，减折籴钱[6]，民相帅以白梃殴之，又殴杀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诰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余人，斩之。

17 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唱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7]，还京师。

18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8]，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岁[9]，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10]，起于长垣[11]。

【注释】

①钲鼓：行军中的乐器。钲似铃，有长柄，可摇动而出声。行军中击鼓表示进军，鸣钲表示停止行动。

②天德军：唐乾元中由天安军改名而来，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

③邛崃关：地处黎州与雅州交界的邛崃山，唐在此设邛崃守捉使，其地在今四川荥经县西南。

④雅州：西川道所辖州，治今四川雅安县。

⑤邛州：西川道所辖州，治今四川临邛县。

⑥折籴钱：将应交税钱折合米粟价改交米粟，称为折籴。当时官吏变换花

样来加强对人民的剥削，米粟贵时，则将税金折成低价的米粟收实物，米粟贱时，又减少收米粟，改收钱。

⑦灵盐节度使：官名。即唐原称之朔方节度使，治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

⑧流殍（piǎo 漂）：逃荒在外地以致饿死。

⑨是岁：《通鉴》定乾符元年为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开始的年代。这个问题在史学界有不同意见，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以定在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初，比较可靠。

⑩濮州：义成军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东鄄城县北旧城集。

⑪长垣：滑州所属县，治今河南长垣县东北。

【译文】

9 十一月初五，冬至，群臣给皇帝加尊号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改年号为乾符。

10 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去世，军中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韩简为留后。

11 南诏侵扰西川，建造浮桥，打算渡过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等到蛮军渡了一半人马时，就进攻他们，蛮军失败逃跑，把他们架设的浮桥也破坏掉。蛮人又在中军中打出很多旗帜走在前面，而暗地分调军队从上游和下游各相距二十里的地方，在夜里建造浮桥，到清早时，都渡过了大渡河，经偷袭攻下了城下的兵栅，夹攻黄景复。拼力战斗了三天，黄景复假装失败而逃，蛮兵把他们的精锐部队都调去追赶黄景复，景复设下三处埋伏的军队等待着蛮军，等到蛮军过了三分之二，就命伏兵起来进攻蛮军，蛮军大败，杀了二千余人，追到大渡河南边才返回，又将城下军栅修好据守着。蛮军回去时，在之罗谷碰上国内派来的援兵，新旧两支军队汇合在一起，钲鼓的声音数十里路远都能听到。蛮人又来进攻大渡河，和唐朝的军队隔着大渡河驻扎着，假称向官军求和，又从上下游暗中渡河，与黄景复战斗了好几天。西川节度使的援军迟

迟不到来，而蛮军却不断有增加，黄景复支持不下去了，他的军队就被打败了。

12 十二月，党项和回鹘侵扰天德军辖区。

13 感化军奏报说群盗侵扰抢掠，州县制止不了；朝廷敕命兖州和郓州等道派军队讨伐他们。

14 南诏蛮军乘胜攻下了黎州，经过邛崃关，进攻雅州。大渡河溃败下来的官兵逃到了邛州，成都听到了这个情况后，惊扰不安，民众争相进城，有的向北逃到其他州去了。城中大大地加强了防守设备，壕壕兵垒比前时严密巩固多了。骠信派遣他的坦绰给西川节度使牛丛写信说："并不是我们敢于作乱，而是想到朝廷去谒见天子，当面诉说数十年来被谗人离间而受冤屈之事。倘若得到皇帝圣恩矜恤免罪，在回来的时候当与尚书结成永远友好的邻邦。现在要从贵府借一条路通过，还想借蜀王府的厅堂住上几天后，就东上长安。"牛丛为人向来懦弱胆小，想答应蛮人的要求，杨庆复认为不能答应；于是把他们的使者杀了，只留下两个人，交给他们一封信函，打发回去，信中尽量数说蛮人的罪恶，并辱骂了他们一顿，这样，蛮兵到达新津以后就退回去了。牛丛担心蛮军到来，预先就把城外的民房烧了，民众的房子没有了，蜀人认为是牛丛的罪过。朝廷下诏调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的军队去支援西川，还任命天平节度使高骈到西川去领导处置和蛮人作战事宜。

15 任命韩简为魏博留后。

16 商州刺史王枢由于看到军州府库中空乏而无积存，于是减少以税物折钱，使输米粟的折籴钱，民众受不了，相互集结起来用白木棒殴打王枢，又打死官吏二人。朝廷改任李诰为商州刺史，逮捕了李叔汶等三十余人，都把他们杀了。

17 原先，回鹘多次请求册命，于是诏令派册立使郗宗莒到回鹘国去。恰好遇上回鹘被吐谷浑、嗢末所打败，逃跑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于是诏令郗宗莒把玉册、国信交给灵盐节度使唐弘夫保

存，自己回京师。

18 皇帝年纪轻，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南牙和北司互相之间矛盾很大。自从懿宗即位以来奢侈浪费一天比一天厉害，又连年打仗，征收赋税非常紧急。关东地区连年发生水灾或旱灾，州县不如实报告朝廷，上下互相蒙混，老百姓到处漂流以致饿死，无处诉苦，相聚在一起反叛政府，各地纷纷出现。州县兵力不足，加上长期社会上比较安定，人们都不熟悉打仗的事，每次和盗贼遭遇，官军多半都被打败。这一年，濮州人王仙芝开始纠集数千人，在长垣县举行起义。

二 年

1 春，正月，丙戌，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2 辛巳[1]，上祀圜丘；赦天下。

3 高骈至剑州[2]，先遣使走马开成都门[3]。或曰："蛮寇逼近成都，相公尚远，万一猝突[4]，奈何？"骈曰："吾在交趾破蛮二十万众，蛮闻我来，逃窜不暇，何敢辄犯成都！今春气向暖，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不可缓也！"使者至成都，开城纵民出，各复常业，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悦。蛮方攻雅州，闻之，遣使请和，引兵去。骈又奏："南蛮小丑，易以枝梧[5]。今西川新旧兵已多，所发长武、鄜坊、河东兵[6]，徒有劳费，并乞勒还。"敕止河东兵而已。

4 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7]，及即位，使知枢密，遂擢为中尉[8]。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政事一委令

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每见，常自备果食两盘，与上相对饮啖，从容良久而退。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5 高骈至成都，明日，发步骑五千追南诏，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9]，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皆蛮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数千戍之。自是蛮不复入寇。骈召黄景复，责以大渡河失守，腰斩之。骈又奏请自将本管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共六万人击南诏，诏不许。

先是，南诏督爽屡牒中书[10]，辞语怨望，中书不答。卢携奏称："如此，则蛮益骄，谓唐无以答，宜数其十代受恩以责之[11]。然自中书发牒，则嫌于体敌，请赐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诏，使录诏白[12]，牒与之。"从之。

6 三月，以魏博留后韩简为节度使。

7 去岁，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蛮退[13]，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14]，斩之，众然后定。

8 初，南诏围成都，杨庆复以右职优给募突将以御之，成都由是获全。及高骈至，悉令纳牒。又托以蜀中屡遭蛮寇，

人未复业，停其禀给，突将皆忿怨。骈好妖术，每发兵追蛮，皆夜张旗立队，对将士焚纸画人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15]。"军中壮士皆耻之。又索阆境官有出于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间皆用足陌钱[16]，陌不足者皆执之，劾以行赂，取与皆死。刑罚严酷，由是蜀人皆不悦。

夏，四月，突将作乱，大噪突入府廷；骈走匿于厕间，突将索之，不获。天平都将张杰帅所部数百人被甲入府击突将，突将撤牙前仪注兵仗，无者奋梃挥拳，乘怒气力斗，天平军不能敌，走归营。突将追之，营门闭，不得入。监军使人招谕，许以复职名禀给，久之，乃肯还营。天平军复开门出，为追逐之势；至城北，时方修毬场，役者数百人，天平军悉取其首，还，诣府，云"已诛乱者"。骈出见之，厚以金帛赏之。明日，榜谢突将，悉还其职名、衣粮。自是日令诸道将士从己来者更直府中，严兵自卫。

【注释】

①辛巳：正月为乙酉朔，无"辛巳"日。严衍《通鉴补》改为"辛卯"，即正月初七。

②剑州：东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剑阁县。当时剑州至成都为十二日路程。

③开成都门：打开成都城各城门，让群众能自由出入。前因蛮军逼成都，乃封闭了城门。

④豨(xī希)突：如猪一样横冲直撞来进攻。豨，猪。

⑤枝梧：支撑，抵御。

⑥长武：即长武镇，治今陕西长武县西北泾河南岸。 鄜坊：即鄜坊镇，治

今陕西富县。

⑦小马坊使：内府诸司之一，掌御马等事，由宦官任其职。

⑧中尉：即神策军中尉，有左、右二员，为禁军中掌大权者，皇帝的废立，多为其所决定。

⑨马湖镇：属戎州，其地在今四川宜宾市西南。

⑩督爽：爽，犹言省，南诏清平官中，有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督爽，总三省。

⑪十代受恩：南诏在高宗时细奴逻遣使入朝，至酋龙共十三代，中间有一代未立而死，有两代与唐为敌，其余十代，与唐关系友善，即所谓十代受恩。

⑫录诏白：即抄录诏书中的文字以达之于南诏督爽。

⑬蛮退：据章钰校证，他本在"蛮退"二字上尚有"未至成都"四字。

⑭内养：犹内竖，即指宦官。

⑮玄女：神名，也称九天玄女。传说黄帝和蚩尤作战，大遭玄女下授兵符，结果取得了胜利。

⑯足陌钱：也作"足佰钱"。国家规定的制钱每贯一千文，即十佰，称足陌钱。如一贯只有九陌，则不是足陌钱。

【译文】

二年(乙未，公元875年)

1 春，正月初二，任命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2 初七，皇帝在圜丘祭祀天；大赦天下。

3 高骈到剑州后，先派使者骑马去成都命令打开成都各城门。有人进言说："蛮寇逼近成都，相公离成都还很远，万一敌人冲了过来攻城，那将如何办理？"高骈回答说："我在交趾打败了二十万蛮军，蛮人听说我来了，逃跑还来不及，那里敢随便进犯成都！现在春天来了气候转暖，数十万人聚集在城里面，生人和死者处在一起，污秽的环境笼罩着大家，将要使疫疾流行，再不能不采取拯救措施了！"使者到了成都，打开城门让老百姓自由出进，各人恢复自己的职业，在城上驻守的人，都下城来脱去铠甲；民众很高兴。蛮军正在

进攻雅州，听到成都的消息，派使者来请求讲和，把军队带走了。高骈又上奏说："南蛮小丑，容易对付。现在西川新旧兵已经很多了，朝廷调发的长武、鄜坊、河东三镇的军队，只会增加辛劳和费用，请求都命令回本地去。"敕命只停止调发河东镇的军队。

4 皇帝为普王时，小马坊使田令孜受到宠爱，等到登上皇位，任命他为枢密使，又提升为神策军中尉。皇帝当时十四岁，只知道一味游戏取乐，把政事全部交给田令孜处理，并称他为"阿父"。田令孜读了不少书，多计巧和谋略，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任用官吏和赐官封爵都不向皇帝打招呼就自己直接办了。每次晋见皇帝，常常自己准备果食两盘，和皇帝相对食用，从容相处很久以后才退出来。皇帝和内园小儿很亲近，赏赐给乐工、伎儿的钱，动不动就是好几万，府库中的钱财都被用空了。田令孜劝说皇帝命令把没收两市商家的宝物财货全部送交内库，如有陈诉的人，就交给京兆府用刑杖打杀；从宰相以下的百官，都闭着嘴不敢说话。

5 高骈到成都，第二天，就调派步兵和骑兵共五千人追赶南诏兵，到大渡河，杀死和俘虏了很多敌人，抓到他们的酋长数十人，押到成都，都被斩首。在修复邛崃关和大渡河各城栅之后，又在戎州马湖镇修筑城池，称为平夷军，又在沐源川筑城，这些地方都是蛮人进入蜀地的重要通道，各处派兵数千人据守。从这以后，蛮人不再进犯了。高骈召来黄景复，责备他没有守住大渡河，把他腰斩了。高骈又奏请由他带领本部人马和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共六万人进攻南诏，朝廷下诏不许进军。

先前，南诏的督爽官多次送文牒给中书省，辞语中多怨望的话，中书省没有作回答。卢携上奏说："像这样，那么蛮人会更加骄傲，以为我唐朝没有话可回答，应当历数他们十代受到唐朝的恩遇来责备他们今天的背叛。然而如果由中书省发去文牒，那么对于朝廷与南诏的地位很不相称，有成为对等关系的嫌疑，请求赐高骈和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诏书，让他们抄下诏文，然后用文牒的形式送

给南诏。"皇帝答应了。

6 三月,任命魏博留后韩简为节度使。

7 去年,感化军调军队到灵武去参加防秋,恰遇南诏侵扰西川,于是朝廷命令他们前去救援。还未到达成都,蛮兵退走了,就调遣他们回戍地;到达凤翔时,他们不肯到灵武去,想擅自回到徐州。内养王裕本和都将刘逢搜捕擒获首先带头的胡雄等八人,把他们杀了,兵众才安定下来。

8 前些时,南诏包围成都,杨庆复用高官厚禄招募突将来防守,这样成都才得以保全。等高骈来了以后,叫他把任职的文牒都上交。又借口蜀地多次被蛮人侵扰,人们未恢复生产,把发给突将的衣粮也停止了,突将们都很愤恨。高骈爱好妖术,每次调派军队去追击蛮军,都要在夜里树立旗帜,排列军队,对着将士们焚烧纸画的人马,抛撒小豆,并说:"蜀兵懦弱胆小,现在派玄女神兵在前面开路。"军中的壮士都感到这是一种耻辱。又检查全境内的官员,如发现有人是从小员吏出身的,都不让他们再任职。又命令民间都用足陌钱,凡是使用陌数不足的人,都抓起来,劾定他们是行贿赂,使用的双方都处以死刑。执行刑罚很严酷,这样一来,蜀人都不喜欢高骈这个人。

夏,四月,突将作乱,大声呼喊冲入节度使府;高骈逃到厕所里躲起来,突将到处搜索他,没有找到。天平军都将张杰带领他的部下数百人穿上铠甲到府中攻击突将,突将就夺取牙门前作为仪仗的武器进行战斗,没有武器的人就用木棒、拳头迎击,乘着愤怒的情绪尽力拚搏,天平军打不过他们,逃回营去了。突将追赶他们,营门关上了,不能进去。监军派人招呼告谕他们,答应恢复他们的职位和粮饷,相持了很久,才肯回营。天平军又开门出来,做出追赶突将的样子;到城北,当时正在修建毬场,有数百人在劳动,天平军把他们全部杀掉,回来,到军府说:"已把作乱的人都杀掉了。"高骈出来接见他们,奖赏了很多金帛给他们。第二天,贴出文告向突将陪

不是，全部归还他们的职名和衣粮。从这以后，高骈从各道将士中选择是同自己一道来成都的人，轮流到军府中值班，采取了严密的自我保卫措施。

9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10 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①，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②，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

11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绹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

12 司空、同平章事萧做薨。

13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4 辛未，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戟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③。久之，突将有自戍役归者，骈复欲尽族之，有元从亲吏王殷谏曰④："相公奉道，宜好生恶杀，此属在外，初不同谋，若复诛之，则自危者多矣！"骈乃止。

15 王仙芝及其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5]，众至数万；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

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6]。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16 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不为军士所附。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回鹘败，降于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者[7]，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茂勋潜杀贡言，声云贡言，举兵向蓟；公素出战而败，奔京师。茂勋入城，众乃知非贡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为留后[8]。

17 秋，七月，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9]。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

18 八月，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

19 九月，右补阙董禹谏上游畋、乘驴击毬；上赐金帛以褒之。邠宁节度使李侃奏为假父华清宫使道雅求赠官[10]，禹上疏论之，语颇侵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列诉于上，冬，十月，禹坐贬郴州司马[11]。复恭，钦义之养孙也[12]。

20 昭义军乱，大将刘厂逐节度使高湜，自为留后。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21 回鹘还至罗川[13]，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

22 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

数百人；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及招怀。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兵所在讨贼。仍以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11]，仍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因诏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并取威处分。

【注释】

①狼山：在今江苏南通市，也称南狼山，以别于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的狼山。　镇遏使：节度使属将，多驻守关隘之处。

②苏、常：浙江西道所属州，苏州治今江苏苏州市，常州治今江苏常州市。

③怫(fú 佛)然：忿懑的样子。

④元从亲吏：谓长期跟随高骈的亲近属吏。

⑤曹州：天平军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东曹县西北。

⑥冤句：曹州所属县，治今山东曹县西北。

⑦纳降军使：纳降军，在幽州丁零川。军镇置使，主军事。

⑧因以：据章钰校证，他本"因以"下有"茂勋"二字。有此二字者较顺。

⑨赤地：蝗虫很多，经过的地方，将庄稼草木叶均吃光，地上一无所有，故称赤地。赤，空，一无所有。

⑩假父：即义父、养父的意思。

⑪郴州：湖南观察使所领州，治今湖南郴州市。

⑫钦义：即杨钦义，宦官，文宗时曾任淮南道监军，后回京，官至枢密使。

⑬罗川：宁州所属县，治今甘肃正宁县西南旧正宁。

⑭仍：据章钰校证，他本"仍"作"乃"。从文意看，以作乃为顺。

【译文】

9 加给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侍中的官衔。

10 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只赏给他们职名而不发给相应的衣粮，王郢等人经过论争和申诉还得不

到解决，于是抢了国家兵器库里的武器发动暴乱，不断接收同党群众接近一万人，攻下了苏州和常州，他们乘船往来，从江上到海上，辗转抢掠两浙地方，南边达到了福建，大为民患。

11 五月，任命太傅、分司令狐绹同平章事，充任凤翔节度使。

12 司空、同平章事萧做去世。

13 六月，任命御史大夫李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14 二十日，高骈暗地调查登记突将的姓名，派人在夜里去捕捉他们，先包围他们的家，然后越墙破门而入，不论男女老幼、孕妇病人，全部赶去杀死，婴儿有的被扑杀在石阶上，有的被撞死在柱子下，流的血成了小渠，号哭之声震动天地，共被杀了数千人，在夜晚，用车子装着尸体抛到江里去了。有一个妇人，在被处死时，举起手大骂说："高骈！你无故剥夺有功将士的职名和衣粮，激起大家的愤怒；你侥幸免于一死，不去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用欺诈的手段，杀死无辜的将士和家属近一万人，天地鬼神，难道会容许你这样干吗！我一定要在上帝面前控诉你，使你将来如同我现在一样全家被屠杀，如同我现在一样遭冤屈和污辱，如同我现在一样惊恐忧惧！"说完话后，向天跪拜，忿懑地接受刑戮。过了一些时，有突将从戍守外地回成都来，高骈又想把他们全家都杀掉，有一个长期跟随高骈的亲信官吏王殷劝谏说："相公信奉道术，应当爱好生灵，少开杀戒，这些突将在外地，原先就没有参加作乱阴谋，倘若又把他们杀掉，那么感到自危的人就会很多了！"高骈听后，就没有再去诛杀突将。

15 王仙芝和他的同党尚君长攻下了濮州和曹州，军众达到数万人；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进攻他们，被王仙芝打败了。

冤句人黄巢也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黄巢少年时和王仙芝都是从事贩卖私盐为职业，黄巢善于骑马射箭，喜欢做侠义之事，粗略地读了一些诗书，多次投考进士没有被录取，所以就做了强盗，和王仙芝攻打州县，横行于山东一带地方，民众中被繁重的赋

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争相归附他们，在几个月之内，士众达到数万人。

16 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情暴戾，军士都不喜欢他。大将李茂勋，本来是回鹘阿布思那个族系人，回鹘被打败时，向张仲武投降；张仲武派他去戍边，多次立功，赐姓名叫李茂勋。纳降军使陈贡言这个人，是幽州地方的老将，得到军士们的信任，李茂勋暗地杀了陈贡言，又用陈贡言的名义，带军队向蓟州出发；张公素出兵应战被打败，跑去京师。李茂勋进城后，军士们才知道不是陈贡言，不得已，只好推举他为头领，朝廷就任命李茂勋为卢龙留后。

17 秋，七月，蝗虫从东方向西飞行，遮天蔽日，所经过的地方一片精光。京兆尹杨知至上奏说："蝗虫进入京畿地区，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死去。"宰相们都向皇帝道贺。

18 八月，任命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

19 九月，右补阙董禹劝谏皇帝游玩打猎，乘驴击毬；皇帝赏赐金帛来表扬他。邠宁节度使李侃上奏为他的义父华清宫使道雅求赠官，董禹上疏弹劾他，在言词上涉及到对宦官指斥。枢密使杨复恭等人向皇帝控诉董禹，冬，十月，董禹因此被贬为郴州司马。杨复恭是宦官杨钦义的养孙。

20 昭义军中发生叛乱，大将刘广赶走了节度使高湜，自己称为留后。朝廷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21 回鹘回到罗川县，十一月，派使者同罗榆禄向朝廷进贡；朝廷赏赐他拯接绢一万匹。

22 群盗发展壮大，抢掠十多个州，到达了淮南地方，多的一伙有一千多人，少的数百人；诏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和监军极力加以讨伐收捕和招安。十二月，王仙芝侵犯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上表奏请带领步骑五千人另外为一支部队，同时带领本道兵到各处讨伐盗贼。朝廷于是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还拨给他禁兵三千名、甲骑五百名。接着诏令河南地区方镇

所派出的讨贼都头都要接受宋威领导和指挥。

三　年

1 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捍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袭袖与盟，以俸钱备酒殽慰谕，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

2 敕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1]，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

3 赐兖海节度号泰宁军。

4 三月，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以其子幽州左司马可举知留后，自求致仕。诏茂勋以左仆射致仕，以可举为卢龙留后。

5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罢为太子太傅；以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 南诏遣使者诣高骈求和而盗边不息，骈斩其使者。蛮之陷交趾也，虏安南经略判官杜骠妻李瑶[2]。瑶，宗室之疏属也。蛮遣瑶还，递木夹以遗骈[3]，称"督爽牒西川节度使"，辞极骄慢。骈送瑶京师。甲辰，复牒南诏，数其负累圣恩德、暴犯边境、残贼欺诈之罪，安南、大渡覆败之状[4]，折辱之。

7 原州刺史史怀操贪暴[5]；夏，四月，军乱，逐之。

8 赐宣武、感化节度、泗州防御使密诏[6]，选精兵数百人

于巡内游弈，防卫纲船[7]，五日一具上供钱米平安状闻奏。

9 五月，昭王汭薨[8]。

10 以卢龙留后李可举为节度使。

11 六月，抚王纮薨[9]。

12 雄州地震裂[10]，水涌，坏州城及公私庐舍俱尽。

13 秋，七月，以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11]，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以讨王郢。

14 鄂王润薨[12]。

15 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

16 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13]；百官皆入贺。居二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14]，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又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15]，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诏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16]。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17]。

17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

18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19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镠。镠，铎之从父兄弟也。东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诏谕之。仙芝陷阳武[18]，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19]，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

唐、邓[20]。

【注释】

①敕：据章钰校证，他本在"敕"字前，有"二月"二字。

②经略判官：即经略使属下的主要僚佐之一，助理政事。

③木夹：用两块漆了的木板，将文牒夹放其中，以便传送。此即代指文牒。

④安南、大渡：咸通七年(公元866年)，高骈在安南大败南诏于交趾。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高骈又在大渡河大败南诏蛮兵。

⑤原州：泾原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宁夏固原县。

⑥宣武句：宣武治汴州，感化军治徐州，连同泗州，为汴水所流经，为运粮到京师的重要通道，故朝廷密令保卫它，使其畅通。

⑦纲船：有组织的成批运钱粮的船队。

⑧昭王汭：李汭，宣宗第八子，大中八年(公元854年)，封昭王。

⑨抚王纮：李纮，顺宗第二十二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封抚王。

⑩雄州：据《新志》：雄州"在灵州西南百八十里"，其地当在今宁夏境内。

⑪岩州：据《新志》所载：调露二年(公元680年)，析横、贵二州置。其地当在今广西横县和贵县之间。

⑫鄂王润：李润，宣宗第六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封鄂王。

⑬青州：平卢节度使治所，其地在今山东益都县。

⑭阳翟、郏城：阳翟县属河南府，治今河南禹县。郏城属汝州，治今河南郏县。

⑮昭义：据章钰校证，他本"昭义"二字前有"命"字。有"命"字者较顺。

⑯汝、邓：汝州属都畿道，治今河南临汝。邓州属山南东道，治今河南邓县。

⑰陕州、潼关：陕州属都畿道，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旧陕县。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

⑱阳武：郑州所属县，治今河南原阳县。

⑲中牟：郑州所属县，治今河南中牟县。

⑳唐：唐州，山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河南泌阳县。

【译文】

三年(丙申,公元 876 年)

1 春,正月,天平军奏报派遣将士张晏等人去援救沂州,回来时走到义桥,又听说北边盗贼再次发生,要留下他们去捍御;张晏等不愿意,喧闹着往郓州去。都将张思泰、李承祐骑马跑出城去,撕下衣袖和张晏等立下盟约,用自己的俸钱准备酒食慰劳他们,这样才使他们安定下来。朝廷诏令天平军好好告谕安慰他们,不要追究他们的过错。

2 二月,敕命福建、江西、湖南各道观察使、刺史,都要训练士卒;又命令天下所有乡村都要设置弓箭、刀枪、鼓板等用来防备群盗。

3 赐兖海节度名为泰宁军。

4 三月,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求任命他的儿子幽州左司马李可举为留后,自己退休。朝廷下诏李茂勋由左仆射的官位退休,任命李可举为卢龙留后。

5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被降职为太子太傅;任命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6 南诏一方面派遣使者到高骈那里求和,另外又不停地侵扰边界,高骈将使者杀了。蛮兵攻下交趾的时候,曾俘虏了安南经略判官杜骠的妻子李瑶。李瑶是唐宗室的远族。蛮人派人把李瑶送回来,同时递上用木夹夹着的文牒给高骈,上面写着"督爽牒西川节度使"字样,言词很是骄慢。高骈将李瑶送回京师。二十六日,又送文牒去南诏,列举他们背负朝廷的恩德、暴虐地侵犯边境、残害欺诈等罪行,在安南、大渡河覆灭惨败的行状,这样羞辱他们。

7 原州刺史史怀操贪婪暴虐;夏,四月,军队发生叛乱,把他赶走了。

8 给宣武、感化两节度使和泗州防御使发下密诏,要他们选精兵数百人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巡行游弈,保卫运输钱粮的船队,五天就要向朝廷详细报告一次关于上供钱米运送情况。

9 五月，昭王李纳去世。

10 任命卢龙留后李可举为节度使。

11 六月，抚王李纮去世。

12 雄州发生地震，地裂，水涌，州城和公私房屋全部被毁坏。

13 秋，七月，任命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任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以便讨伐王郢。

14 鄂王李润去世。

15 加给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官衔。

16 宋威在沂州城下进击王仙芝，把他打得大败，王仙芝逃走了。宋威上奏说王仙芝已经战死，于是把各道援兵都打发走了，自己也回到了青州；百官都入朝向皇帝道贺。只过了三天，州县又奏报说王仙芝还在世，攻掠抢劫和过去一个样。当时军队刚休息，朝廷又下诏要调发他们，士卒都忿怨而想发动叛乱。八月，王仙芝攻下阳翟和郏城，朝廷诏令忠武节度使崔安潜调军队进攻王仙芝。崔安潜是崔慎由的弟弟。又命昭义节度使曹翔带领步骑五千人和义成军一道保卫东都官，任命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诏讨副使，守卫东都，又诏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人守卫汝州和邓州各交通要道。王仙芝的军队逼近汝州，诏令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人，骑兵五百人防守陕州和潼关。

17 加给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官衔。

18 九月初一，又发生日食。

19 初二，王仙芝攻下汝州，捉了刺史王镠。王镠是王铎的叔伯兄弟。东都大为震恐，士民带着家小纷纷逃出城去。十一日，朝廷敕令赦免王仙芝、尚君长的罪过，并授与官职，用这种待遇招抚他们。王仙芝在攻下阳武县后，又进攻郑州，昭义军监军判官雷殷符屯驻在中牟县，进攻王仙芝，把他打败了。冬，十月，王仙芝向南边的唐州和邓州发动了攻势。

20 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悉召县令庀徒赋役[1]，吏受百钱以上皆死。蜀土疏恶，以甓甃之[2]，环城十里内取土，皆划丘垤平之[3]，无得为坎堑以害耕种；役者不过十日而代，众乐其均，不费扑挞而功办。自八月癸丑筑之，至十一月戊子毕功。

役之始作也，骈恐南诏扬声入寇，虽不敢决来，役者必惊扰，乃奏遣景仙托游行入南诏，说谕骠信使归附中国，仍许妻以公主，因与议二国礼仪，久之不决。骈又声言欲巡边，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实不行，蛮中惴恐。由是讫于城成，边候无风尘之警[4]。先是，西川将吏入南诏，骠信皆坐受其拜，骈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骠信果帅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21 王仙芝攻郢、复二州[5]，陷之。

22 王郢因温州刺史鲁寔请降[6]，寔屡为之论奏，救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7]；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8]，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

23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9]。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敕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10]，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11]，则江南亦非国有。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

将，宫苑使李琢[12]，西平王晟之孙，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琢为招讨使代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上颇采其言。

24 青、沧军士戍安南[13]，还，至桂州，逐观察使李瓒。瓒，宗闵之子也。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

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瓒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御使才得百人，余皆属监军；又预于逐帅之谋，强取两使印[14]，擅捕知州官，夺昭州送使钱[15]。诏禹谟并按之。禹谟，彻之子也。

25 诏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16]，官军退保邓州。复光，玄价之养子也。

26 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偓[17]，王铎知举时所擢进士也。王镣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偓。偓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镣亦说仙芝许以如约。偓乃开城延仙芝及黄巢辈三十余人入城，置酒，大陈货贿以赠之，表陈其状。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王铎固请，许之；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18]，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19]。

仙芝得之甚喜，镣、偓皆贺。未退，黄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誓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城中之人，半驱半杀，焚其庐舍。偓奔鄂州[20]，敕使奔襄州[21]，镣为贼所拘。贼

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

【注释】

①庀(pǐ 痞)徒：准备服役工匠。庀，具备。

②甓甃(pì zhòu 辟咒)：用砖砌筑城墙。甓，砖。甃，砌筑。

③划：同铲。谓铲平土丘。

④风尘之警：风起尘扬，有敌人大军入侵的征象，边防报警。也作风烟之警。

⑤郢、复：均为山南东道所属州。郢州治今湖北京山，复州治今湖北天门市。

⑥温州：浙东道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浙江温州市。

⑦望海镇：浙东道所属军镇，其地在今浙江镇海县。

⑧右率府率：为东宫武官。左右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掌兵仗、仪卫。

⑨申、光句：申、光等六州，除通州外，均为淮南道所领州。而淮南道无通州，据胡三省考证，此"通州"当为"蕲州"之误。

⑩亳州：宣武军所领州，治今安徽亳县。

⑪扬州：淮南节度使驻地，治今江苏扬州市。

⑫宫苑使：司农寺属下有宫苑监，设监和副监以掌之。宫苑使职司，应与宫苑监同。

⑬青、沧：指驻青州之平卢军和驻沧州之义昌军。

⑭两使印：谓观察使和防御使印。桂管设观察使，主民政，兼防御使之职，即同时主兵。

⑮昭州：桂管所领州，治今广西平乐县。 送使钱：交纳给观察使的经费。唐制各州税收分三部分：一为上供，输京；二为送使，交本道；三为留州，充本州经费。

⑯查牙山：又作"嵯峨山"，在今河南遂平县西。

⑰裴偓：据章钰校证，他本"偓"均作"渥"。《旧唐书》亦作"渥"。

⑱左神策军押牙：神策军有左右二军，为宦官所掌握的禁卫军。押牙也作"押衙"，掌仪仗侍卫，典总牙兵，为神策军中尉所统属。

⑲告身:任命官职的文凭,也称委任状。

⑳鄂州:武昌军节度使驻地,治今湖北武汉市。

㉑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治今湖北襄樊市。

【译文】

20 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成都外城,叫僧人景仙进行规划,周围长二十五里,他把成都府所属各县全都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准备工匠并分配任务,在征集民工中有接受了一百钱以上的官吏都要被处以死刑。蜀地土质疏恶,就先用砖砌筑,在围绕城区十里以内取土,都是把土丘削平,不准挖成土坑而妨碍耕种。服役的人干十天就轮换,民众都为分派赋役平均而高兴,不用鞭打他们就把事情办好。从八月初九开工,到十一月十五日就完成了。

在开始筑城的时候,高骈担心南诏扬言要来侵犯,虽然不敢说他们一定会来,但是服役的民工必定会受到惊扰,于是他就报告朝廷派景仙借口外游进入南诏,劝说骠信要他归附中国,还答应把公主嫁给他为妻,接着就商议两国间的礼仪,很久决定不下来。高骈又扬言说要巡视边地,早晚用烽火沟通信息,一直到大渡河,其实他并未出发,而使得蛮人惴恐不安。这样到外城修好为止,边境上的守候部队没有发生战争的警报。以前,西川将吏去南诏,骠信都是坐着接受朝拜,高骈认为他们习俗既然信奉佛教,所以就派僧人景仙前去,骠信果然带领他的大臣们迎拜景仙,并且相信景仙说的话。

21 王仙芝进攻郢州和复州,二州均被攻下。

22 王郢通过温州刺史鲁寔请求投降,鲁寔多次为王郢上奏论说,朝廷敕令王郢到京师去。王郢拥兵拖延时间,半年之久还没有走,坚持要求担任望海镇使;朝廷不答应,任命他为右率府率,还要左神策军补他一个重要职位,他先前所抢掠的财物,也一并给予他。

23 十二月，王仙芝进攻申、光、庐、寿、舒、蕲等州。淮南节度使刘鄴上奏请求增加援兵，朝廷敕令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人援助淮南。

郑畋由于自己说的话没有人听，借口有病要辞去相位，皇帝不答应；于是上奏说："自从沂州报告打了胜仗以后，王仙芝更加猖狂，攻下了五六个州，使数千里的地方遭到破坏。宋威这个人衰老多病，自从虚妄地奏报军情以后，各道的兵马都更加不听从他的指挥，现在停留在亳州，一点进攻征讨盗贼的打算也没有。曾元裕拥兵驻扎在蕲州和黄州，一心观望形势退缩不前。倘若贼人攻下了扬州，那么整个江南地区国家就管不了了。崔安潜威望超过他人，张自勉是一名骁勇的良将，宫苑使李琢是西平王李晟之孙，既威严又勇敢。请求任命崔安潜为行营都统，李琢为招讨使取代宋威，张自勉为副使取代曾元裕。"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24 戍守安南的青州和沧州的军士在返回时，到桂州，赶走了桂州观察使李瓒。李瓒是李宗闵的儿子。朝廷任命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

桂管监军李维周骄傲横暴，李瓒曲意事奏他，逐渐失去控制。桂管有军队八百人，防御使只掌握一百人，其余的人都归监军掌握；他又参预了赶走观察使的谋划，强力夺取了观察使和防御使的印信，并擅自收捕知州官，夺取昭州送交给观察使的税钱。诏令张禹谟一并审理李维周的案件。张禹谟是张彻的儿子。

25 诏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报说尚君长的弟弟尚让据守在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杨复光是杨玄价的养子。

26 王仙芝进攻蕲州。蕲州刺史裴渥是王铎主持考试时录取的进士。王镣在贼人里面，帮助王仙芝写信向裴渥游说。于是裴渥和王仙芝商定，收兵停战，裴渥答应为王仙芝奏请给官职；王镣也劝说王仙芝答应裴渥的条件。裴渥于是打开城门邀请王仙芝和黄巢等三十余人进城，设置酒宴，大陈财货赠送他们，还上表陈述王仙芝

等接受安抚的情形。宰相中多数都说："先帝不赦免庞勋，一年后终于平定了他。现在的王仙芝一个小小的盗贼，是不能和庞勋相比的，赦了他的罪，还任命他做官，只会助长坏人的气焰。"由于王铎的坚决请求，皇帝同意安抚；于是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并派中使把告身送到蕲州授给王仙芝。

王仙芝得到任官的告身很高兴，王镣和裴渥都向他道贺。还没有退出城，黄巢看到自己没有得到官职，大怒说："开始起事的时候共同立下誓言，横行天下，现在你独自得到官职去左神策军上任，丢下这五千多士众到何处去呢！"接着就殴打王仙芝，把他的头打伤了，他的部下也喧闹不已。王仙芝惧怕群众的怒火，就不接受朝廷的任命，在蕲州大肆进行抢掠，城里面的人，一半被赶走，一半被屠杀，房屋被焚烧。裴渥逃往鄂州，敕使跑往襄州，王镣被贼人拘留下来。贼人将他们的军队三千多人分给王仙芝和尚君长，二千余人分给黄巢，各自分道离开蕲州。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五十三

唐纪六十九　起强圉作噩，尽上章困敦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

1 春，正月，王郢诱鲁窪入舟中，执之，将士从窪者皆奔溃。朝廷闻之，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1]，先征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2]，又攻台州[3]，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兴[4]。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

2 王仙芝陷鄂州。

3 黄巢陷郓州[5]，杀节度使薛崇。

4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6]，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酋龙卒，谥曰景庄皇帝；子法立，改元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

法好畋猎酣饮，委国事于大臣。闰月，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奏南诏遣陁西段瑳宝等来请和[7]，且言"诸道兵戍邕州岁久[8]，馈馌之费，疲弊中国，请许其和，使赢瘵息肩[9]。"诏许之。谠遣大将杜弘等赍书币，送瑳宝还南诏，但留荆南、宣歙数军戍邕州，自余诸道兵什减其七。

5 王郢横行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之战，密招其党朱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余万，舟航、粟帛称是。敕以实为金吾将军[10]。于是郢党离散；郢收余众，东至明州，甬桥镇遏使刘巨容以筒箭射杀之[11]，余党皆平。璩，谞之从曾孙也。

6 三月，黄巢陷沂州。

7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8 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

9 陕州军乱，逐观察使崔碣；贬碣怀州司马[12]。

10 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

11 五月，甲子，以给事中杨损为陕虢观察使。损至官，诛首乱者。损，嗣复之子也。

12 初，桂管观察使李瓒失政，支使薛坚石屡规正之[13]，瓒不能从。及瓒被逐，坚石摄留务，移牒邻道，禁遏乱兵，一方以安。诏擢坚石为国子博士[14]。

13 六月，柳彦璋袭陷江州[15]，执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彦

璋亦自附降状。敕以彦璋为右监门将军⑯，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⑰。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⑱，剽掠如故。

14 忠武都将李可封戍边还，至邠州⑲，迫胁主帅，索旧欠粮盐，留止四日，阖境震惊。秋，七月，还至许州⑳，节度使崔安潜悉按诛之。

【注释】

①右龙武大将军：北衙六军之一，大将军一员，正三品，掌北衙禁兵。

②明州：浙东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浙江宁波市南。

③台州：浙东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浙江临海县。

④唐兴：台州所属县，治今浙江天台县。

⑤郓州：天平军节度使治所，其地在今山东郓城县东。

⑥殆二十年：酋龙是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 859 年）继位，至此（公元 877 年），在位十九年，所以称"殆二十年"。

⑦陁（tuó 陀）西：南诏官名，相当于唐代之判官。陁，陀的异体字。

⑧邕州：岭南西道节度使驻地，治今广西南宁市。

⑨羸瘵（zhài 寨）：瘦弱有病。瘵，病。

⑩金吾将军：唐十六卫中有左右金吾卫，设将军各二员，从三品，掌宫中及京城的巡警。

⑪甬桥镇遏使：其职为宿州所属军吏，因调赴浙东讨王郢，故至明州。筒箭：据胡三省引《辩误》一书所云，将一尺多长的箭装入竹筒内，用手系住竹筒，箭射出之后很有力，可以射穿敌人。

⑫怀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南沁阳县。

⑬支使：节度使的属官，协助节度使处理政事。

⑭国子博士：国子监学官，正五品上，掌教文武官三品以上的子孙及二品以上的曾孙。

⑮江州：江南西道观察使所领州，治今江西九江市。

⑯右监门将军：唐十六卫中有左右监门卫，将军各三人，从三品，掌宫禁

诸门禁卫及门籍。

⑰左武卫将军：唐十六卫中有左右武卫，将军各二员，从三品，掌宫廷警卫。

⑱溢江：又名溢水、溢浦，源出江西瑞昌县西南青山，东南流至九江市入长江。

⑲邠州：邠宁节度使所领州，治今陕西彬县。

⑳许州：忠武军节度使驻地，治今河南许昌市。

【译文】

唐纪六十九　起丁酉(公元877年)，止庚子(公元880年)十月，共三年十个月。

僖宋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丁酉，公元877年)

1 春，正月，王郢将鲁宴引诱到船上后，就把他抓起来了，跟随鲁宴的将士都逃散了。朝廷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任命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征发各道兵以外，再调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和宣、泗两州的军队，新旧共一万五千多人，都交给宋皓统一指挥。二月，王郢攻下了望海镇，抢掠明州，又进攻台州，也攻下来了；台州刺史王葆退到唐兴县据守。朝廷诏令两浙和福建各调派舟师进讨王郢。

2 王仙芝攻下鄂州。

3 黄巢攻下郓州，杀死了节度使薛崇。

4 南诏从酋龙继位以来，在边疆为祸害将近二十年，国家为了抵御南诏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而南诏国内也因此疲弊不堪。酋龙死后，谥号称景庄皇帝；他的儿子法继立，改年号为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也称大封人。

法喜欢打猎饮酒，把国事交给大臣去办。闰二月，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奏报说南诏派陁西段瑳宝等人来请和，并且说："各道调来戍守邕州的军队时间太长了，需要大量的粮饷，使国家弄得很疲

弊，请求答应和他们媾和，以便使贫穷病弱的人得到休息一下。”朝廷下诏答应了。辛谠派遣大将杜弘等人带着书信和礼物，送段瑰宝回南诏，只留下荆南和宣歙几支军队戍守邕州，其余各道派来的军队十成中减了七成。

5 王郢横行于浙西地区，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防守，不和他交战，秘密招降他的同党朱实，拆散了他的徒众六七千人，交来器械二十多万件，舟船、粮食、绸帛等同样很多。朝廷敕令任命朱实为金吾将军。于是王郢的党羽就离散了；王郢收集余下的一部分人，向东到了明州，甬桥镇遏使刘巨容用筒箭把王郢射死了，其余的同党全部平定。裴璩是裴谞的侄曾孙。

6 二月，黄巢攻下沂州。

7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8 贼帅柳彦璋劫掠江西地区。

9 陕州军队发生叛乱，把观察使崔碣赶走了；朝廷贬崔碣为怀州司马。

10 黄巢和尚让合兵守卫查牙山。

11 五月二十四日，任命给事中杨损为陕虢观察使。杨损上任以后，把发动叛乱的首领杀了。杨损是杨嗣复的儿子。

12 原先，桂管观察使李瓒不治理政事，支使薛坚石多次规劝纠正李瓒，他不能听从。等到李瓒被赶走，薛坚石代理留下来的职务，送文牒到相邻各道，要他们制止乱兵横行，使桂州一带平安无事。朝廷诏令提拔薛坚石为国子博士。

13 六月，柳彦璋攻下了江州，把刺史陶祥抓起来，叫陶祥向朝廷上奏，柳彦璋把自己投降的状文附在后面。敕命柳彦璋为右监门将军，命令他解散部众后到京师去；任命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柳彦璋不服从朝廷命令，将战舰一百多艘固守湓江为水寨，仍旧进行劫掠。

14 忠武都将李可封戍边回来，到邠州时，逼迫邠州主帅，索取旧

日拖欠的粮盐，留下来闹了四天，全境都感到震惊。秋，七月，回到许州，节度使崔安潜经过审问后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15 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1]，三道兵与战[2]，不利，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

王铎、卢携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节度，郑畋以为威与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铎、携诉于上，求罢免；庚辰，畋请归泸川养疾[3]；上皆不许。

16 王仙芝陷安州[4]。

17 盐州军乱[5]，逐刺史王承颜，诏高品牛从珪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6]。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从珪自盐州还，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加优给。

18 乙卯[7]，王仙芝陷随州[8]，执刺史崔休征。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五百骑赴之，仙芝遂转掠复、郢。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间道逃归[9]；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遣人约还[10]。

19 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王宗诚，斩之，余

党悉平。

20 郑畋与王铎、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自王仙芝俶扰[11]，崔安潜首请会兵讨之，继发士卒，罄竭资粮；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今蒙尽以自勉所将七千兵令张贯将之，隶宋威。自勉独归许州，威复奏加诬毁。因功受辱，臣窃痛之。安潜出师，前后克捷非一，一旦强兵尽付他人，良将空还，若勍敌忽至，何以枝梧！臣请以忠武四千人授威，余三千人使自勉将之，守卫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潜愧耻。"时卢携不以为然，上不能决。畋复上言："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朝野切齿，以为宜正军法。迹状如此，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12]，早行罢黜。"不从。

21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

22 黄巢寇掠蕲、黄[13]，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

23 十一月，己酉，以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24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14]，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诏侍御史归仁绍等鞫之[15]，竟不能明；斩君长等于狗脊岭[16]。

25 黄巢陷匡城[17]，遂陷濮州。诏颍州刺史张自勉将诸道兵击之。

26 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之官，单舟入柳彦璋水寨，贼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

27 王仙芝寇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学进，不知兵，或告贼至，知温以为妄，不设备。时汉水浅狭，贼自贾堑渡[18]。

【注释】

①宋州：宣武军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南商丘市。

②三道兵：指平卢、宣武、忠武三道的军队。

③沪川：又名沪水，在今西安市东，为灞河支流，号为关中八川之一。

④安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湖北安陆县。

⑤盐州：朔方节度使所领州，治今陕西定边县。

⑥象州：桂管观察使所领州，治今广西象州县。

⑦乙卯：八月无乙卯日。如认为是九月之日，即十七日乙卯，而新旧《纪》所记，下随州均在八月。

⑧随州：山南东道所属州，治今湖北随州市。

⑨申、蔡：申州和蔡州。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市。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县。

⑩约还：约束、告诫，使其仍赴援襄州。

⑪俶(chù 处)扰：开始作乱。俶，始。

⑫内大臣：宫内大臣，即指由宦官任职的两军中尉、两枢密使。

⑬蕲、黄：蕲州和黄州，均为淮南道所属州。蕲州治今湖北蕲春，黄州治今湖北新洲县。

⑭颍州：原文误，应作"颍州"。宣武军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安徽阜阳县。

⑮侍御史：御史台属官，从六品下，掌纠举百官，推鞫狱讼。　鞫(jū 居)：审问。

⑯狗脊岭：在长安城东市(今陕西西安市)。

⑰匡城：滑州所属县，治今河南长垣县西南。

⑱贾堑：城镇名，在今湖北钟祥县南汉水东岸。

【译文】

15 二十一日，王仙芝、黄巢进攻宋州，平卢、宣武、忠武三道的军队和他们作战，没有取胜，贼人就把宋威包围在宋州城。甲寅（本月庚申后无甲寅日），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带领忠武道的军队七千人救援宋州，杀死贼军二千余人，贼人撤除包围逃走了。

王铎和卢携想使张自勉把他所带领的军队归宋威指挥，郑畋认为宋威和张自勉之间已经有了猜疑，若是把张自勉分在宋威手下，一定会被宋威杀掉，因此郑畋不肯在奏疏上签名。八月初三，王铎和卢携在皇帝面前申诉，要求免官；十二日，郑畋请求让他回泸川去养病；皇帝都没有答应。

16 王仙芝攻下了安州。

17 盐州军队中发生叛乱，把刺史王承颜赶走了，朝廷诏令高品牛从珪前去安抚告谕他们；贬王承颜为象州司户。王承颜和崔碣向来政绩很好，由于办事严格被骄横的士卒赶走，朝廷把他们同那些因为贪暴而引起叛乱的人同样贬谪，当时的人都同情他们而感到可惜。牛从珪从盐州回来时，军队中请求由大将王宗诚为刺史。朝廷诏令王宗诚到京师去，赦免了将士的罪过，还给他们优裕的赏赐。

18 乙卯（疑有误），王仙芝攻下随州，把刺史崔休征抓起来了。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他的儿子带兵去救援随州，在战斗中阵亡。李福上奏求援兵，朝廷派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带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前往支援，王仙芝就转向复州和郢州地区发展。忠武军的大将张贯等四千人和宣武镇的军队同去支援襄州，他们从申州和蔡州的小路上逃回本州去；朝廷诏令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和宣武节度使穆仁裕派人去劝说告诫他们仍旧前去襄州。

19冬，十月，邠宁节度使李侃上奏说已派兵去讨伐王宗诚，把他杀了，其余党徒都被平定。

20郑畋和王铎、卢携在皇帝面前争论用兵的计划，郑畋争输了，退了出来，不久又上奏，认为："自从王仙芝倡乱开始，崔安潜最先提出派军队共同讨伐他，接着调发士卒，尽量拿出钱粮来支持；贼军往来上千里路，使不少州县遭到破坏，唯独不敢进犯崔安潜所统辖的忠武军境内。又把他的本道兵交张自勉带领，解救了宋州的被围困，使得江、淮之间的漕运得以畅通，不致落入敌人手中。现在蒙恩要将张自勉带领的七千名将士全部交给张贯带领，隶属于宋威。张自勉一个人回许州去，宋威又上奏加以诬陷和诋毁。因为立了功反而受侮辱，臣私下为这件事感到很痛心。崔安潜出兵作战以来，前后打了不少胜仗，一旦把精锐部队都交给了别人，良将空手回来，倘若强敌突然到来，又用什么去抵御敌人！臣请求只将忠武军中的四千人分给宋威，其余三千人仍由张自勉带领，守卫他所统辖的州境，这样既不侵占宋威的功劳，又避免了使崔安潜感到耻辱。"当时卢携不赞成这样办，皇帝也决定不下来。郑畋又上奏说："宋威欺骗了朝廷，败军之将的名声远扬。又听说王仙芝七次写降表请求投诚，宋威不为他上奏朝廷。朝野之人都痛恨他。认为应当用军法处置他。他的行事表现这个样子，不应该再让他掌握兵权。希望和内大臣参议商酌，尽早把他罢官。"皇帝不答应。

21河中镇军队发生叛乱，把节度使刘侔赶走了，放纵士卒去焚烧抢掠。朝廷任命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

22黄巢侵扰蕲州和黄州，被曾元裕打败了，被杀四千人。黄巢逃跑了。

23十一月十二日，任命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24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派人游说告谕王仙芝，王仙芝派尚君长等向杨复光请降，宋威派军队在路上拦劫了尚君长等人。十二月，宋威上奏说和尚君长等在颍州西南作战，活捉了尚君长等人献

给朝廷，杨复光上奏说尚君长等人其实是投降，不是宋威擒获的。诏令侍御史归仁绍等人审问这件事，结果还是未弄明白；于是把尚君长等人在狗脊岭斩首示众。

25 黄巢攻下匡城县，接着攻下了濮州。朝廷诏令颍州刺史张自勉带领各道人马进击黄巢。

26 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站车船去上任，单独乘船进入柳彦璋的水寨，贼人没有预料到他突然到来，即时迎拜，刘秉仁杀了柳彦璋，解散了他的部众。

27 王仙芝进犯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杨知至的哥哥，由于文学优异被提拔，不知用兵打仗之事，有人告诉他贼人将要打来，杨知温以为是瞎说的，不作防御的准备。当时汉水水浅河狭，贼人从贾堑渡过了汉水。

五 年

1 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贺[1]，贼已至城下，遂陷罗城。将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温犹不出。将佐请知温出抚士卒，知温纱帽皂裘而行，将佐请知温擐甲以备流矢。知温见士卒拒战，犹赋诗示幕僚，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福悉其众自将救之。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2]，遇贼，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2 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所杀万人，招降散遣者亦万人。敕以宋威久病，罢招讨使，还青

州[3]；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曲勉为副使。

3 庚戌，以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

4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4]。时河南盗贼蜂起，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谋曰[5]："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吾属虽各拥兵众，然李振武功大官高[6]，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众以为然。君立，兴唐人[7]；存璋，云州人；志勤，奉诚人也[8]。

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9]，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尽忠遣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于是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帅其众趣云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众且万人，屯于斗鸡台下。壬申，尽忠遣使送符印，请克用为防御留后。癸酉，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克用令军士鸟而食之[10]，以骑践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视事。令将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许。

李国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朝廷方欲使国昌谕克用，会得其奏，乃以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

使，诏国昌语克用，令迎候如常仪，除克用官，必令称慭。又以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5 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

6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11]，杀五万余人，追斩仙芝，传首，余党散去。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余众归之，推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署官属。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遣天平节度使张杨书[12]，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

7 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赏救荆南之功也。

【注释】

①受贺：在唐时，凡元旦、冬至，各州镇皆受将吏到衙道贺，下至县邑也如此。

②荆门：江陵府所属县，治今湖北荆门市。

③青州：平卢军节度使驻地，治今山东益都县。

④蔚(yù 驭)州：大同军防御使所领州，治今山西灵丘县。

⑤云州：大同军防御使驻地，原为河东道所属州，治今山西大同市。

⑥李振武：即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他在平定庞勋起义的过程中立了大功，所以说他功大官高。

⑦兴唐：县名，属蔚州，治今河北蔚县。

⑧奉诚：府名，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 年)，奚可度者内属，置饶乐都督府以领之，后改其府为奉诚都督府，治今内蒙古宁城县。

⑨荐饥：连年饥荒。荐，重复，频仍。

⑩剐(guǎ 寡)：同剐，割肉离骨，封建社会时一种惨酷的刑法，叫凌迟。

⑪黄梅：蕲州所属县，治今湖北黄梅县西北。

⑫张杨：据章钰校证，他本"杨"作"裼"。《旧唐书》本传亦作"裼"。

【译文】

五年(戊戌,公元878年)

1春,正月初一,大雪,杨知温正在接受僚属的拜贺,贼人已到达城下,于是攻下了外城。将佐们共同修治内城据守着,到傍晚时,杨知温还没有出来巡视。将佐请求杨知温出来安抚士卒,杨知温戴着乌纱帽,穿着黑皮袍来了,将佐请他穿上铠甲,以防备流矢。杨知温看到士卒们抗击敌人,还吟诗给幕僚们欣赏,同时派遣使者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告急,李福亲自带着他的全部人马前来救援。当时有沙陀兵五百人在襄阳,李福和他们一道去荆南,到荆门时,碰上了贼军,沙陀骑兵大肆进击,把贼军打败了。王仙芝听到被打败的消息后,在江陵城外焚烧抢掠一番之后就离开了。江陵城下原来有三十万户人家,在这次战争中被杀的十成中有三四成。

2初六,招讨副使曾元裕在申州东大破王仙芝军,杀死了一万人,招降遣散的也有一万人。朝廷敕命说,由于宋威长久害病,免去了他的招讨使职务,让他回青州去;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副招讨使。

3十四日,调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

4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守蔚州。当时在黄河以南各个地方,盗贼纷纷出现,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和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人谋划说:"现在天下大乱,朝廷号令已不能达到四境各个地方,这就是英雄们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期。我们虽各自拥兵众,而振武节度使李国昌功劳大,官位高,天下知名,他的儿子勇敢为各军之首,假如辅助他们起来独立,代北地方是很容易就可以平定下来。"众人都认为是这样。康君立是蔚州兴唐县人;李存璋是云州人;薛志勤是奉诚都督府人。

适逢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地方连年饥荒,漕运一时供应不上,段文楚就减少了一些应发给军士的衣服和粮食;另外执行法令又非常严峻,军士对他既怨恨又恼怒。李尽忠派康君

立暗地到蔚州劝说李克用起兵，除掉段文楚并取代他的职务。李克用说："我父亲在振武，等我禀告他一声。"康君立说："现在机密之事已泄露出来了，迟迟不动手就会发生变故，哪里有时间向千里之远去请示父命呢！"于是李尽忠就在夜晚带领牙兵进攻云州防御使府的牙城，把段文楚和判官柳汉璋抓起来关进监狱，自己主持大同军云州的政事，派人叫李克用来云州。李克用带领他的军队赶往云州，一路上又发展部队，二月初四，到达云州城下，军队将近一万人，屯驻在斗鸡台下。初六，李尽忠派使者将符节印信送给李克用，请他担任大同防御使留后。初七，李尽忠将段文楚等五人戴上刑械送到斗鸡台下，李克用命令军士割了他们的肉吃掉，让骑兵践踏他们的尸骨。初八，李克用进入州刺史府处理政事。叫将士向朝廷上奏表请求任职的救命；朝廷没有答应。

李国昌上奏说："请求朝廷赶快任命大同防御使；要是李克用不服从命令，臣请求带领本道兵去讨伐他，我最终不会为了爱护一个儿子而背负国家的。"朝廷正想叫李国昌告谕李克用，恰好收到他的奏文，就任命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诏令李国昌告诉李克用，叫他用一般的仪式迎接宣慰使，任命李克用的官职，一定使他感到称心如意。又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5 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

6 曾元裕奏报说在黄梅县大破王仙芝，杀了五万多人，追斩了王仙芝，传首于京师，余党逃散而去。

黄巢正在进攻亳州，尚未攻下来，尚让带领王仙芝的余众归附于他，推举黄巢为首领，号冲天大将军，改年号为王霸，任命官属。黄巢攻下了沂州和濮州。在这之后，多次被官军打败，于是就给天平节度使张裼一封信，请他转奏朝廷，表示愿意投降。朝廷诏令任命黄巢为右卫将军，命令他就在郓州解散军队，去朝廷任职；黄巢终竟未去。

7 加给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官衔，以奖赏他救援荆南

的功劳。

8 三月，群盗陷朗州、岳州[1]。曾元裕屯荆、襄[2]，黄巢自滑州略宋、汴[3]，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4]，遂攻叶、阳翟[5]。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并将三镇兵，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孙也。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发义成兵三千守辕辕、伊阙、河阴、武牢[6]。

9 王仙芝余党王重隐陷洪州，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7]。贼转掠湖南，别将曹师雄掠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

10 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观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

11 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8]。

12 朝廷以李克用据云中，夏，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13 诏以东都军储不足，贷商旅富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仍赐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监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资助[9]。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10]，辞极哀切，诏不许。

14 曹师雄寇湖州[11]，镇海节度使裴璩遣兵击破之。王重

隐死，其将徐唐莒据洪州。

15 饶州将彭幼璋合义营兵克复饶州。

16 南诏遣其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12]，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诏百僚议之，礼部侍郎崔澹等以为："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识大体，反因一僧呫嗫卑辞诱致其使[13]，若从其请，恐垂笑后代。"高骈闻之，上表与澹争辩，诏谕解之。澹，珏之子也。

五月，丙申朔，郑畋、卢携议蛮事，携欲与之和亲，畋固争以为不可。携怒，拂衣起，袂冒砚堕地[14]，破之。上闻之，曰："大臣相诟，何以仪刑四海！"丁酉，畋、携皆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瑑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匄者，每出，襤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之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17 邕州大将杜弘送段瑰宝至南诏，逾年而还。甲辰，辛谠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使于南诏。

【注释】

①朗州：荆南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湖南常德市。岳州、武昌军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湖南岳阳市。

②荆、襄：此指荆南道治所荆州和山南东道治所襄州。

③宋、汴：二州均为宣武军节度使所领，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市，汴州治今

河南开封市。

④卫南:县名,唐属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

⑤叶(shè 摄)、阳翟:二县均在今河南省,叶县治今叶县西南。阳翟治今禹县。

⑥辕辕:关塞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辕辕山上。伊阙:关塞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伊阙山上。河阴:县名,属河南府,治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武牢:即虎牢关,唐避李虎讳,改名武牢,其地在今河南荥阳县西北大伾山上,形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

⑦湖口:唐镇戍名,治今江西湖口县。

⑧虔、吉、饶、信:四州均属江南西道领属,虔州治今江西赣州市,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市,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县,信州治今江西上饶市。

⑨饮(cì 次)助:帮助。饮,助。

⑩济办:据章钰校证,他本在"济办"二字之下有"乞解使务"四字。

⑪湖州:浙西道所领州,治今浙江湖州市。

⑫酋望:南诏官名,位在大将之下,久赞之上,也属清平官一类。

⑬咕嗫(chè niè 彻聂):附耳轻语。

⑭罥(juàn 绢):挂系。

【译文】

8 三月,群盗攻下朗州和岳州。招讨使曾元裕屯驻在荆州和襄州一带,黄巢从滑州侵扰宋州和汴州一带,朝廷于是任命招讨副使张自勉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进攻卫南县,接着转攻叶县和阳翟县。诏令调发河阳镇军队一千人去东都,和宣武、昭义的军队二千人共同保卫东都的宫殿楼阙;又任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为东都应援防遏使,并指挥三镇的援军,还让他在东都招募二千人的兵员。刘景仁是刘昌的孙子。又诏令曾元裕带领部队直接回东都,调义成军派出军队三千人分别驻守辕辕、伊阙、河阴、虎牢四个关隘要地。

9 王仙芝的余党王重隐攻下洪州,江西观察使高湘跑往湖口镇。贼人转掠湖南,别将曹师雄攻打宣州和润州地区。朝廷诏令曾元裕

和杨复光救援宣州和润州。

10 湖南的官军中发生叛乱，都将高杰把观察使崔瑾赶走了。崔瑾是崔郾的儿子。

11 黄巢带领部队渡过长江，攻下虔、吉、饶、信等四州。

12 朝廷看到李克用据有云中，夏，四月，于是任命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任命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这样作，认为李克用一定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13 朝廷诏令说，由于东都军队所需的储备不够用，向商人和富有之家借贷钱谷以供数月的消费，又准备空头殿中侍御史任命书五张，监察御史任命书十张，以便赏给那些能拿出较多家财帮助国家的人。当时连年发生旱灾和蝗灾，地方上寇盗很多，从事农耕和桑蚕的人减少了一半，租赋收不上来，国家仓库里空虚了，没有了储备的东西。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次上奏表自我陈述才力不够，不能保证国家的财政开支，请求解除他的判度支职务，语辞非常恳切，朝廷下诏不答应。

14 曹师雄侵扰湖州，镇海节度使裴璩派军队打败了他。王重隐死，他的将领徐唐莒据守洪州。

15 饶州将领彭幼璋联合义营兵收复了饶州。

16 南诏派遣他的酋望赵宗政来向唐政府请求和亲，没有奏表，只是叫督爽向中书省写了文牒，他们是作为弟弟而不称臣下。诏令百官们商议这件事，礼部侍郎崔澹等人认为："南诏骄傲越上而无礼貌，高骈又不识大体，反而由一个和尚通过卑躬屈膝说好话使南诏派来使者，要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担心给后代留下笑柄。"高骈听到了这种议论，上奏表和崔澹争辩，皇帝下诏令告谕调解了他们的争论。崔澹是崔珙的儿子。

五月初一，郑畋和卢携讨论关于南诏蛮的问题，卢携主张答应和亲，郑畋坚决认为不能那么办。卢携大怒，拂衣站起身来，衣袖挂着砚台掉在地上打破了。皇帝听到了这件事，说："大臣彼此之间互

相诟骂，怎么能作为全国的榜样！”初二，把郑畋和卢携都降职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瑑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二人同时都担任同平章事官。

当时宰相中有喜欢施舍的人，常常叫人用布袋子装些钱跟随自己，施舍给乞丐们，每次外出，穿着破衣服的乞丐挤满了道路。有朝士写信规劝他们说：“现在老百姓很贫穷，强盗很多，相公们应当推举贤能之人出来做官，把国家各项工作抓起来，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堵塞徇私舞弊的门路，使各种事物处置恰当，各得其所，那么人人有饭吃，就会没有贫穷之人，又何必这样施舍一点小恩小惠呢！”宰相们听了很不高兴。

17 邕州大将杜弘送段瑰宝到南诏后，过了一年才回来。初九，辛说又派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出使到南诏去。

18 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与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1]，进击宁武及岢岚军[2]。卢简方赴振武，至岚州而薨[3]。

丁巳，河东节度使窦浣发民堑晋阳。己未，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4]，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土团至城北，娖队不发[5]，求优赏。时府库空竭，浣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往慰谕之，土团吗虔，床舁其尸入府[6]。浣与监军自出慰谕，人给钱三百，布一端，众乃定。押牙田公锷给乱军钱布，众遂劫之以为都将，赴代州。浣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以浣为不才，六月，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19 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郓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

20 沙陀焚唐林、崞县[7]，入忻州境[8]。

21 秋，七月，曹翔至晋阳；己亥，捕七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谨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岚军，陷其罗城，败官军于洪谷[9]，晋阳闭门城守。

22 黄巢寇宣州[10]，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11]。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

23 九月，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

24 辛丑，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领平卢节度使。

25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义兵大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乃溃。

26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罢为东都留守。以吏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从谠，余庆之孙也。

27 以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

28 冬，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十一月[12]，岢岚军翻城应沙陀。丁未，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攻石州[13]，庚戌，崔季康救之。

29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

30 南诏使者赵宗政还其国。中书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书意，使安潜答之。

31 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与李克用战于洪谷，两镇兵败，钧战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余众自鸦鸣谷走归上党⑩。

32 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⑬。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昌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新城杜稜、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其后宇卒，钱塘人成及代之。临安人钱镠以骁勇事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

【注释】

①遮虏军：军镇名，在洪谷东北，亦称遮虏平，其地在今山西岢岚县东。

②宁武：军镇名，其地当在遮虏军南。　岢岚军：在岚州岚谷县，即今山西岢岚县。

③岚州：河东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西岚县北的岚城。

④代州：代北节度使驻地，治今山西代县。

⑤娖(chuò 辍)队：整顿队伍。此指以整顿队伍为名，故意拖延时间。

⑥床舁(yú 余)：用床抬着。舁，抬。

⑦唐林、崞(guō 郭)县：二县均属代州所领。唐林治今山西原平县东南唐林岗。崞县治今山西原平县北崞阳镇。

⑧忻州：河东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西忻州市。

⑨洪谷：堡寨名，其地在今山西岢岚县东南洪谷堡。

⑩宣州：宣州观察使驻地，治今安徽宣城县。

⑪南陵：宣州所属县，治今安徽南陵县。

⑫十一月：据章钰校证，他本"月"下有"甲午"二字。即十一月初一。

⑭石州：河东节度使所属州，治今山西离石县。

⑮鸦鸣谷：山谷名，其地在今山西寿阳东南。 上党：昭义军驻地，在今山西长治市。

⑯石镜镇：军镇名，在今浙江临安县南。

【译文】

18 李国昌想父子同时据有两个方镇，收到委任为大同节度使的诏书后，把它撕毁了，又把监军杀死，不接受替代，和李克用合兵攻下遮虏军，再进攻宁武军和岢岚军。卢简方在往振武军途中，到岚州时去世。

二十二日，河东节度使窦浣调发民伕挖掘晋阳城护城河。二十四日，任命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调发土团一千人去代州防卫。土团到达晋阳城北时，以整顿队伍为名不动身北去，要求给予优惠的赏赐。当时府库空竭，窦浣派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前去安慰晓谕他们，土团把邓虔凌迟处死了，并用床抬着邓虔的尸体进入节度使府。窦浣和监军亲自出来安慰晓谕，每人发三百文钱、一端布，土团部众才安定下来。押牙田公锷经手给乱军发钱和布，兵众就劫持他为都将，开赴代州。窦浣向商人借了五万串钱用来作为军费开支。朝廷认为窦浣没有才干，六月，任命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19 王仙芝余党在浙西一带侵扰，朝廷认为荆南节度使高骈原先在天平军任职时有威名，而王仙芝的党羽多半是郓州地方人，于是就调高骈为镇海节度使。

20 沙陀军焚烧了唐林和崞县，进入忻州境内。

21 秋，七月，曹翔到达晋阳；初五，把土团中杀邓虔的十三个人抓起来杀掉了。义武军的兵士到达晋阳后，不脱下铠甲，喧闹着要求优厚的赏赐，曹翔杀了一名十将，才使军队安定下来。朝廷调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各镇的军队都来到晋阳，以便抵御沙陀兵。

八月十五日，曹翔带领军队去援救忻州。沙陀进攻岢岚军，攻下了外城，在洪谷打败了官军，晋阳因此封闭了城门进行防守。

22 黄巢侵扰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进行抵抗，在南陵打败了黄巢。黄巢没有攻下宣州，就带领部队向浙东进攻，开辟山路七百里，攻掠福建各州地方。

23 九月，平卢军奏报说节度使宋威去世。

24 初九，任命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兼任平卢节度使。

25 初十，曹翔突然去世。十四日，昭义兵大掠晋阳，街坊市民自动组织起来攻击他们，杀死一千多人，乱兵溃散而去。

26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被降职为东都留守。任命吏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是郑余庆的孙子。

27 任命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

28 冬，十月，诏令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和吐谷浑酋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于[illegible]州讨伐李国昌父子。十一月初三，岢岚军翻出城接应沙陀军。十六日，任命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使、代北行营诏讨使。沙陀军攻石州，十九日，崔季康派兵前去救援。

29 十二月十三日，黄巢攻下福州，观察使韦岫及下州城逃走了。

30 南诏使者赵宗政回他本国去了。中书省没有给督爽回文牒，只是用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写信的意思，叫崔安潜回答他们。

31 崔季康和昭义节度使李钧与李克用在洪谷展开大战，河东、昭义两镇兵被打败，李钧在战斗中死亡。昭义兵回到代州，士卒们进行抢掠，代州的民众把他们绝大部分都杀掉了，残余兵士从鸦鸣谷跑回上党。

32 在王郢叛乱的时候，临安人董昌领导上团讨贼立了功，补授他石镜镇将官。这一年，曹师雄侵扰两浙，杭州招募各县乡兵各一千人来讨伐他，董昌和钱塘人刘孟安、阮结、富阳人闻人宇、盐官人徐及、新城人杜稜、余杭人凌文举、临平人曹信各自担任他们部队

的都将，号称杭州八都，董昌为八都的首领。以后闻人字死了，由钱塘人成及接代他。临安人钱镠由于骁勇成为董昌部下，因为立了功升任石镜镇都知兵马使。

六 年

1 春，正月，魏王佾薨[1]。

2 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获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2]。彦，徐州人；师铎，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3]。

3 贾宏等未至南诏，相继卒于道中，从者死亦太半。时辛苴已病风痹，召摄巡官徐云虔，执其手曰："说已奉朝廷发使入南诏，而使者相继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则徇国，能为我行乎？说恨风痹不能拜耳。"因呜咽流涕。云虔曰："士为知己死！明公见辟，恨无以报德，敢不承命！"说喜，厚具资装而遣之。

二月，丙寅，云虔至善阐城[4]，骠信见大使抗礼，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骠信使慈双羽、杨宗就馆谓云虔曰："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5]。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云虔曰："骠信既欲为弟、为甥，骠信景庄之子[6]，景庄岂无兄弟，于骠信为诸父，骠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

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骠信待云虔甚厚，云虔留善阐十七日而还。骠信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然犹未肯奉表称贡。

4 辛未，河东军至静乐[7]，土卒作乱，杀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归晋阳。甲戌，都头张锴、郭晞帅行营兵攻东阳门，入府，杀季康。辛巳，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5 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裼薨，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晟讨诛之[8]。

6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7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不诘盗，蜀人怪之。安潜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今穷核则应坐者众，搜捕则徒为烦扰。"甲子，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9]，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资而全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丹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

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贲牒诣陈、许募壮士，与

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头军。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选得千人，号神机弩营。蜀兵由是浸强。

8 凉王偲薨[10]。

9 上以群盗为忧，王铎曰："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之。"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10 五月，辛卯，赦赐河东军士银。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11]，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节度使李侃与监军自出慰谕，为之斩敬于牙门，乃定。

11 泰宁节度使李系[12]，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13]，以塞岭北之路[14]，拒黄巢。

【注释】

①魏王俭(yi 佚)：李俭，懿宗子，咸通三年(公元 862 年)，封魏王。

②广南：方镇名，即岭南东道，治今广东广州市。

③项城：陈州所属县，治今河南沈丘县。

④善阐：南诏府名，治今云南昆明市。

⑤舅甥：舅父与外甥的关系。

⑥景庄：即南诏骠信法的父亲酋龙，死后谥为景庄皇帝。

⑦静乐：岚州所属县，治今山西静乐县。

⑧淄州：平卢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东淄博市。

⑨三市：成都城有三市，即卖花果蚕器的叫蚕市，卖香料、药材的叫药市，卖器用等物的叫七宝市。

⑩凉王偲(tīng 挺)：李偲，懿宗子，咸通三年(公元 862 年)，封凉王。偲，《旧纪》作"健"。

⑪三城:晋阳城有隋之晋阳宫,其宫城在西北,都城又分东城和中城,故合称三城。

⑫泰宁节度使:即兖海节度使所改称,治兖州(今山东兖州)。

⑬潭州:湖南观察使驻地,治今湖南长沙市。

⑭岭北:指五岭之北,与岭南相对而言,泛指湖南地区。

【译文】

六年(己亥,公元879年)

1 春,正月,魏王李伾去世。

2 镇海节度使高骈派遣他的属将张璘和梁缵分路进攻黄巢,多次打败了他,并接受了黄巢部下的将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投降;黄巢于是跑去广南。秦彦是徐州人;毕师铎是冤句人;李罕之是项城人。

3 贾宏等人还未到达南诏,前后接着在路上死去,跟随的人也多半死了。当时辛谠已经得了风痹病,召来摄巡官徐云虔,拉着他的手说:"我辛谠已经奏闻朝廷派遣使者去南诏,然而使者在路上接连死去,怎么办呢?先生既然做了官,那么就要想到为国出力,能不能担任出使南诏的任务?我辛谠只恨得了风痹病不能向你下拜了。"接着低声哭泣而流涕。徐云虔说:"士为知己死!既然得到明公的聘用,常常感到惭愧,不知如何报答你的恩德,一定接受你的托付!"辛谠很高兴,具备了丰厚的钱物和行装打发他启程了。

二月初六,徐云虔到达南诏的善阐城,骠信接见大使时采用平等的礼仪,并接受副使以下的人行拜见礼。初九,骠信使慈双羽、杨宗到客馆对徐云虔说:"贵府牒文中的意思是想使骠信称臣下,送上奏表并进贡地方特产;骠信已派人从西川去唐朝,与唐商定为兄弟关系,不然就称舅甥关系。兄弟或舅甥关系,来往中只要有书信、礼物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奏表贡物呢?"徐云虔回答说:"骠信既然想为弟或为甥,骠信是景庄帝的儿子,景庄帝难道没有兄弟吗,

他们对于骠信来说，就是伯父或叔父，骠信作了国君，那么伯父或叔父都要称臣，何况是弟弟或外甥呢！况且骠信的祖先，由大唐进行册命，使六诏统一为一个国家，恩德是很深厚的；中间发生过小的纠纷，只是由于边界地区的官吏有过错。现在骠信想恢复旧日的友好关系，怎么可以违反祖宗的旧例不称臣呢！顺应祖考的旧规是孝的表现；事奉大国是义的行为；息止战争是有仁爱之心；审定名分是讲究礼节。这四个方面的表现，都是美德，能不努力去做吗！”骠信接待徐云虔很优厚，他在善阐停留了十七天就回国了。骠信交给徐云虔两个装文件的木夹，其中一个是给朝廷中书门下省的，一个是给岭南西道的。然而还是没有答应奉表称臣纳贡。

4 十一日，河东军到静乐，士卒们发动叛乱，杀死孔目官石裕等人。十二日，崔季康逃回晋阳。十四日，都头张锴、郭晞带领行营兵进攻晋阳东阳门，进入节度使府，杀了崔季康。二十一日，朝廷任命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任命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5 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禓去世，牙将崔君裕自己主持州中政事，淄州刺史曹全晟讨伐并杀了崔君裕。

6 夏，四月初一，发生日食。

7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任后不马上查究盗贼，蜀人感到很奇怪。崔安潜说：“强盗如果不是和地方吏役沟通包容就不能有所行动。现在如果严格查究，那么被牵连的人就会很多，进行搜捕的话，就要烦扰地方。”初五，从官库取出一千五百串钱，分别摆在三个市场上，在上面挂出告示，说：“有能够告捕一名强盗的，赏钱五百串。强盗不能一个人干，一定有同伙，同伙的人告捕，免掉他本人的罪，赏钱同平常人一样不变。”不多时，有捕盗的人来了，被捕的强盗不服气，说：“你和我一同做强盗有十七年之久，抢到的赃物都是平均分给，你怎么能捕捉我！我和你同时死了算了。”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我贴出了告示，为什么不把他捕捉送来！如果那样，他应当被处

死，你就要得到赏钱了。你既然被他先走了一步，要被处死还有什么可说的！”立即命令给捕盗的人赏钱，使强盗看着，然后把强盗在市场凌迟处死，并且把他的全家人都杀掉了。于是那些强盗和同伙们互相猜疑，没有地方可以立足了，等不到天亮，就分散逃出本地境界，境内就没有一个人去做强盗。

崔安潜觉得蜀兵胆小软弱，奏报朝廷后派大将带着文檄到陈州、许州一带招募壮士，然后和蜀人混杂在一起，经过训练后调用，共有三千人，分为三个军营，也和忠武军一样戴黄帽，号黄头军。又奏请洪州的弓弩手，教蜀人用弩箭射活动靶子，选出了一千人，号称神机弩营。经过这样训练安排，蜀兵逐渐强大起来。

8 凉王李侃去世。

9 皇帝忧虑着群盗的事，王铎上奏说：“臣为宰相的首脑，在朝廷不能够分担陛下的忧愁，请求亲自去督导诸将讨伐群盗。”于是任命王铎守司徒兼侍中，充任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10 五月初二，敕令赏赐河东军士银两。牙将贺公雅的部下士卒发动叛乱，焚烧抢掠晋阳三城，把孔目官王敬抓起来送到马步司。节度使李侃和监军亲自出来慰问告谕，又应他们的要求在牙门前把王敬杀了，才使乱兵们安定下来。

11 泰宁军节度使李系，是李晟的曾孙，口才很好而实际上没有什么谋略，王铎认为他家世代都是良将，上奏推举他担任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要他带领精兵五万人和土团驻扎在潭州，用以堵塞岭北的通道，抵御黄巢北犯。

12 河东都虞候每夜密捕贺公雅部卒[1]，族灭之。丁巳，余党近百人称“报冤将”，大掠三城，焚马步都虞候张锴、府

城都虞候郭暄家。节度使李侃下令，以军府不安，曲顺军情，收锴、暄，斩于牙门，并逐其家；以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锴、暄临刑，泣言于众曰："所杀皆捕盗司密申，今日冤死，独无烈士相救乎！"于是军士复大噪。篡取锴、暄归都虞候司。寻下令，复其旧职，并召还其家；收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家，诛灭之。己未，以马步都教练使朱玫等为三城斩斫使，将兵分捕报冤将，悉斩之，军城始定。

13 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左仆射于琮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2]，岂可令贼得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府率[3]，从之。

14 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数有乱，称疾，请寻医。敕以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4]，征侃诣京师。秋，八月，甲子，侃发晋阳。寻以东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15 镇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5]，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6]，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桂、昭、永四州守险[7]。"诏不许。

16 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

草。”巢杀之。

17 冬，十月，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宝，平州人也[10]。

18 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自桂州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历衡、永州[11]，癸未，抵潭州城下。李系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系奔朗州[12]。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时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铎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帅众趣襄阳，云欲会刘巨容之师。铎既去，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后旬余，贼乃至。汉宏，兖州人也，帅其众北归为群盗。

19 闰月，丁亥朔，河东节度使李蔚有疾，以供军副使李郜权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权兵马留后。己丑，蔚薨。都虞候张锴、郭咄署状绌郜，以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

20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来制置使方年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13]。

21 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晟合兵屯荆门以拒之[14]。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

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全叡渡江追贼，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招讨使，全叡亦止。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13]，众至二十万。

22 康传圭自代州赴晋阳，庚辰，至乌城驿[14]；张锴、郭昢出迎，乱刀斫杀之，至府，又族其家。

23 十二月，以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

24 初，兵部尚书卢携尝荐高骈可为都统，至是，骈将张璘等屡破黄巢，乃复以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凡关东节度使、王铎、郑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25 是岁，桂阳贼陈彦谦陷郴州，杀刺史董岳。

【注释】

①部卒：据章钰校证，他本“卒”下有“作乱者”三字。有此三字者文意较清楚。

②市舶：往来贸易的中外海船。唐在广州设市舶司，以负责与海外的贸易等事。

③府率：据章钰校证，他本“府”上有“率”字，作“率府率”。有“率”字者是，下文亦作“率府率”。唐东宫武官有太子左右率府、左右司御率府等，率各一人，正四品上。

④行军司马：为节度使属下的重要僚属之一，掌军籍、符伍、号令印信等，有“储帅”之称。

⑤舒州：淮南道所领州，治今安徽潜山县。

⑥循、潮二州：均为岭南东道所属州。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市。

⑦梧、桂、昭、永：梧州，治今广西梧州市。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昭州，治今广西平乐县。永州，治今湖南永州市。

⑧平州:卢龙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北卢龙县。

⑨历衡、永州:湘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县海阳山,入湖南后,经永州、衡州、潭州,至岳州入洞庭湖,汇入长江。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市。

⑩朗州:湖南观察使所领州,治今湖南常德市。

⑪雁门关:唐置,在今山西代县北雁门山上。

⑫荆门:为荆州所属县,治今湖北荆门市。其地为从江陵北去襄阳必经之道,很险要。

⑬转掠句:所记饶、信等十五州,均在鄂州以下长江南岸,为江南富庶之地。

⑭乌城驿:唐置,属太原府。其地在今山西孟县西北的西烟。

【译文】

12 河东都虞候每夜秘密捕捉贺公雅部卒中作乱的人,将他们全家杀掉。二十八日,余党近百人号称"报冤将",大肆在晋阳三城中劫掠,放火烧了马步都虞候张锴和府城都虞候郭咄的家。节度使李侃下令说,由于军府不安,需要委曲顺从军情,于是收捕张锴和郭咄,在牙门前处斩,并把他们的家属也流放到外地去,任命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张锴、郭咄在临刑时哭泣着对大家说:"我们所杀戮的人都是根据捕盗司的秘密命令干的,现在被冤屈而死,难道就没有正直勇敢的人相救吗!"于是军士们又大闹起来,夺走了张锴和郭咄回到都虞候司。不久,李侃又下令,恢复张锴和郭咄原来的官职,并把他们的家属又召回来;随即把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多家的人抓起来,把他们全部杀掉。三十日,任命马步都教练使朱玫等为三城斩斫使,带领兵士分头捕捉报冤将,全部把他们杀了,军城才安定下来。

13 黄巢写信给浙东观察使崔璆和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要求担任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他奏闻了朝廷;朝廷不答应。黄巢又上奏表要求担任广州节度使,皇帝命令大臣讨论这件事。左仆射于琮认为:"广州是海外商船来到[illegible]财宝聚积之地,怎么能让贼人得到它!"

也不答应，于是讨论另外给他一个官职。六月，宰相请求任命黄巢为率府率，皇帝答应了。

14 河东节度使李侃由于军府多次发生动乱，借口有病，请求让他去就医。朝廷敕命用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征调李侃回到京师去。秋，八月初七，李侃从晋阳启程。不久，任命东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

15 镇海节度使高骈上奏说："请求任命暂任的舒州刺史郎幼复担任镇海留后，据守浙西，派遣都知兵马使张璘带领五千军队在郴州守卫险要地方，兵马使留后王重任带领八千军队在循州和潮州一带邀击遮拦敌人，臣自己带领一万军队从大庾岭赶往广州进击黄巢。黄巢听说臣前去攻打他，一定会逃跑，请求朝廷命令王铎从他的部队中调三万人去梧州、桂州、昭州和永州地方据守险要关隘。"皇帝下诏不答应。

16 九月，黄巢收到朝廷任命他为率府率的凭证，大怒，辱骂宰相，急攻广州，当天就攻下了，抓住了节度使李迢，转而劫掠岭南各州县。黄巢叫李迢草拟奏表述说他的抱负，李迢说："我世世代代受到国家的恩惠，亲戚中很多人都在朝廷任职，那怕砍断我的手腕，奏表也是不能写的。"黄巢把他杀了。

17 冬，十月，任命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并充任盐铁转运使，调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提升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周宝是平州人。

18 黄巢在岭南，士卒中得瘴疫病死的十人中就有三四人，他的手下人劝他回到北方去以便建立大的功业，黄巢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在桂州编扎大木排数十个，乘着涨大水，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和衡州地区，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湖南观察使李系围城据守着不敢出战，黄巢紧急进攻，经过一天，就攻下了潭州，李系逃奔朗州。黄巢把守城的士卒都杀了，向下游漂流的尸体满江都是。尚让乘胜进逼江陵，号称五十万人马。当时各道援军尚未赶来，江

陵驻扎的军队还不到一万人，王铎留下他的部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己带领一部分军队跑去襄阳，说是想和刘巨容会师。王铎离开了以后，刘汉宏在江陵大肆抢掠，把房屋都焚烧光了，士民逃窜到山谷避祸。适逢下大雪，冻死的尸体漫山遍野。隔了十多天，贼人才到达。刘汉宏是兖州人，他带领部下回到北方作了强盗。

19 闰十月初一，河东节度使李蔚得了病，任命供军副使李邵暂为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暂为兵马留后。初三，李蔚去世。都虞候张锴和郭咄连名上奏状罢免李邵，任命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

20 十一月初三，任命定州已来制置使万年人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21 黄巢的部队向北面的襄阳进发，刘巨容和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晟的军队汇合驻扎在荆门抵御黄巢。贼人到达时，刘巨容在丛林中设下埋伏，曹全晟派轻骑迎战，假装被打败逃走，贼人追赶他们，伏兵突然出现，大破贼众，乘胜追赶他们，等到江陵时，俘虏和歼灭了黄巢部队的十分之七八。黄巢与尚让收集余众渡过长江，向东而去。有人劝刘巨容尽力追赶黄巢，说这样可以把贼人全部消灭。刘巨容说："国家喜欢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有了紧急情况就对将士安抚存问，不吝惜官爵和赏赐，事情安定以后就抛弃了他们，有的还被治罪；不如让贼人留下来作为我们取得富贵的一种凭藉。"众人就停止了追赶贼军。曹全晟渡江追击贼人，遇上朝廷任命泰宁都将段彦谟接替他为招讨使，曹全晟也停止了追击黄巢。这样一来，贼人的势力又振兴起来，进攻鄂州，攻下了外城，随后转掠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军队发展到了二十万人。

22 康传圭从代州赶往晋阳，二十五日，到达乌城驿；张锴和郭咄前去迎接，被乱刀砍死，康传圭到军府后，又把他们全家杀了。

23 十二月，调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24 原先，兵部尚书卢携曾推荐高骈，说他可担任都统之职，到这时，高骈手下的将领张璘等人多次打败黄巢，于是又任命卢携为门

下侍郎、平章事，关东各地的节度使，凡是王铎、郑畋所任命的，多半都换了另外的人担任。

25 这一年，桂阳贼陈彦谦攻下郴州，把刺史董岳杀掉了。

广明元年

1 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2 沙陀入雁门关，寇忻、代[1]。二月，庚戌，沙陀二万余人逼晋阳，辛亥，陷太谷[2]。遣汝州防御使博昌诸葛爽帅东都防御兵救河东。

3 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专事威刑，多复仇怨，强取富人财。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于太谷，至秦城[3]，遇沙陀，战不利而还，传圭怒，斩弘轸。时沙陀已还代北，传圭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壬戌[4]，至百井[5]，军变，还趣晋阳。传圭闭城拒之，乱兵自西明门入，杀传圭；监军周从寓自出慰谕，乃定，以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闻之，遣使宣慰曰："所杀节度使，事出一时，各宜自安，勿复忧惧。"

4 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6]，赐死。

5 上好骑射、剑槊、法算[7]，至于音律、蒲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毬，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

"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8]，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6 度支以用度不足[9]，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7 高骈奏改杨子院为发运使[10]。

8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敬瑄，许州人，田令孜之兄也[11]。

初，崔安潜镇许昌[12]，令孜为敬瑄求兵马使，安潜不许。敬瑄因令孜得隶左神策军，数岁，累迁至大将军。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之计，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勗、罗元杲镇三川[13]，上令四人击毬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14]，即以为西川节度使，代安潜。

9 辛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既死，河东兵益骄，故以宰相镇之，使自择参佐。从谠奏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15]，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16]，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时人谓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龟、崇鲁，政会之七世孙也[17]。时承晋阳新乱之后，日有杀掠，从谠貌温而气劲，多谋而善断，将士欲为恶者，从谠辄先觉，诛之，奸轨惕息[18]。为善者抚待无疑，如张彦球有方略[19]，百井之变，非其本心，独推首乱者杀之，召彦球慰谕，悉以兵柄委之，军中由是遂安。彦球为从谠尽死力，卒获其用。

10 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等击黄巢屡捷，卢携奏

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28]。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士客之兵共七万[29]，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11 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归。

12 夏，四月，丁酉，以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琢，听之子也。

13 张璘渡江击贼帅王重霸，降之；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30]，别将常宏以其众数万降。璘攻饶州，克之，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率皆不实，宰相已下表贺，朝廷差以自安。

14 以李琢为蔚朔节度使，仍充都统。

15 以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勗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6 以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

【注释】

①忻、代：二州为河东节度使所领，忻州治今山西忻州市，代州治今山西代县。

②太谷：太原府所属县，治今山西太谷县。

③秦城：太谷县所属城堡，在其西南。

④壬戌：二月无壬戌日，有误。

⑤百井：在今山西太原北面阳曲县东北的柏井村。

⑥内侍省：官署名，设内侍四员，内常侍六员，掌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传之事，总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五局之官属。所任之官吏均为宦者。

⑦法算：即数学一类技能，唐国子监设有算学博士，教《九章》、《五经算》、《缀术》等，即属法算的内容。

⑧礼部侍郎：礼部的副长官，正四品下，掌天下礼仪、祭享、贡举等事。

⑨度支：户部所属机构之一，掌管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每年计其所入而度

其所出。

⑩发运使：又称转运使，掌管漕运等事宜。

⑪田令孜：僖宗时揽权得宠的大宦官，本姓陈，随义父入内侍省为宦者，就冒称姓田。

⑫许昌：指许州，忠武军节度使治所，其地在今河南许昌市。

⑬三川：唐中叶后，以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三镇，合称三川。

⑭第一筹：击毬比赛中，先得毬而击过毬门获胜者，为第一筹。

⑮节度判官：为节度使属下文官中重要官职之一，掌判仓、兵、骑、胄等事。

⑯司勋员外郎：为吏部司勋司的副首领，从六品上，掌国家官吏的勋级。

⑰政会：刘政会，滑州胙城人，隋末，在李渊部下任职，以兴唐之功，封邢国公。历官太原留守、刑部尚书、洪州都督等职。

⑱奸轨惕息：坏人畏惧，连喘气也不敢大声。奸轨，同奸宄。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

⑲如：据章钰考校，他本均作"知"。从文意看，以作"知"为顺。

⑳行营都统：据章钰考校，他本在"行营"二字下有"兵马"二字。

㉑土客之兵：土兵是指淮南本镇兵，客兵是指其他各道征召来的兵。

㉒饶州：江西观察使所领州，治今江西波阳县。

【译文】

广明元年(庚子，公元880年)

1 春，正月初一，改年号为广明。

2 沙陀军队进入雁门关，侵扰忻、代二州。二月二十六日，沙陀兵二万余人逼近晋阳，二十七日，攻占太谷县。朝廷派遣汝州防御使博昌人诸葛爽带领东都防御兵救援河东镇。

3 河东节度使康传圭，只晓得使用严刑峻法，复仇报怨，用强暴手段夺取富人的财物。他派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去进攻太谷的沙陀军队，到秦城时，遇上了沙陀兵，被打败后退回来，康传圭大怒，把苏弘轸杀了。当时沙陀兵已经退回到代北，康传圭派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带领三千人马去追击他们。壬戌，到百井，军队中发生变乱。

转回晋阳。康传圭关闭城门抵御乱兵，乱兵从西明门攻入城，杀死了康传圭；监军周从寓亲自出来慰问晓谕他们，才安定下来，任命张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听到这个消息后，派遣使者宣慰说："所杀节度使，事情出于一时的激愤，各人应当安定下来，不要再忧愁恐惧了。"

4 左拾遗侯昌业看到盗贼遍布关东各地，而皇帝又不亲自处理政事，只知道一味游玩，赏赐没有限制，田令孜专权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天象也发生异常的现象，国家处在危险之中，于是上疏直言进谏。皇帝看了奏疏大怒，把侯昌业召到内侍省，将他处死。

5 皇帝喜欢骑马射箭，玩剑弄槊，算数计度，至于音律和博戏，没有不精通到极点的；又爱好踢球、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达到五十串钱。尤其精于打马毬，他曾经对优人石野猪说："我要是参加打马毬进士的考试，一定是状元。"石野猪回答说："要是遇上尧、舜担任礼部侍郎，恐怕陛下难免要被放黜。"皇帝听了之后笑笑罢了。

6 度支由于用度不足，上奏要求借富户和胡商的货财；敕命向他们借一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奏说："天下盗贼纷纷发生，都是由于饥寒的缘故，只有富户和胡商没有因饥寒而动乱。"于是停止向他们借钱。

7 高骈上奏改杨子院为发运使。

8 三月十七日，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是许州人，为田令孜的哥哥。

原先，崔安潜镇守许昌，田令孜为陈敬瑄请求担任兵马使，崔安潜不答应。陈敬瑄通过田令孜得到左神策军的职务，经过数年，累迁到大将军。田令孜看到关东群盗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暗地里打算将来到蜀地避乱，上奏请求任命陈敬瑄和他的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勗、罗元杲镇守三川，皇帝命令四人通过打马毬比赛以得三川的职位，陈敬瑄得到第一场胜利，就任命他为西川节度使，以取代崔安潜。

9 十八日，调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死了以后，河东兵更加骄横，所以派宰相去镇守那个地方，让他自己选择属官。郑从谠奏请任命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当时人称这套班子为小朝廷，是说其中名士很多。刘崇龟和刘崇鲁，都是刘政会的第七代孙。当时是在晋阳新乱之后，每天都有杀掠，郑从谠表面待人温和而个性却很强劲，为人多谋而善断，将士中想作坏事的人，郑从谠每每能在事先发觉，把他们杀掉，这样坏人都恐惧屏息不敢乱来。对于善良的人安抚接待而不猜疑，他知道张彦球有谋略，百井的兵变，不是他本来的用心，于是只查出首先倡乱的人处以死刑，召张彦球来对他进行安慰和晓谕，又把兵权都交给了他，由于这样，军队中就安定了。张彦球为郑从谠尽死力效劳，最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0 淮南节度使高骈派遣他的将领张璘等进攻黄巢，多次打胜仗，卢携上奏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于是传檄征集天下兵马，又广为召募兵员，获得上兵和客兵共七万人，威望大大提高，朝廷深深地倚靠他的力量。

11 安南军队中发生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躲避，各道派去戍守邕管地方的军队往往自动回本道去了。

12 夏，四月十四日，任命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李琢是李昕的儿子。

13 张璘渡过长江进攻贼帅王重霸，使他投降。由于屡次打败黄巢的军队，黄巢退到饶州以自保，别将常宏带领部下数万人向官军投降。张璘进攻饶州，攻下来了，黄巢逃走。当时江、淮各路军队屡次奏报说打败了贼军，大多不是事实，宰相以下的官员上奏表道贺，朝廷稍觉安稳一些。

14 任命李琢为蔚朔节度使，仍然担任都统职务。

15 任命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勗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16 任命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

17 初，刘巨容既还襄阳，荆南监军杨复光以忠武都将宋浩权知府事，泰宁都将段彦謇以兵守其城；诏以浩为荆南安抚使，彦謇耻居其下。浩禁军士剪伐街中槐柳，彦謇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彦謇怒，挟刃驰入，并其二子杀之。复光奏浩残酷，为众所诛；诏以彦謇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18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振武节度使。

19 刘汉宏之党浸盛，侵掠宋、兖；甲子，征东方诸道兵讨之[1]。

20 黄巢屯信州[2]，遇疾疫，卒徒多死。张璘急击之，巢以金啗璘，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钺。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诇知诸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璘击之，兵败，璘死，巢势复振。

21 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3]，于阁门出案，与将相同。

22 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有青城妖人乘其声势，帅其党诈称陈仆射[4]，马步使瞿太夫觉其妄，执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诛之。六月，庚

寅，敬瑄至成都。

23 黄巢别将陷睦州、婺州[5]。

24 卢携病风不能行，谒告；已亥，始入对，敕勿拜，遣二黄门掖之[6]。携内挟田令孜，外倚高骈，上宠遇甚厚，由是专制朝政，高下在心[7]。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决于亲吏杨温、李修，货赂公行。豆卢瑑无他材，专附会携。崔沆时有启陈，常为所沮。

25 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来降。琢时将兵万人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讨沙陀。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其众拒可举于雄武军。铎遣人说文集归国，文集执克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琢，开门迎官军。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26 庚戌，黄巢攻宣州[8]，陷之。

27 刘汉宏南掠申、光[9]。

28 赵宗政之还南诏也，西川节度使崔安潜表以崔澹之说为是[10]，且曰："南诏小蛮，本云南一郡之地；今遣使与和，彼谓中国为怯，复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议之。卢携、豆卢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11]，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榛杞[12]，皆蛮故也。前岁冬，蛮不为寇，由赵宗政未归。去岁冬，蛮不为寇，由徐云虔复命，蛮尚有觊望。今安南子城为叛卒所据，节

度使攻之未下，自余戍卒，多已自归，邕管客军，又减其半。冬期且至，倘蛮寇侵轶，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报复，纵未得其称臣奉贡，且不使之怀怨益深，坚决犯边，则可矣。”乃作诏赐陈敬瑄，许其和亲，不称臣，令敬瑄录诏白，并移书与之，仍增赐金帛。以嗣曹王龟年为宗正少卿充使⑫，以徐云虔为副使，别遣内使⑬，共赍诣南诏。

【注释】

①东方诸道：此指宣武、忠武、义成、天平、泰宁、平卢、感化诸道。

②信州：江西观察使所领州，治今江西上饶市西北。

③白麻：用白麻纸书写的诏命。唐制，凡立皇太子、大赦、讨伐、任免三公将相，皆用白麻纸书诏命。唐末宦官当权，任免宦官，也和将相一样用白麻纸。

④陈仆射：据章钰考校，他本在“仆射”下有“止逆旅，呼巡虞候索白马甚急”十一字。

⑤睦州、婺州：二州均属浙江东道所领辖。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

⑥黄门：在皇宫中服役的宦官之称。

⑦高下在心：指掌握国家大权之后，可以随心所欲，操纵自如地行使其权力。高下，上下、高低。

⑧宣州：宣歙观察使驻地，治今安徽宣城。

⑨申、光：申州和光州，均为武昌军所领辖。申州治今河南信阳市，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

⑩崔澹之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南诏派人来请和亲，诏百官计议，礼部侍郎崔澹等主张拒绝其请求。

⑪三使：指掌管国家财赋的度支、户部、盐铁的三个部门。 内库：由皇帝直接掌管的宫内储钱财之处。

⑫榛（zhēn 真）杞：指长着榛树和枸杞，形容田地因无人耕种而荒凉，长满丛木和野草。

⑬嗣曹王：唐太宗第十四子李明，封曹王。至其孙李胤，被封为嗣曹王。而

李龟年则是李胤之后代，仍袭嗣曹王之爵位。宗正少卿：为宗正寺的副长官，从四品上，掌九族六亲的属籍。

⑭内使：又称中使，即由宫中派出由宦官任职的敕使。

【译文】

17 原先，刘巨容回襄阳去了，荆南监军杨复光派忠武军都将宋浩暂时主持节度使府的政事，泰宁军都将段彦謩派兵守护江陵城；朝廷诏令宋浩为荆南安抚使，段彦謩以位在他的属下为耻。宋浩禁止军士砍伐街道中的槐树和柳树，段彦謩的部卒犯了禁令，宋浩用刑杖击他的背，段彦謩大怒，带着刀子跑到宋浩家，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杀了。杨复光上奏说宋浩残酷，被兵众诛杀；诏令任命段彦謩为朗州刺史，任命工部侍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18 五月初四，任命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振武节度使。

19 刘汉宏的党徒逐渐强盛，侵扰宋州和兖州；十一月，征调东方各道的军队去讨伐他。

20 黄巢屯驻信州，遇上了传染病，士卒中死了不少人。张璘加紧进攻他，黄巢用金钱收买张璘，并且写信请求向高骈投降，要求转奏朝廷保举他；高骈想用引诱的办法抓住他，答应为他请求节度使官职。当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都到了淮南，高骈担心他们分享了他的功劳，于是上奏说是贼人不多久就要被扫平，不需烦扰各道的军队，请求全部遣调回本道；朝廷答应了。贼人探听到各道的军队已经北去并渡过淮河，就和高骈断绝联系，并且向他挑战。高骈大怒，命令张璘进击黄巢，官军被打败，张璘战死，黄巢的势力又振兴起来了。

21 二十二日，任命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镇监军。二十三日，任命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都是用白麻纸书写诏命，由阁门发出，和任命将相时的规格一样。

22 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出身微贱，当任职公报传到蜀地时，蜀人

都感到吃惊，不知道陈敬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青城县妖人利用陈敬瑄的声势，带领他的党徒假称是陈仆射，住在客馆中，叫巡虞候取白马来，神情很紧急，马步使翟大夫察觉他们是假装的，就把他们抓了起来，用狗血淋他们的头，随即承认了罪过，全部把他们杀了。六月初八，陈敬瑄到达成都。

23 黄巢的将领攻下睦州和婺州。

24 卢携因为得了风痛病不能行走，请假在家养病，十七日，才入朝见皇帝，敕令不要下拜，派了两个黄门官扶着他。卢携在朝廷内仗着田令孜的势力，在朝廷外倚靠高骈的军队，皇帝对他给以优厚的待遇，这样一来他专掌朝廷大政，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得了病以后，精神不好，对于政事完全由他的亲信杨温和李修作最后裁决，使得行贿赂的事公开进行。豆卢琮没有其他才干，只会附会卢携。崔沆不时有所陈奏，常常被他从中阻隔破坏。

25 十八日，李琢上奏说沙陀有二千人前来投降。李琢当时带领军队一万人驻扎在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同讨伐沙陀。李克用派遣大将高文集据守朔州，亲自带领部下在雄武军抵御李可举。赫连铎派人去劝说高文集回到唐朝来，高文集于是把李克用的将领傅文达抓起来，和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都向李琢投降，打开城门迎接官军。李友金是李克用的族父。

26 二十八日，黄巢进攻宣州，把它攻下来了。

27 刘汉宏向南攻掠申州和光州。

28 赵宗政回南诏以后，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表认为崔澹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说："南诏小蛮，本来只处在云南一个郡的地方；现在派使者去与他议和，他们会说中国是软弱的，又要求公主下嫁，怎么去拒绝他呢！"皇帝命令宰相们讨论这个问题。卢携和豆卢琮上奏说："大中末年，府库很充实。从咸通年间以来，蛮人两次攻下安南和邕管，一次侵入黔中，四次进犯西川地方，国家征兵运粮，使

得全国人民弄得很疲弊，在十五年多的时间中，国家的租赋大半不能送到京师去，掌管财赋的三使和内库因而空虚枯竭，战士们在西南地区染上瘴疠之病而死去，老百姓因贫困而成为盗贼，使得广大的中原地区榛杞丛生，一片荒凉，这都是由于和蛮人作战带来的恶果。前年冬天，蛮人没有侵扰边地，是由于赵宗政尚未回去。去年冬天，蛮人没有侵扰边地，是由于徐云虔回来复命，蛮人还抱有一线希望。现在安南的内城被叛卒所据有，节度使虽然进攻也尚未攻下，其余的戍卒，多半都自动回本道去了，邕管的客军，又减少了一半。冬天即将到来，倘若蛮人发动进攻，怎样来抵御他们呢！在这种情况下，不如暂且派遣使臣去回报答复，即使未能使他称臣奉贡，也不致使他怀怨更深而坚决犯边，这样也就可以了。”于是拟出诏书给陈敬瑄，答应南诏的和亲要求，可以不称臣，叫陈敬瑄把诏书抄出来，连同书信送给南诏，还增加赏赐他们的金帛。并任命嗣曹王李龟年为宗正少卿担任使者，命徐云虔为副使，另外还派遣了内使，共同带着书信财物去南诏。

29 秋，七月，黄巢自采石渡江[①]，围天长、六合[②]，兵势甚盛。淮南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朝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骈以诸道兵已散，张璘复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称：“贼六十余万屯天长，去臣城无五十里。”先是，卢携谓：“骈有文武长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虽有谓骈不足恃者，然犹庶几望之。及骈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骇。诏书责骈散遣诸道

兵，致贼乘无备渡江。骈上表言："臣奏闻遣归，亦非自专。今臣竭力保卫一方，必能济办；但恐贼迤逦过淮[3]，宜急救东道将士善为御备。"遂称风痹，不复出战。

30 诏河南诸道发兵屯濒水[4]，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5]，以备黄巢。

31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晟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32 刘汉宏请降；戊辰，以为宿州刺史。

33 李克用自雄武军引兵还击高文集于朔州，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药儿岭[6]，大破之，杀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皆死；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杀万人。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诏以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谷浑白义成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李可举兼侍中。

达靼本靺鞨之别部也，居于阴山[7]。后数月，赫连铎阴赂达靼，使取李国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时与其豪帅游猎，置马鞭、木叶或悬针，射之无不中，豪帅心服。又置酒与饮，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愿效忠而不得。今闻黄巢北来，必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几何，谁能老死沙碛邪！"达靼知无留意，乃止。

34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为太子宾客、分司。

35 九月，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烧安喜门[8]，焚掠市肆，由长夏门去。"

36 黄巢众号十五万，曹全晟以其众六千与之战，颇有杀获；以众寡不敌，退屯泗上[9]，以俟诸军至，并力击之；而高骈竟不之救，贼遂击全晟，破之。

37 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过许昌。徐卒素名凶悖，节度使薛能，自谓前镇彭城，有恩信于徐人，馆之毬场。及暮，徐卒大噪，能登子城楼问之，对以供备疏阙，慰劳久之，方定；许人大惧。时忠武亦遣大将周岌诣溵水，行未远，闻之，夜，引兵还，比明，入城，袭击徐卒，尽杀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将奔襄阳，乱兵追杀之，并其家。岌自称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为岌所袭[10]，引兵还兖州，诸道屯溵水者皆散[11]。黄巢遂悉众渡淮，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

38 先是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以诸葛爽代之。师泰见朝廷多故，使军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复以师泰为振武节度使，以爽为夏绥节度使[12]。

39 黄巢陷申州，遂入颍、宋、徐、兖之境[13]，所至吏民逃溃。

40 群盗陷澧州[14]，杀刺史李询、判官皇甫镇。镇举进士二十三上[15]，不中第，询辟之。贼至，城陷，镇走，问人曰："使君免乎？"曰："贼执之矣。"镇曰："吾受知若此，去将何之！"遂还诣贼，竟与同死。

【注释】

①采石：即采石戍，在今安徽当涂县采石，为江防要地。

②天长、六合：二地均为扬州所属县。天长在扬州西一百一十里，治今安徽开长县；六合在扬州西七十里，治今江苏六合县。

③迤逦(yǐlǐ移里)：辗转曲折。

④濉水：陈州所属县，治今河南商水县南旧商水。

⑤汝州：东都观察使所领州，治今河南临汝县。

⑥药儿岭：在雄武军西，其地约在今北京市北。

⑦阴山：即今内蒙古阴山山脉。

⑧安喜门：即洛阳城的东北门。下面说的长夏门，即洛阳城的东南门。

⑨泗上：即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县。

⑩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本为泰宁节度使，驻兖州，为防御黄巢西进，乃调他去汝州，担任汝、郑把截制置使。

⑪诸道：据章钰校证，他本在"诸道"二字上有"于是"二字。有此二字者为顺。

⑫夏绥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置，治夏州，领夏、绥二州。

⑬颍、宋、徐、兖：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市，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兖州治今山东兖州。黄巢当时势力已发展到皖北、豫东、苏北，鲁西一带地区。

⑭澧州：荆南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湖南澧县东南。

⑮二十三上：是说上礼部去参加进士考试有二十三次。

【译文】

29秋，七月，黄巢从采石戍渡过长江，包围了天长和六合两县，兵势甚为强盛，淮南将毕师铎对高骈说："朝廷倚靠你来决定国家的安危，现在贼人的数十万军队乘胜长驱直入，好像进入没有人的地方，毫无阻拦，如果不据守在险要的地方来打击他们，让他们渡过了长江和淮河，就无法控制他们了，一定会成为中原地区极大祸患。"高骈看到各道的军队都回去了，张璘又已战死，自己考虑没有力量制止黄巢的发展，畏缩着不敢出兵作战，只是命令手下的将领

严加防备，自我保存力量罢了，并且上奏表向朝廷告急，说："贼军六十多万屯驻天长县，离臣所在的城不到五十里。"原先，卢携称："高骈有文武大才，要是把兵权都交给他，黄巢是很容易平定的。"朝廷内外虽然有人认为高骈是不值得依靠的，然而还是希望他有所作为。等到高骈的奏表送到朝廷，上上下下的人，大失所望，人们大受惊骇。诏书责备高骈遣散各道的军队，致使贼人乘官方无防备而渡过长江。高骈上奏表说："臣奏闻朝廷以后才遣归各道的军队的，又不是我擅自这样做的。现在臣尽力保卫一个地区，一定能办得到；只是担心贼人辗转渡过淮河，应当赶紧命令关东各道将士妥善地进行防御。"于是高骈说是得了风痹病，不再出兵作战了。

30 朝廷诏令河南各道发兵屯驻濉水县，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驻汝州，用以防御黄巢。

31 初九，任命淄州刺史曹全晟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32 刘汉宏请求投降；十六日，任命他为宿州刺史。

33 李克用从雄武军带军队回来在朔州进击高文集，李可举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在药儿岭拦击他，大败李克用，杀死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都战死；又在天雄军境内打败他，杀死一万人。李琢和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被打败，部众都溃散了，他和李克用以及宗族向北进入达靼境内。朝廷下诏任命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谷浑白义成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给李可举兼侍中的官衔。

达靼本来是鞑羯的别部，居住在阴山一带。隔了几个月，赫连铎暗地贿赂达靼，叫他们捉拿李国昌父子，李克用知道了这件事，当时他和达靼部的豪帅游猎，放置马鞭、木叶或者悬针作射靶，没有不射中的，豪帅很佩服他。又设置酒宴和豪帅对饮，饮到半醉时，李克用说："我得罪了天子，愿为国家效忠而不可能。现在听说黄巢向北打来，一定会给中原地区带来祸患，有一天天子要是赦免了我的罪过，能够和你们一道到南方去共立大功，不是很快意的事吗！

人生在世有多少时间，哪个愿意在沙碛地方过一辈子啊！”达靼了解到李国昌父子不会长期留在那里，就没有捕杀他们。

34 八月十三日，调任前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35 九月，东都奏称：“汝州所招募的军队李光庭等五百人从代州回来，经过东都，焚烧了洛阳安喜门，烧抢商店，然后由长夏门离去了。”

36 黄巢的军队号称十五万人，曹全晟指挥他率领的六千人和黄巢作战，取得了不少战绩，由于众寡不敌，撤退后屯驻在泗州，以等待其他各支援军的到来，以便合力进攻黄巢；但是高骈竟然不去救援他，贼军就进击曹全晟，把他打败了。

37 徐州派遣军队三千人到溵水去，经过许昌。徐州的士卒向来以凶悖出了名，许州节度使薛能，自己认为从前镇守过彭城，对于徐州人有恩信，将徐州士卒安置在毬场。到傍晚时，徐州士卒大声喧闹，薛能登上子城楼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回答说是供应太差了，薛能慰劳了很久，才安定下来；许州人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恐惧。当时忠武军也派遣了大将周岌到溵水去设防，离开许州不远，听到徐卒闹事的消息，在当夜，带军队回来，黎明时分，进入城中，袭击徐卒，把他们都杀掉了；并且埋怨薛能对待徐卒的优厚待遇，就把薛能赶走了。薛能将要跑到襄阳去，乱兵追上去把薛能杀了，连家属也不放过。周岌自称忠武军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担心被周岌所袭击，带领军队回到兖州去了，于是各道驻防溵水的军队都散走了。黄巢于是命令全部人马都渡过淮河，所经过地方不虏掠，只选取壮年男子来扩充军队。

38 先前，征调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由诸葛爽接替他为振武节度使。吴师泰看到朝廷变故太多，指使军民上奏表挽留自己。冬，十月，朝廷又任命吴师泰为振武节度使，另以诸葛爽为夏绥节度使。

39 黄巢攻下申州，于是进入颍、宋、徐、兖各州的境内，所到达的地方，官吏士民都逃散了。

40 群盗攻下澧州，杀死刺史李询和判官皇甫镇。皇甫镇到礼部考进士有二十三次之多，还是没有考取，李询聘请他为判官。贼人攻澧州，攻下来了，皇甫镇逃时，询问别人说："刺史逃走了吗？"别人告诉他道："被贼人捉住了。"皇甫镇说："我受到刺史的知遇之恩，离开他又到什么地方去呢！"于是回转来到贼人那里，竟然与李询一同被贼人杀死。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二百五十四

唐纪七十　起上章困敦十一月，尽玄黓摄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广明元年

1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荣作乱，剽掠坊市俱空。

2 宿州刺史刘汉宏怨朝廷赏薄，甲寅，以汉宏为浙东观察使。

3 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商讨黄巢。乙卯，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1]。

4 初，黄巢将渡淮，豆卢瑑请以天平节钺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

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既而淮北相继告急，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5 辛酉，以王重荣权知河中留后，以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

6 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诸军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上召宰相议之。豆卢瑑、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戌，日南至[2]。上开延英，对宰相泣下。观军容使田令孜奏[3]：“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搆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瑑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能守潼关[4]，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王川帅臣皆令孜腹心[5]，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怿，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珂为句当寨栅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癸亥，齐克让奏：“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经战斗，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

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刓弊⑥，各思乡闾，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粮及援军。”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

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孙也⑦。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

辛未，陕州奏东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⑧，将左、右军东讨。是日，贼陷虢州⑨。

7 以神策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

8 以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初，薛能遣牙将上蔡秦宗权调发至蔡州⑩，闻许州乱，托云赴难，选募蔡兵，遂逐刺史，据其城。及周岌为节度使，即以宗权为蔡州刺史。

【注释】

①河阳节度使：又称河阳三城节度使，驻孟州（治今河南孟县南），领孟、怀二州。

②日南至：一年之中，有一天日影最短，这时的太阳在最南方，古人把这一天叫日南至，也就是冬至。

③观军容使：官名，唐肃宗时始置，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由宦官充任。

④哥舒翰句：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朝廷命哥舒翰领蕃汉兵十余万，号称二十万守潼关。次年，杨国忠促玄宗令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结果在灵宝会战中为安禄山伏兵所败，哥舒翰被俘，潼关失守。

⑤三川帅：指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和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勗。

⑥刓（wán 玩）弊：刀钝矛秃，武器损坏。

⑦迺：刘迺，字永夷，洺州广平人。天宝中，举进士，历官监察御史、民部郎

中、兵部侍郎等职。朱泚之乱，泚派人劝其出任伪职，逋不从，后绝食而死。

⑧汝、洛、晋、绛、同、华：汝州治今河南临汝，洛州即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市，晋州治今山西临汾，绛州治今山西新绛，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

⑨虢州：为陕州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河南灵宝县。

⑩蔡州：忠武军所领州，治今河南汝南县。

【译文】

唐纪七十　起庚子(公元880年)十一月，止壬寅(公元882年)四月，共一年六个月。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广明元年(庚子，公元880年)

1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荣作乱，把坊市都抢掠光了。

2 宿州刺史刘汉宏埋怨朝廷赏赐太微薄，初四，任命刘汉宏为浙东观察使。

3 朝廷诏令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把本道的军队交给诸葛爽和代州刺史朱玫，让他们带领向南去讨伐黄巢。初五，任命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

4 原先，黄巢将要渡过淮河，豆卢瑑请求把天平军的节钺授给黄巢，等到他上任以后再讨伐他。卢携说："盗贼的贪心是不会满足的，虽然给他官职，也不能制止他们抢掠，不如赶紧调发各道的军队扼守泗州，任命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军既然不能前进入关，一定会回师剽掠淮南、两浙等地，聊以在沿海一带偷生而已！"皇帝听从了卢携的意见。接着淮北各地相继告急，卢携借口有病不再出面，京师大为恐惧。初十，东都奏报说黄巢已经进入汝州境内。

5 十一日，任命王重荣暂时担任河中留后，调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

6 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报说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

转发文牒给各路军队说："各部应当保守自己的营垒，不得进犯我们的军队，我部将要进入东都，随即到京城去，向朝廷问罪，与你们众人无关。"皇帝召集宰相商量对策。豆卢瑑、崔沆请求调派关内各镇和左右神策军防守潼关。十二日，冬至。皇帝在延英殿召开会议，对着宰相们流下了眼泪。观军容使田令孜上奏说："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卫潼关，臣亲自担任都指挥制置把截使。"皇帝说："长期担任侍卫的将士，不熟悉征讨打仗之事，恐怕承当不了这个重任。"田令孜说："从前安禄山反叛时，玄宗到蜀地去躲避战乱。"崔沆说："安禄山的军队才五万人，与黄巢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豆卢瑑说："哥舒翰带领十五万人马还没有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有六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没有哥舒翰那些军队。要是田令孜为国家着想，三川地方的帅臣都是田令孜的心腹之人，和玄宗相比到蜀地去就更有准备了。"皇帝听了很不高兴，对田令孜说："你且为我调军队守卫潼关。"当天，皇帝到左神策军去，亲自检阅将士。田令孜向皇帝推荐左军弓弩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皇帝召见了这三个人，于是任命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王师会为制置关寨粮料使，赵珂为句当寨栅使，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和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十三日，齐克让上奏说："黄巢已经进入东都境内，臣收军退保潼关，在关外安营扎寨。将士经过多次战斗，早就没有什么储备的资粮了，州县残破，地方上人烟都快要断绝，向东西南北环视，看不见官府的吏员，士兵们又冻又饿，武器又多是钝的坏的，都想念着家乡，非常担心他们一时溃败离散，请求及早送资粮和派援军来。"皇帝命令选取两神策军的弓弩手，得到二千八百人，由张承范带领前去支援。

十七日，黄巢攻下东都，留守刘允章带领百官迎接晋谒；黄巢进城，只是劳问一下就完了，闾里非常安定。刘允章是刘迺的曾孙。

田令孜奏闻后招募了坊市中数千人用来补充左、右神策军。

二十一日，陕州奏报说东都已被黄巢攻下。二十二日，任命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六州都统，带领左、右神策军向东去讨伐黄巢。当天，贼军攻下了虢州。

7 任命神策军将军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

8 任命周岌为忠武节度使。以前，薛能派遣牙将上蔡人秦宗权到蔡州去调遣军队，秦宗权听说许州发生动乱，借口说是要去拯救灾难，在蔡州招募军队，于是把刺史赶走了，占据了蔡州城。等到周岌当了节度使，就任命秦宗权为蔡州刺史。

9 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①]，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门楼临遣之。承范进言："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愿陛下趣诸道精兵早为继援。"上曰："卿辈第行，兵寻至矣！"丁丑，承范等至华州。会刺史裴虔余徙宣歙观察使，军民皆逃入华山，城中索然，州库唯尘埃鼠迹，赖仓中犹有米千余斛，军士裹三日粮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②]，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卒莫有斗志。是日，黄巢前锋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克

让与战，贼小却，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华[3]。克让力战，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饥甚，遂喧噪，烧营而溃，克让走入关。关左有谷，平日禁人往来，以榷征税，谓之"禁坑"。贼至仓猝，官军忘守之，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寿藤茂密如织，一夕践为坦途。承范尽散其辎囊以给士卒[4]，遣使上表告急，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踰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5]；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则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

辛巳，贼急攻潼关，承范悉力拒之，自寅及申[6]，关上矢尽，投石以击之。关外有开堑，贼驱民千余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须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纵火焚关楼俱尽。承范分兵八百人，使王师会守禁坑，比至，贼已入矣。壬午旦，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师会自杀，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7]，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8]，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向导，以趣长安。

贼之攻潼关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廪称疾，请休官，贬贺州司户[9]。

黄巢入华州，留其将乔钤守之。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

于贼。癸未，制以巢为天平节度使。

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以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田令孜闻黄巢已入关，恐天子责己，乃归罪于携而贬之，荐徽、澈为相。是夕，携饮药死。澈，休之从子也。

百官退朝，闻乱兵入城，布路窜匿。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10]，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

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11]。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注释】

①病坊：唐在京城中设置病坊，收养贫穷有病者、如乞儿有病者，病坊即收养他们。

②菁(jīng 精)中：密茂的草木丛中。

③河、华：指黄河与华山。潼关地处华山与黄河之间，黄巢军声，震撼此处山河。

④辎囊：辎重和囊橐。辎重指随军之物，囊橐指私人行装。

⑤鼎镬：指古代的一种酷刑，即将犯人用鼎或大锅煮死。镬，大锅。

⑥自寅及申：从早上三四点钟战斗到下午三四点钟。寅，凌晨三四点时，申，下午三四点时。

⑦野狐泉：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北旧潼关之西。

⑧奉天：县名，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置，治今陕西乾县。

⑨贺州：岭南东道所领州，治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

⑩金光门：长安城西的第二门。城西三门，由北而南，第一叫开远门，第二叫金光门，第三叫延平门。

⑪霸上：即长安城东北的霸水旁。霸水上建有霸桥，唐时迎送宾客，常到此处。霸，一般作"灞"。

【译文】

9 二十五日，张承范等带领神策军弓弩手从京师出发。神策军士卒都是长安城中富人家的子弟，是通过贿赂宦官才得以列名军籍的，从而可以得到优厚的饷给和赏赐，他们只知道穿着华丽的军装，骑着怒奔的大马，凭藉权势任意横行，从未经历过作战之事；听到说要出去打仗，父子们聚集在一起痛哭，多用金帛雇请病坊中的贫穷人代替他们去当兵，那些人往往连兵器都不知如何用。当天，皇帝到章信门城楼给他们送行。张承范向皇帝进言说："听说黄巢拥有数十万人马，鼓噪向西而来，齐克让带着一万名饥饿的士卒驻扎在关外，又派臣带领二千余人屯驻在关上，又没有听说如何安排供应粮饷的办法，就这样抵御贼军，臣私下感到很寒心。希望陛下催促各道精兵早些来支援我们。"皇帝说："你们只管前去，援军不久就会到达了！"二十七日，张承范等到达华州。适遇刺史裴虔余迁为宣歙观察使，军民都逃到华山中去了，城中空荡荡的，州的库房中只有灰尘和鼠迹，幸好粮仓中还有米一千余斛，军士可以带着三天的粮食向潼关前进。

十二月初一，张承范等到达潼关，在草丛中搜索到村民一百人

左右，叫他们搬运石头储存用水，为守御关塞作准备；张承范和齐克让的军队都断了粮，士卒没有斗志。当天，黄巢的前锋部队抵达关下，白色的旗帜布满原野，看不到边际，齐克让和他们接战，贼兵稍稍退后了一点，不久黄巢带领的大军到了，全军大声欢呼，声音振动了黄河和华山。齐克让拼力战斗，从午时战斗到酉时才脱离战场，士卒们饿坏了，于是就喧闹起来，烧掉营房后溃散了，齐克让逃走入关。关的左边有一条山谷，平日禁止人们从谷中通过，以便征收关税，叫这条谷为"禁坑"。贼军仓猝到来，官军忘了守御它，溃散的官兵从谷中进入，谷中的灌木藤萝本来茂密如织物一样，经过一个夜晚就践踏成平坦的道路了。张承范把辎重和私财全部分给了士卒，并派遣使者上表告急，说："臣离开京师已有六天，甲卒没有增加一个人，馈饷连影子也未看到。到达潼关时，巨寇已经到达关下，用二千余人抵御六十万人，关外的官军由于饥饿而溃散，踏开了禁坑。臣的失守，受鼎镬的酷刑也心甘情愿；只是朝廷的谋臣，把羞愧的颜面又向何处放！有人说陛下已经在议论向西迁移，假若皇帝的銮舆一动，那么朝廷上下就会如土崩瓦解一样垮掉。臣大胆地在活着的时候奋勇地冒着死罪说几句话，希望陛下和亲近的侍臣及宰相仔细商议，决不能轻举妄动，赶紧征调军队以援救关防，那么高祖、太宗的基业或许还能够维持下来，使黄巢继安禄山之后灭亡，小臣胜过哥舒翰的失败而死！"

初二，贼军急攻潼关，张承范尽力抵御，从凌晨一直战斗到下午，关上的箭射完了，就用石头来投击敌人。关外有一条天然壕沟，贼人将一千多名老百姓赶到那里，掘土填沟，不大一会，就把沟填平了，带军队渡过壕沟。到夜晚，贼人放火烧关楼，关楼被全部烧坏。张承范分出八百名军队，叫王师会带领去防守禁坑，等到他们赶到时，贼军已经进入禁坑了。初三的早晨，贼军夹攻潼关，关上的官兵都溃败了，王师会自杀，张承范换上便服带领残余士兵逃走了。到野狐泉，碰上奉天援兵二千人到来，张承范说："你们来得太

晚了！”博野、凤翔军回转来到渭桥时，看到所招募的新军衣裳既保暖又鲜艳，愤怒地说：“这些人有什么功劳而享受如此待遇，我们反而挨饿受冻！”于是就进行抢掠，进而为贼军作向导，前往长安城。

贼军攻潼关的时候，朝廷任命前京兆尹萧遘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萧遘借口有病，请求辞去官职，因而被贬为贺州司户。

黄巢进入华州，留下他的将领乔钤据守。河中留后王重荣请求向贼人投降。初四，朝廷任命黄巢为天平节度使。

初五，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二人都同平章事。罢免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田令孜听说黄巢已经进入关中，担心天子责备自己，于是把罪责都推到卢携身上而贬了他的官职，又荐举王徽、裴澈为宰相。当晚，卢携服毒自杀。裴澈是裴休的侄子。

百官退朝时，听说乱兵已入城，于是分道逃窜躲藏起来。田令孜带领神策军的五百名兵士簇拥着皇帝从金光门逃出，只有福、穆、泽、寿四王和妃嫔数人跟随而行，百官们都不知道这回事。皇帝奔跑着日夜都未停息，跟随的官员许多人都赶不上他。皇帝即然离开京城，军士和坊市民众争着到政府房中去偷盗金银绸缎等物。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黄巢的前锋将领柴存进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带领文武百官数十人到霸桥迎接黄巢。黄巢乘坐着金装肩舆，他的随从人员都披着长头发，并用红绸子捆扎着，穿着锦绣衣服，拿着武器跟随，甲士和骑兵如流水一般涌入长安，辎重车辆堵塞了道路，人马在千里长的路上连接不断。民众夹道聚观，尚让在他经过的地方告诉老百姓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氏那样不爱护你们，你们好好安居，不用惧怕。”黄巢住在田令孜的府宅中，他的徒属为盗时间长，很是富有，看到贫穷的人，往往施舍钱物给他们。居住了数天以后，又各自出去抢掠，烧坊市店铺，在街上杀了很多人，黄巢也禁止不了；尤其憎恨官吏，只要抓到了都被杀死。

10 上趣骆谷[1]，凤翔节度使郑畋谒上于道次，请车驾留凤翔。上曰："朕不欲密迩巨寇，且幸兴元[2]，征兵以图收复。卿东扞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畋曰："道路梗涩[3]，奏报难通，请得便宜从事。"许之。戊子，上至壻水[4]，诏牛殿、杨师立、陈敬瑄，谕以京城不守，且幸兴元，若贼势犹盛，将幸成都，宜豫为备拟。

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画皂绣为衮衣[5]，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6]，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谓广明之号，去唐下体而著黄家日月，以为已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为皇后。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7]。璆，邠之子也，时罢浙东观察使，在长安，巢得而相之。

诸葛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梁田[8]，黄巢将砀山朱温屯东渭桥[9]，巢使温诱说之，爽遂降于巢。温少孤贫，与兄昶、存随母王氏依萧县刘崇家，崇数答辱之，崇母独怜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巢以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爽赴镇，罗元杲发兵拒之，士卒皆弃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11 郑畋还凤翔，召将佐议拒贼，皆曰："贼势方炽，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乃图收复。"畋曰："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鬲伤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会巢使者

以赦书至，监军袁敬柔与将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谢巢。监军与巢使者宴，乐奏，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孙储曰："以相公风痹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闻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乃刺指血为表，遣所亲间道诣行在，召将佐谕以逆顺，皆听命，复刺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禁兵分镇关中者尚数万[11]，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

12 丁酉，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

13 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衙者，复其官。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谘、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扈从不及[12]，匿民间，巢搜获，皆杀之。广德公主曰[13]："我唐室之女，誓与于仆射俱死！"执贼刃不置，贼并杀之。发卢携尸，戮之于市。将作监郑綮、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14]，举家自杀。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巢，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巢杀之。

14 初，枢密使杨复恭荐处士河间张浚，拜太常博士，迁度支员外郎。黄巢逼潼关，浚避乱商山[15]。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16]，从行军士始得食。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对曰："臣不及此，乃张浚员外教臣。"上召浚诣行在，拜兵部郎中。

15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号哭累日，不俟诏

命，举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诣兴元卫车驾。

16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财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巢遣其将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兵击河中，重荣与战，大破之，获粮仗四十余船，遣使与玉处存结盟，引兵营于渭北。

17 陈敬瑄闻车驾出幸，遣步骑三千奉迎，表请幸成都。时从兵浸多，兴元储偫不丰，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

【注释】

①骆谷：文中似指骆谷道，即秦岭南北交通的要道。这条路从陕西周至县西南，经骆谷水、悦水河谷达到洋县。

②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在今陕西汉中市。

③棲涩(sè 色)：阻塞而不通畅。

④堵水：即堵水镇，在今陕西洋县西南。

⑤衮衣：又称衮服，古代帝王所服用的上面绣有龙的礼服。黄巢仓卒即帝位时未及备有绣龙的衮服，乃用画龙衮服而已。

⑥丹凤楼：即大明宫南面丹凤门城楼，故称丹凤楼。唐代帝王宣布重要政事，常在丹凤楼举行。

⑦太常博士：即太常寺所属的博士官，从七品上，掌辨五礼及拟谥法等事。

⑧栎阳：京兆府所属县，治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栎阳镇。

⑨砀(dàng 挡)山：宋州所属县，治今安徽砀山县东。

⑩甃(zhòu 宙)：铺地的砖。

⑪禁兵分镇关中：即神策军在关中地区设置的八镇兵。

⑫扈从：帝王的随从人员之称。

⑬广德公主：宣宗女，嫁于琮。据《新传》所载，于琮被杀，公主求同死，不

允，乃自缢。

⑭库部郎中：兵部所属职司中有库部，设郎中一员，从五品上，掌国家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等事。

⑮商山：一名商坂、商洛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⑯汉阴：为金州所属县，治今陕西石泉县东南。　驮(duò 舵)，驱马负载的货物，唐递驮，每驮一百斤。

【译文】

10 皇帝赶往骆谷途中，凤翔节度使郑畋在旅途中拜见了皇帝，请求皇帝留在凤翔。皇帝说："朕不想住在离巨寇很近的地方，暂时到兴元去，征调各道人马以图收复京师。你东边要抵御贼人的兵锋，西边要抚循各少数民族，希望联合邻近各道，努力建立大的功业。"郑畋说："道路不通畅，奏报不易达到，请求让我能够因利乘便见机行事。"皇帝答应了。初九，皇帝到达堵水镇，下诏告诉牛勗、杨师立和陈敬瑄，说是京城失守了，皇帝暂时到兴元来，倘若贼人势力还强大的话，将去成都，你们要预先安排一下。

十一日，黄巢屠杀留在长安的唐宗室，一个也不留。十二日，黄巢进入皇宫。十三日，黄巢在含元殿登上皇帝的宝座，穿上临时画着卷龙的龙袍，击战鼓数百通以代替金石乐器。登上丹凤门城楼，颁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年号为金统。说唐的广(廣)明年号，是去掉唐字的下半部分，然后加上黄家日月，认为这是对自己有利的好兆头。唐朝的官吏三品以上的全部停止任职，四品以下的仍旧担任原来的职位。封妻子曹氏为皇后。任命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任命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崔璆是崔邠的儿子，当时被罢免了浙东观察使，留在长安，所以黄巢能够任命他为宰相。

诸葛爽带领代北行营的军队屯驻在栎阳，黄巢手下的将领砀

山人朱温屯驻在东渭桥，黄巢叫朱温去劝说诸葛爽归顺，诸葛爽于是投降了黄巢。朱温年少时父亲去世了，家境贫穷，他和哥哥朱昱、朱存跟随母亲王氏依靠萧县刘崇家生活，刘崇多次鞭打羞辱朱温，只有刘崇的母亲怜惜朱温，并告诫家人说："朱三不是一般的平常人，你们要好好对待他。"黄巢任命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去上任，原任节度使罗元杲派军队抗拒他，士卒们都抛掉甲胄迎接诸葛爽，于是罗元杲逃往皇帝的驻地。

11 郑畋回到凤翔，召集将佐商量抵御贼兵之事，将佐们都说："贼人的势力正强大，应当从容等待各方军队聚集后，再图谋收复京师之事。"郑畋说："你们劝我向贼人称臣吗！"接着昏倒在地，脸上也被地砖碰伤了，从午间到第二天早晨，还不能说话。适遇黄巢的使者带着赦书到来，监军袁敬柔和将佐们依次站立接受赦令，并代表郑畋写奏表签名以答谢黄巢。监军和黄巢的使者举行酒宴，奏起了音乐，从将佐以下的官吏都悲伤哭泣；使者感到奇怪，幕客孙储说："由于相公得了风痹病不能前来与宴，所以感到悲伤而已。"民间听到这回事也没有不流泪的。郑畋听到这个消息后说："我本来就知道人心尚未厌弃唐朝，贼人不要很久就会被消灭了！"于是刺手指的血写成奏表，派遣亲信从小路送到皇帝那里，又召集将佐晓谕他们应当忠于朝廷，将佐都听从他的命令，又刺血和他们立下盟誓，然后把城墙和护城河修好，兵器军械修缮好，对士卒进行训练，暗地邀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都答应发兵，在凤翔会合。当时分镇关中的禁卫兵还有数万人，听说天子到蜀地去了，没有地方可以去，郑畋派人招呼他们，都到郑畋这边来了，郑畋分一部财物给他们，用以团结他们，军队的势力大大振兴起来。

12 十八日，皇帝到达兴元，下诏各道要拿出全部军队前去收复京师。

13 二十日，黄巢下令，百官到赵璋处交名帖的，就恢复他们的官职。豆卢瑑、崔沆和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谘、御史

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没有赶上跟随皇帝逃走，躲在民间，被黄巢搜了出来，全部杀死。广德公主说："我是唐朝皇室之女，发誓要和于仆射一道死！"拿着贼人的刀不放下，贼人也把她杀了。又把卢携的尸体挖出来，在市场上进行示众。将作监郑綮和库部郎中郑系守义不作贼人的臣子，全家自杀。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然向黄巢称臣，但是接纳了很多逃亡的士大夫，又把公卿们藏在夹壁中；黄巢发现后把他杀了。

14 原先，枢密使杨复恭推荐处士河间张浚，授予太常博士官，后升为度支员外郎。黄巢逼近潼关时，张浚跑到商山避乱去了。皇帝到兴元去时，路上没有供应和住处，汉阴县令李康用骡子背了数百驮食品献给皇帝，跟随皇帝的军士才得到饭食。皇帝问李康："你担任县令，怎么会这样做？"李康回答说："臣想不到这一点，是张浚员外郎教臣这样做的。"皇帝召张浚到住地，授给他兵部郎中官职。

15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听说长安失守了，大哭了好几天，不等到朝廷的诏命，全军前去援救，又派二千人从小路到兴元去保卫皇帝。

16 黄巢派遣使者到河中镇去上调财物，前后去了数百人，吏民受不了这种征调之苦。王重荣对众人说："开始时我不计名节是为缓解军府的灾患，现在征调财物没有完，又要征兵，我不要多久就会被消灭了！不如派军队抗拒他们。"众人都认为应当这样，于是把黄巢派去的使者全部杀掉了。黄巢派遣他的将领朱温从同州，他的弟弟黄邺从华州，合兵进攻河中镇，王重荣和他们展开战斗，大败了黄巢的队伍，缴获粮食兵仗四十多船，派遣使者和王处存结成同盟，带领军队在渭北安营扎寨。

17 陈敬瑄听说皇帝出逃在外，就派步兵和骑兵共三千人前去迎接，上奏表希望皇帝到成都去。当时随从的军队渐渐多了，兴元地方储备的物资不甚丰富，田令孜也劝皇帝去成都；皇帝依从了他们的意见。

中和元年

1 春,正月,车驾发兴元。加牛勗同平章事。陈敬瑄以扈从之人骄纵难制,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1],游于行宫,笑曰:"人言西川是蛮,今日观之,亦不恶!"敬瑄执而杖杀之,由是众皆肃然。敬瑄迎谒于鹿头关[2]。辛未,上至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萧遘同平章事。

2 郑畋约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3]。巢遣其将王晖赍诏召畋,畋斩之,遣其子凝绩诣行在,凝绩追及上于汉州[4]。

3 丁丑,车驾至成都,馆于府舍[5]。

4 上遣使趣高骈讨黄巢[6],道路相望,骈终不出兵。上至蜀,犹冀骈立功,诏骈巡内刺史及诸将有功者,自监察至常侍,听以墨敕除讫奏闻[7]。

5 裴澈自贼中奔诣行在。时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遗乐朋龟谒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为翰林学士。张浚先亦拜令孜。令孜尝召宰相及朝贵饮酒,浚耻于众中拜令孜,乃先谒令孜谢酒。及宾客毕集,令孜言曰:"令孜与张郎中清浊异流,尝蒙中外[8],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于隐处谢酒则又不可。"浚惭惧无所容。

6 二月,乙卯朔[9],以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7 丙申,加郑畋同平章事。

8 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

侍中，依前行营招讨使。代北监军陈景思帅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援京师。至绛州[10]，将济河；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谓景思曰："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遂与景思俱还雁门。

9 以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10 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将兵攻邓州[11]，三月，辛亥，陷之，执刺史赵戒[12]，因戍邓州以扼荆、襄。

11 壬子，加陈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黄头军使李鋋将兵击黄巢。

12 辛酉，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黄巢遣其将尚让、王播帅众五万寇凤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数千，多张旗帜，疏陈于高冈。贼以畋书生，轻之，鼓行而前，无复行伍，伏发，贼大败于龙尾陂[13]，斩首二万余级，伏尸数十里。

13 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14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逾旬，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14]，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说陈景思曰："今虽有众数万，苟无威信之将以统之，终无成功。吾兄司徒父子[15]，勇略过人，为众所服；骠骑诚奏天子赦其罪[16]，召以为帅，则代北之人一麾响应，狂贼不足平

也!"景思以为然,遣使诣行在言之;诏如所请。友金以五百骑赍诏诣达靼迎之,李克用帅达靼诸部万人赴之。

15 群臣追从车驾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

16 黄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阳瘖,不从;月余,逃奔河中,遣人间道奉绢表诣行在。诏以徽为兵部尚书。

17 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复自河阳奉表自归,即以为河阳节度使。

【注释】

①内园小儿:唐代在宫禁坊厩和内园服役的均称内园小儿。

②鹿头关:属汉州境界,在今四川德阳县东北鹿头山上。

③唐弘夫:据章钰校证,他本"唐"作"田"。

④汉州:西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广汉县。汉州至成都仅八十五里。

⑤府舍:西川节度使府,暂为行宫。

⑥上遣使:据章钰校证,他本"遣"下有"中"字,即所遣乃"中使"。

⑦墨敕:又称"墨制"或"墨诏",本是指由皇帝亲自发出的命令,不必经外廷签署同意者。而由皇帝授意可自主授官者,也称墨敕除官。

⑧中外:此指中外相通,表里结合,是说张浚和田令孜关系很好。

⑨乙卯:严衍《通鉴补》改"乙"作"己"是。历书中和元年二月为己卯朔。

⑩绛州:河中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山西新绛县。

⑪邓州:山南东道所领州,治今河南邓县。

⑫赵戒:据章钰校证,他本"戒"作"戎"。

⑬龙尾陂:亦作"龙尾坡",其地在今陕西岐山县东。

⑭蟆(guō 郭)西:代州蟆县的西边。蟆县治今山西原平县北之蟆阳镇。

⑮司徒父子: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李国昌由于平庞勋之功,授检校司徒官职。

⑯骠骑：监军陈景思官至骠骑将军，故以其官爵称呼他。

【译文】

中和元年（辛丑，公元 881 年）

1 春，正月，皇帝从兴元出发往成都。加给牛勗同平章事官衔。陈敬瑄感到跟随皇帝的侍从人员很难控制，有内园小儿先来到成都，在行宫中游玩，笑着说："人们说西川是蛮人居住的地方，现在看起来，也不太坏！"陈敬瑄把他抓起来用刑杖打死，这样一来随从的人都不敢胡闹了。陈敬瑄在鹿头关迎接皇帝。二十二日，皇帝到达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拜见了皇帝。二十三日，任命工部侍郎、判度支萧遘同平章事。

2 郑畋邀约前朔方节度使田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黄巢派遣他的将领王晖带着诏书去召唤郑畋，郑畋把王晖杀了，并派他的儿子郑凝绩到皇帝那里去，郑凝绩在汉州追上了皇帝。

3 二十八日，皇帝抵达成都，住在西川节度使府。

4 皇帝派遣中使催促高骈讨伐黄巢，去了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高骈始终不出兵。皇帝到四川以后，还希望高骈立功，诏令高骈说，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刺史和各将领有建立了功劳的人，从监察到常侍官，听任他用墨敕任命后奏闻朝廷就可以了。

5 裴澈从贼军中逃往皇帝住地。当时百官还没有集中，缺乏人起草诏书，右拾遗乐朋龟谒见田令孜并下拜了，这样就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张浚原先也拜见过田令孜。田令孜曾经召集宰相和朝贵饮酒，张浚觉得在众人中向田令孜下拜是一种耻辱，于是预先就拜谒田令孜谢酒。等到宾客都到齐了，田令孜开言道："我田令孜和张郎中清浊不同流品，曾经承蒙与我建立了交情，既然担心受到玷辱，怕什么呢，改了就是，今天在隐蔽的地方谢酒，那样做要不得。"张浚羞惭恐惧到无地可容。

6 二月初一，任命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7 十八日，加给郑畋同平章事官衔。

8 加授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加授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仍任行营招讨使。代北监军陈景思率领沙陀酋长李友金和萨葛、安庆、吐谷浑各部去支援京师。到绛州，将要渡河，绛州刺史瞿稹，也是沙陀人，他对陈景思说："贼人势力正强大，不能轻率前去，不如暂时回到代北招募兵员为好。"于是就和陈景思一同回到雁门。

9 任命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10 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带兵攻邓州；三月初三，攻下了邓州，捉了刺史赵戎，接着在邓州驻兵，用来扼住荆州和襄州。

11 初四，加授陈敬瑄同平章事官衔。初六，陈敬瑄奏请派遣左黄头军使李铤带兵击黄巢。

12 十三日，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郑畋的诏书中说："凡是蕃、汉将士赴难有功的人，都让你用墨敕任命他们官职。"郑畋奏明任命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田弘夫为行军司马。黄巢派遣他的将领尚让、王播带领五万军队进攻凤翔，郑畋使田弘夫带兵埋伏在要害地方，他自己带领数千军队，张挂着许多旗帜，稀疏地在山冈上摆下阵势。贼人认为郑畋是书生，很轻视他，击鼓向前推进，也不注意行军的行阵队伍，伏兵突然冲出，在龙尾陂把贼军打得大败，杀死了二万多人，在数十里长路上都躺着贼军的尸体。

13 有人在尚书省的门上写诗来讽嘲贼人，尚让发现了大为愤怒，把应在尚书省的官吏和守门的兵卒，都挖掉眼珠倒挂着；大肆搜索城中能写诗的人，都把他们杀了，叫认识字的人去服贱役，共杀了三千多人。

14 瞿稹和李友金回到代州，募兵进行了十多天，得到三万人，都是北方的杂胡，屯驻崞县两边，所招募的兵士粗犷横暴，瞿稹和李

友金都不能驾御他们。李友金于是对陈景思说："现在虽然拥有数万军队，假如没有有威信的将领来统领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取得成功的。我的族兄李国昌司徒父子，智勇和谋略超过一般人，为士众所信服；骠骑将军要是能够奏明天子，赦免他们的罪过，召他们回来担任统帅，那么代北地方的群众都会响应他号召，狂贼是不难平定的！"陈景思认为对，于是派使者到皇帝驻地去说明这件事，皇帝答应陈景思等人的请求。李友金带领五百名骑兵和皇帝诏书到达鞅部去迎接李氏父子，李克用率领达鞅各部一万人前来应诏。

15 群臣追随皇帝的人逐渐集中到成都，南衙北司在朝的接近二百人，各道和四夷进贡的连续不断，蜀中府库也很充实，和京师没有不同，赏赐也不缺乏，士卒们都很高兴。

16 黄巢找到了王徽，逼迫他出来做官，王徽假装得瘖哑病，不听从；过了一个多月，逃奔河中镇，他派人从小路送去绢表给皇帝。下诏任命王徽为兵部尚书。

17 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又从河阳送上奏表自称要回到朝廷来，随即任命他为河阳节度使。

18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1]，本党项羌也，纠合夷、夏兵会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于鄜州[2]，同盟讨贼。

奉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京西。

19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铎兼侍中。

20 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

21 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通塞镇将朱玫

起兵诛之[3]，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

是时，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4]，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盩厔[5]。弘夫乘龙尾之捷，进薄长安。

壬午，黄巢帅众东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门入，弘夫继至，处存帅锐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争欢呼出迎官军，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鄜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处存令军士系白帑为号[6]，坊市少年或窃其号以掠人。贼露宿霸上，谍知官军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宗楚、弘夫死，军士重负不能走，是以其败，死者什八九。处存收余众还营。

丁亥，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于是诸军皆退，贼势愈炽。

贼所署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闻巢弃长安[7]，皆率众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22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与贼战于土桥[8]，不利。

23 诏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使。

24 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25 有双雉集广陵府舍，占者以为野鸟来集，城邑将空之兆。高骈恶之，乃移檄四方，云将入讨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9]，出屯东塘[10]。诸将数请行期，骈托风涛为阻，或云时日不利，竟不发。

26 李克用糜河东，称奉诏将兵五万讨黄巢，令具顿递[11]，郑从谠闭城以备之。克用屯于汾东，从谠犒劳，给其资粮，累日不发。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与从谠相见，从谠登城谢之。癸亥，复求发军赏给，从谠以钱千缗、米千斛遗之。甲子，克用纵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骇。从谠求救于振武节度使契苾璋，璋引突厥、吐谷浑救之，破沙陀两寨，克用追战至晋阳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阳曲、榆次而归[12]。

27 黄巢之克长安也，忠武节度使周岌降之。岌尝夜宴，急召监军杨复光，左右曰："周公臣贼，将不利于内侍[13]，不可往。"复光曰："事已如此，义不图全。"即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复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耳！公自匹夫为公侯，奈何舍十八叶天子而臣贼乎[14]！"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独拒贼，故貌奉而心图之。今日召公，正为此耳。"因沥酒为盟。是夕，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者于驿。

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王建，舞阳人；韩建，长社人；晏弘、晖、造、师泰，皆许州人也。复光帅八都与朱温战，败之，遂克邓州，逐北至蓝桥而还[15]。

【注释】

①宥州:开元年间所置,属朔方镇,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

②鄜(fū夫)州:鄜延节度使所属州,治今陕西延安市。

③通寨镇:邠州所属镇,在今陕西彬县北。

④沙苑:又名沙阜、沙海、沙窝,在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二河之间。

⑤盩厔:京兆府所属县,在长安西,治今陕西周至县。

⑥白帩(xū须):白色的头巾。帩,束发带,即头巾。

⑦商州:山南西道所属州,治今陕西商县。

⑧土桥:据章钰校证,他本"土"作"王"。王桥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长安城东。

⑨乙未:据章钰校证,他本均作"己未"。查历书。五月无"乙未"日,作"己未"为是。

⑩东塘:在今扬州市东,即湾头至官陵一带塘岸。

⑪顿递:沿途的酒食供应和住所。递,驿站,接待官吏的住所。

⑫阳曲、榆次:均为太原附近的县,今仍保持其名称。

⑬内侍:唐内侍省以内侍监为长,内侍次之。此指杨复光。

⑭十八叶天子:即第十八代皇帝的意思。从高祖至僖宗,其中不计武则天,乃为十八代。叶,世或代之意。

⑮蓝桥:又称蓝桥驿,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蓝田关附近。

【译文】

18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来是党项羌族中的一支,他纠合夷、夏兵和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在鄜州汇合,共同盟誓讨伐黄巢。

奉天镇使齐克俭派遣使者到郑畋那里要求为国家效力。十六日,郑畋向全国各藩镇送去檄文,要求联合起来讨伐黄巢。当时天子逃去蜀地,诏令也达不到各地,全国各地以为朝廷再也振兴不起来了,等到收到郑畋的檄文后,争相发兵响应他的号召。贼人感到恐惧了,不敢再向京城西边进攻了。

19 夏,四月初一,加授王铎兼任侍中。

20 任命拓跋思恭暂时代理夏绥节度使。

21 黄巢任命他的将领王攻为邠宁节度使，邠州通塞镇将朱玫发兵杀了王攻，让别将李重古为邠宁节度使，自己带领军队去讨伐黄巢。

当时，田弘夫屯驻在渭北，王重荣屯驻在沙苑，王处存屯驻在渭桥，拓跋思恭屯驻在武功，郑畋屯驻在盩厔。田弘夫乘着龙尾陂的胜利气势，前进逼近长发。

初五，黄巢带领军队向东而去，程宗楚先从延秋门进入长安，田弘夫接着也到来了，王处存带领锐卒五千人也在夜里进入长安城。街坊中的市民看了很高兴，争相欢呼着出来迎接官军，有的人用瓦片砖头打击贼人，有的人捡箭交官军使用。程宗楚等担心其他将领分去了他们入城的功劳，就没有把入城的事报告凤翔和鄜夏镇，军上们放下了武器，到有钱人的家里，抢金帛和妓妾。王处存命令军士系上白头巾为标志，街坊中的少年有的人也利用这种标志去从事抢劫。贼军露宿在霸上，探知官军纪律很坏，并且各路军也未继续开来，就带领军队回头偷袭官军，他们分头从各门进入，在长安城中大战，程宗楚和田弘夫都战死，官军上兵背着抢来的东西不能奔跑，所以被打得大败，十分之八九的人都被杀死。王处存收集残余部队回到军营。

初十，黄巢又回到长安，对民众帮助官军大为愤怒，放纵士兵去屠杀民众，血流成河，称之为洗城。于是各路官军都退后了，贼军势力更加强大。

贼人所任命的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和商州刺史宋岩听说黄巢放弃了长安，都带领部众奔向邓州，朱温杀了王溥和乔谦，释放了宋岩，叫他回商州去。

22 十三日，拓跋思恭、李孝昌与贼军在王城大战，不利而退。

23 朝廷下诏任命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使。

24 贼中众人给黄巢上尊号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25 有一对雉鸡飞到广陵府的房子上停在那里，占卜的人认为野

鸟飞到这里来，是预示城邑将要变成空地的不祥征兆。高骈讨厌这件事，于是发檄文到各地，说是将要去讨伐黄巢，将他管辖之内的八万军队全部调来，有船二千艘，旌旗武器等非常之多。五月十二日，屯驻在东塘。将领们多次问他什么时候出发，高骈借口有风浪险阻，或者说时日不利，终竟没有出发。

26 李克用送文牒到河东镇，说是奉诏命带领五万军队去讨伐黄巢，叫河东节度使为他们沿途准备吃住等事，郑从谠关闭了城门防备他们作乱。李克用在汾水东岸驻扎下来，郑从谠犒劳了他们，供给了钱物粮食等，但他们驻了几天也不开走。李克用亲自到城下大声呼唤，要求会见郑从谠，郑从谠在城头上回答了他的问话。十六日，又要求发给军队赏赐，郑从谠给了他们一千串钱，一千斛米。十七日，李克用放纵沙陀兵抢劫居民，城中见了大为惊骇。郑从谠向振武节度使契苾璋求救，契苾璋带领突厥、吐谷浑部前来营救，攻下沙陀兵的两个营寨，李克用追战到晋阳城南面，契苾璋带军队进入城内，沙陀兵抢掠了阳曲和榆次两县以后才回去。

27 在黄巢攻下长安的时候，忠武节度使周岌投降了黄巢。周岌曾经举行夜宴，急切召唤监军杨复光，杨复光左右的人说："周岌是贼人的臣子，对于内侍你将会带来危险，不能去赴宴。"杨复光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为了国家我已顾不了那些了。"随即去赴会。饮酒到半醉，周岌讲到本朝的事。杨复光流着泪，停了很大一会，说："大丈夫所要感激的只是恩义而已！公从匹夫到位列公侯，为什么要抛开唐朝十八代天子而去为贼人的臣子呢！"周岌也流着眼泪说："我不能单独抵抗贼军，所以表面上奉侍他而在内心中却在图谋打败他。今天召唤你来，正是为了商量这件事。"于是滴酒结下盟约。当天晚上，杨复光派遣他的养子杨守亮在馆驿中杀了贼人派来的使者。

当时秦宗权据守蔡州，不服从周岌的命令，杨复光带领忠武军的三千人到蔡州，劝说秦宗权共同发兵讨伐黄巢。秦宗权派他的将

领王淑带领三千军队跟随杨复光进攻邓州，王淑逗留不进，杨复光杀了他，收编他的部队，分忠武军的八千人为八都，派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率领他们。王建是舞阳人；韩建是长社人；鹿晏弘、晋晖、张造、李师泰都是许州人。杨复光带领八都军队和朱温作战，打败了朱温，于是攻下了邓州，追赶败军到蓝桥才转回来。

28 昭义节度使高浔会王重荣攻华州，克之。

29 六月，戊戌，以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统如故。

30 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还[1]，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郑从谠遣教练使论安等军百井以备之[2]。

31 邠宁节度副使朱玫屯兴平[3]，黄巢将王播围兴平，玫退屯奉天及龙尾陂。

32 西川黄头军使李铤将万人，巩咸将五千人屯兴平，为二寨，与黄巢战，屡捷；陈敬瑄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二千人益之。

33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

34 庚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同平章事。

35 论安自百井擅还，郑从谠不解鞚衫[4]，斩之，灭其族。更遣都头温汉臣将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还振武。

36 初，车驾至成都，蜀军赏钱人三缗。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每四方贡金帛，辄颁赐从驾诸军无虚日[5]，不

复及蜀军，蜀军颇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头⑯，以金杯行酒，因赐之，诸都头皆拜而受。西川黄头军使郭琪独不受，起言曰："诸将月受俸料，丰赡有余，常思难报，岂敢无厌！顾蜀军与诸军同宿卫，而赏赉悬殊，颇有觖望⑰，恐万一致变。愿军容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使土客如一，则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间，曰："汝尝有何功？"对曰："琪生长山东，征戍边鄙，尝与党项十七战，契丹十余战，金创满身；又尝征吐谷浑，伤胁肠出，线缝复战。"令孜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赐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饮之；归，杀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血数升，遂帅所部作乱，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东城，闭门登楼，命诸军击之。琪引兵还营，陈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将兵攻之，琪夜突围出，奔广都⑱，从兵皆溃，独厅吏一人从，息于江岸。琪谓厅吏曰："陈公知吾无罪；然军府惊扰，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终，今有以报汝。汝赍吾印剑诣陈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剑击之，坠水，尸随湍流下矣；得其印剑以献。'陈公必据汝所言，榜悬印剑于市以安众。汝当获厚赏，吾家亦保无恙。吾自此适广陵，归高公，后数日，汝可密以语吾家也。"遂解印剑授之而逸。厅吏以献敬瑄，果免琪家。

上日夕专与宦者同处，议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遗孟昭图上疏，以为："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去冬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悉为贼所屠，独北司平善。况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岖，远奉君亲，所宜自兹同休等戚。伏见前夕黄

头军作乱，陛下独与令孜、敬瑄及诸内臣闭城登楼，并不召王铎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9]，又不对宰相[10]，又不宣慰朝臣。臣备位谏官，至今未知圣躬安否，况疏冗乎！倘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复之期，尚劳圣虑，尸禄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宠荣，职在裨益，虽遂事不谏，而来者可追[11]。”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12]，遣人沉于蟆颐津[13]，闻者气塞而莫敢言。

37 鄜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东渭桥，黄巢遣朱温拒之。

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邠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

38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织，或大如杯碗，至丁酉乃止。

39 武宁节度使支详[14]，遣牙将时溥、陈璠将兵五千入关讨黄巢，二人皆详所奖拔也。溥至东都，矫称详命，召师还与璠合兵，屠河阴[15]，掠郑州而东。及彭城，详迎劳，犒赏甚厚。溥遣所亲说详曰：“众心见迫，请公解印以相授。”详不能制，出居大彭馆[16]，溥自知留务。璠谓溥曰：“支仆射有惠于徐人，不杀，必成后悔。”溥不许，送详归朝。璠伏甲于七里亭，并其家属杀之。诏以溥为武宁留后。溥表璠为宿州

刺史，璠到官贪虐，溥以都将张友代还，杀之。

【注释】

①引兵北还：据章钰校证，他本在"引兵"二字前，有"己亥"二字。己亥即六月二十二日。

②百井：为太原府北重要关隘。其地在今山西阳曲县东北柏井村。

③兴平：京兆尹所属县，治今陕西兴平县。

④鞾(xuē 薛)衫：靴子和外衣。鞾，同靴。

⑤虚日：据章钰校证，他本"日"均作"月"。

⑥上客都头：上军指蜀军，客军指从驾诸军。都头，唐朝中期，本指诸军统帅，后来一部之军称为一都，其部帅即称都头。

⑦觖(yuè 决)望：不满意，怨恨。

⑧广都：成都府所属县，治今四川双流县东南。

⑨翌(yì 异)日：明日，第二天。

⑩不对宰相：不召集宰相一起商讨政事。

⑪遂事不谏句：语见《论语·八佾》："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和《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意思是过去的事已不可挽回，未来的事还可以借鉴。

⑫嘉州：西川节度使所领州，治今四川乐山市。

⑬蟆颐津：在今四川眉山县东七里的蟆颐山上，山临岷江边，故其渡口叫蟆颐津。其地曾建有孟拾遗祠。

⑭武宁节度使：误。徐州节镇在咸通中已由武宁军改为感化军，故此处当作感化节度使。

⑮河阴：河南府所属县，治今河南郑州市西北。

⑯大彭馆：彭城附近的客馆，在今江苏徐州市。

【译文】

28 昭义节度使高浔联合王重荣进攻华州，攻了下来。

29 六月二十二日，任命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仍担任都统。

30 李克用遇上大雨，二十三日，带领军队北去，困在忻、代二州地方，因而就在代州留下来了。郑从谠派遣教练使论安等驻扎在百井用以防备李克用。

31 邠宁节度副使朱玫驻扎在兴平，黄巢手下的将领王播包围了兴平，朱玫退到奉天县和龙尾陂驻扎。

32 西川黄头军使李铤带领一万军队，巩咸带领五千军队屯驻兴平，建两个营寨，与黄巢的军队作战，多次打了胜仗；陈敬瑄派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带领二千人去增援他们。

33 秋，七月十一日，改年号为中和，大赦天下。

34 十四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同平章事。

35 论安从百井擅自回来，郑从谠连靴子和外衣也来不及脱去，就把论安杀了，并且族灭他全家。另外派都头温汉臣带兵屯驻百井。契苾璋带军队回振武去了。

36 当初，皇帝到成都时，赏赐给蜀军每人三串钱。田令孜担任行在都指挥处置使，每次四方贡献来的金帛，随即颁赐从驾的各路军队，没有间断的时候，没有再给蜀军一点，蜀军对此很有怨恨言语。二十日，田令孜宴请土军和客军的都头，用金杯盛酒，饮后就把杯子赏赐给各人，都头们都拜谢后接受了。只有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接受，他站起来说："将领们每月都有俸禄和料钱，给养家口还有多余，常常想到难以报答恩惠，怎么敢再不满足！看到蜀军和其他军队共同担任保卫天子的职务，而赏赐却相差很大，所以蜀军很有些埋怨情绪，我担心万一发生变乱。希望观军容使减少一些对诸将的赏赐，用这些财物分赐给蜀军，使土军和客军得到的赏赐一个样子，那么上上下下的人都会感到非常高兴！"田令孜沉默了好一会，说："你曾经有过什么功劳？"郭琪回答说："郭琪生长在山东，到边疆地区来征战戍守，曾经和党项打过十七次仗，和契丹打过十多次仗，满身都是箭和刀枪的伤痕；又曾经征讨吐谷浑，胁部负伤肠子都流了出来，用线缝合伤口后又去作战。"田令孜于是亲自用另外

一个酒杯酌满酒赏赐郭琪。郭琪知道是毒酒，不得已，拜了两拜后把毒酒喝下去了；回到家，杀一女婢，吸吮她的血用来解毒，吐出黑汁数升，于是就带领他的部下作乱，二十一日，焚烧抢劫街坊市场。田令孜护着天子保守东城，闭了城门登上城楼，命令各路军进攻郭琪。郭琪带领军队回到营房，陈敬瑄命令都押牙安金山带军队去进攻他，郭琪在夜里突围逃走，奔向广都，跟随的兵士都溃散了，只有厅吏一人跟着他在江边休息。郭琪对厅吏说："陈公知道我没有犯罪；然而军府受到惊扰，不可能不使它安定下来。你事奉我能够有始有终，现在有办法报答你。你带着我的印信和宝剑到陈公那里说：'郭琪逃跑渡江时，我用剑击杀他，落入水中，尸体随急流漂走了；获得他的印信和宝剑献给你！'陈公一定会根据你说的话，在坊市贴出告示悬挂着印剑以安定军士们的情绪。你必当得到优厚的赏赐，我家里也能保证不遭灾祸。我从此就往广陵去，投靠高骈，过几天以后，你可以秘密地告诉我家人知道。"于是就把印信和宝剑解下来交给厅吏，然后逃走了。厅吏把印剑献给了陈敬瑄，果然免除了郭琪家里人的罪责。

皇帝一天到晚专和宦官在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对待外廷诸臣很疏远淡薄。二十四日，左拾遗孟昭图呈上奏疏，认为："在太平的时代，远近还应当同心协力；多灾多难的时期，朝廷内外尤其应当团结一致。去年冬天皇帝到西蜀来，没有告诉南司，于是使得宰相、仆射以下的百官全部都被贼人屠杀了，只有北司官员平安无事。何况现在朝臣到这里来的，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经过崎岖道路的辛苦，从很远来事奉君亲，更应当从此以后同休戚共患难。看到前晚黄头军作乱，陛下只和田令孜、陈敬瑄以及那些内侍诸臣闭城登上城楼，并不招呼王铎以下及其他朝臣入城；第二天，又未召集宰相举行奏对，又不宣谕抚慰朝臣。臣担任谏官的职务，至今也不了解圣上是否安泰，何况那些疏远冗散的官吏呢！倘若是群臣不顾及君上，他的罪过是应当被杀的；要是陛下不爱护群臣，从道义上来说

讲得通吗！至于现在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天子，是四海九州的天子，不是北司的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难道天子和宰相毫无关系，朝臣都和路人一样陌生！如果这样下去，臣担心收复京师的时日，还要陛下操劳很长时间，那些尸位素餐之人，可以长享安乐之福。臣亲身受到宠信和荣誉，职责就是要对朝廷有所帮助，虽然过去了事已无可挽回了，而对于未来的事还是可以借鉴的。”奏疏送上去以后，田令孜把它放在一边，不交给皇帝看。二十五日，用假诏令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田令孜又派人将他在蟆颐津沉入江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非常气愤但是不敢说话。

37 鄜延节度使李孝昌、暂任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驻扎在东渭桥，黄巢派朱温抵御他们。

任命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升邠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

38 八月十三日夜晚，群星交流如织，有的大如杯子和碗，到二十一日才停止。

39 感化节度使支详派遣牙将时溥、陈璠带领军队五千人到关中去讨伐黄巢，他们二人都是支详提拔起来的。时溥到东都，假称支详的命令，带军队转回去并与陈璠合并在一起，在河阴县大肆杀掠，又抢劫了郑州后向东而去。到达彭城时，支详迎接慰劳，给了他们优厚的赏赐。时溥派遣他的亲信对支详说：“迫于众人的心意，请您把大印还是解下来交给时溥。”支详不能制止时溥的强横，退到大彭馆住下，时溥自己出面担任留后。陈璠对时溥说：“支仆射对徐州有恩惠，不杀掉他，一定会后悔的。”时溥不答应，就送支详回到朝廷中去。陈璠在七里亭设下埋伏，将支详和他的家属一起杀掉了。朝廷诏令时溥为感化留后。时溥奏请任命陈璠为宿州刺史，陈璠上任后贪赃暴虐，时溥派都将张友去换他回来，把陈璠杀了。

40 杨复光奏升蔡州为奉国军，以秦宗权为防御使。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1]，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邽、审知皆以材气知名[2]，绪以潮为军正[3]，使典资粮，阅士卒，信用之。

41 高浔与黄巢将李详战于石桥[4]，浔败，奔河中，详乘胜复取华州。巢以详为华州刺史。

42 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

43 宗正少卿嗣曹王龟年自南诏还，骠信上表款附，请悉遵诏旨。

44 李孝昌、拓跋思恭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5]，不利，引去。

45 初，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俱出神策军，骈以兄事宝。及骈先贵有功，浸轻之；既而封壤相邻[6]，数争细故，遂有隙。骈檄宝入援京师，宝治舟师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访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东之志，声云入援，其实未必非图我也！宜为备。"宝未之信，使人觇骈[7]，殊无北上意。会骈使人约宝面会瓜洲议军事[8]，宝遂以言者为然，辞疾不往，且谓使者曰："吾非李康[9]，高公复欲作家门功勋以欺朝廷邪！"骈怒，复遣使责宝："何敢轻侮大臣？"宝诟之曰："彼此夹江为节度使，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邪！"由是遂为深仇。

骈留东塘百余日，诏屡趣之，骈上表，托以宝及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辛亥，复罢兵还府，其实无赴难

心，但欲禳雉集之异耳[40]。

46 高骈召石镜镇将董昌至广陵[41]，欲与之俱击黄巢。昌将钱锽说昌曰："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扞御乡里为辞而去之。"昌从之，骈听昌还。会杭州刺史路审中将之官，行至嘉兴，昌自石镜引兵入杭州，审中惧而还。昌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将吏请于周宝。宝不能制，表为杭州刺史。

47 临海贼杜雄陷台州。

48 辛酉，立皇子震为建王。

49 昭义十将成麟杀高浔，引兵还据潞州；天井关戍将孟方立起兵攻麟，杀之。方立，洺州人也[42]。

50 忠武监军杨复光屯武功。

51 永嘉贼朱褒陷温州[43]。

52 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将本军屯兴平。时凤翔仓库虚竭，犒赏稍薄，粮馈不继，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众，冬，十月，引军还袭府城。郑畋登城与士卒言，其众皆下马罗拜曰："相公诚无负我曹。"畋曰："行军苟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亦可以顺守矣[44]。"乃以留务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53 天平节度使、南面诏讨使曹全晟与贼战死，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

54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温袭鄜、夏二军于富平[45]，二军败，奔归本道。

55 郑畋至凤州[46]，累表辞位，诏以畋为太子少傅、分司。

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

56 以门下待郎、同平章事裴澈为鄂岳观察使。

57 加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平章事。

58 遂昌贼卢约陷处州[17]。

59 十二月，江西将闵勗戍湖南，还，过潭州，逐观察使李裕，自为留后。

60 以感化留后时溥为节度使。

61 赐夏州号定难军。

62 初，高骈镇荆南，补武陵蛮雷满为牙将，领蛮军，从骈至淮南，逃归，聚众千人，袭朗州[18]，杀刺史崔嘉，诏以满为朗州留后。岁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郛[19]，焚掠而去，大为荆人之患。

陂溪人周岳尝与满猜[20]，争肉而斗，欲杀满，不果。闻满据朗州，亦聚众袭衡州[21]，逐刺史徐顥，诏以岳为衡州刺史。石门蛮向瓌亦集夷獠数千攻陷澧州[22]，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63 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以身为首相，发愤请行，恳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许之。

【注释】

①寿州：淮南道所属州，治今安徽寿县。

②固始：为光州属县，治今河南固始县。

③军正：军中执法之官。

④石桥：又名西石桥，在今陕西华县西石堤河上。

⑤李孝昌：据章钰校证，他本在"李"字前有"九月"二字。有九月为是，不

然下文"辛酉"日即无着落。

⑥封壤相邻：两人所管辖的地区，高骈是淮南，周宝是浙西，只隔着一条长江。

⑦觇(chān 搀)：探询、窥看。

⑧瓜洲：又称瓜步洲，在今江苏扬州市南。本长江中沙洲，大历后与北岸大陆相连。

⑨吾非李康句：宪宗元和初，刘辟任西川节度使，李康任东川节度使，刘辟想兼有东川地，发兵围李康。朝廷命高崇文领兵讨刘辟，刘辟执李康送给高崇文求自当，崇文斩李康。

⑩禳(ráng 瓤)：祈求消除灾殃。

⑪石镜镇：在今浙江临安县南。

⑫汧州：据章钰校证，他本"汧"作"邢"。

⑬水嘉：温州所属县，即州治所在地，今为浙江温州市。

⑭顺守：以讨贼为名，取得节度使官职，称为顺守。如逐帅自任则为逆取。

⑮富平：京兆府所属县，治今陕西富平县西南。

⑯凤州：山南西道所属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

⑰遂昌：处州所属县，治今浙江遂昌县。处州属江南东道，治今浙江丽水县西。

⑱朗州：荆南节度使所领州，治今湖南常德市。

⑲郭(fú 浮)：外城。

⑳陬溪：在今湖南桃源县北，唐属武陵县。

㉑衡州：湖南观察使所领州，治今湖南衡阳市。

㉒石门：据章钰校证，他本"石门"二字下有"涧"字。石门县属澧州，治今湖南石门县。澧州治今湖南澧县东南。

【译文】

40 杨复光奏请升蔡州为奉国军，任命秦宗权为防御使。寿州屠夫王绪和妹夫刘行全聚集了五百人占领本州，一个多月后，又攻下光州，自称将军，拥有徒众一万多人；秦宗权上表推举他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和他的弟弟王审邽、王审知都由于有才气而闻

名，王绪任用王潮为军正，叫他主管钱粮，巡视士卒，非常信任他。

41 高浔和黄巢的将领李详在石桥大战，高浔被打败，跑去河中，李详乘胜再夺取了华州。黄巢任命李详为华州刺史。

42 朝廷任命暂时代理夏绥节度使的拓跋思恭为节度使。

43 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从南诏回来，骠信奉上奏表归附朝廷，请求一切都按诏旨遵行。

44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和尚让、朱温在东渭桥大战，官军不利，带军队离去。

45 起初，高骈和镇海节度使周宝都是从神策军调出来的，高骈把周宝当作兄长事奉。等到高骈由于有功而先于周宝升任高官，逐渐看不起周宝；以后两人所管辖的地区相邻近，多次为了一些小事争吵，于是彼此之间就产生了矛盾。高骈发檄文给周宝叫他发兵去援救京师，周宝准备了船只和军队等待出发，对高骈久不出发感到奇怪；于是向幕客探求原因，有人说："高公希望朝廷多发生一些变故，让他好并吞江东一带地方，声称说要去援救京师，其实未必不是阴谋兼并我们浙西地区！应当要防备他一手。"周宝开始还不相信，派人察看高骈的情况，一点北上入援的意思都没有。又碰上高骈使人约周宝在瓜洲会面，商量军事问题，周宝才觉得幕客说的话是对的，借口有病不能去瓜洲，并且对使者说："我不是李康那样的人，高公还想在家门口建立功业来欺骗朝廷吗！"高骈大怒，又派遣使者去责备周宝："你怎么敢于轻视侮辱大臣！"周宝诟骂他说："我们彼此隔着长江都担任节度使，你是大臣，难道我就是坊市的看门小卒吗！"这样一来，两人就结下了深仇。

高骈留驻东塘一百多天，朝廷多次下诏催促他出兵，高骈上奏表，借口有周宝和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初六，又收兵回到扬州军府，其实他没有奔赴国难的打算，只是想祈祷消除雉鸡飞集府舍的灾异而已。

46 高骈召石镜镇将董昌到广陵，说是想和他一起去进攻黄巢。

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以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成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畋为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1]，司勋员外郎裴赞为掌书记。昌图，从说之从祖兄弟；畋，畋之弟；抟，珏之曾孙；赞，坦之子也。又以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重盈，重荣之兄也。

2 黄巢以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温遂据之。

3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诣行在，军务一以咨之。以王铎判户部事。

4 朱温寇河中，王重荣击败之。

5 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玫为河南都统[2]。

6 泾原节度使胡公素薨，军中请命于都统王铎，承制以大将张钧为留后。

7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节度使契苾璋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诏郑从说与相知应接。

8 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调事[3]，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4]，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明旦，二人去，弘让实无罪也。捕盗使杨迁诱弘让出首而执以送使[5]，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西城二七日[6]，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7]，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首，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发愤为盗，驱掠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8]，横行

59 十二月，江西将领闵勗戍守湖南，在回本道经过潭州时，将湖南观察使李裕赶走了，自己担任留后。

60 任命感化军留后时溥为节度使。

61 赐夏州称为定难军。

62 起初，高骈镇守荆南时，补授武陵蛮雷满为牙将，带领蛮军，跟随高骈到了淮南道，雷满逃了回去，聚集了兵众一千人，袭击朗州，杀掉了刺史崔翥，朝廷诏令雷满为朗州留后。在一年中，大约总有三四次带兵侵扰荆南，并进入荆南外城，焚烧抢掠后才离开，是荆州人很大的祸患。

陬溪人周岳曾经和雷满一起打猎，因争肉而发生角斗，周岳想杀雷满未成功。听说雷满据有朗州，周岳也聚集上众袭击衡州，赶走了刺史徐颢，朝廷诏令周岳为衡州刺史。石门洞蛮向瓌也聚集夷獠数千人攻下澧州，杀死了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63 王铎看到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己觉得身为首相，发愤请求亲自前去讨贼，诚恳真切地流下了眼泪，再三提出要求；皇帝答应了。

二 年

1 春，正月，辛亥，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使，俟罢兵复还政府。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罢其都统及诸使。听王铎自辟将佐，以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以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又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

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以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成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畋为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1]，司勋员外郎裴赞为掌书记。昌图，从谠之从祖兄弟；畋，畋之弟；抟，珏之曾孙；赞，坦之子也。又以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重盈，重荣之兄也。

2 黄巢以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温遂据之。

3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诣行在，军务一以咨之。以王铎判户部事。

4 朱温寇河中，王重荣击败之。

5 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玫为河南都统[2]。

6 泾原节度使胡公素薨，军中请命于都统王铎，承制以大将张钧为留后。

7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节度使契苾璋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诏郑从谠与相知应接。

8 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调事[3]，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4]，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明旦，二人去，弘让实无罪也。捕盗使杨迁诱弘让出首而执以送使[5]，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西城二七日[6]，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7]，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首，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发愤为盗，驱掠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8]，横行

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敬瑄遣牙将杨行迁将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时各将二千人以讨之。

9 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

10 赐鄜坊军号保大。

11 夏，四月，甲午，加陈敬瑄兼侍中。

12 赫连铎、李可举与李克用战，不利。

【注释】

①直弘文馆：即弘文馆直学士，为六品以下官，属门下省。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　抟(tuán 团)。推官：节度使的属官之一，掌刑狱等事。

②河南：此处所指，据胡三省注称，当为自龙门河东至蒲津一带大河南岸。因朱玫当时任邠宁节度使，不可能都统关东之河南诸镇。

③县镇：各县或镇。唐在重要军事地方，设镇，置镇将以统军，掌捍御地方安全。

④资阳镇：置于资州资阳县的镇。治今四川资阳县。

⑤送使：送至节度使府。

⑥二七日：即十四天。

⑦掣(chè 彻)：抽拉，拖拽。

⑧署职级：设置不同等级的官职并任命所属人员担任。

【译文】

二年(壬寅，公元882年)

1 春，正月初八，任命王铎兼中书令，充任诸道行营都都统，暂时代理义成节度使，等罢兵以后再回来任宰相。高骈只兼领盐铁转运使，免去他的都统和其他诸使职务。听任王铎自己聘请将佐人员，任命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二十八日，任命周岌和王重荣为都

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任命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又任命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任命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任命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城节度使行军司马，给事中郑畋为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司勋员外郎裴贽为掌书记。郑昌图是郑从谠的从祖兄弟；郑畋是郑畋的弟弟；王抟是王珙的曾孙；裴贽是裴坦的儿子。又任命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王重盈是王重荣的哥哥。

2 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叫朱温自己去夺取那个地方。二月，同州刺史米诚逃奔河中，朱温于是就据有同州。

3 初六，任命太子少傅、分司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他到皇帝的行宫去，关于军事方面的事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任命王铎判户部事。

4 朱温侵扰河中府，王重荣把他打败了。

5 任命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玫为河南都统。

6 泾原节度使胡公素去世，军中向都统王铎请示，秉承上命任命大将张钧为留后。

7 李克用侵扰蔚州，三月，振武节度使契苾璋奏请与天德、大同共同讨伐李克用。朝廷诏令郑从谠和他们联络接应。

8 陈敬瑄派遣不少人到各县、镇去探听阴事，称这些人为"寻事人"，他们所到各地，多半要索取财物。有二人经过资阳镇，独独没有要东西。镇将谢弘让邀请他们，也不来；镇将自己疑心是犯了罪，晚上，逃到群盗中去了。第二天早晨，二人走了，谢弘让的确没有什么罪。捕盗使杨迁诱骗谢弘让出来自首时把他抓起来送交节度使府，说是在征讨中捉到的，想通过这件事立功。陈敬瑄不审问清楚，就用刑杖打了谢弘让二十下，钉在西城十四天，用烧热的油浇泼他，又用胶麻抽扯他的舌口，刑法极其惨酷，看到的人都认为谢弘让是冤枉受刑。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为办公事超过了预定日期，

为了躲避杖刑，逃亡做了强盗，杨迁又去诱骗他。阡能正要出来自首，听到了谢弘让被冤枉的事，大骂杨迁，发愤去当强盗，驱赶掠取良民，不服从的人就把他全家都杀掉，经过一个多月，贼众发展到一万人，于是建立军事组织，设置各级官吏，横行于邛、雅二州之间，攻下了一些城镇和乡邑，他们经过的地方，肝脑涂地。原先，蜀中盗贼很少，从这以后纷纷竞相为盗，州县没有力量制止。陈敬瑄派遣牙将杨行迁带领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时各带领二千人前去讨伐他们。

9 任命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

10 赐鄜坊军号称保大军。

11 夏，四月二十二日，加授陈敬瑄兼侍中官衔。

12 赫连铎、李可举与李克用作战，被李克用打败。

13 初，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用之，鄱阳茶商之子也，久客广陵，熟其人情，炉鼎之暇[1]，颇言公私利病，故骈愈奇之，稍加信任。骈旧将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素为骈所厚，用之欲专权，浸以计去之，骈遂夺缵兵，族珙家，绶、瑾、公楚、归礼咸见疏。

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共蛊惑骈[2]。守一本沧、景村民，以术干骈，无所遇，穷困甚，用之谓曰："但与吾同心，勿忧不富贵。"遂荐于骈，骈宠待埒于用之[3]。殷始自鄱阳来，用之先言于骈曰："玉皇以公职事繁重，辍左右尊神

一人佐公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间重职。”明日，殷谒见，诡辩风生，骈以为神，补盐铁剧职[4]。骈严洁，甥侄辈未尝得接坐。殷病风疽[5]，搔扪不替手[6]，脓血满爪，骈独与之同席促膝，传杯器而食。左右以为言，骈曰：“神仙以此试人耳！”骈有畜犬，闻其腥秽，多来近之。骈怪之，殷笑曰：“殷尝于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相识。”骈与郑畋有隙，用之谓骈曰：“宰相有遣剑客来刺公者，今夕至矣！”骈大惧，问计安出。用之曰：“张先生尝学斯术，可以御之。”骈请于守一，守一许诺。乃使骈衣妇人之服，潜于他室，而守一代居骈寝榻中，夜掷铜器于阶，令铿然有声，又密以囊盛鼠血，洒于庭宇，如格斗之状。及旦，笑谓骈曰：“儿落奴手！”骈泣谢曰：“先生于骈，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宝。有萧胜者，赂用之，求盐城监[7]，骈有难色，用之曰：“用之非为胜也，近得上仙书云，有宝剑在盐城井中[8]，须一录官往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剑耳。”骈乃许之。胜至监数月，函一铜匕首以献，用之见，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9]。”骈乃饰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谓磻溪真君[10]，谓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将军，胜乃秦穆公之婿也。

用之又刻青石为奇字云：“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骈得之，惊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将补真官，计鸾鹤不日当降此际。用之等谪限亦满，必得陪幢节[11]，同归上清耳[12]！”是后，骈于道院庭中刻木鹤，时著羽服跨之，日夕斋醮，炼金烧丹，费以巨万计。

用之微时，依止江阳后土庙[13]，举动祈祷。及得志，白骈崇大其庙，极江南工材之选，每军旅大事，以少牢祷之[14]。用之又言神仙好楼居，说骈作迎仙楼，费十五万缗，又作延和阁，高八丈。

用之每对骈呵叱风雨，仰揖空际，云有神仙过云表。骈辄随而拜之。然常厚赂骈左右，使伺骈动静，共为欺罔，骈不之寤。左右小有异议者，辄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潜抚膺鸣指，口不敢言。骈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刑滥赏，骈之政事于是大坏矣！

用之知上下怨愤，恐有窃发，请置巡察使，骈即以用之领之，募险狡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民间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夺人货财，掠人妇女，辄诬以叛逆，擒掠取服，杀其人而取之，所破灭者数百家，道路以目[15]，将吏士民虽家居，皆重足屏气[16]。

用之又欲以兵威胁制诸将，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骈即以张守一及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署置将吏如帅府，器械精利，衣装华洁，每出入，导从近千人。

用之侍妾百余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辄留三司纲输其家[17]。

用之犹虑人泄其奸谋，乃言于骈曰："神仙不难致，但恨学者不能绝俗累，故不肯降临耳！"骈乃悉去宾客[18]，谢绝人事，宾客、将吏皆不得见；有不得已见之者，皆先令沐

浴赍被[69]，然后见，拜起才毕，已复引出。由是用之得专行威福，无所忌惮，境内不复知有骈矣。

14 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感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宁、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70]，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71]，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72]，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

【注释】

①炉鼎：指方士炼金石、化丹砂等活动。

②蛊(gǔ 古)惑：毒害、迷惑。

③埒(liè 列)：相等、等同。

④盐铁副职：当时高骈兼任盐铁转运使，因此他补授诸葛殷一个有关盐铁转运方面重要的官职。

⑤风疽(jū 拘)：一种皮肤发痒的病。

⑥搔(sāo 骚)抓不暂手：用手抓爬不停。搔，抓爬。抓，摸按。暂，停住。

⑦盐城：楚州所属县，治今江苏盐城县。该县有监亭一百二十三处，设监以领之，以催盐税。

⑧宝剑：据章钰校证，他本"宝"作"宝"。从文意看，以作宝剑为顺。

⑨五兵：五种兵器，具体指哪五种兵器，各书记载有不同。一般指矛、戟、弓、剑、戈。

⑩磻(pán 盘)溪真君：本为姜太公吕尚的名号，吕用之以其姓附会为神仙名。以下张守一、诸葛殷都是附会为名号。

⑪幢(chuáng 床)节：官吏的仪仗，也代指其官员。

⑫上清：道家幻想的仙境有太清、玉清、上清，称为三清。

⑬江阳：扬州所属县，由江都分出，治其城廓，今均属江苏扬州市所辖。

⑭少牢：祭祀时专用羊和猪或单用羊之称。

⑮道路以目：当时在暴政统治下的群众，在道路相遇时不敢交谈，只彼此用眼睛示意而已。最初见《国语·周语上》："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⑯重足屏气：并脚站着，忍住呼吸不发出声音，形容恐惧肃静的样子。

⑰二司纲：指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所发遣的纲运财物。本为上供朝廷者，吕用之乃扣留以为己用。

⑱宾客：据章钰校证，他本"宾客"二字作"姬妾"。以前后文看，应作"姬妾"为是。

⑲祓(fú 浮)：古代习俗，为除灾去邪而举行仪式。

⑳保大、定难：原鄜坊节度赐号为保大军，夏绥节度赐号为定难军。

㉑贼卖人：据章钰校证，他本"卖"均作"买"。据文意，当作买。

㉒鬻(yù 驭)：卖。《左传昭公二年》："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注："鬻，卖也。"

【译文】

13 原先，高骈爱好神仙之术，有方士吕用之因为妖党事的牵连，逃到高骈这里，高骈用优厚的礼遇接待了他，又补授了他在军队的官职。吕用之原是鄱阳茶商家的儿子，长久客居在广陵，熟悉广陵地方的人情世故，在炼丹制药的暇隙中，谈了不少关于官场和私家的利弊得失，所以高骈感到他是一个奇才，逐渐得到信任。高骈的旧将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向来得到高骈的厚待，吕用之想专权，逐渐用计谋把他们摘掉，高骈就夺去了梁缵的兵权，族灭了陈珙一家人，冯绶、董瑾、俞公楚和姚归礼都被高骈疏远了。

吕用之又引荐他的同党张守一和诸葛殷共同迷惑高骈。张守一本来是沧州和景州之间的一个普通村民，曾用方术向高骈求进取，没有被接待，穷困到了极点，吕用之对他说："只要与我同心，不要担心不会富贵。"于是向高骈推荐张守一，高骈宠爱他如同对待吕用之一样。诸葛殷开始从鄱阳县来的时候，吕用之预先对高骈说："玉皇大帝觉得你的职务太繁重了，派他左右的尊神一人辅助

你办理政事，公要好好地对待他；如果想要他长久留下来的话，也可以用一个人间的重要职务来系住他。”第二天，诸葛殷进见高骈，诡辩快捷，谈笑风生，高骈把他当神仙看待，补授他关于盐铁方面的重要官职。高骈特别爱清洁，外甥侄儿等人没有一个人和他同席坐过。诸葛殷得风疽病，抓爬摸扪不停手，手指沾满了脓和血，高骈独独和他在一张席子上靠近坐着，互相传递着杯盘进行饮宴。左右的侍从向他提出意见，高骈说：“这是神仙用这种样子来考验我们罢了！”高骈养了一条狗，闻到诸葛殷身上的腥秽臭，常常来接近诸葛殷。高骈见了感到奇怪，诸葛殷笑着说：“我曾经在玉皇大帝座前见过他，分别以来已经有数百年了，还互相认识。”高骈和郑畋有仇隙，吕用之对高骈说：“宰相有人派遣剑客来刺杀你，今夜就要到！”高骈大为恐惧，问吕用之怎么办，吕用之说：“张先生曾经学过这种本领，可以抵御他。”高骈就去请张守一，张守一答应了。于是叫高骈穿上妇人的衣服，在另外一间房子中躲起来，而张守一替换他居住在高骈的床榻中，夜里把铜器抛掷在台阶上，使它发出铿锵的声音，又暗地里用袋子盛着猪血，洒在门庭屋宇中间，作出好像进行过格斗的样子。第二天早晨，笑着对高骈说：“差一点败在奴才手里！”高骈流着泪感谢说：“先生对于我来说，真是再生的大恩人了！”用金银财宝重重地酬谢他。有个叫萧胜的人，贿赂吕用之，请求担任盐城监，高骈表示出为难的样子，吕用之说：“我吕用之不是为了萧胜说话，近来得上仙的书信说，有一柄宝剑在盐城井中，需要一位灵官去取出来。由于萧胜是上仙左右的人，想叫他去取剑。”高骈于是答应了萧胜的要求。萧胜到盐城监几个月以后，用盒子装着一把铜匕首献给高骈，吕用之看到了，磕着头说：“这是北帝所佩带的剑，得到了它，那么在一百里以内五种兵器都不能侵犯。”高骈于是用珠玉来装饰它，常常摆在座位旁边。吕用之自称为磻溪真君，称张守一为赤松子，诸葛殷为葛将军，萧胜是秦穆公的女婿。

吕用之又在青石上刻着奇难字说：“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秘

密叫左右的人把它放在道院香案前。高骈得到这块刻字石碑，又惊又喜。吕用之说："玉皇大帝认为你焚香修炼功绩显著，将要补授真正的仙官，预计鸾鹤不久就会下降到这里来。我吕用之等人下谪的期限也快到了，一定能够陪同你的仪仗队，一同回到上清仙境去！"从这以后，高骈在道院庭中刻木为鹤，有时穿着羽毛装饰的衣服骑坐在木鹤上，早晚都进行斋戒醮拜，烧炼金丹，花费的钱财不知多少万。

吕用之在微贱的时候，依靠借住在江阳县的后土庙，一举一动先要进行祈祷。等到得志以后，告诉高骈把这个庙扩大修建，把江南最好的工匠和最好的材料用来修庙，每逢军队有什么大事，就用羊来祭祀它。吕用之又对高骈说神仙喜欢居住在楼上，劝高骈建造迎仙楼，花费了十五万串钱，又建造延和阁，高八丈。

吕用之常常在高骈面前呼风唤雨，抬头向空中作揖，说是有神仙在云中经过。高骈随即跟着揖拜天空。吕用之常常用很多钱买通高骈左右的人，叫他们伺察高骈的动静，共同进行欺诈活动，高骈一点也未发觉。左右的人稍有一点不同的意见，转个身即被吕用之陷害而死，其他的人只能暗地捶胸弹指以表示不满，不敢说出来，高骈倚靠吕用之如左右手一样，公私大小事情都由吕用之裁决，屏退贤能的人，进用不肖之徒，过分使用刑罚，随意进行奖赏，高骈主管的政事的于是被极大地败坏了！

吕用之知道上上下下的人都怨恨他，担心有人暗中揭发他的罪行，于是请求设置巡察使，高骈即派吕用之担任这项职务，招募了一百多个阴险狡狯的人，在闾巷之间来往巡探，称他们为"察子"，民间呵妻骂子的小事，没有一件不知道。吕用之想夺取别人的货财，抢掠妇女，就诬陷他们犯了叛逆罪，严刑拷打到他们屈服，然后杀死当事人而夺取所要的东西，被他破灭的人有数百家之多，道路上行人见了面只是用眼睛示意而已，不敢说话，将吏士民虽呆在家里，都是并足站着不敢移动，连呼吸也忍着不使发出声响。

吕用之又想用兵力来胁制诸将，请求在各处军队中挑选招募骁勇的士兵二万人，名为左、右莫邪都。高骈就派张守一和吕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设置任命的将吏和节度使府一样，他们配备的武器军械精良锋利，衣服装备华丽整洁，每次出入时，跟随的人接近一千名。

吕用之的侍从姬妾有一百多人，生活奢侈华靡，用费不够时，即扣留三司运往京师的钱物而送到自己家里。

吕用之还忧虑别人泄露他的奸谋，于是对高骈说："要神仙到来并不难，只是使人感到遗憾的是学神仙的人不能断绝世俗的拖累，所以神仙就不肯降临！"于是高骈就把姬妾全部叫她们离开，谢绝人事，宾客和将吏都不接见；在不得已要接见的时候，都先叫他们洗澡更衣斋戒除去秽恶，然后才接见，拜揖刚完，就叫人带走。这样一来，吕用之就能够专权行事，作威作福，一点忌惮也没有，辖境之内不再知道有高骈的存在了。

14 王铎带两川和兴元的军队屯驻在灵感寺，泾原军屯驻在京西，易定军和河中军屯驻在渭北，邠宁军和凤翔军屯驻在兴平，保大军和定难军屯驻在渭桥，忠武军屯驻在武功，官军从四面八方集中京畿。黄巢的势力已大大缩小，号令所达到的地方，不超出同州和华州。民众为了躲避兵乱都逃入深山，筑起栅寨自卫，农事都完全丢开了，在长安城中一斗米价值要三十串钱。贼人向官军买人口当作粮食，官军中有的人抓来山寨中的老百姓卖给他们，一个人价值数百串钱，根据各人的服瘦决定价格。